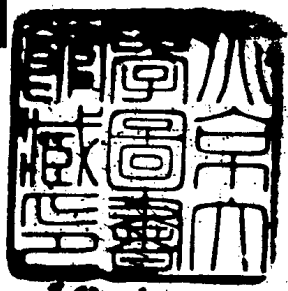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五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二五八册目次

子部・道家類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八卷

〔清〕袁仁林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六年宏道書院刻惜陰軒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八卷》提要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自序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得其中而生之道在矣聖賢者流有事於生多致力于形氣之淵源而窺其幽渺于是原其生初形依天地推所自來而灼所由毁舉精氣神三要一之軀體之正中有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于以積功致養自强不息詎得爲理外事哉言乾坤本之乾首坤腹之言以明吾身之上下也言坎離本之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之言以明心腎互交呼吸相通也乾坤體也坎離用也虛靜其體和順其用升降周環無所於閼要皆準諸中以立極而後形神並爲斯其旨歟夫玩物喪志書言之矣與其逐物而意移曷若斂外歸中修身俟命爲志潔行芳者之所有事乎當恬退之時居潛淵之位以之爲勿用之用抑亦可矣爰就所見詮以粗陳至其間疑晦異同尚欲質諸明者

雍正十年壬子大呂月吉三原袁仁林書

朱子考異前序附

五代彭曉解義序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眞潛默養志虛無博贍文辭通諸緯候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譔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授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註之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

考異後序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

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讐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袪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

按鄒訢二字朱子借之託名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黎祝人地訢合鄭氏註云訢當作熹

明楊升菴愼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贍博修眞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徐鼎器歌一篇以應眞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君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耳余嘗觀張平叔悟眞篇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予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邇近聞洪陽楊邛崍崑崙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敘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敘一篇淳于叔

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之妄紊也承借錄之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於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況之語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鑪火使人隕命亡身傾貲蕩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眞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跋

是書本爲尊生而作然多譬況之語耐人尋討而詳之爲註疏者往往各自爲說反增一番障礙故讀者莫窺其源而入於他歧之路不少也吾師振千先生以理學名儒潛究性命貫通天人誠見生初渾合之理即爲有生培養之基而作者之指歸世多迷謬爰是隨文解義悉以身所自具者指明之然後書中借喻之語皆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而先生自著之序則又可謂約而盡矣後之覽者其亦可以溯流窮源自得其用功之所由乎

乾隆丙寅七月既望受業王德修躬若氏敬跋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一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東漢會稽魏伯陽著

三原袁仁林振千註

受業王德修參訂

參同契者謂參易之象同易之理作此書契以明修持之事蓋易顯卦象以該天下之理而吾身自在其中契即假卦象以盡吾身之物而修持不事於外一說參三也同通也契合也自易言之天地人三才通同契合稅爲一理自身言之原本周易參合天地同其氣數以事修持

上篇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孚

太極生兩儀而乾坤定位在宇內爲天地在吾身爲上下自其性體言乾健而剛坤順而柔同生互倚而其始則兩相包裹此言乾坤之始渾淪包裹以立其體即太極也乾坤乃易書彖總攝宇內陽與陰之名乾爲健坤爲順健故剛順故柔其性體然也配對也合一也兩相包裹言渾淪也於兩剛可見當夫渾淪包裹無剛柔可名然立言之從剛柔說入猶之中體雜言先即已發以指未發性體難言先取四端以明四德因流溯源而源可知古人著書言其難言者其法如此既不淪空亦不滯實書內乾坤天地坎離日月皆即宇內以明吾身之上下都

陽稟陰受雄雌相須

就其施用言陽主稟與陰主翕受雄雌交媾相須不離

此言陰陽既分交通對待以宜其用卽兩儀事也陰陽其氣也雄雌則涉于形矣假物形以喻陰陽實指其稟與承受之處蓋人知雄之稟與雌之承受故直以爲雄雌也　須者欲得也以此而欲得彼也須一字分初中末三項初其趨向中其妙合末其互受交益

須以造化精氣乃舒

惟其相須交媾妙合精氣因以大造萬物自無而有自氣而形萬物化焉而乾坤之精氣斯乃流通舒暢於上下之間此言雄雌既交發舒精氣以成其功卽化生萬物也　以上六語謂乾坤靜時渾淪包裹統爲一物爲吾歸根復命入於杳冥張本及其動也方顯乾之剛而爲陽坤之柔而

爲陰此時陰陽對待分爲二物爲吾上下部例析莫不含情互結兩相貪戀交通貫注而後化生萬物以舒展向來自具之精氣爲吾身神氣穴流通運用處從此起　蓋舉宇內之天地吾身之上下部統言其由體達用以見三才一理爲致功處張本也立體一層初也立用一層中也成功一層末也溯源及流便分初中末三項乃其立言之次第　須字作一讀須中大今非在當納入下文坎離四句乃見道化端說故宜致斷蓋此但說得動而生物一面若究其河以生物則靜而立其一面早已具在須字之內力始接得造化二字　造化者創造變化惟其精氣依合而數乃能如此而其先則自主靜本也　精氣青陰精陽氣可以分爲乾坤亦可統論乾坤蓋乾與坤內各有精氣精氣只一物氣之濃厚爲精精之轉清爲氣是以氣亦含精精亦含氣二者原不相離而分屬之則曰陰精陽氣　言精氣而不言神神卽精氣之靈超乎精氣之先寓於精氣之內爲兩在之物爲合成之物精氣合而神寓焉故不言神而神已寓也　精氣卽所以爲陰陽剛柔者在乾坤句內已具王此方露字面

坎離冠首光映垂敷

夫體用總屬乾坤此以大局言也究其所以爲用則惟坎離二物坎離者乾與坤中交中乃元精元氣互易成體在天爲日月在人爲心腎是乃水火之宗冠六子而首出焉所以代乾坤而行事者惟乾坤有此二物然後光明照耀兩相注射離則陽光四映垂照旁敷常往來稟與於坎體而不相離坎則配合相須仰承翕受常與

日合離違近升降其光而不相背于是有晝夜昏明晦朔弦望合三十日遂成月家一箇盈虛消息而一月之事以畢又積至十二次含盡乾坤之度數醞出溫涼寒暑分至啓閉合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遂成歲家一箇盈虛消息而一歲之功已成自時而日而月而歲無非坎離梭織以成化育是乾坤非日月無以爲用而日月非乾坤亦無所用其用此乾坤坎離體用不可相離乃其大局中首出之妙用而於此特抽出言之以見心腎之互交爲吾身之主要也震坎艮三男本屬坤體而得乾之初中末三陽交爲巽離兌三女本屬乾體而得坤之初中末三陰交

為女三男三女是為六子六子之中惟坎離得乾坤之中爻乃爻之至正而不偏者故乾坤之事一以坎離為用即震巽之皆風艮兌之山澤皆若聽命坎離而因時以致用又惟坎離之運行能兼乎六象由北東之震兌而成乾乎南出南西之巽艮而成坤于北周流六虛各備其象若彼四子者固不能兼坎離面出其有也故曰坎離冠首　坎離二者以陽先陰後論之離實冠首以天一生木論之坎又冠首總之陰陽無端動靜無始二者相依缺一不可其冠乎四子而出其上者初無異致故均曰冠首　晝夜之闇光敷下土以生萬物因為光映而要必始自交元於月而後有日月之代明有晦朔弦望之升降有分至啓閉之益虛則所垂正在交光也惟聖在交光故在我有心息相依神氣相守之功此共張本也　光者明之明映者穿空注射自此照彼而暗無不亮也垂字橫看則自上垂下者處皆光見偏布意豎看則出前垂後無時非光見按積意又有漸及意其偏布按積皆因漸及而後直逐也敷布也垂數二字縮在光映二字內謂其光映處以漸偏布以漸接積也

玄冥難測不可畫圖

光所垂映正在下部玄冥之地此中陽動物生乃造化之端妙合而凝之處恍惚闕湊不容思議晰得畫圖

光映句離照坎上注下也玄冥句坎應離下傳上也玄冥即北方水府為坤坎之邪在身則下部也乃主玄至冥之地此處太陽注射太陰翕受兩相妙合忽然靜極而動陽氣胚胎於焉造化誰能測議　邵子復卦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　又恍惚吟曰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作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爾言朱子答袁機仲啟蒙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聖人揆度參序元基

惟聖人仰觀俯察揆度乾坤坎離之法象即其元始肇

基參考序次以返其本而窮其源

四者混沌徑入虛無

乃知乾坤與坎離四者原生於無形無象之太極則其始固自混沌者冥中來而我之乾坤（上下部）我之坎離（心腎呼吸）初無以異于是盡除後起之塵氛（私慾雜念）而竟入虛無之境致虛守靜以法其混沌焉此言行持之始功也

混沌虛無即其元始根基也蓋乾坤坎離之陽剛而雄陰柔而雌其始本出於渾淪之太極與俱無晦闇恐汲故我即體此潛神於淵絕慾去念法其混沌入於虛無此便是大德敦化所以立萬化之基也而來是以行於一月之閒則有下文六十卦以紀其功焉

六十卦周張布為輿

既入虛無功非執已語其積累之次第恒視晦朔以循張而一月之為晝為夜凡有六十即以所餘之六十卦相配如屯蒙需訟以至既濟未濟之類依其一顛一倒之象配夫晝陽夜陰以盡此一月三十日之功而又稱諸後月以周環焉蓋始自屯蒙終於既未兩兩相從配諸晝夜自朔至晦按日張布乘之而行若車輿然故曰張布為輿也

朱子曰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為爐鼎丹藥所用以為火候者止六十卦也　按火候二字朔氣火後深之候指其積功言猶烹物之火候有淺深生熱之不同也　按此用卦之說亦止借兩卦十二爻虛擬晝夜十二時而取其兩兩兩四以為子午卯酉行持之節其陽生之子與陰生之午值兩丙卦之初爻即為

能和兩處互參可也　孟子集義生氣養成剛大何
等氣象要其無事時養理未形亦只有存心周氣使
之無暴如不爲賊趨所動亦其一也參同主氣較多
苦因其無事問身攻乎內養攸說向一路而不以能
節雜之耳　或問心息相依神氣相守二語何別曰
息乃呼吸有法可見向是粗淺言之若氣則呼吸之
根乃其所以爲呼吸者虛而能生出而不窮其機在
正中玄牝之間所謂凝神入氣穴者是也二語自有
淺深之別　神氣相守神直注於下部生氣之所非
靜時不能若上部鼻息心依出入雖動亦可爲習入
自能無間而氣亦倍長於往昔蓋氣得神旺
乃不孤有郗之理此正爲神氣相守之道路

邪道險阻傾危國家 姤

邪道岐出背戾之術國家指身外內如其妄行邪術鬻

入他途或於此纖芥不正 非忘助長 不能持盈 失其和順均爲險

阻必至徑惡危身不可不謹言此以致丁寧之意

邪道一截險阻一截蓋邪道之傾危自不待言若非
邪道而於正路不得其中所謂官衙上差了脚亦卽
成險阻之形易致傾危觀下文纖芥不正云云便知
故首乃備此於牖法反收斂上重在混沌虛無緊
布就駕和
御隨從

右第一節略舉始終以發端也 後文皆發明此節 猶大學之有聖經 中庸之有首章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引繫辭傳語以通其意以明入室行持之功君子卽明
君居室卽混沌虛無出言善卽張布就駕千里外應卽
和則隨從

蓋從易語悟入身來故引之以明己意 室指神室
乃身內正中之玄牝居是而不動則致虛守靜爲混
沌虛無之候矣出言指內運善卽守六十卦之規矩
千里外乃吾身內之千里外也何句緊對上節初非
泛引而下
又釋之

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位 立 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
時勿違卦月

謂者旁通己意而釋之也以傳之君子爲萬乘主指我
之元神眞宰也以傳之居室爲處九重之位指我之靜
存於至中至正至尊至貴至深至密之靈臺應谷也以
傳之出言爲發號出令指我之遣意內運以傳之言善
爲順節勿違藏器 凝神氣穴 俟時 等待陽生 指我之和會神氣精
三寶於玄關而動循節度也以傳之千里應爲後文言

字幅字太平字與感動皇極遠流殊域之語指我之三
寶和會而隨從以有益於色身也此其旁通己意以明
內養事也陰陽節者淺近言之陰卽吸陽卽呼自有天
然節度順之則元神依息而往來也至身內舒斂仿一
月之六候則陽節三陰節三分五日六十時爲一節詳
後文第四節又仿一月之十二節則陽節六陰節六此
卽判五日爲兩而以兩日半三十時爲一節詳後文第
五節藏器者器爲中央土釜之鼎器藏之於是謂凝神
入氣穴也斂外而神注於玄關未得時如此旣得時亦
止如此乃徹始徹終之功也俟時者俟其自爲變化而

元陽發現也由是加以日用温養工夫總期勿違月內所分卦象

月六節者蓋積三五十五日三六一百八十時而陽之初中末三節終故月光盛滿而陽極又積十五日一百八十時而陰之初中末三節終故月魄全晦而陰極就中以三晝卦震兌乾巽艮坤六候紀之與月令是月也以下之六候合此陰陽節之一說也　月十二節者蓋既判五日爲兩以兩日半三十時爲一節故就中以六晝卦復臨泰壯夬乾紀其上半月之六陽而陽極以姤遯否觀剝坤紀其下半月之六陰而陰極與歲配十二辟卦合　又此十二節中陽必從之以陰陰必先之以陽如子寅辰爲陽中陽卽有丑卯巳之陽中陰者從之而後行午申戌爲陰中陽隨有未酉亥之陰中陰者配之而後終陽陰洗閒錯綜配合必無獨立之理就中以十二辰十二律紀之乃如上半月之六節又各有三陽三陰而後陽極其盛下半月之六節亦各有三陽三陰而後陰極其盛此如乾六位皆陽必有二四上之偶坤六位皆陰必有初三五之奇與歲配十二律合此陰陽節之更一說也　大抵以上下身心爲乾坤坎離而坎離之運行於內者合歲月日時以小天地而爲大天地之事此順節之大者其間偶起居節飲食懲忿窒慾一切視聽言動克去非禮之陰復遵天理之陽消長隨時行藏應運皆所以順陰陽節也若其離降坎升感召坤部元陽初動順此子時之節候以進陽火驟升退九午位陽入陰分順此午時之節候以退陰符此又事內之至要無非順節也　藏器句頂承九重句惟深居簡出乃所謂藏也卽存心求放心退藏於密之旨勿違句頂承順節句惟順而又戒以勿違　藏器候時卽此沌盧無事勿違卦月卽張布爲與事下文乃明用卦之法

屯以子申蒙用寅戌

此明用卦之例如朔日則配以屯蒙其前六時子丑寅卯辰巳統名旦晝配以屯卦六爻後六時午未申酉戌亥統名暮夜配以蒙卦六爻以十二爻配十二時而其間屯以子申子申者屯之初四爻卽日之子卯也蒙用寅戌寅戌者蒙之初四爻卽日之午酉也子陽升宜進火卯陽旺宜沐浴洗心藏密午陰降宜退符酉陰旺宜沐浴故吃緊用此四時也其必言子申寅戌者止以裝卦納甲之法言之蓋旣用屯蒙二卦卽取其初四所配字樣以成文非有他意也

凡裝卦之法以入純卦內外爲準如水雷屯內體震雷外體坎水卽照純震之初爻起庚子照純坎之四爻起戊申故屯之初四乃子申二字也山水蒙內體坎水外體艮山卽依純坎之初爻起戊寅依純艮之四爻起丙戌故蒙之初四乃寅戌二字也　附裝卦歌乾金甲子外壬午坎水戊寅外戊申艮土丙辰外丙戌震木庚子庚午[illegible]巽木辛丑外辛未離火己卯己酉尋坤土乙未外癸丑兌金丁巳丁亥迎　乾坎艮震四卦爲陽陽順數如乾內三爻起甲子丙寅戊辰外三爻起壬午甲申丙戌餘類推　巽離坤兌四卦爲陰陰逆數如巽內三爻起辛丑己亥丁酉外三爻起辛未己巳丁卯餘類推　按八純卦惟乾之內外分起甲壬兩干坤之內外分起乙癸兩干其餘六子各納一干內外不易蓋甲乙爲天一地二乃天地之始故乾坤內體之初爻納甲納乙壬癸爲天九地十乃天地之終故乾坤外體之四爻納壬納癸以乾坤包天地之始終故納此四干也其天地之正中爲天五地六乃中宫戊己土位而坎離納之蓋戊己中逆兼統四行而無專位坎離中運兼呈六象而無專統有同然也

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聯陳兩象未能究悉

屯蒙而外所餘五十八卦各自分配日期悉以屯蒙兩象爲例用其初四而已不爲究悉也

古人稽是玩易益明天道非不知虛擬 取用亦屬可
已也後人鑿料體之失并不復虛擬矣 要之所說
一日之子午卯酉亦舉宇內有定之時言耳其實部
非死然人當活看有若吾身中靜極陽動便是活朔
旦活子時活屯卦之初爻而用以進火矣當共陽旺
也便是活卯時活屯卦之四爻而用以沐浴矣只論
生與旺以致其功至其所設之屯初屯四為子為中
與夫蒙之寅戌一月中之六十卦直屬寓言皆可得
魚而忘筌得意以忘言而又奚事膠柱鼓瑟刻舟
求劍哉故撤象成文依文立詁而人須番措也

立義設刑當仁施德

此約三十日之子午卯酉即六十卦內外象之初四而統言其功夫如此也上言張布為輿此言龍馬就駕夫屯六爻擬陽分六時蒙六爻擬陰分六時陰爲義爲刑陽爲仁爲德六十卦皆然此不向卦爻論奇偶止從所配之前六時後六時說陰陽也總之立義則設刑當仁則施德

謂立於午後六位陰降收斂之時則當象其刑殺與爲收斂而歸於靜斂外歸中當夫子後六位陽生發育之時則須如其德施與爲發育而善其動通透三關此即上文順陰陽節意而所謂順者其功盡此二語

設字施字亦非着意有爲不過如註中歸於靜善其動而已蓋勿忘勿助順自然而非任自然也義是陰分裁制時故刑側一切歸於主靜仁是陽分發生處故德意旁敷從而健運

逆之者凶順之者吉

之指陰陽順斯善善斯吉

順便是出言善吉便是千里應以逆字襯緊順字即起下分疏

按歷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

上文設刑施德即順中之法令也按歷行之惟貴至誠無僞至專不二至密非疏默與神明相接而事必由日辰而積日朔自朔至晦辰謂子午卯酉則當謹候焉審察其一消一息而與爲和順也

至誠專密四字爲順字立標準也作輟間斷專僞浮游何事能成況神明之德乎是必至誠無息則入而有徵而見焉悠遠博厚高明此與中庸之自合中庸主理參同主氣然理氣渾同未有離理之氣亦未有離氣之理參觀互益自相表裏

纖芥不正悔吝爲賊反面總提二至改度乖錯委曲佪隆冬大暑盛夏霜雪分疏陰陽之始二分縱橫不應漏刻風雨不節水旱相伐分疏陰陽之半蝗蟲湧沸群異旁出嗜慾紛乘天見其怪乾位心部山崩地裂坤位身部

此承逆之者凶之意而申言之纖芥細微也不正者違時失中紛糾漏洩也悔恨吝嗇賊害也二至指身內陰陽之始萌改度背違常度當升不升當降不降也寒暑開於二至故以寒暑反常言二分指身內陰陽之交半縱橫妄動不靜當乘旺而洩不能持盈也漏刻時節也蝗生衆多其飛蔽天喻嗜慾紛乘也湧沸不寧也旁出徧布也天地二語指我之乾與坤心與腎也蓋運火而或逆時則差誤不正而兵胎賊損在我之世界難免崩摧是謂逆之者凶也

二至以下以大天地之事喻吾小天地也　按二至子午乃天地之始此四句指吾外一圖乾坤大局二分卯酉乃日月之門此四語指吾裏一圖坎離大用　二至為陰陽始莭即子午庚甲之說下部陽生為子上部陰降為午此取喻於宇內之時旦陽生出現為庚陽極將陰為甲此取喻於日月交光之方位一如蔵事之有冬夏至也　二分為陰陽之交半即卯酉上下弦之說陽旺為卯陰旺為酉卯乃月光之上弦酉乃月光之下弦一如歲事之有春秋分也　乘旺云者上下弦時半陰半陽半刑半德所謂刑德臨門也此時乘旺而洩不能持盈便是刑之道死之門若乘旺而培儲善至實便是德之厚生之路　違蠱乃坎離處謬亂見怪乃乾坤處受果

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己口遠流殊域

此承順之者吉之意而申言之皇極天心也蓋指玄牝谷神大中極之所也言人能仰體陰陽順其分至而無纖芥不正則是天之孝子矣以其用心之至誠專密自然感動皇極而斂時五福此即繫傳所謂居室言善出之至近而已遠流於千里外之殊域而無不應也是謂順之者吉也

皇者大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　玄牝谷神大中極此在吾身只有箇中字可說所謂不倚不倚立天下之大本也若欲求之聲與影響之間則且滿而不蘊物而不化而非所謂上天之載矣人當盡其心而善悟可也　順其分至謂於乾坤大局處下濟上行此順子午二至也於坎離大用處交光貫法此順卯酉二分也功實相丙　此書於卦只重乾坤坎離正以重在我身之上下心腎故也於時只重子午卯酉正以乾始於子坤始於午坎離見於卯酉用卦用時皆一意也其餘六十卦十二時不過從中搭說以為用而巳　皇極不在身外殊域亦不在身外

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與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胸臆

此總承吉凶二者分其微甚而推本於心造見心為萬化之主也禍福言其始太平兵革極其終禍招於不正福致於和順意指坎離處之吉凶乃裏一圖事太平與而生意蓊蔚此陽長陰消而為福之極也兵革造而殺氣奔騰此陰長陽消而為禍之極也意指乾坤處之吉凶乃外一圖事要皆由乎心造也

按首節中國家二字便指裏一圖之心腎為家外一圖之上下部為國此處招禍致福意傍家言而謂其裏一圖也太平兵革意傍國言而謂外一圖也　福與太平吉之類也禍與兵革凶之類也同類而有微甚大小之分其義吉凶兩項而已今云四者之來當是謂乾坤坎離四者之所招來如此乃皆由乎胸臆耳然則此四者二字正與首節四者混沌句照應皆指乾坤坎離也

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

此復正言工夫與前順陰陽節之說首尾相銜動靜節陰陽陽動而進火陰靜而退符奉其四時之繩墨順宜而有常則神入氣穴元神元氣不離而與氣相得矣

四時謂身內二至之子午二分之卯酉　子午卯酉便是繩墨　大抵言號令言法令言權墨不外藏器候時順陰陽節二語性順給故勿違卦月而立義設刑當仁施德推殘器故混沌虛無而為微始終之功此四句不脫前意　順陰陽節與藏器候時二詳若類邊言之只是心息相伏神氣相守而已夫息有險陽相伏則順其節矣氣在玄牝鼎中相守則神藏反器而元陽發動之時可候而至矣正不必拘異迷求

關彖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本

此演前意判定陰陽而神氣不相錯亂乃順宜有常也

斂守五行而心身不妄動搖乃與氣相得也

斷判定也涉入侵越也判定不相侵越即勿違卦月而立義則設刑當仁則施德也五行謂東魂木西魄金南神火北精水中意土也守界者收斂不用各守界隅謂眼不視魂在肝耳不聞精在腎舌不聲神在心鼻不香魄在肺四肢不動意在脾即所謂五氣朝元也妄盈用不知裔也妄縮處之而王浪漏短少也

易坎離行周流屈伸返覆必

夫而後吾身之內皆坎離之運行變化屈伸返覆於前後三關周流決舍而生身物也

尾閭夾脊泥丸為後三關陽之升而上也天谷絳宮土釜為前三關陰之降而下也身內配十二次二十八舍如大天地然上文八句非是無故覆說正欲起出此二句耳有是和順節奏之功方行得坎離升降之道而獲其益也

右第二節發明首節混沌虛無張布就緒和御隨從意

幽潛淪匿變化于中章包囊萬物為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止故推消息坎離沒亡

承明易行意夫此坎離大用周流返覆於玄牝間者乃神妙不測無乎不栽而實至虛無象也語其神明運用極其幽暗潛藏沈淪隱匿非人所得窺測而自然變化升降於正中立牝之地舉一身之萬物包之囊之為其根柢生生而不窮而丹道即以是為紀綱焉大抵以其至虛至無宰制夫有形有象一如形器之妙用全不在須然實處而在空處也故推其息也只有一陽震二陽兌三陽乾之象如月光於初三日象震於上弦日象兌於望日象乾分初中末得三五十五數推其消也只有一陰巽二陰艮三陰坤之象如月光於望後象巽於下弦象艮於晦日象坤陰亦分初中末三節得三五十五數息與消無非坎離之用而實無所為坎離之象者則直沒亡而莫指也其至虛至靈至神至妙如此

上易字已說坎離大用此便接說坎離御以坎離二字倒裝用先暗後明法又不正出只從講道理中帶出連以沒亡二字宜朱子傳其能文古與此幽潛八句正言坎離大用入無出有無處不周見心腎神氣為一身至要乾為上部坤為下部是外一圍事坎為腎氣離為心神是復一圍事幽暗潛藏沈淪歷匿動於自然運而不竭初無聲臭可尋詩所謂上天之載也變化于中朱本作升降于中即上交屈伸返履意推其返覆屈伸故有升降有變化中字即規中乃上部下部之接頭正中處中無形何處見從一身四遊而約之則有中矣包囊萬物所謂沖穆無脈萬象森然巳具天下何物不成於坎離為道紀綱謂坎離為丹道之總要包囊二句即在幽潛句內此時固巳包囊萬物而為道紀綱也以無制有無即其幽匿包囊者有即其變化者以幽匿而成變化故曰以無制有惟用者空用老子語謂一器之迪用其得力全在空虛虛今身內之運用變化其根訊全在盡無之坎離亦猶是也制有二句承包義可來際前變化于中句盡中即盛無地坎能乃陰陽兩儀之精脩以兩能言之陽之在左也始水而終火發据其盛而然純之及推其陽息陰消之節候則一陽為震二陽為兌三陽為乾有此三象而已絶

不見有離象而離無不在也陰之在台也如金而終水坎居其盛而悉統之乃推其陰息陽消之節候則不一陰爲巽二陰爲艮三陰爲坤有此三象而已絶不見有坎象而坎無不在也沒亡云者猶木旺四季無專位難指名也

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商引驗見效校度神明㳟推類結字原理爲證常

凡此言論初非苟且造作憑空生出乃是引取宇內日月之交光確見神明升降之功效細爲檢校揆度而知在我身內之小天地其爲坎離大用亦復如是所以倉頡製此易字必用日月雙交合而爲易無非原本陰陽之理以爲證據也

上言身內坎離之大用若不驗之宇內亦無由明察故下文乃實指日月示人而以此六句引入引驗見效者引取兩間爲證驗而實見其然會頡窺見陰陽之交易變易者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結成易字以日月爲文

坎戊月精離己日光

坎配中宮戊土而爲月之精華離配中宮己土而爲日之光氣

坎戊離己納甲之法也何謂納甲甲一字包天干十箇字謂以此天干十箇字納之於八卦而與之相配也其法以甲乙爲天一地二配乾坤丙丁爲天三地四配艮兌戊己爲天五地六配坎離庚辛爲天七地八配震巽壬癸爲天九地十仍配乾坤蓋一始一終皆天地之事天數始於一終於九地數始於二終於十故天一之甲與天九之壬配乾而乾爲甲壬地二之乙與地十之癸配坤而坤爲乙癸坎離爲天地

中交故配以天五之戊地六之己而居中宮也一三五七九天之陽數惟五居中中故知其爲土陽故知其爲戊戊本乾陽之物今交於坤內而爲坎故坎內之中爻屬戊而爲坎戊也二四六八十地之陰數惟六居中中故爲土陰故爲己己本坤陰之物今交於乾內而爲離故離內之中爻屬己而爲離己也

日月爲易剛柔相當

日月在天地中宮交易變易以其陽剛之氣陰柔之精兩兩相當升降往來而成歲月日時

土旺四季羅絡始終章

日月運行於中便是戊己之土職居中宮而分旺於四季凡歲月日時之始終皆其包羅籠絡而無乎不在

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光

彼宇內之木火金水春夏秋冬身內之肝心肺腎魂神魄精自黃中而外乃所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者何一不稟德中宮爲戊己坎離日月運用之功　此十句闡坎離非他卽日月也坎離配戊己則日月亦中宮戊己物也觀其交光運用但以陽剛之氣陰柔之精交易變易彼此相當此便是中宮戊己之土分旺四季羅絡夫消息之始終而凡青赤白黑若四行木火金水四時春夏秋冬四臓肝心肺腎四神魂神魄精之各居一方東南西北者皆稟德中宮而爲戊己之功然則坎離日月原不列於一方不主乎一事而常處乎中宮以周行於四方者宜其包藏萬物

惠無象而見爲沒亡也中宮之運用顧不重哉　通節

惜吾言易行周流屈伸返覆易卽坎離卽日月乃是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宮者惟其幽潛淪匿故包囊萬物惟其變化於中宮故以無制有由是但見其一消一息而無坎離之象居中故也此乃枝度乎日月而實見其爲易者如是所以古人結此易字亦必以日月爲文蓋坎離日月實配中宮戊己之土常居至中統御四方而四方皆其功豈非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宮者乎而安得不以中爲要乎

結字二字跟上易字來中宮二字應上變化于中之中字　從易出坎離從坎離之戊己出日月　此節

既雖日月字故下文兩節皆就日月交光處細分一月節度以爲火候法　此節曰爲道紀綱丹道之根本也下節曰爲道規矩丹道之法度也無非校度神明而取則平日月　按月體交光其三陽三陰之滌時過卽變更造無窮而日月坎離終古恒存則共爲沒亡者實不沒亡要惟正位中宮故耳

右第三節發明易行周流以起下文兩節之意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　章

陽光消盡坎離合體日光下注月魄之中宮此在天晦朔之時會合符契而行乎中也收視返聽心息相依神光下注玄牝之中宮此在人晦朔之時會合符契而行乎中也

混沌鴻濛牝牡相從　床

前光已盡後光未生渾同混合茫昧昏冥而太陽之牡與太陰之牝相從於一處

滋液潤澤施化流通　易

滋液謂精氣乃潤澤之物太陽以牡而施之太陰以牝而化之于是彼此流通而各得其精氣之用此卽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精氣乃舒之義

天地神靈不可度量

其所以施化流通之故乃上天下地神靈自爾有莫測其然者卽不可盡圖意

利用安身隱形而藏

此說到人身結住上文言惟日月之晦朔如此所以吾人用功宜用安靜隱匿潛藏寂然收斂其五官之用而惟靜注于玄關以法其晦朔焉此卽四者混沌徑入虛無之謂　上十句謂日月旣居中宮統御四方而其交光於一月者必始於晦朔晦朔則二十四時之間初合符中混沌未施化精氣也而神靈寓焉此其所以行乎中宮者聲臭俱無暗闇不及孰得而度量蓋儲蓄其交光之本以爲後此一息上半月一消下半月之源也是以取則者最宜斂外收視返聽歸中神注玄關以靜潛藏以俟元陽之動

合符行中者會合一處乃得流行於月之中宮月以中陰與月月以中陽與日炎接混沌而一施一化皆於是時此則其陰精陽氣所為而神為兩在之物精氣在是則神亦在是所以妙乎精氣者故接日天地神靈可知天地亦只精氣神而巳大抵此十旬是內養家所重以下息之象三術之象三特言其運用處耳

始于東北箕斗之鄉

其合符而為一月運行之始也隨日出沒于地之東北箕與斗乃天度東北接頭處借以言地之東北非便指箕斗而以為在是也可見其立言處不可為典要不過四面取意而已

旋而右轉嘔輪吐萌 注

合日之後積漸自西向東此月體之右轉又其光隨日在西而漸下此月光之右轉均右轉也自初一初二至初三月之離日已積三十餘度其光漸自西下入在地面乃見一綫之光較之晦朔時便已嘔出輪廓吐出萌芽

潛潭見象發散精光

於是舉向之潛藏深潭而不現者漸現六象上半月震兌乾下半月巽艮坤發散其所受精華光采輔助離明　以上六句為下文緣起精即坎戊月精之精光即離己日光之光光者何氣之魄也精光即精氣須如精氣不相離可分言亦可合言

昴畢之上震☳出為徵 常 陽氣造端☷☳初九潛龍 注

昴畢天之西方借言地面西方庚地非直指昴畢也當初二初三于日將落時月在西南庚地其陽光始生有三畫卦之震象是即震出以為陽光之徵驗惟此陽光之氣創造端倪便是重乾之初九龍生而尚潛也　其法以一月分為六節節各五日此其第一也蓋自初一至初五積五日六十時為一節乃今歷中一候之說時歷六十甲子一周自可為一候一節皆此一陽爻所管故象之以震然一爻又分初中末三段以二十時為初段二十時為中段

二十時為末段初則陽光雖息而未形末則陽光已著而浸盛而中則造端而方露也以其陽光之屬陽也故於六象震兌乾巽艮坤外復以重乾六爻紀之則此固乾之初九乃乾用九而流於第一虛位者言此以明身內立關承靜極之後而元陽初動也以下六象悉以是推之後爻有三日日出庚乃第一節之正中蓋在中二十時而故生明不必第三日言三日約舉其中也此所以又有兩日半三十時之分

陽以三立陰以八通 滿 三日震☳動八日兌☱行 杭 ☷☱

九二見龍和平有明 注

陽生子位自子丑至寅三陽出地而始立是陽生於一

而立於三後爻以寅爲陽祖卽此意夏時寅首建寅則乃立春爲顯然發育之始蓋陽者圓圓者徑一圍三假未至於三則圓必有所缺而陽亦未爲成立之時矣故曰陽以三立陰始丑位自丑至申得八位而陰始通是陰生於二成於四而通於八後爻以申爲陰祖卽此意夏時申乃立秋爲顯然肅殺之始蓋陰者方方者四四正必有四隅是則八矣假未至於八則方必有缺而陰亦未爲通達之時故曰陰以八通惟其陽以三立則月至三日正陽立之時故有震象而見一陽之動動則立矣惟其陰以八通則月至八日乃陰通之時故陽來偶陰平分各半有兌之象而見二陽之

行行則陰陽得配而陰通矣夫其兌象如是要卽重乾之九二乃乾用九而流於第二虛位者此時能現得中陰陽適均極其和平而有明也此月節六之第二也初六至初十此五日六十時爲第二節而初八上弦乃第二節之正中蓋在中二十時也　陽以三立故一三而陽生三三而陽自上弦而始盛五三而陽盈正得陽之十五本數所以上半月乃十五日陰以八適故一八而陰得偶二八而陰自旣望而生魄三八而陰由下弦而始盛至四八而又爲第二月之二日乃陽中生陰時矣陰自前月之初二起至後月之初一止正得陰之三十本數而以其對偶之體而對折之卽只十五數所以下半月亦只十五日也　何謂陽之本數十五蓋積一三五七九得二十五數其間三與七陽居陰位不全爲陽故除去不算止得一五九乃十五爲眞陽數也何謂陰之本數三十益積二四六八十正得三十凡陰以偶爲體故進而折半只得十五爲眞陰數以配陽也　陽以一爲一從乎奇

也陰以二爲一從乎偶也故其本數雖三十而實則十五也又陽除陰位之三七不算至陰則不除陽位之二六八蓋陰不能離陽獨立也

三五德就乾☰體乃成常☷☰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

第三節之五日於其節終時正合陽數之三五十五而陽德豐盈圓滿成就時則三陽具足乃成乾象而於重乾爲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若自此以後虧折神符盛極而漸變爲衰及其終也復還於混沌鴻濛之初是乃陽息陰消之接頭處爲陰陽之大關鍵也此月節六之第三

歷乎震兌乾以符重乾之內三象而所爲息者至此而極其後則消矣

夕惕二何又爲消處三象作猴起卽同獄聯朔二字　神符所言神應謂月上陽光乃神靈之符信而應乎外者　皆折二字以入事言之有不知止足不能持盈進致密折者此死而不復之道也有以知絕止持留而收伏藏密法天道之虧折者此生生不異之道也均之處皆折之時而聚散不何死生各異聖賢所以退藏於密謙約而不猴肆也此處虧折出於天道乃其自然如此正是好處所宜法者故後爻於消之三象日圓游操持日典守皆期日結括終始均收斂也意每拳於是　合此十五月得一百八十時以乃陽進之時拳分初中來三節各因其陽長之象配震乾乾而又以其皆陽之事也配以重乾之內三象陰陽無符換故於彰三象內卽言其變革而以漸後爲說初指將朔退初乃其所特重惟還初而後有後月之生息

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

望後五日六十時為第四節則消之候也撫初之始也

陽光始虧一陰浸長有巽之象焉巽承生息之統繼而

繼其後自宜固濟操持完固救濟操守執持陰性收斂故以為說乃其事中之持重者

此在重乾為外象之九四乃乾之用九而流於第四處

位者如其或躍而進而不在淵而退則其道危矣言此

乃緊要之時意主於固濟操持也

一陰已生而復以重乾之九四配之何也此但就陽一邊論則已過半而位處於第四時方變革正當斂陽就陰離動趨靜而歸夫巽象之時

艮☶主進止不得逾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

龍天位加喜希

中浣後五日六十時為第五節陽光退半二陰漸長有

艮之象焉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是艮主進止不得逾失其時當夫二十

三日乃五節之正中為下弦之期于此最宜典守蓋陽

光至是各半適均配以重乾之九五則如龍飛至高之

天位得中而可喜也

典守二字重即其固濟操持者典守而弗失使之無時不固濟無時不操持然後得以結括終始看其衍中求三處下字各有分寸

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衆子世為類母☰☰上九亢

龍戰德于野

月終六十時乃第六節之五日故云六五朱子疑是廿五二字然意既可通宜仍舊文陽光盡斂三陰用事有坤之象焉坤承五象

之後收結總括終此一月而又始之以其純陰者韞養

衆子世世為同類之母而孕育焉則即重乾之上九龍

居亢極而陰陽交戰于空曠之野也

韞藏也養育也衆子震兌巽艮也此坤本是坎離呈象之坤然既已為坤則坤承乾氣還養坎離而并包坎離乃之處兌巽艮然則六子皆在韞養之中固不止處兌巽艮也　大造以三十年為一世月即以三十日為一世故曰世　乾乃坤配六子生皆同類故曰類　乾大始坤大生後月之六象又自此坤孕育故曰母　於純陰之際執陽一邊論則已用極不實有龍居亢極之象此時陰欲滅陽而陽不服陽欲

復生而陰已盛有陰陽交戰之象然皆在聲與外冥渙中故曰戰德於空曠之野　戰德者陽有陽之德陰有陰之德各換其德以相戰也　陰盛已極再無主處有以關陽之路陽微已極再無可待有以乘陰之極故戰　按兌所第二節之中乃月光上弦陽來乘陰平分各半之時而配以乾之九二亦正是陽居陰位而得中於內與上弦時無異艮居第五節之中乃月光下弦陰來從陽平分各半之時而配以乾之九五又畢竟是陽處陽位而得中於外與下弦時無異　上半月為內陽初起也配乾內卦下半月為外陽已過也配乾外卦　月六節者月之六爻也當其未求便為六虛謂雖有其節而光實未加又陽有其節而漸待先加則訓虛而未實也　月論陰陽則正月乾二月坤三月仍乾用兩相配然此處只以乾配一月以言其月光之上下　所以配乾者只論月光月光乃日之陽故配乾以言其陽之進退而於月亦可以漸識日識之陽其進退亦猶見也整日陽之消長不可見自可用月而見也

用九剛翮為道道丹規矩陽數已訖三五而盛三五而衰數終三十皆在陽一邊論

乾則復起（區上　華）推情度性轉而相與循環旋璣升降上下
（戶）周流六爻難可察睹故無常位為易宗祖
于是總上六節而以其所配重乾六位者斷之曰此用
九于六位（即用九於六節）而陽光一息一消回已翩翩然從容
來去正為丹道可循之規矩也（歸之於己方知言日月遞言心腎也程子曰纔）
（明從即　曉此）循其息而於吾元陽發現後升自尾閭歷後三
關而至于天谷（尾閭夾脊天谷此後三關配震兌乾便是上半月之三節月以上半月為陽為）
（內人以後面脊為陽為內）脊　循其消而降自泥丸歷前三關而歸于
土釜（泥丸應谷土釜此前三關配巽艮坤便是下半月之三節月以下半月為陰為外人以肚腹前面為）
（陰為外）於此而混沌虛無以孕後此之元陽所為陽數已

乾乾則復起者此也陽數發動處為情其靜存處為性
由情歸性又繼其情而將發由動歸靜又育其動而將
萌是推而合之展轉相與其如循環旋璣之運轉一升
一降一上一下無非坎離之精氣周流於六位（即六節）之
間而實則不見其聲與難可察睹故坎離無常位而交
易變易與不以之為宗祖焉吾前言坎離沒亡正以其
無常位而絕不見有坎離之象故也又歸重坎離而以
為皆中宮戊己（戊己即坎離並坎離日月戊己皆處中宮為一物）之功亦正以
其為易道之宗祖故也
（前易宗祖與前易行周流句兩易字前後相照前從易說出坎離此從坎離歸易總見易之主腦在坎）

（離也）
右第四節言一月運行之火候有是六則蓋取象
于月光者然也
朔旦為復䷗陽氣始通（陽）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
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
此下又分一月為十二節節各兩日半三十時象以十
二辟（君也）卦即借一歲所配之卦名律名辰名字樣推演
火候　初一子至初三巳歷三十時為第一節（時歷三十已如）
（一月之三十日一世之三十年自可為一節）有復象焉（猶歲子月）一陽之氣始通
其陽氣萌芽正在出入之間翩翩然從容游衍初無疾

速之時（可見其微　泥陽淡）而以微剛者立從來之表準于律則
黃鍾于斗柄則建子蓋陽氣之朕兆漸漸滋生彰著便
覺柔和之煖氣纖微嫩軟播施於黎蒸而一身之民物
漸荷蒸蒸得復其故常也
（得常句總冒下六節卦之為復律之為黃鍾辰之為子惟此條正出字面以後搭配成文不皆正出）
臨䷒鑪施條開路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
結正低昂
初三午至初五亥歷三十時為第二節有臨象焉（猶歲丑月）
二陽臨鑪（天以宇內為鑪人以身內為鑪鑪言其火化物處）施此科條（二陽開則額）
闢立路端正陽光其光耀被前漸進如日昇之增益其

長于斗柄則建丑于律則大呂收結三冬之事正自最
低極下之處漸漸昂起而上升也蓋元陽自尾閭極下
處生發當就下結其時用工正低過此漸仰以臨化機
矣

仰以成泰䷊剛柔並隆 即 陰陽交接小往大來 華 輻輳
于寅運而趨時

初六子至初八巳歷三十時爲第三節有泰象焉 猶歲正月
仰以成泰者乃未成而將成有漸及意惟其自低而昂
故歷此而仰焉以漸成泰象也 仰字從昂字來 剛柔並隆者陽
剛勢進與柔並盛預言其勢然也陰陽交接小往大來

乃寅卯二位兩界中事而此預言於寅位者蓋既以三
陽泰象爲配陽有奮迅發越之氣其事固已擯簇如輻
之輳合而運行以趨於是也 本文時是也指寅 陰陽交接陳顯
微曰精水上騰而欲降神火下仰而欲升正謂身內也
小將往大將來于律爲太簇于斗柄爲建寅
以月光驗之至初八之低乃是平分之時而以歲功
言之春分又値二月之中似乎不合要之寅卯二位
均屬木須通看彼卯位之氣候固亦自初入之後六
時也何可不通看而爲之歷柱刻卅平 自子丑
而下皆當兩兩合看而又細分之可也蓋其用兩日
半者原非截然不相交涉之事 借輻輳字寓太
簇

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
晝夜始分

初八午至初十亥歷三十時爲第四節有大壯象焉 猶歲二月
漸歷者因上而來又見無乎非漸也由三陽漸及四
陽陽已過半則大者壯矣 此說後十五時其前十五時已於寅位附說 陽既
壯盛氣甚豪俠方且陳列於東卯日出之門矣夫物乘
陽旺宜無不生而何有榆莢之墮落應星光之至曉而
隱 曉正卯時星至卯隱榆至卯落 艮以此時半陽半陰半德半刑其陽
德固能生其陰刑亦能殺可不慎歟觀其彼此相負不
相上下而晝陽夜陰亦因之分半適均 此又說前十五時要亦大槩說
去不必泥 奈何不收斂潛藏還歸本根以防其旺過乎謂至

此功宜沐浴沐浴者洗心藏密也于斗柄建卯于律則
爲夾鍾 借俠旁夾字寓夾鍾

夬䷪陰以退陽升而前 泰 洗濯羽翮振索宿塵

十一子至十三巳歷三十時爲第五節有夬象焉 猶歲三月
五陽盛長決去陰衆陰退陽升於律爲姑洗於斗柄爲
建辰即就洗字辰字生意謂其決陰也如禽浴水洗濯
其羽翮而振動搜索力去宿塵 喻陰 將奮沖天之舉而至
於乾健盛明也
歇陰禽陽故以禽爲說洗字寓姑洗又借振旁之辰字寓辰

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于巳中而相干根

十三午至十五亥歷三十時爲第六節有乾象焉猶歲四月

六陽具足盛滿光明廣及吾身四大於斗柄爲建巳而陽極將終於律爲中呂而陰且潛伏於此中隱相干犯矣君子所當戒盛危明也　以上六節陽生之候復臨泰之內象與壯夬乾之外象止是三畫卦之震兌乾無坎離正坎離之呈象其泰以前坤御用事故外象不離坤壯以後乾乃用事故內象盡屬乾見皆乾坤事也

中字寓中呂干謂陰氣將生隱相干犯

姤☰☴始豝豬履霜最先孝　井底寒泉午爲蕤賓賓伏于陰陰爲主人

十六子至十八巳歷三十時爲第七節有姤象焉猶歲五月

始豝乎陰之序而兆其端正如履霜者馴致堅冰之將至是宜謹之於最先也蓋其時井底寒泉一陰已生於下而斗柄則建午於律爲蕤賓賊以陰承主事而陽乃賓伏可不兢兢戒之而有事退斂哉

陰爲主人乃重暘暫離之辭見前六節皆陽爲主而至是則陰主矣陰主於內則陽賓於外而伏於陰矣

遯☰☶世去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棲遲昧冥

十八午至二十亥歷三十時爲第八節有遯象焉猶歲六月

二陰浸長勢已莫遏勿戀世紛勿貪名位遯而去之收斂精神懷藏道德以靜俟運時則方栖息昧冥而勿爲畋陂閒凝神氣穴也

借昧字右體寓未字棲字木旁與未字合而接林以寓林鍾之律

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沒陽姓名

廿一子至廿三巳歷三十時爲第九節有否象焉猶歲七月

三陰漸進上下不交氣窒閉通萌芽奚自于斗柄爲建申于律爲夷則但見陽屈於陰伸而受其夷傷有不淪沒其姓名者乎

姓言其所出生名言其名陽也陽生於寅寅申對沖則沒其姓名矣伸字右體寓申沒姓名句寓夷則

觀☴☷其權量察仲秋情任畜微稚老枯復榮形薺麥芽

櫱因冒以生

廿三午至廿五亥歷三十時爲第十節有觀象焉猶歲八月

方其四陰未進陰陽暫得對峙權之而輕重適均量之而多寡悉敵前十五時過此則四陰二陽權有低昂量分饒乏不能和矣後十五時此仲秋酉位之情也觀而察之則於其始也衰陽方半銳陰亦半彼此尚堪匹配而暫得其和和之所鍾便能容任畜養發其微稚而榮及老枯是以薺與麥之生萃皆因其氣冒其和以芽櫱於此時也前十五時究之時不能久旋即四陰而衰陽倏退後十五時是陰旺於酉功宜沐浴洗心藏密也

任者四句正見收斂中猶有不盡收斂而圖再生發之處使人忽不及持所宜鑒此而加謹也仲秋伏酉字任字本謂有任卸陰帶南呂朱子曰任即南抜南有任音持熱燕頸風南與心丼可知此又以同音伏南字

剝☶☷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

廿六子至廿八巳歷三十時爲第十一節有剝象焉猶虞

九月五陰競進剝爛陽之肢體消滅陽之形貌九五當心上九爲首

剝及其首則肢體形貌皆爲所消爍矣生化之氣已竭而陽神之至尊至

貴者旋且逃亡喪失盡月上陽光將盡即字內與人身

之陽氣隱匿時也於支爲戌於律爲無射

蛤蚌之類應月肥瘠觀此陰類之易見者便可知其難見之處凡陰類易見則以陰常承受陽之去來故

特著明也地道舒慘物類榮枯月魄明晴女子姘變皆以陰靜而斂陽動而陽可知矣亡失者斂而至於無若亡若失也肢即映支謂十二地支將盡也滅即帶戌去水去火便是戌字亡即無帶入無射

道窮則返歸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荀玄幽遠

眇隔閡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原寂寥廓恍惚莫知其

端丁先迷失軌後爲主君侄

廿八午至三十亥歷三十時爲第十二節有坤象焉猶虞

十月蓋陽之道自姤遯以來日即於消至此窮而返本仍

歸坤元惟當靜體六陰之柔順以地承天受天宣布則

此中之玄幽遠渺雖若隔上下礙彼此而至虛之神罔

不連貫妙應陰極陽生之節度而孕育其真種是乃後

此胚胎陰陽之原至其陽生之景象寥廓恍惚莫知其

端要之止宜後不宜先倡先首動則迷失柔順之軌居

後處靜乃得陽之主也於斗柄爲建亥於律爲應鍾

以上六節陰生之候姤遯否之內象與觀剝坤之外象

止是三畫卦之巽艮坤無坎離正坎離之呈象其否以

前乾尙用事故外象不離乾觀以後坤乃用事故內象

盡屬坤又見皆乾坤事也

主字與陰爲主人之主相對閏字內帶亥字應度句帶應鍾十二卦律辰名惟復姤兩卦正出見陰陽之始姤之重也其餘或旁帶或借以抒意活潑不拘想見胸中活潑忽能文不過借以此擬依託故其辭彷彿圖還爲此道者所宜潛符暗契不爲沾滯是乃身中火候之法也

無平不陂道之自然王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復

☷☳始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載常存

此統論陰陽之流轉也兩弦陰陽平過此則相勝而偏

陂乃天道之自然是以時時變易更互盛衰時時消息

彼此相因當夫坤終復又更始如循連環終古不息吾

之元神眞宰之爲身內帝王者法此而承天治理有不

久存者乎蓋惟循環所以長久　大抵未盛而養至於

盛既盛而收斂其精華主於陰靜不使洩漏以待後此

之陽生如月光之一長一消而擅積後月此其功之至

謬

右第五節言一月運行之火候又有是十二節并

取象於歲功者然而於一歲亦猶是也

言六節者重爻光也言十二節者重斗柄也元陽升降於中閒之爻光彷平月也心目運行於內閒之斗柄彷平周天之旋轉也意中於元陽既生之時按行六節而升降於前後三關則有日月之爻光矣按行十二節而心目旋轉於十二次舍則仰符乎周天之運行而一如夫歲月之周流矣以小天地而行大天地之事其所用者意而已意無時不可以周流若彼宇內之時目自陽大天地之事行之於小天地中不可不議究亦彷之以行又何必爲時日之膠執哉平時演習亦不妨以意空行穎必待元陽生後與之扶同運行力是眞正爻光之六節眞正周天之十二節閒其有是氣以滋益身心始乃積厚流光不至於落空也總在人之活潑用意參悟天地反之心身而無所拘滯乃爲得之　以上兩節將月光歲功細分在前故下文以管括四

句頂承收結乃倒裝法

御政之首鼎新革故管括微密開舒布寶神要道魁柄統化綱紐女

此承上兩節言月光歲功皆當體之吾身小天地中依以爲節也御治也御政用功也言用功之初舍舊圖新懲忿窒慾如鼎之傾否取新革之變易去故于是管束一身結括諸竅其以元神注下極其精微細密蓋即戒懼愼獨不起纖毫微累而收攝元氣堅固不洩如玄冬月晦時也夫吾神既無蔽累自然開明舒徐得元陽之至寶而運布升降於一身愈微密則愈開舒愈收斂則

含毓遂理固然也然其運布火候之機關貴假斗杓之逆轉在天地以北斗爲魁柄在吾身以心目爲魁柄惟此心目之爲魁柄者乃統率變化之綱紐而爲道之至要不可忽也

管括微密便如下半月光華就歛開舒布寶便如上半月光彩日新二語點明前面六節內事魁柄二節點明前面十二節內事　魁乃斗之四星柄其前三罡所謂罡者是也柄在天之辰宮隨月而異其建其所建則地盤之十二宮也以天盤之辰左旋而加於地盤之子則冬至又歷三位加於地盤之寅則立春

爻象內動吉凶外起擘匯上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倘四七乖戾誃音移離別也離俯仰

其運於身內而以魁柄爲綱紐也更不可不管括微密

夫後三關乃陽位之震兌乾前三關乃陰位之巽艮坤又從而兩之則後升者六位爲復臨泰壯夬乾前降者六位爲姤遯否觀剝坤皆吾身之爻象也動於內而循其序則和順而吉吉至於吾身太平失其序則亢戾而凶凶至於吾身兵革是以身內之五星精神魂魄意其隨魁柄而運者或錯或順卽應其錯順之時而有所感動如影響相隨也如其四方之七宿或涉乖戾必至改移其常違離其位而升降失度矣俯仰卽升降此蓋反言之以見管括魁柄爲至要而起下文文昌台輔之說也

四七四方之七宿本言魁柄而及七宿者因魁柄機處之星爲角乃二十八宿起頭處故時變詞以成文

（耳四七乖戾即兔柄遲疾不中）

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

于斯時也主管其事者文昌台輔也可不統錄其遺詰責其誤而使一身之百官有司各典所部乎蓋以天象之文昌喻交明之心即以微垣之台輔喻佐理之心謂此時當以文明之心總統收錄其事從而燮理陰陽而以佐理之心詰責謬誤使衆職就理也百官有司謂耳目口三寶以及百節萬神各典所部者典守其部屬陳顯微云衆卦火符（有定位之卦上乾下坤心離腎坎是也有流行之卦運火而有震兌乾等是也）不失其度則萬化流通而聖胎增長在一心所感而已然則推原其始而知存長之緒（如上半月）要歸其終而識消亡之緒（如下半月）爲所急也（顯微云金火二物互相存亡於晦朔之間）

（文昌二句謂統錄者文昌詰責者台輔文昌與台輔統錄與詰責本屬平對而顛倒出之其行文錯綜如此）

或君驕佚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貽主

倘其不然或土數多而分兩違斯居中爲君者驕佚亢滿而違消息之道（指意）或水銖不定斯在下之臣邪僻奸佞而不順所行之軌（指特氣）必致弦望盈縮因其乖違而變爲凶咎矣如是則執法（星名指心）之官掌其刺譏之權從而詰責過誤有不貽主（謂意）者乎（陳云分兩盈縮不當責火過在上也金丹經云非火之咎適責于土按土謂意凡助長遺忘皆意所爲意即心之所發故號君主分兩即時刻也）

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

心君中正任其自然如登明堂政成國理（布政御政首尾照應中間文昌台輔百官有司君臣明堂等字俱照御政）

右第六節總括初終凡其爲功於乾坤坎離者不外於和順陰陽以結首節之意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一終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二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東漢會稽魏伯陽著　三原袁仁林振千註

受業王德修參訂

中篇

將欲養性延命卻期勤審思後末當慮其先莘

涵養保全其生生之性延長綿遠其稟受之命而退卻展開其定限之期此固於有生之後末路之時詳審思惟將致其功也而實則當慮其先先者最初也大本也性之虛無命之升降之始也蓋天地虛靈之理氣自人稟之爲性自天令之爲命人能取則於性命之先保其虛無順其升降乃其發之延之之法故首揭先之而下即歷言其先以見後末之功不外於是

上篇以天明人故首從天說中篇以人合天故首從人說後則非最初矣末則非大本矣從後之非最初者而慮其最初則知性本虛無而養不外是從末之非大本者而慮其大本則知命必升降而延豈逾茲　中庸天命之謂性蓋以氣始爲命以所賦之理爲性因是同時而命在性先參同以虛無爲性以氣始爲命亦是同來而性在命先故其言所得虛無之性在心而以氣始之命在正中之玄化有性在天邊命沉海底之說要之中庸從實處說來猶之言陽祖於貞即其可見者言也而未發之中未當不虛參同從虛處說來猶之言陽生於子探其不可見者言也而太極以後未當不實明其立言之門自可參觀此爲節中之首段說出因命二字以發端也

人所稟軀體本一無

此下實指其先之當慮者謂人所稟受於天以成軀體者五官五臟四肢百骸居然實有之物顧其先之立體者則原本於至一至無寂寥空洞于何影響于何朕兆

一即不貳之謂無即費隱之隱顯隱字說得圓無字說得板一無者太極也乃性所自來按前性字說

元精雲布因氣託初

乃忽爲天地之元精因依元氣之至而託其初然後如雲物之條布空中而兆其基焉

元精非他即元氣之積厚而精英者是必元氣先至而後元精剛焉今所以先言元精者體由成也朔言元氣者元精由積也至氣之動於至靜而採其何以條然而至此不得而蓋圓而原本於一無也　元精因乎氣機而氣機初動乃命所出成是即天地之由性而之乎情之時故下文不言命而言情情即指命言

也此二句按前命字說中庸所說未發之性已發之情是彝人心之動靜說此言性情是彝氣機之動靜說謂天地與人物交關而爲命始者乃其情也易所謂天地之情是也蓋又在前一層言之　雲字舉擬元精極普蓋雲從氣希原不止氣乃氣之濃厚爲情而張騰彌布將發爲而者是雲者精類固亦因氣託初之物觀氣精之合而成雲自可悟身內之元精

陰陽爲度魂魄所居

是時精則陰氣則陽止此陰精陽氣爲生物之權度而陽氣之靈曰魂陰精之靈曰魄實居軀體之中

陽神日魂陰神月魄

夫陽之神爲魂乃身之日也其陽光顯著與天日同理

陰之神爲魄乃身之月也其陰體交光與天月同理

日月乃在天之魂魄而魂魄則在人之日月也

按精氣神之神乃在我之全神是必陰陽和會魂魄交併而神以全故分之有精氣神三者而合之則一若就陰陽開說則亦各自有神而得分爲魂魄是亦合中見分欲其明也故下文即有互宅之語 魂爲氣之靈魄爲精之靈元神爲精氣和會之靈鎮常主宰乎心者元神也分布運用乎身者魂魄也魂魄視精氣盛衰元神同此生來去

魂之與魄互爲室宅

而魂之與魄又非各自獨居乃互爲室宅交相藏往者也觀乎內之日月日中有烏月中有兎本體彼此交光而不已大用觀身內之魂魄心有陰精腎有陽氣本體彼此互輸而交濟大用此即坎離中交互宅之義固未嘗離散而

孤行也

日烏月兎非與有是形也因卯酉之陰陽互交而以卯酉所象之物爲言耳 魂魄互宅人所以生離則魂升魄降陰陽之氣機已竭而萬體瓦裂矣 互宅如眸子之淸明乃魄之靈也其運而視則魂之靈也未嘗不相依於一處故曰互宅 凡靜而含靈者魄動而運靈者魂

性主處內立置鄞鄂

是時所本一無之太極爲性渾然于上部曰魂之中空洞虛無靜處于內上部爲內以立置心之鄞鄂焉

鄞音銀鄞鄂猶言根柢二字較城郭字様輕淸故用以言無形之性 鄞垠同音垠爲界限鄂萼同音萼爲花蒂又詩常棣鄂不韡韡古註以鄂爲萼朱註鄂然外見之貌大抵此二字不過彷彿其界限根柢而爲言耳 心爲離離以乾陽之體中有坤陰得陰陽會合之全精而神在焉所謂陽神日魂而參以互宅之陰者此際之神明實貯虛無之性故曰性主處內

情主營外築垣城郭

所因託初之氣機緣其動而爲命而動即天地之情故但言情以見命也是時機發於下部月魄之間升降往來營運於外下部爲外而成此軀體如築垣於基址之上大建城郭以護持內府也

天地如何命令特氣機之動耳氣機之動非天地之情而何故情即命也 喜怒哀樂發於事物此人之情元亨利貞動於氣機此天之情 情動於氣無息不變即是命之健運而生萬物者故性虛而命實中庸天命之命指其隨氣帶來之理謂所命之理也兼理一邊說此處延命之命指其氣機之動謂所命之氣只兼氣一邊說故中庸說向性道 而此則接言魂魄 城郭猶言框格開有形之軀體 腎爲坎坎以坤陰之體中有乾陽得陰陽會合之全氣而神在焉所謂陰神月魄而參以互宅之陽者此際之靈妙實開氣機之命故曰情主營外

城郭完全人物乃安

迨軀體之爲城郭者鞏固完全而身內之人物精氣神官骸臟府有不奠定綏安者乎

數歸秉軀二字 按人所秉軀體本一無言夫性也元精雲布因氣託初言夫命也以下六語申言命之精氣而陰陽爲度魂魄所居言其合陽神日魂陰神月魄言其分魂之與魄互爲室宅又言其合至性主處內立置鄞鄂承頂前之言性者言情主營外築垣城郭承頂前之言命者亦陽分言而城郭完全人物乃安則又合言也 此爲節中之次段大築言性命成軀來 一無句先言性始天之太極也託初句次言命始天之氣機也緊找陰陽下六句總從命處言其分合而成者爲氣之所謂而尙未涉乎形質至性主

處內頂一無句說來情主營外頂託初句說此其郭郛城郭乃漸及於形質而人物則遍頭一身之有無者而言也

爰斯之時情合乾坤

此復申言之爰于也斯指氣之託初也情天地之情氣機初動而發於自然者是也合會戀配合也乾坤天地也父母也吾身之上下部也言乾坤而無不該也謂於此託初之時氣機初動是乃乾陽坤陰彼此情投兩相戀合時也

情合乾坤猶乾坤情合句法倒裝

乾動而直氣布精流

既合而動於坤中徑行直遂必至氣以旋動而宜布精以動極而發洩

動自屬乾陽之事也乾陽之動未有不直者觀精氣二字均屬於乾可知陰陽互藏之理而下文坤內不言精氣非無精氣也蓋坤之精氣止為乾之所用故不復言其實坤之靜翕舍廬處皆其精氣所為也

坤靜而翕為道舍廬

坤與乾合情非不動而動中自靜蓋坎陷有待其情專確止於翕受乾陽之精氣而自處於靜迨既已翕受則坤之精氣與乾之精氣混合為一而此時陽神之魂陰神之魄倏焉已兆其胚胎而由是漸長於坤豈非為道舍廬乎

道者以一己乾坤言之為丹道以彼此乾坤言之為生道丹道用逆升降於一身生道用順流行於坤土其理一也舍廬者安插生活之所猶之傳舍旅廬也

剛施而退柔化而滋

乾剛施行其精氣於坤而剛事已了蓋未施而剛在精氣既施而剛亦隱於無有尚何所事若坤柔則含化滋育漸分漸著奉乾之精氣而柔方有事

九還七返八歸六居

九乃地四金之成數于人為魄七乃地二火之成數于人為神八乃天三木之成數于人為魂六乃天一水之成數于人為精言當剛施柔化時陰陽會合精氣相遇

便有是四者之氣與數會聚渾合於坤土之中而見其還返歸居蓋自無而方兆於下部之水中也

九曰還七曰返八曰歸惟六以居字言之居有安居定在之義蓋上文剛施柔化者因水也有水為主而還返歸居悉因之矣陽施陰化之始精氣先來此四者即寓於中而求其實而有者莫精若也故於坤土中命之曰居水生於天一為五行之始五行之運未有不基於水者故水為三者從出之原即為三者悉依之地易曰男女媾精不曰男女媾氣即契亦云山元精雲布方潮其因氣託初可知形成於陰六其土本也六者地之中數本屬坤土而天一之水即成於六此其水土附麗偏或枯涸短少不足以生即或浸淫流衍漫無定在亦不足以生故必得安居坤土以為主本而九即於此中而還七即於此中而返八即於此中而歸皆不能離此六水之居也迨其既化而滋別成天地則又自成其為還返歸居而無不如是人自胚胎初造歷少壯而老其間才力雖殊色澤榮枯恒視水火精氣以為盛衰然氣乃倏忽

飄蕩之物精乃凝渟靜稙之物其始非氣之激厚無以爲精而其來非精之固精氣亦飄忽難圓是以託初之氣倘虛雲布之精乃實 九之還還於何處七之返返於何處八之歸歸於一何處必得是居者而後有一中焉以爲之所矣既有一中焉以爲之所而居者亦不外是蓋六之爲六即水即土土非中宮乎乃水之所自有也是故四者衍 則流行於六一合而敘混合於土中中之義大矣哉 六爲五一八爲五則而三十爲五而五土還陽而變陰者也七爲五而二九爲五而四土還陰而變陽者也天即以前五位生數回環再疊遂成後五位成數

男白女赤金火相拘

于是乎男以四者寄於精之白白固金之色也而陽水之中含金矣女以四者兆於血之赤赤固火之色也而陰水之中含火矣惟此水中之白金赤火兩相拘抱以爲作合之端則金火固甚重也此所以丹家惟貴九還七返以火煉金返本還原而謂之金丹也

此之金火俱從水處說金火相拘者火逼鉛金惟火能拘束鍛鍊而成就此金也

則水定火五行之初

此言施化之節度明其恰好時也謂當取則於水之分數以定用火之規矩而與之相配則在五行生氣之初不用生質以後其始玄關方始時乎

水火者精與氣也精水之生自有天然定則錙銖分明所謂銖兩時候即兩日半三十時也則之而定奇其火數以相配則用五行生氣初也水火爲五行之首此又用水火之首故曰初水火二而言五行者五行中物也上言金火者從水中之色分別白便爲金赤[illegible]爲火此言水火者御從交媾施化時

分析其精與氣此與篆註以金爲隄防節似屬同意其所用金水與此水火字面不同而意則同蓋五行字面原係彼所借喻但可以明其意正不必拘執字面也

上善若水清而無瑕

當夫水火交而施化始其一點圓明便爲上善此時精氣之情形直如一泓清水純粹渾合略無纖翳是即道也

此下言施化後事

道之形象眞一難圖

道何形象于無形象中欲窺其形象但見其凝渟孕育欲變未變至眞無僞至一不二難可描摹圖度

天地交姤乃彼此乾坤以生人生物爲道吾身上下此一己乾坤以精丹爲道其理同也上曰爲道舍廬此曰道之形象即其所生而以道名故曰道

變而分布各自獨居

當時變化漸分漸布于是陰陽始分由一而兩五行旋布自兩而五而見其各自獨居

二句總冒下文言之

類如雞子白黑相符

此由一而兩也天包乎地陰在陽中爲分布之始何屬混沌類若雞卵然但見其陽白陰黑平分各半兩相符合

縱廣一寸以爲始初

若求其形象之縱長廣闊不過祇積分而寸以爲軀體之始初（一寸乃十分之積小而全也亦從難子想像始初字又與先字照會）

四肢五臟筋骨乃俱

此變化分布自兩而五也則外之四肢內之五臟與夫木氣聯絡之筋金氣支撐之骨土氣圓圝之肉色色咸備蓋自其眞一難圖之始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而由是變化分布漸見形色無一不具

彌歷十月脫出其胞乎

積至三百日三千六百時四百零五萬息（亦大槩按十月言之不必定足見數）受氣已足爾乃脫出胞胎自爲呼吸於外

骨弱可卷肉滑若飴

此時金氣之骨未堅帶木氣之柔弱而可卷也土氣之肉甚嫩帶水氣之消澤而如飴也其煖熱光明則火氣也陰陽會合五行具足其始固自虛無眞一中來所謂先之當慮者如此

（情合乾坤以下爲節中第三段申言精氣託初之故以明吾身性命所由來而贊之延之功必彷乎此而後不差也　因慮先之說遂將生人之妙合變化處剖晰言之蓋惟明此而後體之玄關得其準則然而眞一難闢處正非潛心人莫動人多惑人所能領略）

右第一節

坎男爲月離女爲日

坎本坤體得乾之中陽屬男而太分爲太陰之月蓋從中而觀男也從外而觀則所宅之陽爲兩陰包裹早已中陷因爲太陰月也（假無是互宅之陽則仍爲坤土而亦無是月矣即此可知交後則陰中有陽特其陽藏陰露耳）月有中陽既不甘藏而在外二陰之體又復求其雄配故能翕受陽光而于人則下部腎之理也腎固人之坎男人之月也所宜受元神之傾注也離本乾體得坤之中陰屬女而太分爲太陽之日蓋從中而觀女也從外而觀則所宅之陰成就兩陽從中襯墊因爲太陽日也（假無是互宅之陰則仍爲乾金而亦無是日矣即此可知交後則陽中有陰特其陰藏陽露耳）日有中陰既安於靜而在外二陽之體又復求其雌配故能出入陰魄而于人則上部心之理也心固人之離女人之日也所宜傾注于玄關也

（此承前日魂月魄互爲室宅意發明日月不相離心腎宜相守而升道無非爲功於月以全此日即無非爲功於下部腎內之元氣以全此上部心內之元神也）

日以施德月以舒光

日之中陰本自坤來自與太陰月爲儔而其太分爲太陽也又求其雌配則自然與月相守不離故常施布火德交光於月而人之元神自宜傾注下部交月之中陽

本自乾來自與太陽日爲類而其太分爲太陰也又求
其雄配則自然與日附麗承順故常以其水體借光於
日然後奉行舒布以助照臨而人之立關氣穴自宜凝
神以入矣

月受日化體不虧傷

惟太陰月常受日光變化進退消長弦望晦朔無晷刻
之停故周環復始光有盈虛而月體則不至虧傷永爲
日配

是渠看得下部氣命處易散難留倘一停機便爲死物全賴上部元神時爲關注使之神氣相併方得長存如日必交光月方不泯假若日不施德月便無光可紓萬古只成死魄而天上無復有照臨之月人間亦不復見望舒之月即日亦不能孤立獨運一切晝夜寒暑皆無所準而乾坤毀矣此理寧有歧哉　今人亦有長齡永算活至八九十百年以外者是他本來魂魄強盛天然晴裹交光所以如此到得天數已盡如其數而創然分散便是無功以繼之也是書所言只是參得是理而以人功隱培天命不受半能然究竟功之淺深積之厚薄亦僅能歷事增華條倫邊暢如其功力之所至而已如孔門學聖之入品地各隨其眞積力久者顏曾閔冉而外不可多親所詣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事亦止期不使不作已耳孔門是達則兼善事其道大此是窮則獨善事其意微易地皆然理無不貫

陽失其契陰侵其明 茌 晦朔薄蝕掩冒相傾 ■ 陽消其形
陰凌災生 衎

陽乃太陽日也心部神魂之喻失其契者日不施德心
不注神下部也陰乃太陰月也腎部精魄之喻侵其明

者月不稟日之管束照耀必至橫溢潛行侵損日部光
明而於晦朔會遇之時肆其薄蝕敢爲掩冒以相傾覆
于是太陽消耗其形而太陰凌厲方使萬物盡蒙慾伏
之殃而災生矣此反言之以見日宜施德心宜注神於
下部而後身內之萬物得所也

此晦朔二字于人何指蓋指腎中相火一動而心中君火應之之時此亦日月相遇而爲晦朔時也其爲薄蝕掩冒陽消陰凌可知從薄蝕處見得如此便與上篇六節十二節內所言晦朔不同彼以喻收藏斂精致虛守靜之時而此則喻其失契侵明之會遇也

男女相須含土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求 斷

此又從坎月離日處指點裏一層之男女所謂坎男離
女也蓋下部坎中之男 元陽腎氣 與上部離中之女 元神心液 原
屬相須之物以坎之太陰而中含戊土之陽 中故屬土陽故屬戊
以離之太陽而中含己土之陰 中故屬土陰故屬己 坎離正藉此
二土以相滋化則上部與下部豈能離是意土以相引
巽乎 是又特重意土一邊以見無在而非意之所爲也 夫太陰爲雌太陽爲雄
此雌雄大局也若指其中位男女又其包裹中顛倒之
小雌雄也雌中有雄雄中有雌其爲錯雜如此然各以
陰陽男女對待之類彼此相求如太陽施德而太陰舒
光此大雌雄之以類相求也 上部之雄俯求下部之雌以心而注腎也 男升
女降以相滋化又小雌雄之以類相求也 下部在中之雄仰求上部

在中之雖以腎而濟心也是之謂日月交光陰陽會遇而惟恃意土
以相往來也
陳顯微云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日月往來陰陽交會相資以發光輝一攙失度便有薄蝕之患人之坎離猶天地之日月也當以類盜天地之機
金化為水水性周章火化為土水不得行杭
金指元神之傾注而在下者火指下部之元氣所指元陽是也
水指元精上指中意夫既已類求則其為大雖雄者有
若元神之金下注於北方下部水地是時金聚水生而水之
性極易周章言精盛則易泄也抑其為小雖雄者有若
元陽之火上升天谷而歸于中宮土釜自顛頂下歸中宮是時

火聚生土而土能制水水不得橫溢而行言既逆上歸
中則不復順而下洩也
元神何以謂之金金乃剛明不壞之物惟元神似之元神則無不達明無不照堅剋不壞故曰金又其注下便生腎水如金之能生水也故凡日之光人之元神均謂之金此與五臟配五行之說又別金即日所施之德施德下部便生腎水為之精故陽水含金而精色白所謂男白也火即月所舒之光舒光上部便生心液為血故陰水含火而血色赤所謂女赤也上節男白女赤之男女似指太陽太陰只作陰陽二字看亦得此節男女相須之男女則指坎男離女也要之頗之例之其理皆微所謂雌雄錯雜也周章者周流章著光盈動盪不肯安靜之意惟其周章所以易行若得制之而不得行則反得周章之用
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溢度過節為女所拘魄以鈐魂不得
淫奢句不寒不暑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證符

男主動動則外施其精氣於女女主靜靜則內藏男之
精氣然在男之施也有當循之度宜視之節如其溢而
過之失其度迷其節進退不合其時斯無所拘束而無
以收動施之功矣必也為女之節度所拘而女主西金
之魄男主東木之魂便是魄以鈐制其魂而魂方不得
淫而溢奢而過也于斯時也不寒不暑平分各半有若
月之弦歲之分其運行之進退適合乎時而陰陽各得
其和爾乃隨時變現俱吐證符矣
金化為水以下陳顯微曰此言金木為夫妻水火為配偶之妙金生水水性濕有無土以制之則未免過溢之患木生火火生土土生而後水不得行拘收藏精而與火為配偶是則金木相剋得為夫婦者假火之力也水火相剋而為配偶者假土之力也然後進退合時各得其和而隨時變現俱吐證符矣

右第二節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
孤居玄武龜蛇蟠糾相扶
物之雌雄相應人之男女相匹于詩見陰陽不離是以
北陰之地二象蟠糾北陰于人為下部
意主此蟠糾句後文所謂龜舞蛇與此照應北方乃陰陽二氣潛伏處故左止青龍右止白虎前止朱雀俱象以一物而北獨象之以二二固至陰之象而于二之中則龜斂蛇舒龜陰而蛇又陽也蛇者龍之似陽之徵而不脫於陰也蟠糾則彼此交結於無何有之鄉意主下部
以明北牡竟當相胥

陰陽二氣上部心之元神下部腎之元陽允宜配合

鍾離雲房云莫謂此身云是道獨修一物是孤陰一物謂此身意重元陽

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殊

反言見意二女者陰與陰也共室者以陰配陰也顏色

指陰之精華

雲房云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皆陰又云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按陽精二字謂陽之精華非精血之精於中一云一身內外總皆陰莫把陽精裏面尋蓋後天所有皆陰惟先天陽氣乃陽也必至後天虛靜之極先天之元陽乃現於腎中方可迎而作配功未致時不在裏面既致亦不在外面化牡相胥二女共室等論喻也世進以喻爲與斷非本意

蘇秦通言張儀合媒發辯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謝諾合爲

夫妻敝髮腐齒終不相知

雖使極善關通媒合之人操殊能施異巧盡誠欵強令二女配合而適見曠日逾時卽至禿毀枕盡而終屬仳離一似絕不相知者易所謂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者理固然也

陰與陰不配斷難生育成家急當媒合其元陽使之夫妻相配共成生育之功乃其可恃者耳　單言二女之不配而不言二陽正以在我者皆陰故特舉陰言也

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　堂　分兩參差失其紀綱

元陽是以延命卻期故名藥物惟下部之元陽本吾乾家物故爲與種于與同類二女偏陰則非種而殊類矣

此見元陽爲重分兩者時候也稱停其時候而以分兩言之也如以八日上弦爲八兩便是一日爲一兩矣木火之七八十五金水之九六十五其中折半爲上下弦又五日爲月六節兩日半爲月十二節乃分兩之紀綱也或忘或助進退失時則參差而失之矣此見和平爲重

求原種卽慮先意類字乃上節以類相求意非種不同類卽上二女偏陰之喻　凡一氣相傳而貫注者爲真種依希彷彿則非種矣　兩情匹配而相和者爲氣類偏勝黨同則非正類矣　參差長短不齊之貌

雖使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擣煉淮南調合上聲

以此等極善修煉之人求其濟事

黃帝軒轅氏訪道崆峒古有太乙真人漢則淮南王劉安八公其客也　崆峒山在陝西平涼府府城西

上有問道宮黃帝問道於廣成子　八公山在江南鳳陽府壽州淝水之北淮水之南漢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俱登此山學仙

立宇崇壇玉爲階陛麟脯鳳腊把席長跪

而又極崇奉之地隆祭祀之禮

須知身內自有潔淨壇場珍奇崇奉非外之謂也建壇捐入天小果畝無功德亦是此意

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亡

、于是求之杳冥發於至誠以求濟事

須知身內自有神祇肅由神以合外神則可催求之外則非

亦猶和膠補釜以硇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

猶之補救非物何濟于事塗治乖方適又害之去累復

加祇令益甚除偏誤用反助其虐

硇音鐃藥名木草北庭產者曰北庭砂圖經曰氣砂以其能透五金名透骨將軍今分氣砂番砂二種氣砂出雲南番砂亦可死汞色白者良性毒人食之即化李時珍曰硇砂亦消石之類大熱有毒主治積聚破結血

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究竟北方玄武龜蛇適見其分飛散舞終于獨處孤居愈見乖張

通節承上以類相求意反覆明之陳顯微云此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得配交通自結聖胎苟不得其配徒勞無益愈見乖張拔一陰一陽謂道句重一陽二字蓋身即一陰所急者陽也偏陰偏陽句正闡偏陰二字

右第三節

上德無爲不以察求 新

通節承上北方玄武龜蛇之說備言其上下運行專一持守無非致功於北地也北即下部上升上也上德者升上之德謂下部玄關之中元陽既生便從後三關以漸而升是爲上德也夫坤道上行坤體本靜靜則無爲藉其自然非人力能與故曰不以察求

下德爲之其用不休 虛

下降下也下德者降下之德謂上部元神注于玄關是爲下德也夫乾道下濟乾體常動動則有爲自強不息正人力得與而無時可已者故曰其用不休

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

元陽升上而閉固之乃坤道上行閉之得有形之水故稱有有者精水有形也元神下注而閉固之乃乾道下濟閉之得無形之火故稱無無者氣火無形也

閉字緊要閉而不洩所以保水火而成互濟也升上者火也升上而閉固其五官使不消耗則火還母水而仍潤下以足其精如天澤下降甑水回籠實見其有也神注者水也下注而閉固其精道使不洩漏則水積成氣而仍奉上以壯其神如川澤升氣鼎釜蒸騰適見其氤氳也

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

下注而得無形之氣火此下而無者不洩於下仍以奉

上蓋惟乾道下濟可以索坤而上行也從後三關以漸而升上行而得有形之精水此上而有者水合真一之實而元神之德居之則三元渾合矣

降下而無之氣火不過曰奉上而已至升上而有之精水則曰眞一之神德居之可見降下升上只歸重於神也

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胥

孔穴指玄關玄關非有形之孔穴假以名其空洞虛無處也虛而能生動而愈出至虛至靈至玄至妙機緘闔闢之所在兩法者承上言之乃升上降下稱有稱無爲水爲火之兩法金謂乾金氣謂坤氣蓋惟乾下濟便生坤氣坤上行便生乾金其要

在乾坤互濟上下交泰則金多氣自生氣多金自盛兩相須成茲妙用

其實金卽氣氣卽金止一元陽之氣而已以其升上而合於乾者爲乾金降下而成於坤者爲坤氣　次句用亦字從上神德句來言不但神德居之卽乾金與坤氣亦相須於升降兩法蓋升降兩法者乃裏一圖坎離圖乾金坤氣乃外一圖乾坤事從裏一圖從主外一圖故加亦字　於坎離處以水火言之於乾坤處以金氣言之　究竟坎離在乾坤內亦只一氣相道善彼卽善此爲一事而已　乾金配白故下交接自字而卽以金之精華釋其所謂白者坤氣晦黑故下交接黑字而卽以北方水之始基釋其所謂黑者其承接自有條理　此兩孔穴法句所字須頓斷謂此孔穴中之兩法非謂兩箇孔穴也自玉連環兩節圖只亦狀其升降耳若使有兩則非與一交○陳溯微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上行而卑晦之坤上行其體本靜靜則無爲而不可以絫求乾之下濟其體常動動則有爲而自強不息上閉稱有者坤道上行閉之則有水而水有形下閉稱無者乾道下濟閉之則有火而火無迹無者以奉上者乾可以索坤而上行也上有神德居者坤則含與一之實也乾下濟則能生坤之氣坤上行則能生乾之金其要在乾坤二家互相爲用上下交泰則金多而坤氣自生氣多而乾金自盛是則金之與氣兩實相須此乾坤二妙用也

知白守黑神明自來 雄

白陽黑陰白謂腎中所生元陽升而便爲乾金乃光明洞達皎然虛白之物黑謂北方腎水降而便爲坤氣乃幽暗沈淪黝然昏黑之物守黑者神注玄關知白者知其陽生而急採如是則神得助而盛明不求來而自來

白字接上金字來乾金配白也黑字接上氣字來坤氣皆黑也　神明句與前上有神德居照合蓋惟上

而有者有與一之神德居之故此知守之餘與一之神明自來

白者金精黑者水基

此元陽之白者實由乾家神注於下而得（乾屬金金配白）故白爲金精（金精卽元陽）若夫黑配水位則黑者乃北方腎水爲五行始基而基此元陽者（北水與坤氣總一下部玄關地頭故玉此黑者不說坤氣）

而曰水基所以起下文水者道樞句

水者道樞其數名一 依

惟其基此元陽故爲丹道之樞紐蓋水之生數居一實乃五行之最始而與一之端倪也與一者道此水之一者詎非道樞（下句應上句）

陰陽之始玄含黃芽

五行各具生成之陰陽而一六乃陰陽生成之始也水之生數居一爲陽生之始成數居六爲陰成之始故曰陰陽之始當其始時一六在北本是玄黑之鄉而六則以一而含土五故外常玄黑而其中實含黃芽之妙用爲黃芽卽元陽以其在中命曰黃以其發生命曰芽此又從一六在北推之而見元陽之必生於北水正如鉛外黑而內懷金華丹家所以有銀鉛之喻

同一元陽而此名黃芽因其在中而始生也緊跟始字來

五金之主北方河車

眞者渾合眞二之稱其言表裏眞居者亦渾合之意非復分元陽元神在表在裏

方圓徑寸混而相拘

丹成顯象如混沌雞子此顯示先天之法象

先天地生巍巍尊高

既生於天地之先其尊無對不可思議

旁有垣闕狀似蓬壺

陳顯微曰法象既圓世界成立於是金輪在外如牆闕之周遮世界居中同蓬壺之美麗

王子年拾遺記海中三山一方壺則方丈也二蓬壺則蓬萊也三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三山皆上廣中狹下方猶華山之削成也謂之三壺按此亦方士之誕說也 言蓬壺則必有眞人仙者在內而垣闕蓮

壺之在身內者皆因眞人仙者而取喻也

環而關閉四通踟躕守御密固閼絕奸邪 徐 曲閣相通以戒不虞

惟其旁有垣闕之周遮則環而關閉而守禦密固閼絕奸邪言其固守精氣於一身之內而不使六賊搖動也惟其狀似蓬壺之美麗則四通踟躕而曲閣相通以戒不虞言其遊戲神通於一身之內而又防其意外疏泄之患害也

其文法隔位頂承而兩相關皆以喻言見其鍼線古奧 四通踟躕曲閣相通不通言其前後三關運行漏透與夫脈絡之周流無滯耳 踟躕猶躑躅行不進貌謂按部而行不疾不徐也 六賊者眼耳鼻舌身

意之欲其貪戀於聲色臭味觸法者皆足以賊害吾身謂非奸邪而何

可以無思難以愁勞 閒

以用也斯時虛無寂靜對境忘心保護太和無思無念是可用也若夫役心而愁役身而勞斷難用也

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常與人俱

向之神德居神明來者至是而見爲神氣充身矣充則易泄至難保護故曰莫之能留是在虛無守之則克昌如其疏虞失之則傾喪而亡兩之字指神氣然則吾之動靜休息可不常與人俱而相守乎

人謂眞人卽指神氣上面眞居眞字與此人字是拆

眞人二字分用見意

神德居神明來神氣滿一提神字便知意所歸重而不爲旁喩所惑 知其居而求之則悠然來矣於其來而積之則物乎滿矣前後自有次第守字開出下節下節工夫正明一守字

右第四節

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

循理則安無欲故靜釋累忘情則虛且無矣顧非無所用其心也時惟進原本如一如其空洞無物因以隱藏光明屏黜聰慧斂外歸中而有事於回光返照以管攝其形軀焉此內養之要也

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所謂安靜虛無也 原本卽虛先意隱明如下文四句是

則心體淨一與自如萬緣不擾隱明則外用斂退藏於密恆性存存內照則形得助風用春深宋固累麗三者固相為用也　形體常棄內照便如臣下得君明良喜起自有一種歡欣鼓舞之情發榮滋長之意今夫書文字畫百為技藝必得心到而後精美豈非榦心神之類照乎若身內官能臟腑時時運吾神以照之則氣必從之而聚而自得其華瞻矣此即交光之理凡諸陰魄得養畢而自明耀也

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沈溫養子珠

此言隱明事兌口也上竅之易耗其氣者閉塞則吉人辭寡而氣不耗靈株身也下體之易洩其精者築固則堅實完好而精不洩三光在外之耳目口在內之精氣神也陸沈者無水而沈溺也沈之則身內之日月與萬象俱冥而光輝不露子珠者神也神為氣子而圓明如珠也溫養則嬰兒元陽與玄珠元神增長而全體無虧此皆安靜無為積精累氣事也

莊子則陽篇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註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溺也陸乃陸地

視之不見近而易求祈勤而行之夙夜不休

此就內照言而勤行則統論也內之神氣精與夫臟腑經絡之類皆非目所能及然而近在我身按圖考鏡暗中摸索良亦易求所宜時照俾得神助庶幾華榮條達潤澤光輝凡此皆須早夜勤行修持不怠

伏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

如是伏藏而服食其中至於三載之久則氣裕精全而

神旺此時元神發現於入定出神之際可以輕舉可以遠遊雖跨火而火不能焦雖入水而水不能濡蓋無形之神氣非有形之水火所能害

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

靈通變化或隱或現或聚或散皆神氣所為惟其所欲逍遙自在丹道成立德就矣仍須潛藏伏匿不彰不露以俟天命之時

俟時二字可見身有終時命不可逃即修身俟命意不似末流呆作怪誕揣擬夢想也

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升膺籙受圖

太乙北辰指上帝言也中洲中垣紫微天帝所居也召者敕盡神遊有若召然蓋俟時而時至之時也召而移居不過神歸於天如詩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已聖賢功隆德茂神氣上升不落惡道理固然也其言膺籙受圖不過如重黎羲和常儀貫沈臺駘與夫句芒祝融蓐收玄冥之屬各主日月星辰四時五行而帝王之牲偕祝號因之若膺若受已耳河洛而外所稱圖籙不其妄歟　通節言寶精裕氣對境忘心常應常靜積德累功皆煉己事煉之云者從生至熟由勉而安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渣滓全無精純餘裕即聖賢戒懼慎獨之功而斂以尊生未及宜民此其時位

不同而事亦異也

乾鑿度云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乙中洲謂仙境如言十洲三島瀛洲之類上有太乙北辰則此宜指中垣也候時候其天命之時至召而上升移居受籙者言其脫殼後不落凡胎也

右第五節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三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

東漢會稽魏伯陽著

三原袁仁林振千註

受業王德修校刊

下篇

惟昔聖賢懷玄抱眞伏煉九鼎化迹隱淪

內懷玄妙抱守眞一據現在自有之鼎器（身之乾坤）伏藏而煉治之於是韜光晦迹知希我貴隱遁沈淪深藏不露（九鼎者陽鼎也太陽居一而含九九乃陽之數也因爲鑄九鼎有此現成名目故寓其純陽之意而謂之九鼎亦是從初至終自一而九期於純陽之謂）

含精養神通德三元津液腠理筋骨緻堅

含蓄眞汞之精以煉己休養全體之神以合氣含則不洩養則不傷通貫三元之德（所得先天元精元氣元神）以復渾淪之體凡此皆伏藏事伏藏之久一身之精液腠理（肉理分際）與其筋骨無不密緻堅牢

衆邪辟除正氣長存累積長久變形而仙

百骸之陰悉盡除先天之陽氣恆存由是積累長久變換凝陰之形體而爲純陽之仙侶此古昔聖賢之得於己者然也

憂閔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文

既得於己復推及人垂憫世學好而罔獲遂乃依傍在

己之風流文采指點擘畫發為隆古之文
著為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
夫其著書示後大抵設譬取喻露見其可見之枝條使人依傍攀躋而入至其難見之本根則從而隱藏焉非隱藏也無形神妙之處非可名言也
託號諸石覆謬衆文學者得之韞匵終身
所以寄託其精氣神之名號於五金八石此其露見枝條者而隱伏錯綜於衆文之中此其隱藏本根者學者奉圖籍明意旨斯得之矣於是寶藏自緘韞匵以終其身
覆音伏如覆雞之覆　謬疑作嫪互相糾嫪
子繼父業孫踵祖先 韋 傳世迷惑竟無見聞
至一再傳愈遠愈失
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芸商人棄貨志士家貧
之乎其塗而淹蹇迷寶若宦者之不仕也身執其業而無功效寶若農夫之失耘也徒託其名而坐失所寶若商人之棄貨也知所趨向而空乏無資若志士之家貧也此四諸總喻無所見聞不得其寶
亦見四民皆可為苟無見聞雖仕不仕雖芸失芸有貨亦棄有家亦貧不仕四項亦一串蓋惟不事其事坐失其功必至棄貨而家益貧不仕失耘罔致其功也棄貨家貧鮮得其寶也　文字極善數所見

其意境幽闇　仕朱本作遂
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 焚
傷其無所見聞採古人託號之意埽除諸石之名而以周易明之
披列其條核實可觀 均 分兩有數因而相循
分披羅列其枝條而其中之為核為實者可得而觀也用乾爻之三十六坤爻之二十四與坎離運行處有上半月水火之七八十五下半月金水之九六十五及三日月出庚之類是謂有數也數以斤兩言起於易中三百八十四爻符合周天之數遂以一斤三百八十四銖者通之而謂之斤兩是則所宜因依而循習者 二十四銖為一兩積十六兩為一斤斤之銖三百八十四
故為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用意參焉 吟
亂辭謂此末後一篇孔竅其門者謂於所當出入之門戶而為之孔竅以開其扃使人由是啓之而入如下文所云也世之智者可不審思參考默用其意乎
用意二字乃其指點蓋　此事之運用惟主意土
右第一節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
河喻腹在下部坎水之上故曰河上姹美也女者離得

坤之中陰而爲中女也惟其靈而最神故曰姹女姹女者心之遊魂即離中陰日中烏下飾之太陽流珠也是物斂而上達爲聖爲賢功能生人肆而縱欲亡國亡家禍能殺人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靈莫靈於此神莫神於此火慾火陰火也當夫寂然不動一靈內養及其感而遂通奔騾如神況得火助火性飆疾則倏然飛去凡物之飛形氣用事尚有拂動之塵埃可見若是物則聲臭俱無非關形氣何見塵埃

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爲根

一若無形之鬼隱而難明一若變化之龍匿而無迹竟莫知收回存主之處故必制防則得所存主矣而制之之道其惟黃芽爲根乎黃芽者腎中先天元陽之氣至靜而始生者所謂鉛中銀也在中曰黃始生曰芽陰得陽配自不犇逸姹女之陰得黃芽之陽便是心之遊魂渾合元陽而得養也氣本是神之根故曰爲根

此處與僃大同小異僃只在腔子裏做工夫致知格物懲忿窒慾求全心量不撓於拘蔽于以心存理得而氣自養伊則於此中開徑路頗得神生於氣一意凝神入氣穴渾融神氣此時神養氣氣養神更無走作而心自存亦是使心先有所主以爲制之之法在孟子之養氣功在集義能集義則氣不餒而氣自養心自存而此於集義工心之事未嘗不汲汲然其大旨則在尊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烏有生不宜尊乎朱熹一精飲食起居無所不謹亦尊生事也今其致功於內渾合於中淘爲主要但不宜作貪生之想或至背養而涉於私耳

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自卵其雛不全

反言以明姹女之陰必得黃芽之陽乃安神須會氣無陰陽者陰不執陽也神不配氣如是則違拗造化之天而顯背生物之元何以望其鴻造大生乎牝雞自卵不雄而卵也其雛不全覆雞不成也物理如是申言孤陰無陽以見姹女之孤陰不交黃芽之元陽斷乎不全

此言男女暗指神氣詳味下文觀夫二字與得其符節語固是借男女以證明神氣

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

爲其孤陰無陽未連三五剛柔之配合也三五者木三火二爲魂與神之一五屬剛金四水一爲魄與精之一五屬柔中央戊己土五爲意之一五戊土剛己土柔是爲三五之剛柔也交則水火濟金木併有意土以爲之媒斯合而全矣是以能生不交則水火睽金木隔戊己無所媒斯分而散矣是以不生

交則合三五而爲一一斯圓而生氣勃如萬物皆從一處來也不交則無一無一何有萬

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火動炎上水流潤下非有師導使其然也

剛施柔化之妙乃天地氤氳交感道出自然而不外於水火二物試觀地二生火動而炎上天一生水流而潤

下兩相投合百折不回出於其性初非有使之然者

資始統正不可復改

蓋自乾元資萬物之始既以統天變化而各正其性命所以剛施柔化之理出於天地自然無可改移也

觀夫雌雄交姤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

天地然而萬物亦然試觀於物彼在外可見之形顯有雌雄在內不可見之性則雄者剛而雌者柔當夫兩情交姤之時專一不雜固結難解詎非交其三五神魂一五精魄一五意土一五而出於至誠專密者乎

得其符節非有工巧以制御之

為此道者於注下升上處但得其至誠之符信專一之節度取以為則而與之以至誠專密以交姤其姹女黃芽神氣便是將欲制之之法初非別有工巧以為制防調御之道也

此與賢賢易色意相似制字應欲制句

男生而伏女偃其軀秉乎胞胎受氣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壬本在交姤定置始先華

天地萬物既然而人之男女之生亦然當其始生之際男伏女偃陽覆陰載此稟受乎胞胎之中而得之於受

氣之元初也驗之溺死者亦復如其生時之伏偃可見非關教令而於交姤之始先固已一定安置如此　此十二句指出男伏女偃以見心腎宜交得之自然心在上部太陽也大局之男也宜伏而下注於玄關腎在下部太陰也大局之女也宜仰而上交於靈府

凡言男女處有三一指吾身裏一圈細分處之男女一指吾身外一圈太局處之男女一指在外形骸之男女如以心之中陰為姹女腎之中陽為嬰兒此裏一圈細分處之男女也以心屬離火為大陽腎屬坎水為太陰此又翻轉其細分者而指為男女乃外一圈大局處之男女也若男生伏女生偃則形骸之男女也以形骸之男女明我外一圈太局處之男女總見心腎宜交神氣宜併此其大旨也　看男女字樣勿與姹女女字蒙混　心太陽腎太陰此大男女也太陽之內有中陰太陰之內有中陽此小男女也故

心可為男亦可以姹女言之腎可為女亦可以嬰兒言之任其所指無乎不可亦必明乎其所指而後不混其說偃仰也臥剖而面上也

右第二節

太陽流珠常欲去人

太陽心也離火也太陽之流珠乃心之遊魂而屬木者木火同居上部據離宮言之則為太陽據遊魂言之則名流珠遊移不定曰流圓轉光明曰珠即日中烏珠中汞河上之姹女常欲去人者陳抱一云流珠為命寶本木魂之精寓神則營營亂思逐物遷化寓精則持盈難保撓念欲泄故曰常欲去人此從不好一邊說若論其眞正之功能無與匹故曰命寶

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堅 金

金華者兌金寓坎生華謂腎水中陽氣也腎水水也陽氣金也金水同居下部今旣上交於心而流珠得之便是水來剋制心火配爲夫婦金來剋制木魂配爲夫婦兩相和合不至去人矣由是水木火土金遞轉相因至金又生水化爲白液 男白精也 白液之中凝結晶瑩有核白液而微堅成質者則眞內寶之精英也

金華先倡有頃之間 斤 解化爲水馬齒闌干 根

申明上意謂此流珠 上部遊魂 得金華 下部陽氣 化白液而凝至堅者乃是先有下部金華 陽氣 之夫制此上部流珠之妻

游魂 木魂受制而陽氣倡始有頃之間化白液凝黃芽狀如馬齒瑣玕也

朱本作闌干形容其羅列也陳本作瑣玕書禹貢球琳瑣玕質珠也馬齒之喻如棗中馬齒莧亦借馬齒爲言狀其形擧之排列也 化水即上白液句馬齒即上凝堅句

陽乃往和情性自然 壬 迫促時陰拘蓄禁門

此又申明有頃之間所以化水而成馬齒者謂先倡時如其有倡無和則亦無所成就正惟上部之太陽爲神爲性者因其先倡於下乃往而和之此時陰情陽性遂相婚媾自然混合於是陰被陽迫陽被陰促於下部至陰之處此處有所謂禁門者所當力爲拘留藏蓄不使

纖毫泄漸而後能成馬齒闌干之功也

上言流珠心部之遊魂屬木此言太陽心部之元神屬火均之心部物也下部之金華以金上制其木使魂不復遊而能生此精水又必得元神下生爲之迫促爲之拘蓄而奇功乃成也時者倡和之時陰者下部至陰之處仍指下部腎水之陽氣之金也兩腎之中號曰禁門又曰西門大抵最下易泄之處最宜禁閉故爲禁門 有倡必和倡和是一時事二字緊對此往和四句又倒裝在有頃句前其行文能奇古與 迫之從之使上升也拘之蓄之使不下洩也 拘蓄禁門即前文結正低昂意謂於最低下之處結束完固始可以昂藏而上達也

慈母養育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敎勅子孫

此剖明上下部往來之故乃從五行相生處得此議論也其在下部也有金有水 陽氣腎水 金四數偶是爲慈母以

陽氣之金能生腎中之水是則慈母之施恩而善爲養育此子也水一數奇是爲孝子以腎中之水襯承金母養育之恩依依不泄以至液凝馬齒有所成就而圖國其陽氣是則孝子之承恩而能報母也此下部之一母一子以四而合一爲一五其在上部也有木有火 遊魂神火 木三數奇是爲嚴父火二數偶是爲所生之愛女一父一女合爲一五而女實生意土之五又爲一五乃木之子若孫也今使火制下部金 以神御氣 土制下部水 以意攝精 而木爲之督 魂神同類 是則施令敎勅使各效其能也

養育報恩二句順後言之蓋是下部之陽氣生腎水而腎水不泄以固其陽氣如母子之行慈行孝也

何以命下部之陽氣爲金彼旣配五行首之則金水自居一處列河圖之右方而能生北水者因西金也況此元陽本自乾金下注而得故直命之曰金母必生男老陰出少陽坤索乾而得三男之理也爻必生女老陽出少陰乾索坤而得三女之理也施令教敕卽前萬乘之主發號出令意

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

下部之金水（陽氣腎水）上部之木火（遊魂元神）與居中四應之戊己土（意土）此五行也五行之理迭與遞旺各據其旺處以相生（此就相生處說所以有母女爻子子孫之說）而亦未嘗不彼此互爲制伏生固生也（順行而生）制伏以防其太過亦所以成也（對衝而剋）是以火性足以銷金之太過謂上部之元神下注鎭靜下部之陽氣猖狂使不疏泄而木之榮也亦惟金足以伐其太過謂下部之陽氣上升拘留上部之遊魂奔逸使不飛揚蓋火卽神木卽魂上部之物金卽氣下部之物先用神火下注與金氣爲夫婦制伏金氣之猖狂使不至疏泄（便是始終神住玄關何制伏不過鎭之而已）如次用金氣上升與木魂爲夫婦制伏木魂之奔逸使不至飛揚（便是從後三關升至天谷以稍於上釜何制伏拘留之而已）如然後成其倡和而繼以追促之（使上升加以拘留使不下泄）自然化爲白液之水則下部養育報恩上部施令教敕之說也

錯王二句就相生處說銷金二句就相剋處說其但言金火者火在上部屬神金在下部屬氣所重在神與氣之下注上升也　如何配爲夫婦不過因火剋金之與木有夫主彈壓妻室之理而實與之和合交

好同心協力順從夫主不至外逸相與料理此臆內一家之事使之始有少有富有而爲苟合苟完苟美之計所期匪勉同心不宜有怒而我有自嗇亦以御冬者詐非夫婦之謂乎　慈母以下明其倡和拘追之法一以五行呑吠制伏之理有如慈母云云也看來紙是精神魂魄意五者圓象而鎭靜自能積精果氣故下文遂言三五與一　返之於身其功直捷筒易筆之於書其說類深與折推其意不過示以陰陽五行天人公共之理使人往復尋釋而自得之耳如使一語說盡不爲反復人便卑之還之親爲易易究竟不能收斂輕肆無成非所以爲教況事關性命微妙難窮烏得不鄭重言之乎人但勿以艱深疑阻直從簡易積功斯得之矣　此事不難於知而難於積帝王之所天永命聖賢之修身立命此事之養性延命總不外於眞積力久而已宜程子以爲三難也

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　陳

其要不出三五與一之法上部木火（魂神）一五下部金水（魄精）一五中宮土五（意土）一五合上中下三五相與混一卽收四者而歸中攢簇五行和合四象也舉衆紛而歸於眞一乃天地元始至精之理生人生物無不由是本是玄祕宜密不宜宣也

朱註與銷爲也然與字自佳有相與意三五旣是三項唯恃意土相與合之而爲一後人有三家相見之說　河圖五行各居其方然以左右兩半觀之則木火居左自爲陽生之一氣金水居右自爲陰成之一氣故天之生人也木魂與火神合居上部而其爲三爲二之生數適合一五金魄與水精合居下部而其爲四爲一之生數正符一五若其中宮之意土自成一五修持家病得此意是以有三五之說早已約五行而三矣然三五不交終屬離分是以有與一之功謂以中宮意土之五驗合上下二五源而爲一是又約三而一所謂返本還元也

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循卯酉隔界主客二名

及其運行是氣法當用逆主客相和又至要也下泄爲順上提爲逆定位者爲主流行者爲客人之一身以形體之定位言之有不動之子午卯酉南北東西下部之尾閭爲北爲子亦即以爲酉酉蓋兌金與坎水同屬右方可通言也所以金水合言一五有扶同之義上部之泥丸爲南爲午亦即以爲東卯蓋震木與離火同屬左方可通言也所以木火合言一五有相成之理此如地盤不動若以功夫之逆轉言之有流行之子午卯酉即水火木金精神魂魄本支子午卯酉四字亦言其運行者觀轉字旋字可知此則如天盤旋轉無晷刻之停以之加於地盤漸移漸易以至於顛倒

而又復初也今日子當右轉子立於南而將右轉也謂子中之水金精魄從後三關升至泥丸立於南方至高之火地勢將旋轉向右而下此時流行之客水與定位之主火合於一處而相濟矣其曰午乃東旋午立於北而將東升也謂午中之木火魂神從前三關降至尾閭立於北方極下之水地勢將旋轉向東而上此時流行之客火乃與定位之主水合於一處而相濟矣夫子南午北自然卯酉西東東與南皆上部西與北皆下部東西南北乃地主之不動者子午卯酉乃遊客之住臨者然則卯酉木魂金魄雖懸隔其東西本界而今則各以客而臨主使木之遊客配金之地主金之遊客配木之

地主豈非主客交會而名爲一主一客乎當値也與下何乃字呼應惟値子右轉時則午乃東旋矣子從北左轉六位方至南而右轉及其右轉則又歷六位而復初午從南西旋六位方至北而東旋及其東旋則又歷六位而復初子若不行至午位何由右轉午若不行至子位何由東旋卯若不行至酉位酉若不行至卯位何由有對隔之本界故右轉立午位也東旋立子位也隔界則言其互換而對隔本界也總之本支子午卯酉四字是流行旋轉之天盤右字東字與所隔之界是定位不動之地盤天自東至西從左旋右謂之左旋從起處言也日月右旋亦從起處言也若木支之右轉東旋則據河圖之中分陰陽兩半而別其西半爲右東半爲左也

龍呼于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飲去聲食音嗣俱相貪便平遂相銜嚥咀嚼相吞

夫惟主客交會木金和合其爲木龍金虎之呼吸彼此

貪吞而不至離散可知謂魂魄團聚呼吸相積也龍卽東卯之木魂虎卽西酉之金魄呼者舒其氣於外龍之所爲魂陽主呼龍呼於虎者魂出其氣以交於魄卽今呼而將吸接頭處也吸者斂其氣於內虎之所爲魄陰主吸虎吸龍精者魄收其精以交於魂卽今吸而將呼接頭處也此二句分言呼吸當其兩相交付關通則爲飲之食之而俱相貪便也謂如解推而予者然也當其兩相承接遞代則爲銜之嚥之而咀嚼相吞也謂如領受饜飫者然也此四句又總言呼吸總明魂魄之互相吞益循環無端而無匱乏仳離之患也

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 天音汀

熒惑火星太陽之餘氣蓋指上部元神而參以遊魂之邪火者西金方下部也太白金星太陰之殺氣蓋又指下部元陽之氣而參以白虎之猖狂者守則火守金神交氣魂提精也太白經天者金旺不伏謂氣得神而旺充盈上部也殺氣所臨何有不傾者旺極則龍戰相爭全變殺氣謂腎中金氣旺極必至泄漏傾危也此又明神氣足而邪易侵最難保護以示其戒而起下文保慎之法也

不言太陽而言熒惑不言金而言太白蓋舉其同類而異於正者言也〇天文書曰太白乃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謂晝現於上也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爲不臣兵起也〇甘氏星經云太白經天猶如織經之往來蓋天以南北子午爲經過此不伏則緯其經矣故曰經天

狸犬守鼠鳥雀畏鸇 旃 各得其功何敢有言 韻

當此之時專心固守如狸犬之守鼠惟恐其內竄而不爲我有如鳥雀之畏鸇惟恐其外攫而并失其爲我兢兢業業各欲得其求全之功方且潛藏淵默何敢動於聲臭而稍或惹是招非

何敢有言狀其愼密也

不得其理難以妄言 韻 竭殫家產妻子飢貧

天地日月陰陽五行配合升降皆理之象得所則行則家國興隆昌熾孫宗不得而妄言則生理日耗內顧多憂

自古及今好者億人訖不能遇希有能成厥求名藥與道乖殊 韻

機緘實難非遇明成若夫外之金石草木非類無情用以療疾名藥也而非大藥喻於丹道乖違殊異後志廣求又奚益哉

右第三節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

丹砂心也木精魂也丹砂中之木精乃是心中之遊魂 屬震木東方爲青龍 必得下部之金 腎中元陽之氣屬兌金居西方爲白虎 夫妻相配相資爲用方不馳騖故曰得金乃并

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列爲龍虎

夫金居下部木居上部何緣而得并乎所恃金之與水合處於下既已同爲一五而合於土 金四水一 木之與火爲侶於上亦復同爲一五而合於土 木三火二 是彼此俱懷真土而可以混合者惟使四者混沌於中央而後木精爲龍金氣爲虎兩相對列而以意土爲之媒合也

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爲父肺白爲母腎黑爲子離赤

為女脾黃為祖子午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
上部木龍陽也其數三下部金水陰也其數四三與四
配土不成故常隔界不列一處然上部木火為父為女
下部金水為母為子本具意土而又奉土五之祖以相
生相養原係一家眷屬非如異類殊族之彼此徑庭也
有如肝青之木數三陽也以陽生陰為火二之父而離
亦之火為其女是父女合化一土(木三火二成五)便可類是意
土以火制金而奉父又如肺白之金數四陰也以陰生
陽為水一之母而腎黑之水為其子是母子合化一土
(金四水一成五)便可類是意土以水生木而成母况又有脾黃

之土(自五)鎮居中央而為四物之祖無所不入乎是以子
水生時攜金而上午火降時帶木而來子午為行功升
降之最始而此木火父女一物金水母子一物土祖一
物此三物者乃一家眷屬彼此相資而總會歸於中土
以收其功此其所以得幷也(玄關)
陳顯微曰金木甲庚相資為用者彼此懷與土也金
四與水一合化土五木三與火二合化土五雖東木
之龍西金之虎東三西四奇偶不齊及乎分作三家
合成一舍則都歸戊己矣　通節明龍虎之合全賴
意土而究其歸宿藏在中央　相分有龍虎統言只
神氣龍虎一慨上卽是神與氣以意合也　三物一家
卽三五與一意只是精神氣神圓能不散　木文肝青
肺白腎黑離赤脾黃等字樣止是借五行之物以顯
五行之理意不在五藏而在精神魂魄意也　心知
猶以離字代之離為中女不欲直斥靈府所以浮之

也　附論木魂上部而五藏之肝木御位反在下而
隨則沈金魄下部而五藏之肺金御位反在上而體
則浮此互宅之理也然肝木之脈繫於左脇肺
金之脈繫於右陰拊脅北又河圖震巽在東兌乾在
西之方位仍不失其為上下也　木魂與神同體而
兼則藏肝木落歸根乾道下濟也　金氣與水同體而
統攝於肺氣火上騰坤道上行
也上以下為宅下以上為宅

右第四節

剛柔迭興更歷分布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幷會相見
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於卯(殺氣且臨東卯)八
月麥生天罡據酉(生氣昏據西酉)子南午北互為綱紀一九之數
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于子
此言共運行也龍虎身之木金(監氣魂魄)子午身之水火(南神)

北精木火剛而在上(東木南火在圖列左方於人為上部)水金柔而在下(西金
北水在圖列右方於人為下部)今則運之而顛倒升降是謂剛柔迭興
卽是斗柄(心目)更歷周天(周身)分布其氣也(此二句統言)其迭興
而顛倒也以木金言則龍西虎東互易方位彼斗罡居
天盤辰地常依青龍七宿斗魁居天盤戌地常依白虎
七宿(罡卽斗柄前三星所指者吉魁卽後四星所臨者凶)當龍虎互易則罡且建
立於西酉而魁且緯織於東卯矣(二月之昏斗罡建卯至平旦已更六舍而魁又臨卯以緯之八月之昏斗罡建酉至平旦已更六舍而魁又臨酉以緯之)故曰建緯卯酉
酉主刑而龍以德會之卯主德而虎以刑會之一主一
客一刑一德平分各半會於一處是謂刑德幷會陰陽

相見不多不少豈不和平歡喜然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者并會宜防危險勿恃生起而不慮伏殺即如二月陽春本屬生起御因魁且臨卯而榆落是生中有殺最宜防慎八月秋陰本屬伏殺御因罡皆據酉而麥生是殺中有生宜深保護以水火言則子南午北亦復顛倒交易互爲綱紀其間陽生於一成於九一乃北方虛危子宮九乃西方金位○以一日言子時陽生必至第九申時申酉之間日落入地陽數至九而極極則復起於一是謂一九之數終而復始何圖可見然則功夫大要惟當含元於虛危北方七宿虛危居中正臨子位借喻人身下部之正中處而使之播精於子子卯虛危地止從一處起也

陳致虛曰虛危之次日月合璧之地一陽初生之方龜蛇蟠結之所故太乙所含先天之元氣其與精遇子則播施此復應前文子午行如之義○又曰德與生卯半時得藥之比刑與殺則頭刻失喪之喻入室之際近須防危應陰春旺之時何物不生而榆莢死者德中防刑生中防殺也秋肅之候何物不銅而藏麥生者刑中有德殺中有生也是書歷歷言之惟貴得先天之氣爾○劃故西京雜記董仲舒曰陰陽雖異所資一氣陽用事時氣爲陽陰用事時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對如一鼎之水未加火時積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應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隱耳薺麥怖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

陳顯微曰自子至巳爲乾剛自午至亥爲坤柔纖此法與之理則自然龍酉虎東子南午北建緯卯酉生起殺伏亙爲綱紀各得其時矣二月本生起而酉酉臨之故榆死歸根八月本殺伏而東卯臨之故葬麥發生自酉卯順行九轉然後見南方之子自東酉逆行九轉然後見北方虛危此一九之數含元虛危播精於子者朱子曰龍虎子午交錯方位

如猗遭逢睹其端緒以類相況揆物終始五行相剋更爲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秉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泄得爲成道立竿見影呼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至象如其詳審遂遇睹見頭緒顧此身物類而相況天地日月陰陽五行因揆終始自無而見則始自有而隱則終而終則復始斯得之矣夫五行之互相剋制此中便有陽父陰母如木爲陽父生火女因而剋制其金母陰含滋液如金爲陰母生水男因而扶植其木父使主秉與陰母乃含育其父之滋液而陽父則以其滋液秉與陰母而號其含育夫而後凝結精彩流貫形骸便如金石之不朽而其要則在愼審專一閉藏不泄乃得完成此道諦其實有可據正

如立竿有形自然見影呼谷有聲自然傳響其感應靈
捷乃天地之至象可不易哉此正言以總括前文也
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得俛仰當此之時
周文揲蓍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巫咸叩鼓安能令甦復起
馳走 祖
如其不然皆欲紛糾毒猶野葛疏泄縱肆害如巴豆用
此則自戕性命雖至聖不能知其吉良醫不能起其死
神巫不能禱其生可不惜哉此反言以收結通篇也
野葛本作冶葛非野生之謂王充論衡云冶地名在
東南廣人謂之胡蔓草亦名斷腸草滇人謂之火把
花岳州謂之黃藤卽鉤吻有毒不入藥 李中梓云
巴豆辛熱稟陽剛雄猛之性有斬關奪門之功氣血

未衰積邪堅固者鍼有神功老眾盧醫之人輕妄拔
之禍不旋踵 廣輿記扁鵲姓秦名緩字越人寓於
盧卽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地少時爲舍長舍客長
桑君過扁鵲厚遇之長桑君乃出其懷中方密與扁
鵲醫遂著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往公
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
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越人至曰疾在膏肓之間攻之
不可達刺之不可及公歎曰良醫也 晉景事見左
傳成公十年 陝西漢中府城固縣有扁鵲城世傳
扁鵲嘗居此 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神明降
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按此巫咸蓋古之靈巫名
咸者非殷太戊相之巫咸殷相巫咸子名巫賢相祖
乙爲商
世臣

右第五節

後序

郁國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樸素不樂權榮 形 栖遲僻陋忽
略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晏然閒居乃撰斯文
鄶國鄙陋之夫深山無用之士語其性生則樸素是懷
而內重也權榮不樂而外輕也志既如是事亦因之是
以語其立身則棲遲幽谷之僻陋 應幽谷句 忽略權榮之利
名 應不樂句 執守樸素之恬淡 應挾懷句 而又希幸時世之太平
合此身世得以晏然閒居爾乃撰述斯文
朱子曰魏君實上虞人當作會稽或是魏隱語作鄶
栖遲詩註遊息也蓋相息遲緩有優遊意希少也
以爲少而幸之
故稀有幸字意

欲序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共論務在順理宣耀
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爲歷萬世可循
其詩歌而敘述者乃是大易中伏羲先天圖以及文周
孔三聖之遺言蓋嘗詳察其旨意趣味而以天地與我
身心合一統同共爲論說務在和順陰陽之理布宣明
耀在我之精與神 氣亦在內 共間神靈變化流轉周遍由身
及世使得四海和平故表以爲歷而萬世可循
歷猶書也歷紀歲時節氣之數言其所歷者故凡按日而行之書皆可謂之歷
序以御政行之不繁 焚 引內養性黃老自然 恁 含德之厚
歸根反元 邪 近在我心不離已身抱一毋捨可以長存配

以伏食雄雌設陳四物念護五行旋循挻除試都八石棄
捐均審用成物世俗所珍
循其序述外而御政自然端拱垂裳行所無事何繁之
有內而養性則得黃帝老子自然之道恬淡虛無合於
元始由是包含充裕全在歸根返元而事屬身心至近
不離寧外求哉果其抱守與一始終無捨歸吾根而返
吾元而神可長存矣夫抱守者靜存以立其體伏食者
運動以致其用於抱一之餘配以伏食之法伏謂制伏食謂取所
設陳雄雌凡吾精神魂魄之四物念念保護念即意也意屬土周
行因者便是身內五行故下接五行句一依五行之旋轉循環則心與身

俱得之矣抱一養心伏食養身若夫武都雄黃之屬號為八石煉
治服食去道甚遠所宜棄捐而挻除之而有時審其功
用擴為鑪火之術亦能乾汞成銀煉白為黃此固世俗
所珍而非仙家所貴豈汲汲哉
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出雄黃
羅列三條枝莖相連錄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句諧
偶斯文殆有其真礫硌可觀均使予敷偽卻被罪愆愆命
參同契微覽其端丁辭寡道大後嗣宜遵
三條或指精氣神三要或承上養性伏食用物三事或
指所撰上中下三篇皆意貫通如枝莖相連同出太極

而異名以別之羅列有三實則一門而已其間隱藏至
理晰無虛贅端緒微陳而道該天地所宜遵也
委時去害依託丘山生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化形而仙淪
寂無聲
此下於敘述中嵌入姓名意分正伏委時去害者棄置
塵寰不受牢籠依託丘山者棲遲巖穴寄此幻軀循遊
寥廓者游心曠渺託志虛無與鬼為鄰者返本還元神
靈莫測化形而仙者脫盡陰霾陽神明明淪寂無聲者
隱淪寂處不事聲華而又上天合載聲臭俱無也
委鬼伏魏

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斤
神氣長存聚散自由
百下有白配人為伯
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厄際水旱隔并冰
傾如海上孤鴻雲間皓鶴徧遊六宇敷陳句凡天傾西北
地缺東南一覽而盡東傾句而又曠觀歷劫若堯湯水旱
懸隔并見任彼倉桑無能陶鑄湯遭二句
陳字傾去西南角之東所餘惟阜湯字遭旱而無水所餘惟易阜與易合而為陽則其姓名之魏伯陽也
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形各相乘負安穩長生
直至天荒地老物盡歸根各有扶持無復傾危

百世邀遊等語儒無是說然亦只是至誠無息便得高明博厚悠久與天地同其體用之意人能內重外輕昂地自高此朱蔡諸賢之所以惓惓也若其度匿之辭譬況之詞自成一家不足深論

何字木旁餘可矢字樂謝惟矢借口成可知二支各字右旁去貝安字取女合生詞前支所寓可知姓名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三終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東漢青州從事徐景休著
三原袁仁林振千註
受業王德修參訂

箋註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

朱子曰乾坤以宇內言之則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陰陽變化交易變易萬物終始衆卦起伏皆在其間以人身言之則乾陽在上上部坤陰在下下部而一身之陰陽萬物變化交易變易終始衆卦起伏皆在其間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也凡言易者皆指陰陽變化而言在人則所謂

金丹大藥者也然則乾坤其鑪鼎歟

易便指坎離言坎離於乾坤中出入升降猶其門戶惟乾坤破體互交乃生六子又互重得六十四卦皆乾坤所生故爲衆卦父母　金丹者丹指心金言其堅八光明身內陰鬸全消純陽顯現便使元神堅充丹府如金故名金丹大藥者以其能使神氣長存迥非凡藥可比故名大藥　鑪鼎者取象外物鑪爲蓄火之具鼎乃烹煉之將惟爐火可以炎鼎而鼎藥實資鑪火乾坤鑪鼎者合上下部言之若求其處一身之正中乃玄牝上下虛無空刹地也

坎離匡廓運轂正軸

衆卦惟坎離爲大用其周流於乾坤匡廓之中猶之運轉虛中之轂周環升降無時或已而乾坤以其虛一不二者除正其軸有以持於至中也

朱子曰乾坤位乎上下而坎離升降於其間所謂易也　乾之陽剛坤之陰柔精氣中交爰有坎離坎離在天為日月日月交光運行分為晝夜寒暑以成歲時是之謂易則坎離固乾坤之大用而乾坤乃其出入之門戶語句前後頂承　在人之坎離則心腎呼吸生來運用者是也　以心之元神降於下部正中則是陽入陰中而成坎矣以腎之元氣升於上部正中則是陰入陽中而成離矣是為陰在上陽下奔抑以腎中元陽之氣升於上部正中則又可為陽入陽中而為乾矣任其所指而無乎不可正不得膠柱論也　匡廓猶言推猶指乾坤之大廓謂其匡正而參廓也　轂乃車輪之心在轄與輞之內而實虛中受軸外持轄輞以共為運者也輞為一輪之澀主運於外有似乾坤之匡廓轂為一輪之心主運於內有似坎離之受轂而軸則更貫於轂中皆正以牢夫動者蓋太極與人心之謂也　惟坎離二物運轂不停而後衆卦陳布其間故於衆卦中獨言坎離即契首準坎離冠首意

牝牡四卦以為橐籥

朱子曰牝牡謂配合之橐籥橐籥其管也　謂吾之乾坤鼎上下坎離心腎呼吸此四卦者氣本交通變易今則默運吾意順其牝牡配合升降上下以為鼓動之橐籥而無時或已焉

橐籥者冶人鼓鑄用以斂氣感風與發鑪火之具蓋橐之蓄極而必洩於籥籥之洩極而待蓄於橐循環不已有似乾坤之闔闢日用之盈虛消息之呼吸心腎之升降　乾坤橐籥之體坎離橐籥之用坎離鼓動於乾坤之中又合為一大橐籥于所謂震兌乾巽艮坤乃橐籥運行時之呈象到下交律歷句丙始見　自尾閭升至天谷乃初中來三陽為貸兌乾如橐籥之舒徐而出現自泥丸降至上炁乃符中末三陰為巽艮坤如橐籥之殿凝而入斂　較軸喻其用牡升降橐籥見其闔闢相乘　門卦即言乾坤坎離牝牡而配合之便是契首兼四有混沌竟入虛無意若夫納甲法本是六象何得外乾坤兩川出震兌巽艮

為四卦故朱子詭不用古聖人制器尚象必有取於天人之際安知橐籥之制不始於吾身故即以我之升降命為橐籥以漸現夫六象而周環焉

覆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銜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歷紀

朱子曰此言人心（本文中字）能統陰陽（本文外字）運轂軸（本文數字）以成丹也中謂心外謂氣數即下文六十卦之火候也其鼓吾橐籥也在熟悉陰陽之道覆冒而總括之而所謂陰陽之道者何有其宰於中者有其運於外者即有其自然而為數者蓋運行吾氣氣固外也必先凝渟淵默虛靜其心處於大中至正之本位以為之宰於是按月律而行視歲歷以積得其升降自然之數以為制御吾氣之準正猶工之準繩墨而正規矩御之執銜轡而隨軌轍莫不處中制外求合度數豈吾神明之事其橐籥之動轂軸之運不在律歷以為紀哉所宜詳之如下文矣

覆冒總括也總括大天地之度數為吾小天地運行之準則蓋倣大以為小而即小以準大也　陰陽何道此句內已包處中制外律歷紀數二語蓋其體則處中而為用則有數中字數字乃其所重御於引喻後出之而以喻謂積輻於中準為一兩意自見　處中正軸也制外運轂也律歷紀數橐籥事也　準繩墨執銜轡工與御之靜處中也正規矩隨執轍乃其動制外也　給工御亦有用律歷之處即其事分陰陽向背尺寸長短抑揚挽轉皆有律歷意而此只舉其顯然共見者明吾內事　律歷所紀乃乾坤坎

離自然之數道法自然正我所當準而用者數字卽契中順節之節字節中有數積數成節故下文便謂節字而所謂五六經緯者乃其數之錯綜也

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幷爲六十剛柔有表裏

朱子曰月以五日爲一節六節爲一周兼晝夜爲六十以配六十卦晝剛夜柔剛裏柔表蓋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爲鑪竈丹藥所用以爲火候者止六十卦也　夫所謂律歷紀者月日是也月占一律（如黃鐘大呂等）律也日歷三十（自朔至晦）歷也月中五日一候（時周六十）六候一周（時周三百六十）此月節也以五爲經（其顯著流行統夜而爲日者節之以五是其經也）以六爲緯（因有夜爲之配合隨從而緯之以六是其緯也）一經一緯五六三十月事以

終乃宇內自然之數而我卽奉日（晝夜）使卦合日之兼夜而配以卦之六十曾不用爻象之陰陽而惟視其配乎晝者爲陽剛爲內卦爲在裏卦從此起也配乎夜者爲陰柔爲外卦爲在表卦由是起也

月節二字已將五日爲候六候一周意包括在內故下只說有五有六　五者陽之中數晝主之六者陰之中數夜主之五六者陰陽之在中而爲用者也卽此一日晝夜之不離陰陽之相麗五六之相比便知月內必至五日而候又必至六候而周蓋五爲經而六爲緯合年月日時而無不然也　奉日使者奉此經緯之日而用兩卦奉此經緯之日之月而用六十卦也　日兼晝夜便一分爲二而用兩卦月幷六十便三倍爲六而蓋六十卦　晝屬剛明卦從此起爲裏而內其卦夜屬柔晦卦由彼起爲表而外其卦此因句連環遲抽文義貿與　既云奉日使矣下必註明剛柔表裏正見卦雖配日亦但從晝夜陰剛柔

分表裏似不在爻位陰陽也

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者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

朱子曰此六十卦之凡例一月而一周既未濟晦日之卦朔既濟暮未濟也爽謂生明之時　自朔至晦配屯蒙而及既未依經次序分屬晝夜兩兩相從終而復始乃一月用卦之例

第一節　屯蒙　需訟　師比　小畜履　泰否

第二節　同人大有　謙豫　隨蠱　臨觀　噬嗑賁

第三節　剝復　无妄大畜　頤大過　咸恆　遯大壯

第四節　晉明夷　家人睽　蹇解　損益　夬姤

第五節　萃升　困井　革鼎　震艮　漸歸妹

第六節　豐旅　巽兌　渙節　中孚小過　既濟未濟

朝暮乃陰陽相反之時屯蒙乃兩體倒置之卦取以紀其用陽用陰之異得其大意忘象可也張平叔曰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羣爻謾役情　此六十卦惟頤大過中孚小過四卦顚倒不得以初上兩陽爻包內四陰大過以初上兩陰爻包內四陽而中孚兩陰爻在中小過兩陽爻在中顚倒只成原卦其餘五十六卦此是二十八卦合乾坤坎離與頤大過中孚小過雖倒之八卦爲三十六宮也　接初一屯蒙十

六晉明夷此二日陰陽始萌以之配合恰似程文序列不為無意於月光者

日辰為期度動靜有早晚朱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書

朱子曰蓋逐日用功時刻之早晚也春夏謂朝秋冬謂暮內體謂前卦外用謂後卦此亦六十卦之凡例前篇前字分更屯以子申蒙用寅戌回以納甲之法盡發之回字今更大率一日所用子午卯酉四時而已　日之辰十有二其前六辰子丑寅春也如用正卯辰巳夏也配為前卦據為內體主乎陽動後六辰午未申秋也酉戌亥冬也配以後卦當夫外用主乎陰靜總視一日早晚之辰取其

子午卯酉為一定之期可循之度而因之動靜乃逐日用功例也

上文謂旦晝一卦暮夜一卦俯是能倆言之此復指明旦晝始子終巳暮夜始午終亥乾二六時兩半分開以見前陽後陰前內後外正與剛柔表裏之說相應再以二六時四分分開其前卦初爻當子為春之始四爻當卯為夏之始後卦初爻當午為秋之始因爻當酉為冬之始乾其分出春夏秋冬而豐其建始正合於魏君子申寅戌之說而知其注意於子午卯酉四時也凡卦以內三爻為內體上三爻為外用今則合兩卦用之便以前卦為內體後卦為外用如屯是內體象是外用之類備卦為說示人界限王卦爻吉因不一置象知其意不在卦其以子後六時當春夏為朝午後六時當秋冬為暮正如三代周室之四時取天開於子為處首也周時丑辰未戌四土位列四時之中其係四行綪出不純固不及夏時之純正而以寄旺之土既其後也按寅申巳亥因位於用為四時之季於夏為四時之孟以後交

賞中陰陽進之言觀之亦為事中所重然只各一說以通其意欲人之圓通善悟返入身來而自得之也彼以幽隱示人立論不必盡同讀者正須善會

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理

前言逐月之終始逐日之內外此即言其致功於始終內外者當子午陰陽之始為日之春與秋則應乎王者春秋之賞罰舒斂與用而子午有養矣卯酉陰陽之盛乃日之夏與冬斯順乎天時寒暑之昏明洗心無事而卯酉有養矣至所値爻辭縱有陽仁陰義之不同俱宜勿論而惟隨此時刻指上春秋寒暑發為陽喜陰怒指上賞罰昏明一

舒而一斂焉能如是應夫子午卯酉之四時則身內五行若魂之木神之火魄之金精之水意之土各得其培養之理矣

上既指子午卯酉為春秋冬夏此便以春秋寒暑指其同時寒暑即冬夏便叶韻耳應春秋應子午也順寒暑順卯酉也賞罰昏明仁義喜怒不過陽舒陰修之旁影字面借以見舒斂意功夫主順只在應春秋順寒暑二句至爻辭所言跌岩出之謂爻辭雖行陽仁陰義之殊究不必聽總爻辭只去隨時喜怒如上賞罰二句則五行自得其理矣應者分頁各應也順者一意委順洗心無事也行者其所自有乃存而不論之辭恐人拘泥爻辭特提出此句跌入下句耳發者自我心發動謂用意也隨時發喜即上春之行賞而子時之開紆也隨時發怒即上秋之行罰而午時之收斂也而昏明順寒暑意亦在隨時二字內爻辭兩言爻法最若上句平平帶來不與了總至下句更互發前已將上句轄綜繳過善於兩面

俱到中後重則前輕此伸則彼屈皆不用半字依局而空中樞勢自能如此洵簡古妙法

右第一節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朱本無之象二字）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

朱子曰此引易而釋之以明乾坤坎離之用言乾上而坤下離降而坎升也乾坤二用謂乾用九坤用六九老陽六老陰也　經言天地卽吾身上部乾下部坤之大局也言設位卽吾上陽下陰兩相配合也言易卽吾坎離交姤心腎互輸在裏之局也夫是坎離者本屬乾坤

互用其中爻彼此互換而成而此坎離之中爻乃卽乘權主事爲乾坤之二大用

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荒）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

朱子曰乾坤二卦六爻九六各有定位（如人形體上下）惟用九用六無定位（如人精氣流行）而六爻（乾坤）之九六卽此（坎離）九六之周流升降也納甲之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艮納丙兌納丁皆有定位而坎納戊離納己無定位（居中四應一如中宮土德）董六卦之陰陽（震兌乾巽艮坤）卽坎離中爻之升降也

朱子曰二用云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卽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

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　乾坤六位常虛乎虛靜而待坎離之陰陽運用於其間用於初則爲震巽用於中則爲兌艮用於末則爲乾坤初不自呈其象而用非是物之周流故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　其來而上也時震時兌時乾其往而去也時巽時艮時坤如是其不定而無常也此其所以爲大用吉此以見心皆之宜運情氣之宜交在我之坎離無時可已凡以實我之六虛而永長我六位之乾坤也　挨次往來何時休歇此所以不定也衡序上下隨處坎易此所以無常也　以八卦納甲言之干有十而卦則八就中乾坤包括兩頭納去甲壬乙癸占定東北二方震巽納庚辛艮兌納丙丁占定西南二方此四方八箇天下已爲六卦所占至坎離所納戊己惟只居中四應初無方位可屬以六爻納卦中吉之卦有入而交則六就中初變則呈震巽之象中變則呈兌艮之象未變則呈乾坤之象又無爻位可屬然究其呈象皆坎離爲之故曰無爻位而行六虛卽契中坎離復古之說

右第二節

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易於何見正於象之廢更而見其易也故曰易者象也夫宇內高懸廢更之象而極其顯著昭明者孰有大於日月乎引此以明日月爲易之意

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更始

而日月各有數相乘然後更番終始以成變易就日言之日太陽陽數中於五故曰主五而衍於十幹有天干之五行以紀之（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各分陰陽次第布之北辰扶助厥用乃行）就中陰陽雖判止屬天位之比有究不能離坤地獨

運于是五必乘六得數三十而一月因之至所衍之十又乘夫六而日窮於六十六甲終於癸亥必周諸兩月而後復始焉是日之陽實合五行以爲數也就月言之月太陰陰數中於六故月圭六而衍於十二爰有地支之六律以紀之六律裁六呂爲十二律以應十二支如黃鍾子大呂丑之類亦復各分陰陽次第布之而土循居四隅旺四時相與比肩扶助流行爲用就中陰陽雖判止屬坤位之比肩究不能離乾天獨運于是月必承五月數三十必至兩閏月而後終日之數蓋日一而月二也蓋日止一氣趨至六十月必兩晉晦朔而始周是數其自去相乘六其六而得一歲之三百六十六其十二而得一歲之七十二候而月之事亦周而

復始焉是月之陰乃受六律之紀以爲數也夫以日之五乘月之六得五六三十日而一月會遇之度已竟追其度克更始娩繼次月而其爲數不外五六可知一二爲陰陽之體其數始首五六爲陰陽之用其數居中居中所以立極故運行必以五六爲準或問天干二土地支四土何也曰陽土一一故分二陰土二二故分四易首之陽數中五五乃中宮土位天五卽生土是天土純一也陰數中六六其中宮土位又有地十成土者與六一岐出是地之土二而雜也於是以陰陽分之干之土二而支之土四也今觀成數之六七八九其間各有五土在焉是四時之流行必不能離土以成化而木火金水之後卽繼以辰戌丑未之四土此正出於自然而無容強者蓋惟有四土而後地數之中於六者得倍六而十二而干支相配亦得至六十而一終也

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

窮究日月之神靈備知其變化大抵陰陽互相來往有盛衰有升降無始無窮極論其陽則自震而兌而乾論其陰則自巽而艮而坤正如輻之內輳於虛中之轂而四面旋轉也輪之外運於廣莫之地而上下無窮也觀其有出必有入有卷必有舒而吾身之火候視此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

易之卦六十四爲爻三百八十四就中乾坤體也坎離用也除此四卦二十四爻所餘爻位三百六十正與一月之三百六十時相配我便據依卦爻日時摘取其子午卯酉之符信以爲致功之準是則火符非他卽謂此

六十四卦也計所用六十今必舉全數者無非乾坤坎離之事故就言也易字卽從上文來謂窮究日月陰陽之神化因已往來輪轉出入卷舒交易變易而爲易矣雖我之功亦必據易推行而莫外也

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撣持雄陽布玄施雌陰化黃包乎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衆夫蹈以出蠕音軟動貌動莫不由移

朱子曰此書之法以一月爲六節分屬六卦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六十時周爲一節故言朔旦則言始用事而爲日月陰陽交感之初此實一篇之要言

而雄陽布互施雌陰化黃包又一節之要處他皆以明此耳　蓋言陽生於靜功之首也晦屬坤終（陰極）朔爲震始（陽生）受符則乘權矣（人之晦朔即靜坐守中凝神入氣穴時人之震來即至陰含陽靜極陽生時）斯時上天下地交媾精氣（外一圈上下部交結）中宮日月合璧探持（裏一圈心腎注射）雄陽（上魂元神）則注下而敷其互妙雌陰（月魄元氣）則承上而孕於黃中二氣絪縕時方混沌樹立一月之根基培養六象之鄞鄂要不外於凝神（二字點睛）交接以成後此光輝之軀魄是以百昌從出而羣動由生

斯字正指亥末子初二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揮與探同互施互妙之施化指其妙合而凝不可盡圖處也黃包黃中之包裹即黃與黃芽乃所生之元陽也權輿始也衡始於權車始於輿秦風不承權輿言不繼其始也鄞猶垠界限也鄂猶萼蒂也衆夫於月體爲六象於宇內爲萬物於人身爲百骸蠕動在月體則光輝在宇內則羣生在人身則生氣白虎通晦至朔旦月受符而復行

右第三節

于是仲尼贊鴻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關雎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

朱子曰於是加修煉之功如聖人之作六經皆有所託始也　謂在我之功正如易首乾坤其鴻濛未判之先德在洞虛所宜虛無而寂靜也書稱稽古帝即當我之元神眞宰於以爲關雎之好逑冠婚之紐合（二句即雄陽雌陰意乃其所重）建始厥功而氣得其和斯時元陽發現含芽滋長乃即在我之元年冬至子時也

此等處不必目爲附會須知眞能專一之人隨處起悟正如張旭於公孫大娘舞劍自可悟入書法

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屈伸以應時

乃知聖必參天其立德垂訓一皆上觀天行顯其符節而在天之進退循環在我之屈伸互用天人相應未嘗或爽

天符者天之符信節度如日月交光之軌則前文掎符受符與此相應

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兆）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

朱子曰此又以一月爲十二節以復臨泰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爲序每二日半（三十時）爲一節復之內體即前六節之震卦也長子震也父乾也母坤也　乾帷天符之進退循環故易之大統起自天心天心者退之終進之始乃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此見端其卦名復爲一陽始萌之象也是卦也五陰一陽內震外坤震爲長子繼乾父之體陽剛漸進而因依坤母以立兆基由是而息者六消者六應乎黃鍾大呂之律而升之六位據斗樞之自子而巳降之六位據斗樞之自午而亥蓋易行周流於一日之十二時一年之十二月固然而一月之十二節亦然也

返身而觀復見天心即是陽生下部是爲因坤土立基而納上部之乾父者於是消息循環應乎鍾律而

爲升爲降則惟據心目之斗樞以普其運行也

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常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

此又承上震來受符言之以明月內六節之事　朱子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是名爲爽乃一陽震象而昏現於西方庚地也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蓋受二陽之光二陽兌象而昏現於南方丁地也此時陽魂陰魄平分各半其直如繩十五日第三節之終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盛滿三陽乾象而昏現於東方甲地也

返諸身西方庚地下部也此處陽氣初生命曰金又命曰鉛於其強毅而易猖狂者命爲白虎皆西庚故也南方丁地東方甲地上部也

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芒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

朱子曰此言望夕之月全受日光而借蟾爲蟾借兔爲吐也　謂此時月中本體之金精對射之木液皆爲蟾蜍兔魄者一時俱盛蓋日之交光既滿而月卽因之而盛是其氣且雙明實因蟾視卦節漸吐光輝以至於滿也

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　月中非異有蟾蜍與兔也以蟾蜍之陰名其魄因謂其能應卦節按卦節而進退也以東卯所屬之象互宅於月者名其魂因謂其能吐生光以漸而輝映也　戰國策月魄象蟾兔故世因而月彩爲蟾兔

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杭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芒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桑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芒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耶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非

朱子曰七八謂十五日也十六日爲第四節之始也始生下一陰爲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也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爲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也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東北借易朋字作朋字也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長子繼父復生震卦壬配甲癸配乙皆陽乾坤括十日之始終自晦至朔旦至此一月之火候也

轉受統者轉而受陰之統耦也括始終者天一地二爲甲乙十干之始也天九地十爲壬癸十干之終也乾之內外納甲壬坤之內外納乙癸八卦惟乾坤納二干括十干之始終　屈折低下降五字只寫一晦字　附朱子曰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於下而月圓於上也朔晦之間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

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央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

上半月乾陽用事屬木火木數八火數七七八十五也下半月坤陰用事屬金水金數九水數六九六亦十五以相應也由木八火七之陽歷金九水六之陰合此四者得兩十五而三十於是陽光盡滅而爲晦棄盡也

象彼仲冬節草木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唐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羊虛寂不可睹匡廓以消亡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敘斯四象以曉後生盲

其為晦也猶歲際至日閉關之節萬物凋零此時宜入混沌鴻濛寂靜以佐陽氣在外商旅詰使裹足如收視返聽塞兌垂簾吾之冥宰尤宜斂藏如洗心藏密惟象閉塞之時順玄冬之令沈默靜專凝神玄牝以待其生蓋天道玄微難可察睹事從此始精從此出失此虛談不務實行又或揠苗助長功斯謬誤而自致敗傷矣所以分別序次列

此木火金水之四象俾得曉然依彷

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睹推度效符徵靜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羊立表以為範占候定吉凶香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閒中稽于人心參合考三才姿動則循卦節靜則因彖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

以八卦之重為六十四者布之於周天二十八宿之間如大圓圖其潛移默運一本於至中之處而中有元始精氣生於虛靜無形可睹惟推度天符觀一月爻光之六象立為表準其間順吉逆凶一意順時而後元陽祖氣之發動可弗失也為此道者仰觀天俯察地中稽人合考三才乃知陰陽往來之義品物流形之故人心動靜之機人能致功於動靜兩端動體乾而循六節靜體坤而因坤彖夫而後二用施行上下胥理矣

列曜指四方七宿不失中三字元精二字皆其眼目爻動時指元陽祖氣發動於玄牝之間地形流謂地上之品物流形也例一字便叶韻耳

右第四節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提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

將言契本於易先述四聖之作易也不過者無出其上也帝之宗羲皇正宗也結體彖論六十四卦之大體并後天入用之體裁也演爻辭者周公因而演出爻辭也庶聖雄超出於羣聖間也十翼上彖傳下彖傳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三君以文統周與羲孔為三也優劣步驟者步與驟異猶顯與晦與言四聖時位不同也功謂闡明之功德謂神明之德

優劣步驟風俗通云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刑日月先光而後明是以王者則之先教而後刑三皇結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五霸詐巧此言步驟有優劣也

制作有所踵推度審分銖有形易忖量無兆難慮謀作事

令可法爲世定是書

此明魏君因易作契也隱接也隱易之效法天地者推

度狀雖日月著明內養分銖卽分兩銖時候言誠以事無形兆

難可忖謀故假卦象以附法守

素無前識資因師覺悟之晧若褰帷帳瞋目登高臺火記

六百篇所趨等不迷文字鄭重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源

流幽明本共居竊爲賢者談曷敢輕爲書若遂結舌瘖瘂

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猶豫增歎息俛仰綴

斯愚陶冶有法度未可悉陳敷略述其綱紀枝條見扶疏

此徐子自言箋註也師謂魏君師傳而後晧然明白發

蒙高厥日曠神怡有若火候進退歷十月而卦紀六百

者趨向不迷乃爲箋註期共熟思總之陰精陽氣本屬

共居此等源流說與賢者中間俛察己身仰觀天象陶

成精氣鎔冶性靈略見枝條思之宜熟

卦紀火候名曰火記一月周六十歷十月乃六百矣

詩關雎註疏云篇徧也由情鋪事明而徧也漢人解

篇爲徧則此用篇字亦謂六百徧耳　幽明本共居

幽謂陰精明謂陽氣此句乃事中眼目即凝神氣穴

意　幽明共居與程子體

用一原顯微無間語同

右第五節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四終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五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東漢靑州從事徐景休著　三原袁仁林振千註

受業王德修參訂

箋註中篇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

玄且遠感化尙相通浩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胸香　陰陽

遭日月水火爲效徵辯

日月爲水火之宗以明潔之器取之而卽得是二氣之

化而來也因感而通不隔於遠至身內之日月甚近矣

以明潔之心取之自得水火之徵心顧不切哉惟心柰

何曰以其動靜陰陽者配爲身內之日月而水火自爲

效徵矣蓋身之玄關爲日月呼吸之會而水火神氣出

焉是則心宜注存而採取者

人之日月者何心腎呼吸是也人之水火者何神氣

是也　觀陽燧以本體澄澈收取日光必於其中正

專一擯簇翕聚之處承之然後凝茫關捩一氣相感

自無而化有焉則在我感通之理可以啓悟矣是故

切化於心胸之句無他法也必使我心靈徹無累亦

如陽燧方諸之明明無疵然後正注規中凝神氣穴

翕聚既專將必欲茫牛息暗中闔渙而陽光浮動自

無而有則我之爲日月者亦自然有水火之應如下

文所說工夫皆此道也由是言之首四句正有深意

不得但以比例推看過乃不失立言本旨　考工記

銅錫相半謂之鑑燧之劑是火爲燧水爲鑑援神紀

云金錫之性一也五月丙午日午時鑄爲陽燧十一

月壬子日子時鑄爲陰燧按此即今水火鏡或以方

諸爲石爲大蚌爲五石崇成又以爲水晶爲珠向月

觀今之取火亦有料石爲圓珠爲碼鏡而戰燒之折量雙腎者亦可取火蓋取之之具固不一而無不以澄瀓虛明中正靜專爲之媒也 周禮陽燧取火於日謂之明火方諸承水於月謂之明水 韓文公明水賦命烜氏候淸夜持鑑而精氣之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此可知方諸之爲鑑也又曰夜寂天淸塵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騰精聊設鑑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發霏然而象的然而星娟漢漢而霜積漸微微而浿生德協於坎同類則感形藏在空氣應則通此即感化相通意 首四句句法變化意本駢儷位置錯綜韓文羑里操目窅窅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齊上不齊下同法王弔章侍御圖西佛文背皆兮目存叮嚀兮耳言又齊下不齊上

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 湯 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 莊

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 堂 爲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 狂

此下正言取火得水之功所以涵養本源尤爲切要也

耳目口陰符謂之三要以其應用最靈又爲三寶天之竅此本使神氣流通而太洩不留則無以自養矣故必閉藏其用不爲漸洩至於元神眞宰乃人之至真而爲人者則潛藏於下部坎地之深淵是爲一規之正中亦非膠柱而死守也以空靈之注射而浮游泮渙以爲守焉此時回旋屈曲返其外用之視聽而內視內聽於無聲無臭之地使己之元神與氣之呼吸而開闔者合同爲一入與俱入出與俱出無復岐趨則功操總會一如戶之有樞車之有轄持於至微而得其至要夫而後神之與氣呼吸循環動靜相承恍若天地之運行日月之

升降轆轤旋轉無窮無竭而自得於久道化成之效也

人之五官各有所司均屬神氣精閉竅處顧目可瞑口可緘耳可內聽而舌閉於口天已與之以深藏不竅之機矣故獨言耳目口而以爲三寶也至鼻之爲官鎮扃中宮職司呼吸晝夜不已以其一萬三千五百息之翕闢通於寤寐而給夫周身之運轉經脈之流行猶之土德之通給於四行而無所不在其於人也達玄關根柢之消息開與闔并靜與動俱彌瓖無窮毫髮不爽盡出於天而非人意所能與者尊莫尊於此且即旁諭其嗜欲最爲清淡不爲身嘗非若國者之利皆紛擘也故不與三者並喻而惟使三者咸法玄關依其根柢因以翱宗於身之開闔動靜而歸於一其所以治五官以養其內者如此此與孔門之四勿時位不同而事亦稍異先不可嘗也 規中在坎水內故曰深淵潛而浮游則空靈活潑無著意死守之遂

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 商 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 苦

三者既關楗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證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 黃 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

中則上文之意目爲心竅象離耳乃腎竅象坎口兼心之苗腎之池象兌血榮氣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稱榮衛者以心目運行於榮衛間也斂聽緘舌惟鴻濛是順則三者半關而可稱矣於是和緩其體獨處空房外無所漏而內則一意虛無寂然無念爲潛淵守中之常而有不獲證果者乎凡證果之難只以此心推移不定故耳誠使純一無雜意不縱橫驗之寤寐神氣存存兩相抱守斯真能潛淵守中而自獲證果矣

朱子曰顏氣內榮衛皆見前注讀內爲納其說是也
前云水火爲效徵此證字與效徵二字相應 神
相抱者神抱氣也候於寢寐時如此候於覺寤時
亦復如是則神無時不存矣神存二字是其眼目
顏色浸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卻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
不輟休庶氣雲雨行 杭 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
逵足究竟復上升 商 往來洞無極佛佛被容中 章
此逵言其證效神氣周圓水火相濟其達於外也顏色
華榮而充於內也筋骨緻堅蓋惟三要斂藏而九竅之
陰邪不與爲緣玄關寧謐而本始之正陽油然而作勢
不兩容陰消陽立修此不輟衆氣蒸騰淫淫乎其衍沃
也液液然其融釋也由是以心目運行從頭達足又復

上升一往一來洞然無極而惟見其拂拂然被及於形
體容貌之中而有不徵於顏色之潤骨節之堅者乎
衆陰邪謂六賊雜念緣形體九竅而生者忿慾之類
是也 正陽謂神氣精之光明無累者修不輟休
功在積久也積四十萬五千息乃周一月積四百
五萬息乃周十月一氣一也而曰庶謂其充於百骸
者如雲行而雨施也淫淫者浸淫衍沃也液液者融
釋流動也 佛佛爲鬱怒句意不合疑通作拂拂拂也
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 邪 耘鋤宿汙穢細微得調暢 自
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 若 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
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此復原其理而總括之謂天道歸於杳冥至德偷其柔
邪七門藏用返還神室是名爲反九竅強悍收歸玄牝

是名爲弱道德以是爲要其間痛除舊染決去六欲雖
若衰細微弱一無所用而調和暢達即於此得何以言
之其注於玄關也乃坤坎處也坤爲陰濁之匯卻得清
陽之路而混沌閉塞之久自然靜極而動元陽頓生而
見其昭明故曰細微得調暢也由是中德在內通無不
貫理無不析誠中形外潤澤肌膚此皆由立正陽而然
夫正於始者終自修立其幹者末自持是可一言蔽之
曰與一而已潛淵也規中也立正陽也非與一而何是
故與一之外無餘蘊而世之人莫亦有知之者乎
朱子曰道節通贊本源功夫尤爲切要又曰初正幹
立原始而言也終修末持要終而言也一者以掩蔽

言其逃竄之處隱而不章者也按初正二句正字立
字原從立正陽句來與之相應也而句中用則字可
字又歸重於始之立正陽而爲下文指術針砭也
陳顯微曰大抵欲爲神仙先爲君子德行或歉於君
子人道未充
況仙道乎

右第一節

是非歷臟法內觀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 時陰
道厭 古 業 九一濁亂弄元胞 年 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 徐
晝夜不臥寐晦朔未嘗休 虔 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百
脈鼎沸馳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鬼物見
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歡意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夭命死
腐露其形骸 移 舉措搦行違悖逆失樞機諸術甚衆多千

條爲有餘前卻違黃老曲折戾九都明者省厥旨曠然知所由

朱子曰言此道與諸旁門小法不同

是字一讀承上文非字貫下歷臟法者歷觀臟腑
小法內觀閉目內視五臟精光臟腑積貯有所思
存想頂何步斗宿步斗掐訣取天罡正氣六甲以日
辰按日辰祭六甲陰道厭九一厭服也服之有事於
此也謂房中服九一採濁迷亂玩弄戕賊本來胞胎
所有食氣忍饑食氣故使腸胃空鳴吐正漫泄本來
眞氣及向空中吸取外邪晝夜不臥寐終年打坐休恍
惚精神恍惚著魔之狀如醉如癡百脈亦從鼎沸不
寧何由清淨其心澄澈其神累土立壇宇除地結壇
祀鬼見形象精神迷亂若或見之夢寐感慨感夢斯
神舉措有違舉動措施違背正道樞機戶樞弩機指
玄關之呼吸神氣前卻猶云進退曲折猶云委致
黃帝天眞論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
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

而盡終其天年　又曰恬淡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
病安從來　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　九都　武帝內傳有九都龍眞經云得
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戶乃得尸
解去此未詳其說或亦如心死神活之語遠之厥之
明其爲小法非大道也又十洲記滄海島中有紫石
宮室九老仙都本文以九都配黃老言或即指其遠
眞仙法　省厥旨二句謂省此參同之旨意曠
然超進一舉而空之而惟用力於樞機之要也

右第二節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五終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六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東漢青州從事徐景休著　三原袁仁林振千註
受業王德修參訂

箋註下篇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砂爲主稟和于水銀變化由其眞終始自相因

朱子曰此以同類相變爲譬　胡粉本鉛也而還可爲鉛冰雪本水也而還可爲水惟其本同一類原非二物但以炎火溫湯與正熏灼之而自變化耳胡粉冰雪之變便以湯火爲主下部元精坎水本是元陽祖氣所生今欲求元陽堅

鍊之金惟茲坎水實爲同類但以心神靈液之爲砂砂者與正注之時刻照之則此金自將變化而來故曰金以砂爲主蓋有砂之注射必能稟受和氣於水中之銀以爲我之金光是即心注下部玄關生出元陽祖氣之說也凡此皆由金水同類得其眞種而我又有積久眞切之功赴之自然彼此關湊易於變化不但變化之終始相因即此事之爲始爲終徹首徹尾亦無不相因於此

胡粉黑鉛燒就見火還原冰雪寒水結成遇溫返本
金則水一木合一家得砂光顯色壞解釋四字皆
變化二字　太玄水也水居北方幽暗玄黑故名太
玄金之光明照久指元陽祖氣硃砂靈液指心神

水銀水中之銀指下部元陽　金砂水銀即是神氣猶三者同類互生之異種而必取諸水者水乃天根處也大圓圖內部子以北方復卦處爲天根即此理眞字眞正同類又加眞正誠切工夫失類固非眞無眞積之功亦不得爲眞　終始二字若止說變化之終始是一時事直說到此事之終始是一生事首節意該金以砂爲主二句乃其切要是畢生事

欲作伏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穀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檟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把燕雀不生鳳狐兎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朱子曰又以異類不能相成反覆明之　仙道伏藏其氣壓伏其神惟求同類輔我自然斯易成寶以其得異

種故也若夫旁門小道似是而非氣不相及性有各殊水火冰炭烏能有成

同類二字提要　不求穀雞求卵此異種同類取以陶成冶鑄而自然之道成　魚目無光非珠類蓬蒿賤質非檟類此喻外道紛紛寶安在哉以上八句正反對言　燕雀狐兎二句見氣不相及水流火動二句見性有各別　此兩句申言反處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材資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貨財資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羌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煉治持鼓下五石銅以之爲輔樞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僥倖終不遇至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

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雄

朱子曰此言爲外丹燒者藥非同類不能成寶

邂逅不期而遇也其下又接云不遭遇蓋謂不期而遇之至人多不能逢也　耗火耗其眞火也　據按依文謂泥文執象不會其意故無緣端攻路猪而操持爲作之時失其分寸之度多寡之驗也　石膽出陝西鞏昌府秦州其有青色多白文易破錄食金存秦地近羌故名羌石膽　雲母李時珍曰此石乃雲之根故得雲母之名獨孤滔曰制汞伏丹砂　礬一名湼石一名羽湼一名羽澤陶弘景曰羽澤枯者曰巴石有五色能使鐵爲銅　磁石可引針本草山之陽有鐵者陰必有磁石蓋二物同氣也　硫黃淮南子夏至硫黃澤蓋陽入地遇陰所成者頗硫似蜜黃中有金紅處擘開如水晶有光今南硫不佳　豫章二木名一類二種也今江右郡名豫章因木得名也　汞正字通俗澒字呼孔切洪上聲說文丹砂所化

爲水銀爾雅水銀謂之澒丹竈家名汞　鼓下五石銅猶鼓動橐籥而投下五等石與銅　以之爲輔樞謂用此燒煉補助修仙術要　僥倖二句乃解句謂至人功參造化爲能知此此人意欲僥倖一遇而終不遇所以自稚至老自亦生疑難以揆方來謂不足爲後人之道揆

右第一節

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爐鼎白虎爲熬樞汞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旣得同類宜明火候溫養功深需時而熟如烹物之火候然其間火暫生熟由六十以至六百者火記也初不

敢憑虛妄作爲無本之說一皆本之天地推衍太易之理以明在我之事其於身也借喻鑪鼎鑪以烓火鼎以烹物因其下部得陽勢將上進黑白均判恍如偃月遂法以名鑪而鼎在焉夫鼎中旣有異種則白虎在下爲發火之樞機東龍在上播騰雲之風液而與汞日流珠俱下濟焉便是舉東龍以合西虎自上而下陽合於陰此時陰魄與陽魂相制又自下而上陰合乎陽其後同而爲圓體也就陽魂論如上弦之兌全其半陽就陰魄論如下弦之艮全其半陰各得數一百八十又內含乾坤坎離之二十四爻而分屬焉由其得數一百八十言

之是各得七兩半合之乃三百六十銖而爲十五兩以合周天之數此納數也由其內含者言之是各得一百九十二銖便成八兩合之乃三百八十四銖而爲二八十六兩以合卦爻之數此展數也或納四卦而隱二十四或展四卦而多二十四均足數也洋洋乎其盛矣哉以此兩弦之二八應乎一斤之全數而乾坤成矣其在我溫養之火候不居然備乾坤之道而無傾戾而極其盛者哉此備言火候之始終也

偃者仰面臥也月體本圓而其弦時半白半黑陰半陽半金半水卽圓圍陰陽各半顯圓分左右身分上下其陽在下者狀偃月也假月似非鑪鼎定名正係得僅溫養其下部者有陽氣如月光之平仰而臥

因以名鑪以見意實非有形像物觀法字可知將亦所謂往來旣不定上下亦無常耆歟　天地日月干支之運行多用納數不用展數六卄扶闡晄王然展出之二十四卽其所以爲三百六十者也若無乾坤坎離之二十四爻又何從有六十卦之三百六十爻二十四者其體三百六十者其用體中有用故二十四生三百六十用中納體故三百六十已寓夫二十四顯天度於三百六十外倘餘五度四分度之一於是歲盈五日零三時而一歲日月交會又復朔虛六日積歲發朔虛而置閏至十九年七閏始無餘欠謂之一章此又其不能齊者而大分則不越乎三百六十其縮者自在數內其贏者亦不離乎此數總在乎納與展之間故言數者亦可以納觔展而兩弦之十五卽謂之二八十六而塞一斤也要之天地間無有截然不擬入之陰陽舉其兩頭措入者言之則同二八十六也十五之五從乎陽十六之六從乎陰物圓陽主之而陰成之者觀夫圓體之徑一圍三而俯有餘分便知無截然之理則皆陰陽之五入爲之也

右第二節

金入于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芒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日受符金返歸其母月晦日相包字隱藏其匡廓沈淪于洞虛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熺

此以元神爲火元氣爲金推本金所由生以見氣須神旺也謂氣本金神本火火因制金實則相成方其入會猛火愈見精光曷不觀之日月乎月光金也日火也當月上金光已盡與日交會是入於猛火矣乃其會日復甦初無虧明不損之候是以金漸圓滿不失本數十五兩三百六十銖而每月之升降亙古加常誰非色不奪精光乎夫

由現在目擊言之金光本從月體前生似與日火無涉而孰知合朔交會時已暗承日化而親受其火符有非人所得而見者試觀望後金光還返漸歸坤土候屬月晦此時兩輪合合牝牡相包直已隱藏匡廓沈淪洞虛不無聲臭不可畫圖乃積兩日半三十時卽是斤中之二兩半六十銖又復靜極而動從無生有漸現庚方（昏現）西南坤位而復其前月光明之性立于三（日半卽而）通于八（月半卯七）九十時盈于十五仍不失其銖兩之重（十五兩三六十銖）而其爲體魄鼎爐者方且赫然而威灼然而光圓明盈滿炎熾甚矣可見全賴會合交姤以火鑄金夫妻好合乃得不失而如常也然則金火正宜同處日月正宜交會而吾之元神正宜下注玄關生發元陽厥功懋矣彼元陽之生本從下部坤坎之位靜極而動而烏知其悉由於上部元神之注射有以下濟而光明如是哉日月共明蓋矣

月不虧明日月形如常兩日字帶說本只言月金常在也不然日之火不虧月金月之金賴日如常原不相離自可並說且加此安頓句法人未有疑日虧明而不如常者愈見火不虧金而益金金常有賴火而配火古派之筆輿資之句耐入把玩金本以下八句釋上文總見日月宜相抱金火宜相接元神元氣宜相守而必先之以隱藏匡廓沈淪洞虛然後金復故性更是金來歸性初而一鼎之雲氣自濃矣此節言求金之事

右第三節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逕欲速閉不通（涉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宮商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取）植麥欲獲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光）欲知伏食法事約而不繁（亡）

此上下節過文也上喻求金下喻用金小術繁多善約乃可

下文其善約者　盲不任杖喻自處於盲而無所引導聾聽宮商喻自處於聾而不能辨水捕飛走山索豚游背馳而罔獲植麥獲黍運規求方事左而空期宜其精神枉費功效全無

右第四節

以金爲隄防水入乃優游（彩）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眞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斤）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吟）

朱子曰此言丹之第一變也（蓋喻元陽與精）　此以元神爲水元陽爲金指明元氣生時神氣翕湊之法而歸重於初變也蓋神在我而易馳氣漸生而難強故以金生之銖兩（以銖兩代時候言）爲用水之隄防隄防所以範水喻其緊相依傍不漏不濫（卽神氣相守神以氣爲宅氣相依不離也）神既準氣則其入而與配不多不少乃優游相得不至泛濫（助長）亦不至

乾洄遗忘此二句已括大意下始詳其銖兩銖兩者借言時日也因斤之銖兩數合周天可以借明遂以一日爲一兩一兩之銖二十四較一日十二時而借其數歷十五日得銖三百六十恰合周天成數故取銖兩以明時日凡金全數因何而得乃考驗月光至十五方盈遂知金數有十五月上陽光即金盈於十五晝夜故即以十五爲金之全數便是金重十五兩每日重一兩共銖二十四至十五兩則銖三百六十此通計金之全數也至金光始生必有一定銖兩即時候水之入配即視金爲則而與之俱始與之齊等故曰水數亦如之此非言水之本數乃明入配用數也猶月上陽光生得一分便有一分陰晚潮墊其下所謂亦如者入與金配不多不少也然則陽爐用功最宜審定金生銖兩即時候以爲用水準則其審定柰何大抵取金之十五全數五分分開每分得

三其首一分乃是月初三日月光始出庚方金固生於此時然尚非綱數求其綱數則不必盡此三日只用兩日半三十時歷盡晝夜五卦之限爲眞正金生銖兩以銖兩言乃二兩半六十銖以時日言則兩日半三十時是乾首一分晝夜六卦中除水之入配原有餘賸不用之末卦謂除去末一卦不用故曰五分讀水讀有餘句○五分二字讀斷謂五分其金數水字亦讀斷謂入配之水有餘二字又打轉在五分內謂於首一分晝夜六卦中卻有餘賸不用之末一卦○此句與其看他明說五分金數卻不說出首一分直至下面有餘二字方可係他是從首一分說有餘不然則有餘端的於何尋見其明說水字不言入配必因上文水入二字看來方知此一水字乃入所配金之水于水字下還坐連以有餘二字若不打轉稍在五分二字出看更是一場號実所以句中五字必須三只分開始有分曉○於此節借契中說出每月六節十二節

之故在契尚影響言之此則將明言而又顯與其辭養慎之也欲抑三晝夜分六卦既除末一卦不用其于五卦內又有相較綱數盡前二卦十八時金生尚隱中二卦金始出現故曰二者以爲眞二之云者於六卦中除去初之三卦末之一卦而取中二卦之時即歷盡兩日半三十時爲眞正金生時刻雜水與金從此關湊不忘不助則功深積累金重如初依然十五復還本來圓滿故曰金重如本初而其前三卦遂不入用謂水不入配故又曰其三遂不入也此其前後之時刻銖兩只在首三日內盤旋計之甚作三層分派既五分十五而得首三日即從首三日六卦中取五而除一除去末後一卦前之有餘

隋又從五卦中去三而得二去其前面三卦謂之不入得其中間二卦謂之與寇轉說來止是兩日半三十時即是二兩半六十銖其不輕示如此金之銖兩既定水之入配既明便以下部之火二者謂呼吸即下文太陽氣此火二之二當即地二生火之二不必定言銖兩與金水偶俱則水火金三物團圓一處相含相受而變化自若神矣於是又申明之謂正惟有太陽火氣伏蒸其下不輸時而氣成精液旋精黃與黃在中而氣得與如馬齒如瑱玕濃厚而晶瑩斯其陽變爲精豈不神哉下有太陽句止是申明火二與俱意伏蒸須臾句止是申明三物含受意先故後凝二句止是申明變化若神句元神心之靈液故又以水言其前一節以火言者必乃太陽日也水火互宅即無不可以水火互言以見

䰟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 登 粉提以一丸

刀圭最為神

朱子曰此第三變也 蓋謂與氣化元神 擣治并合此當別有所作用炎火即所謂太陽氣聲正勤後章亦言駭敷聲正悲如嬰兒慕母是也修疑作循字氣索命絕又是前章火滅金復之意　棄觴運行如擣治然升至泥丸南方赤地持入赤色門也降於土釜水火際會固密不漏又有太陽炎火張布於下眷戀不舍則伏蒸至矣任天然者文也必有事者武也勿忘勿助與時循環直至百脈歸根萬竅俱寂非死而死魂魄不游而絕後更甦金光

轉紫氣化為神紫府充盈還丹成矣凡此皆由以灰土窮塵之粉碎者丸之以真一而得神藥也

刀圭李時珍曰丸散之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方寸七者作七正方抄散不落為度十分其一準如梧桐子大也正字通七補米切音彼廣韻匙也又七首劍屬通俗文云形似七短而便用舉要七形似刀從反刀叅作七按此則刀圭之名刀言七圭指角謂其具少係出一七之圭角間者此刀圭名目之正解也除致慮謂圭為戊己二土并不及刀字圭為土刀宜為金此又別解觀李時珍丸散之刀圭語則內養家別有所謂刀圭蓋金土窩言卽謂金土之甚少而微妙者欸凡陳致虛解珠肉莽卯本文隄防字十五字有餘字二字三字與粉提句初不細接文義深思意旨惟見蒙泥而已　粉乃粉咋之粉承上灰土窩塵卽言其為塵者喻言藥已磨成細粉而須丸也提舉也一與一之氣也丸攢之使圓也謂此灰土窩塵之粉碎而鬭覆者舉來以真一之氣圓之圓成無欠是卽刀圭之神藥也此二句中言擣治并合意以結之

也

右第五節

子午數合三戊己號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呼吸相含育佇息為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子水以土為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為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盛火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

朱子曰子水一午火二數合三也戊己土其數五三五合而為八八石象也然其實但水火二物而以土為主耳土屬脾脾主意謂以意使火下而水上相呼吸也金卽火也朱雀疑指心而言又意之主也此火字與前章

熬字意不同別是一火也執平謂執衡司夏也此書之意大抵為以火烹水 陽在下 以水滅火 陰在上 亦如前章月受日光 火烹水 反歸其母 金光歸坤土又是水滅火 之意也

子水坎也腎中元氣午火離也心中元神戊己土坎中戊離中己午八則脾所主意　巳五和辨何自是頂承子午之三戊己之五須知水一已帶金四為一五火二已帶木三為一五所謂金水合處木火為但本係一家每相魚貫而中宮夜有意土之五攢合其間則三五圖圖而自和雜矣　八石綱紀句圖是頂上三五為八須知卽於三五十五數中折轉用七日半因其陰陽適均故曰正綱紀為夫婦也　息字朱木作思停息猶停思也　黃土二字從水火土三物中特提起旋謂凡此皆意土為之終始意土乃五行宗祖始而生金鎮水而流珠木之為水子者每足以撓土旣而以朱雀之心火扶助意土執其平衡照一月之晦朔弦望謂其附負列下半月月光退轉則水盛火減水火俱隱歸於坤土此時三性會合實因其

本性皆以土爲宗祖也法上半月火去烹 水陽在下也法下半月水來滅火陰在上也

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苦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補術士伏食之壽命得長久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吼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眞人主

胡麻入口尚可延年況丹陽元陽性如金剛不壞尤宜伏食矣伏者伏藏其氣食者饜飫其神金固爲寶壽命因之長非意土不爲功於是重提意土謂土遊四季辰戌丑未之氣周流於水火木金以成其用在天之五行

在人之五體五官五臟無處不賫土以榮則吾之意土正宜注射玄關定其升降規矩以復我元陽斯時也金砂以不朽之氣入我五臟之內布濩薰蒸若風之鼓動若雨之滋潤而儀容壯實齒髮康強返老還童之效不可勝言烏得不謂之眞人乎

元陽金氣於吾身爲至寶超萬物而物莫與敵妙也非此不生雖也離此不活身外一切瑰奇珍異可愛可惜之物孰得而加耗此貪彼情牽夢縈本實先撥能復喪時卽道者貫天地日月聚萃觀之而自喪矣於德性之尊此卽聖門仁無以術之養而一言氣一言理理氣不離仍是一箇非此氣不能宅是理故孟子有養氣之功合而釋之究心理氣之土又安得入寶山而空歸哉金是氣砂是神以神御氣以氣養神圓圓圓結斯五內入而回成達矣誠中形外循序流光充實而育光輝皆是道也顏如渥丹鬒髮如

要此少年之光彩至黃髮兒齒則老者之聲徹矣要皆蘊然所致彼雜皮鶴髮之翁特難於風而春深耳所稱綠鬢童顏豈異人任哉耆嫗老婦也姹女美女也麻姑傳麻姑王蔡經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

右第六節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繁開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日月相薄蝕常在朔望間斤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怎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吟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登

朱子曰此解上文還丹得名之義因火滅而金復也

此節通結前文凡前所云皆五行數也蓋因身物原屬

五行故借五行推演最爲簡約其在下者水也舉而上之使與火會合而激射之正如月來會日兩相含育日收餘映之光月斂晦下之明而火不得肆其燎原之威顧當慎防其不和彼日月薄蝕常在晦朔會合之時坎水侵陽離火晝昏譬外道執迷反爲心害必也於會遇時交相飲食陰陽和會兩相媾結斯乃交光互感自然而然之道所謂還丹也而還丹之稱有金之名有丹之字金之名所以定下部之情丹之字所以指南方之性性卽元神之至靜者也情卽元氣之至陽者也必使金來歸我性初乃得稱爲還丹蓋元陽祖氣本我性之根

今使復還本初與我元神之姹女相合結成嬰兒有不稱還丹者哉甚矣還丹之要端在於金來歸性初一語而內養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余本陳水薄蝕作激薄解堅作晦朔如此則舉水激火以下八句止是一意但以陽盡將與激火滅光不韜意不應復出哉本以薄蝕與飲食對言自分和與不和兩意若仍串説不惟語複無謂而且以薄蝕爲佳無此理本指月來會日有薄蝕之慾則下句止宜言晦朔不應用望字望字帶説不重故下二句坎水侵陽離火晝昏亦止言日蝕不言月蝕侵陽晝昏與上激火滅光語句相似衛玩一侵字知是靠薄蝕一逸言其不和者名字是還丹名字而以還丹二字殿後是倒裝法

吾不敢虛說倣傚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 歎淮南煉秋石王陽加黃芽 與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居古今道由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聖人文謂三君四聖之易龍虎金華秋石黃芽立此名字四種稱謂世分今古道則由一惟賢者立心聖賢人道盡而後仙道可幾為能持行此道不肖則嗜欲方深流於縱恣慾海迷津終何益矣所謀至要言不我欺深思而悟是在學者

右第七節

後序

參同契者辭寡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皇而立政 征

五帝三皇德侔天地道貫陰陽參同與之並立作配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 旣序以爲政不至太平伏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 寧

君臣上下神氣升降推之政治斂而伏食靜以養性至於剖析陰陽合其銖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行剛柔動靜米鹽分判以易爲證用意健矣

俯觀日月之呈八卦 日月爲坎離望前爲震兌乾望後巽艮坤 俯察男女之用剛柔剖及細微證以大易故爲立註以傳後賢 銀 惟曉大象必得長生強己益身爲此道者重加意焉 吟

大象謂易道大象也老子執大象天下往林希逸云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天下也陸希聲云大象者道也蘇子由云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重加意者其大要在意土乃其指點處也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六終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七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東漢會稽淳于叔通著　　三原袁仁林振千註
　　　　　　　　　　　受業王德修參訂

三相類上篇 上下二篇乃補參同契之遺也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 首 晷影妄前卻兮九年被凶咎 以 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自改 几 關楗有低昂兮害氣遂奔走 上 江河之枯竭兮水流注于海 首

此言保守精氣之事天地吾身上下部也玄溝上玄穹下溝瀆於宇內爲太空於人則身內也河鼓星名在天

河旁主大將借言腎水之乘權恃勢操生殺之柄者星紀次名在丑土位子與丑合乃北方陰地坤坎攸居指下部人民身物也晷影心氣游移也前卻進退也腎爲作強之官操生殺臨坤坎相火助之易於璣泄驚駭人民而心氣又妄爲前卻則方且任情縱慾橫發水災矣如堯世九年矣皇上太上也王者心主也關楗閉塞也低昂自低而昂也害氣災害之氣也奔走消滅也江河行水處也枯竭不行也海心海也太上覽視凶咎乃命心主退改於是閉塞之使自丑位最低之處以漸而昂則害氣頓除而江河行水之區無由泛濫一似枯竭不

行而悉注於百谷之王會合於心海矣是則改之之法也

王指心主皇上二字指心中之性

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 作 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升熬于甑山兮炎火張設下 白虎導倡前兮蒼液和于後

此言精氣倡和之事天地雌雄者上下部剛柔相配也下部子位爲天根陽生之方上部午位爲月窟陰生之方徘徊者陽萌未達陰長還微其來徐徐不即顯露此時正宜存注猶徘徊踯躅然也 謂雖潛滋暗長尚未出頭露面不及寅申顯豁

寅申陰陽祖者陽以三立寅位是也陽自子位從陰而出歷三位至寅其時三陽出地以漸而升始能嶷立而羣陽祖之以臻於極故寅爲陽祖自是經六位而終於申又入地六位而始於寅此陽之出入復終始也陰以八遁申位是也陰自丑位附陽而來歷八位至申其時三陰出地以漸而升始能通達而羣陰祖之以底其極故申爲陰祖自是經六位而終於寅又入地六位而始於申此陰之出入復終始也循斗招搖者招搖乃斗柄之名以其隨時建立招搖無定故名循之而旋轉謂以心目運行其氣也執衡定紀者執其權衡以定三元之

祀㫋運行而入於亥北也夫而後張火於下蒸此既山
仍以白虎之威和以蒼龍之液盜以火烹水也
朱雀翱翔戲兮飛揚色五彩 訛 遭遇網羅施兮壓止不得
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慕母 米 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
毛羽刻漏未過半兮魚鱗狎鬣起五色象炫耀兮變化無
常主潏潏鼎沸馳兮暴涌不休止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
錯距形似仲冬冰兮闌干吐鍾乳崔嵬而雜廁兮交積相
支拄
此言以水滅火而精氣凝結也心火飛揚水來剋制而
相貪戀火伏可知於是精氣閃爍鼎沸不已其景象也

錯若犬牙冬冰光潔鍾乳晶瑩悉狀精形而形且交積
支拄矣言充物也
南方朱雀指心嫦娥五彩心之幻化網羅指水聲嗷
蔡母指共兩相貪戀顛倒水上火下就湯鑊火伏於
水折毛羽去其幻化刻漏未過半蓋三十時之說入
水者魚便以魚喻猜氣盾次閃爍是鱗之起也押韻
起貌起如獻之援押潏音
非涌出也支拄猶支撑
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而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
柳 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
午 許 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為親侶木之但二物兮末而為
三五三五并與一兮都集歸一所治之如上料兮日數亦
取甫先門而後黃兮赤黑通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

黍米
此言溫養丹成也 朱子通注上文曰此復總言還丹
之法觀其精要子午謂乾坤寅申為坎離升熬即所謂
熬樞伏蒸者白虎金青龍木朱雀火以金生水水而滅
火以成丹其形如此前所謂先液後凝馬齒闌干者是
也嗷嗷聲正悲亦前所謂晝夜聲正勤者 註上二段 陰陽得
配淡泊相守即所謂各守境隅各自獨居者房東方七
宿之中六其度數也昴七張二放此二物謂陰陽三五
謂火金木皆稟土氣也
淡泊相守但安神息任天然也青龍木魂白虎金魄
朱雀火神處房六在昴七在張二神魂魄各居正中

而不試從其方向來例中宮水土在焉是一家骨屬
的為親侶而無不和也於是又申言之其本止是陰
陽二物其一末乃為五行之三五三五者木火一五在
上部金水一五在下部土之一五在中宮并此三五
相與為一都集歸於玄北之一所此功夫作料也取
律歷所紀之日數轉之則先白後黃而水火互濟坎
離迭循貫通表裏而丹成矣 甫補也禮記王制注
疏白虎通云三王釋於梁甫之山梁者輔也甫者輔
也此取甫字亦謂取日數為輔耳 先白後黃二句
言下部元陽之白金入於玄北中宮稟受土氣之黃
莫非火赤水
黑貫通表裏
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偽道 土 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為
雨泥竭遂成塵兮火滅化為土若蘗染為黃兮似藍成綠
組皮革煮為膠兮麴蘖化為酒同類易施工兮非種難為
巧 郞上

朱子曰譬上事

氣蒸雲雨水上升而制火也泥埸成塵 火中泥濁鎔除而成乾土有中德也

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昺如水宗海■思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 戶 千周燦彬彬兮萬徧將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靈乍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朱子曰言其書旨著明學者但能讀千周萬徧則當自曉悟如神明告之也董遇云讀書千徧其義自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非妄語也

星經漢火下制水陽在下也水宗海水上制火陰在上也海指心海 爲同綱思遍部出管子水宗海與水流注於海首尾相應反覆觀上下謂當內觀而自觀其上下部必反覆於其間而自可入

卷七終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八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東漢會稽淳于叔通著 三原袁仁林振千註 受業王德修參訂

三相類下篇

鼎器歌 鼎器身之上下部

圓三五寸一分

三五者木三火二爲一五魂與神合也金四水一爲一五魄與精合也中宮土貫四行爲一五意則無乎不在也圓者圓成圓滿圓轉圓熟復還其圓體也身內魂神魄精意此五者乃三五之物 魂神一五魄精一五意土一五 每易分散敗出如瀉水徧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則不圓甚矣不圓則虧折損耗喪失所有者多矣故必收斂攢簇使之會歸立牝外無所攜內無所役團團圓圓粹復還太極之圓體是之謂圓也蓋五者之初本屬渾淪太極內含三五之妙迨後如火光四射有觸必應隨感而逝以有涯逐無涯 用有限之精神魂魄追逐無窮之聲色貨利 不遺餘力所傷實多今則斂藏之變五行爲三五變三五爲渾淪太極守而弗失金丹之妙盡是矣寸一者十一也陽主五陰主六五六陰陽中數合五與六爲十一又陽以三立陰以八通三與八亦十一不過指言陰陽也此句以圓字貫前後

運二氣圓體若以分字言亦謂平分二氣如月之上下
弦總不離圓字意合二句猶云會五行合陰陽也

天地生人已將神魂𤍠上精魄𤍠下意土位中自成三五之象顛神靜魂動魂每不依神而復游魄往精流精每不附魄而妄用至意怨彼怨此散亂弘多故自昔慾交乘五行分散已不能爲三五矣如其神魂俱靜會成一五精魄成藏合成一五而意土周之亦成一五是誠三五也夫五乃陽之中數本屬小成之圓體至積而三五驟珠數成十五則大成之圓體矣喻之月內五日六十時爲一節此小成之圓體十五日一百八十時三百六十銖月光盛滿而望此大成之圓體變云金計有十五正謂數至十五乃至圓無欠因五者本體之至圓兩復運之則名爲三五而實渾淪之太極因其圓而圓之故曰圓三五

口四八兩寸骨
口主吐納骨主關闔皆通氣之處指言玄關地也四八
十二也玄關之呼吸出入合於十二時十二月則便該
四象老少八卦陰陽四時升降八節舒斂故曰四八而
實則一闔一闢運之以兩而已

口骨字面不過因鼎器附會非眞有口有骨也

長尺二厚薄均
尺二者十二也指言運行節度也後自尾閭升至泥丸
分子丑寅卯辰巳之六宮前自泥丸降至玄牝分午未
申酉戌亥之六宮則其循環運轉而爲長者固十有二
厚薄均者謂其心目迴旋注意純一不雜妄念初無偏
乏偏饒獨厚獨薄之時而惟見其均平畫一也

[illegible]齊三坐垂温
朱子曰按齊卽臍字　注意於腹裏臍中三寸卽玄關
地一說鼎象人身人象鼎使口齊心心齊腹胡凝神於
腹內之玄關而齊此三處使肅然也坐垂温者用此靜
坐則自覺温温鉛鼎也

陰在上陽下奔
朱子曰此二句是要法　初以離陽之元神注下玄關（陽下奔也）及坎陰之元氣發生卽引從後三關上升（陰在上也）俱
化爲陽而卽齊降於土釜以畫十月温養之功（陽下奔也）其
實陰在上者乃坎中之陽氣上升以其來自坎宮故曰
陰陽下奔者乃離中之陰液下注以其往自離宮故曰
陽要卽虛心實腹之義上部埽除嗜慾歸於虛靜陰也
下部聚集陽氣厚其發生陽也

陰在上而宅於中適成其爲離陽下奔而位於中適成其爲坎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乃得天地交泰而成水火旣濟之功

首尾武中間文
指言温養節度首者始生而未旺也尾者旣旺而將衰
也中間旺時也武者必有事也文者安靜無爲愼防其
旺也陳顯微曰進陽火則子丑寅爲首卯爲中間辰巳
爲尾退陰符則午未申爲首酉爲中間戌亥爲尾首尾

俱用武火至中宫沐浴則用文火抜火非別處討來氣即火也但就呼吸中有事存意爲武安靜無心爲文奚云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此云首尾武中間文隱文會意

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勻

七十三旬百日也加以二百六則三百六十日周年之火候亦周天之火候也文武宜則調勻善始七十者以三旬爲七十日之始基也終三旬者後之七十日止效三旬之升降而終之也是爲百日功靈矣而此後二百有六亦須吃緊調勻見一月之功急而百日周年俱視諸此

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

陳顯微曰陰眞君詩云火候週陰爲太白蓋陰黑也黑中用白是陰中用陽也至寶得陰火元陽部養獲方變作黃芽產於陰方黑鉛故也又神室歌云后土金鼎生死長七蓋七者火之成數也所貴生界用七死界亦用七故曰生死長七生謂陽動死謂陰靜于陰陽兩界用火不差則兩火聚而自然輔翼其中之眞人矣火即氣陰火即氣之靜凡陽火色紅陰火色白如日光紅月光白是也於氣火靜時方變黃芽於下部而成其爲鉛故曰陰火白黃芽鉛或曰腎在尻上第七椎心在項下第七椎兩七聚或即言心腎交合

臍理腦定升玄子處中得安存

腦蓋指泥丸天谷理頓也謂頓積精海之臍足而元神入定乃昇於天玄陳顯微云嬰兒在鼎戀玄而住天玄

在上則嬰兒隨升愛護安存莫著外境欲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

南看北斗謂北而又北玄而又玄一本嬰作嬰謂心目齊向臍處使下部元陽上升天玄

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純

神不輕出積久精純聖門存心求放心仙家於成後有陽神之出是其所異然亦戒不輕出幾於播弄精魂而恐或迷其故宅

循歸一還本原善愛敬如君臣

還歸玄牝愛敬不離愛屬陽敬屬陰然與前註喜怒二字皆養之之法彼用怒字只是收斂意非如臨事憤世之怒顯喜怒舒斂之法養於未得時愛敬舒斂之法用於既得後愛如父子敬如君臣而情無不貫故第言君臣以統之○愛敬實相成如其至寶而深愛之而又主一無適不敢縱肆放逸則敬以成愛而愛至愛以生敬而敬深積久無渝渾然一天理流行之仁體而已用以推行於世即仁天下之事

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

周年火候辛勤匪易密護元神惺惺不迷

途路遠復幽玄若達此會乾坤

幽玄之徑遐渺功徹通乎天地

刀圭霑淨魄魂得長生居仙鄉

丹使魂靈魄聖神乃地久天長

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

太極玄關天人之根也五中虛無處得其根苗自長精神魂魄意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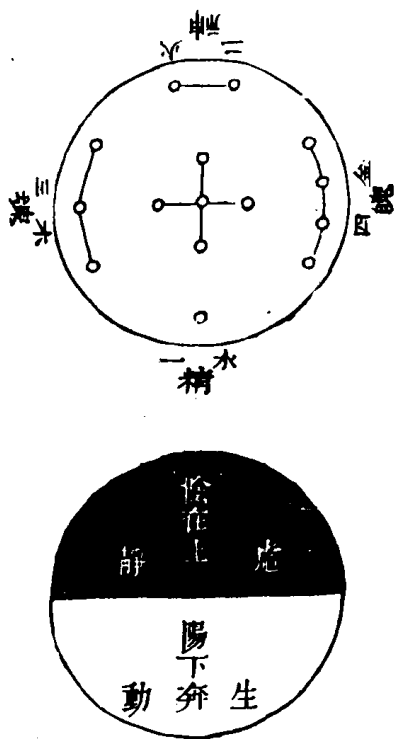
流行之呼吸在我之五行而通於天者也歲月日時晦朔弦望在天之五行而因以準其銖分者也銖分即時候之細數也

諸思之不須論倫深藏守其傳文

審思而返已默會而深藏心心相印莫但以傳文爲事

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仙君錄天圖號眞人

陳云丹成後白鶴龍鱗在我神通自能變化非由外來

後序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汎濫而說纖微未備闕略髣髴今更撰錄補塞遺脫太潤色幽深鉤援相逮旨意齊等所趣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相類

鉤援鉤梯即今雲梯所以鉤引上城者逮及也

大易性情各如其度

性情謂動靜依易動靜之度

黃老用究較而可御

推究黃帝老子養身之術較然明白而可用

鑪火之事眞有所據

遁之鑪火亦復有據

三道由一俱出徑路

大易黃老鑪火三道也總由一理而俱必是爲所出之徑路

枝莖華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

太極陰陽五行乃其根株也

誠心所言審而不誤

誠實人己始終果能精審而爲心意誠矣夫事有誤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八終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八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袁仁林撰仁林字振千三原人是編以參同契舊註往往各自爲說反增障礙因爲隨文解義凡書中借喻之語悉以身所自具者指明之書成於雍正壬子其曰古文者葢据楊愼所稱石函本云

周氏冥通記四卷

〔梁〕陶弘景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冥通記四卷》提要

周氏冥通記卷一

梁陶弘景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玄人周子良字元䬻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吉遷里人寓居丹陽建康西鄉清化里世爲胄族江左有聞晚葉彫流淪胥以齊祖文朗舉秀才宋江夏王國左常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剛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別住餘姚天監二年亡年三十四仍假葬焉所繼伯父耀旭本州主簿揚州議曹從事母永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一切仙室中聖皆迮行四面來繞巳身乃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日人定時生於餘姚明星里𢖍歲爲姨寶光所攝養同如母之義子良幼植端惠立性和雅家人未嘗見其愠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還永嘉天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權住永寧清嶂山隱居入東本往餘姚乘　舫取晉安霍山平晚下浙江而潮來掣　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因　上東陽欲停　忽值永嘉人說逝彼山

莫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
烈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識
令討覈緣由如神靈所召故其得來此山不爾
莫測其然于時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服節為
弟子始受仙靈籙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
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
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旦夕承奉必盡
恭勤十一年從還茅嶺此後進受五嶽圖三皇
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

就西阿別廨住以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
夏至日於廨忽未中寢臥彌淪良久乃起出姨
母不解所以深加辯切乃頗說所見具如別記
自爾於四五旬中大覺為異恒垂簾掩扉斷人
入室燒香獨住日中止進一升蜜餐周家本事
俗神姨舅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或謂欲滌
邪氣亟相逼問唯答云許終是要羅夢無所知
究自懷愁慮為復斷隔耳於是衆人莫測可否
相與縱置聽看趣向其七月中乃密受真旨令

[illegible]濵世迹勿使疑異從此趨走執事乃過於常
日其年十月從移朱陽師後別居東山便專住
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性君子
訥言敏行所可云為默而能濟清修公正纖毫
無私去冬欲潛依冥旨逆須別宇託以方便冒
求構立雖是三間緣屋經特未畢入此年十月
便密自成辦窗戶牀簾至十九乃竟親屬道義
遊其上果要往看之覺其潛形測容並莫知所
以至二十六日密封題東西館諸戶閣解處磨

洗以文簿器物料付何文幸爾夕自衣衾挑出
所住廨二當暫齋戒云暫行二十七旦獨在住
家廨及還館中言色平然了無一異更香湯沐
浴著諸淨衣與文幸碁博讀書而屢瞻晷景至
日昳後便起云時至矣即束帶燒香往師經堂
中遍禮道衆徑出還所住廨住廨住屋唯有二間住東一間西
間亦安兩局坐並有香火也衆人正言應就齋去日晡出其
弟名子平往看正見[illegible]燒香出還住戶閤
子平何以來答云姨孃氣發與兄還令[illegible]

語云我體亦小惡即時欲服藥竟當還若未即還汝可更來仍見鐺中溫半升酒子平馳還詭此姨母驚怍亟令走往已正見偃臥子平不敢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便悲叫問何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莫聲叫莫聲叫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蹴巾轉猶舉手再過正巾須臾氣絕時用香鑪燒一片薰陸如狸豆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半食頃耳時年二十先已裝束內衣止止著眠衣加以法服並堅結其

帶脫羣襦卷辟之容質鮮淨不異於生一切闔見莫不歎駭以二十九日日昳後殯仍造殯冢於東岡十二月三日丙寅日昳後窆即捧土成墳此後音影寂寥未逾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幾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計中今略疏在世事迹共所聞見如此故載之記前又爾日於書案上得四函書並封題上皆濕一函與師一函與後解姨母等一函與舅徐普明一大函有四紙與南館東山諸道士並是告

別同云二十七日計此當時是從朱陽還仍住書作書竟便燒香也又檢溫鐺中猶如常酒氣死盆中已從水湯無氣都不見藥蹤迹竟不測何所因託檢訪中得一藥方或疑服是此師既悵慨此事追恨不早研究亟令人委曲科檢諸篋蘊庶覩遺記而永無一札文幸云二十六日燒兩束書可百餘紙不聽人見意疑此必皆已焚毀懊惜彌切心猶未彌十一月旦甲子試自往燕口山洞尋看果見封按一大函登崎嶽鉤取拜請將還開

視即是從來受旨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六月七月並具足從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疏目錄畧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七月而不存錄爲當不復備記止經略如此邪今以意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靜後既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值此錄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所封函中皆散紙雜錄今依日月次第相連如法也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復見一條又

尋所燒者定當非此例無容一封一焚故也亦可是樊不可顯出者也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知者止有數條一者初夏至日晝眠內外怪責不得不說二者斷不食脯肉亦被怪不得不說三者與師共辭請兩眞吉令改朱用墨此不得不說四者師得停召眞吉令告知此

右周傳

五月事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

夏至日未中少許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乙丑也在所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于時住在西阿姨母廨中善生是兩姨弟本姓朱七歲時在永嘉病十餘日正爾就盡隱居若爲救治仍捨給爲道子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猛眉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戴蟬垂纓極長紫韋帶廣七寸許帶鞶囊鞶囊作龍頭足著兩頭烏烏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從者十二人二人提裾作兩髻髻如永嘉老姥髻此髻法寛根垂至額也紫衫青褲履縛褲極緩三人著紫褲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

七人並白布褲褶自履韎悉有所執一人挾坐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持紙筆大硯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繖繖狀如毛羽又似綵帛斑駁可愛繖形圓深柄黑色極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如小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有光明草縷如韈子但織縷尤大耳侍者六人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入戶便皺面去居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案于時筆及約尺悉在案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所住屋自西廂有兩間去堂屋止三間步廊子云大近後恐自遏堂而堂于時已被燒盡未解近後之吉住屋東向北邊安戶五尺眠牀約西壁即所畫寢者頭首西故得見外又一五尺安北壁即子平住也一方五尺安窻下施書案東向硯本在案北頭筆格在南頭故移就硯而隱案也問左右那不將几來答云官近行不將來乃謂子良曰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愆故來相造子良乃起整衫未答云子時自覺起對分明而人見身猶臥肌肌不自解仍問曰今日吉日日已欲中卿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未曉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

恒貪眠又爹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令左右看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右以手捺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坂堀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問那得此小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令裸身善神見之小男兒名赤豆年五歲是俞僧夏兒云多災厄暫寄道士夏月裸身出戲又問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廕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為人所歸投郎善姓徐樂成縣人

年十大七許先依隨隱居還山今已去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地自云墳塚在越雖自羈廻亦不願移之南頭有一塊宜塞去其今欲同來有文書事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王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世子良本欲以甲午年迎父柩出西事不果周事角家過此未申酉歲乃更議當是其父不許移故因此告即往驗果有坎已塞竟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為人實依依於世上死為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

幽冥為勝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月將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為得補吾洞中之職而對天真遊行聖府自計天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自幼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為身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枉濫無辜起止飲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今還所任方

事猶疑冀非遠耳卿勗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人山中同炁知之無嫌便下席未出戶見門上有令春劉白等令春是姨母間婢子劉白是白從子乃又曰勿令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真經前失火處大屋基今猶有吏兵防護莫輕濘慢其輩無知事延家主門是前中隔閣靜室及壇在閣外經堂被燒移經出安靜中堂屋四間東二間作齋堂西二間姨母住始其年四月二十三日遭燒四間都盡姨母修黃庭三一供養魏傳蘇傳及五嶽三皇五符等所云真經當指在此但未解空基處云何猶有防守之卿姨病源乃重雖不能致斃亦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為治

瘵腹中又有結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即除歲月之間不知若爲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別當向卿言前云亭延家主家主即姨母所以因說病事不由於請問也姨母年四十七素患風冷恒上氣腹左邊有氣結如杯大從來醫藥所不能愈也令春等去便下增而減尋神明出入無方乃並淋不疑而亦有避人時蓋是遏穢賤者不可觸冒

右一條是夏至日書所受記書四廳白紙此承依別自是趙於保命四承居火者名威伯河東人主記仙籍并風雨水領五芝今王草來出真誥

其夕三更中復聞一人扣戶云范帥來未應已進修壯形貌端嚴著大冠似如幘服緋從者唯三人衣色黑晻晻不可別戶外有光狀如把燭不見光形帥倚牀前而言曰僕姓范爲定錄府鬼神之司定録保命二府同在一域而各界有分各天真守之二君並姓茅是兄弟兄守定録弟守保命卿亦應已知之向有大丞遊行界域記人罪福過造卿聞二君及府中諸監僚選卿爲保籍丞此位乃始立以助領諸簿録其任數小而高清爲美兼得宗庇真仙二三爲宜卿向闕對丞極不惡後何以與姨議異遂使日司閭之以自丞又疑是袄俗丞大不悅欲執卿爲無信之過故令僕來相告觀卿俗意未豁囂塵易迷何以苟縱於七魄而拘制於三魂實由卿素履帛家之事此輩小物亟稱其功而惑人意其爲牧約之卿儻早議不乖則墨僭不書周家本事俗神禱俗稱是帛家道許先生被試時亦云爾子良祖母姓杜爲大師巫故相染逮外氏徐家舊道神祭酒姨母化其父一房入道是以恒慮爲俗神所犯尉日見其淪卝不已乃具相戒約既未達真旨故不得不挾疑耳子良曰向實有疑今敢復異帥曰

夫神聖有旨豈是辭訟所讓兼向丞總領吳越任之大者自來宣諭何得不從尊府君亦有訴於丞云無復嗣丞已不許幽冥面告尚不得停而況穢身投片辭亦是不違違亦不許徒勞紙墨耳于是姨母欲奏章上言所令其作辭陳訴故帥此語以斷也卿朝夕燒香乞長生神仙今既果願復何所言二真今中間往太元府至今未反恐還當問丞故令先來相實可依心答旨二君兄是大司命太元真人治大霍之赤城當是夏至日往彼朝詳未反也子良答曰俗人童蒙不辨真正尚

貧宥實敢廻異帥直云好又曰卿每禮拜先依科朝四方竟輙更禮拜司命定録保命三真君旣居鄉故應爾于時子良𢦤屐橫在牀前又不著衣眠帥云作道士法不宜露眠不宜橫𢦤屐橫𢦤屐則邪不畏人子良唯應爾科戒云上牀脫履令正並牀蓋爲如此凡道士應恒著眠衣服牀如小單衣法衣不得露髻寢也子良又問旣靈聖垂旨敢希久停可得申延數年不帥云下聲傷人聞前共疑議曰司已白令來取實由復求申更恐其聞奏故令下聲非必畏人聞于時子平亦在別牀眠又曰向所言事不得爾自已

冥通記卷一　十二

有定兼復此職不可久空所以勤勤重來者正此耳今又私與卿云勿洩之卿旣無解術猶應栖質有所唯大嶺之南故園之地可得安厝若其地多石則看北良常山左側應好地莫還本基本基旣壓穢兼復蕪滿若葬之必不爲卿益竟不測嶺南斷地在何處良常在朱陽東北十里許山連爾亦至此間從來不聞其曾行看地今日倉卒便於東岡營冢後得此記檢看去年十一月八日定録告云作屋處於卜葬不便尋其初作屋時欲近東大巢隱居嫌巢大而遠令還西館明知今葬處已是闇合先旨雖非同此帥良常之言而會定録北葬之吉也旣云無解術應栖質有所者則此尸骨不還所以令吾好

安冢地耳其餘棺柩法用猶依世法用凡所受經符可以自隨者則其神衛從人復宜須三師姓諱兼受法年月恐三官水神復更考問皆應答對不得落漠留跡與家令事事亦如此是爲依師教也自題五嶽圖三皇傳及諸經符並云佩隨身但不知三師的是何者卽謂當作籍師度師經師義爲直是師師相承之三世邪竟不問其尋覓此又經記所論人命終復不問仙之與鬼必皆由三官關過皆須有所承按根本出是言之師資之緒殊不容易僕命去矣勿忘此證卿雖緣質有定亦須用謹正謹者邪烝不干神明衛護則招感易違卿旣處此塵諠之中僕等難復數

冥通記卷一　十三

來仍手指壁上所疏桃竹湯方云脫覺體不決便依此方浴此方要卿那得子良答寫眞誥中得帥曰此是南眞告楊許者卿得之甚好二君亦標挺言未絶聞于平覺便欻去

右一條卽夏至夜所受記細書一大度麻紙滿此范帥卽保命四鬼帥范名疆五四帥之大者事出眞誥但未了自稱僕而卿人之意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正有鬚鬚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顏狀甚丁

著紫芙蓉冠垂青纓甚長著衣狀如單衣而有
朱青黃白相雜厠似錦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
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帥來時燭光也獨自而已
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爾爲丞已遣丞
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爾修道之方可從
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五月二十七日事 此人見子良題此乃笑曰知 記曰爲好歲代久遠後人見 之知其何年子良曰前丞帥來已記年今詎 須又曰紙紙記爲好子良因疏下作下四字
太歲乙未 按如此人言便非尒留世未解周封 藏之意當示傳泄不由於已楊許先

迹亦是他 述故也
夫作道士皆須知長生之要爾旣未能餐霞飲
景飡已求眞徒在世上無益於體令所以相徵
召者一以助時佐事二以受業治身庶積年月
得其力耳五藏全其髓塡實方可以求道爾今
四體虛羸神精惛寒眞期未可立待卽亦可且
伺二星以通其感子良因問不審此星在何方
面形模若爲答曰北斗有九星今人見七二隱
不出常以二十七日[illegible]

[illegible]隱者爾今可畫作七星當隱約示其省向子
良因染筆作七星形此人曰我無容運手爾但
安二星置綱之頭相告也 次安此所是不答亦 非二又安此更問答 此是也當燒香整心伺之見則祈乞隨心所願 亦別有呪後當相告今夕三四更中可試看之 勿令人知伺時人 知則不可見也 又曰吾今去勿輕示人世上
亦有經子有宿業故口相受耳不聞開戶聲徘
徊而滅
右一條二十七日夜所受記書一大變簿白
麻相接續滿紙 按別記此中山人姓洪名子 涓本中嶽人今來華陽中不

顯何職後受洞房經亦是此君當是掌數學 者眞誥中無此人也伺北斗二星法出方諸 洞經中周從來都未窺上經性謹直亦不識 一求請追恨不得以諸眞經及楊許眞令一見 之已雖不復任此 要自於師心有勴
凡此三條皆彷彿夢耳不正分明
又別夢見懸巖峙壁鬱然若似青嶂中其在山
下望見山上有二人一人著遠遊冠錦繡之衣
其意言是保命君一人猶是向高座上老子也
相對而談共[illegible]不解其語須臾便覺竟不知此
二人後何所適

右一條二十八日晝寢夢記書兩纸小白紙

按尋記凡標前云夢者是眠中所見其有直云某日見某事者皆是正耳覺時其見但未知爲坐爲卧耳從乙未年八月以後遊行諸處此皆是神去而身質不動也又諸記中往往有黯易字當是受旨時匆匆後更思憶改之昔楊君迹中多如此

右初起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凡四條事大書小八白紙 並與月録相應無闕

周氏冥通記卷之二

梁陶弘景撰

六月事 一依本寫郎準有隱者今未注詮記

六月一日夜 凡此端皆題紙背作乙未年 復見前丞來乃著進賢冠猶如前侍七白衣人所執持亦不異舒坐席坐南牀復有二人年並十五六許形服鮮麗並作兩髻著衣似單衣復如袴似繡而非丞言曰一日有期差不爲疑仍指東邊一人曰此華陽之玉童定録保命二君今來相諭又指西邊人曰此紫陽之侍童二君昨詣紫陽陳卿事原 應作此源 紫陽乃戲言大族貞虛其中凌雲者理非一人定録曰此益見由耳紫陽笑曰東華紫微當與録邪丞曰吾想此言實是賞讃卿也華陽童乃言曰夫騰龍駕霄之才理非涉世之用榮華疇 應作籌字 略之心豈會神真之想爾情無滯念智臆蕭豁是以果而速之若無此虛豁之心者則一志而不及一向而不廻此二能得道爾既無才學可稱又乏德之美特是採緣訪命

加以迹少愆累心無沉滯故得耳勿區區於世間流連於覩識眷眄富貴希想味欲此並積罪之山川煑身之鼎鑊善思此辭勿足爲樂若必爲此則仙道諧矣又問曰陶氏才識何如答曰德操淵深世無其比又曰然恐緣業不及如何紫陽童仍言曰君言（君言是稱紫陽語也）神仙易致而人德難全是故二象雖分其間猶混眞道可聞而不可見人道可見而其行難聞夫爲人者皆貪虐誕欲恣情任美所以三惡不離其心五情不

節於體皆由先世種罪多故耳若生在中國知有道德人身完備才明行篤者皆宿命有福德也（述君言似訖此）爾宿世已生周家君之餘嗣也今生又在周家雖出庸俗先功未弭故得受學仙官任褒神府君昨歎云一與其別已數百年矣誠子之辭訖勸子之言盡可善勗之方當往來不爲久別又仍曰君已改子名字因人相告二童便出戶丞曰二人言盡此皆眞君授其語令相諭吾不得停尋更來夜席便滅

右一條一日夜所授記書兩小度麤白紙（丞猶是趙丞華陽童依後記云姓景名上則紫陽童云姓顔名靈芝按此云已改子名字別因人告而後入日來說所改名字即猶是其童也當是其今未來言耳）

六月四日夜華陽童來授曰爾既挺思合神必不會世心中人惟欲求利爾不能益則有不恍爾今事人尊者若罵詈爾得罵時當存念身神耳可得聞而心勿受爾莫口應若罵畜生禽獸之屬皆當即沐浴此爲賊身之大穢穢則眞神不降邪氣侵人昔有劉文長師李少連少連苦

酷不道鞭打罵詈無有時節文長受而口對積十一年山神遂侵試之後成邪注病今在保命丞間爲散使緣前身有忠朴之心故得爲正神所使少連今猶在河間晝夜辛苦不可得見譬如此事可不慎之（言此而去）

右一條四日夜所授記書一白牋紙（去歲聞其家說姨母常修服諸符恒令爲書其既給有通感於書符失時兼亦不講姨母責罵甚苦乃云人家養犬亦須守吠逐鼠養汝已不得供養止書符寫書而不用意用汝何爲伊于時意色極不好今山此告當由斯源也姨母以其年少伏事人恐過失每課屬非一從此後得

篤便喜笑悅竟輙沐浴大小咸怪如此至于師長之間實未嘗加以言色今則文長少違爲譬當以在三之義均耳

六月六日夜見一人來儀服甚整著丹衣青帔芙蓉冠冠上又有小平蓋蓋青色紫緣邊背上佩三青色鈴年可二十餘面甚白微有鬚侍者四人（二男二女）至良久乃言曰我是桐栢仙人鄧靈期聞子合道故來相慰子良曰凡庸下賤少樂正法幸藉緣會得在山宅（應作澤字）何期真聖曲垂啓降自顧腐穢無地自安若前緣可採願賜開

度仙人曰善哉辭也子千生已來種福多矣自然而會何待開授度子者當自有人吾特嘉子緣德來結交耳幸無謙辭桐栢當復有來者當授相待吾今去矣下旬間更相過方事遊適兩念相存執手而去

右一條六日夜所授記事一青紙（依後別記邪始得爲桐栢帝晨執蓋御史領華陽學仙禁真誥中所無云桐栢復有來者當謂後徐玄真也）

六月八日夜紫陽童來裝服如前言曰欲知我姓字不子良曰願聞之童曰我本姓王字子遐太原人宿命時父爲陳留太守仍移居丹陽我年十五化前身有福德生爲人復修功德死爲神補紫陽内宫王童賜姓鳳字雲芝君今改子名爲太玄字虛靈（童凡所稱君者皆紫陽也不改姓仍取周也）此名字中皆有旨趣今略爲述之太者元始之極而質象含真玄者謂應虛無之炁挺分所至非修身立功所得虛者謂形同乎假志無苟滯蕭條而應真靈者謂在世而感神棄世而爲靈此表裏成功饗流後裔也略陳其綱紀如此別有幽

奧處未可便及此名不施于世且莫顯示子良字元龢此乃施之善名亦不勝於世直是施于冥中耳言訖便去

右一條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籐紙（其學從外弟皆以子字爲名子良是其本父作生便名以無別小名也字元龢者是癸巳年十七於華陽東嶺冠師爲作此字燒香啟告以授之按後記云所改名卽是青錄王文者當周名仍取以名之）

六月九日夜夢聞人語不見人形聲氣高厲謂子良曰若披畢紫蓋[illegible]適便房者神仙之漸也

唯言此而已意而言是定録神君隱告也須臾覺便見前丞丞曰向來者爾識之不答曰不識丞曰是眞君爾未宜見之故逕相告爾按此前華陽中唯丞師及童來君都未降今此方爲其始也又曰爾聞血與不答不聞丞曰爾體血流釋那不自知答曰自謂無血唯汗耳丞曰汗之與血一何異乎汗者血之精華人血猶如水渠則上凝夏則上清清則流泄易凝則決冰而血出是爾陂塘虛微故不能止於流耳人血如淵水不厭其溢但患其竭吾有築塘之術當爲爾治之今但俟景挹華亦能微微爲效吾今且去外已有人來下席而滅即見一人入侍者三人來至牀前而言曰我是張孝字子安滎陽梨井人也直言此而滅見年可三十許巾紫方冠著繡衣當是高仙人

右一條九日夜一夢開一受記書一白牋紙依別記張子安是華陽中蕭閑堂主上眞誥所無

六月十一日夜有一女人來犢褁形貌妍麗作大髻通青衣言曰今夕易遷中有四人欲來爾所住處今既在此當不果至十九日只當來耳子良言侍從師還此不知今夕有垂降者欲還住處仰俟可得爾不女曰既已在此已夜不須復還恐人相疑亦不須道今夕來此意子良問不審氏字可得示不女曰姓李字飛華淮陰人來易遷中已九十四年既始受學未能超進今者之來乃趙夫人見使便別曰十九日期君於西阿子良歛手而別此女年可二十三四許有兩人同來唯此女言耳一人當是侍者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牋紙此日師出冰館仍上山日没後還東嶺廨送入至住處已黃昏仍留其停宿于時在水口屋尋嶺内清淨神女不集西廨混雜反欲相從未達此趣以爲於邑

六月十二日有五人來乃三更中

一人年可三十餘黃華冠雲錦毛衣侍者四人執紫毛節持流金鈴此馮眞人也眞誥有

一人芙蓉冠絳繡衣侍者二人無所執則張子安也眞誥見

一人芙蓉玄冠緑繡衣侍者二人則中山人洪先生也眞誥無

一人敖幘朱衣紫草帶侍者六人皆公服悉有所執持則樂丞眞誥有

一人兩髻亦繡衣此華陽童

右五人前三人列坐南牀丞及童坐書牀子丞前進曰今夕有高真來可起可起子良因起拜前者前者曰可坐子良還坐又曰周生修功積德可謂不負其志乎張君曰明鑒鏡察理當照其胷懷耳答曰如來辭洪君曰見周生不中路怡發乎（怡發字並應作怠廢字）答曰不怡發雖怡亦不能毀其金簡丞曰周生可謂保仙之人前者乃問子良曰今日諸人來暢爾懷抱不子良答曰枉蒙上真賜降腐穢欣懼交心無以自厝乃笑

而不言華陽童子曰此諸真人君當不盡識今將相告上者嵩高真人馮先生第二郎蕭閑仙卿張君第三郎中嶽仙人洪先生第四乃保命府丞樂道士第五則我華陽之夫司農王童故令君悉知姓位此中諸位任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子良答曰真仙高靈豈得以比於塵俗丞曰能察幽惻（應作測字）冥者周生是也今者既曲紆真降願各爲其述一文真人曰卿是其明證可前作答曰敢不聞旨但恐卑人居前非禮耳丞

沖寺也（一本作中仙之中後濃墨點作沖山之上木解所以既云久入今當由怠叡降二階邪范幼沖爲直初監出眞誥中未知眞仙品與都水監何如耳已說句曲有四人欲知所之乎而竟不得問是誰甚爲可恨今以耳眼久聞見者在男人中有蔣薛女人中有蔣宋並行就修學其長少男女南北亦復數人或有德之或有信識但于學功未深耳許靈眞人雖先聖胤而有家累亦未得涉學楊超遠今雖在林屋先是舊句曲道士甚有才意令木知誰當會此三人之數者但應各加精勤畯之此限耳）子良又問子良姨何如答曰乃得無大過但令勤之後身或取耳今生且未可言（其姨母本錢塘人姓張三歲失父隨母重適永嘉徐家仍冒徐姓十歲便出家隨師學道有餘姚立精舍性至眞正唯攝

妹見子良一人至年三十五公制所逼諸道義觀令其作方便出適上虞朱家而遂陷世法以永嘉此恥慨致結氣病涉四年有一男便攜還永嘉從此離絕至今十有一年乃示小來手未嘗殺蟲蟻妄折花草唯日中一食而恨性過嚴治于日下刻急如令所言乃得無大過獨是不無小失當以不能遂固節取命推挫辱于神鬼故也學業既淺豈望今身有果但爾三生得以爲幸矣）周君更問子良爾姓何等子良倉卒不得道前賜名字直云姓周名子良君勃然曰何以謬濫汝乃道士周太玄字虛靈而比於世中周子良邪汝名書玉簡皆作周太玄勿復勝（應作稱字）子良

世上名子良耳　勿以隱名示于俗人天下
人應得道者何限而偏依依于爾非直以挺命
感眞亦如以親逮故耳昔有楊許者楊恒有神
眞往來而許永不得見所以爾者許心徒勤謙
徹欲想未除故不得見楊位亦不大于許其神
凝志安蕩邪不能干其正華綺不能亂其心故
受語于楊令以示許也爾令得見吾等亦如楊
之用行耳凡此事莫輕示人吾昔與裴清靈去
來華僑處授其言語令以示許僑宿本俗民性

氣虛疎不能隱秘告其一法廻而加增逢人不
問愚賢輒敢便說之如此既多便廻受于楊耳
僑乃流沉河水身沒異方得脫以來始十四年
耳今猶在鬼伍晝夜辛勤諸如此事可不愼乎
爾勿示人此事也　楊許及華僑事皆出眞誥中也
定錄曰昨見楊在東華語我要來其云欲來碍
以諸事別當看之耳
王君曰此月初耳見許侯與紫微夫人及右英
共轡龍車徘徊[illegible]紫微問我見有周太玄已

集所受辭意如似署　示東華保晨之舉也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夜見前師來言曰比者眞
仙遊降足致欣暢乎我比恒有事遂成冥隔子
良答曰近來乾坤澄淨七晨齊明仰降高靈稍
蒙已數但滓穢無以克承耳師曰是卿千秋之
功無嗟以滓穢爲辭但卿六世祖眉爲譙郡時
尤好射獵殺傷無數賴其中時復營功德罪已
得釋卿不宜復食肉食肉恐先源逮卿幸可愼
之仙藥草自足何急噉此恐卿不悟故因暇來

相報爾子良唯承受師便去
右一條十三日所受記書一小碧紙　未檢汝南周家譜不知周眉晉何帝時爲譙郡殺戮之咎誠爲莫大但身尚以蒙釋方慮殃延苗裔小爲難解亦當如立善功身既荷福慶流子孫邪此師一僕一我亦未領
至六月十五日夜中山人去後　依別記月有六月十五日中嶽洪先生授洞房經云云而檢函中不見此受恐當自修事與秘亞不題文迹亦可已別授譏計此正應是昨夜法事與前二星相涉所以一仙洪先生授之閣共在酉廨及移朱陽所眠一[illegible]絶惡人近身少遊雜夕輒別牀臥如此必[illegible]方諸臥斗之法此法是上清中品經理[illegible]之[illegible]

又一人來甚華少白衣傳范帥語云前故相食肉事遂不能斷耶令且何意往他人處食脯從今去勿復爾望採前言副今日懷子良答曰早至師間師賜食謂是茸果不以爲欺又恭今豈敢復近肉此人應爾而去

右一條十五日所受記一白藤紙其好全似楊君體其十四年已向姨母云不得食肉脫入嶺亦見向說如范帥語于時即然許之十五日旦又入因進往潘淵文間潘與共雕仍遍勸令其專志夜便得此信十六日旦即復見向說之從此都斷惡其今答語云師賜此亦復方便說以解責也其去歲十月至其今年三月恒菜食脫幸苦疲瘦姨母更勸令斷進哉少少而已尋又造罪尤非推拘於先執所及既吞噬衆生理乖慈育之氣涉乎仁心者必宜斷之以成性是以仙聖爲體一向絶之

六月十九日有五女人來此則是前十一夕李飛華於嶺裏所告十九日期於西阿者

第一易遷領學仙妃趙夫人字素臺年三十許綠繡衣也真誥有此女

第二易遷左嬪王夫人字太英年二十許紫衣也真誥有王進賢恐是改名即於

第三易遷右嬪劉夫人字玄微年二十許綠衣也真誥有劉春龍而此不同若云改名恐先

第四易遷都司學陶夫人[illegible]字智安年四十許上綠下紫[illegible]斗恐許此改即是許掾母

第五易遷受學李飛華年可二十許前已經來者上綠下碧真誥無此前云入易遷始九十四年

右五人字位並李飛華所說說竟四人齊坐李猶倚

又有八侍女一人捧巾箱箱上有題一人腰各帶大符符方一尺許黑書青素上一人執一函以蓋致函下合執之函中有囊囊有黃題應是經書四人各執一牙板板上字極細不可識並皆絳綾衣紫絳爲腰帶也衆仙是共女良久似論子良事不正了其旨趙夫人乃言告曰子冥契久著故能招感真仙良助欣然子良笑曰不以猥

俗少便依道籍以緣幸能棲林谷豈期一旦真仙戚降喜懼交心無以自安若前因可採願賜神仙要訣以見成就夫人曰子名書紫簡何憂不仙而求於我我猶仙人耳劉夫人曰周生爾知積業樹因從何而來得如今日乎子良答曰微塵下俗實所不究夫人曰今略爲說之爾周生逵家時已應得道爲貪濁彌多遂不致獲次生劉偉家乃得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爾已經三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今日

之會上録來已七十餘年故經生死乃遂吾經以此事諮受録君君見告如此故爲宣説命知源由耳王夫人曰劉右嬪之言備說幽顯宿命爾可心自知之勿示凡俗悠悠之人陶夫人曰周年十九丁丑生水命人因謂趙曰此比何似趙曰亦無定總眞王君丁丑生水命人位爲高眞張酸亦丁丑生乃沉淪三官此不可爲定但論功業何如耳陶曰實如來告劉夫人又告子良曰夫神仙雖通玄感徹則易但凡情虛微不

能招其感耳我等今來者直尋有道者耳非浮遊無著泛濫而行也幸勿令人知知亦未然此事或生疑誚以迴爾心我乃無怪於彼但恐自招其罪耳子良曰已蒙神降豈敢自有疑但欲時呈師母耳不敢以告悠悠者又曰亦勿甲乙告之趙夫人又告曰仙道有幽虛之趣今粗爲說之夫爲眞仙之位者偃息玄宮遊行紫漢動則二景舒明靜則風雲息氣服則翠羽飛裳乘則飈輪靈軫浮海歷嶽遊騁八方進無水火之

患退無木石之憂豈不足稱高貴乎人唯見輕冕之榮嬪房之樂便爲極矣所以眞道不交乎世神仙罕遊人間正爲此耳縱有知者亦不能窮而修之或修而不久或久而不精諸如此事良亦可悲周生爾勿效此凡庸之疇也王夫人告曰夫一志直往無迴還（應作環字）之慮瀟灑任理無累著之心者此乃保仙之子也儻有窮幽測遠遠求師友晝夜辛勤積以歲月或直坐一山修經用法吞符翕景處七元者亦皆能致道終

不及積業用功果之快耳爾可以此事告於來子令勤之也修此不止不患身後徒空爾自已定無煩於其間矣陶夫人曰若能守道不動服氣吞景以鎭五藏者亦能得地仙長生不死若無金丹五芝終不能飛遊太極動靜無方也吾今猶是仙之中者未及上仙下眞也前服氣諸事往亦爲之而得如今日耳周生爾營之乎言語粗悉入四更中趙曰星已疎矣行當應曙洲與去和諸人曰應去趙又曰方當去來不爲久

刋正曰趙夫人來當無不相隨劉曰來月三日當往東華呈學簿當學陶夫人相過子良問何學簿曰是易遷中教仙人學業有進退之簿二月日多一呈呈東華大司命八月三是此二月之最至九月復呈如此周而復始陶曰且作十餘日別李曰其間動靜趙夫人當見使來去不復辭別便悉下牀而去侍女隨次而滅

右一條十九日夜所受記書六小青牋紙尋此

諸夫人所說並無義旨非必止在周生亦以兼戒學者明智功德之義過於專修覿夫議理亦闡則其理可見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夢一人年可三十許白布袴褶平上幘執手版版黑色形容乃瘦雅見敬自稱趙丞使下官相聞而言曰昨所與陶隱居共有辭欲須兩事國主憂民乃至但時進應爾比諸處屢有章辭皆不與報陶既有功行周方來於此當為驗二人之德不煩謙謙恐悒望故遣報子良曰比風月赫烈塘湖熇竭五穀焦枯草木彫落方慮饑乏故月共投辭希垂沾潤此人曰當不慮不雨恐不得洪溢耳前辭言語乃好但請雨應墨書請晴應朱書並青紙上人唯言神重丹青不知丹青有不會處諸如此者世間非一但無人報其此意其既不自知又云神而無靈願更作墨書辭勿同前語子良答輙從要旨又問聖靈何姓可得聞不此人曰問下官耶答曰姓黃字元平東海人猶散在保命趙丞間無位任仍曰不得久停或當更來斂手而去

右一條二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麻紙此按

年夏旱不雨積旬諸道士恒章奏永無雲氣隱居是與周共作辭依常朱書青紙五十日晴後共周于靜中奏之故二十一日夜得此夢周二十二日夜乃作墨辭於其廨延壇自奏二十三日周向家云昨夕有人報云今日中當雨爾旦天清赤熱了無雨意至禺中周來入嶺至上便見東邊風雲卒起未達隱居間於路便雨地得好潤唯在一山周遍左右耳此一事即共宣顯只疏云夢不知定夢定覺耶華陽隱居陶甲道士周子良辭竊尋下民之命粒食為本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九旱積旬苗稼焦涸遠近嗷嗷瞻天告息百姓祈請永無感降伏聞水雨之任行所司存願哀愍黔首霈垂沾渥呼風召雲肘寸而合使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鶴之詠復興於今共申至誠稽顙謹請謹辭

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一日辭請

句曲華陽金壇洞天張理禁趙丞前此是前所未書辭者隱居製周書始檢得後以寫又尋覓周所易本未見
六月二十四日晝臥南牀夢一人年可六十許
著飄風冠披毛帔紫羅裳手執玉鈴腰帶大符以丹書黃上不似筆蹟當是織成
未嘗來也侍者兩人皆絳衣
進坐乃言曰德秀之美感乎幽冥吾久欲來礙
以諸務遂不即果鄧生前亦應爲說我來子良
曰鄧仙人備述神靈應垂降意比恒洗心潔念
仰候眞仙乃笑曰鄧亦尋應來良久許乃自悲

歎曰昔爲孤棲獨往賢莫過焉我嘗學道於嵩
高積八十餘年蒙得神芝服之而化雖得神涉
仙階而尸宅無寄今猶在嵩高南石室中顧之
眷戀心未能豁子當不憂此事人言得道不復
念形我念形之切裂於肝心可得無悵悵乎吾
今乃桐柏金庭琳宮之師領蒼梧仙人鎮朱臺
之內姓徐字玄眞故令知位字有在耳尋當與
鄧生俱來別更委曲不爲遠別便不復見須臾復夢
見二人乃趙丞前所使黃元平者云昨甫恨不
多來月中當更作昨往泰山見尊府君送人夕
來乃始得除君死錄更記生名如此輩六人尊
府君言今還北宮君儻至子良處道我今來此
今故來爲宜之如此便去
右一條二十四日晝寢夢所受記書兩青紙
按鄧是此月六日來徐與鄧同在桐栢故相稱引後二十九日仍共來也惟如徐說雖得仙化猶戀於委形況在餘神鬼中乎悵悵之事便弗無矣此徐君眞誥所無而不知何處人何時得道云周父還北宮則是隸鄷都所使去五月趙丞云明年春當生王家今則已去一得受生便連遠絕也又按前劉夫人云爾名上仙籙已七十餘年而今方云太山始

除死記生名尋此則仙簡鬼簿各各有名仙簡雖有而鬼簿不除簡爲未定是故得上仙名函有書除或仙鬼兩名俱正便無復黜斥還民間或充鬼役若是則周生今日之化永保品矣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夕桐栢有二人來一則
桐栢金庭宮上師蒼梧仙人徐玄眞衣服如前持玉鈴侍者二人眞誥無
一則桐栢仙人鄧靈期衣服亦如前但持玉鈴耳侍者亦二人眞誥無
鄧先言曰久欲相詣礙以此二十七日蒙受書
爲帝晨執蓋御史治桐栢山南青中館領華陽

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乖爽徐君前來善得接賞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歡仰無已復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茅定録處云始授子玄真經甚助欣然子良答曰謬荷靈啓垂授真法但肉人頑疎修行多替又曰聞子名已入東宮青簡尚未審其事比當與鄧生往爲參之答曰賜與恭訪實是所希徐仍指鄧曰此君學道來已數百年始今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功夫久有在鄧

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侯所說當可言乎徐曰周子雖冥仙緣未得便知前身之事子良因曰鄙塞塵陋豈得知此不韓侯是誰鄧曰是東華仙侯韓惠期領東宮諸簡録治方丈第八玄宮中向云欲參子事者正詣此人耳徐曰今日匆匆不得久停尋當得與鄧生俱來不爲遠別下席同出戶侍者隨從而滅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紙

按徐云定録授子玄經檢別目云六月二十七日華陽童宣定録君旨授太霄隱書玄真內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恐與同房俱別封也論桐柏中仙乃不應相關當鄧領華陽四宮仙禁故得往來四宮者當爲男則童初蕭閑女則易遷含真也參簡之事別在七月中

右起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凡有十三條事書青白太小合二十三紙共淵房玄真三條事於日録中並與此餘悉具足

周氏冥通記卷之三

梁陶弘景撰

七月事（一依本寫即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

乙未年七月二日夜七人來

一人姓周著玄華冠服絳毛帔丹霄飛裙佩流金鈴（年可五十許真誥有侍者四人執黄毛節）

一人姓王衣服似周服紫羽帔佩流金鈴（年可四十許真誥有侍者四人執緑毛節）

一人姓茅著遠遊冠玄毛帔紫錦衣佩流金鈴（年可六十許真誥有侍者二人執玄毛節又捧一白牙箱）

一人亦姓茅著芙蓉冠丹毛帔玄繡衣佩玉鈴（年可六十許真誥有侍者二人無所執）

一人姓周著華蓋冠服雲錦衣佩玉鈴（年四十餘真誥乙名太賓侍者五人執紫毛節）

一人姓司馬著芙蓉冠服素羽帔紫錦衣佩玉鈴（年四十許真誥有侍者二人執青毛節）

一人則樂丞公服如前（侍者五人真誥有凡此前衣服並從後見誥令識之）

丞曰今真人來何不拜子良即起再拜頓首

稽顙乞神仙訣

茅定錄君曰功名已著無煩苦名並錄我所關

周紫陽曰一與爾別便數百年我當知如一日

爾縈之經生死一何苦哉

司馬括蒼曰學道不勤而得道者乃周生乎茅

保命曰勤苦之弊何可弊言所謂先苦後樂

王紫陽曰歲月易積功業難顯昔聞周生之名

今見周生之德宿昔猶固良可知矣（應是夙字）

周大夫曰周生年稚而德與識淺而智深已三

生如此我昔微遊于世數經詣之乃能傾襟年

誠而施仁也我因欲示之要言而其未堪受法

故不授之今得相見良亦爲欣

周紫陽曰卿知其根由不乃吾之弟孫也昔與

其于南海相遇便別別來已二百餘年矣丞曰

將告卿衆真之第一紫陽左真人治葛衍山周

君第二紫陽右真人治嶓冢山王君（周君傳乃云紫陽有左右真人亦不顯右是王君不知何名字）第三定錄茅中君第四保

命茅小君第五蓬萊右大夫周君第六括蒼真

人司馬先生第七吾也此前六等並眞人前後
來者皆仙人唯馮君是黃庭眞人治中嶽耳保
命問曰粗恐此位不了良答曰蒙承垂告已解定
録君曰前遺某上期授子玄眞内訣遂未修之
邪子良曰蒙賜玄眞經即應修用但洪君前受
洞房欲且營之成業故未暇耳又告曰洞房乃
好得益進修玄眞專勤者五年中便得太玄玉
女侍猶勸先營之併修亦不相妨子良應爾王
君曰子勸勵之名籍雖定中間縱怠亦未必得

前此功爾勿輕示人今夕來事周大夫曰得仙
者年年月月皆有但人不知耳爾中年當得上
拜太極不者則酉年也此期未遠而亦復爲遥
子勤此中間也司馬君曰子保舉既强得業亦
美道必可皆但其流行之必不怠也子良受肯
一一謹依亦曰陶隱居事近亦不無此議聊娛
屢有贶請二君乃無異但恐餘處不必允耳定
録曰陶其名録多關穿處不的由縱見由我我
亦不得自任中何聞常與思和守也 此保命往諸司

命間論之意此必無若勿卒憂悒仍云吾■今
去或復尋更來其間有信書疏亦可相通 因以相隨而去
右一條七月二日夜受記書四小青牋又一
片續後
按紫陽兩眞句曲二君此日若始自降前六月
唯遣侍童耳眞誥曰周太賓普鼓一絃琴是教
孫登者爲遂兼右大人即應是也司馬括蒼内
外書傳都不具文不應是季主乃可季主兒法
育耳唯見此一來自後無復所出隱居此年四

月自得夢應被召云官府已整唯作印未成意
甚惻惻徑向周說周登向其姨母道如此姨母
乃密營贶信告潘淵文爲條疏作辭牒令周共
奏請後天窓洞隱居都不知後方問有此亦不
復問周可否至七月十三日事訖十四日旦周
疏受見示方具耳止聞此一過而去屢有贶請
是所未究
乙未年七月三日夜有九女人來齊着青衣絳

綠衣下紫爲腰帶佩金鈴鈴下有大絳纓爲文書青上手並執板板白色似玉見衣縫縫皆有如織文綴之鉼縫際並有小鈴子齊之行輒有聲此一女則劉玄微一則陶智熒餘者皆不識亦不見與語劉夫人曰此修學稍得新業邪吾且往東華今始還文書事粗得了見爾名已度上東華矣爾甚明爲慶陶夫人曰間近齋而侯北斗大不明何所爾標心乃至於此星亦未可卒見積以歲月所不論耳劉夫人因喚諸女曰此周生有凌雲之秀將可與共語一人應曰下仙未敢與高人語劉曰高下未必可定伊猶沉滯塵喧共啓悟之耳何高之有此女笑曰別當相造今未容言陶曰此段易遷中有柳妙基（謂應作姬字受口語音不得字体也）孫寒華阮惠香（此三女眞譜中皆無）此三子學有功夫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受書並爲仙妃故令知之劉曰周生爾欲之乎答曰凡蟲鳥非所敢希曰爾得希之所以相告陶曰夜已深宜去便欲去諸女曰待儂因相隨而滅

右一條三日夜所受記書兩小青紙（按此即是前月所云近學籍至東華還過而下見趙日乃更有餘人兼申嘲譴欲希之辭夫以涵育兩儀照臨日月山澤通氣陰陽離會莫不皆須匹偶共相映協日高眞以下咸同斯義既已久表出記于今差非嫌惑但長幼貴賤年月賒從各有終運不必可均耳如其道超域外心凝化表者時或迹應作非復體諧接文殊之感埋淨名之室作賓友稱奇對扶桑諒別有旨矣）

七月九日夜見紫陽周王二眞人定錄君三人衣服並如前侍者共可有十許人紫陽童亦在中自共語良久定錄君乃語子良曰比勞用心吾天事頻煩以疲我神此六日往東華見爾名已上青簡乃位爲保晨司始吾徒也不亦巍巍乎此乃冥符宿契雖非此間之職要應先當成就周紫陽仍曰爾自應得此位諸局司故不以明德相顯直奏功夫事致使移將夫涉眞境便多有試好固心力勿弱於其間王紫陽曰得如此甚好但恐以試爲難耳子良因請問不審幾試試若大小恐肉人邪僻能不憂懼王曰當兩小試或爲虎狼或爲姝麗與形以怖於人爾見

此時但整心建意勿懷惶也若不過者怪惡所壞生人功夫俄頃耳周少來神膽正小鬼時獨宿空屋夜行林草了无忌憚去皆屢驚及來茅山至移朱陽晨夜開路去來恆獨行耳始近聞人說從今入九月以來館解往反必須一兩人相伴小陵闡則便執刀杖人問何忽爾亦爲作咲喝約略此當是去斯近客防諸試只二十大夕移來解宿亦徒一道士恧下伴眠道士覺其不得眠數起坐誦諸呪說此復是暗時猶慮有異於平日致驚怖耳而遂得免過當由功夕強

定録又曰昨東華集諸司命及土地神靈典司之從檢課簡録見天下民人爲善者五十分無一而况於神仙萬萬之不過兩三耳其中功夫

巳成而復落除者亦不少吾將憂仙籍無復人也兼運度巳逼災世益難見東華青童紫録內格中有上上眞録者五人巳落二人補地解無復進補者上中眞者二十八人巳落七人二人補下仙五人復還人中唯上一人補耳上下眞者三百人巳落二十六人十一人補地解十五人還民中都復上八人耳上上仙者二百十一人巳落四十二人十二人補三官中職六人戍尸解二十四人戍賤民都成五十人耳上中仙者二百九十三人巳落七十八人十人退成下仙八人得尸解五十一人還生民中復上十一人耳上下仙者四百三人巳落七十八人二十人爲酆都所引四人被考三官五十四人還民間復上十九人耳始今月標落此諸人須至分節當上言太極更記死録於太山見此輩良爲可悲並背修法不勤或先亡引逮所行乖道或先勤後怠失此功夫一何苦哉亦有垂登雲天者日月下空並下教眞人降授之其或處在深山

或學道歷年人並不知此吾等亦時時教授如爾今日人誰知邪

周君曰茅定録說此者是戒爾之深矣勿怠惰于其間爾乃近在下品仙人耳爾乃當登中仙之上得遊行太極控駕龍驎不亦快乎王君曰茅定録及周紫陽所誡實爲深矣足爲子之實録也此句曲山中亦有三四人入下仙品欲知之乎子良因問家師陶公何如答曰假令爾如其者則期眞不難也陶久入下仙之上乃范幼

沖等也一本作中仙之中後濃墨點作下仙之上本解所以既ム久入今當由怠替攸降二階邪范幼冲爲童初監出眞誥中未知眞仙品與都水監何如耳已說句曲有四人欲知之乎而竟不得問是誰甚爲可恨今以耳眼所聞見者在男人中有蔣薛女人中有蔣宋並久就修學其長少男女南北亦復數人或有德行或有信識但于學功未深耳許靈眞雖先聖之胤而有家累亦未得涉學楊超遠今雖在林屋先是舊句曲道士甚有本意令未知誰當會此三人之數者但應各加精勤庶充此限耳

子良又問子良姨何如答曰乃得無大過但令勤之後身或取耳今生且未可言其姨母本錢塘人姓張三歲失父隨母重適永嘉徐家仍冒徐姓十歲便出家隨師學道在餘姚立精舍性至眞正雅攝

姝兒子良一人至年三十五公制所逼諸道義觀令其作方便出適上虞朱家而遂陷世法以此恥慨致結氣病涉四年育一男便攜還永嘉從此離絕至今十有一年乃示小來手未嘗殺蟲蟻妄折花草唯日中一食而根性過嚴治于目下刻急如今所言乃得無大過獨是不無小失當以不能遂固節取命兼挫辱于神鬼故也學業既淺豈望今身有果但爾三生得以爲幸矣

周君更問子良爾姓何等子良倉卒不得道前賜名字直云姓周名子良君勃然曰何以謬濫汝乃道士周太玄字虛靈而比於世中周子良邪汝名書玉簡皆作周太玄勿復勝應作稱字子良

唯丁世上名子良耳勿以隱名示于俗人天下人應得道者何限而偏依依于爾非直以挺命感眞亦如以親逮故耳昔有楊許者楊恒有神眞往來而許永不得見所以爾者許心徒勤謙猶欲想未除故不得見楊位亦不大于許其神凝志安萬邪不能于其正華綺不能亂其心故受語于楊令以示許也爾令得見吾等亦如楊之用行耳凡此事莫輕示人吾昔與裴清靈去來華僑處授其言語令以示許僑宿本俗民性

氣虛疎不能隱秘告其一法廻而加增逢人不問愚賢輙敢便說之如此既多便廻受于楊耳僑乃流沉河水身没異方得脫以來始十四年耳今猶在鬼伍晝夜辛勤諸如此事可不愼乎爾勿示人此事也楊許及華僑事皆出眞誥中也

定錄曰昨見楊在東華語我要來其云欲來礙以諸事別當看之耳

王君曰此月初耳見許侯與紫微夫人及右英共轡龍車往詣南眞紫微問我見有周太玄已

刻紫録將賡得道比欲觀其德業君見之不吾
因答已經請之乃有蕭然之德甚可啓悟紫微
言別徃看之年秋事今得去紫微夫人主下教者
定録曰言語粗悉足為周生保試今且去天務
繁多明日鑒定因相簡而去此二更中來入四更乃去言語多亦不能盡得記
憶也

右一條九日夜所受記書五白官紙此條中亦說上落及宜漏諸事全是欲嚴相誡防恐脫言許便致譴黜既如此伊何由敢顯雖復王威加逼金帛蒲堂亦當杜口道義等故自息求而此中引愓許之諭亦何必不別有所指追悵不知早相共理令闕然漸加鑽訪必不徒然徐矣如何猶冀于冥途之中既更通感耳

七月十一日夜見桐柏徐鄧二人來衣服皆如
前徐至便言曰名已果上東華定為保晨司甚
助欣慶鄧曰昨已應有說此事者子良答爾諸
真亦粗説其事但子良庸陋豈敢仰希侍蒙神
真提拂不論耳

徐曰近見趙威伯作事上保命曰周子良字元
龢右一人改名太玄字虛靈以其生周遂家已
上紫録次生劉偉家復書上編既經歷辛勤今
讃依上科報以下仙為保籍丞羽儀衣服如故
法保命仍將徃共定録省察良久乃作讃上東
華曰周玄秀德心志虛清謹按紫格可刻仙名
東華乃更命以七月七日會仙官檢名薄因得
爾品目位合中仙更奏上仙為保晨司韓侯仍
作事曰周太玄字虛靈右一人昔標懷道之志
今見蕩然之德上合乾綱下應地紀依如仙格
合中品之上伏見保晨司年限欲滿請選太玄
以補之謹上青君命云如牒仍作簡文曰惟周

太玄因業樹玆刻名仙簡為保晨司此韓侯刻紫玉之簡赤金為文以上言太上也
吾聞此位尋滿不出一二年中應相召也子良
問不審此位若為羽儀徐答曰亦不可為定更
由功業之高下理有丹龍録車玄羽之蓋素毛
之節青衣玉女五人朱衣玉童七人執鴻翮之
扇建扶靈之冠服紫羽之帔絳霄之衣帶寶玉
之鈴六丁為使萬神受保知天下神仙切夫之
事教學之方非復人間保籍丞也故指來相[illegible]

未可示人身之遺迹乃後人之所效耳鄧曰桐栢眞君乃欲來須見太虛司陰二眞既累去後與兩小兒竟夕耕儲恐明日人來見蹤迹于是內外無知者以至于今唯密以啓聞耳葬此便是前緣所招或祭讌應至定録趙丞灼然知見而不可較也葬欣未知應爲此位耶言不大欲爲恐是懸照此意自發上道心眞老君誠解其性理習忘相儻于一切有爲無復執著與物未道之志便有濃淡故以推心知當不大欲爲耳今既忘言于茲於便亦不離此任但令得在能利益衆生處雖甲雖苦耳心爲之後云雖欲蕩情散慮亦未能多去此實神察六七往道中猶煩惱未盡況此信恐望都隆鄴五年十年非但未定朝聞夕殞亦是所願周生既已見拾便欲促往尋之從別記目錄此月十五日保命授三天龍文并令且混人身異迹行來動靜但意云此一條不顯出恐是與龍文別封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三白官紙此條中便是定位即云待前人滿則未便到職但未知猶且領丞任俟期而去爲不成稱丞直遊散住耶此非可意求須有通感髣髴乃可知耳討令心應猶在洞中也

十三日夜定錄趙丞俱來定錄曰昨與思和至太玄府仍詣南夫人論陶某事乃得由少時子良問申幾時又曰未測幾時或五年十年事雖關我亦由上府繼東華隷司命未敢爲定趙丞仍曰且已被東宮命令且住召陶某事子良召爲何職仙官鬼官丞答蓬萊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似欲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選耳此是仙宮隷司陰府掌水事以陶有勞故得補之如陶意似不大欲爲此位既仙陶當不知卿可以事白陶也少許時又曰夫人生禍延福湊皆有因而至非神明之所如陶今夕心意豈復憶此雖云欲蕩情散慮恐亦未能都去如何復言合丹事云云不知此所道彷彿可恨也又言青童大君月末當來華當朧陽字檢選仙事云云

右一條十三日夜所受記書一小白紙按此告即梓前二日所云中旬間去爲論也周以十四淸旦來入嶺止疏前停召事見示即問周何意有今夕心意語答云亦不解所以見意色甚不好子良亦不敢問于時既客解此意便止不更重論嶺裏以十三夕一更忽被冠似有六七人皆執杖杖至階前一人與言在御仗中蒙假還東畔等數人之資叔故來就先生乞于時已閉戶未眠聞此便開戶當對呼進隨意所須衣服物器一階捨與別屋兩小兒並被錄罪既從來未嘗見此不能不懼而猶向其道但各取重擔徐去必無告訴正恐君刼道此罪重我當作好意相與使後也

十八日夜見定錄曰陶乃答吾前語年限猶未定別更報爾所云欲住雷平山後此亦不欺今

居論災厲刀兵水火之事乃爲爲耳此地本非
可隱居寂處直可以避災害住與不住無勝否
也又論方託形何處此由人心心既未發吾寧
得知方將而言唯何曲可住吳越名山乃不少
未見有大勝地猶勸陶居此山

右一條十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陶隱居既得周所宣事以十五日疏作辭語與周令接觀之日爲中陳如此即是酬之告周竟不以此見向道當是無正可否以宣也于時至尊垂恩爲置宋長沙館士二廨并左右空地于此廨西復爲起觀前左右即是許長史舊基竊恐側近真靈或以致譴故二三因闢耳追恨不得作方圓通辭方圓通辭則亦應方圓酬答也

二十五日夜夢見唐趙二丞來趙曰近何意恒
勞苦損人精神惛人耳眼今去勿復爾苦子
良問不審住此廨中好否比者恒憂與盜事趙
回頭曰此事關唐丞唐丞仍曰雖見關亦不得
自由夫災禍亦非鬼神所知此廨自不須多憂
疲人心慮子良言劫盜事深以仰憑答曰自保
最不須過憂便去君論期運事竟應相造也我
等且去尋復相過子良起送相隨而滅

右一條二十五日夜夢所受記書一白官紙此夏旱人情惡山有事長但慮亂情局故以此祈訪也唐丞名公房亦四丞之一主死生計劫盜事正應由樂由樂丞不知關唐也記中從來見唐來事今若始言亦有始但諾語恐前已有不必存記耳西廨北後至今顧蒙安隱也依別記日錄此月二十八日唐丞又云劫盜事不令憂云云此不顯書是不錄也

右起七月三日至二十五日凡有七條事書
青白大小合十紙于目錄中缺一條餘悉具足也

周氏冥通記卷三

周氏冥通記卷四

梁陶弘景撰

此卷從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至丙申年七月末月月悉記所通目錄其五六七月並具有即前別三卷自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有此年目錄無更別記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晝保命府趙丞告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夜保命范帥告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中嶽仙人洪先生告伺二星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八日晝夢食合金液燾云云

右四條五月事中今別撰在第一卷三條云見一條云夢

乙未年六月一日保命趙丞華陽司農玉童業陽內官玉童各告治身之行云云

乙未年六月四日華陽童告人罵辱令心勿受云云

乙未年六月六日桐相仙人鄧君來結冥友云云

乙未年六月八日紫陽玉童宣周君旨改名字云云

乙未年六月九日闡人隱告坐臥偃房事云云

又保命趙丞告流汗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一日于東嶺宿易遷女仙李飛華告有五女仙欲來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二日中嶽眞人馮君蕭閑受主張君中嶽仙人洪君保命府樂丞華陽玉童凡五人告長生要言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范帥告勿食肉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中嶽洪先生授洞房經云云

今缺此記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范帥遣人來重責食肉事云云

嶽去後來

乙未年六月十九日易遷五女仙來告生死因緣根本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一日趙丞遣黃元平告請雨事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illegible]仙人徐君[illegible]事

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趙丞又遣來告請雨勝辭蒼梧去後云云今缺此記

乙未年六月二十五日黄元平告已落太山死籍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七日華陽童宣定録旨授玄真經云云今缺此記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蒼梧徐君執盖鄧君告名已上東華云云

右十七條六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二卷凡缺三條今見十四條並不夢言

乙未年七月二日紫陽周王二真人定録保命二真君周大夫司馬括蒼樂丞同來大論語事云云又及隱脆事云云

乙未年七月三日易遷有女仙來云名已上青簡云云

乙未年七月九日紫陽定録告已進爲保晨司并論上落人數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一日徐鄧二人來云參定東華名説上事牒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三日定録君及趙丞告附得停召合及事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五日保命君授三天龍文并令但且混人世勿爲異應行來動靜營爲出入任意但勿違犯正法耳條真法時但默行莫令人知神明不以萬里爲遥不以山海爲難戀行應動任所趣勿以吾等爲礙云云今缺此記

乙未年七月十八日見定録君云陶答語及問所住云云

乙未年七月二十五日趙唐二丞告勿過勞神疲體云云

乙未年七月二十八日唐丞告刼盜火禍不須防慎不令有虞云云今缺此記

右九條七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三卷缺二條今見有七條並或見或夢

并右三十條並有具記惟缺五條從此後並無別記實爲深恨

[illegible]年八月一日范監來告云此日諸真相就詣該徹已畢自今已後欲令自來處處遊觀云云此云來聞非夢

八月五日夢從一朱門崇關入見司命君見授夜光芝云云夜光芝是何曲五種芝之限

八月七日夢入華陽中先經保命府後至定録間次往蕭閑採龍仙芝之云云此則從北入而向南也龍仙芝亦見五種芝之限

八月九日夢至定録間見問云乃同人齋邪云云剛日在中堂王法名爲皇家塗炭齋

〔冥通記卷四〕 五

八月十二日夢與定録君與華陽內共乘車侍玉女三十人奏天樂造南真于丹城南真見告云云因又告太玄太玄示以仙籍云云二真府並在大霍也

八月十五日夢與定録保命共往紫微夫人處云云紫微治玄龍宮應在北方

八月十六日夢至方諸見青君府不見青君乃見韓太華丹青館宋夫人見告神仙之要委形之術云韓太華始以今年度東宮受書宋宮玉妃之領改韓出真論也

八月十九日又夢造方諸正見青君出遊楊君九華及許仙侯皆從因造韓侯見簿籍事云云韓卿前卷所云東宮典録籍者夕惠期也

八月二十一日夢與保命至蓬萊見周大夫又至一朱臺巨闕青軒紫房云是司陰府陶其近正應治此東南一玄宮中因復行見一人面金色長短中形人著飛霄衣冠見告道法之事云云保命曰此是小天奉法人周大夫仍告道業因緣甚多云云周大夫即大賓真誥亦云在蓬萊司陰君主天下水事出馬君傳前不知那治在蓬萊小方諸多事道事亦出真誥

〔冥通記卷四〕 六

八月二十五日夢與色監趙丞至大衡山見南陵薛大夫中黃杜大夫見授隱變方因爾又行見一草屋甚高大絕有井泉雜生衆華范監云此是遊仙之廬因共入坐屋下談神仙事云云薛杜二大夫真誥中無也

八月二十五日夢入華陽造定録諮來年十月可保得申延不答云可爾云云此共猶欲留世意所以發此請辨刃云可爾恐後復相請卿密得申則不應十月果去也

八月二十六日夜夢定録保命來見告云明旨復往東華過司命間既是天事不復得同當更爲訪韓侯論爾更不廻異不此前及後屢道明簡事此則不可爲定進退皆復由功過故也

八月二十九日見上期來宣定録旨云韓侯甚有懷於爾簡録稽因云云此云見來則非夢也上期是華陽童姓景名上期也

右十三條八月中事二條是來十一條是夢往

九月二日夢至華陽中見二君云云

九月五日夢又至蓬萊先過司命司命見告服神丹應先須名上仙籍乃得服之云云乃至蓬萊見周大夫食一草狀如槐香而紫色見告云子未得食此得食此便如吾耳及火棗交梨事云云火棗交梨出真誥中亦竟不知此果是何神奇

九月八日夢與趙丞共遊易遷童初二宮二宮相去可五六里易遷女仙宮童初男仙宮而未知東西引爲南北列耳

九月十日夢與保命到一山山形平圓異於人間山名爲丹龍云中有洞多仙真丹龍云在陽洛之底是南真所治之宮也

九月十五日夢獨往桐栢山見金庭舘珠寶煥麗宮室行列姝多亦有青畫相似復云有金庭洞宮自所見者非其限乃衆仙之遊憩典司之所治耳非王真人所居東方大君來時別復有宮雖云有而自不見桐柏右弼王所治之處亦云山內外並有宮府

九月二十三日夢定録來于朱陽見攜到司命府道逢玄清紫微二夫人乘雲軿從二十餘玉

女語定録云司命紫陽正相遲塵生令來亦是其冥意言見笑爲塵生不言是陳生定録答語云云當爾時亦不知在何所但覺飄然而行耳到司命門即見紫陽共見告大有所言非可具記此應有奇事也

九月二十五日忽夢見張理禁令誦道德云云道德二篇實道書之宗極太極真人亦云誦之萬過白日昇天

右從前來至此並墨書大度西麻凡七百紙

九月二十九日夢見天西北有一物長數十丈

青赤色首尾等大狀似虹因到張理禁處問此
爲何物答云名玄霞之獸或呼爲水母乃可愁
矣夫有中之無未若無中之無空無之理難可
思議此九六之災顯矣人誰知之張爲保命丞禁伯主諸雨水過以問之事出真誥張既善談虛無每語輒八斯境隱居謂有中之無自性空也無中之無畢竟空也但未解說此句指耳

右八條九月中事並記云夢

十月二日夢見洪先生見令誦太素祝云云未詳此出何經

十月五日夢見定錄君云比來多諸進御善自
禁節勿縱志也似應作恣字既丞有上落實宜恒加精勤也

十一日見紫陽定錄保命桐栢來及移朱陽事云云不知論此可否云何

十八日見定錄云朱陽并爾所居處若不能遠
去只朱陽左側好良常爲勝恐爾不能處之耳此月十九日隱居始移朱陽住周亦同來既是公館當慮有月之事以爲妨礙故也

二十日夢見南真紫微云云

二十七日夢見趙丞洪先生及星事云云猶應是司二星事耳

二十九日夢至一處名爲陰城之宮大有仙人
而自不識未見陰城宮所出處

右七條十月中事二條云見五條云夢

十一月三日夢見洪君及唐丞言曰雲閤星沒
唯宜嚮南山坐耳此雖可聽而非求真之體三日應司二星既雲閤亦不宜便嚮耳

十一月八日夢見定錄因自陳欲寄朱陽東爲
小屋未審可爾不答云東好所恨下葬爲不便

耳夫居當作四合舍不者不可不作堂東西廂
若不爾名爲孤凶宅但以意作之爾其去矣以
遺來者吾見陶其比意大欲相試爾但浮此跡
勿畏人不信得不信乃爲吾之快矣東間有兩大窠皆可營墓初本欲于西窠作廨恨廣大更令就窠西立廨近朱陽爲好周令定葬東窠正南向

十三日夢見周君言曰陶其或信不信多好試
人但爾比亦喧然多諸雜相可自節此煩頻告云陶或信不信欲相試今追思不[illegible]呵有不信事自從遺想來凡一切有爲通無所恨耳于周事實亦謙尚亦不乖背正自悵然有時見其過凡既率嫌接神之體不應爾至丁周欲別立屋便虛

桐許自爲看地給錢一萬伊本顧即作三間堂東西廂各三間林竹至而道士心未善者互興言說遂不成復作廂止三間堂屋而已今日方見事亦如此明非已立意也此者微有準擬猶欲追爲起之期留啓云止請留一間既爲造舊之所今則並修理之不令蕪雜也

十五日夢見洪君來告曰爾即欲所居西北面有故氣吾今共汝看之便往至彼處見一人形極醜陋君曰此即是大都畏人居之定無苦朱陽館及彼廨以後乃有二三塚狀似古塚既林草榛蕪亦可畏人埋壓不見有巫場處所云故氣正當寬爽華耳既曰無苦便不爲害也

二十日見一女人形容殊麗上下青衣侍二女

至戶內立而無言

二十六日夢見周蓬萊云北斗已復不見而祝於二星云云當是二十七應司二星今夕已陰晦必不見也

二十九日夢見茅二君周二君並有控乘遊於雷平直取伏龍定錄並舉手見向如謝去狀雷平在舘東南伏龍在西北便是空從館十度故得相望也

右七條十一月中事一條云見六條云夢

十二月三日見徐[illegible]應作郎字二君言去二十九日桐柏府校籍[illegible]人與簿三人被責云云便下

丁事所以也

七日夢往司命處告玉清清玄事云云此所論殊高恨不略說也

十一日夢見韓夫人云比者情志落落彌入真相云云應事韓太華始以十月度東宮爲妃

十九日見一人駕大車形容甚壯從者十人直見拜溫涼而出

二十一日定錄告云前來拜者酆都執法君蔡子遷也爾方綜其上官故來通報耳云云保命府職條皆總治酆岱丞位彌相關涉上官當保籍在也

二十五日見趙丞直云仙籍空矣爾勿憂矣故七月中定錄所數亦云方憂仙籍無人

二十八日夕見定錄趙丞范帥三人子良問所通辭仰呈君未君云適得君仍語丞云可速因直爾而已更別餘語云云此中似別有事旨不容備言亦應是爲帥見有辭存

右七條十二月中事五條云見二條云夢

閏月三日夢見[illegible]云世上方無復蹤如[illegible]

云云韓猶應是太華
六日見洪先生云子勤之勗之前後事事也云云
此亦勵思耳
十五日見保命云爾屋事勿以在懷傷人神氣
其人尋來就上其正月欲戴屋而所傾師永不來乃云欲作辭告縣搵之師定尋自來當由此故有今告也
十八日夢大司命君問曰子欲仙不答實願仙
云願仙何不學仙云云
二十三日見洪先生云此所問泛舟者乃中嶽

仙人于朴也其前生經識陶耳非今生相識
也豈復來於此邪去冬有人姓顧名道度從外江還云于大雷忽逢一人乘小小鹿頸船于岸容一人從浪中來直呼顧姓名云下都去欲寄書與茅山陶隱居隱居已與我欲助其功夫以獻主主正爾見作書垂當報與忽云罷君會不往山我尋自下云此人自稱姓彭顧至都匆匆往廣陵欲宣此消息而無方于華監間過嗣真館道士騶文敬因疏寄具還如此此隱居唯聰其下亦不以問周周當是問驪說自私訪冥中既如此告便當不復自下
二十五日見定錄保命二君保命曰年內多勞
扇削鬼神三官中奏爾云多罪吾巳却之不宜
三過如此云云伊蒙神真扶奬如此不免三官所奏況庸猥之徒邪唯各宜如履薄

小耳
二十六日見周君云葛衍之東水巳加八十丈
文南衡山西邉墳崩爲淵云云
二十八日見徐君云韓衆巳復有事今與鄧生
往看之云云此許不衆字惠期邪衆亦云作霍林司命蕆夕夢見司命
南真南真見授一子大如鷄卵令噉之司命云
道未成不得九轉之華且食此亦足明爾云云
右八條閏月中事六條云見二條云夢
右從八月初至閏月末凡六月中合五十二

條事十六條云見三十五條云夢從九月云十九日來至此並朱書大度色紙並紙黃書共一紙也
丙申年正月二日夢造小有天見王君爾云何
退退於人間名巳定勿虧頓於世路云云此王屋三清虛上君爲下教二十四真人之首也
十日見洪君范帥云明是戊寅上玄治建可戴
屋云但宅不得其所洪云大象尚復無常人生
有何定邪只此亦好又及洞經事云云其本欲服此日戴屋而師不來又小雨遂不果至丁亥日方得戴耳

十一日見定録保命桐栢周君周君云爾不復
邪真道耶吾將去爾子良未得答定録乃云其
心不然正是身糜耳紫陽試之邪保命云爾何
意頓取人三百斛穀子良答不取又云見取何
云不取巳爾別自語所不能當埋之餘別了其此數何中爲起屋事恒憐慳不作恐身既糜心亦昇急定録訶之耳取穀之事了不聞有此音迹計三百斛穀是百三十斛米平人六年食恐以爲食師以此米者其從來爲師使本是衣食弟子不應以此爲責伊云不敢神證云取兩不應妄又云別當埋之思此答所不解
十四夕夢見許仙侯等五人自共語許云自宅

此宇未足久便巳近二百許年又聞一人答兆
坳尚復條爾此何足爲遠不知是誰許長史立山宅應是晉穆帝永和中至今一百六十七年耳
十七夕見定録唐丞來中君云許侯近所言亦
深哉唐丞論北臺事極多非可書銘北臺酆都北帝臺
二十四夕見定録君云念真不容穢氣無辯自
云研塋之云云
二十七夕見保命及洪君洪君云勿輕說人事云云此當有所試不知是何[illegible]

右七條起丙申年正月中事四條云寤三條云夢
二月三日夢見洪先生云北斗事云云此復是司二星也洪是授云故屢屢言之
七日夢見定録云臨海燒山中有仙人遊在人
間自號彭先生實是鄭玄字子階陞渾仙人也
朱交甫令其觀上人情及修道者其尋或當來
先昕已往建安臨海人書與道士鄒尭云其人
彭公在此不尭得而捕靜標故人得見之其人
函乘一刀一刀小船而歌曰太霄何冥冥靈真時下

遊命我囂塗際採察雲中儔世路多淊濁真誠
不可搜促駕還陸嶺人間無與酬步行亦永此
其若來可不接之其人形中人面左邊有紫誌
著黃絹帽多髯而前齒缺是也書此一條獨委曲者當是或欲示後人也燒山即亦水山今亦屬永寧樂成二縣共界未知鄒尭是何處人顯昭形服如此便是可察正恐伊知人識更復改容耳
九日見丞云比者情志何甚索索云云
十四日見定録云司命來月中旬當來西宮東
宮人亦並來故逆示云云此當是云三月十八[illegible]見其此日亦有[illegible]本在

二十八條 十大條云耳十條云夢

右從目録凡用墨朱黄三色書大度白及細紙

合十六番 八番白八番色 并右從去乙未年五月二十

三日初通至今丙申年七月末合一百九條 六十三條云見四十六條云夢 從八月初至十月二十七日捨世

凡三月日中文書記不復顯出尋八今年來月

月所記自疎簡未知是不復悉記爲時近致希

邪周紫陽記九真玉瀝丹方 云輕于九轉易于九轉此別一紙無明月

九莖紫菌東葛芝一斤 出南陶句曲北亦有

丹朱玉漿二斗 出南陶此間亦有也

右二物細切之竟仍以玉漿一斗漬之二宿埋

陰垣之陽去垣三寸入土一尺以白瓦器容四

斗許盛仍以瓦盤蓋之緘密封之上土令厚二

寸以今月午時埋至明日午時出之特之南行

取已所住戸十二步乃置眠牀頭按上至明日

午時又以銅器盛煎之令火齊器底勿令火黯

出器避也得三沸見又内玉漿一斗又加火煎

二十九日見保命云勿犯霧露 云云

右三條事三月中事 並云見

四月九日見定録云前疏文辭姝雅但恐心不

必然耳 云云不見此辭本也

十五日見三丞及洪君來云郤下都邪勿不復

及山諸人自共語多不了 其于時欲出都定不果六月只去耳

右二條四月中事 並云見

五月九日夢見司命定録保命及衆真並見試

以緣業事 云云色不枕又及應憂盜事云當時相救

十五日夢到東宮拜青君見韓侯等雖不面見

青君而傳譯意氣大見憐愍韓侯接對如常耳

如此說者前韓衆便非恵期也

二十九日夢司命三君云前事遣赤城外衛軍

十人相助遂不能都 此字草漫不可識也 亦得可可耳 不解

此何若是前所云憂益相救助者則不

應言亦得可可也于時賓都得寂然也

右三條五月中事 並云從此月來至此見並黄紙書人度細色紙凡四

紙半前紙接年末朱書後

六月十日于道中眠夢見范帥云惡魅横行不

可卒禁勿輕慢之雖無如人何交爾不好（云云）（別暂出都以此月九日曉出山就埭宿十日早發爾夕應在湖熟方山間此月中遠近多溫病）
十九日于第中夢斷肉乃食鵝膏未可解也（追檢此日王法明文子在鎦嶺延陵稀茂无亦入其多責郭邑徵果食中必有鵝膏煎煮之也）
二十八日夢見紫微遊行（云云）
右三條六月中事（三條並云夢）
七月一日見洪先生云八霞之表已陳爾居處
東萊可不裝束（云云）大多不可復載（此中當說去留文會）
八日復夢見韓侯紫微楊君定録等多為論性
命之致因緣罪福之源若疏此可三四紙許（不聞）

（此亦為殊恨也）
十七日見保命趙丞多論天地災橫之事亦甚
多不可記（此事理難當說）
二十三日見衆真凡三十人多論人治身之本
謝殃之法甚多亦復論作九轉事（云云此條不顯為恨最深）
右四條七月中事（三條云見一條云夢從六月初來共紙一大度白牋紙也）
右從丙申年正月初至七月末凡七月中合

二十日夢見司命君君見令取青（此一字草役未不可識也）
以呈司命司命云此可耳心未真也當更研瑩
見景上期來云二君今往龜山聊過令知如此
所見意氣欲動前與人戲過致使時魅相侵賴
得高監相為不爾幾致變（間間在第中忽輔病恐是此意高監不知誰洞中不見此人也）又曰裏屋人自稱木道士者是非星
鬼官所使勿信之以邪情亟惑人壞人真氣可
急詰許駕去已遠不得久停便去（周在都仍就王法明同往）

（南康第道士館中在外屋宿當是欲進諸木問事役得此告其還多有問木者而都不說此事實能惜密也）
二十五日見唐趙二丞來云還于舊居便共覺
蕭然多論九轉事（云云）并二君令告（云云其是二十三日還至山意殊不許遊行人間九轉事無問一句可數也）
右六條二月中書（三條云見三條云夢）
三月三日見保命告勿食草之正心及餘事（云云紫文仙忌云爾止謂此一日耳）
八日見趙丞埀天下邪鬼之事令慎之諸（云云）

分許可以蓬蒿爲薪煎令餘一斗漉滓乾
陰汁三日三日竟開視上當有紫光曜目夜
用然燈此即成矣又以藥滓置木臼中擣三
十杵紙裹令密若以投水水流即停若封
萬人不能開若儞劫賊合衆不能動封山
山開封人人俟若欲速登天可併服之即死矣
若欲且留世當稍服之盡亦仙矣勿以分人及
令人知見也唯可心知口服而已若令人知空
笑此藥也

冥通記卷四

右此一方無年月日不知何時書滿一白牋
紙謹正此藥名既又云唯可心知便是難可思詳已歷問同住人大小咸云不覺見垣內埋藥亦不聞木臼擣声恐或別處不論耳既云服之即死故追以疑難見溫[illegible]亦或彼以亂之耳言

凡四卷眞本書雜色合六十五番或眞或草

冥通記四卷 內府藏本

梁周子良撰隋志作一卷宋志作十卷與今本皆不同然第四卷目錄末云大凡四卷眞本書雜色合六十五番或眞或草行所言乃與今本合則隋志宋志皆誤也首有陶宏景所作子良傳稱子良字元徹本汝南縣人寓居丹陽年十二從宏景於永嘉受仙靈籙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符十一年從還茅山受五岳圖三星內文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遂通眞靈後一年卒年二十其說荒誕不經此書所記遇仙之事起乙未五月十三日至丙申七月末逐日纏載亦宏景眞誥之流也然其文頗古雅時有奧字黃生義府第二卷末附此書訓釋一篇如治堂爲道士之居彌淪爲夢魘道義爲道友曳羅一作覼縷猶言委曲水湯讀爲盪謂以水滌器道子爲弟子約尺爲壓書尺五尺爲牀之別名忛忛爲夢魘鼻中作聲塸字即甌字角家爲風角家壇靖皆爲修道之所攣展之攣音洛官反爲二展相叠庚爲橫展兩臂乙爲以墨滅字甲乙告之爲次第跪請爲以財事神登爲登

時栟櫚爲安置傳寫誤從木畔等爲同伴扇削爲
起屋犯鬼神禁忌靖櫺爲道室之窻輔病爲口頬
病各有考證亦頗賅洽惟薰陸爲乳香則可不必
箋註耳

金丹詩訣二卷

〔唐〕呂巖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丹詩訣二卷》提要

金丹詩訣卷上

唐純陽真人呂　巖洞賓撰

宋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禹編

功滿來來際會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嶽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身須老乞與貧儒換骨丹

金丹一粒定長生須得真鉛煉甲庚火取南方赤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鼎隨四季中央合藥逐三元八卦行齋戒興功成九轉定知入口鬼神驚

勤心久慕希夷道果遇真人指道芽認得坎禽棲玉樹從他離獸駕河車虎龍交遘安神室時日循環作寶花七返九廻功畢後只飡一粒向仙家

若更塵骨亦非難金木交并理最淵抱得金烏來北海隨將玉兎過秋天三才有備離思助百日無差藥大全火服自然延甲子在他桑海變

成田
爐養丹砂鬢不斑豈干名利住人間已逢至上
傳神藥又喜同流動笑顏老子道親分付得少
微星許共相攀幸蒙師教甘勞祿處世輸君一
箇閒

靈芝無種亦無根解飲能餐自返魂但得煙霞
供歲月任他烏兎走乾坤嬰兒只變陽中毋姹
女須朝頂上尊一得不廻千古內更無冢墓示
兒孫

玄門帘子坐中央得壽明長感玉皇天下山河
和雨露柚中日月混瀟湘坎男廻娉金家子離
女交騰嫁本郎真箇夫妻能守志莫教[illegible]惹錯
陰陽

逡指高岑笑一聲紅霞紫霧面前生毎於塵市
無人識長到山林有鶴迎日弄玉蟾驅鬼魅夜
煎金鼎煮星辰他時若赴蓬萊洞知我僊家有
姓名

堪笑時人問我家杖擔雲岫惹烟霞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非他說手種金蓮不自誇三尺焦桐爲活計一
壺春酒是生涯騎龍遠出遊三島夜後無人翫
月華

世上何人會此言休將名利掛心田等閒倒盡
十分酒遇興高吟一百篇物外煙霞爲伴侶壺
中日月鬭嬋娟他時功滿歸何處直駕雲歸大
洞天

亂雲堆裏表皇都認得深藏一丈夫綠酒醉眠
閒日月白蘋風定釣江湖長將氣度合天道不

把言詞問世途山水路遥人不到茅君消息近
知無

得悟虛無信有哉能交智識辯難猜龍披甲木
居離位虎踞庚金隱坎胎八卦爻中分四象九
霄宮裏契三台超凡入聖皆因此爲採寒宮翠
玉瑰

世人不識水中金看盡丹經理最深窮取坎離
知否泰方教卯酉自浮沉若歸紫府先由丙要
採瓊花出在壬詩句直言玄妙訣更於引處莫

留心

祖宗陰德嗣承仙爲遇還丹力驗篇金水互并歸戊巳寅申教足運時年開爐五彩輝神室入腹三魂返洞天認取詩中幽隱意莫於別處問真詮

陰採陽收應卦爻合和入鼎虎龍交龍逢虎似豺當犬虎遇龍如雀見猫七度推遷居聖域一回沐浴動神胞靈丹善易凡夫體鷄餌爲鸞宿鳳巢

離宮坎位少人知知者非云逢道基癸毋常騎白馬子丁公愛養黑龜兒一千日内朝皇主十二樓邊卧紫帷莫訝此言多顯煥等閒年限有傾時

海風飄浪颯金船只向空中悟的玄子毋乍逢堪眷戀君臣纔會喜團圓八方周匝龍行火四位推排虎降泉爲報從來修道者煉丹須是水鄉鉛

修修修得到坤乾方號人間一醉仙世上光陰催短景洞中花木任長年形飛峭壁非凡骨神在玄宮有別天唯願先生頻一顧更玄玄外問玄玄

玄門玄理又玄玄不死根源在汞鉛知是一般真箇術調和六一也周天玉京山下羊兒鬧金水河中石虎眠妙要能生真本體勤心到處自如然

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陽龍定向離中出陰虎還於坎上生二物會時爲道本五

方行盡得丹名修真上士如知此定跨赤龍歸玉京

公卿雖貴不曾酬說着仙家便去遊爲把石肝逢蜃海因尋雪液到瀛洲山川醉後壺中放神鬼閒來匣裏收據見目前無箇識謾將盃酒混凡流

世情雲雨訪相孫電閃雷聲振八都長去亂山添霧露不來平地救焦枯和融春色迷花逕結搆秋風害旅途棄却三間破茅舍臨時看得幾

年無
萬卷仙經三尺劍劉安聞說是知音杖頭春色
一壺酒爐內丹砂萬鎰金幾度醉眠山路口閒
來遊釣洞庭心相逢相遇知多少只恐冲天沒
處尋
因思往事却成愁曾讀千文第十三武氏死時
應室女陳王歿後是童男兩輪日月從他載九
箇江猪一擔擔下音盡日無人話消息一壺春
酒且醺酬

風霜三尺鬼神愁大袖高冠得自由喜極笑前
歌越曲怒來眉際拔吳鉤自從碧海離三島不
上朱門謁五侯半醉譌然攘臂立問誰懷抱有
冤讎
未煉還丹且煉心丹成方覺道元深每留客有
錢沽酒誰信君無藥點金洞裏風雷歸掌握壺
中日月在胷襟神仙事業人難會養性長生自
在吟
鐵牛耕地種金錢刻石兒童把貫穿一粒粟中
藏世界二升鐺內煑山川白鬚老子眉垂地碧
眼胡兒手指天若曉此中玄會理此玄玄外更
無玄
箕星昴宿下長天凡景空教不譌然龍出水來
鱗甲就鶴冲天去羽毛全塵中教化千人眼世
上難知爾許篇自是凡流福命薄恐將微妙與
輕傳
曾隨劉阮醉桃源未醒人間欠酒錢一領布裘
權且當九天回日却歸還鳳毛襖子非為貴狐

液裘裳欲比難只此世間無價寶不然火裏試
燒看
九曲江邊坐卧看一條長路入天端慶雲捧擁
朝黃道瑞氣徘徊處白烟鉛汞此時為至藥坎
離今日結成丹功成濟命長無老只在人心不
是難
黃芽白雪兩飛金行則高歌醉則吟日月暗扶
君甲子乾坤自與我知音精靈滅跡三清劍風
雨騰空一弄琴的當南遊蓬島處莫教鶴去上

大尋

龍睛龜眼兩相和丈六童男不柰何九盞水中煎赤子一輪火內養黃婆月圓自覺離天網功滿方知出地羅半醉好吞鸞鳳髓勸君休說念彌陀

金鎚灼灼舞天堦獨自騎龍去又來高卧白雲觀日窟閑眠秋月擘天開離花片片乾坤產坎蘂翩翩造化栽晚醉九巖回首望北邙山下骨皚皚

畧將玄理問同徒丹訣鉛霜悟也無鶴性自閑冲碧落道昭因靜見功夫龍吟瑞彩龕金禺虎嘯祥風射玉爐九轉未成終日候已知名姓列仙都

真人善會採瓊花與汞爲親合破瓜四象足歸黃世界五方全號紫河車能塗朽敝成堅體善溉枯根發嫩芽便是淮南王法度帶將鷄犬向仙家

大藥君須自琢磨休將凡類配甘和陰陽若不分時刻寒暑相形豈柰何金火一爐騰紫氣玉泉千派湧如波先賢明露丹臺旨幾度靈烏宿桂柯

一片澄清一朵花白芙蓉裹紫丹砂寰中物外應無敵天上人間事莫加金虎乍降潛黑彩火龍初伏變黃芽神明洞徹歸真景不遇奇人不得誇

杳冥公主洞房間恍惚深藏二八顏七返煉成紅玉液九還煉就紫金丹無爲造化無爲物有

理修持有理關日月暗符龍鬬穩好乘烟棹入三山

認取明明志在堅此燈中有火鈐僊黑金煉就凝朱摘白汞熬成逗紫烟爐閉八關終九五芒經七返必三年玄珠透上崑崙頂日月循環自已天

一般名物兩般稀艮毋潛藏萬歲基龍送電光丹已伏鳳幡精彩火難飛真生賴得丁公力不滅休勞甲子推自因靈臺何所減月娥金殿紫

紺衣
遶拋塵網勿令遲掣電流年即可知欲得制降
金虎子先須擒取火龍兒丹元易象看成日紫
氣盈衢待化時大藥只因心志得不勞身外覔
靈芝
六均何事與風騷執控玄機命可延四一夫妻
情繾綣二三男女各勤勞紅塵自覺難拘束紫
府誰知位轉高莫訝清貧忘俗態好將名字列
仙曹

雨雪霏霏天已暮金鍾滿勸撫焦桐詩吟席上
未移刻劒舞筵前疾似風何事行盃常午夜忽
然怒目便騰空不知誰是虧忠孝攜箇人頭在
坐中
日爲陳解月呼丹華夏諸侯肉眼看仁義異如
千越異世情難似泰行難八仙煉就終成藥四
海磨來照膽寒平却不平千萬萬騎龍拍劍上
三天
春盡閑閑過落花一回舞劍一吁嗟常憂白日

光陰速每恨青天道路賒本志不求名與
心只慕水兼霞世間萬種浮沉事誰能達理似
余家
修身天地出埃塵造化工夫只在人早使青龍
拋地網豈知白虎出天真絲絲有路誰留我默
默忘言自合神擊劍夜深歸甚處披星帶月斫
麒麟
半醉巖前度幾秋騎龍駕鶴永無憂鼎鍾千指
非吾事坎離兩卦是奇籌獨坐蓬萊觀宇宙靜

驅神馬看瀛洲誰爲不平心裏事解冤何必取
人頭
隨緣信業任浮沉似水如雲一片心兩卷道經
三尺劍一條藜杖七絃琴壺中有藥逢人施腹
內新詩遇客吟一味汞添千載壽一丸丹點半
斤金
無功功裏用無功功外無功合聖功識得坎離
居上下任從烏兎走西東丹需尾礫爲珎寶老
餌刀圭返幼童此道幽微人少會字中隱義道

居中
當年詩價滿皇都掉臂西歸是丈夫萬頃白雲
獨自有一枝仙桂阿誰無閒尋渭曲漁翁引醉
上蓮峰道士扶他日與君重際會竹溪茆舍夜
相呼
四海皆忙一箇閑人人口内説塵緣知君有道
來山上何似無名住世間十二樓臺藏秘訣五
千言内隱玄玄方知鼎貯星辰藥乞取刀圭一
粒看

日影光中合自然奔雷走電入中原長騎赤馬
趨黄屋大啓朱門泛碧泉怒拔昆吾歌聖化喜
陪孤月賀新年方知却是神仙物得遇仁人始
授傳
五嶽巔頭景象新仁人方達杳冥身天機運處
三元静地脉通時萬物生且曉谷神修大道罷
論性理欲尋真明明説與中黄路霹靂聲中自
得神
欲陪仙侶得身輕飛過蓬萊徹上清朱頂鶴來

雲外接紫鱗魚向海中迎姮娥嫩桂花先吐玉
毋偃桃子漸成下瞰日輪天欲曉定知人世久
長生
莫怪愛吟天上詩蓋緣吟得世間稀慣飡王毋
洞中飯曾着蓬萊宫裏衣馬踏日輪紅霧捲鳳
喃月角碧雲飛何時再控青絲轡又掉金鞭入
紫微
雲鬢雙明骨更輕自言尋鶴到蓬瀛與論草藥
皆知味問着神仙盡得名夜冷赤龍穿碧洞桃

寒丹鳳向銀城來春又擬携笻（音邛竹杖也）去爲憶
軒轅海上行
天生不散自然心成敗從來古與今得路應知
皆出世迷塗終是枉埋沉身邊至藥須攻錬物
外丹砂且細尋咫尺洞房仙景在莫隨波浪没
光陰
自隱玄都不計春幾回滄海變成塵天宫殿裏
朝元始金闕宫中拜老君悶即試乘千歲鶴閑
來高卧九天雲我今學得長生法未肯輕傳與

世人
每朝元始訪仙家欲上崑崙嚥月華玉女控攏蒼獬豸山童提挈白蝦蟆時斟海上千年酒慣摘壺中四序花今在塵寰人不識看看揮袖入烟霞

凡骨蛻來知幾載碧峯高臥餌玄霜青城占雪閬松榻仙掌留雲障石房鳳闕每攀瓊蘂嫩蟾宮時折桂花香爛然翠錦曾相啓許我同遊玉帝鄉

琴劍酒碁龍鶴虎逍遙落魄永無憂閒騎白鹿遊三島悶駕青牛看十洲碧洞遠觀明月掌青山高隱伴雲流時人若要還如此名利華浮即便休

結交常與道情深日月隨他出又沉若要自通雲外鶴直須志鍊水中金丹成只恐乾坤窄餌了寧憂疾患侵未去瑤臺姑混世不妨盃酒喜閒吟

曾將金鼎鍊神丹始向元中認得元恍惚至精歸二八分明刻漏數三千離藏真火成真汞坎孕靈砂作正鉛不向此中求妙藥更將何物去朝天

浮生不實為輕忽衲服深藏奇異骨是非了達世間人焉能物外通無物共語凡兮情兀兀若獨行時輕拂拂一點刀圭五彩分飛丹走入神仙窟

留題詩六首

題岳陽樓

朝遊南越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高吟飛過洞庭湖

題湖州東林

西鄰既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造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

題龍虎山

龍虎道士高且潔不下山來經歲月星辰夜夜玉簪寒烏兔時時金鼎熱

題廬阜

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天有我期

一日安閑一日仙六神歡樂體安然丹田有寶無人識對鏡無心問甚言

鍾弱翁題何山

草鋪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黄昏後不脱簑衣卧月明

鍾吕丹訣上卷

金丹詩訣下卷

七言絶句三十首

捉得金精作命基日寃東畔月華西於中鍊取長生藥服了還同天地齊

朝遊海上暮還山洞中日月我爲天匣藏寶劍時時吼不遇當人誓不傳

天下都游半日功不須跨鳳與乘龍偶因博戲飛神劍摧却終南第一峯

欲得延年先伏心休貪利禄恣荒婬秖將泰定調神氣千日無虧滿鼎金

南山東畔忽相逢握手丁寧語似鍾劍術已成君别後欲除害處斬蛟龍

龍眉卓竪惡精神萬里騰空一湧身背上匣中三尺劍爲天用斬不平人

劍氣星奔萬里全風雷隨處雨聲麤人頭擕到妖魔盡騰步高吟過五湖

養得兒形似我形我身枯悴子光精生生世世長如此爭似留神自養身

學道須教徹骨貧囊中只畜兩三文有人問我
修行法遥指天邊日月輪
三畝丹田無種種種時須得赤龍耕曾將些子
教人種不解修持道不生
不用梯媒向外求還丹只在體中收莫言大道
人難得自是功夫不到頭
不負三光不負人不欺神道不欺貧有人問我
修行法只種心田養此身
飲酒須教一百杯東浮西泛自梯媒日精若與

月華合有箇明珠走上來
閃爍龍光神物飛好憑心事莫相違傳時須賴
乾坤力便徹三清透紫微
混元海底隱朱輪內有青童玉帝宸白雪[illegible]符
潛姹女靈胎鎮守太元君
莫怪瑶池消息稀只緣塵事隔天機若人尋得
水中火有箇黄童上太微
偎品拍手葫蘆舞過嶺穿雲桂杖飛來往八千
消半日金州南畔有松扉

甁子如金藥已黄上升下降續神光三元一會
經年靜這箇壺中日月長
搖倒葫蘆掉却琴倒行直上卧牛岑水飛石上
迸如雪立地看天坐地吟
精養靈根氣養神此真真外更無真僊人不肯
分明說迷却千千萬萬人
火輪些少出神州用力勾般使鐵牛赤心運上
崑崙頂誰識還丹號紫遊
磨礪清風三尺劍袖裏金鎚不亂揮但是讐人

須一報豈教仙道不男兒
惜精惜氣惜元神精養丹田神養身一氣長隨
天地運三才並立萬年春
天邊烏兎時相會我有義蟾亦遇逢此處若能
知火候凡夫平地上僊宫
刖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黄庭兩卷經鶴觀古壇
槐影裏悄無人跡戶長扃
吾家本住在天涯零落白雲擯石梯蓬島海東
逾萬里依舊歸來路不迷

金丹藥物世無知縱有知之火候迷不肯降心
誇富貴如何學道論尊卑
我自忘神心自悅跨水穿雲來相謁特問黃芽
肘後方大道玄微怎生說
時人若擬去瀛洲先過巍巍十二樓自有雷
聲振動一池金水向東流
獨上高山望帝都黑雲散後月還孤茫茫宇宙
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五言四韻四首

通道復通玄名留四海傳交親一拄杖活計兩
空拳要莫逡巡種思杯旋鑄錢豈知來混世不
久却廻天
二十四神清三千功行成寒雲連地軸聖日滿
天明玉子偏宜種金田豈在耕此中真妙理誰
道不長生
妙妙妙中妙玄中玄更玄動言俱演道語默盡
成仙在掌珠還與當空月皎然他時功滿後直
入大羅天

散仙無人識佩劍入大唐回首南北看無意却
歸鄉非者摩尼殿早晚掛衣黃風行一陣黑百
鬼盡消藏

六言八句一首

春暖群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獨携玉律金訣
閑踏青莎碧苔古洞眠十九載流霞飲幾千盃
逢人莫話閑事笑指白雲去來

歌行詩十首

造酒歌

我自造酒從無入有以日月精為麴用五行氣
為粥二味和勻十二時熟一壺香美馥馥郁郁
子後斟飧萬神俱足神聖之酒常飲盈口醉入
希夷元和永守大道猶茲知之不朽

下棋歌

因看黑白愕然悟頭曉三百六十路惟有一路
居恍惚正是金液還丹處一單行一子強無為
隱在征爭鄉龍泉雙闕虎口上黑白相擊迸紅
光金土熱神光烈與兒死在中央穴水火尅南

世職對面施功人不見羊鹿三車不暫停誰知
爾前生死變入拚處我須攻始見陰陽返覆中
九重鐵鼓射透過我與凡夫事不同真鉛真汞
真龍虎返命丹砂隱帝宫幸然得到無爲地變
得長生路不窮
妙手從來我自知雙關衝過斷斜飛當中一點
死還活聚五成丹世上稀行休速兮坐休遲兩
望中間別有機分明有箇長生路只爲時人着
處迷

天地一棊盤日月作子細一着無人知箇中脱
生死

窟頭坯歌

窟頭坯隨雨破只爲未曾經水火若經水火燒
成塼留向人間千萬年圭角堅牢不復壞扣之
聲韻堪磨鐫凡水火尚成功堅牢萬載誰能窮
修行路上多少人窮年煉養費精神不道汞經
真水火無常一旦臨君身既不悟終不悔死了
生來借精髓主張正念大艱辛一失人身爲異
類君不見洛陽宫鄭公說與還丹如盲龍聾音執
迷不悟修真理安知潛合造化功又不見南都
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枯不知還丹本無質及
傷金石何大愚又不聞三衢趙悅道參禪作鬼
終不惧修完身體任何邊辯捷語言終不了窟
頭坯隨雨破便是修行這幾箇大丈夫起覺性
了盡空門不爲證伏羲傳道到如今窮理盡性
至於命了命如何是本源先認坎離并四正坎
離即是真帝家見者超凡須入聖坎是虎離是

龍二體本來同一宫龍吞虎咽交化功離合浮
沉初復終剥而復否而泰進退往來定交會弦
而望朔而晦消息盈虚相匹配神光深入水晶
宫飲啜醍醐清更濃餌之三月功便成金筋玉
骨身已輕此箇境中惟自樂上昇早得朝三清
三清坐位我亦有本來只奪乾坤精飲凡酒餌
醍醐哺養元和冲更盈自融結復光明變作玄
珠飛玉京須臾六年腸不餒血化爲膏體不毀
不食自然真絕粒氣漸充盈肢體强既絕粒壽

原缺第八葉

不瀉精女子脩成不漏經精不漏今身不朽經不漏今可長生若曉此玄玄外法便是長生物外人

路鉛

余聞世上有金丹學者如麻達者難不在市廛不在山元來只在咫尺間咫尺間人不識子後午前氣裏覔又言行氣非消息身命不從氣裏得千人行氣千人死烹煉真炁不如此神仙大藥只憑丹一粒可壽千萬年三十六氣按成法子後午前無暫歇堪嗟愚徒去叅禪一團一隊

鬬巧言巧言雖多難免死真箇佛法不如此真箇佛法便是道一箇孩兒兩箇抱二氣結成一粒丹更去何處覔神仙覷着刀圭不認真執着行氣誤了身朝暮行氣幾時了金丹自在不尋討金丹只是百日功黄芽便長三田中三田若得黄芽在一萬年中身不壞收得陰精陽在裏顛倒思量全在巳左手捉住青龍頭右手擒定白虎尾一齊入口總甘甜方知此藥馨香美到頭只是水中金誰識神仙真妙理

我種在黄田五龍吐水日夜澆灌蔭長一花生五葉得新鮮子團圓圓光現滿周天若晴時海也乾是真言我師度爾作神仙神仙秘法信難逢除非識祖知宗無憂樹下引雙童二姓通崑崙上起清風霎時送上泥丸宫透徹金關十二重便有霞光迴返照照虛空教爾上天宫水晶宫萬歲養嬰童

可惜許

可惜許可惜許可惜元陽宫裏主一點既出顏

色枯百神泣送真陽去三彭喜七鬼舞血敗氣衰何所補靈源真物屬他人赤宅元君誰做主勸世人須慕道休慕色慕色貪婬有何益不念形骸積漸枯逢人强說丹砂力丹砂力人難識誰人肯向身中覔靈源經裏號真鉛丹華訣內名金液三茅真君與作一子得一時萬事畢聖人秘一不能傳不曉分明暗如漆一神去百神離百神去後人不知幾度欲說不欲說臨時下口泄天機一神離百神悲後日如癡我今念念說向汝說時又恐泄天機男子修成

長生歌

與君直說長生理世上能有幾人知爭名逐利心如火那箇回頭問道機哀哉忙忙世上人箇箇不醒似夢人夜眠晝走豈知老貪戀榮華秋復春秋復春兮去如飛不學長生待幾時長生有路無人見只在眼前人不知君不知兮爲君指還丹大要在神水真火煉就結成鉛真鉛結汞龍鳳髓膩如膏白如雪神仙留下真秘訣煉歸元海號還丹萬神靈兮三尸滅三尸滅兮壽

無數把定靈關降龍虎三千功行自能靈返老還童歸洞府運匹配逆順取坎男離女喜同歸子母相親美貌舉人人認取本來宗自古神僊訣盡同朝朝只在君家舍何勞外覓走西東勸君急急君須修莫待紅顏變白頭忽然至寶離身去永劫千生何處求

勸喬公歌

與君識面皇州裏陶陶動便經旬醉醉中往往却尋真所不爲他名與利勸君休戀浮華景速須認取煙霞程煙霞欲去如何去先須肘後飛金晶金晶飛到上宮位上宮下宮都來迎自然鉛汞消消生送歸元海作雷聲從此夫妻須歡會終始踴躍情無外日月却來伴我閒卦候翻成地天泰一浮一沉陽煉陰陰盡方知此理深欲識根源何處是分明只是水中金喬公喬公急着手莫逐烏飛兼兎走何如修煉作真人塵世勞生終不久誰道神仙沒得來須信神僊無則有

大道求閒歌

本來大道出塵寰幸得天公賜我閒功未就時且雲水功成昇舉列仙班紛紛多少迷途者却道神仙路渺漫不識箇中尋氣祖豈能一裏去尋三歸根自有歸根竅復命還須復命源牢鎖太虛空內寶此中日月久非難二物結凝方是藥赤烏呑兎始成丹冲和煉就純陽體素質生成勝玉顏若問希夷誰是祖乾坤產就杳冥間

長短句五首

沁園春

七返還丹在人先須錬巳待時正陽初動中宵漏永温温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遘進火工夫牛斗危曲江上看月華瑩淨有箇烏飛

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金水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杳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步蟾宫

坎離交會分子午須要識自家宗祖地雷發動山頭南漸澆灌黄芽出土

金精鎖定關牢固煉甲庚要降龍虎有人來問阿誰傳但只道先生姓吕

虞美人

金丹百數人難曉今日都明了只將日月定浮沉一往一來消息水中金

雲蓋鼎三家照温養玄珠小一聲虎嘯與龍吟最好是滿園白雪晃瓊林

西江月

道在虚無一炁生天生地生人都來些子氣精神總是玄門捷徑龍㗱南山汞髓虎吞北海鉛精依時交媾大丹成火候全憑藥鏡

六幺令

東與西眼與眉偃月爐中運坎離靈砂且上飛最幽微是天機你休癡休不知

金丹詩訣下卷終

南嶽遇師本末

斗城雲峯散人夏元鼎宗禹編

予科試董子應舉覓官師六經友七子凡綴榜者五十學者三無文不習恥物不知顯之爲禮樂幽之爲鬼神大之爲古今事物之變微之爲農圃工役之冗以至太乙壬遁書筭騎射咸精其能兵機將畧尤深屬意手編古今陣法武經撮要見者敬之　開禧進取鄉先達文懿蔡公薦於江淮制閫葉先生之幕驅馳艱危以泗州安豐軍賞保奏真命續次講解隨司寢罷客於王京毎挾策從游鼓篋同埸者皆飛黃騰踏或者謂龜不自靈必招天譴積感熏心疾病間作日事藥餌邈然無功有羽流進以導引吐納之法頓然康愈因知藥在吾身不假外物漸生信向凡遇三清道友望而加敬　嘉泰壬戌遇闗西閻先生授以三田還返入道丹基遵從師訓行持朞月隨用輒効舊疾頓除精神百倍會朝家分江淮閫寄於楚茔應師純之首加録用専主忠義局務至貫師涉經理山東則披荊於漣水攝邑攝倅於朐山犬羊爲群鹿豕爲伍寧無干進之望時陳傳嚴東海失利制檄促還山陽應煩難差使興利除害無一敢辭　嘉定庚辰張琳以山東叛南北不通制閫懼淸朝督過密遣嚮命使齊艱苦萬狀僅得生全當時固諾以京秩賞矣徒因寶璽納忠竟成畫餅蹭蹬南轅精誠耿耿擬將太乙遁甲靈文上奏天庭下祈心事特往龍虎山設醮受籙虔禱於正一真君其言曰未登龍虎榜且登龍虎山一見三清易三年一第難劍埋光射斗雞鳴曉度闗乾坤誰整頓擬伴赤松閒是夜忽夢神人語之曰四十修真學道金魚要換金丹龜齡鶴筭不知年予其勉之當拜赤城師矣意初未決有曉之者謂仙跡靈祠多在西蜀時鄉人曹文罷遠持節潼川欲往過之因游諸洞府可以訪道遂歷湖湘到南嶽祝融峯前忽遇一人髽頭草屨碧瞳丹臉約弱冠年也始欣然若邂相接

再復避去因躡蹤挽之則怒厲欲脫身走且曰汝欲執我道鑑取何物也乎對曰求一主人公耳先生笑曰主人公在裏耶在外耶對曰兩箇都要得之望先生慈悲特賜接引先生曰且鬪汝有主人公否因執先生手曰只此便是先生曰不關汝事乎對曰若非這箇主人公如何點化得此間主人公先生大笑曰又却是恁底汝心口能相應否對曰言是心聲先生曰好好我隨汝同行不必提我道鑑恐人笑汝官員失體

可自上轎乎對曰今欲乎摶日月安爐裏況此道鑑乎先生曰我更與汝竹杖子可會把捉否對曰過河須用筏今得先生此杖决可扶持而渡愛河慾海矣先生呵呵笑曰滿汝心願遂執其藜杖挽先生下山到邸次惟恐其去也先生眼閃如電笑容如春異香滿身精神映物止露脊披一背心腰包而已敬延炷香請問其目凡平生修真秘訣行功打坐搬運出神小法旁門三千六伯無一不與引證先生且詰難曰汝如

此精切三乘萬法一一見驗宦海浮生已為難得又更何求乎對曰十餘年間專心訪道博覽丹經凡三閱大藏秘典親編琅函道要皆謂真鉛真汞産在先天視乎無窮聽乎無極聖人傳藥不傳火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一點真陽果在何處一粒金丹果是何物雲房曰我有一箇神仙法不在三千六伯門又果何事耶願先生興慈濟度特賜指迷先生曰通天地人曰儒世間假儒腐儒多矣一見談玄說道便謗訕其怪

誕無倫不知其坐井觀天自習學時拘於時文及竊祿後困於舉削奔名競利無須臾寧兒女滿前恒恩愛穽以苦為樂以妄為常豈知自背師訓不明儒家宗旨且如孔子老子莊子列子顏子孟子所說何事乎不暇舉道經秘文以重汝疑姑明儒書之心印以解汝縛乎畧口述汝可筆記遂舉孔子贊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是虛言還是實用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至真其來至信此又是何物莊子曰昔黃帝見廣成子順其下風膝行而前求其至道廣成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汝形未嘗衰壞黃帝再告願求至道乃曰得吾道者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是謂神遊大空八極之道也帝方悟遺其玄珠使知索使離明索契詬索索之皆不得乃使罔象罔象得之黃帝曰異哉罔象乃

可得也列子曰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仲尼耶曰是也曰何以知其聖乎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孰謂聖人曰老聃之弟子亢倉子學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駭使禮聘亢倉子乃問耳視目聽之道如何對曰傳之者有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願終聞之亢倉子曰我體

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而已顏子之心齋坐忘終日不違如愚孟子之善養浩然充塞於天地之間以上二聖四賢不知理會何事子對曰此道雖知爲儒者之用皆是正心誠意懲忿窒慾推之以治國平天下耳實於修真玄關未徹與妙敢告先生憫惻不賜鄙絕十世夙緣千生遭遇點鐵成金實在今日先生曰汝看悟真篇有前行須短後須長參同契曰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還知曉否對曰雖知大

道在是未免聽度半信半疑終非洞徹告先生抽關啓鑰發明所昧誓爲呼鸞喚鶴之役以報隆天厚地之恩遂擇酉時援誓狀陳金寶質信香幣禮儀再拜酌酒設立聖位以作證明誓詞曰富貴利達眼眩空花性命玄微道生實果欲得正真受用須求哲匠師承敬惟雲水先生德欽鬼神道伏龍虎雖天地而莫測宜父子而不傳然於太上種子不可無人而化外有生亦嘗受教孰是玄中之妙曷爲有中之無偃月爐太

乙爐決非下土神室位裹籥位豈是凡材水源清濁自何而分火候抽添從何而驗一點真陽果何物五行攢簇在何方眉毛眼睫北斗何關心腹腎膀中宮何處既非黙朝上帝如何烹鍊金丹願質群疑揚明大道倘或泄慢陰譴眇躬伏惟天日鑒臨道師弘度謹狀先生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雖孔門子貢不可得而聞況後世乎惟太上慈悲不絕種子世代有人蓋性由自悟命必師傳自悟者如釋氏之叅禪師傳者是

金丹之大道雖曰二事其實一理上古高真口授心傳不立文字合用金魚玉鴈以表虔恍金玉以取其堅魚鴈以取其信歃血飲丹納誠納欵禮像君臣恩猶父子千生百世不敢寒盟違者殃及九祖禍及一身今汝訪道有年必知常禮今又如此老草子對以旅中倉卒難辦今只以行囊所有除文字道書外盡納與先生只留半月日糧可回家山足矣時鄉知趙監丞德父知信州也先生曰汝還有多少行囊[illegible][illegible]對以金

帛等約計一千餘緡先生曰好好一切難捨豣過巳財今汝既無吝色我亦無隱情可逐件把來我自封提記了若縑帛鄭重汝却自變易取錢爲裹糧計應黃白官楮可輕齎者我自把去不妨子欣然請先生封號便以道籃腰包作挑檐裝束先生嬉笑自若以大白舉酒一斗鯨吸而盡遂普說前所録孔子老子莊子列子顏子孟子之心傳且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即是此理故莊子曰南海之帝爲

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相遇於混沌之地則二物烹於土而成丹矣其南北稱海者言清濁之源而儵忽混沌者言水火之用蓋儵言火中之水而忽言水中之火而中央之土則火其母也火能生土土旺則克水故中央不稱海而獨言混沌混沌者以烹鍊水火於中宮而結胎生丹於混沌混沌者始初未形之兆使天地水火金木生成之氣儵忽鍊於中宮之位則黃芽生矣故曰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

盡得丹名由是觀之則涕唾精津氣血液皆是底滯穢敗之物一出而不可復返豈非陰乎心肝脾肺腎口鼻皆是有形有質之具作用有時而成敗孰爲道乎惟真鉛真汞產在先天一點靈明不垢不淨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能究其本原故佛爲金仙有此摩尼珠也道爲金丹有此一刀圭也此正散一成萬合萬成一子得一萬事畢矣何在於面壁打坐行氣導引乎予即悟曰洞賓謂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

川道在眼前人不見秦皇漢武謾求仙今日莫大天幸得聞玄妙驚喜感泣若沉魂再生先生曰汝真伶俐衲僧一撥便轉已知金丹之藥物耳若火候幽微當待月出可以語子矣及三鼓月上先生指出天機造化洞洞屬屬心開意解頓徹玄關之妙先生又曰今日二十三好日非徒令汝知有此理且便欲汝一得永得超於彼岸所謂存無守有頃刻而成用之不可見見之不可用者非異事也遂遵師訓行之果應顯化

通神靈明妙用風雲發泄於七竅坎離消長於一身鉛汞真凡迥然不同水源清濁涇渭頓別浮沉則天淵有間賓主則輕重有權五行攢簇而無一不備四象合和而抱一守中真陽初不在精津火候初不在卦象尾閭非閉精之地口鼻非玄牝之門敲竹喚龜不是採陰吞霞吸日不是採陽默朝上帝徒然虛熱上攻打坐無爲謾爾陰神出殼混元作用則頭上安頭胎息注想則氣中蹴氣曲徑旁門三千六伯金丹大道

全不相關仙師曰壺中日月添精氣鼎內紅蓮湧碧波側耳聽聲聞姹女嬰兒見藥便飾鑼又曰泰卦方知二氣平鼎中真藥甚分明龍吟虎嘯真堪聽霆轉雷聲聲轉驚春氣融融真火降手摶日月入金城功成行滿天皇詔不許旌陽專美名予對曰真火本無候大藥不計斤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逸樂信斯言也遂舉似以拜謝先生祝爲真人先生曰汝識真人否黃巢殺人八百萬皆以爲非人後斬一白血者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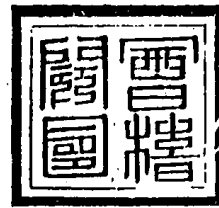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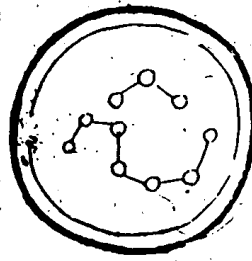
真人也今汝修金丹大道先使氣凝爲津津化爲血血變爲膏日中無影方爲真人予承師訓便覺身心輕快終夜不寐先生曰汝性直多知必招魔難當求清虛淡薄課一秘文可以消弭廣積陰功隨力布施宜行符藥救人疾苦天必助之道必成矣漸次修鍊外丹以換軀殻則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天上人間逍遥自在功成行滿白日飛昇今當爲汝祀香啓醮答謝聖真初見先生請問鄉貫乃曰既是雲水安有定住問

姓氏曰既是貧道安有名聞問年甲道號亦所不答及祝聖禱辭方知先生姓周名其赤城山人當來於西蜀鐵鳳洞遇聖師傳金丹大道今已對上真付授温州夏元鼎詑其誓狀禁文一如天戒苟或違戾永墮沉淪予回思龍虎山得正一真君之夢應於此矣先生曰今汝當尋睡處以復血氣以和陰陽緣汝一日拳拳役役未免攪撓龍虎失道烏兎差池非太上無爲之道遂畧就寢其店家門有三重又有惡犬及轎夫

擔脚六人羅列而睡先生只跏趺於小條凳上及予睡覺天曉先生已不見矣所封號黄白官楮皆不持去門亦不開犬亦不吠轎夫擔脚六人皆不知之方同店僕等驚駭贊嘆以爲異也予留題於壁間曰世學金丹亂似麻謾將心腎向人誇眼前有藥無人識火裏栽蓮長道芽崆峒訪道屈尊乎萬卷丹書看轉愚着破鐵鞋無覓處得師全不費工夫主人姓吳第三五時庚辰八月二十三也

予性昏思拙觸事多滯忽悟真詮凡意有所思覺有神助千門萬戶上徹下徹信知數十年間身寄幻宅放鷄不求今主人既歸事事如意所謂本來面目不少不剩好德秉彝初非外鑠三教同途何有異致學者思之當有頂門上着眼者能領界也今淮東撫幹趙善淏節

胡逸駕都倉王樅仙尉彭日嚴

雲水唐介然訪道於予不敢隱嘿遂筆其本末示之嘉定甲申雲峰散人夏元鼎識

金丹詩訣下卷

金丹詩訣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唐純陽眞人呂嵒撰宋雲峯散人夏元鼎編元鼎卽作陰符經講義者也卷中詩句皆言坎離交媾嬰兒姹女道家修養之術其上卷末附載留題詩六首厲鶚宋詩紀事亦採錄之然巖本唐人其詩殊不類唐格下卷歌行尤鄙俚且唐人棋路黑白各得五十故棊經有枯棊三百之語此所載下棋歌中乃稱因看黑白愕然悟頓曉三百六十路又窰頭坯歌內有君不見洛陽富鄭公說與還丹如盲聾又不聞三衢趙閱道參禪作鬼終不悞之句是直爲入宋作矣殆羽流所依托歟下卷末附南嶽遇師本末亦題夏元鼎編述元鼎遇赤城周眞人指示得道事考蓬萊鼓吹附錄稱元鼎博極羣書屢試不第應賈許二帥幕出入兵間至上饒夜感異夢棄官入道至南嶽祝融峯得遇異人傳授亦道家荒誕之言不足信也

西山群仙會眞記五卷

〔唐〕施肩吾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山羣仙會眞記五卷》提要

夜一

西山群仙會眞記序

序曰性非生知學道者必資於切問道難言傳立教者不尚於明文藏機隱意恐輕[illegible]聖言比物囑辭乃寄傳於達士世有讀書而五行俱下開卷則一覽無遺聲名喧世孰知不死之方頭角摩天豈悟希夷之理必也訪道尋眞求師擇友覽仙經之萬卷不出陰陽得尊師之一言自知眞僞水火木金土五行也相生而爲子母相尅而爲夫婦舉世皆知也明顚倒之法知抽添之理者鮮矣上中下○精炁神三田也精中生炁炁中生神舉世皆知也得返復之義見超脫之功者鮮矣知五行顚倒方可入道至於抽添則爲有道之人也得三田返復方爲得道至於超脫則爲成道之人也古先達士無不道成委成道者百無一二今來後學徒有道名委入道者十無八九欲論得道而超脫者西山十餘人矣遂從前聖後聖秘密參同一集五卷取五行正體之數每卷五篇應一炁純陽之義開明至道演說玄機因誦短篇發明鍾呂太上至言

夜一

庶得將來有悟勤而行之繼僕以出塵寰爲蓬瀛之侶華陽眞人施肩吾希聖序

西山群仙會眞記卷之一

清虛洞天華陽眞人施肩吾希聖撰

三仙門郭子天下都閒客李竦全美編

識道

葛仙翁曰天下無二道殊途而同歸聖人無兩心百慮而一致古今一道聖賢同心逮夫道原既判心識自分談道者強自分別同流異派摘葉尋枝自爲見解以獨立教門萬物之理既不能窮一己之性胡爲而盡如釋子殫于頑空乃以今世求於後世儒者執於見在遂以少年榮爲老年殊不知先聖之行道存乎一心也

西山記曰呂先生言幼習儒業長好性宗修天爵而棄人爵鄙頑空而悟眞空天爵止於人事眞空不離因緣

葛仙翁曰以五常言道止得其緒餘用三乘見性難窮其根蔕是知道不疎於儒釋儒釋自疎於大道歷古及今聰明有識之士莫不留心清虛而志在玄元也迨以安樂延年次以長生不死默盜天機當爲己用自人昇仙

而爲天官何止儒者之虛榮於當年由百歲延而及萬年何同釋子之因報于後世修眞者邪正不可辯也欲識大道三教中太上爲先一身之外更何求也

識法

太上隱書曰法本無法理歸自然心因境亂法本心生立法之意救補已失而防於未萌故三千六百法養命數十家三千六百法者十年之期養命數十家者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三五七九五行之陽數二四六八十五行之陰數大道分而爲二炁二炁裂而爲五行大而爲天地明而爲日月靈而爲人莫不禀二炁而生五行運五行而貫三才也

西山記曰華佗觀五禽之戲而作導引以爲人之久逸而炁滯血凝故屈體勞形使榮衛通暢後人因之名爲般運欲求超脫誤矣昔陳義遺女於道久餓而學龜之吐納得終年不死後人因之名爲服炁欲求丹藥誤也張紹審五味之亂人眞液一臟好而一臟惡一

炁盛而一炁弱故罷五味而素且淡之後人因以名爲休糧誤也劉洞知眞陽眞陰有餘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補且瀉之也後世因以採日精月華取天地正炁誤也

昔廣成子教黃帝房中之術恐走失眞炁而虧修養之宜止欲禦敵可欲之境不說採戰有功而奪婦人之炁後人因之以謂人補人採炁還精損人害已以望長生誤也

廣成子教黃帝依法修養久不見功於崆峒山凡以内事爲法則鍊外丹以補久虛積傷之損後人因之以無情金石煆鍊于煙焰之中分胎見實欲餌之以求上昇或不死延年誤也

扁鵲解靈樞以鼻引清炁口吐濁炁留之二十四息爲一兩火以鍊眞鉛如戲藥而曰陽胎鍊眞汞如含蓮而曰陰胎胎在息住息住神存可以留形住世積而入聖超凡後人因之以多入少出欲聚炁爲胎閉息爲法誤也

九仙經言病大用火病小用水用火則納炁復升於身眞炁過于四大陰鬼邪魔望之不

敢近也用水則納炁而復升於身炁透水如滂泉定中以意送在所病之處炁血通流自無滯礙後人因之而獨坐閉炁以舌爲轆轤左旋右攪收斂餘津漱而咽之復隨腸胃傳送于外乃曰澆灌以長黃芽欲爲大藥誤也

通玄真經云守無爲之道得自然之理清而不濁靜而後動移神於希夷之域保形於仁壽之途一念不生萬慮俱息長生延年安閑自樂後人因之不悟擇靜絕跡默默忘機終年竟不見功誤也

靈寶內觀經曰外境不入內境不出神識自守閉目內視降君火于下田布黃雲于四大笙簧車騎羅列往來自得壺中之趣後人因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謹守頑空失於昏寂陰靈出于天門止于投胎就舍誤也

又有開頂縮龜住山識性燒鍊看讀布施供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少識無知之徒自生小法旁門互相授受迷惑後來致使大道日遠日踈殊不知仰視俯察默合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日月魂魄往來之理一炁初浮識

自己之陰陽五行既分交自己之水火火中有水水中有火火上負陰恍恍惚惚其物爲真一之水水上抱陽杳杳冥冥其精爲正陽之炁二炁交媾結成內藥養就金丹可爲陸地神仙者也

識人

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迹自衛其身人不知也道未足於己言已輕於人事未充於內驕已見乎外好勝於人人不知也修真之士識人爲先務當其取士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其求法也察其理而驗其功勿以人而廢言防其大辯若訥者勿以言而用人防其善爲說辭者或大醇而小疵始愚而終聖修真之士亦有知人之鑑不可不奉無上之道也

西山記曰古今賢聖雖有兼人之智普照之明未嘗不先求于人謂務學而不如務求師師人之模範也黃帝求亦松子半年方得中戒經止于防外行之失劉安玉師王道原終年始得小術法又不言修養之事陰長生不

以馬明生久病而怠其志葛稚川不以鄭思遠家法而誨于人耳朱皮胡氏而始終如一方肪遇金華而遠近相隨張夢乾三遇海蟾方得三乘之法解志一　見旌陽盡授九轉之功王猛見長壽大仙談笑之間而識破大道樓福遇大洞真君步趣之次而訣盡天機歷古非無神仙以入南洲然修真之士不遇者於識人之際不明也其或道貌古顏辯辭利口者始謂得神仙悠久始知常俗之輩學而不遇一也或業重福薄不信天機輕命重財甘爲下鬼錄人纖惡棄人大善雖見其人不聽其言雖聽其言不納其理終無所得仙凡自隔遇而不得二也或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縱得真訣自生懈怠悅須臾厭持久朝爲夕改坐望立成得而不守三也又況交結狂徒搜尋異論廢時亂日何以成功古人上士始也博覽丹書次以遍參道友以道對言所參無異論以人合道所師無狂徒嗟愚而自專賢否不辯賤而自用邪正不分論識人之去就不可勝舉也故古今上聖真人未修鍊

先修養故曰沐浴不可當風若幽室靜房閉目冥心伸身正坐使元炁上昇通滿四大上入泥丸此真沐真浴萬倍于外之水火也又曰不欲遠唾以損炁不欲疾步以損筋不欲極視而昏精不欲極聽而傷腎不欲久立而傷骨不欲久卧而傷肉多睡濁神頻醉散炁多汗損血力困傷形奔車走馬炁亂而神驚望高登峻魄散而魂飛養形之道安而不勞勞而不乏其力靜而不撓撓而不亂其炁外有所補内有所益然後識五行以保全冲和之炁外固内真兩皆得趣可以長久矣

識時

洞玄經曰有形者不能無名有名者難逃於數大則天地陰陽昇降不失其宜明則日月魂魄往來自有其度差之毫末失之顛倒陰陽有愆伏則四序亂而不能生成萬物寒暑代謝則八候差而不能運轉一炁人爲萬物之貴一炁之靈大則取象乎天地無乖升降之宜明則取法乎日月不亂經營之度定之以時應之以數於道也夫何遠哉

西山記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温涼寒暑以
年一交合交合不失其時一年之後有一年
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弦望晦朔一月一往來
往來不失其時一月之後有一月大道無名
長養萬物勿謂春生夏長也而梅艷菊芳勿
謂秋收冬藏也而栢實松茂因時日受炁因
炁發生無知之草木如是最靈而爲人者胡
不順養眞性而修鍊形軀耶鶴知夜半燕識
戊已因陰感陽緣木避土蛇於已日不過道
鸞於春時自出谷無識之禽獸如是最貴而
爲人者何不順時養元陽而收藏眞氣耶嗟
無知之徒自炁足之後走失耗散八百一十
丈元炁久久而損豈知眞炁大運隨天春在
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腎元炁小運隨日子
在腎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天地之春夏秋
冬日月之弦望晦朔人之子午卯酉正相合
也冬陰也陰中陽生而爲温則曰春也是陽
爲主而陰爲客陽中又陽生而爲熱則曰夏
也夏陽也陽中陰生而爲涼則曰秋也是陰
爲主而陽爲客陰中又陰生而爲寒則曰冬

也此天地之四時矣旦則暗也魄中魂生而
爲明則曰上弦上弦之後魂爲體而魄爲用
魂中又魂生而曰望矣望則明也魂中魄生
而爲暗則曰下弦下弦之後魄爲體而魂爲
用魄中又魄生而曰晦矣是日月之四時矣
天地有三百六十日日月有三百六十時人
有三百六十度天地有二十四炁日月有二
十四度人有二十四時自子至午炁生之時
陽也自午至子炁謝之時陰也寅辰午申子
戌陽生之六時卯巳未酉亥丑陰生之六時
甲丙戊庚壬五行之陽時乙丁巳辛癸五行
之陰時辰則太陽而卯則陽明寅則少陽而
丑則太陰子則少陰而亥則厥陰戌則太陽
而酉則陽明申則少陽而未則太陰午則少
陰而已到厥陰午則腎炁交心炁以下而上
三陽炁聚之時子則心炁交腎炁以上而下
一陰炁聚之時魂爲陰中之陽其炁生于卯
初魄爲陽中之陰其炁生于酉末養陽不在
春夏春夏所以養陽者以炁在心與肝也養
陰不在秋冬秋冬所以養陰者以炁在腎與

肺夏至之後真汞積于絳宮冬至之後真鉛積于丹田木運交天靈二十五度是時巽也以陽交陽當此收之而成大藥金運交靈符二十五度是乾也以陰交陰當此鍊之而號還丹鍊形起火須在炁升之前聚火還元必用陰降之際鍊形住世以炁爲先用五行相尅之時鍊炁起九以時爲先使三田返復之餘修真之士不見功者以旺時不收損時不補散時不聚合時不取無時不求還時不鍊不知交會之時又無採取之法蹉時亂日不見尺寸之功安得比天地長久日月堅固哉

識物

洞天語錄曰以言言道得其緒餘故得道所以忘言以象求意得其髣髴故得意所以忘象然道不在言也以先知覺後知非言不足以求理然意在象也以大明決小明非象不足以陳義言以示其理象以顯其義則大道玄意默會無象無言之間始也詳言密語恐以之不悟比物立象恐彼之不知及夫目擊道存不在言也心同意會不在象也

西山記曰形而上者道形而下者器上以下爲基道以器爲用如鍾離祕訣曰以心爲天腎爲地肺爲月肝爲日日月天地物之大明者也崔玄真祕訣曰以腎氣爲嬰兒心液爲姹女肝炁陰中之陽爲日中之魂肺氣陽中之陰爲月中之魄兒女魂魄物之靈而神者也如心爲朱雀腎爲玄武肝爲青龍肺爲白虎亦是四象也

葛仙公曰嬰兒爲心液之上正陽之炁姹女是腎炁之中真一之水金公乃肺之老陽黃婆其陽微弱當使之復還下田餘液是老陰腎液到脾液真陽近少陰其陰衰弱當使之復還下田此四象之說詳矣

太白真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龍本東方甲乙之物而出於火中者心液之上正陽之炁也則曰陽龍出自離宮虎乃西方庚辛之物而生於水中者腎炁之中真一之水也則曰陰虎生於坎位然而龍是陽物昇擧自在而在水中乃陰中之陽故比心液之上正陽之炁也虎是

陰物奔馳自在而居陸地乃陽中之陰故比腎炁之中眞一之水也老君言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者爲炁中之有水而負陰者是也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者爲液中之有炁而抱陽者是也

陰眞君曰北方正炁號河車車謂運載物於陸地往來無窮而曰河車者取意於人身之內萬陰之中有一點元陽上升薰蒸其胞絡上生元炁自腎炁傳肝炁肝炁傳心炁心炁傳肺炁肺炁傳腎炁而曰小河車也肘後飛金晶自尾閭穴起從下關過中關中關過上關自上田至中田中田至下田而曰大河車也純陰下降眞水自來純陽上昇眞火自起一昇一沉相見于十二樓前顆顆還丹而出金光萬道則曰紫河車也故車行于河如炁在血絡之中炁中暗藏眞水如車載物所謂河車者詳矣

廣成子以內事教黃帝久不見功乃於崆峒山鍊大藥五金之中鉛爲黑金黑金之中而取銀八石之中砂爲赤石赤石之中而取汞

以汞合銀爲寶故有鉛汞之說鉛者腎之所藏眞炁汞者陰陽所合自己之眞精也眞陰眞陽以成大藥火候無差精變爲汞汞變爲砂砂變爲丹而曰眞鉛是也金晶肘後飛入上宮自頂而入下田眞火前起昇入泥丸自心而過重樓一陰一陽上水下火而爲既濟奔于元海而曰紫金丹故曰眞汞者是也此鉛汞之理詳矣以物推求陽比象動而昇舉之於陰比於靜而凝滯之物不必多識象不必多求止於純陰純陽二炁交結而爲大藥然陽中有眞陰陰中有眞陽乃陽交陰陰交陽陽交陽陰交陰陰陽有四交也及乎陰合陽陽合陰陰合陰陽合陽陰陽有四合也四交四合大應天地之八節明應日月之八候廣記多識不止損神傷炁而且議論差別適以廢時亂日終無益也

西山群仙會眞記卷之一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二

夜二

清虛洞天華陽真人施肩吾希聖撰

三仙門弟子天下都閒客李竦全美編

養生

三元真經曰人物異形受生惟一炁魂得之於天體魄得之於地無形無象自空中來即父精母血以無爲有三百日胎完胎完炁足則生是由無而有不善養生則以有還無矣血炁方剛以所有之神炁復與於兒女血炁既衰將已有之魂魄復還於天地故生中起滅以滅止生炁斷神散而無生矣善人君子莫不欲生而不知養生之時以天地爲法日月爲本陰絶陽生陽絶陰生生生不窮天地所以長久魄往魂來來往不已日月所以長久是知炁在養而不弱形在養而不悴內外養之無差故得與天地日月同長久也

西山記曰古今聖賢談養生之理者著養生論者不爲少矣又曰少私寡欲少私寡欲者可以養心又曰絶念忘機絶念忘機者可以養神又曰飲食有節飲食有節者可以養形

又曰務逸有度務逸有度者可以養亂又曰入清出濁入清出濁者可以養炁又曰絶淫戒色絶淫戒色者可以養精養生之道不在於此所生微也善養者從微至著所生小也善養者自小及大當旺時養而取之當衰時養而補之如春養脾秋養肝夏養肺冬養心鍊形則起火還丹則聚炁此年中用月不失養生之道也及春夏養陽以真炁隨天大運在肝與心心肝者炁升之所秋冬養陰以真炁隨天大運在肺與腎腎肺者液降之所此陰陽傳送不失養生之道也及腎炁生於子時一陽生於二陰之中當此之時若澄心靜慮閉目昇身想火輪起於丹田是炁生而養之有法也及肝炁生於卯時一陽生於二陰之下當此之時若孤坐閉目多入少出存兒女相見於黃屋之中而產就嬰兒是陽生而養之有法也及心炁生於午時一陰生於二陽之中當此之時若忘言絶念滿口含津攻心炁不散存龍虎交媾於煙焰之中而盤金鼎奔流于下是丹田炁生而養之有法也及

肺炁生於酉時一陰生於二陽之上當此之時若閉目冥心以腹肚微脅存大火炙于鼎中鼎中有三昧炎炎不絶三昧齊發是陰生而養之有時也及夫三百日胎完而眞炁生養其眞炁而鍊之生神五炁朝元三花聚頂五百日陽神生養其陽神而鍊之合道是生形已來養之而生眞炁自生炁以來養之而生法身身外有身超凡入聖養生之道備於此矣

○養形

○玉華靈書曰神以炁爲母炁以形爲舍鍊炁成神鍊形成炁陽神未聚三花不入泥丸眞炁未朝五彩不生丹關無形籠絡神炁兩離故天地大也未免輕清重濁之象日月明也難逃圓明缺暗之形積陽生神上以麗乎天者星與辰也積陰生形下以壯乎地者土與石也水中炁升而爲雨爲雲炁中水降而爲霧爲露萬象群生不能無形惟人也集靈以生資道以成不知養形之端精魄耗散而陰殼空存未死之前已如槁木餘喘既絶盡爲

糞壤養形之道可不深思

西山記曰仲夏仲冬之月善養形者處于深堂避其大寒大熱之炁而伏其肌膚非特此也先寒而衣衣不得頻多先暖而解解不得頻少久勞則安閑以保極力之處久逸則導引以行稍滯之炁暑不當風當風則榮閉而衛結夏不卧濕卧濕則氣散而血注冬不極熱極熱則腎受虚陽而春夏肝與心有壅蔽之疾也夏不極涼極涼則心抱浮寒而秋冬肺與腎有沉滯之患也不可極飢而食食不過飽飽則傷神飢則損胃不可極飲飲不過多多則損炁渴則傷血沐用旬浴用五夫五則五炁流傳適浴之榮衛通暢旬則數滿復還眞炁在腦沐之則耳目聰明若頻頻浴者血凝而炁散雖肌體光澤久而炁自損矣故有癱瘓之疾者炁不勝血神不勝形也若頻頻沐者氣壅於上腦滯于中令人體重形疲久而經絡不能通暢故古人以陽養陽陽不耗散以陰鍊陽陽不損弱如一年内春夏養陽秋冬養陰是借陰養陽以陽消陰也一日

內午前鍊乾以炁前起鍊形後起金晶午後鍊坤以藥有藥則聚炁鍊丹無丹則收火賁海皆以真陽見用于自身不然歛身聚之可以無中養就真炁昇身真炁以滅魔陰焉奉道之士廣覽多學徒以勞損不知陰陽為之總領之元也真陰真陽為胎凝于丹田次以真陰為炁真陽成形身外有身超凡入聖矣

養炁

太上隱書曰天地以清濁為質非炁不足以運陰陽日月以明暗分形非炁不足以交魂魄以橐籥之用呼吸之理是炁使之然也禽一冲而制在炁履空如實魚一躍而制在水穿水如無衆植凋殘獨松栢而常茂者氣堅也群動滅寂惟龜鶴之不悴者氣任也形為留炁之舍炁為保形之符欲留形住世必先養炁至大至剛充塞乎天地之間炁聚神靈遨遊風塵之外善養生者養其形善養形者養其炁

西山記曰古今養炁之士不免於疾病死亡者不知其道也昔人以志士不語為養炁此

保炁也失之昏以入清出濁為養炁此換炁也失之虛昏者炁散神狂真靈日厭終無所歸矣虛者丹田無實徒勞而吐納終不能住矣多入少出攻病可也認為胎息誤矣上咽下搐聚炁可也指作還丹誤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委炁而和神也息息要住納之不出閉炁而鍊形也一咽復一咽雙收兩夾以爐咽為法是借炁取水灌溉之術也正坐昇身炁滿四大血絡通行榮衛和暢是布炁焚身之法也若此皆非養炁矣養炁之道生時養之使不衰弱時養之使不散如古行屯者是陽初生屈而未伸故朝屯以取養炁之茂也如古行蒙者是一陽處群陰之中暗而不明故暮蒙以取求陽之義也非特此也才所不敏強思傷也力所不及強舉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度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慼慼所懷傷也或久談言笑寢息失時挽弓引弩耽酒嘔吐飽食便卧跳步喘息歡呼哭泣陰陽不交積傷至盡則早亡矣故善養者淡然無欲處乎寂寞之境自有希夷之趣冬則陽生

至春分之後陽盛而陰散防其餘陰入腹而為苦寒之疾夏則陰生至秋分之後陰盛而陽散防其餘陽入腹而為酷暑之患匆覩死者防死炁觸生炁不近穢處防穢炁觸眞炁眞炁未壯而朝不虛食常充口眞炁欲絶而暮不實食常減口然而調炁和炁布炁咽炁聚炁行炁保炁換炁皆不出養炁之道夫炁如線觸之則斷炁如煙擾之則散不能養者失保形之道然養炁未及採藥採藥未及鍊炁採炁還元結成金丹鍊之出殼還變羽客○未鍊先採之未採先養之

養心

通玄經曰人以形為舍心為主主於國則君臣之分主於家則父子之禮心為君父炁為臣子身為家國心氣一注無炁不從在五行為火南方盛陽之精宿應熒惑神受朱雀狀垂三葉色若朱蓮神明依泊變化莫測混合陰陽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靜道生濁躁神亡但能空寂得之有常永保無為其身則昌惟狂克念可以作聖惟

聖罔念可以作狂古今達士養以寡欲務於至誠眞源湛然靈光自瑩於丹臺也不為事惑物役可以超凡入聖

西山記曰從道受生謂之性自一稟形謂之命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有所思謂之志事無不周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慮動而榮身謂之魂靜以鎮身謂之魄流行骨肉謂之血保形養炁謂之精氣清而快謂之榮炁濁而遲謂之衛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塊然有閡謂之質形貌可○則謂之體小大有分謂之軀衆思不礙謂之神漠然變化謂之靈炁來入身謂之生炁去于形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精變化不測通神群生眞人上仙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道不可見因心以明之心不可常用道以守之故虛心遣其實無心除其有也定心令不動也安心令不危也靜心令不亂正心令不邪清心令不濁淨心令不穢此皆已有令以除之心直不返復也心平無高下也心明不暗

昧也心通無窒礙也此皆固有因以然之又在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故得靈光不亂神炁不狂方可奉道保生嗟無知者多思神殆多念志散多欲損炁多事役形多語弱炁多笑損臟多愁攝血多樂溢意多喜則交錯多怒則百脉不定多好則昏迷不理多惡則憔悴無歡故其源不潔和炁自耗不得延年失於養心之故也故古喻之如猿狂而不定比之如賊盜其所有也

養壽

三清眞錄曰父母之眞陰眞陽二炁以精血爲胞胎胎完炁足而爲形矣集靈資道神炁相合而爲壽定矣大壽一萬二千歲守朴任眞雖亡而道不亡也中壽一千二百歲留形住世道在而身亦在也下壽一百二十歲知之修鍊可以安樂延年不知修鍊走失耗散在我者不爲我之所有而又外觸禁忌暗除年筭一筭爲三百日壽一歲爲本數之壽一紀爲正紀之壽無知少學以小惡爲無傷積

惡以至於滅身以小損爲無害積損以至於滅生始以滅一筭次以除本數終以除一紀未及中年天之大半仙子眞人憫而哀之雖有超脫之法必先養壽之方審而用之可延至大壽不惮修持千日自有超凡之道

西山記曰雖知養生之理不悟修行之法則生亦不長雖知修鍊之方不知養壽之道則修亦無驗故養壽者凡以禁忌而防其禍行不多言恐神散而損炁睡不張口恐炁泄而損神臨危登峻則魂飛翫殺看鬪則炁結弔死問病則喜神自散卧濕當風則眞炁日弱古廟凶祠不可入入之則神驚狂禽異獸不可戲戲而則神恐對三光濡溺折人年壽賀四重深恩滅人大數飲宴于聖像之側魂魄不安坐卧於墓塚之間精神自散枯木大樹之下不可息防九陰之炁觸人陽神深水大澤不可渡恐至寒之性逼人眞炁出衆華卉不可折防招妖狂入室非時果實不可食防帶邪炁入腹妄言綺語非患難不可頻說說之減人正壽肥甘醇酒非會合不可頓歙頤

之除人本祿負賢忘恩必有禍應輕財毀物自無福生大山勿深入入之必凶美物勿酷愛愛之勿吉損人傷物以究報究嫉賢妬能以怨起怨虛傳妄授慢友輕師此類或有觸犯難得正訣遇異人大道未就先爲此除其壽以罪當功竟不能速成也善養壽者以法修其內以理驗其外修內則秘精養炁安魂清神形神俱妙與天地齊年鍊神合道超凡入聖也驗外則救貧濟苦慈物利人孝于家忠于國順於上憫於下害不就利忙不求閑○

○凡以方便爲心勿以人我介意方始奉道多遇至人自得眞法及夫下功之後少有患難速得圓成然是修養所致亦是陰德報之苟不達養壽之宜安得內外齊成乎

西山群仙會眞記卷之二

西山群仙會眞記卷之三

清虛洞天華陽眞人施肩吾希聖撰
三仙門弟子天下都閑客李竦全美編

補內

九天祕籙曰三清之下有三太三太之內有二儀二儀既判而列五帝五帝既立而同一區此天地之內上下有陰陽升降東西有日月往來周而復始運而不已代謝循環終無走失惟人也以精爲母以炁爲主五臟中各有精精中生炁五臟中各有炁炁中生神欲○

○壽無窮長生住世鍊精爲丹養炁爲神眞仙上聖修眞補內不補外也內眞外應無施不可有作必成自凡而入聖也

西山記曰男子先生右腎以外精而內血陰爲裏也女子先生左腎以外血而內精陽爲裏也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膀胱膀胱生三元三元生三焦三焦生八脉八脉生十二經十二經生十二絡十二絡生一百八十係絡一百八十係絡生一百八十纏絡一百八

十經絡生三萬六千孫絡三萬六千孫絡生
三百六十五骨三百六十五骨生八萬四千
毛竅胎完炁足靈光入體與母分離而爲人
也以內外言之經絡之內而爲內肌膚之外
而爲外養命養其五臟五臟爲根根固葉自
茂矣養形養其五炁五炁爲源源深流自長
矣眞炁大運隨天元炁小運隨日春肝旺脾
弱則養脾食甘物五穀中粳米五果中棗內
五畜中牛肉五菜中葵菜清心無憂憂則傷
肝隱坐避風以肝惡風也若日用之間卯時
○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送在肝閑居冥目以
養肝旬日見功目可視秋毫若修鍊下功不
必如此夏心旺肺弱則養肺食辛物五穀中
黃黍五果中桃子五畜中鷄肉五菜中葱菜
清心少喜喜多傷心靜坐避熱以心惡熱若
日用之間午時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送在
心絕念安居以養心旬日見功可炁通百脉
修鍊下功亦不必如此秋肺旺肝弱則養肝
食酸物五穀中豆五果中李子五畜中犬肉
五菜中韮菜靜居避寒寒則傷肺不要多悲

悲則損肺若日用之間酉時以待小運日生
元炁傳送在肺升身靜坐以養肺旬日見功
肌膚光澤若修鍊下功不必如此冬腎旺心
弱則養心食苦物五穀中小麥五果中橘子
五畜中羊肉五菜中薤菜清心無恐恐則傷
心若日用之間子時以待小運日生元炁傳
送在腎斂身正坐以養腎旬日見功丹田自
暖炁力剛徤若修鍊下功不必如此當四季
脾旺養腎食鹹物五穀中粟米五果中山藥
五畜中猪肉五菜中韮菜安心無畏畏則傷
○脾靜生避濕濕則損脾也若日用之間戌辰
丑未以待小運日生元炁風急震雷透過膀
胱變爲精華眞炁走失而火上起肺閑心冲
肝浮膽横萬神以眞火燒之棄體外遊骨解
筋伸與死無異一泄一炁弱百泄一神去千
泄一臟損已至枯竭四大無主乃曰死矣故
眞仙上聖有還精之道若志在玄元腎炁交
心炁積炁生液如懸珠垂露顆顆還于丹田
火候無差自然凝結形若彈丸色同朱橘炁
中生炁鍊炁成神身外有身超凡入聖若以

未悟清虛甘作兒孫之牛馬淫邪之心未息亦不可深究房中之術俱以借其陰貌賺心炁下入黃庭而腎炁不能上升乃以龍盤虎遶欲泄之前棄其情愛一則孤坐斂身變手抱膝使炁結爲胎一則升身偃脊斂身少時使肘後飛入泥丸以塡血腦而百骨充盈有返老還童之驗矣嗟少學無知欲採婦女之津炁以爲陰丹又鍊無情之金石取天地之秀炁而爲外丹餌之塡精補海幸而藥盛而時暫無損若以元陽耗散而丹臺空虛餌之○在腹當有不救之疾取之於人當有速亡之○患返以神仙之法爲誑靜言思之誰其過歟

補炁

玉華靈書曰九天之上無陰九地之下無陽地中生陽一百八十日陽昇到天其陽不過乎天者陽自陰中來生元炁傳送餘炁在脾靜室閉炁多入少出旬日見功肢體光澤經絡快暢若修鍊下功不必如此是五臟各有時一臟旺而一臟弱一炁盛而一炁衰損有餘補不足五臟既和百骸自理百骸自理萬

病不生萬病不生千歲可期

補精

太上玄鏡曰純陽上昇者謂之炁純陰下降者謂之液炁液相交注於骨絡之間者謂之髓炁液相交出於膀胱之外者謂之精內則心腎肝肺脾五臟也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膽胃六腑也外則毛膚皮髮眼耳鼻舌手足榮衛經絡宂四體也精者心炁在肝肝自生精肝精不固目眩無光心炁在肺肺自生精肺精不實肌肉清弱心炁在腎腎自生精腎精○不滿神炁減少心炁在脾脾自生精脾精不○堅髮齒自弱五臟之中腎爲精海心爲炁館眞精在腎餘精自還下田眞炁在心餘炁自朝中元思慮愁惱其耗炁也如漏鼎中之炁淫邪禍亂其走精也如析釜下之薪補下精之道非但絕色而房中最急愼之

西山記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蓋陽昇陰降物受天地純粹之炁陰精陽華人食萬物充實之資一飲一食納之于胃與眞炁相合傳流腎府虛炁充盈對境生心心火下

逼腎炁不能上昇左旋右盤如陽負陰胎陽戀陽住陰爲陽逼復自天來故天中陰降一百八十日到地其陰過乎地者陰自陽中來陰抱陽質陰戀陰住陽爲陰逼復自地起周而復還並無走失尚有震動傾側之慾又況人腎爲水也水中生炁如煙似綫觸之則斷撓之則散眼耳鼻舌身意六慾傷於外喜怒哀樂好惡恩七情傷於中上則重樓走失下則金龜拋泄如漏網包風能無損乎不知補炁之道如火消膏積日復入輪廻

○西山記曰炁本無形必賴有形之軀形全炁在自可修補不擇老幼所貴至誠始終如一天皇聖胎秘用神訣補炁之上法達磨胎息至理補炁之中法其後因胎住息因息就胎扁鵲靈樞葛洪注胎息補炁之下法此外皆非法也

補益

洞神眞經曰養生之道以不損爲延命之術以有補爲先居安慮危而防未萌不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起

臥有四時早晚行止有至和之常制調和筋脉有偃仰之方養正除邪有吐納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炁抑喜以養陽炁以清虛去其狂慮以安閑養其眞性雖少年致損炁弱體枯年老得悟防患補益以炁補炁炁自有餘以神補神神無不足炁盛而形乃延長神住而命自悠久

西山記曰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炁者地不滅夫至道不遠只在己身用心精微命自延久六玄旨曰欲得長生當修所生所生之本始乎精炁精炁結而爲形形爲受命之本炁是有形之根故午前鍊乾午後鍊坤炁自腎中生自子時爲始午時爲終其炁升而旺也所以鍊乾者靜坐幽室閉目冥心升身勿動使炁滿四大薰蒸其體榮衛通和積日炁秀神清及夫腎炁到心積炁生液液自心中生自午時爲始子時爲終其液降而盛也所以鍊坤者閉目冥心斂身正坐以兩手抱腹降心火于丹田烹蒸炁海積日炁旺神清此補

益于炁也冬避寒夏避暑寒避風暑避熱動勿勞其肢體閑勿怠其肌膚五日一浴十日一沐炁旺時勿動血旺時不息此補益于炁也永絶嗜慾見境不動心者上也借假修真因死求生形雖交而炁不交體雖濁而形不濁不得已而親婦人勿使走失時暫棄其情愛抽身于後賺心炁以補下元可以安性命者次也三十歲陰陽兩停而五穀秀炁無所制作未免情欲當五日一度四十歲者十日一度五十歲者二十日一度六十歲一月一度六十四歲卦盡之年更不言度也若高上玄元欲求長生不死者可不議此也此補益于精也補益形者不若補益精補益精者不若補益炁補益炁者不若補益神補益于神則形炁永安古今達士談益神之道不爲少矣往往不見功者非特出至誠也神爲主故耳昔劉綱真人於甲子庚申生日本命祭享形神尚得神聚長生不死趙真人於靜房空室調神出殼如壯士展臂可千萬里陰鬼不敢相干亦得留形住世況夫補已散之靈

炁益見在之魂神禍福預知神之靈也死生永除神之真也補神之道有清身養命絶念忘思動靜不失時修鍊應其法丹就而炁自真炁真而神自益矣

補損

十洲雜記曰純陰無陽鬼也純陽無陰仙也陰陽相雜人也鬼則陰靈之炁凝而爲形仙則陽和之炁不散鍊而爲質人以陽盡而爲鬼鬼者人之歸也人以陰盡而爲仙仙者人之遷也當其少年陽多陰少之時不肯修鍊及夫老弱氣散神衰之後安得無損高人上士愛勤未補之前戒慎補已損之後未損者保養不至于損已損者補益不至于虧非大道高士不可議此

西山記曰人受炁賦形三百日胎完與母分體一千日乳抱四千日盜物取天地之計五千日炁足故女子十四歲天癸降而真陰散男子十六歲真精滿而陽炁泄男子之炁八百一十丈女子之血三石六斗九九八十一純陽之數炁之本數也六六三十六純陰之

數血之本數也過此以往走失耗散炁以九九而損血以六六而竭自然衛損又況敗壞而不知修養乎如王侯之府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妾數百晝以醇酒淋其骨髓夜以房室輸其血炁耳聩目悠偃卧不休上奔走不安居而又滋味錦繡大醉入房不知御神保炁居無節而精神有限未及半百巳憔悴枯朽也故眞仙上聖凡所修養有益惟求無損一日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燃燭行房此補損之大畧也五味人不可無也戒之偏多酸損脾甘損腎鹹損心苦損肺辛損肝大藥未就尚有飢渴一日三次要食古人所以淡而食之又不葷腥恐汚口腹也五臓積滯用六字炁治之即黄庭國之法也張澄道以此留形住世王悟眞以此治病延年孫思邈以此修身治人六字之妙春不呼夏不呬冬不呵秋不吁四時常有唏三焦無不足八節不得吹腎府難得盛凡有餘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此妙古今無知者西山上聖得其味也不須禁忌百端

但朝不虛而暮不實上也素無味淡無葷次也何慮四體之不充悦乎及夫六字炁有餘引子不足殺鬼者肝本吁也餘則用吁吁亦不能引肝炁若引其子則用呵字瀉心之炁心炁既行肝炁自傳也若肝炁不足則殺其鬼肺也肺金尅木爲妻而金爲夫夫乃鬼也如肝炁弱必是肺之有餘必殺其鬼用呬字瀉之聰明之士審達五行生尅調和其炁無過不及而陰陽自正依時對節下手行功黙契天機混合玄理安有長生之不得神仙之不成耶

西山群仙會眞記卷之三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四　夜四

清虛洞天華陽真人施肩吾希聖撰
三仙門弟子天下都閒客李竦全美編

真水火

中黃秘訣曰陰生水水性常冷而有華陽溫泉濡之不勝其暖也陽生火火性常熱而有蕭丘寒焰向之終不能暖也外之水火尚有返復之性內之陰陽安無顛倒之宜如腎水也水中生炁炁爲火矣心火也火中生液液爲水矣水可以滋流百脉火可以薰蒸四大○人之水火也如此

通玄論曰道原一判而分二儀天以乾道而輕清在上在上以陽爲用暗抱一點真陰在其中也故冬至後地中陽生以夏到天積陽所以生陰其陰感陰而陰不得耗散散爲霧凝爲露霧露之炁天之所出陰而真水也地以坤道而重濁在下在下以陰爲用暗抱一點真陽在其中也故夏至後天中陰降冬至到地積陰所以生陽蓋其陽感陽而陽不散耗升爲雲施爲雨雲雨之炁地之所出陽而

真火也人亦若是受胎之初父精母血二炁相合陽炁上升心爲炁館炁中暗藏真水在心也陰炁下降腎爲水府水中暗藏真炁在腎也不然安得腎炁到心積炁生液一陰生於二陽之中心炁到腎積液生炁一陽生乎二陰之中也

西山記曰凡人有三火八水水者一炁傳一炁積炁生液而五臟各有液名曰色水腎炁之中暗藏真一之水而爲陰虎者名曰真水肘後飛金晶入上宮自上而下與真火相逢○而既濟成然名曰神水凡有疾病閉口納炁一口復一口定中送在病處皆可痊安名曰法水水之爲用多矣其名不一丹就真炁生澆灌而爲沐浴之法鍊形真炁升還返而爲還丹之法劉海蟾言兩曜注成七寶殿一渠流轉八瓊漿是玉液還丹也呂公言水火都來相作間卦候飛成地天泰一升一沉陽鍊陰陰盡方知此理深是上下水火既濟之候也逍遙子曰法水能朝有秘關逍遙日夜遣循環是法水治病也此水之大槩矣三火者

膀胱民火腎爲臣火心爲君火凡所無知爲物所擾而怒且憂者則爲無明之火若降而下燒丹田一意不散至誠守之而曰燒鍊丹藥火之升上起後過雙關而曰河車昇之前起上過重樓而曰鍊形前後俱起遍滿四大炎炎焚身此火之大槩矣

九仙經曰病小用水病大用火病大者無常之限也若人誤犯天神或身不寧急入靜室散髮披衣閉目冥心正坐握固叩齒集神升身起火微以留息少入遲出默想如臍下火輪大如斗須臾焰起自身可比輪蓋罩定自身令陰鬼邪魔不敢近也釋教降魔火道家焚身火凡行此火須是久絶嗜慾丹元堅固不然以水火交媾龍虎成丹丹就而陰靈自散不敢近陽神自不肯去也神在形固陰退炁全炁全形堅自可長年

眞龍虎

龍虎眞丹經曰眞龍眞虎所在所交之處古今秘而不說惟太一眞書是太上親著又眞一元解入神玄言二集稱龍虎眞訣一在崑

崙五城之内一在北極大淵之内藏之玉函刻之金札封之以金泥印以玉章猛獸列衛神人在傍歷世無緣而知矣

太白眞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少則少矣妙則妙矣乃所以泄天地之機

呂公曰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陽龍言向離中出陰虎還於坎上生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盡得丹名修眞上士如知此定跨赤龍歸玉京入藥鏡曰腎中生炁炁中暗藏眞一之水名曰陰虎心中生液液中暗藏正陽之炁名曰陽龍龍虎非肝肺也乃玄之又玄知之修鍊而爲聖人傳道集曰腎炁傳心炁積炁生液液中有正陽之炁名曰陽龍是謂出於離宮心液傳腎液積液生氣氣中有眞一之水名曰陰虎是謂生于坎位二物會時在人生人在己生神龍虎古今有識者或以多知廣記知其龍不在肝而虎不在肺如何得達交會之時而悟採取之法故少有不長生與升仙者良以此也

西山記曰水火既濟龍虎相交所用不一如腎炁傳肝炁肝炁方生腎之餘陰入脾其炁過肝爲純陽炁中有眞一之水以到于心積炁生液顆顆如懸珠垂露而還下田更不隨溺水以傳膀胱若用火候無差鍊而爲一炁炁中生炁浩劫不死而爲陸地神仙是虎交于龍以腎炁合心炁是也及夫下火加減有時抽添有數以心炁合腎炁是龍交于虎若以下關透而起自尾閭穴左昇者爲龍右起者爲虎炁從夾脊雙關而過至分道嶺而陽龍之炁入內院陰虎之炁入天池左旋右盤三十六數而眞水下降如甘露入心此是龍虎相交于上宮又不必於心腎而有上交上合之別也及夫胎完胎就而眞炁既生防其大過必濟之以水而玉液金液還丹及夫還丹日久行于經絡而變陽酥凝于中府而積白雪防其大過必舉以火而有鍊質焚身是知還丹之時乃陰虎單行而不必交于龍也焚質之時乃陽龍獨舉而不必交于虎也龍虎之功不爲小矣所患乎不知龍虎之本也若

識龍虎之像又知交合之時且得採取之法三百日養成內丹而命中有晶乃得與天地齊其壽筭矣

眞丹藥

洞天語錄曰高上元君始在塵世而流傳大道引喻天地升降之宜日月往來之數而曰內丹廣成子教黃帝依法行持久不見功蓋以日有萬機根元不甚堅固乃于崆峒山中凡以內事爲法則以金石相配合而曰外丹內之丹藥乃爲眞藥外之丹藥止可療治病安樂而已內丹小則長生不老大則超凡入聖始乎二炁交而凝結在丹田變精爲汞變汞爲砂砂變爲丹形若彈丸色同朱橘而眞炁自生以炁鍊炁炁合神聚而入道道成而入聖聖則大而化之無所不通豈外丹之可比耶故知眞藥眞丹身外無求

西山記曰以龍交虎媾結成玄珠火候無差燒成大藥眞炁始生升之可以鍊形不避寒暑之患眞炁既聚納之可以還丹永除飢渴之苦于己也豈非藥乎及夫眞炁施于人也

亦有驗矣入水水沸吹木木榮變苦爲甘改衰爲壯即人以療疾苦無不痊差凝神以祛鬼魅無不靈應蓋內眞而外應也豈非謂人之藥乎或以內事不修眞元不識惟以外之無精金石加日添火餌之以求超昇誤矣然而古今上士亦論外丹非外丹不可用如廣成子以朱砂爲丹鍊之九轉而曰神丹陳七子七寶丹砂鍊之九轉而曰靈丹劉安王以童子小便鍊之七轉而曰還丹是知靈聚而爲神神散而爲虛以炁還元而曰還丹後人用之亦有見功昇仙者蓋始也鍊之而內事兼修內外俱成得通仙道若以外藥獨用氣弱神衰天地秀炁不能停留返爲害不細矣

眞鉛汞

玄洞玉詔曰昔廣成子教黃帝鍊外丹方有鉛汞之物凡以內事爲法則也人之初生先生腎也腎爲北方壬癸水在五金而爲鉛次生心也心爲南方丙丁火在八石而爲砂鉛中取銀如腎氣之中暗藏眞一之水砂中取汞如心炁之中暗藏正陽之炁蓋以外鉛中

銀而合砂中汞自然成砂火候合宜煅成大寶取類于人則腎炁之中取眞一之水心液之上取正陽之炁二物合而爲丹乃如外物見寶之比也傳道集曰抱天一之質而爲五金之首者黑鉛也鉛以生銀鉛乃銀之母感太陽之炁而爲衆石之主者朱砂也砂以生汞汞乃砂之子難取者鉛中之銀易失者砂中之汞鉛汞若相合煅鍊自成寶此鉛汞之理見于外也若以內言之父母眞炁合而爲一即精血爲胞胎凝結爲內腎內腎者鉛也及夫腎中生炁炁中生水以腎水合心液之上正陽之炁凝結于黃庭而爲丹則曰眞鉛也以腎炁合心炁積炁生液結爲玄珠方還下丹田而曰汞也及夫丹就眞炁升腎炁入頂而眞水降一升一沉于十二樓前而爲既濟既濟一次而還下丹田故曰眞汞也元皇君訣曰鉛汞鼎中居燒成無價珠都來兩箇字了得萬家書正一眞人曰鉛汞傳來幾萬秋幾人悟得幾人修若教此理常人會塵世神仙似水流呂公曰金丹一粒定長生須得

真鉛鍊甲庚火取南方赤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古今上聖稱說鉛汞之理不同其來止於鉛爲腎而真鉛爲丹汞爲心液而真汞爲藥真鉛真汞爲既濟若憑外說不可中理矣

真陰陽

九天秘籙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物中神而大者天得一陽以守乾道地得一陰以守坤道物中神而明者日得一陽魂以道應月得一陰魄以道致故夏至一陰自天來若無真陽萬物死也不能焦枯冬至一陽自地升若無真陰萬物生也不能滋潤也日有真陽陽燧感而火出月無真陰故方諸取而水絶此天地日月至大至明真陰真陽豈人之不若是乎

西山記曰腎水也水中生炁名曰真火氣中暗藏真一之水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心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真水液中暗藏正陽之炁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三華者三陽腎氣乃陰中之陽丹中真炁則真陽中之陽也心液之炁乃陽中之陽不說三陰也所貴陰

盡陽純矣

玉皇聖胎訣言人常降心火于下田外境不入泯絶狂慮一炁不散委于炁海腎炁不能上升其息漸少縱出之悠悠然減省也故後聖有自然胎息矣及達磨胎息至理言人之炁升自有走失莫若内觀諸世界遊戲自己天宮超清虚妙境其法貴乎無漏一念不生一意不動無漏則善果成不動而真聖見而面壁九年氣無毫髮走失陰靈自外而身有身東人不悟乃擲鉢西歸故聖人曰真胎息也及扁鵲解靈樞以冬至之後真鉛積之一分狀如戲蘂而鎮丹田令人鼻引清炁閉口不出以定息二十四數爲火一兩四十五日火進一十六兩而鍊就陽胎又以夏至之後汞積之三分狀如抱卵而鎮絳宮亦以鼻引清炁閉口不出以定息二十四數爲火一兩四十五日火進一十六兩而鍊陰息以陰息投陽胎而生真炁真炁生元神神形合爲一與天地齊年離而爲二身外有身而爲羽客仙子不在塵世以返三島十洲者也及葛洪

註胎息論曰九胎息之要如在母腹中毋呼即呼毋吸即吸今人不達妙理縱能閉之少時隨手出之喘息不已非止不能留所閉之息而又元炁損虛返爲外來陽炁所奪若炁急未急之前外身自可停留少時勿使大急未炁急之際先鼻引清炁一口續後便以新取之炁換出舊閉急者之餘炁也故得奪住其炁積而神形清爽可以除療百病由留強住亦非自然所以爲下等胎息真仙上聖而有三品之論也鼻引口吐可以去浮寒逐客熱衝結滯行經絡若定息炁血不交陰陽自媾若定萬息炁住神藏大乘之功不可言也補炁之道此爲上矣或咽炁救飢渴行炁以壯肌膚收炁補下田養炁以返童顏運炁以益血脉雖見小功終不及胎息之補炁得力功速且久也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四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五　夜五

清虛洞天華陽真人施肩吾希聖撰
三仙門弟子天下都閒客李竦全美編

鍊法入道

西山記曰以法入道道故不難以道求仙仙亦甚易求仙不難所以難者所學之道不正學道不難所以難者所學之法不真昔人隱形易貌留炁返魂呪白刃不傷禁毒蟲不害釘釘自落履火不焦使水逆行迴風倒雨結巾投地而兔走盤帶擲針而蛇行苽菓結實于須臾龍魚遨遊手頃刻若此是其術也而與法不同故昔人以冬後陽生而春分之後餘寒悮入腸胃以爲傷寒之疾旣覺急居淨室盤膝正坐閉目冥心定息住炁以雙手疊之兜外腎向前倒身跪禮不過二三十度汗出清涼寒炁自散昔人夢泄遺漏或下元虛冷乃於日落之後靜坐幽室以手兜外腎以手搓臍下八十一數搓手兜腎兜手搓臍八十一數九遍爲度但左右換手而已遂丹元補暖真炁充盈昔人以幽居靜室絕念忘言

一向下心火閉目存想如火輪炎炎積日炁海堅固顔色異常日久下盡諸穢自耐寒暑也昔人以飲食過度胃臆注滿或寒熱凝滯或痛結壅塞當靜坐鼻引清炁口閉不開多入少出攻所病之處大緊方放其炁不下三五次自然消除永絶萬病昔人心上爲陽而陰不能到以腎下爲陰而陽不能及故湧泉之上炁升而不降血注而不升致使脚膝沉重陰凝而陽散又況終日奔馳無時休息當夜後湯濯二足此外益而功少不若高舉二足使炁倒行流于湧泉逆流于丹闕即日足輕行及奔馬其步如飛也昔人以四肢小疾五臟微痾或而凝滯壅塞靜坐澄清閉目絶念運心炁于所病之處暫閉息少時無攻不勝已上皆法也而與道不同夫道者無所不包無所不通何止爲伎藝之能治疾病之功而已因術識法因法知道道本一陰一陽而已陰陽相交相合故天地有春夏秋冬之四季日月有弦望晦朔之四候惟人也於一日之間丑末寅初陽合陰也辰末巳初陽交陽

也未末申初陰合陽也戌末亥初陰交陰也悟陰陽交合何道之遠哉

鍊形化炁

西山記曰形者炁之舍炁者形之主借形養炁炁壯而形固矣運炁鍊形形全而炁自眞矣故人之眞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腎人之元炁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古先達士識破天機以炁度合天度以日用參年用自子至午炁生之時而用聚炁還丹之法自午至子炁散之時而用收炁鍊丹之法彭玉眞人訣曰午前鍊乾午後鍊坤自寅至午乃昇身靜坐冥目忘言鼻息遲遲密想心宮如夫婦相見之儀久久成功而得長生不死

昔元昉眞人訣曰自辰起不語以舌攪上腭下腭惡濁之津咽之而呵出心中所積喜怒哀樂之炁眞炁上升寄留面目以手捏之次居靜室宴坐不語至午未之間炁盛神昏側臥閉口而睡積日安樂延年亦可留形住世此知其時候悟其交合而無採取之法也

西山上聖知其子時腎炁生卯時肝炁生午時腎炁交心炁積炁生液還于丹田而曰玄珠若火候無差乃成大藥腎炁之中暗藏眞一之水心液之上暗藏正陽之炁以陰抱陽用水承炁此大道之本長生之藥如何使之不走失當辰巳之間幽室靜坐神識內守滿口含津勿咽勿吐鼻息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自然二炁相交凝結如露一百日無差藥力全二百日聖胎堅三百日仙完而眞炁生炁中有炁而可鍊炁成神故鍾離曰昔有三眞頌金丹六訣矣若以修行不悟此世人學道謾勞功又曰閑庭無事憶江南華滿春城水滿潭若見揚州風物好是須穩駕虎龍船此名曰龍虎交媾又曰採藥之法也及自午至子而用收炁鍊丹之法者而爲火候古今不同夫不悟眞理不識天機而達造化之宜者惟扁鵲解靈樞以鼻引清炁入而留之四息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夫夏至之後以巽卦天罡運二十五度行之鍊眞汞而爲陰胎冬至以乾卦靈符運二十五度行之鍊眞鉛

而爲陽息陽息投陰胎而變金丹金丹一粒可長生不死廣成子教黃帝自辰至暮靜坐忘念屏絕外慮神識內守一意不散降心火于丹田存臍下如淨瓶淨瓶之中有一珠如彈丸用炎炎火不計晝夜而下燒之至于胎成息住自然不飢不渴不畏寒暑可以留形住世此進火得時亦無聚炁之法

西山有頌曰佳人才子正當年華落黃昏聚會難不避主公腸欲斷時來須索閑陽關此戌亥初炁隨眞液還丹之際陰交陰而炁欲散失當居靜室息不必閉也但少入遲出心火下降至意留在丹田恐腎炁升而不停心火降而不住乃微以肚腹輕脅丹田自熱鍊日中所得之藥始也一百日乾卦次一百日兌卦至乾卦次一百日坤卦至乾卦乾坤相見火候無差若此加減合宜如說抽添須肘後飛金晶也故古先上聖於離卦採藥乾卦進火三百日結就內丹而爲陸地神仙形神俱妙浩劫不死故鍊形之道非眞炁不可也

鍊炁成神

西山記曰以炁鍊形形化炁而體骨輕徙入水不溺蹈火不熱其大平龍虎交媾而成大藥火候無差以變金丹若以神鍊炁炁鍊成神非在于陽交陰會其在于抽鉛添汞致二八之陰消換骨鍊形使九三之陽長三百日胎仙完而真炁生不可再採藥也肘後飛金晶自腎後尾閭穴升之而到夾脊自夾脊雙關升之而至上宮不止于腎炁補腦而午後降真火以鍊丹藥致陰盡陽純也如是子時腎炁方生靜室清心閉目正坐歛身而腎炁自聚微微昇身偃胷直腰先到夾脊次到上宮自子加至辰巳定一百日一撞三關而又積心之真火煅鍊下元內丹陰固陽凝炁自紛紜是日炁中有炁前升入頂後起入腦前後俱起但升身勿動以焚身逐陰鬼一燒增一炁十燒增一神百燒延萬年千燒出塵世古先上聖恐火大過而又有澆灌之法也始以採藥是玉液還丹次以肘後金晶入腦自上田復入下田是金液還丹之法也以鼓兩

頰而虛咽納炁是也丹就而真炁生以真炁鍊五臟之炁九仙經云鍊神鍊金槌本以五臟之炁中黃經云閉之千息以鍊五臟五臟各出本色炁聚而上以朝元三陽合而升之入頂是則不出五臟而無修鍊之時又無煅鍊之法也西山有鍊炁之法妙且玄矣採藥進火三百日大藥成還丹鍊形二百日真炁滿大運不必隨天但可以小運應日閉炁鍊炁如甲乙日鍊肝炁甲日肝炁先進于艮卦閉息至巽卦爲期如青炁現運而在頂乙日養肝炁與畢法同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丙丁日鍊心炁丙日心炁先進于巽卦閉息至坤卦爲期如赤炁現運而在頂丁日養心炁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戊己日鍊脾炁先進于春則辰時一時閉息夏則未時閉息秋則戌時閉息冬則丑時閉息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庚辛日鍊肺炁庚日肺炁先進于坤卦閉炁至乾卦爲期如白炁現運而在頂辛日養肺炁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壬癸日鍊腎炁壬日腎炁先進于乾卦閉息至艮卦爲期如

黑炁現運而在頂發日養腎炁凡起火識五行生尅也十日一翻鍊過五臟凡二百五十日各鍊二十五數眞炁自聚開河車搬五彩之物笙簧女樂車馬旌旗各分方號隊陣喜笑熙熙上朝帝闕共入天宮或而陰鬼作梗邪魔爲障但于靜室中閉目冥心升身正坐三昧眞火自起一燒而魔鬼消散火過淸涼了無一物前件侍從歌樂轉加繁盛終日默坐內觀明達並無厭足奇驗異證不可備錄既覺身形常似飛騰意氣飄揚難以制禦常用調神出殼乃超凡入聖之時也

鍊神合道

西山記曰修眞之士志在玄元而甘寂寞一日炁滿功盈五炁朝元三花聚頂血凝炁聚萬神朝眞併在上宮富貴華盛樓臺車馬士女笙簧殆非人世所有勿得認爲眞境是自身上宮未能超脫內院因循不出是爲困在昏衢形神俱妙不能超脫止爲陸地神仙難以棄殼而返十洲三島西山上聖前功已滿而出殼之法不可不備錄詳記也

昔海蟾公功滿數足陽神欲出方在上宮而靜室孤坐如鶴出天門龍升舊穴猛撞天門自開棄殼而去鍾離公功滿數足靜坐內觀如登七級寶臺自下而上一級至一級上盡到時勿忽忽則變殼不出止爲陸地神仙登之既盡閉目下跳如夢中方寤身外有身如嬰兒大瑩潔可愛勿得遠遊速須復入本軀入而不出與天地齊年出而不入與凡俗異處呂公出法七層寶臺三級紅樓一如鍾離之法方當內觀紫河車搬神上入天宮留戀紫華而不肯超出故起眞火而於煙焰中化一火龍躍出昏衢乃棄殼之法最妙者也世祖禪師雖無火候而陰靈亦不散方在內觀而于定中以神磬聲而去此止可出而不見入法也昔達磨六祖禪師雖是陰神出殼始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集神既聚一意不散神識內守從心地踴起一升復一升直過三十三天化樂天宮如道家之在上宮也當跪禮前進從三門之中中門而出此亦出而不能入也西山上聖功滿數足其出也雖不離

內觀中起大歡樂中遇門故起火是搬神入頂過門是謂神出殼方在內觀起火之後想闤華深處有孤村寮舍三二間始自彼中出旣遠旣近而廻望故園依依寥落欲去不可回視欲來則不可錯路聖聖相傳皆得棄殼而無難易也頌曰功成須是出神京內境繁華勿累身回望故園風物好闤華深處有孤村嗟夫少學無知之徒止於定中而出陰神一日悞出天門不能回返本軀名曰尸解坐化迷惑世人深爲有識者之所笑也

鍊道入聖

洞天語錄曰世人不悟大理以塵世石火電光中暫榮暫貴役使心緒無定一日氣弱而病氣絶而死轉轉不悟流身異類透靈于別殼終不達生死之宜夫修養眞氣眞氣旣成而煆鍊陽神陽神旣出得離塵世方居三島功成神遷棄殼須傳流積行于人間行滿功成受紫詔天書而居洞天矣稚川受道記曰道成之人不可不傳傳之非人禍及七祖得人不傳災臨己身赤松子戒黃帝曰道不可

私求必以物將其理當信金而示不變也西山記曰所爲捨施者表其受道之人誠心也大則捨一身中則捨兒孫下則捨田宅上則捨施于有道之人中則捨施于有法之人下則捨施于有術之人也茅眞君戒曰傳道之人必欲與先聖立教遇有志之士勿謂無信金而不傳遇無志之士勿謂得信金而強與非特隆教墜道而又彼此皆無益也玉眞人請益元德眞君曰上仙入南洲傳道立教必欲立盟誓出金玉者何也眞君曰蓋南洲之人孽重福薄不信天機輕命重財願爲下鬼若不立信金彼必有反慮若不設盟誓彼必輕泄故取之以金表其不變嗟夫人居大衆萬中無一人奉心淸虛精虛萬中無一人志誠志誠萬中無一人明者明破天機而輕于財貨委于性命留意者少矣蓋其人假道求財誑惑有志之士致使信心者見道流棄之遂使高道之士束手鉗口見死不救若奉道之士識人而知其賢愚受法而知其邪正節次得事續續有功使奉華爲金未可酬師

交之一二也

西山群仙會真記卷之五

西山羣仙會眞記五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華陽眞人施肩吾撰肩吾字希聖洪州人唐元和十年進士隱洪州之西山好事者以爲仙去此書中引海蟾子語海蟾子劉操遼時燕山人在肩吾之後遠矣殆金元間道流所依托也其書凡五卷卷各五篇曰識道識法識人識時識物曰養生養形養氣養心養壽曰補內補氣補精補益補損曰眞水火眞龍虎眞丹藥眞鉛汞眞陰陽曰鍊法入道鍊形化氣鍊氣成神鍊神合道鍊道入聖其大旨本於參同契附會周易參以醫經戒人溺房帷餌金石收心斂氣存神固命有合於清淨之旨猶道書之不甚荒唐者

仙苑編珠三卷

〔唐〕王松年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仙苑編珠三卷》提要

仙苑編珠序　惟四

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

松年竊詳三古之前百王之後修真學道證果成仙者何代無人抱朴子云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撰列仙傳止於七十一人葛洪復撰神仙傳有一百一十七人松年伏按登真隱訣及元始上真記道學傳自開闢以來皆是聖帝明王作神仙宗爲造化祖何者如盤古爲元始天王天皇氏爲扶桑大帝伏羲氏爲青帝祝融氏爲赤帝軒轅氏爲黃帝少昊氏爲白帝顓頊氏爲黑帝至於高辛唐虞夏禹周穆漢文並在仙籍松年又尋真誥楼觀傳靈驗傳八真傳十二真君傳近自唐梁已降接於聞見者得一百三十二人伏以誥傳文繁卒難尋究松年輙敷蒙求四字比韻撮其樞要箋註於下目爲仙苑編珠謹序

仙苑編珠卷上

大道自然混沌之先

道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莊子云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一氣凝化盤古生焉

元始上眞記云昔二儀未分溟涬濛澒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乃有盤古眞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天形如巨蓋上無所係下無所根玄玄太虛無響無聲元炁浩浩如水之形若無此炁天地不生天地既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元始天王在天脊脊中住名曰玉京山山中有宮殿竝金玉常呼吸天炁俯飲地泉忽生太玄玉女在石間出能言人形具足天姿絕妙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招還上宮

天皇東立王母西旋

自元始天王太元聖母還上宮之後經一劫乃生天皇氏治世三萬六千年受書爲扶桑大帝居東極扶桑宮爲東王公今世間皇太子居東宮象此也又生九光玄女號曰太眞西王母居西極崑崙山故曰木公金母天地之尊神也

伏羲八卦軒后五篇

莊子云伏羲得道以襲氣母書云伏羲治世感神龜負圖而出乃畫八卦造書契得道爲東方青帝莊子云黃帝得道以登雲天經云軒轅黃帝登峨嵋山遇天眞皇人授以靈寶五符治世三百年乃鑄鼎荊山鍊丹丹成有黃龍下迎羣臣同昇者七十二人以符藏於苑委山

顓頊元肇帝嚳龍轔

道學傳云顓頊高陽氏稟結元之肇北巡幽陵南巡交阯西巡流沙東巡蟠木山水之神動植之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周旋八卦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帝召四海

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封而鎮之鑄羽山銅為寶鼎各獻一所於有洞之山莊子云顓頊得道以處玄宮帝嚳高辛氏感九天眞王三天眞皇乘九龍雲輿降牧德之臺授以靈寶五符帝用之得道後封此符於鍾山

虞舜得藥夏禹道川

眞誥云虞舜感北戎長胡大王獻白銀之霜十轉紫華服之而成仙吳越春秋云禹平洪水其功不就乃按黃帝中經聖人所記在乎九山東南號曰苑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禹乃南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乃仰天而歎因夢赤繡衣男子云欲得我治水之方御龍之術可齋乎黃帝之嶽峻巖之下金簡之書在矣禹乃退齋季庚之日登苑委之山發石果得金簡玉書用以治水鑿龍門通百川天下有賴其功大矣今道門靈寶五符即此書也其探符處在會稽山禹穴是也

老君無極籛祖長年

孔子曰竊比於我老彭葛仙公云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也又云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其杳杳冥冥渺邈久遠矣莊子疏云彭祖姓籛諱鏗顓頊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神仙傳列仙傳並云歷夏經殷七百六十歲而不衰老後西之游沙莫知其終也故羅隱碑文云水運降靈始分輝於玄帝仙源啓祚乃襲慶於彭墟星辰浮濮渚之陽雲鶴度游沙之境也

廣成高卧尹喜精研

莊子云黃帝詣崆峒山謁廣成子問以理身奈何廣成子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神將自正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故我修之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

本起傳并西昇經並云關令尹喜受老子道德五千言精研萬遍於蜀郡青羊肆隨老子白日昇天遊四海登三清下化八十一國焉

盧敖遊海若士沖天

神仙傳云盧敖者燕人也秦時遊北海至于蒙谷之山見若士焉方迎風而舞顧見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陔之上不可久乃竦身入雲中

赤松行雨甯封隨煙

列仙傳云赤松子者神農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隨風雨上下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復是焉甯封子者為黄帝陶正有人能出五色煙以教封封乃積火自燒隨煙上下焉

黄山數百白石三千

神仙傳云黄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也白石先生者中黄大夫弟子也至彭祖時年已三千歲矣嘗於白石山煑白石為粮故號白石先生

瑤水周穆槐山偓佺

列子云周穆王乘八駿日行萬里至于崑崙之山與王母宴於瑤池王母唱白雲之謠王和之也列仙傳云偓佺者槐山采藥人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正方能飛行逐走馬

醫龍師皇釣魚寇先

列仙傳云馬師皇者黄帝馬醫也有龍下向之張口皇曰此龍有疾乃針其唇下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龍出陂告而治之一旦乘龍而去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得魚或賣或放或自食好種薜茘食其葩實宋景公問其術不告遂殺之數年後踞宋城門鼓琴而去

弄玉鳴鳳蕭史同仙

列仙傳云蕭史者秦穆公時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有女曰弄玉好之公遂妻焉教弄玉作鳳鳴鳳止其臺上一旦乘鳳同去

李文黄白沈太紅泉

神仙傳云沈文太者九嶷人也得紅泉神丹去土符還年返命之道欲之崑崙駐安心二千餘年以傳於李文淵以竹根汁煑黄丹并黄白術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宋倫遊空葛洪兀然

樓觀傳云宋倫字德玄年二十二日誦五千文服黄精白术感老君降授中景之道通眞之經倫行之望巖中步日行三千里凌波陟險不由津路也道學傳云葛洪字稚川讀書萬卷求勾漏令意在丹砂著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碑誄詩賦百卷檄章䟽表三十卷神仙傳十卷良吏傳十卷隱逸傳十卷集異傳十卷抄五經史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百卷肘後要方四卷年八十一兀然若睡而蛻

鄭遠養虎涓子剖鯉

鄭思遠葛洪之師也嘗於山巖閒收得虎子兩頭其母已死君餧飼之長大俄有一雄虎來養前乃二虎之父也三虎出入相

隨䭾藥囊經書隱於括蒼山仙去列仙傳云涓子齊人餌术三百年釣於荷澤得鯉魚剖之腹內得符能致雲雨

少翁拜山宋萊掃市

眞誥云昔妻少翁入華山中拜山二十年遂一旦見西嶽仙人授以仙道也楚莊公時市長宋萊子恒洒掃一市忽遇一乞食公唱歌萊子知是仙人乃隨之積十三年遂得仙道爲中嶽仙人

○永伯七星王遥篋子

神仙傳云陳永伯得七星散方服之二十○八日忽不知所在有兒年十一服之二十八日亦不知所在本方云服之三十日自得仙去王遥字伯遼與人治病無不愈者並不用針藥但令坐一布帕上須臾自愈有一竹篋子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忽一夜大雨命弟子以九節竹杖擔此篋子兩中行衣不濕登山入一石室中中有二人同坐遥發篋子取玉舌簧三枚三人對鼓之良久收簧內篋中却擔迴二人謂遥曰

早來莫久戀人間後百餘日遂復自擔篋子一去不復還後三十年弟子見在馬蹄山也

介君竹杖左慈木履

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甚有道術吳太帝禮重之使作變化種瓜果皆立生可食帝思鯔魚鱠象於殿庭作一方坎著水象垂釣於坎中得魚帝曰蜀薑不可得象曰請差人買與五百錢象書符置竹杖中令使人騎之閉目唯聞風聲到蜀買薑迴廚人切鱠未了左慈字元放有道術孫策欲殺之驅於前慈著木履竹杖徐徐而行孫公奔馬追之常相去百步後曹公殺之唯見一束草也

老父光白剡都氣紫

神仙傳漢武帝東巡見泰山下老父頭上有白光高數尺帝問之老父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有道士教絶穀服朮飲水并作神枕用藥三十二味臣今年一百八十矣日行三百里剡子都漢武帝出遊見其頭

上有紫氣高丈餘問之對曰臣今已年一百三十八所行者彭祖之道也帝傳之不能行子都年二百餘歲服朮白日昇天

河上傳經漢文得旨

葛仙公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爲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數句遣使問不告帝親詣問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子雖有道由朕民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乃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去地數十丈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貴貧賤帝乃稽首禮謝河上公遂授注解道德經二卷與文帝

婁政變化墨子朱英

神仙傳婁政治墨子五行記服朱英丸年八百餘歲色如童子能化一人爲百人百人爲千千人作萬能立起風雲步行水上令才中魚鼈盡上岸能口吐五色氣方十

里上連天能騰身虛空無所不至墨子名翟宋大夫也著書曰墨子善戰守之且巧與公輸班較機變以雲梯不足攻宋面止後入狄山中學道有神仙授以翟朱英丸方通靈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因遊五嶽不知其終也

孫博同道班孟異名

神仙傳孫博治墨子五行術能令草木金石人物盡成猛火他人以水沃之終不滅須博自止之乃滅物皆如故不焦又能引數百衆步行水上不沾不沒或布席坐於水上飲宴作樂又能從石中來去後入林慮山合丹仙去班孟者是女子能飛行坐空入地飛屋瓦指地成井能含墨噴紙成篇章飲酒餌丹四百餘歲後入天台山去也

王綱二氣章震五行

神仙傳天門子姓王名綱善補養之法行玄素之道年一百八十歲有童女之色乃服珠醴仙去入玄洲章震者王子也師喿

子精於五行之意以養性治病消災立起風雲雷雨化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能分形爲數百千人步行江海能噴水成珠玉不變能丸泥爲馬日行千里能吐五色氣能投符召魚鼈能使人見千里外物能呪水治病立愈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

九靈却禍北極貴精

神仙傳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之道又得五行之要能辟五兵虎狼伏千殃消萬禍專行此道大得其効在人間五百歲服丹仙去北極子姓陰名恒得保神養性貴精之道其要曰以金治金謂之眞以人治人謂之神後服神丹仙去

太陽華髮絶洞長生

神仙傳太陽子者姓離名明得玉子之道好酒恒醉玉子責之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消其驕慢耳善修五行之道在人間五百年肌膚光潤面目輝華而鬢髮皓白也著七寶之術深得其要服丹而仙絶洞子者姓李名脩其術曰弱能制强

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薄長生之道也年四百歲顏色不衰著書三十篇服還丹而仙

陽女得妙陰女亦成

神仙傳太陽女姓朱名翼增益五行之道其驗得妙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如十七八人也得神丹仙去太陰女者姓盧名金好玉子之道未得其妙乃當罏沽酒遇太陽子過之遂教以補養之術蒸丹之方服而仙去

玄女行廚南極通靈

神仙傳太玄女者姓項名和少喪夫乃學道治玉子之術坐置行廚變化無所不至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如真能呪杯成龜鼈殺呪水成美酒服雲霜丹仙去也

奉林閉氣周君誦經

真誥云妻奉林者學道於嵩山積四百年能閉氣三日不息服黃連以致不死也周君兄弟三人學道於常山中九十七年遇

老人授以真經七卷三人共讀之忽有白鹿見二弟放經看之周君獨不看數滿萬遍翻然沖天二弟為看鹿經忽火起焚之不得沖天為心不定也

伯真心正季道天青

真誥云姜伯真行道采藥遇仙人使平立於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心不正因教以日出三丈時披心向日覺心中暖即正也伯真旦旦行之得道也徐季道學仙遇神仙教云子欲學道當中天青袜天曆躡雙白徊二赤也行之得道

劉安接士八仙降庭

神仙傳淮南王劉安好道聞有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厚禮以迎之時感八仙降焉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一人能束縛虎豹召致蛟龍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一人能乘虛步空越海淩波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為一人能防災度厄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凝汞為銀也

丁鶴人語蘇鹿牛形

飛天仙人經云丁令威七歲入山求道千年化鶴歸鄉下華表柱頭歌曰我是昔日丁令威學道千年今始歸也蘇君傳蘇躭者郴州人也小時牧牛牛化爲白鹿得道後歸鄉駐牛脾山上州縣官吏同往禮謁日暮君展黄庭經化爲大橋直跨城門官吏登橋而還也

大足地黄唐鳳石蜜

神仙傳大足服地黄得道唐鳳服中嶽石蜜得道

墨容黄連羨門青實

神仙傳墨容公服黄連得道羨門子服甘菊青實散得道

三老鍊氣四皓餌漆

神仙傳長陵三老服陰鍊氣乃得成道又云商山四皓服九加散餌漆得道

妙真入洞暨琰飛棺

道學傳女真錢妙真幼而學道居句曲洞山年八十三誦黄庭經數滿乃與親友告別服黄白色藥了乃入燕洞經宿明晨女冠道士競往候之忽聞洞有雷霆之聲見龍鳳之車自西北而來載以昇天也暨慧琰居於潛天目山學道蟬蛻之後依俗禮葬之數年中忽有閬山蓋山訇然如雷霆之聲鄉人往看見棺版飛空上片落兩村今爲上片村底版落北村今爲下版村兩邊版同在一處今爲版同村因此昇天也

遇藥朱璜盜術女丸

列仙傳朱璜廣陽人病毒瘕道士阮丘與七物藥日服九丸百病愈教以誦黄庭經隨丘入浮陽山八十年鬚髮俱黑仙去女丸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仙人過之寄素書五卷丸乃盜寫其文得養性之道不衰不老棄家而去不知所之

常生止雨方回印關

列仙傳平常生者數死復生在穀城鄉忽大水出所害非一生乃登鉠門山大呼言常生在此雨水五日必止如其言後數十年復爲華陰門卒方回者堯時隱人也錬

食雲母夏啓末為宮士為盜所劫閉之室中回化身而出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曰得回一丸泥關可開也

仇生木正子先竹竿

列仙傳仇生者湯時為木正食松脂自作石室仙去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呼子先者卜師也壽百餘歲夜有仙人持竹竿至呼子先乃與酒家嫗各騎一竹乃龍也上華陰山仙去

○朱仲販珠任光賣丹○

列仙傳朱仲會稽人常於市上販珠高后時求三寸珠仲獻之賜五百金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仲獻四寸珠景帝時復獻三寸珠數十枚而去不知所在任光者上蔡人善餌丹賣於都里間趙簡子聘之於柏梯山三世不知所在

惟四　十五

牧豕商丘鑄冶陶安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好牧豕吹竽服朮菖蒲飲水不飢不老人世世見之三百年不知所之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一旦火

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安騎之而昇天

黃真武陵劉阮桃源

傳云漁人黃道真武陵人棹漁舟忽入桃源洞遇仙劉晨阮肇剡縣人也採藥於天姥岑迷入桃源洞遇諸仙經半年却歸已見七代孫子

○初平松脂鳳綱花汁○

神仙傳皇初平丹谿人也年十五家遣牧羊遇道士將入金華山四十年其兄初起尋之相遇問羊云在東山往看盡是白石初平叱之悉化為羊兄弟二人共服松脂茯苓至萬日坐在立亡同昇天初平改姓赤氏號松子初起號赤須子今婺州赤松觀是其地也鳳綱者元陽人也常採百草花水漬泥封埋之百日丸之死者以一丸內口中立活綱服藥不老仙去

呂恭遇仙沈建寄婢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於太行山採藥忽

見三仙人曰子好長生乎吾一人姓呂字文起公與吾同姓合得長生乃隨仙人去經二日遂授祕方一首曰汝隨吾二日巳二百年也乃還鄉巳見十餘代孫呂習者作道士涕泣拜迎遂傳其方其家世世無有老死者皆(惟曰)得仙去沈建者丹陽(十六)人得導引服食之術凡有病者見之即愈甞遠行寄二婢三奴一驢十羊各與藥一丸經三年並不飲食建既還乃各與一丸藥喫飲食如故建乃舉身飛行或去或還三百年後不知所在

○華生易皮樂長童子

神仙傳華子期者師角里先生得靈寶隱方合而服之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每一歲十度易皮後乃仙去樂子長者齊人也遇霍林仙人授巨勝赤松散方曰蛇服成龍人服成童子長服之年百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之老者少壯少者不老登勞盛山仙去

叔卿不臣伯陽亦死

神仙傳中山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帝閑居殿上忽見一人乘雲駕白鹿集於殿前帝驚問爲誰荅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非我臣乎叔卿不對忽失所在也帝甚悔恨魏伯陽吳人也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一白犬丹成飼犬犬死乃自服又死(𡜐四)一弟子姓虞服之亦死二弟子棄之而出(十七)伯陽乃起將服丹弟子并白犬而去逢樵人乃作書寄鄉里并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盡神丹之旨也

○方朔歲星傅說箕尾

登眞隱訣云東方朔字曼倩仕漢武服初神丸至宣帝時棄官於會稽賣藥後昇爲歲星又莊子云傅說得道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沈羲三車安世二士

神仙傳吳郡沈羲學道於蜀但能消災除病救濟百姓功德感天因與妻共載路逢白鹿車青龍車白虎車騎從皆朱衣執矛仗劒告羲曰君有功於民黃老令追仙官

下迎有三仙人以白玉版青玉界丹玉字授羲遂載昇天陳安世爲灌叔本客每行見鳥獸皆下道避之未嘗殺物年十三叔本好道忽有二仙人化爲書生詣叔本叔本不悟待之不至乃謂安世曰汝好道可教乃與藥二丸服之不復飲食叔本乃反師之安世臨昇天乃傳其道叔本亦仙而去

八百歷代李阿丐市

神仙傳李八百蜀人莫知其名時人計其數巳八百歲故呼之遊行不定知唐公房可教乃託瘡疾試之百藥不可云須人舐之房乃令二婢舐之不可房乃自爲舐之不可又令妻舐之云須得美酒三斛浴之浴訖體如凝脂遂令公房并妻三婢並入酒中浴之並顏如童子乃以丹經授公房房合服仙去李阿者蜀人世世見之不老常乞食於市有古強者常隨之強時年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阿亦如故忽告人曰崑崙召吾當去遂不復還

也

仙苑編珠卷上

仙苑編珠卷中　惟五

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

犢子皃貌　桂父變容

列仙傳犢子者鄴人服松子茯苓百年時
壯時老時好時醜忽牽一黄犢來過沽酒
陽都家女悦之隨犢子出取桃李味皆甘
美邑人伺而逐之共牽黃犢耳而走不能
追也數十年見在潘山下冬賣桃李也桂
父者象林人色黑時白時黃時赤常服桂
并葉以龜腦和之千丸至今荆州南有桂
丸也一旦飄然入雲而去

○務光蒲韭　阮丘薤葱

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湯
讓天下不受負石身投蓼水以自溺後四
百年至武丁時復見也阮丘者睢山上道
士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
常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之

赤斧餌丹　毛女餐松

赤斧者巴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餌丹與
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

掌中有赤斧文焉華山中毛女字玉姜自
言秦宫人避難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
飢寒身生緑毛也

王喬控鶴　陵陽釣龍

王喬字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道人浮丘公
接上嵩山三十年後以七月七日於緱氏
山控鶴沖天仙經云仙位為侍帝晨領五
嶽司桐柏真人治天台金庭洞陵陽子明
者好釣魚釣得白魚腹中有書教服食法
遂上黃山採五脂服之三年龍來迎上陵
陽山也

○谿父瓜子　騎鳴守宫

谿父者南郡人居山間仙人來買瓜教以
練瓜子與桂附芷實共藏至春分食之二
十餘年能飛行也騎龍鳴者渾亭人年二
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宫者千餘頭
養飼草廬以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
十年水壞其舍而去一旦騎龍來至渾亭

季主長安　辛玄吳越

道學傳司馬季主貢卜於長安市時宋忠

賈誼爲中大夫見之謂曰先生業何畢乎對曰夫内無飢寒之累外無刼奪之憂處上無殺居下無害斯君子之道也鳳凰不與燕雀爲羣公等何知後宋忠抵罪賈誼感結也竟不知季主所在登眞隱訣云受西靈劒解之法在委羽山大有宮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貌如女子鬚長三尺也辛玄子好遊山志願慿子晉以[illegible]虛侶陵陽以步玄故名玄子字延期自序云西王母見苦行北酆帝愍遺心於今二百年矣而大帝旦令領東海侯爲吳越神靈之司未得振翠衣於九霄舞雲翔於十方也

許邁山林龍威洞穴

眞誥云許邁小名阿映道學傳云志在往而不返故自改名遠遊弱冠詣[illegible]璞[illegible]曰君元吉自天宜學昇遐之道乃師鮑靚後與同志東遊名山餌术斷穀能閉氣千息初止桐廬新城臨安所在作樓閣開後門上山采藥經月不返每言映好山林猶魚得水也眞誥云師王世龍服玉液朝腦

精也龍威丈人者包山得道人也莫知其姓號曰隱居吳王闔閭登包山令隱居極洞穴之源乃入洞經百七十四日而返云約行七千餘里忽見千逕百路處處如一有金城王屋閒爾無人城門牌曰天后别宮玉房之中有一卷赤書拜而取之以爲信既出以示吳王乃夏禹所藏靈寶五符也

賢安甘草伯玉松脂

魏夫人傳夫人字賢安少多疾清虛王眞人告曰夫學道先去病除疾五藏充盈肌澤髓滿耳目聰明乃可修習因授甘草丸方按而服之百痾悉愈後得道爲南嶽上眞司命紫虛元君也褚伯玉錢塘人也年十六家爲娶婦婦乘車而入先生踰垣而出隱於天台中峯二十年樵人見之在重巖之下顔色怡怡左右惟有松脂二纍由是遠近知之齊高帝徵之不起乃移居大霍山仙去

神丹爲明方術葛越

神仙傳馬明生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為賊所傷在路遇神人與藥救之再生乃師安期先生因遊天下勤苦備經遂授與太淸金液丹經入山修鍊藥成未樂昇天乃服半劑為地仙展轉九州五百餘年乃白日昇天葛越者號黃盧子有病者千里寄名與之皆愈禁虎狼百蟲飛鳥皆不得動使水逆上一二里天下大旱能召龍致雨力舉千斤行逐奔馬頭上有五色氣高丈餘年二百八十歲一旦乘龍而去

○嘯父乘火師門發煙○

列仙傳嘯父者少北曲周市上補履人不知年幾唯見不老有人求其術不告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因上三亮山與梁母別乘數十炬火而昇天也師門者嘯父弟子也得火術好食桃李花為夏孔甲龍師孔甲殺而埋之一旦風雨迎去而山林間煙火自發也

偉道心定黃觀試全

眞誥云金偉道者學仙在嶓冢山十二年

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以白髮懸於空中使偉道卧於下偉道心定無疑卧其下十二年遂賜神丹白日沖天黃觀子者少好道朝朝禮拜求長生積四十九年後入嶕山中仙人以百四十事試之皆全遂得金丹而誦大洞眞經白日昇天

子主備顧瑕丘棄指

列仙傳子主者楚語而細音詣江都王言甯先生顧我客作三百年間甯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遣使往見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謂曰子主是吾比舍九世孫也○

○瑕丘仲者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忽地動舍壞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人取其尸棄於水中收其藥賣之仲乃被裘詣之取藥棄仲尸者叩頭求哀仲曰吾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却為胡王驛使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也

陰生丐乞酒客萬錢

陰生者渭橋下乞人也常於市中乞市人厭之以糞灑之衣且不汙長吏試收繫之

以拄杖而復在市中乞俄而瀆糞家屋自壞故人歌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酒客者梁市上酒家釀酒人也酒美日收萬錢酒客佯作過失酒家逐之而酒酸敗賈人多以女迎之或去或來百餘歲却來爲梁丞教民種菜云三年當大飢果如其言忽解印綬而去焉

王質柯爛徐公醉眠

傳云王質者西安鄉里人也性頗好碁因入山採樵見二仙人於石橋下碁質乃以斧柯磹坐觀碁局終乃起斧柯已爛歸家數百載矣今衢州爛柯山是也徐公者金華鄉里人也入山見數人道上飲酒乃與公一杯飲訖醉卧覺來見其山成一湖水歸家已數代孫子至今金華山中有徐公湖也

商仙游火太一浮蓮

仙傳云商丘開者晉人也幼好道居姑射山能蹈水火而身不焦溺或救覆舟或噀水而滅大火善丹青然身常貧客隱范氏

家諸客見商丘開莫不狎侮欺詒范氏一朝家大火諸客莫能救商丘開獨入火取錦往還埃不浸身不焦火大熾而復對諸客噀水即滅衆方疑其神人懇謝於商丘開後入嵩山不出又太一者漢遺史云武帝元狩中有日者奏太一星不見時帝召東方朔問其由朔奏曰是星不見則遊於世爲君民福壽帝又問何以驗焉朔奏曰陛下使人於巽方江海之濱設禮祭而迎之或乘舟或控鶴特異於世人者則爲驗見則斫竹建壇醮謝上帝帝如朔奏而迎之是月果有會稽郡守奏海中有一人丫角面如玉色美髭鬚裸身而腰蔽槲葉乘一葉紅蓮約長丈餘偃卧其中手執一黃書自東北浮來臣等焚香迎拜俯及百步俄爲雲霧所遮後霧散而不知所之遺其黃書飄至岸側獲之略不濡濕其字光明皆天篆也莫有識者遂進於帝帝令朔驗之曰此上界大珠經也或曰連珠

李生服玉桂子癩瘥

李生者名仲甫豐邑中陽人也學道於弘
農王君得服玉法行遁甲隱形步斗術年
百餘歲每與客對語但聞聲而不見其形
後入西嶽不復出又桂子者不知名任徐
州刺史病癩十餘年衆醫不愈冥心念道
後遇道人于君使休官爲于君役者養馬
三年心不退君與其丹及書一百五十卷
桂服之癩愈年百九十歲色若童子自賃
藥於成都復歸西嶽不出

○方平道蔡子玄師涓

神仙傳王遠字方平得道在太尉陳耽家○
三十餘年一旦託形蟬蛻後東入括蒼過
胥門蔡經家知經有仙分遂告以要言而
去經亦蟬蛻後十年却還家以七月七日
王君後來神仙音樂儀仗羽蓋雲車排空
而至王君既坐遣人召麻姑姑既至合進
行廚金盤玉盃餚饍多是諸花香氣聞於
內外擘脯而行之云是麟脯也麻姑自叙
接侍已來見東海三爲桑田適來蓬萊水
乃淺一半也當復爲陸地乎酒盡乃命使

者往餘杭阿母求酒使迴得一壺五斗許
麻姑鳥爪經心中云好爬背聞空中行鞭
鞭經背也蘇君傳云君字子玄初師琴高
又師仇先生授以松脂方云吾服已二千
七百歲也後師涓子授以制尸蟲方行三
一之道守泥丸九宮之要以漢元帝神爵
二年三月六日乘雲駕龍望西北而昇天
爲玄洲上卿矣涓子即割魚獲字者

三茅弟兄二許子父

登眞隱訣云大茅君字叔申年十八入恒○
山學道師西城王君詣龜山得九轉還丹
至漢元帝時仙官下降授玉皇九錫爲太
元眞人東嶽上眞卿吳越司命君治天台
赤城洞弟字季偉服太極九轉丹爲吳越
定錄君弟字思和所學與中茅同爲三官
保命君封掌川源監植芝英也晉護軍長
史許穆字玄一南嶽元君使楊君授上清
諸法得道爲左卿仙侯上清眞人子名翽
字道翔亦楊君授經得道爲侍帝晨上清
眞人

茅濛駕龍蕭貞驅虎

道學傳茅濛字初成即三茅君之高祖也師鬼谷先生以秦始皇三十一年於華山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也蕭廉貞入遺山學道年四十唯餌栢葉採諸花爲丸又取桑葉雜黃精朮煎等服年八十白髮黑落齒生常誦黃庭經每有虎伏在牀前欲起先以杖子驅虎如犬前行

馮長遇彭彭宗師杜

樓觀傳馮長字延壽周宣王辟爲柱下史年四十一退官入道誦五千文服天門冬居終南山遇彭眞人駕白虎降於道室授以太上隱書以平王時昇天爲西嶽眞人彭宗字法先年二十師於杜君授丹經五千言雖一之道修之有應常有神燈數枝浮空照室能三日三夜通爲一息能一氣誦五千言兩遍年一百五十歲厲王時昇天爲太清眞人杜君諱沖字玄逸關尹眞人得道後乃居其宅舍二十五於此修行二十餘載感長眞人降於寢室授以仙方

合而服之身生玉光周穆王時年一百二十歲昇天爲太極眞人者也

王探雲昇周亮禽舞

王探字養伯漢文帝稱爲逸人時年三十六恒誦五千文每散金帛拯濟飢寒投財要路預是含生皆沾惠潤感趙眞人化作狂人累歲求乞心無厭怠眞人哀之授以神方又於終南遇太玄仙女授以藏景化形之術遂能與日月同光雲霞合變有故人謂曰聞法師善於變化試爲一戲乎乃化身爲一樹其人乃持斧斫又化爲一石復以火燒之又化爲波水復以土壅之又化爲火復以水沃之又化爲一鳥復以網罩之又化爲猛虎復以刃擊之又化爲死人故人懼而走至數里閒復見探如舊乃禮謝之復化爲浮雲高昇莫測其道也周亮字太冝母孕經十五月而生年十九身長八尺師姚坦得道術王子晉召與鼓琴吹笙同遊伊洛響金振玉百禽率舞年一百九十周烈王時昇天

東海麻姑餘杭阿姨
事具王遠蔡經篇中
葛仙靈寶王君上清
靈寶經云葛仙公名玄年十八於天台山精思念道感三眞人降授靈寶諸經金籙黄籙齋法今修齋所請三師即是此降經三眞人也上清經云王君名襃字子登父楷爲漢殿三老君年三十一入華山學道感西梁眞人降授青精飢飯方後入西城山師總眞王君授上清諸法得道爲清虛眞人
天師正一于吉太平
正一經云張天師諱道陵學道於蜀鶴鳴山時蜀中人鬼不分災疾競起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威法以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民受其福有戒鬼壇見在神仙傳于吉北海人也患癩瘡數年百藥不愈見市中有賣藥公姓帛名和因往告之乃授以素書二卷謂曰此書不但愈疾當得長生吉受之乃太平經也行之疾愈乃於上

虞釣臺鄉高峯之上演此經成一百七十卷至今有太平山干谿在焉
九鼎王長七試趙昇
神仙傳王長張天師入室弟子也天師告諸弟子爾等俗態未除其九鼎之要唯付王長也又有趙昇求爲弟子天師乃以七事試之皆過遂得入室後與王長俱昇太清天中也
少君委化伯道丹成
神仙傳李少君聞漢武好道故往見之乃密作神丹丹成謂武帝曰陛下不能絶奢侈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除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朝有濺血之刑神丹大藥未可得成乃託疾而化帝恨求少君不勤也眞誥云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共合神丹丹成毛先服而死劉次服又死謝張見之棄丹而出迴顧見毛劉二人行在山上謝張悲愕告之得茯苓方服之皆數百歲無復昇天也
桂君養馬尹軌辟兵

神仙傳桂君者徐州刺史也忽病癩醫不愈聞干吉得道乃遵從數百人詣之吉曰子欲病愈乃可盡去將從駐養馬乃可桂君乃去官駐養馬三年並不見醫治不知病之愈也乃授以道術年一百九十仙去

尹軌字公度常服黄精花日三合世人累代見之計已千歲晉永康中過洛陽投宿明旦謂主人曰明年當有大兵死者過半與卿一丸藥帶之可免明年果有趙王之亂死者數萬此人獨免也

郭文探虎婁馮盗驚

東晉郭文字文舉隱餘杭大辟山嘗有一虎來文前大張其口文知其骾以手入喉中探去其骨也神仙傳婁馮學於稷丘子服石桂英中嶽石黄年三百歲尤精禁術於路逢諸賈客被劫賊數百圍合馮謂賊曰汝徒急散不爾當殺汝輩賊不聽大放弓箭射諸賈客馮乃喝箭皆反中賊身須臾大風拔樹飛砂走石天地晦暗賊衆一時頓地反手背上賊乃求哀乞命馮即勑

天兵放之而去

孔安有志范蠡易名

神仙傳孔安常行氣服鉛丹年三百歲色如童子嘗謂弟子曰吾昔事海濱漁父乃越相范蠡也蠡數易姓名哀我有志授我秘方五篇以得度世也

李根眼方子皇齒生

神仙傳李根字子元人世世見之不老壽春吴太文師之得作金銀法又能變化入水火致行廚太文常說根兩眼瞳子正方仙經云八百歲也陳子皇者年七十餘髮白齒落乃依方餌朮斷穀三年髮盡黑齒更生年二百三十仙去

御妾婁景燒炭嚴青

婁景者漢文帝侍郎也從張君學道得雲母朱英丸方服之百三十歲如年三十人傳其丸與王公子年七十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日行三百里飲一斗酒年二百歲嚴青者會稽人家貧常在山中燒炭忽遇仙人云汝骨相合仙乃以一卷素書與

之令以淨器盛之置高處兼教青服石腦法青遂以淨器盛書置高處便開左左常有十數人侍之每載炭出此神便爲引船他人但見船自行後斷穀入小霍山去

常在娶婦仲甫變形

李常在者蜀人也少學道人世世見之計巳四百歲而不老每娶婦有兒乃去去後三十餘年人見在地肺山更娶婦有兒後七十餘年又忽去人見在虎壽山下依前娶婦有兒也李仲甫豐邑人也師王君服水玉行遁甲能隱形年三百歲轉少壯其隱形或百日或一年與人相對飲食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有相識人相去五百里以張羅爲業一旦羅得大鳥視之乃仲甫也在人間三百年入西嶽仙去

帛和視壁趙瞿降靈

帛和字仲理師董先生行氣斷穀服朮又詣西城山師王君君謂曰大道之訣非可卒得吾暫往瀛洲汝於此石室中可熟視石壁久久當見文字見則讀之得道矣和

乃視之一年了無所見二年似有文字三年了然見太清中經神丹方三皇文五圖和誦之上口王君迴曰子得之矣乃作神丹服半劑延年無極以半劑作黃金五千斤救惠貧病也趙瞿字子榮得癩病將死其家恐相傳染乃以粮食送於深山石室中棄之瞿晝夜涕泣百餘日忽見三人入石室中瞿號泣求救神人乃以松子松脂各五斗賜之告曰服此不但疾愈當得長生瞿乃服之疾愈服至二年夜間滿室有光如晝夜卧見面上美女二人長三寸至三年長大如人常在左右又聞琴瑟之音三百年入霍山仙去

甘始門冬黃敬赤星

甘始者善行氣不食服天門冬在世一百八十六年入王屋山仙去黃敬字伯嚴學道於霍山思赤星在腦中如火以周一身二百餘年仙去

陳長祭水宮嵩著經

陳長者在苧嶼山六百年每四時設祭亦

不飲食亦無所修人有病者與祭水飲之皆愈也宮嵩者大有文才著道書二百餘卷服雲母得地仙道後入苧嶼山中仙去

太賓鼓琴傳生鑽石

眞誥云周太賓有才藝善鼓琴昔教麋長生孫廣田獨弦子彈而成八音眞奇事也得仙今在蓬萊爲左卿昔有傳先生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七年遇木極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厚五尺許云此石穿便得道生乃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得金丹昇天爲南嶽眞人

伯微崑崙廣信小白

眞誥云莊伯微者少好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坐閉目存見崑崙山積二十一年服食學道存之不已又十年閉目乃見崑崙仙人授金液方得道也趙廣信魏時居剡小白山每日往長安市賣藥救人暮歸小白時人云朝離小白暮返長安也登眞隱訣云受服氣法守玄中之道七十八年後合九華丹一服太一遣雲駕下迎在東華

宮

餌朮玄賓善嘯成伯

眞誥云張玄賓者師西河蒯公受餌朮方後遇眞人樊子明授以遯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來華陽洞爲理禁伯主雨水也趙成伯者善嘯嘯如百鳥鳴或如風激衆林或雲翔其上或冥霧飈合或零雨其濛矣今在洞中主五芝金玉草

仕文降棗王喬飛舄

樓觀傳田法師名仕文年十九入道師韋君受三洞經法袍氣吞霞兼餌白朮每遇節值庚申常捧香登山朝謁嘗設醮天降棗數枚長二寸甘美異常年七十五有瓊花自空來迎去入南宮福堂也漢王喬者仙人也混跡爲鄴令夜會仙府朝返莅事人不知之忽一旦廳吏見雙鳧飛入廳吏以箒擊之墮地乃喬雙舄也

子陽桃皮高丘金液

眞誥云黄子陽者學道在傳落山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黄水遇司馬季主授

以仙方得道高丘子學道入陸景山五百二十年但讀黃素道經服朮合鴻丹以得地仙二百年後得金液一服而昇太淸爲中嶽眞人也

來子紅泉洛下夜芝

神仙傳云肯來子服紅泉而仙洛下公服赤鳥夜光芝而仙

張常門冬飛孟四時

張常服天門冬仙去飛孟子服四時散俱得仙

邗子好犬木羽因兒

列仙傳云邗子者蜀人也好犬犬走入山穴邗隨犬入十餘宿行數百里上出山頂有臺殿宮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與邗符一函令送與城都令喬君喬發函皆魚子也池中養之一年皆成龍邗復隨犬往來百餘年乃上山不還也木羽者毋常爲人看產有人產子見毋而大笑遂夜夜夢大冠素幘者守此兒云是司命君也當令汝子木羽得仙毋果生兒遂名木羽忽一夜

有車馬來呼木羽遂俱仙去也

馬約神降侯楷奉師

樓觀傳馬法師名儉字元約師孫君受五符眞文三皇大字能命召萬靈制御群邪凡所施用立皆有驗忽降天神告曰法師宿有功德名在仙錄何煩祈禱役使神靈法師乃祕諸法術抱一凝玄年九十八忽有白雲從西北來直赴寢室弟子往看已見白雲南舉漸遠不知所詣侯法師名楷字法先年十四師陳寶熾傳受眞訣謂曰爾身佩經法正宜入山勿失時也對曰入山雖得妙之本背師乃犯科之深願終侍奉年五十二方遂所修感靈泉吐液奇樹含煙年八十六仙去

毋先禽聚陳熾虎隨

毋法師名始先年十一師牛先生受道綱野英賢咸慕其德所得信施皆訪貧老寡放其家不告姓名又冬月常淨地一畝布撒穀米以救禽鳥鳥皆群聚於庭陳先生字寶熾年二十一能琴善碁初事王法師

後於華陰師陸景眞先生以授玄秘每清晨朝禮恒有白虎馴其左右隨逐往來後有群虎來擊樹以警惡人有暴虎來亦擊樹時人號爲考虎樹也

梁諶入雲　孫徹拂衣

梁諶字考誠年十七師鄭法師受道視地而行恐傷含氣有鳥獸當路常下路避之年七十七忽見雲氣彌林乃竦身入雲而去孫徹字仲宣年十八師王先生或宿空樹或坐幽房編蒐爲席時有問者但觀其顏色即知吉凶不必更陳言語年七十忽告弟子曰吾須暫行乃拂衣而出莫知所之同道思之乃取其葛席置靜室中每聞席邊有人語聲交人聞之又分其席也

王義天郵　尹通人歸

王法師字道義凝神白雲之外注心丹柱之下重興觀宇再啓玄門精誠所致遂多洞感曾降天郵倉庫自滿隨取隨盈終無耗竭常以施人兼營功德遠近貧病皆沾惠潤年六十三忽一旦白鹿入其庭院或隱或見由是而蛻尹通字靈鑒年二十六師馬先生受道服黃精天門冬餌雄黃丸由是賢愚慕其至德車馬駢闐道俗揖其清風冠蓋相望荷恩之輩皆厚禮之通悉用修諸功德廣濟飢寒一無所積年一百一歲仙化常有神燈照室也

蓬萊尼公　太白歧暉

道學傳陳尼公者蓬萊仙人也服磁母石銀蜚通千秋耳有弟子十二人皆得其方而仙度也樓觀傳歧法師名暉字平定唐高祖初取天下法師與道士八十人有濟國之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已下皆授銀青後爲國設醮感黃雲覆壇與香煙交合又有兩隻白鹿鳴叫而去乃謂弟子曰仙經云欲爲仙客入太白遂與弟子登太白山頗有雲霞之志焉

仙苑編珠卷中

仙苑編珠卷下

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

奇哉伯山哀矣甥女

神仙傳伯山甫者入華山精思服食不老比歸鄉里見外甥女年老多病乃與藥女服之年七十返少色如桃花漢使見一女子笞一老翁翁跪受杖使怪而問之曰此是妾子昔舅氏伯山甫與藥不肯服令年老行不如妾故笞之問年幾云妾年一百四十兒年八十七矣

劉綱火焚樊妻雨止

劉綱者上虞縣令也與妻樊夫人俱得道術二人俱坐牀上綱作火燒屋從東邊起夫人作雨從西邊上火滅

聖母踰獄孔元近水

東陵聖母者杜氏妻也學劉綱術坐在立亡杜氏不信誣以姦淫告官付獄聖母入獄即從牕中飛出入雲中而去孔元者常服松脂茯苓松實年更少壯已一百七十餘歲人或飲酒請元作酒令元乃以杖柱

地倒立頭向下持酒倒飲人不能為之也乃於水邊鑿岸作一穴方丈餘止其間斷穀或一月兩月而出後入西嶽得道也

涉正眼光王烈石髓

涉正字玄真巴東人說秦皇時事如目前常閉目行亦不開弟子數十年莫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開之正乃為開目有聲如霹靂光如電弟子皆匐地李八百呼為四百歲小兒也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常服黃精并鍊鉛年二百三十八歲有少容登山如飛少為書生嵇叔夜與之游烈嘗入太行山聞山裂聲往視之山斷數百丈有青泥出如髓取摶之須臾成石如熱臘之狀食之味如粳米仙經云神山五百歲輒一開其中有髓得服與天地齊畢

焦先施薪孫登穴處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常服白石以分人熟如煮芋也日日伐薪以施與人冬常單衣有大焚其菴坐不動火過菴盡衣不焦大雪屋多壞人往看之不見菴乃共抄起菴

乃卧在雲下氣如飯中或老或少如此二百年與人别不知所往孫登者止山間穴地而處好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但以髮自覆髮長丈餘或市中乞錢隨以與貧人謂嵇叔夜才優於逸倫識少於保身也或彈一弦琴以成音曲亦不知其終也

葛由綏山王真女几

列仙傳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爲羊賣之一旦騎羊入蜀上綏山王侯貴人隨之不復還皆仙去神仙傳上黨王真年七十九學道三十年貌少而色美徐行追奔馬魏武與相見似三十許人以蒸丹法授郄元節鄉里計真已四百餘歲乃將三少妾登女几山去

噀酒欒巴施金陰氏

神仙傳欒巴蜀人也太守請爲功曹以師事之請試術乃平坐入壁中去壁外人叫虎虎還乃巴也還豫章太守有廟神能與人言語巴到推社稷問其蹤由乃走往齊爲書生太守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往齊勑

一道符乃化爲貍後徵巴爲尚書正旦會群臣飲酒巴乃含酒起望西南噀之奏云臣本鄉成都市失火故爲雨救之帝馳驛往問之云正旦失火食時有雨自東北來滅火雨皆作酒氣也陰長生者新野人聞馬明生有道乃事之執奴僕之禮十餘年乃將入青天山中示以太清丹藥成服半劑與天相畢乃以半劑煮黃土成黃金數千斤以施天下貧病者在人間一百七十年色如少女著丹經九篇乃白日昇天也

子訓青騾琴高赤鯉

薊子訓齊人也人莫知其道常以信讓於人二百餘年不老鄉里有書生到京諸朝貴欲一見子訓子訓皆許去京千里同時到門計二十三家家皆到言話如一諸朝貴欲駐子訓子訓乘青騾而出郊外奔馬追之常相去半里列仙傳琴高者趙人也善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道二百餘年後涿郡水中與弟子期乘赤鯉而仙去

壷公賣藥長房掾市

神仙傳壷公者不知其姓名也汝南費長房爲市掾時見此公來賣藥藥無二價百病皆愈得錢數十萬隨以乞貧凍者常懸一空壷於座前日入之後乃跳入壷中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也乃朝朝掃灑再拜進食公受之而不謝如此積久長房不怠忽一日謂長房曰待日暮更來長房如其言而往謂長房曰見我跳入壷汝便隨我入長房得入壷但見樓觀五色重門日月明朗侍者甚衆謂長房曰我仙人也卿可教故見我長房隨事三試不過謂曰子不得仙道也今以子爲主者耳乃以一竹杖與之遣歸如飛空到家即投於葛陂中自此爲人除邪魅救水旱無所不應也

董奉活燮劉根見鬼

董奉字君異候官縣人時士燮爲交州刺史死經三日奉到南中乃以三丸藥内燮口中食頃却活半日能坐云死時如夢中

見數十黑衣人收入大珠門付獄入一戸中以土從外封之不見光明也忽聞人語云太一使者召士燮乃聞掘土聲引出登車而覺奉住一年稱疾示死後往廬山種杏數萬株在人間百年乃白日昇天劉根字君安京兆人也少學道入嵩山石室中冬凍無衣身生緑毛長一二尺後潁川高太守到官人民大疫死者太半遣使乞除疫之術根令於太歳減地上埋朱砯當時疫氣消後張使君到以根爲妖遣人召來欲大辱之謂根曰君有道令人見鬼乎根曰能乃請筆硯幷奏版一枚書符扣案前鏘然作聲忽聞四五百人傳呼避道擁一科車至廳前乃使君父母也父母責使君不合犯神仙致吾困辱使君叩頭謝罪忽失所在根後居洞庭山毛公壇身生緑毛耳

宋倫六甲杜沖九華

樓觀傳宋倫字德玄年二十二以周厲王時學道誦五千文服黄精白朮積二十年

感老君降授靈飛六甲素奏丹符偷行之通感如神言無不驗望巖申步日行三千里淩波涉嶮不由津路年九十餘以景王時昇仙下司嵩山杜沖字玄逸年二十五學道祈眞靜神守一二十餘載感展眞人降授九華丹方告曰老君與尹眞人於東海八滈山召太帝集群眞有地司舉子之勤故勅我付爾仙方沖服之身生玉光以周穆王時年一百二十歲授書爲太極眞人

道憐貝葉姚坦銀花

道學傳女眞王道憐七歲知道市香油供養甘蔬素不衣繒綵受三洞經晝夜習誦初入龍山造宮宇號曰玄耀有若神三壇東南忽生一樹狀如龍蓋周蔭一壇五葉相對時人莫識呼爲貝葉又有玉函降於壇上有光誦經滿篤有雲輿來迎迅雷烈風香氣滿空也樓觀傳姚坦字元泰平陽人年十九以平王元年學道誦五千文有驚風崩山大張口終無怖懼服鍊松脂有

神人授玄白回形之道天關三圖飛行之經坦行之目有神光開如飛電年二百一十歲以簡王時五月風雨晦冥雷電激揚天雨銀花繽紛滿地受書爲玄洲眞人

呂尚地髓王柱神砂

列仙傳呂尚避紂之亂隱於遼東適周釣於磻谿常服澤芝地髓年二百告亡葬而無尸唯有玉鈐六篇王柱者與道士共上宕山云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長吏知而封之砂飛出如火乃聽取之與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飛行乃俱仙去

負局磨鏡服閭楷瓜

列仙傳負局先生者常負磨鏡局於吳市中磨鏡每一錢與磨之又問主人有疾否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皆愈數年後得藥活者計萬不取一錢矣人乃知仙人也後上吳山絶崖頭懸藥下與人乃語人曰吾還蓬山爲汝下神水一旦崖頭有水自懸下人服多愈也服閭者常止莒往來海邊

遇三仙人博瓜令擔黃白瓜數十箇教閉目良久乃在蓬萊山南方丈山上後還宮常往取方丈山珍寶珠玉下賣不知其往也

祝鷄聚禽玄俗下蛇

祝鷄公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皆有名字千餘暮棲晝放每呼即至賣鷄并子得錢千萬皆置之而去後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也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常餌石英賣藥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病瘕服之下蛇十餘條而愈或云俗無影王乃命於日中果無影王以女妻之中夜而去不知所之

陸通櫨實文賓菊花

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食桃櫨實遊諸名山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不知其終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履爲業常娶婦十餘年輒棄之後逢故嫗年九十餘告賓賓乃教服菊花地膚子桑寄生枳子嫗乃服之復少壯也

紫陽登山清靈遇道

紫陽眞人周君傳云君字季通周勃七世孫年十六師蘇君受道遊行天下但是名山無不登涉得道受書爲紫陽眞人位列上清清靈眞人裴君傳云君字玄仁年十二遇道人支[惟六]子元授以眞訣五首按而行之五年得見日月之精五星降房受書爲清靈眞人位列上清

道興得詩楊君獲囊

眞誥云羊權字道興降女仙萼綠華授詩數篇兼遺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云此女是九嶷山中羅郁也宿世有過謫在人間也九百歲矣楊君諱羲爲晉簡文相府舍人棄官學道於茅山降紫微夫人九華安妃贈詩兼贈囊一枚至太元十二年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受書爲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君主司吳越神民也

焦曠青禽于章白鳥

樓觀傳茅山道士焦曠字大度周武欽仰拜爲帝師於華陰造宮巖間湧土用足乃

盡以石甕貯油油盈而自滿每有外人來謁常有青鳥二頭來報山靈守護猛獸衛門也于法師名章字長文年七歲時讀道德經年十一師侯法師出家受三洞經法手寫天文秘符一百三十六首逆知吉凶年八十二而蛻臨化之際有白鳥一隻騰空而翥也

靈壽少壯東郭光明

神仙傳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得朱英丸方合服之轉更少壯如年二十時至建安元年已二百二十歲矣東郭延年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夜書在暗室中身生光明照耀左右又能見數十里內小物知其形在鄉里四百餘歲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昇崑崙也

李意萬里王興健行

李意期者蜀人也人有遠行欲速到者以符與之幷書其人兩腋下則千里萬里不盡日而還王興者陽城人也並不知書亦不知學道漢武帝登嵩高山見一人長二

丈許耳垂至肩帝問之曰吾九嶷人也聞中嶽有菖蒲一寸九節可以長生故採之忽失所在帝與群臣皆服之不能勤久唯王興聞而服之不怠至魏武帝時猶在常如五十許人甚健行日三百里不知他道

順興真降法樂雲生

樓觀傳李先生字順興京兆人年九歲知道師陳先生備受道要既得真訣遂奉經入南山太平谷修行忽有雲車羽蓋騎天而下見三大仙授金真玉光經七變舞天經行之年十七道成年三十八昇仙張先生字法樂南陽人卅歲師尹法師真文寶訣咸得付受傳受之夕乃感神燈慶雲之瑞自此精思凡經三十餘載以其雲生棟棟故時人號爲雲居觀焉

佯死董仲還鄉倩平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服氣鍊形二百餘歲不老曾被誣繫獄乃佯死須臾蟲出獄吏乃舁出之忽失所在倩平者沛人也漢高衛卒也得道至光武時不老後託形尸假

百餘年却還鄉里也

仲都耐熱程妻致繒

王仲都者漢中人也漢元帝常以盛暑時暴之繞以十餘爐火而不熱亦無汗凝冬之月令仲都單衣無寒色身上氣蒸如炊後不知所在程偉妻者能通神變化偉當從駕無時衣甚憂妻乃置繒兩匹從空而至偉前偉好作黃白經年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投之食頃汞乃成銀

飛散元綱玄素容成

婁元綱服靈飛散得道容成公行玄素之道延壽無極

張桑雄黃巢許桂英

桑子林張虚並服雄黃巢父許由並服石桂英得道

郝容鹿角秀眉茯苓

神仙傳郝容公服鹿角秀眉公餌茯苓得仙

商丘桃膠青烏九精

商丘公服桃膠青烏公服九精散成仙

女生鹿白君達牛青

魯女生長樂人服胡麻餌术八十年日行三百里走過麞鹿故人與女生相別五十年於華山廟遇見女生乘白鹿從玉女數十人也封君達者隴西人也服黃精兼服鍊銀百年還鄉如年三十許人常騎青牛人不知姓氏故號為青牛道士也在世二百年乃入玄丘山得道也

離婁竹汁白兔黃精

離婁公服竹汁白兔公服黃菁而俱得道

嚴達聽琴國珍振屋

樓觀傳嚴法師名達字道通扶風人也師侯法師年十二日誦萬言年二十備恭經法以隋開皇初重修宮宇度道士滿一百二十員至大業五年三月七日坐聽彈琴乃曰音韻入神乃有神降可更奏一曲曲未終奄然而蛻時年九十五也巨法師名國珍武功人年三十捨家入道師游法師備受道要自爾一味蔬餐幽居帶索飢無貪味寒不思衣口常誦經心恒守一年六

十弟子侍側忽聞車馬之聲不見人物屋宇大振奄然而蛻也

張皓雲鶴尹澄猿鹿

張皓字文明汝南人年二十以漢安永初二年入道乃遇封衡眞人三試皆過遂授青腰紫書弁神丹半兩入赤城山勤修眞道道成或變爲白鶴搏空而上或化爲飛雲浮遊八外年一百三十八以魏明帝太和元年九月仙官下迎受書爲太清高仙矣又尹澄字初默汾陰人年二十八恒市香燈列於壇靜一旦香盡靈熏自生油盡玄光自照曾入山遇鹿傷足乃爲合藥與封後入山遭滯兩絕食忽有群鹿相依飢則吮其乳寒則卧其身累日得返又入山遇野火飛飆滿谷欲避無路有群猿連臂而下攜至山頂又入山遇石芝有光服方寸已乃日行六七百里又入山遇仙人宋君授三皇文九丹訣年三百四十歲以漢昭帝時仙官下迎受書爲太清仙人

稷丘進諫武帝還宮

列仙傳稷丘君者泰山道士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能令髮白返黑齒落更生還鄉後遇武帝東巡泰山稷君乃冠章甫擁琴出迎武帝諫曰勿上山上必傷足帝不聽果傷足指而還

鹿皮閣險鉤翼棺空

鹿皮公者少爲府小吏木工能舉手成器岑山上有神泉不能至遂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梯道四間遂上其巔餌芝飲神泉後菑水泛溢人得以免鉤翼夫人者齊人姓趙右手常拳不展漢武收之其手乃展得一玉鉤遂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昭帝更葬棺空唯履在焉

谷春却活山圖絕蹤

谷春櫟陽人也成帝時爲郎託病而亡其尸不寒家人不敢下釘三年却更冠幘坐縣門樓上邑人大驚開棺有衣無尸也駐門上三日而去山圖者隴西人也因乘馬蹹折脚遇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一年而愈乃隨道士採藥云十年

一歸家復去莫知所之

壷丘變水禦冦馭風

列子云壷丘子林者列子之師也鄭有神巫知人吉凶存亡壽夭如神列子引見壷子壷子示以波水三變不能測而走列子者鄭人也名禦冦得風仙之道乘風而行旬有五日而一返受號沖虛眞人

馮夷河伯文子漁翁

馮夷者華陰人也服水玉得水仙之道爲河伯也文子者周平王時人老君弟子也著書十二篇泛三江五湖號漁父受號通玄眞人

莊周鯤化桑楚年豐

莊周字子休宋人著書三十三篇其首云北溟鯤魚不知幾千里化而爲鵬翼若垂天之雲擊水三千里一舉九萬里至于南溟也受號南華眞人也庚桑子名楚老君弟子居羽山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也受號洞靈眞人

呂容紫草安期赤舄

列仙傳呂容者常山道人也往來上下人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老也安期先生者瑯琊人也賣藥于東海邊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巡見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千萬出皆置之而去註書幷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年求我于蓬萊山也

馬丹迴風脩羊化石

馬丹者晉耿人也父侯時爲大夫獻公滅耿丹入趙至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去也脩羊公者魏人也止華陰石室中卧石塌上石穿陷而不食時餌黄精以道干景帝帝禮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脅曰脩羊公乃置于通陵臺復失所在

赤須知災崔文除疫

赤須子者豐人也人世世見之數言豐界内災害水旱十不失一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腦鹵落更生髮落更出後往吳山下不

知所之崔子文者太山人也好道賣藥都市自三百年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有所請文乃擁朱旛繫黃散藥以救民飲者即愈所愈萬計後去蜀賣黃藥如初

神魚子英巨繭園客

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一赤鯉愛其異乃將歸池中以食餧之 年長丈餘生角有翅翼子英遂拜之魚言我來迎汝遂大雨子英上魚背昇騰而去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十數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草上客以布薦之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女夜至自稱客妻與客養蠶得一百二十箇繭如瓮大每繰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之故濟陰人蠶時世世祠之

赤將花紅卯蹏乳白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卯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煑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數百年入少室山中矣

親葛鮑靚枯蘇幼伯

道學傳鮑靚乃葛洪妻父於羅浮山俱得道列仙傳幼伯子者蘇氏客也冬常單衣夏常綿袴年多益壯時人莫知世世來枯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

展公白李姜茂五辛

眞誥曰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者於伏龍地植李彌滿林谷今爲九宮右保司常言云昔在華陽食白李果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年巳巴陵侯姜叔茂者又於山下種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爲姜巴者因此也此人今在蓬萊爲左卿

許遜拔宅時荷登晨

十二眞君傳許君名遜字敬之爲蜀旌陽縣令師諶母受孝道明王法與吳君於鍾陵洞斬蛟蜃以晉永康二年八月十五日四十二人拔宅昇天時君名荷字道揚四明山道士也許君昇天時持龍節前驅于雲路

吳猛白鹿甘戰彩麟

吳君名猛字世雲晉永嘉三年九月十五日乘白鹿與弟子四人一時昇天甘君名戰字伯武許君弟子長持齋戒尤尚符術偏得許君之道以陳天建元年正月七日乘綵麟之車白日昇天

惟六　十七

持幢周廣執羽陳勳

周君名廣字惠常事許君執幢僕之禮元康中執麾幢前引許君歸舊宅即遊帷觀也陳君名勳字孝舉慕許君之道託為旌陽縣吏因得師事許君為入室弟子許君拔宅日執羽旌導于前

曾亨骨秀盱烈藥神

曾君名亨字國興孫登常指云此人骨秀可學昇天遂事許君至許君昇天日從車駕與昇舊宅為真陽觀也盱君名烈字道微早孤從母依於許君許君上昇時盱君母子悲泣乞得隨駕許君乃與神藥因得隨駕部署合宅四十二人焉

施峯委付彭抗親姻

施君名峯字大玉小字道乙常從許君除滅妖魅許君凡有經典悉皆委付許君昇天後忽一日見東方日中童子執素書飛下云真人召汝乃隨童子聳身入空彭君名抗永康中棄官事許君君以長女妻之永和二年八月十五日全家二十六人白日上昇舊宅為宗華觀

黃輔龍騎鍾嘉碧輪

黃君名輔字邕晉陵人許君知輔之異遂以次女妻之傳付妙道後為青州從事每夜常乘龍歸眷屬伺之乃一竹杖耳後乃沖天宅為祈仙觀鍾君名嘉字超本許君仲妹之子少孤得仙舅之要許君上昇後以十月十五日日中乘碧霞之輦而昇宅為丹陵觀十二真君事盡于此

惟六　十八

婁慶雲轝韋儁龍躍

靈驗傳云婁善慶常賣赤白二藥不言其價有疾皆愈得金帛以施孤貧武德中於西蜀市中足下雲生白日輕舉韋善儁亦賣藥愈疾於人間常將以黑犬相隨以則

天如意年中遏嵩嶽少林寺請齋飯餒犬僧怒善儁乃含水一噀犬化爲黑龍乘以沖天

洞玄騰身道合蜕殼

女眞邊洞玄年八十忽一旦髮白返黑齒落更生以開元二十七年於冀州紫雲宮乘彩雲白日沖天婁道合尸解于并州太一宮腦後有坼身如蟬蜕也

法善月宮果老北嶽

葉天師名法善字太素引唐玄宗遊月宮賈嵩有賦張果老開元二十二年春自恒州徵到賜號通玄先生授銀青光祿大夫秋請入恒州錫賜衣服雜彩放還北嶽其神通變化不可備陳云九度見黄河清飲酒數斛而不知醉也

沖寂焚香道華偷藥

謝沖寂者華嶽道士也志好焚香增至三百鑪旦夕不闕無香多以松柏子代之以梁開平三年二月清晨有二青童乘紫雲下迎云上帝召謝沖寂乃乘雲而去侯道

華者中條山道靜院道士也師事鄧天師天師藥成而疑不敢服道華竊而服之以大中五年五月上昇具在唐記

可交登舟歸眞畫鶴

王可交者華亭縣人也眼有神光夜行如晝乃灸眉後小空中而光斷以咸通十年十一月一日與隣人同出顧會草市河次見一艘舫子有童子喚云王五叔要見乃下船中見二三道士對碁云可惜一具仙骨灸破却也乃與栗子一箇喫一半味如棗云且上岸去更十年後與子相見足纔踏岸乃在天台山下瀑布寺前問時日已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厲歸眞者天台縣人也性嗜酒冬夏常衣單衣妙于水墨見屋壁即畫鶴時人不知其得道也以天祐三年十一月于河中府中條山白日沖天告時人曰吾本台州唐興縣人也有弟在彼乃就下破布衫服星簪羽袂而輕舉雲中寥寥有簫管之聲也

馬眞昇天馮妻降鶴

馬眞人名自然鹽官人也有篇什在世唯縱酒于鄽市閭或眠積雪或卧深水無所不爲咸通末于蜀梓州酒樓上白日冲天

河中少尹馮徽妻薛氏於道門修行二十餘年以中和三年三月尸解有鶴三十六隻降所居宅院內紫氣滿空玄髮重生也

仙苑編珠卷下

仙苑編珠三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舊本題唐王松年撰松年天台道士文獻通考作唐人然書中有梁開成二年事則已入五代矣是書以古來聖帝明王並在仙籍與後世修眞好道者並數得三百餘人倣蒙求體以四字比韻撮舉事要而附箋註於下通考作二卷又序文及通考所舉人數皆與今書不符或後人有所附益歟

道教靈驗記十五卷

〔前蜀〕杜光庭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教靈驗記十五卷》提要

道教靈驗記序

宋徽宗御製

夫妙道本於混成至神彰於不測經誥所以宣契象宮觀所以宅威靈符籙所以備真科齋祠所以達精懇驗徵應之非一明肹蠁之無差誠覺寤於蒼黔而彰亶於善惡也朕顧惟寡昧獲纂隆平荷社福之咸臻務齊明而匪懈思揚妙理普示羣生因覽杜光庭所集道教靈驗記二十卷其事顯而要其旨實而詳今昔所聞盈編而有次殊尤之迹開卷以斯存冀永流傳俾刋方版庶資訓範克暢淳風直敘厥由題於篇首云爾

杜光庭撰

道之爲用也無言無爲道之爲體也有情有信無爲則任物自化有信則應用隨機自化則冥乎至真隨機則彰乎立教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此明太上渾其心而等覩赤子也書曰不獨親其親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此明聖人體其道而慈育蒼生也惡不可肆善不可沮當賞罰

以訐之經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此聖人教民捨惡從善也又曰爲惡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爲惡於幽闇者鬼得而誅之又曰爲善者善氣至爲惡者惡氣至此太上垂懲勸之旨也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聖人法天道福善禍淫之戒也由是論之罪福報應猶響答影隨不差毫末豈獨道釋言其事哉抑儒術書之固亦久矣宣王之夢杜伯晉侯之夢大厲恭世子之非罪渾良夫之無辜化豕之報齊侯結草之酬魏氏良宵之怛駟帶鄭玄之捽劉蘭直筆不遺良史攸載足可以爲罪福之鑒戒善惡之準繩者也況積善有餘福積惡有餘殃幽則有鬼神明則有刑憲斯亦勸善懲惡至矣大道不宰

太上好生固無責於芻狗而示其報應直以法宇像設有所主張真文靈科有所拱衛苟或侵侮必陷罪尤故歷代以來彰驗多矣成紀李齊之道門集驗記十卷始平蘇懷楚玄門靈驗記十卷俱行於世今訪諸耆舊採之

見聞作道教靈驗記凡二十卷庶希慎微之旨以弘崇善之階直而不文聊記其事

道教靈驗記卷之一

廣成先生杜光庭

宮觀靈驗

饒州開元觀驗

饒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郛一二里巨殿層樓廻軒廣厦枕湖有水閣松徑有虛亭松竹森踈花木秀茂郡人避暑尋春爲一州勝賞之所其後道流旣少廊廡摧損唯上清閣大殿齋堂三門皆在里中民庶多葬於觀地之中壇殿之外盡爲墟墓矣大中二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閣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觀不殊太守上聞請易其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爲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爲神運閣別命崇修遠近歸心爭捨美利遂加繕葺觀殿鼎新記云所移之地途超二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資
聖感是也

興元北逢山老君觀驗

興元北逢山老君觀卽公慕化也去南鄭隔江上古相傳有之云是老君化行之所漢祖起師漢中將收散關定三秦差官告祭留侯張良有筆跡近方磨滅鎭南將軍梁益二州牧張魯理漢川行正一之法別崇室宇構壇殿靜堂臨老君水源爲巨閣水有神龍居歷代所依每彰靈應太師楊守亮失守之後再還梁城廨署多已焚毀徵督瓦木增置公衙有吏請取老君觀材瓦以備公用差吏將毀之鄉里之人請衆備瓦木之直充贖其觀或云屋宇多年材瓦皆朽不任選用吏拒而不聽卽命工昇屋俄有巨蛇長十餘丈蟠踞屋上張口向之吏殞工墮斃者數人奔迸而去太師怒命焚之軍士鼓譟而至鄉里言其靈亦趑趄不進去觀百餘步迅雷震電大雨盆注軍士驚懾而還觀今存矣

洋州素靈宮驗

洋州素靈宮云漢武帝爲素靈夫人降眞內殿於太白之前爲蔡宮宇卽眞地也年代寖遠遺址僅有我唐高祖旣至長安受隋恭帝

禪是歲夢素衣神人云我太白之主也居素靈臺以荒毀爲告詔訪其地符創臺殿命爲素靈宮開元中傳天師曽奉詔齋醮於其上德宗幸梁洋欲駕幸其地又加營飾由是材石之功最爲宏壯馮行襲自金州遥統洋州武定軍命其子守之欲毀素靈屋宇以修公署工人揭瓦皆有毒蛇居於霤中莫知其數竟無所措手以事白焉馮子怒使吏焚之或薪炷火而雷電大震風雨總至羣吏奔駭數輩死之靈跡巋然無敢犯者

上都昭成觀驗

上都昭成觀明皇爲昭成太后所立在頒政里南通坊内北臨安福門街與金仙觀相對觀有百尺老君像在層閣之中坐折三十尺像設圖繢皆吳道子王仙喬楊退之親跡命天下道門使蕭邈守玄俗爲使以董之閣上觚稜高八尺兩廊簷霤去地三十餘尺京師法宇最爲宏麗唯玄都觀殿可以亞焉僖宗復長安大駕歸闕所司以倉衙殿復含元舊基不欲勞民之力選殿宇之高大者徙而充

之所司奏拆是廊及閣隕墜工者十餘人死之時以爲靈驗欲奏免之而竟至摧拆像露風雨中是冬復幸陳倉含元之製亦已罷矣識者見之無不痛惜

青城山宗玄觀驗

青城山宗玄觀古常道觀也在黄帝受籙壇前六時巌側後爲僧徒所侵移觀於山外遂以其地置飛赴寺僧徒栖止常有神人所擾或飛石壞屋或撤其門牕投於崖下寺中巨鍾三度擲於谷中每一取之所費功力殊廣僧知其不可住亦多苦之開元十九年道士王仙卿奏請移觀還舊所寺出山外詔益州長史張敬忠命道士王仙卿高品官王懷景專檢校移觀入山仍賜金仙玉真二公主道像石真鎮於龕内黄帝真文幢隂道山文碣手詔碑皆立於觀所自是道流居之雖一人獨處坦然無懼咸通末道流既闕觀已荒摧但有尊殿石壇而已叢篁拱木偏於基址之上侵及階簷有僧輩二人來止其内復欲移置飛赴寺栖息月餘潛計已定將隳壞像設

而奪其地焉自是夜臥則有巨蛇橫其腹上晝飯則有飛砂投其食中或見巨手如箕毛脚若柱或有喑嗚之聲響於谷內或有隕空大石塡其屋前二僧驚懼奔馳而去乾符巳亥歲縣令崔正規道士張素卿重興觀宇駕幸西蜀遂奏爲宗玄觀准詔修齋有神燈徧山靈鍾自響金蛇見於壇上枯松再生於山前手敕褒美編其事於國史及幸蜀砰內每因良宵奏醮則仙磬吟於空中藩帥投龍則鄉雲凝於林表信乃神仙奧府豈庸徒之可侵哉

城南文銖臺驗

文銖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爲學於莊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而性本跡誕不樂文字但與隣里少年彈射飛鳥捕格野獸以爲戲樂至於筌篙之具罻羅之屬弋網罝畢弓矢鉋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紀或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遽變也銖驚而問之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自見其人形而獸頭矣欲求道士悔謝更令熟

視井中頃刻之間身形不改而頭已百變或鳥或獸或蛇或魚銖見之異常憂懼道士曰萬物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爾反天道而殺之當有此報耳每變一頭則受一生終爾所殺之數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其壽限自此之後爾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中報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日銖號泣求救願焚弋獵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悔不敢又犯道士見其誠至乃謂之曰我奉太上之敕歷救衆生之苦名曰救苦真人爾有昔緣早合遇道此若不救淪陷無期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陰功救世廣濟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即踊身而起去地數丈立於金蓮花上左執瓔珞右執柳枝金冠鳳履身逾三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曜一川逡巡乃隱文銖焚羅網之具披道士衣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像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令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其所居處相傳號曰文銖臺而救苦天尊之像猶在

忽有僧數人遊行見之曰既是文銖聖跡何得有道士功德固知道士無良侵我古跡已多年矣因拔得大木二僧共擊其項未能致損用力甚困二僧少歇看天尊所傷之處丞已如舊二僧口耳鼻項痛楚極甚及看其手亦已折矣匍匐號叫告於衆人自述其事良久而死

蜀州紫微閣驗

蜀州唐興縣大通觀有紫微閣是開元中道士黎守冲以敕賜疋帛所造歲月深遠郎宇門殿相次摧損而此閣存焉中和年阡陌侵陷郡縣里人羅生父子素懷凶狂忽焚其閣人皆痛惜莫暇救之賊既蕩平閭里相賀於閣基之上率衆置齋當法事之際羅之父子匃食於衆中亦有憫而救者忽一人謂之曰汝於危亂之中不能自逃性命無故焚燒此閣用功巨萬古跡多年汝一旦滅之不懼神理所誅更敢於此求乞此人言訖父子二人踊身丈餘撲於地上如此五六度聲聲號叫逡巡乃死衆人看之骨肉皆散矣

成都青羊殿驗

青羊宮中和壬寅歲准敕創置己酉年臘月重園屋宇壇殿固以鼎新矣是時城外屋宇且焚且毀其殿有巨栿一條十夫之力方可舁拽忽有一官健云我能獨力舉之衆以爲笑果能擔之入城有問其買者曰此材可惜欲置於嚴真觀中答曰要支持作柴施與道士何所益遂揆斧而斫之舉刃未下忽覺臂痛投斧於地頃刻而死其隣巷同取木者云青羊老君殿衆不欲拆之此官健號令諸人下手先拆初有大蛇從座下而出此人已拉殺之功德尊像亦遭其摧損此之異死蓋神理所殺量其少壯豈人能害之耶衆皆歎之異其栿經年猶在後不知所之耳

亳州太清宮驗

亳州真源縣太清宮聖祖老君降生之宅也歷殷周至唐而九井三檜宛然常在武德中古檜再生天寶年再置宮宇其古跡自漢宣漢桓重修營葺魏太武隋文帝別授規模遷詔薛道衡爲碑以紀其事唐高祖太宗高宗

中宗睿宗明皇六聖御容列侍於老君左右兩宮二觀古檜千餘樹屋宇七百餘間有兵士五百人鎮衞宮所咸通中龐勛據徐州十道徵師招討長圍將合龐勛恐力不支久遂領徒二千餘人徑來欲奪宮所據為營壘是日避難士庶千餘家咸在宮內見黑氣自井中出良久昏曀一川老君空中應現龐勛徒黨迷失道路自相蹂踐斬水橋斷盡溺死水中逡巡開霽賊黨無孑遺矣廣明中黃巢將領徒伴欲焚其宮亦有黑霧徧川迷失行路○

○又有草賊徧地自欲凌毀太清宮迷路乃往亳州城下因圍通州城攻打彌急刺史潘稠望宮焚香以希神力救援頃之黑霧自宮中而來周繞城外腥風毒氣聞者頓仆寒雪交至寒凍異常死者十有五六初攻城之時有神兵無數銜接旛投於地中賊輩已加驚異既而城內朗晏城外風雪殺人懼此神力解圍而去尋亦散滅潘稠奏云自大寇犯關之後群兇誅殄已來大小寇逆前後一十八度欲犯太清宮或迷失道途或龍神示見終挫

兇計宮城晏然所庇護居人不知其數請移真源縣就宮安置敕有恐移縣就宮必多穢瀆縣依舊所宜准萬年例昇為赤縣仍降青詞修齋告謝也

昌明縣孟津觀驗

綿州昌明縣孟津觀在郭外隔江山頂之上殿堂崇設臺閣隆高下瞰長川低臨井落亦一邑之形勝矣太尉平陽公既剋東川創為節制焚爇之後公府闕然不欲力役疲人修飾廨署昌明鎮將竇生申狀云孟津觀去縣○

○隔江道流數少俯臨水路船筏皆通請拆觀舍及瓦作筏般載便於事機太尉持疑未決修造使亦言事急且借公府力辦可以起造却還乃許之竇生領工巧人力就觀毀拆房廊屋舍已一十八間般於江上縛筏載送其大殿及三門五聖閣瓦中皆有毒蛇下手不得竇生是日便覺腿膝疼痛似患虎風旬日之間蝕斷一腿太尉知之以其木送城北開元觀竟以不用

道教靈驗記卷之一

道教靈驗記卷之二　常二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宮觀靈驗

周真人上經堂基驗

周真人名太玄陶隱居弟子也年二十一歲得道先於隱居證位其所居即今紫陽觀處茅嶺之前平陸爽塏實爲福地堂側一片地稍高如舊屋基而無甎甓蹤跡太玄於其上植花木時見有人高冠褒衣或三或二亦有介金之士明月靜夜立於其中家有小兒名小豆纔五六歲遊戲其上逡巡有人送置庭中如是者數四而無傷損一旦問陶君說此祥異陶曰晉朝許君舊宅乃上經堂基正當其地迷作靜室爲焚香之所不可褻瀆也太玄因問上經所安之地何神明如此耶陶曰三洞寶經所在之地萬靈侍衛百神朝揖豈可不尊之耶太玄曰真經已去其地久虛而猶真靈衛之耶陶曰上經所安之地地祇守之七百年法宇之地千年正一所安之地善神護之三百年經法雖去年限未滿所以然

耳太玄遂作靜室每旦夕香燈而不敢於此室朝拜存修恐法位尚卑有冥凡之隔爾

南嶽魏夫人仙壇驗

魏夫人壇在南嶽中峰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似能轉動人多即屹然而定相傳以爲靈異往往神仙幽人遊憩其上寄雲靈氣彌覆其頂忽有衲僧十餘人負炬挾杖夜至壇所欲害侯仙姑入其居處仙姑在牀上而僧不見乃出詣壇所推壞夫人壇轟然有聲若已顛墜迴燭照之元不能動知其靈異奔迸逍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太都不過走十餘里十人同志九人爲虎噬殺一人推壇之時不同其惡遂免虎害乃以其事白於村鄉之人遠近驚異焉

洪州鐵柱驗

洪州鐵柱神仙許君所鑄也晉朝豫章有巨蛟長蛇水獸肆害於人許君與其師吳君得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制御萬精自潭州井中奮劒逐蛟出於此井君出謂吳君曰此

井之下蛟螭所穴若不鎮之每三百年一度爲民之害後來復何人制之役鬼神運鐵數百萬斤鑄於井中溢於井外數尺屹若柱焉於井之下布巨索八條以鎖地脉自是鍾陵之境無妖惑之事無墊溺之災誓之曰後人壞我柱者城池淪没江波泛溢人皆知之固不敢犯或有漁人敲柱上之鐵用墜網網所損頗甚近亦官中禁之嚴誤節制江西信誹毁之詞使人掘鐵柱將欲砕之迅霆大擊江波遽溢掘未二三尺城池震動内外驚懼誤方信之焚香告謝而止柱側道院爲其所毁近亦再修矣

廣州菖蒲觀驗

廣州菖蒲觀安期先生修真之所藥竈丹井靈溪古松爲州中遊賞之最古有觀宇歲久爲僧所侵以置禪院雖人衆同居常多驚恐之事不然則論訟毆擊亦時有殺傷有老人過之謂僧曰此仙官所居道家靈跡僧雖護持且非其類若不移去當有虎狼爲災遭其啗食矣殊不信旬月而虎暴尤甚損傷者十

餘輩掩蔽不敢言稍稍逃去時進士許三畏偶題七言長句於壁上曰本是安期燒藥處今爲達磨坐禪宮數僧梵響滿樓月深谷猿聲半夜風金磬韻停松閣逈浮雲散盡海山空我來不見修真客却得真如問遠公節度使鄭公愚因遊玆院僧徒寂寥復聞有摯獸之事及老叟之言顧見此詩喟然曰此亦志之所之也能無感動乎遂表奏改置菖蒲觀焉

青羊肆驗

成都青羊肆在正見坊羅城之外乃太上老君自終南與尹喜相別將適流沙會期之所也是歲老君自說經臺上昇入太微尹喜千日修行功成入蜀尋覓青羊肆得見老君即其地也荒涼既久曾未興修敎門雖具詳知亦無力收買於是地屬居人但有千載古松高十餘丈徑三四尺修竹荒臺巋然存矣時百姓楊玖負販於市肆買其地以居焉鄰里咸言大松之下竹林之中不可穢瀆玖亦常敬護之因晩自市歸至竹林之内見一老人

謂玫曰我此靈跡十年間有人興之爾亦不可久住我欲置一宮宇來往憩遊汝可爲之也玫云無巨力以窮困爲辭老人以杖指地曰此下有金汝取之爲我作舍板閣層欄必令周備餘以荅爾護持之心事畢遷居外郡勿多言於人也玫喜其言認取金之地而忘問其姓氏尋已不見但謂之龍神亦不知是道門靈跡掘三二尺得瓷瓶以甎覆之乃上金三四十兩取金藏之置瓶於巨松之下市材瓦作十六柱天宮一區其下自地布甎列斗栱作板閣欄干精詳如法其中一壁不敢圖形像但炭灰泥之以香案供養而已事畢乃移家彭州賣酒爲業日益富贍以其地賣與度支院官陳評事乃丙申年春也余詣陳訪其地已有此宮因問其所以陳爲余道之不二年陳隨相國高燕公下江陵其地屬隨軍蘭肇辛丑年大駕到蜀壬寅年八月獲靈甎之瑞九月十二日敕置青羊宮賜錢二百千收贖其地一千八百貫製屋宇
聖駕三幸其中丙申至此七年耳其驗昭然

時讓帝房李特立道士李無爲見夜赤光如丸跳於地上於其没處掘獲古甎一口有古篆六字云太上平中和災節度使侍中陳敬瑄行在指揮使軍容田令孜以表奏進宣示百官樸勒文字賜軍前李特立賜緋授太子校書龍州江油令李無爲賜紫衣帛有差自是明年收宮闕後年誅黃巢乙巳年駕還京師斯則太上玄祖爲中和聖孫盪冠平災之驗信矣

益州龍興觀取土驗

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面通街唯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峯者事潁川王於小蠻坊創置私第以基地卑濕乃使力役者斸觀門土牆及廣掘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亡一旦自衙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黃衣人曰爲觀中取土事要有對勘應荅之間下馬而卒其觀内有鐘臺曰靈響臺有門樓宏壯制度精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拆其鐘樓遺蹤勝賞併爲毀蕩矣頃年駕在蜀

明道大師尹嗣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言見行魯爲鬼吏所驅般運寵輿材木鐵鎖繫械晝夜不休木纔積垛又却飛去如是褳運不知何年當得息耳欲求子孫爲立觀門贖其罪子孫貧窘固不及耳

靜福山分界驗

連州靜福山觀神仙廖沖得道之所其居枕小溪有石笥奇木頗爲幽勝其孫廖神璬紹續居葺香火精虔以爲州里所重無何有僧於其鄰近置院侵觀地置倉及溷神璬除牒理之州差官吏往驗其地僧猶固執乃指觀地更欲吞侵詞欵縱橫官不能定忽聚議之次風雷暴起震霆擊碎石柱劈開陸地分別界畔倉廁基址還屬觀地之中是夕又有猛虎哮吼嚙樹斷草攫地爲跡分別僧界刺史蔣防立碣以紀其事

劉將軍取東明觀土驗

劉將軍者隸職右神策軍居近東明觀大修第宅於觀內取土築基脫墼計數千車功用既畢劉忽得疾沉綿旬日稍較忽如風狂於

其階庭之中攫土穴地指爪流血而終不已骨肉扶救之似稍歇定又須匍匐穴土似有驅迫之者時聞爲物捶擊痛楚之聲但流淚嗚咽而已問之竟無所答月餘日又沉困垂命巫醫禪術畧無徵應偶召瞽者巫云求道法救之劉素不信道未嘗有道士過其家妻子既切因詣金仙觀請符理之置符於牀前又焚數道和水飲之劉乃言曰我以無知犯恭道法取東明觀土修築私舍地司已奏天曹罰令運土填陪不知車數計我獨力般運二三百年恐未可足稍或遲怠冥官考責鞭撻極嚴辛楚無解免之日言訖嗚咽號叫若有所訴一家聞之俱爲嗟痛其妻子就東明大殿上焚香祈乞請買淨土五千車填送所穿坑處設齋告謝求賜寬赦疾乃稍定一旦又自言曰天符有敕穿掘觀土修築私家雖已陪填尚未塞責有十二年祿命並宜削奪所連累子孫即可原赦是夕遂死余按道科凡故意凌毀大道及福地靈壇殃流三世今劉生以陪填首謝罪止一身得不爲戒耶

樂温三元觀基驗

涪州樂温縣三元觀梁宋間所置獨占一峯傍臨江岸前有龍潭基址闊七八十畝猶有石像鐵碑石獅子工用精巧不同於常有李氵胤衙推者以爲宅開拓其地以爲園圃多植葱蒜貨鬻規利其家疾瘵聯綿死傷十餘口識者以福地不合穢瀆勸其悔謝殊不介意尋爲江陵府奪其地置把截營廠築垣墻制置廳宇亦甚宏麗觀側古柏貞松巨材嘉木皆被誅斫營使馬述採伐尤甚其居止寢息○頻有不安即烹殺豬雞禱祀鬼神人或勸其○護持像設覆蓋功德脩若不聞因校閲棹船戲於江上溺水而死其後營使三人皆所不利今營亦廢矣而榛蕪荒穢尊像摧殘余亦勸誘邑人再爲甃葺常伺賢儒上士以復勝跡靈墟爾觀有元始天尊像篆額八分書刻於鐵碑之上碑廣三尺長六七尺乃中書侍郎庚子山文也

李福相公修玄元觀驗

相國李福咸通元年居守東都頃常侍楚國

太夫人發願修觀事竟未就此年既爲留守亦遺忘前願矣至都三日夢青童七八人執花香前引至一山觀入山似深至觀乃平坦松柏森茂臺閣崇高若曾所遊歷入殿見天尊像貌若塑運動如生但不言頷之而已福拜乞一言天尊亦不答以手指殿外鍾樓隨手看之樓已傾矣明日到玄元觀果如所夢及迴顧鍾樓亦似傾朽因命工修之撤瓦毀垣損者多矣唯棟桁一條周迴純漆外無所傷觸之則中已空矣工人亦請別換不欲更○用舊材福令鈲（音賜切）之當中有竅長尺餘內有方木刻文曰山水誰無言元年有福重修歷示百司周問官屬莫能解之福自解之曰山水誰無言指御名也有福重修余之名也聖人垂夢指此鍾樓令之所修已叶前兆矣

韋皐令公修葛璝化驗

南康王太尉中書令韋公皐爲成都尹相國張公之愛壻而量深器大舉止簡傲不狎於俗張公奕世相家德望清貴張族皆輕侮於韋以此見薄亦未之悟也忽夢二神人謂之

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蔦璝禄食全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異日富貴無以蔦璝為忘也由是韋有千禄之志謀於其室室家促勉勵之以粧奩數十萬金資其行計至鳳翔張鎰辟為推官督隴州關守命韋權領郡事俄而朱泚亂德宗幸奉天泚遣使授韋隴州刺史韋斬其使傳首行在時車駕卒至征鎮皆未及赴難韋表既至城中犀心始固詔韋為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賊平入為金吾大將軍出鎮興元改授西川節度與張公交代既而累年蜀境大穰金帛豐積南詔內附乞為臣妾威名益重而貢賦不虧朝廷倚注戎蠻懾伏由是請許南詔置習讀院入質子學生習詩書禮樂公文翰之美冠於一時南詔得其手筆刻石以榮其國而蔦璝之事久已忘矣又夢二神人曰富貴而忘所因其何甚耶公夢覺流汗驚駭久之乃躬詣雲林炷香禱福遂命工度木揆日修崇作南宮飛閣四十間巨殿脩廊重門邃宇範金刻石知無不為支九隴租賦於

山下作屯輸貯粳粮山積匠石雲趨自製碑刋于洞門之側上搆層樓縈僮七十人以供洒掃良田五百畝以贍齋儲在鎮二十餘年封以王爵矣即本命丁卯屬蔦璝化也

果州開元觀驗

果州開元觀接郡城頗為爽塏以形勝之美選立觀額雖州使旋具結奉而制置之內猶闕大殿州司差工匠及道流將泝嘉陵江於利州上游採賣材木臨行道流工匠同夢有人云朱鳳潭中有木可以足用如此者三因聚議曰夢兆如斯必有大商貨木沿江而至可踌躇三五日以伺之或免遠適頗以為便一匠曰吾於朱鳳山下江中尋之莫不有商筏已到來否即往山下尋求潭水澄徹忽見潭底有木因使善沉者鈎求得梓木千段構成三清殿鍾樓經閣廊宇咸得周足又市甎甃壇內有黃赤色者疑其火力未足棄而不用信宿皆化為金起觀之費過於豐滿殿宇既成將塑尊像又於白鶴山觀掘地得鐵數萬斤鑄三尊鐵像僅高二丈今謂之聖像遠

近祈禱立有徵驗起觀道流何氏家代豐足今爲冑族焉至今負販之徒錐刀求利者每以三日五日必詣聖像前焚香祈祐或闕而不精信者即貿易無利貨鬻不售焉

開州新浦花林觀祥異驗

開州新浦縣花林觀者乃邑民所居之地也其家巨富門枕江岸開元年中民家晨起聞異香滿庭光景朗徹紫氣連之四面瀰漫數里其庭除及江上皆奇花異木水心紅白蓮花爛皆尺餘不窮其數神仙往來鸞鶴飛翥移時方散邑中人只聞異香不覩花木神仙靈鶴之事因以上聞以其宅爲觀仍以花林爲名及創天尊之殿則異香光景之瑞如初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二 常二

道教靈驗記卷之三 四冊 常三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宮觀靈驗

剡縣白鶴觀蝗蟲不侵驗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剡川有二莊其東爲金庭觀西爲白鶴觀相去七十餘里金庭則王氏子孫百餘戶居焉有禿筆塚墨池劒匣並在白鶴即太宗飛帛書額爲州縣所寶觀之水田周迴於觀側咸通秋中蝗蟲害稼江浙彌甚里閭田畝之間相聚驅之或震鼙革擊銅器簸綠纈之衣晝以及夕忘其寢味驚呼斥逐猶不能免其害或集於田中雖千畝之廣頃苗巨穗頃刻皆盡觀田有與居人之封畛相接者有溝塍相隔者屈曲縈紆犬牙相半民田皆盡殆無孑遺觀田豐衍倍於常歲其有植根於觀地之中垂秀民田之內蟲亦不食時俗以爲偶然爾洎明年地蝻傷稼所害尤廣而觀田復無所侵邑人乃爇香潔齋上報玄德矣

明州大寶觀山水不侵驗

明州大寶觀明皇賜額居龍潭之下前有溪澗觀居平林之中暑雨積甚則泥潦爲患大中初忽暴雨迅雷溪潭泛溢壞林摧岸將及殿宇泥波鼓怒濁浪如山勢不可遏流至觀則十步以來殿中陰雲勃興大風振發吹激水勢蹴過前溪之中迴視地形高涌波上鐘樓大殿屹在林表自此觀基高顯爽塏無復霖潦泥塗之患矣

金州盤龍觀野火不侵驗

○金州界甲口有古觀其名盤龍層壇危殿功頗宏壯迴廊房宇亦二十餘間常無道流時○有遊僧棲止殿捿荒徑叢薈極深中和年駕駐蜀川都城未復郡控諸谷觀當要衝戶口流移人烟曠絕忽寒風勁燒飛焰四山衝飆怒勢燎及簷隙巨木爲燼曾不斯須繞壇茅

棘亦無遺者唯古殿廊屋巋然皆存四壁之上都無塵煤之跡火滅之後數日方有行人見之深入谷中訊諸父老不知所撲滅者何人也所焚燎者何時也相與視之大駭曰此谷中千戈之前人戶比屋頃值離亂本寬諸

山鷙毒伏藏蹊路僅絕固無居人助熾巨焰矣假使人力所救當有撲滅之跡今則周爇壇庭深達階陀非人力之所能蓋真靈保持神明嚴衛耳自是諸溪僑寓及山谷居人感其靈應相率締葺焉

東川置太一觀驗

中和年駐蹕全蜀尋勉上京東川節度使楊師立稱兵內侮封壤咫尺寇週行朝有軫於聖念命成都大將高仁厚帥土客諸軍討平○之時三蜀久安公私豐贍糇粮山積雖城壘之小可以力抗王師累月而後拔其首爲醜○孽驅迫朋慝咲乞不能捨亡圖存轉禍爲福者或交鋒勦戮或乘勝誅鋤殺傷衆矣委尸草莽棄骨溝隍固亦多矣凱還之後常聞鬼哭之音昏暝即興陰曀尤甚亦有見怪於鄽

閈呼嘯於道途居人感之相與驚懼時朝廷酬賞俾仁厚節制東川撫安疲瘵仁厚乃於中軍舊寨造太一萬勝觀焉殿宇既成夜哭之聲息矣塑玄元太一之像已畢仁厚夢黑雲如蓋冠覆山頂俄而變爲五色煙霧中有

絲竹之聲山下之人男女老幼皆隨煙霧騰躍而散自是光怪遂絶閭井頓安

均州白鶴觀野火自滅驗

均州鄖鄉縣南川中涉漢江入川十里許得白鶴觀却倚横山俯窺平陸林麓幽翳臺殿崇高亦佳致也古老云天皇大帝封禪東嶽鶴集於封壇之上敕天下置觀以白鶴爲名有馮逸人開元中棲息焚修進道於此一旦解形而去及裹漢寓書與其門人鄉里知其得道塑像存焉咸通末以久無道流住持屋宇頹圮三門古殿與廊廡連接纔二十許間外無垣墻徧蒙蒿篠忽爲野火焱焰迴風激衝直至簷砌之下里人望之驚奔來救俄於簷霤之内迸水懸流沃滅其火而晴景不改風雨不施化水祛災緊乃神力矣乾符巳亥歲因遊訪靈跡觀亦儼然有老叟話茲靈應書紀其祥異題於殿壁是歲老叟亦將議葺修焉

安邑崔相夢潜丘臺觀驗

北都潜丘臺有古觀焉像設精嚴樓臺宏麗

地形顯敞迥出於都城之中制創多年久無崇葺風號雨漬日以傾摧相國崔公彦昭嘗夢野步尋幽至古臺之下翹首仰望其上有紫氣氤氳祥光四照無登躡之路良久復聆天樂茹蕭之音尋訪之意彌切但四隅斗絶咫尺萬里忽前有金橋如梯層級寛博遂攀梯而上中路三四級板闕欄摧躋攀不得即見巨手金色引指而接之公握指未安巳登臺上矣徘徊四顧唯古殿欲摧荒壇蕪没歎嗟數四復到天尊之前認金橋乃座前之橋耳金手乃天尊之手耳不復聞天樂之聲亦絶紫氣之象因言曰豈天尊有所付囑耶何變化如此也天尊忽言曰子即居此地無忘摧殘也俄而驚覺旬日受北都留守到鎮朞月怳怳然似有所失似有所疑因命駕縱遊用攄其志聞潜丘臺不遠造而覩焉唯古殿摧殘深草堙翳乃瞻拜天尊見儀像侍衛宛若昔所遊覩徐視座前金橋在焉欄折板斷矣復睨金臂及指皆醒然頓寤即前之所夢也施俸金募工役革故之弊鼎新其宇樓殿

之且久惜其古制增修而已其餘垣墻廊宇壇庭門房圖繢丹艧赭堊金翠靡不畢備焉締構之功香花之獻鬱爲一時之盛也

劉瞻相夢江陵真符玉芝觀驗

相國劉公瞻南遷交阯道過江陵既登扁舟將欲解纜迴首道左見像設甚嚴而朽殿傾圮問其名即真符玉芝觀也入門昇階拜手潛祝是夕舟中夢青童前導登大山之上松徑逶迤崖巘奇秀芳芝幽草好爲靈花爍然在目行一里許見元始天尊坐寶花座上瞻仰睟容乃玉芝殿中天尊也拜祝曰其得罪聖朝竄逐且遠非敢有怨但祈生還爾天尊曰爾之青簡列於方諸矣何憂於世難乎再居相位而後得道自此齋一旬戒三日則蠻陬瘴海魑魅之鄉無所憚矣辰未巳午與子爲期也自是劉公南征至湖嶺間所在藩方遺問相繼旋得金帛寘信於荊帥特創天尊殿齋廳廊宇選精介焚修之士以居之於是再徵入掌鈞軸洎厭俗棄世果符夢中之言歲辰亦無爽矣

李蔚相修汴州玉芝觀驗

李相國蔚擁旄汴州兼太清宮使每翹心玄關思真念道一夕夢野步郊外叢薄間見奇光五色中有天尊像佰光半缺手握玉芝芝狀如白蓮花而圓莖條細芝有八秀歷歷詳記注于心目翌日因送賓出郊顧見有道像暴露問其所即玉芝觀也相國異之迴鑣而禮謁莎莠盈庭蕭蒿成路披榛而後進所覩尊像與夢同焉雖不握玉芝而名與夢協遂廣加崇飾爲巨殿森沉飛甍煌赫齋宮講肆月牖霜壇前闢通街北臨鄆郭爲藩方之壯觀焉噫開元皇帝尊祖奉先耽玄味道精誠上徹禎貺下通得真符於靈峯產玉芝於內殿因敕大鎮重地置觀以真符玉芝爲名封太白山爲靈應公改華陽爲真符縣上瑞已彰於昔日嘉徵復顯於茲辰所以相國名臣皆符吉夢夷門諸宮之完葺自非大道應靈其孰能與於此乎

鄭畋相國修通聖觀驗

寧州真寧縣通聖觀即開元皇帝夢二十七

真得刻石真像之所四也歲祀寖深旋已摧毀邊徼素寡道流繕修之事固已曠絶矣相國司空鄭公畋登庸之年偶嘗遊禮賦詩三十韻以紀其故實亦冥祝曰異日官達必冀增修洎入掌絲綸尊居鈞軸萬幾少暇前願都忘一夕夢遊洞府之中羣仙賓翫奏鈞天廣樂以恣嬉遊俄而幢節羽衞自天而下使者一人吟曰太上有命徵還上清於是羣仙或控鳴鶴或駕飛龍騰躍而去相國亦欲振袂騫飛一仙人迴首笑曰弟畢真寧之願然後可此來爾既覺醒憶真寧修觀之事乃輟鼎食之資爲締構之費邠帥李尚書侃命都校以董其事十旬而靈觀鼎新矣相國嘗話斯夢以爲洞天者羅川之洞也羣仙者二十七真也驚其忽忘懋此巨功信大道之明徵矣

段相國修仙都觀驗

忠州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前漢真人王方平後漢真人陰長生得道昇天之所藏沒既久基址僅存晉代高先生首爲崇構太元中

姚泓再加繕飾其後毀隋共葺國朝繼修華閣翔虛丹簷照日黔判梓蜀元戎重臣或弭棹登臨必命修葺相國鄒平段文昌旅寓之年遭迴峽內時因登洞炷香稽首祝於二真曰茍使官達粗脫棲遲必有嚴飾之報自是不十歲擁旄江陵視事之夕已注念及此俄夢二真仙若平生密友引公登江渚之山及頂乃陰君洞門矣二真亦不復見翌日施一月俸錢修觀宇一月俸爲常住本錢常俾繕完以答靈貺矣

盩厔縣樓觀驗

樓觀者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在京兆盩厔縣神就鄉聞仙里居終南之陰觀內有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所置殿宇及秦始皇昇跡尹喜靈井老君芝草樹昇天臺晉宋謁板秦漢銘記歷代存焉大唐將受命義師起於河東觀內有赤光屬天者六七夜廣明庚子冠犯長安觀中有光如義寧之歲近軍駕幸鳳翔盩厔將陷觀中復有光景之異由是避難士庶多投觀中靈跡巋然人莫敢犯高祖時

賜號宗聖觀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三

道教靈驗記卷之四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尊像靈驗

南平丹竈臺金銅像驗

丹竈臺在渝州南平縣南界南平即古江州也湘東王曾領其地陶隱居鍊丹於此臺有石階古壇基址猶在臺側山上石龕中有金銅像皆天尊道君老君真人之形大者三二尺小者八九寸雖無風雨飄漬且年祀久遠而金色鑠人精光奪目製作精巧異於常工既重且潔皆疑其真金也古老相傳取者必有神理所責故無人敢侵縣吏文才者巡行鄉里知而取之潛有鎔鍛之意既取三四軀將到家忽自捽其頭匍匐階下曰實起惡意欲損害功德又如鞭捶痛楚之聲舉身自撲耳鼻流血乃謂其子曰速將功德送於本處戒後來子孫大道威靈不可輒犯其子孫數歲立在其前文才指之曰此兒可令名畏道言訖而死視其形已爛壞靡碎矣至今鄉里相傳永以為戒衆像皆在無敢犯者里人不

知呼爲佛子龕爾

蜀州天尊碑驗

蜀州天尊碑册制置年代云營使楊叔覬好善畏慎之人也因營中早起見空中有天尊影在雲氣中纔見半身而已去地丈餘儼相燦然上有焰光寶繖良久乃隱如此日日見之問左右即無覩者叔覬因思之此下恐有尊像藏在地中託以他事乃穿阬出土深丈餘得古碑有天尊像一如所見自膝已下碑已折矣更左右穿斸尋求亦不能得洗拭焚香置於淨所每祝之曰但更得餘碑即送紫極宮供養別加粉飾月餘夢曰吾足在北三十餘步礪石是也汝能全而安之可加二十年壽脫今歲死災既而自所得碑處直北三十步有一片石數寸出土上人用礪刀遽令掘之果折碑矣洗而勘之屈曲相契遂加金彩裝瑩立於紫極宮是冬遽病月餘自此二十年乃卒二十年間衣食豐贍家無疾苦焉

唐興堰石天尊驗

唐興堰𤳆渠小堰也在縣西南十里許鄉人每冬修葺以備春耕功用極至而水至即潰莫知其故也忽寓夢於堰長曰我聖人之像萬國所尊鄉人無知用以堰水靈官所責其人今已死矣汝能出之堰可成也明日告衆人持鍤求焉果於堰底見一方石掘而出之乃是天尊像倒在土中久爲浸漬而頭冠金色鬚髮紺緑皆無所傷里人葺室以事香火祈禱甚靈堰亦自此無損矣

常道觀鐵天尊驗

常道觀鐵天尊鎔範精妙儀相炳然高三尺餘久置於南廊之下金彩銷剥左手一指已損邑人費和臥疾半年日以羸銷醫藥巫祝不能致良忽夢一道士年可四十餘著舊山水帔拳其左手而謂之曰我住在山中姓樂天下之人皆貴重我而山中人少衣服欲弊左手指痛汝爲我理之當令汝所疾立愈年命延益汝今歲算盡若早見我可加得十年和令人入山求訪姓樂尊師數日不得乃自力疾上山覺心神輕朗因徧於功德前炷香乃見南廊鐵天尊與夢無異衣帔暗剥驗其

左手一指少損因發願葺修宿於山中設齋慶祝三日而所疾平復歷問道流不知天尊之姓後有引思微定志經說樂靜信證果爲元始天尊之事契其言矣己亥年夢至庚戌年冬賫和亡卒

木文天尊驗

木文天尊者開元十七年蜀州新津縣新興居寺四月八日設大齋聚食之次有一道流後至就衆中坐衆人輕侮之不與設食齋畢道流起入佛殿中良久不出人皆異之爭入殿尋求無復蹤跡忽見道流隱形在殿柱中隱隱分明以刀斧削之益加精好其像於殿柱中自然而見高三尺五寸以來雲冠霞衣執手爐寶香右手炷香於煙上冠中有鳥如鸞鶴形足下方頭履履下逆花花後荷葉上有神龜之形左肘後有雲片逆焰光中有青龍之首右肩之前有虎形迴顧於左此外周身火焰如太一天尊眉髯鬢鬚細於圖畫自外繞身有雲葉天花一十二處頭光之上有大花如蓋以蔭其身長史張敬忠具以上聞

初內官林昭隱就川迎取像柱令作寶輿好堅安至京進於內殿上躬親禮謁三日大齋訖令衛尉寺於東明觀陳設宣送天尊就觀安置大開道場許臣庶瞻禮仍令兩街大觀各處作道場七日是時僧等上表抗論云寺中示見必是維摩詰之像非關道門所有上令宣示曰朕觀像柱之上是天尊之冠非維摩詰巾也僧等既慚於妄奏乃雇有力之士使於東明觀道場中竊之既供養數日人心怠倦力士夜於道場中抱取像柱以絹繩繫縛負之而行出觀院之外歷街坊極遠約十餘坊力疲而坐歇須臾既曉只在道場之前衆遂擒之訊其所以乃西明寺僧召募三十人令其竊取像柱具事密奏明皇不令尋究收像柱於大內其後模寫絹本宣賜諸道及宰臣焉

什邡縣興道觀鐵像天尊驗

漢州什邡縣鐵像天尊高丈二三俗謂之烏金像元在金堂峽中崖壁之下大水石摧像乃露現或浮於水上出五六尺其側即昌利

化也道衆焚香備旛花迎引尋即沉隱不見稍晴又泛泛而出昌利三迎之皆不可致明年夏大水泛濫乃泝流至什邡興道觀後水脉甚小不知其所來之由邑人迎引上岸初只百人引拽已及平地欲置於大殿之中數百人挽之竟不能動因構堂以蓋之至今頻經亂離雖堂宇盡焚此像不損

洪州信果觀木天尊驗

洪州信果觀木像天尊即古跡豫章木之所雕也其觀亦在豫章舊跡古老相傳頗有靈○應洪州閭井沃壤戶口殷繁多水居戶以竹○木作筏結竹舍於其上至於陸居之家亦以竹瓦蓋屋每風浪鼓擊竹木相摩自然火出火燭之患無歲無之信果觀在要鬧之所每有失火止於觀之四隅尋即滅矣或反風拒焰或密雨交至未嘗有焚灼之害觀側之人有火之時常見黑氣從天尊殿上而起立爲蒙霧周蓋觀宇由是火不能燒一郡之人謂之火不燒觀其像至今猶在

彭州三台觀鐵天尊驗

彭州濛陽縣三台觀鐵像天尊則天朝鄉人衆力所鑄鎔範之日作大齋有紫雲如蓋覆於爐上中有三星光明皎潔日爲之曈瑞鶴十餘隻飛翔空中其匠廖元立喜曰我曾鑄三處天尊皆有異應陽安開元觀天尊有三鶴下繞其爐梓州玄德觀天尊有紫光五色焰從爐中出今此天尊靈應最多相好必當圓備既成之後累有感通郡邑之人歸依如市疾苦祈願者立愈小有數竊失物者焚香祈告賊即立敗由是井邑鄉里無有小盜皆○畏其靈驗矣近者以觀爲營頗損良馬人多○輕侮聖跡猶未爲意矣

青城山丈人真君驗

青城山丈人真君像冠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感夢乃夾紵製像送於山中自天國祠宇移觀於今所蓋取春秋祭山去縣稍近以天國太深故也數十年金冠之色宛如新製有村人無知以賦稅所迫徵促鞭箠一夕走投觀中齋三數錢神香於真君前燒香告以

官税所切累遭杖責乞真君頭冠賣以充税因忽夢見真君謂之曰我頭上冠非是純金乃金箔耳賣無所直汝或得金亦爲官中所責損汝性命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錢碑傍木葉下可以取之官税之外資汝家產此人禮敬致謝出山得錢租税既畢家亦漸富自是每月送香油觀中至今真君頭冠低俯向前傳云令此人看驗冠非純金所以然矣

雲頂山鐵天尊驗

○雲頂山鐵像天尊高三四尺亦是則天朝濛○陽匠人廖元立所鑄其山本是仙居觀有兩處洞門及盧照隣碑近無道士住持爲僧徒所奪爲寺碑及洞穴亦已掩蔽摧損惟天尊一軀每有僧徒創意欲毀之立有禍患捶擊不壞鎚鍛不傷僧徒託言山神有靈掩閉天尊之驗遠近莫能知之廖元立初鑄天尊之時有紫雲如城其上吐五色氣以捧於日衆共瞻禮忽有靈鶴數隻引一大鳥翼廣丈餘通身赤色其形如鳳衆鶴純繞盤旋嘹唳相

應大鳥飛勢迅疾徑入鑪中衆方驚異即有火焰高三五十丈其聲如雷邐迤屬天迸散流溢直遍山上衆人奔駭但聞異香之氣彌日方歇既鑄成天尊儀相奇妙四方禱請立蒙福祐靈驗如此豈常凡之意可以毀傷哉

洵陽望仙觀天尊驗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古跡所造極多靈應縣境之人有論訟難理之事公私攘竊之徒但焚香披陳即有響答有隱情誣蔽者即夜有神人詣門喚之遽令對會被喚者見宮○○闕官署在大殿之後別有樓閣十餘間兩面廊下列曹吏鞫勘一如人間官府矣故有匿情狡蠹黨惡朋姦者亦見送於獄中送獄者於此即死對會者俱具情狀即復放還由是境内畏威各洗心改過而爲善矣其邑中走失猫犬巨細論訟陳狀於殿壁之上動盈百幅矣至今常然

蘇鍇偷尊像驗

蘇鍇常州無錫人也貧而好酒日日須醉家產既盡遊寓於他方至衡州偷觀中法物及

銅錫功德貨賣沽酒永嘉二年八月入觀中擬揀銅像之次迷悶叫喚人皆聞之衆見倒在殿門之側道流扶於階上方能言曰其欲取銅像偷賣見有金甲神將數人以戈向之將欲斬刺乃叫乞命爾道流哀而捨之自此風癩人皆惡見道士梅有方聞其所說爲作靈寶齋拜章懺謝眉鬚再生平復如故鵠感此恩捨身爲洞靈觀行者終身持經不復飲酒年七十餘方死

道教靈驗記卷之四

道教靈驗記卷之五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尊像靈驗

張仁表太一天尊驗

左街道士張仁表辨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道機譽答抗敵折衝莫能當之也而所履浮誕未嘗有由衷之言及於儕友陰躁詭妄人多薄之因疾作逾月醫不能救夢爲司命所攝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之擒寇素姦爾寬匿無所縻束將去歷荒徑曠原皆荊棘之地牽頓昇曳其速如飛衣冒蒺棘肉碎苦刺苦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遥見黑城上有煙焰漸近視之乃鐵城也雉關衞門守陴抗敵皆獸頭人身蛇臂之士或四口八目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劍鋒眞世之所畫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瓊臺玉樓金殿非常目所覩頃異於冥關之中行四五里一無所覩徐問所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所見不同或答曰此太一天尊宮耳過此方到本司仁表聞太一之名忽記得平常講說之處

多勸人念太一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之宮何可不念即高聲念太一救苦天尊十餘聲牽頓者皆笑曰臨渴穿井事同噬臍胡可得也既聞衆笑不阻其念更唱十餘聲其詞哀楚其音悲切亦淚下沾衣如是忽有赤光照其左右牽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中顧盻四方山川明媚雲物閑暇頃之天尊與侍從千餘人現其前矣仁表禮謁悲咽叩搏稽顙述平生之過願乞懺悔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火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光中鋒鋩外射如千萬鎗劍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霧赤寶花照曜八極真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一四十六神自領隊仗亦侍左右雲車羽蓋徧滿空中天尊謂仁表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中口過尤甚一人妄說萬人妄行妄說之人首當其罪汝之三業罪無不為吾不救護永淪幽苦汝壽命已盡不當復還今赦汝七年誘化於世

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為趣善之要宜急行之即使童子引還疾已瘳矣數日後以己之財帛於肅明觀畫天尊之像來洛闗外畿輔之間傳寫其本徧令開悟仁表曰出城於春明門外見叢棘之中如曾行之處視棘刺之末有所罥掛衣線紫縷及棘上微有血痕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七年而終

袁逢太一天尊驗

袁逢峽中人也崇好至道嘗於仙都觀得太一天尊像焚修奉事泝峽入蜀江波所溺逢念太一救苦天尊百餘聲見赤光自水面亘天不知丈尺之度光中見天尊通身青衣良久乃隱波浪亦定舟舸無虞同侶云逢所乘之舟於濆漩中廻旋數帀衆疑傷損皆為驚焉忽有赤光照船乃安定衆人但見赤光之異及安靜之事不見天尊唯袁逢隨念得見爾

李邵太一天尊驗

李邵者為葭萌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素不在京國忽因參選入京稅居於三洞觀側

客院之中偶見其家巨婢自隣居而出熟視之果其婢小玉也以名呼之歛袵而至問其故即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暫出買物逡巡即迴迴即與報娘子矣郘待之食頃方至買果實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久延郘相見所居兩間自有庭除少許既見敘存沒之事或泣或悲而頻令小玉看時節久之小玉報云來矣顔色憔悴語聲哽咽揖郘請去郘未出門有一少年張蓋而入郘忽遽避之小玉即引於簾後且立其妻出迎少年拜亦不顧擲蓋於地化爲大鑊水滿火起煙焰蓬勃少時即沸少年去大帽即牛頭神人也持叉立於鑊前以叉叉其妻拋於鑊中號叫痛楚不久即爛骨肉分張尋亦火滅以叉挑其骨排於庭中張蓋而去其妻身復舊蘇而徐起泣謂郘曰平生罪業合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日如此痛苦難言郘見變化苦楚亦深自悲歎問其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德救拔不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爲功德相託爾此處隣里有受苦者畫太一天尊

一身便得免罪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離苦之望矣郘於三洞觀中訪太一天尊之像殿上即有古本剥落厚以金帛召良工畫之亦就觀設齋醮表祝只三日內事事周畢郘自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其所止已空屋耳留託隣母深荷太一功德已得解脫往生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玉俱去也郘每勸人作太一天尊像其福報可以立待矣

孫靜真救苦天尊驗

咸通庚寅歳海風翻浪漂浸江浙溺陷居人明越蘇杭尤甚水災既退因疫疾作焉所患之家十口不存一二至於無人瘞埋投尸於水浮泛江河中蛆蟻累月孫靜真家兄弟精勤世奉救苦天尊香火其家五十餘口不爲災癘所侵郭外有莊戶三十餘家已數戶臥疾此疾既作親戚隣里不相往來靜真聞之於其家靜堂之內焚香祈祝以求保護是夕夢救苦天尊自堂中飛出冉冉乘空向西而去及明焚香之時已失救苦天尊幀像數日

莊戶云其夜忽有異香光明似聞鍾磬之響圍頭王立起出亭子中檢校見亭內如有燈燭進前看之見有似人移閤子中立案當亭子中間壁前案邊有救苦天尊幀前有香鑪灰火未滅光照亭內如燈燭之明疾患者一十七戶皆聞香氣並見天尊執柳枝水挽到其家水灑病人當夜一時平復不知此幀從何而來驗是靜堂內飛去矣又有異香光明之事遂於其莊設大齋謝恩置道堂畫像常令人戶旦夕供養刺史黎郁聞其徵異助送香花亦畫太一天尊像以修奉焉

啓靈觀天尊驗

秦州啓靈觀者昔老君與尹喜將適流沙駐駕之所自天竺迴幽演大道亦栖止焉故其地有伯陽川幽王之時老君猶居其處幽王荒淫不可以佐道德尊大國人仰之號爲伯陽父古有祠宇國朝爲啓靈觀山谷迥遠自相國高燕公爲防禦使葺修之後久無人居大寇犯闕車駕在蜀避地僧三十餘人寓止觀內晝則遊食村落夜宿其間欲壞天尊像

以其殿爲禪堂衆議累日持疑未決一僧唱言曰此是老君古跡但存老子一堂天尊土塑去之有何不可率先毀其座忽有大黑蛇現于座側長十餘丈吹毒噓氣逡巡瞟衆乃奔走風雷隨之迸諸林野傷者四五人率先者殞於山外節度使景端侍中聞之命工增葺度道士張法相以居之巨蛇往往亦出鄉里咸見之無所傷害焉

白鶴廟茅君像驗

茅山三茅君像即漢朝所塑也大茅君名盈字叔申得道於華陽爲司命君賜九錫文主吳越生死之籍理金壇句曲之洞華陽之天弟固及衷年已衰暮棄官尋兄亦皆得道居于洞中每年三月十八日三君皆乘白鶴現於三峯之上故有大茅峯中茅峯小茅峯焉鄉里祠之置廟於山上號曰白鶴廟室宇塑像已千餘年符驗光靈累代彰顯咸通中有劉至孝者既冠之年喪其父母禮制雖畢而不易其服不衣絲緜顧終身麻衣而已其後來往住廟中入道修奉勤瘁數年因修大殿

工人於殿前海石榴花下見物如桃以其臘月非有桃之時擘而無核棄之至孝聞桃香取而食焉味與桃無異是日晚又於前處得物如拳外青緑内紅赤與前氣味無異又食之明日又於舊處得物如掌而有五指背如桃色掌中亦紅其香如桃味益珍美亦食之自是不復飲食精修香燈超然有出世之志殿宇既畢遂遊名嶽諸山雲水而去

合州慶林觀尊像驗

合州慶林觀多年摧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雨滴太上尊容刺史楊師謨夢太上示見而左目有淚痕乃巡謁諸觀朝禮功德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有漏滴之痕宛若垂淚因剗薙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重門邃宇壯麗華盛冠絶一時既畢復夢太上謂之曰子以崇葺之功上簡玄府當作十郡矣其後師謨累典符節日深渥恩凡一十一郡享壽九十焉大中年間卒

蜀中唐興縣芝草天尊驗

蜀州唐興縣 天寶六年丁亥甘露鄉百姓鮮

隱忠地内柘樹之上忽然生芝草一莖自然成天尊之像眉目鬚髮冠簪衣帔裙屐手足一一詳備圖繢莫及時採訪使郭虛己夢唐興之邑有雲物之異翌日果聞芝草之應命縣令崔光遠入京進獻宣示中外編於史冊隱忠度爲大通觀道士賜名靈應光遠拜爲鴻臚丞賜之朱紱焉

唐興縣天尊現驗

唐興縣天寶七年戊子安樂鄉人楊寳家樹上生靈芝亦成天尊之像形相周備而作金色有愚人欲觸而除之雷雨大至晝日昏曀益州命縣令立子遊詣闕上進宣示中外編入國史子遊賜衣一襲絹三十匹楊寳賜絹三十匹特蠲邑役焉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驗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晉義熙元年乙巳建至後周末摧殘菫存基址武德中邑人白細因過其地遇一道士乘青驢自天而下示觀基之内盤迴指畫良久昇天呂細與花仲良同受其教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崇微閣

高八十餘尺尤為宏壯太尉南康王韋皐再加修飾焉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尊一十三身各高一丈三尺每至齋月吉辰鐘或白鳴夜有神燈晝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焉

梓州飛烏白鵶觀驗 常四

梓州飛烏縣太陽山白鵶觀居鎮縣之間頗有形勝有古跡鐵天尊一軀高丈餘士士老相傳甚彰靈驗道士許上善居焉光化中兩川用軍所在土團聚結有景義全者糾率數千人握衆願望雄據縣邑暴橫彌甚僧黨欲毀除觀宇因矯謂義全曰太陽山是此縣福地全利鎮中緣有觀舍鐵像壓却岡脉此鎮無由興盛若除得鐵像及觀明公即受符竹節鉞世世榮貴可以立待矣景生庸愚貪毒聞之欣然夜令節級數人殺許道士一家六七口焚其屋室節級輩推壞天尊像堅然如山勢不可動又懼兇帥所怒以力排之終莫能損逡巡諸輩皆身手痛楚殆欲殞斃相與竊議召白衣師醮謝祈乞復立舍宇供養此像

然後疾愈景生父子然朝廷授官亦不果赴任竟以兇横為梓帥平原公屠其家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五 常四

道教靈驗記卷之六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老君靈驗

蜀州壁畫老君驗

蜀州紫極宮東軒廊下有畫老君一尊年深而彩色鮮瑩金碧如新郡人祈福每有徵應時任從海監州領資州兇頭軍在宮中屯駐衆人戲弄弓箭之際有一官健把弓箭告衆曰我射老君前横金一條若中即衆人爲我置酒人或止之曰横金是老君曲几也正當功德必不可輒射言未訖而射之箭勢徑去到老君前有物攀迴中於階下楠木樹上其聲震烈如動弩焉纔箭中樹官健已死衆人扶持救之心前血流不絶

京光天觀黒髭老君驗

黒髭老君在京右街務本坊光天觀東聖祖院夾紵所作功用精能相好周圓常作所不可及日月角隆起身長丈五六餘左右侍立有玉童玉女十二人真人八身金剛力士神王各四身兩壁畫金甲神王各八人天樂各

一部老君黒髭山水帔黄金九鳳冠凭机而坐帳幄嚴備不知所置年月亦不知所製之由也代宗皇帝嘗夢爲二青童所召云聖祖命皇帝從遊四海之外夢中隨二童至老君所帝著絳紗衣平天冠執圭立於老君之後遊十洲三島六合四極海嶽山川無不備到歷歷記之隊從儀衛一無遺忘既覺命畫工圖之宣示京師求訪其像於光天所驗部仗人物一與所夢同焉敕塑御容乗五色雲立從於老君之後選高德道士七人焚修住持内庫及度支別給服用齋廚刻石以紀其瑞焉

終南山玉像老君驗

終南山盩厔界樓觀谷中玉像老君高三尺五寸白玉所琢不知何年代藏於山中開元年間玄宗皇帝夢聖祖真像乗雲冉冉而下至帝之前帝驚起禮謁聖祖曰吾在終南之陰久矣不久當於興慶與汝相見言訖乃隱詔内臣與道士就終南山尋訪累日不獲因設醮告祈忽見谷中有紫雲如蓋蓊鬱而起

尋其起處掘未盈丈已得玉琢真容驛表上奏明皇即於興慶宮大同殿備法物羽儀百官迎引祥風入律瑞雲如蓋帝親捧接朝拜置於大同殿中以白玉爲座衆寶龕帳莊嚴護持爲四海生靈日夕焚香祈福其後於壓上夜見神光兩條視光出處有兩點如酥信宿之間結爲玉芝兩莖各長四寸是時太白山又獲瑞符因宣示百官大赦天下改函陽縣爲真符縣諸節度大鎮置真符玉芝二觀封太白山爲靈應山金星洞爲嘉祥洞劉同昇爲碑文立於樓觀焉

玉局化玉像老君驗

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内往往夜中有光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如煙衆人瞻之以爲有寶器之物撈摝求訪又無所見時明皇幸蜀夢有聖祖真容在江水之内果有人因見神光夜於光處得玉像老君以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其相圓明殆非人工所製駕迴留鎮太清宮其光見處號爲聖容壩亦是玉女壩金沙泉古跡連接矣

玉像老君自近年以來不知所在

閬州石壁成紋自然老君驗

閬州石壁自然石文老君像中書舍人高元裕謫授閬州刺史是歲大旱元裕禱祈山川祠廟無不周詣忽於玉臺觀前瞻望山東叢林之上見有紫氣披榛徑往果有嵌寶懸泉在峭巖之曲喬木之下有石壁奇文自然老君之狀前有玉童襃袖捧罏雙髻高束後有神王之形恭若聽命元裕焚香叩祈以崇葺爲請而還未及州甘雨大霔聯綿兩夕遠近告足乃翦薙蕪别創爲齋宮立碑銘以紀其事於懸泉之下堰爲方塘注爲流杯曲水之池雜植花果松竹遽成勝賞光啓年大駕還京光庭奏置玄元觀寵詔襃允至今郡中水旱祈祝靈驗益彰矣

蜀州鐵老君驗

蜀州紫極宮鐵像老君高五尺餘古所製作不知年代亂離之時大殿焚毁巨木爭摧老君儀相不傷金彩如舊郡人共稱靈應官未興置移老君於舊壇之上以竹瓦覆之未有

門牆亦無紗牕遮護主宮道士胡師虔家在唐興時來檢校見老君胸襟之上有人題錢老君之祠師虔以水洗拭猶微有蹤跡忽見一僧携油香於老君前禮拜叩頭懺悔泣而有請杯筊擲之三二十擲終無吉應問其故云後學小僧愚意題老君胸上毀謗大聖因成重疾一日三度為神靈考打骨肉糜碎性命恐在旦夕對答之詞具述此過懇求懺謝而未蒙教應又焚香告擲竟亦不得是夕歸還小僧已卒矣

○三泉黑水老君驗

興元三泉縣黑水老君天寶年中明皇幸蜀親見老君降見於崖石之上下馬禮謁訖乃勑所司示以所見之狀塑於見所綿歷歲年累有靈應危亭摧毀榛莽交侵時僖宗大駕還京先庭獲備邑衛以其年二月十五日降聖節日奏請皇帝躬拜捻香奏置為中興宮增修聖跡節度司尋便准敕崇葺旋屬海內多事復已荒涼時于均為三泉令素亦躭味玄理歸誠正真躬往焚香者數矣一旦有兇

黨十餘人來據老君堂內剽剥行旅侵劫道途被劫者驚恐亦奔投老君堂側草中潛伏逡巡見羣賊挺刃荷戈搬運所得財物入于堂中俄有巨蛇自座下而出電目血舌吐氣如煙噬殺三輩餘黨棄四奔迸顛仆而死者又二三人草中潛伏者熟覩其異亦恐蛇威未敢遽出頃之被盜之人相次皆至云路中有報云羣賊盡已散去速於老君堂中收認財帛相率而來亦不知所報者何人也自是行路所傳無復冠賊巨蛇亦不復見

○昌明縣靈集觀鐵老君驗

昌明縣靈集觀鐵像白馬老君高丈餘觀在郭外扃鐍不嚴有興教市鑄冶鐵工父子二人夜入觀中欲毀鐵像以益其鎔鑄二童子已搥毀將去是夜老君自移至安期觀三門之外約行四五里道士開門見之移置於大殿之上六十餘人方能共舉兩觀與邑中驚異其事莫知所移之由旬日有鐵冶人來方說冶匠父子二人偷得古鐵童子碎於鑪中鼓鞴之際鐵液兩條自鑪中涌溢而出勢如

迅雷各長丈餘燒殺父子二人既而驗其所碎知是白馬老君童子爾老君像至今只在安期觀大殿之內

駱全嗣遇老君驗

昆明池使駱全嗣黃巢犯闕宮城失守南北紛擾中外倉惶全嗣其日偶在私第忽有官司報云諸司使並宣令入內單騎徑往至興安門門已閉矣東馳望仙門人相蹂踐馬不可進或聞人言駕已西去矣復還其家骨肉百餘口亦已奔散獨心計曰骨肉此行必有人力部署唯聖上巡省臣下且合扈從我不可以骨肉爲憂且徑求大駕所在遂乘馬馳出開遠門門亦壅咽奪馬殺傷甚多乃投金光門人稍少躍馬而出至昆明池側日已晚矣逃難之人衣冠士庶携老挈幼或憩林野之中或聚道路之畔如此者不知其數全嗣頃年於華清宮閣上夢覩拜老君及覺求得一小幀修奉香火已十年矣每出入必焚香禮謁是日奔迫固不及矣至是乃投近池佛堂中人衆闐咽皆非相識繫馬於佛堂柱上

入堂內西北隅倚壁而坐唯此壁傍悄無一人心憂力憊昏然成寐忽聞呼其姓名者驚覺視之乃一老叟眉鬢皎白素衣策杖謂之曰勿憂聖人直往西南去矣神明奉衛固無他虞常常帝王猶天神地祇所保況太上自化身耶爾之骨肉只在後面小堂中吾令人導引之並無憂苦便可詣彼相見自此入蜀克保安全但堅臣節孝行萬靈所衛矣言訖失老叟所在遂就後面小堂中尋得骨肉一一無所遺失是夕方覺悟恨不將得老君幀來燒香虔謝及明取斜谷路挈家過山得達行在詔監興元兵馬百口骨肉咸獲晏安乃圖繪老君像益加嚴奉矣其弟全璽爲東川監軍全瓘爲會軍都監兄弟之中皆荷聖力所護立功榮盛況其一家乎

崔齊之遇老君驗

崔齊之咸通十四年春奉使山南東川以其私便取駱谷洋州路行及洛陽公廟南五六里路側石上有一老人齊之訝其不起目之再三老人以手招齊之齊之心異之下馬徑

往老人揖之令坐曰大夫此行頗有重厄疾色成矣石邊有一瓢取之傾酒與飲曰得此酒可解其半性命無所虞也然此去過秋方得迴迴及上京已非舊主矣聆其異說加敬而問之老人曰今秋聖上晏駕幼主將立此後四海沸騰兵戈相接社稷危於綴旒太上老君自降生宮中爲鎮安宗社以定此難生已十二年矣大夫迴時當事幼主也自此可以栖心於道勿以榮達介懷更三五年外求事常今在遠京西關外主持簡靜之務可以全身遠害矣齊之問曰至人所居何處將來之事何先見如此也老人曰吾以汝稍有道氣可以與語此皆吾之身事豈不知之耶言訖失老人所在但覺異香良久是年至東川齊之病作及秋方愈七月懿皇昇遐僖宗登極前言果驗齊之入奏賜紫廣明中天下亂離干戈已起求爲京西步驛使駕在成都追至行在加將軍稱疾辭位與十軍私道其事遂南遊五嶺名山絕粒訪道或在匡廬茅山不知所適矣

當四　十六

賴處士說老君降生事驗

賴處士者江湖人也在楊公玄默門館爲客十餘年矣不知其道術所習楊公每盡禮敬之若師友焉多在宅內少有見者楊公時爲左軍有小判官數人有王有梁王則辯博聰明人多致敬必謂其有非常之位也梁則謙默謹靜慎重寡言人多疎之必謂其不肖也唯使宅軍將成君實與梁稍狎賴處士忽於宅門與成語曰致身之道先須識貴人願識之乎成曰某愚暗何以能辨願仙丈教之處士曰梁大夫貴人也此後當主樞機重務吾子立身領旄節須在其手善依託焉王大夫雖聰穎如此壽且不永將歿於他鄉此後宗社不寧天下荒亂干戈競起祚曆甚危太上老君自降王宮作幼主以扶此難社稷可以存耳梁大夫主機務吾子領藩方皆在幼主之手可自寶愛耳吾自此不復留也數日處士辭楊公而去成異其言禮敬於梁交結甚固俄而楊公罷樞位王宥罪竄於南方死于道路其言愈驗咸通十四年秋梁爲內樞密

當日　十七

成爲軍使僖宗即位三日對軍日色初出微照階砌聖上起更衣未坐梁公瞿然憶悟賴處士之說因臨階與成話之左軍韓公頗異其私語詰之再三梁與成以實白之韓以少主初立中外未安聞此言極爲慰喜自是成持節滄州皆如賴處士之說中原紛擾胎禍積年社稷晏安宮城再復駐蹕數年聖德如一僖皇中興之力也

道教靈驗記卷之六

道教靈驗記卷之七 八同卷 常五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老君靈驗

貫湘事老君驗

貫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隷職計司家頗豐贍然其修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愼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應感之效不可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棲金帛挈骨肉自東渭橋出道則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一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葺居避難衣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紀諸道流轉道德度人經不啻萬卷有羣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默而不答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羣賊猶拜唯稱罪過湘衰入持繒帛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扃人無敢犯或問羣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貫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喪膽惟恐不得

命耳時既修宮闕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兆忽見香爐邊有粟苗甚茂上有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破產移家歸京永興里尋其舊第已隳拆有小舍一二十間權爲栖止三月駕歸京師方纔葺構宇於基址之下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力未嘗闕乃其嚴奉精專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龍鶴山老君驗

眉州丹陵縣龍鶴山古有觀宇老君像存焉邑人祈田蠶雨澤無不立應時有獠賊侵逼縣邑衆皆危懼因望山焚香以求祐護即見老君山所有雲氣連繞縣郭雙鶴飛翔巨龍騰躍當縣城之上夷人見之驚懼而退乃大葺觀舍累年修崇齋醮禱祈迨無虛月頃自荒亂以來無人居止乙丑年縣復旱暵所在祠廟祭皆無驗鎮使王宗坦躬往焚香以甘澤爲請虔誠所感俄有陰雲垂空還未及郭雨已大霪境邑之內信宿雨足自是人復致敬將欲創興古跡以答神功焉

龍瑞觀老君驗

彌牟鎮龍瑞觀老君開元中所製觀在洄流上下控澄潭有龍神所處老君靈應鄉里共傳頃以夏旱逾旬將欲害稼漢州刺史王宗夔憂物疚心誠明感動與羣寮馳往禱祈炷香虔拜俄而雲物異常似有彸應還旆赴州十里許大雨已至自是豐足每值札瘥爲疫水旱致災凡有誠祈必獲昭應矣昔有綿州居人年運既長而無嗣續因賈販經過知老君累有靈應鄉里所傳乃齎香火詣觀禱祈曰欲得一子必令入道懇拜再三而去行及中路逢一老人共歇樹陰下因話禱求嗣胤之事仍許入道老人曰本要子孫繼續今若入道亦無繼續矣當得二男一令承家一令入道則周備矣如是共行數步失老人所之忽聞異香之氣衆行路皆聞方乃悟其神異自是果有二男一以紹繼傳家次子入道頗聰悟博覽明於教典自此祈請多驗焉又新繁人楊志好道家有疫疾數口委困自詣龍瑞觀祈乞保護精意燃香泣拜以請及還家道逢老人授以呪訣及禁水噴灑之法言依

我法行之可轉救他人何況於已但務立功勿貪財帛他日當有所遇受訖共行言語之次忽然不見楊志驚異了了記其所教歸而行之以水噴灑大小皆起一家平復遂轉救隣里立有微驗如此數縣之人賴其救理疫毒不侵問其所行但言太上老君法耳故人號之爲楊老君焉

許述事老君驗

許述事老君乃湖州人也世事農畝力耕恪勤而已忽頻年水災衣食稍闕弟兄相聚憂焉忽夢神人羽衣大冠雲氣而行謂之曰爾神仙子孫當須歸心太上以求福祐可致家豐力足矣拜謝而覺因求太上之像於紫極宮得老君幀一幅畫蹤甚古歸於淨所以奉香燈旦夕精謹若奉所覩矣自是家道稍豐所向畢遂疾疫不作農桑有成遂發願每冬置靈寶道場以申荷謝湖浙間冬有滯雨述將啓齋壇必遇晴霽雖陰晦累日亦臨事而雨止露於庭中初終三日星辰皎潔固爲常矣鄉里遠近咸伏其精誠神其應感因遊洞

庭山過太湖偶與兩船同行中道風起二船駛疾將没者數四述船如常安穩殊不覺知有風及至山下五相勞問二船皆云適見許家船上有紫氣平覆船背上有白衣仙人侍者皆著五色衣光彩照天盡如金色乃知許船是老君所護風波不傷自此二船之人皆發心供養求寫許述老君之像誓心歸依盡獲靈應

沈瑩事老君驗

吳興沈瑩宿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縣市中有居第時草寇裘甫起自農畝嘯聚凶徒奔突縣邑素無武備官吏奔駭甫因據有縣城詔徵陳許鄭滑淮昕徐泗之軍以討之八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久無兵戈居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瑩蒼惶鎖其外門而逸士馬既至瑩誤鎖小僮一人在舍中却迴將開門則營幕施列不敢窺犯而去其後或勝或敗兵勢不常市肆半被焚爇或逆徒所據或官軍所收十餘月日方至誅殄罷兵之後瑩所居六七間扃鐍如常雍

垣完備及開鑰小童安然問其故云門閉之後有一童子衣青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令與其嬉戲良久引去一大宅内得飲食果實飡啗了却與童子爲伴遊戲如半日頃即聞老君令其添香纔炷香了即聞開門之聲瑩入門時香煙未歇問其鬪戰火燭隣里焚燒驚怕之事一無所聞是則十月戰爭比隣灼爇如同頃刻殊不覺知列肆併焚其家獨在非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瑩亦自此栖心玄門探眞慕道將有長往之志尋離鄉邑莫知所之只領此儐而去

蕭山白鶴觀石像老君驗

越州蕭山縣白鶴觀石像老君觀是南朝所置歲月既深講堂久已隳摧自三門大殿鐘樓之外耕耨已平矣咸通末殿後空地内夜夜有光如聰月所射可八九尺間或陰晴改候即有白氣如煙鬱勃騰踊人皆以爲金玉之像道士呂見素焚香祝之俄而白氣變紅赤色散光如鋒鋩照曜數畝林木牆壁皆變紅色中有影像太上老君之形使人穿掘丈

餘得石像老君高四五尺香水灌沐立於大殿之側見素以香花陳薦是夕夢二青童曰太上有命爾發見眞像精奉香燈功著於青簡矣此後民有疾苦咸有水旱苗竭所誠必貽嘉應自是邑人禱祈迨無虛月斸見之後唯石机鼓前面六七寸及脚於土中訪求不獲有湘湖老人水上見一物凌波而去謂其蛇也以杖引之及岸乃石如獸脚上有横石老人訝其浮水之異留於其庭數日見素偶過其家聞異而閱之果老君之机取而勘之曲折相契湖去白鶴四十餘里此藏地中綿歷多歲彼浮水上以示非常何神奇之若此益表聖像昭驗也

天台觀老君驗

台州刺史姚鵠因遊天台山天台觀命於講堂後鑿崖伐木創老君殿爲將平基址於巨石下得石函方可三尺發之中有小石函得丹砂三兩玉簡一枚長九寸闊二寸厚五六分上有文曰海水竭台山缺皇家寶祚無休歇具以上聞敕曰上天降祉厚地呈祥爰有

白簡之靈書出於玄元之實殿告國祚延洪之兆示坤珍啓迪之符惟此休徵實爲上瑞宣付史館頒示萬方乃咸通十三年壬辰之歲也鵠塑老君像而山中土石相渾求訪極難夢青童告之曰殿東文所有土如堊可以用之求而果得塑太上之容侍衛凡八九身土無餘矣既成天儀燦然睟容伊穆月玄日角若載誕於渦川雙柱三門疑表靈於相野洎潔齋以賛之則景氣融空奇光煒爍似聞笙磬絲竹之音咸以爲休瑞昔桐柏初構天尊之堂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於國史以紀符應清河崔尚碑文詳焉此聖祖殿亦自有記

楊闐兒夢老君驗

成都楊闐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勤不怠闐兒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爲敵人擒虜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願拜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朶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爲其作百日齋矣

勾道榮鑄金老君驗

勾道榮常精奉老君願鑄白馬金像將所在供養欲備金三十兩猶闕二十兩每以爲憂焚香之際輕風颯至飄一藥貼墜於其前初甚覺輕開之乃金二十兩遂鑄老君像精巧端嚴逾於常制

楊文簡老君賜金驗

楊文簡綿竹人也世奉香火事老君而蠶農稍曠家道似窘一旦暴雨有老嫗避雨於其門持物授之曰苦李泉白衣老人令將此簡來受之甚輕入手乃重發之乃真金也約千兩焉復訪老嫗不知所在乃知所說之狀即苦李泉老君也富及數世子孫壽考創堂宇以答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七

道教靈驗記卷之八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天師靈驗

昭成觀天師驗

昭成觀壁畫天師歲月既深彩粉昏剥在通廓之下未嘗有香燈之薦頒政坊內居人姓李患痁逾年醫不能愈日以羸瘦待時而已忽夢一道流長八九尺來至其前以大袖布衣拂其面目之上頓覺清涼謂之曰自此較矣勿復憂也於是醒然疾愈稍能飲食洎晚○策杖行繞其家不覺爲倦仍覺所夢道流猶在其前遂欲入昭成觀家人慮其困憊亦多止之不聽入觀於天師真前瞻視良久曰即所夢也拜禮數四乃召善夾紵塑人劉處士塑天師真跋葺堂宇旦夕供養人所祈禱福祥立應其所塑夾紵真於夾紵內畫羅隔布肉色縫綷綵爲五臟腸胃喉嚨十二結十二環與舌本相應藏內填五色香各依五藏兩數當心置水銀鏡一一精至與常塑不同其塑中土形移在天長觀余彩嚴飾亦皆靈應

劉存希天師幀驗

彭城劉存希天師靈驗云自幼以來於唐興觀瞻禮天師發心圖寫供養因得絹本出入護持雖祇命遠行奉使南北未嘗一日闕香火之薦黃巢犯闕時在內署倉惶之際隨駕不及唯捲天師幀捧持而行同伍三十餘人皆爲虜捉或被殺傷獨於衆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村落行次遇避難人偶語而問妻在其間乃同往洋州大巖山深處結草寓居況素無骨肉惟夫婦而已既免支離决志林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麋山鹿性已成矣山下○居人以其口食不多時亦助其糧儲饋其鹽酪此外拾柏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無何舊交宋開府入掌樞務知其在洋山之中強之使出錫以朱紱加以品位固辭不獲黽俛從焉又駕出石門因便奔竄投莎城山中自匿數月有軍士搜山谷不得安居夫婦棄繒帛之衣夜行四十餘里出及平陸逢見馬軍十餘騎兩面交至已擒虜行人數輩存希夫婦驚胎而立馬軍過其側似若不見由是得免

後數年奉使西川携天師幀而至余亦傳寫其本存希深山窮谷虎狼之中軍士紛擾白刃之下心常坦然若與數人憂懼之際隱隱然若侍立在天師之側亦有感降之事秘而不言

龍家樓上孫處士畫天師驗

成都觀街東壁富商龍家樓臨大慈寺後門富春巷口會稽山處士孫遇嘗借而居焉每於樓上延接賓客而不敢止宿其上孫頗不信令僕使三二輩宿於樓中夜深皆被拖拽於地上如是數四問其僕役但云睡覺已在樓下不知移拽之時亦無所苦孫處士自宿樓上夜深亦聞履屐之聲若數人俱行雖呵咄之聲尚不已乃粉飾當梯壁一堵圖寫天師真自奉香火由是樓中頓安可以燕寢積十餘年無復驚怖聞者皆異之洎樓屬參謀太保李公師泰欲毀樓遷去余因請得此壁移置北帝院中矣

蜀州天師井驗

蜀州天師井在開元觀古老傳云天師自鶴

鳴山時乘鶴遊行止於此院或控鶴入井便歸山中故側近有馭鶴觀井傍有天師堂井上塑為巨鶴三年一淘井獲錢極多以資香火修飾人有疾苦取水服之多效瘥癬以井水洗之即愈相傳靈驗遠近所知頃年亂離後觀宇荒殘唯天師堂及井兼古跡楠木在焉有軍中人姓陳於觀側開耕水田引觀後渠水灌溉修作堰埭乃取天師石井欄元是兩片所合併將渠內堰水功匠之徒皆言古跡極靈不敢措手陳自下手拆之令人移拽猶未了忽覺眼痛良久漸腫三五日中併喪兩目至今井欄兩片猶在水渠之中

陵州天師井驗

陵州天師井本傳云天師經行山中有十二玉女來謁天師願奉箕箒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為獻將觀汝心厚薄選而納焉玉女各持一玉環徑皆數寸天師曰所獻一般不可併納吾化此十二環令作一環投之入地有得之者即納之焉遂合十二環為一大環徑餘一尺投於地中隨即深

陷已成井矣玉女皆脫衣入井以採玉環竟不能得天師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至今只在井內今陵州鹽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每年一度淘洗其中須歌唱諠聒然後入井不然必見玉女躶居井中見者多所不利井既深不可數入或絚索斷損皮囊墜落唯於天師前炷香良久玉女自與挂之依舊不失頃年井屬東川有張填常侍主其監務於事稍怠鹽課不登欠數千斤交替之後縻留填納未得解去替人素亦崇道因與虔告天師云張填所欠之鹽家資已盡空此留滯益恐困窮於三五日內願借神力增加所出爲其填納與張俱拜祈訴懇切自是每日所煎水數四十五函如常而鹽數羨溢五六日內填之課足此後一如舊數無復增減矣十二玉女戌亥二人在天唯十人在井所煎鹽至戌亥二時亦歇天師初以茲地荒梗無人安居山川亦貧不可耕植化鹽井以救窮民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之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天師誓曰我所化

井以養貧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矣今諸井皆有天師玉女之像焉

皇甫洽事天師驗

成都皇甫洽常崇玄教精奉香燈往來陵州圖寫陵井天師真旦夕供養忽隣家疫疾洽僕使長幼患者十餘人唯洽祗奉公府之外每歸家必自給湯藥手供飲膳憂心既切不以爲勞亦昏然而寐當午夢童子一人進曰天師至矣如是即見天師素衣花冠仗劒而入於供養處取水椀執之先噴其身頓覺清暢次繞其居宅周帀內外以水噴之置椀案上而去自是十餘口一時平復近隣之家亦蒙安豫其家崇奉焚修至今不替天師降時停留三日謂洽曰吾爲汝至誠天上得三刻假救汝即人間三日也又見天師令侍者竈中及柴垜下并糞堆中各捉得兩鬼又一大鬼坐舍脊上脚垂至簷天師皆令擒送青城山中囚之天師以朱筆指之其鬼去如飛疾一家皆見之

李璟夢天師驗

李瓌咸通中爲王府長史以勳貴之族不慣食貧居閒力闕鬱鬱不得志中夜而寐夢入深山窮谷棧閣縈折流水潺湲如此者不知其幾千百里又見闤闠雜遝城闉爽塏飛宇橫樓摩霄翳日不知其幾千萬家縱神遊目熙熙自得又出郊甸沙岡原荒榛茂草小松巨木間以果林廁以筠篠山嶺危峭或汙或平山迴逕盡抵一小郡茅棟縱橫隘路欹側傍有公署署內白氣屬天其大如屋中有悲歌號呼之聲見一青童引瓌即路躡危磴歩石梯入門甚峻門內古樹芳草若古觀宇焉瓌素崇玄教頗爲慰悅俄而昇殿見像設尊儀笑而謂之曰爾來耶吾遲爾久矣入天門漱玄泉古人所修也注丹田存白元上士所修也混而合之子其行之陰功及人陰德濟物千百之家待子而字之勉哉勉哉在明年之春瓌再拜稽首受其言而覺是冬頻訴於宰執復希入用乃授陵州刺史之任時經歷山川郡邑神思敞悅皆如常所經行素未入蜀莫可知其由也至郡乃謁天師昇階及門

至于殿所覩真像侍衛屋宇布列醒然而悟乃叶其所夢矣乃以俸金修天師之堂加以丹臒立爲銘碣誌其白氣屬天乃鹽井之所也悲歌之聲乃轉車之人也而內修之訣瓌未得之（瓌即西平王孫也）

邛州趙可言事天師驗

邛州趙可言尊師早年入道殊無所修因夢天師遂圖寫供養其性真直朴素言無有二人有休咎修禳疾苦祈請必問天師以擲筊爲定可則往否則止故其所救人疾厄爲人祝祈無不驗者是歲群僧淩侮道門因太守設大齋未前數日於閭里街閈揚言曰西川諸道士一百餘人要於齋日論義鬬勝而密雇村夫百餘人假製道衣欲臨時僞作諸州道士爾道流殊不知忽有人以此報可言方與道衆詳度虛實未有拒之之計可言曰此甚不難但令其修大齋不得即此事廢矣人或曰刺史修大齋節度使已許剋日既定何可廢乎曰我自有計人又曰一度拒之猶恐不可若終要修設又如何止之可言曰任其

十度部署終不許之此言定矣去齋二日之前街坊陳設遠近奔赴人士諠闐充塞鄽井可言祝問天師訖徑往白鶴山下火井潭邊立而呪祝若與人言話爾行數步却迴向潭語曰待我到舍即雨如是徑歸纔及其家雷雨大作三日不絶齋乃移日至所定之日雨復如前五度改日及期皆雨雷霆諠怒風拔林木陳設之具置立不得齋竟不成凡可言所行所爲一依天師所命天師不許事皆無驗

謝貞見天師設符驗

謝貞者臨邛工人也善圬墁而用意精確鵠鳴化天師修道老君感降之所上頂有上清古宮相傳云天師時所制歲月甚多而結構如新但瓦破壁壞而已貞傭工爲修泥之貞精研盡意墁飾周密有道流引二從者覩其功用神彩異常身逾九尺自門而入謂貞曰山中難值修葺頗媿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使貞再三審記之曰此後有疾者雖千里之外行符必效勿多取錢但可貧家給終身衣

食而貞記其符行之極效大獲金帛家業殷豐鵠鳴諸山無天師真像陵州井中所塑又非世代子孫所傳之真貞忽於青城山遇峽中賈客修齋有天師小幀供養乃是應見之真爾

劉方瀛天師靈驗

天台道士劉方瀛師事老君精修介潔早佩畢法籙常以丹篆救人與同志弋陽縣令劉翩按天師劒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鋼造劒教符禁水疾者登時即愈嘗於黄巖縣修齋教壇以救疫毒有見鬼巫者潛往眎之見鬼神數千奔北潰散如大陣崩敗一縣之疫數日而愈咸通末方瀛無疾而終戒其門人使與劒俱葬莫敢違之乾符中和間台州帥劉文下裨將李生領徒發其墳欲以取劒見其尸柔輭容色不變如醉臥而已顧眎其劒哮吼有聲羣黨驚懼卒不敢取李生命瘞之而去不獨劒之有靈劉方瀛亦陰景鍊形得道之流也

道教靈驗記卷之八

道教靈驗記卷之九 十卷冊　　常六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真人王母將軍神王童子靈驗

明州象山縣門陶真人畫像驗

明州象山縣蓬萊觀陶貞白真人梁朝修藥之所自寫真於東壁之上邑中祈請應效甚多有居人家在觀側素亦崇敬每早朝必望觀瞻禮真人焉常來往州中貿易三日五日一歸其家一旦隨船過海將及縣步忽颶風大起船勢飄蕩垂欲洽沒此人心念陶真人○應賜救護船衆六七十人騰口念佛風勢愈甚俄見一道士在黄色光中乘雲到船上以羽扇約風曰陶真人相救無至怖畏也言訖風波寧靜良久船達縣步衆見道士狀貌閑其語聲此人心知感應引數人至蓬萊觀認見真人形儀與空中所見無異遂相率修飾觀宇以答焉

西王母驗

玉局化西王母塑像多年項因觀宇燒焚廊屋頹壞而儀像不損人稱其靈居人范孝通

忽患風癩瘡疾既甚眉鬢漸落因入觀於王母前發願但所疾校損即竭力修裝是夕夢一玉女手執花盤以衣袖拂其身上曰王母令我救汝汝疾即愈矣數日之間所疾漸退瘡腫皆息眉鬢復生遂造紗牕裝金彩通幢兩間嚴潔修奉每月自送香燈近年方稍不見觀中三將軍亦古之所塑觀因南詔焚燒屋宇摧盡而將軍塑像不壞起觀之日再於其上構立堂宇居人閻士林臥疾月餘追將不救夢三將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去狀如○黑犬自此疾愈乃捨衣物製紗牕重加彩繢矣

黄魔神救蕭李二相公船驗

歸州黄魔神因相國李吉甫自忠州除替五月下峽至峽水之中波濤極甚忽有神人湧於水上為其扶船三面六手醜眸朱髮袒而虓瞰風濤遽息李公祝而謝曰是何靈神拯危救難神曰我是黄魔神也既而歸州駐船旬月選地構宇於紫極宮作黄魔堂言是黄天魔王横天撐力之神也刻石紀焉相國蕭

遷自拾遺左遷峽內徵還京師峽水汎漲舟船將沒亦見其神捧船以救之復命修飾加其粉繢嚴其室宇刻石為誌亦列於次焉

湖州青龍君驗

湖州開元觀青龍君塑像精妙冠絕江表人皆云明皇朝國工所作頗有靈應士庶疾苦禱祈無不驗者其前臨官街有槐樹徑已盈尺枝榦既枯烏程縣令使人伐之夜夢青龍君曰我之庭樹方今再生旬月間枝葉當茂何得創意告之令以為偶然爾明日使工伐○樹每斫一斧令舉身皆痛復有巨蛇從龍君座下出工役驚懼捨之而去及還令身已被一瘡晝夜痛楚方知青龍君惜樹之驗以藥傳瘡痛終不止以蔥泥塗樹斫處瘡痛稍定歲餘樹瘡合所疾亦愈枯樹枝葉復生尤加繁茂龍君香燈禱祈旦夕不絕

荊南開元觀南帝神驗

荊南開元觀南帝神不識所製之由多年塵土昏翳無人修葺一旦有里人家夫出不還其妻將產夜深隣人皆臥無求燈燭之所忽

見蠟炬至其前有一少女為其爇火溫水以符與之令吞符之後痛楚皆定安然而產洗澤之具湯酒所用少女一一給之逾於親愛之分是夜稍寒產婦安臥少女以錦衣覆之存恤再三留蠟炬去婦以感其周至謝之既畢忽思我夫至貧素無親屬何人如此憂我也因問曰明日夫壻還家即令辭謝不知誰家使來如此周旋爾女曰開元南帝君令我來也如是而去其夫還婦為說之乃詣開元南帝君在東廊之下塵埃滿屋金彩久晴頭○上多年傘蓋頂亦闕矣此人掃灑焚香具述其事及驗所蓋錦衣乃傘蓋之頂折處甚新纔方一幅及被覆蓋不啻丈餘自是士女求福特加嚴飾四方禱祈立有徵應

青城丈人真君示現驗

青城丈人真君大和六年壬子節度使贊皇李公德裕差軍將蔡舉二人就山修齋便令訪尋草藥蔡舉於六時巖下忽有勁風自谷中出因見二神人行虛空中一人在前長丈餘著大袖衣平冠一人居後著青衣大袖捧

一帙書舉驚愕問曰何鬼神也前一人答曰我是竹枝老又指其後人曰此是犢之環我有密語兩紙可一一記之錄與尚書今年西蜀合有水災以修齋之故我回後山一峰堰水向東梓州當秋大水即其應也於是援以密語述李公吉凶未兆之事蔡舉一一記之歸常道觀錄於紙上果得兩紙依神人之言封題送李公書寫既畢併亦遺忘矣是年八月東川水深數丈西蜀無害李公歷問衆寮及道流解隱語不得李公曰竹枝老丈人也○此當是丈人真君耳犢之環者本命屬葛犢○化亦恐是化中靈官特此示見以彰靈應也

羅真人示現驗

羅真人即神仙羅公遠也于濛陽羅江壩接九隴什邡之界在漓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苑仙宅修道於青城之南今號羅家山明皇朝出入帝宮輔導聖德自南有內傳至今隱見於堋口什邡楊村濛陽新繁新都畿服之內人多見之不常厥狀或爲老嫗或爲丐食之人每風雨愆期田農曠廢則必見焉疑其

仙品之中主司風雨水旱之事也棲村居人衆以旱暵將禱於洛口後城李冰祠廟熱甚憩於路傍樹陰之下忽有老嫗歘而問曰衆人欲何往也以祈雨事答之嫗曰要雨須求羅真人其餘鬼神不可致也言訖不見衆疑嫗即羅真人也於是見處焚香以告焉俄而風起雲布微雨已至衆乃還家是多數十里內甘雨告足乃於其所置天壇聖像焉諸鄉未得雨處傳聞此說以音樂香花就新宮祈請迎就本村別設壇場創宮宇雨亦立應如是什邡綿竹七八縣界真人之宮處處皆有○請禱祈福無不徵效忽爲乞士於堋口江畔謂人曰此將大水漂損居人信我者遷居以避之不旬日矣有疑其異者即移卜高處以避水災其不信者安然而處五六日暴水大至漂壞廬舍損溺戶口十有三四焉居人以爲信立殿塑像以祠之金鎰行人楊初在重圍之內陪納贍軍錢七百餘千貨鬻家貲未支其半初事母以孝每爲供軍司追促必託以他出恐母爲憂嘗於山觀得真人像幀一

幡香燈嚴奉已數年矣至是真人託為常人詣其肆中問以所納官錢以何准備具以困窘言之此人令市生鐵備炭火明日復來𦦨炭壘鐵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之曰我羅公遠也在青城山中以爾孝不違親心不忘道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肥家復引初往山中時令歸觀初亦得丹藥以奉其親髮白還青老能反壯矣

嘉州飛天神驗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中方製大殿於殿西頭塑飛天神像生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修觀道士呂元璪數夕夢神人在山之頂其形接天或白日髣髴如見郡人有好道者時亦見之或通夢寐遂商議塑此形像本有十身初製其一而隋末多事中原沸騰不果徧就像之靈應郡人所知矣疾瘵之家禱祈必驗其下二鬼青黑者往往現於人家太和中相國杜元頴鎮成都疆埸不修關戍失守爲南詔侵軼木源川路境上夷人導誘蠻衆分三道而來掩我不備將

取嘉州去州四十餘里寇乃大驚奔潰而去州境稍安方設備禦有擒得夷人覘候者大寇及境何驚而退云三路蠻寇本欲徑取嘉州謂州中無備去州四十里忽旗幟徧山兵士羅布不知其數有三五人大將軍金甲持斧三二丈聲如雷霆立二鬼之上麾諸山兵士齊爲拒捍自量力不可敵驚奔而去是日蠻中主軍酋帥死者三人蠻國之法行軍有死傷及輿櫬旋即瘞藏不令露見由是不知酋帥瘞埋之所時衆聞之皆言飛天神王兵示見以全州境自是祈福禱願迨無虛日又嘗有人下峽之時曾詣飛天求乞保護至瞿塘水方泛溢波濤甚惡同䑸三船一已損失二皆危懼忽見神人立於岸上如飛天之形使二大鬼入水扶船鬼亦長丈餘船乃安定風濤亦止驚迫之際莫知所自徐而思之乃飛天所坐二鬼較其船耳一赤一青形與所塑無異

乾元觀四天神王驗

成都乾元觀在蠶市創制多年壞因用軍熒

毀都盡三門之下舊有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神王依華清宮朝元閣樣塑於外門之下並金甲天衣門既隳壞而神王無損風雨飄漬亦無所傷邑人相傳頗爲靈應時蜀王既克川蜀移軍收彭州圍州久矣因暫還成都方當暑月參從將吏所在取便而行大將杜克脩先至神王之所見衆人聚觀塑像問其故云塑神皆動克脩以器盛水致神手中衆推動而水溢出頃之蜀王至復視而試焉曰若即克彭州更覩推動之應良久而振動數四不逾月而克州城殲殄大敵乃施金幣命本邑創制堂宇以崇飾之

丈人真君山推出水驗

丈人真君殿在青城山東谷之内距層崖之下前臨濬溪地勢險窄而四山縈抱亦爲勝所自開元中遷地於其處常引東北崖下及西溪之水以供飲食泉或涸竭必汲於前溪中頗爲勞矣景福壬子歲七月十三日風雨暴至北崖鬼城之上山隕石裂迸水流注其勢汹湧將墊於真君殿俄有隕石犇下自爲

堰形壅水向東殿無危墊自此常有水流冬夏不絶劈竹引於廚中其味甘香至今不竭

襄州龍興觀神王驗

襄州龍興觀自亂離已來半已摧圮觀門神王之像土塑毀剥僅存其骨而已有步健者取神王脚骨之木以爲薪焉其婦因爨置薪火中但焦黑而已竟不成焰遂撤而棄之婦乃坐竈前自引其足於竈下燒之頃刻焦然久而方覺痛楚其夫驚往視之足已爛矣問其故妻具述前狀不知從何得此薪亦不知何故自欲焚其足步健者思之其薪乃神王脚骨也遽送還觀中因言其報應神異遠近大駭亦焚香致謝自首其過婦足雖爛尋亦自愈

襄州北帝堂驗

楚王趙匡凝鎮襄州也州郡舊有北帝堂歲久蕪毀在營壘中一旦楚王寢室之上有物如曳戟皮革之聲兀皆震動潛起視之見黑氣一道自北帝舊基之所至板屋上楚王異之密加虔祝將欲興創堂宇以答祥應詰朝

視事之際光嘗選將校五十人俾往營田日給以衣裝農器指揮教命一無應者楚王疑有異圖拘而訊之得其構孽之狀咸勠戮焉乃謂人曰北帝靈驗信有徵矣中夜有靈氣之異詰朝乃燕恩彰明若非玄功告示幾有不測之禍遂締飾堂廡崇嚴像貌俾焚謁之士主其香燈闔境瞻禱累獲符應矣

道教靈驗記卷之九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經法符籙靈驗

李昌遐念昇玄護命經驗

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裔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而禀性柔弱每爲衆流之所侵虐忽因晝寢夢坐烟霞之境四顧而望皆能羆虎豹圍繞周帀莫知所措不覺傷歎何譽戒之甚耶謂積善之無驗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且汝常念者經云流通讀誦即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各百億萬衆俱侍衛是經昌遐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侵虐我者未有無禍患殃咎蓋誦經之所驗也

崔晝度人經驗

崔晝者漢汝陽侯仲年之後嘗謁白雲先生學修真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曰以財賑人財有數而人無

猒矣以爵賞人爵既崇而人或驕矣如何示我以道將以普濟之靈先生曰吾道之內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盡乃作禮承受至誠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君今吾將此謝汝言訖使者寂然不見於是啓緘熟眎果備認得考君親札云感汝念誦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得生天自後崔公一家至今念誦

孫元會天蓬呪驗

孫元會者吳後主皓之子自幼稚之歲遇道士教誦天蓬呪爾後以等閑未忘持念洎後主降晉枝葉悉皆淪落獨餘元會一人臨難之時不覺踴身飛到絕嶺之上彼外人無能追逐因於嶺上見一醴泉俯欲飲之忽然照見空中天蓬大將軍與部衆等護衛己身於茲脫難元會轉加篤信歲久居山以至得道矣

孫循保命經驗

孫循者元會之猶子于時國破之後六親不能相保流落江表聞叔父元會得道望風前去拜霧朝禮元會以其忙迫授以保命經爾

後寘心誦之身輕骨健履險如飛亦以得道

姚元崇女九天生神章經驗

開元宰相姚元崇昔出官爲馮翊太守有一女名長壽年七歲不茹葷不飲酒父母常令於玄元像前焚香點燈忽晝寢夢見老君有二侍童二神將夾侍左侍童語長壽曰爾之焚修精志可隨口授汝九天生神經一章章云至太虛感靈會命我生神章一唱洞九玄二誦天地通混合自相和九徧成仙公大聖贊元吉散華禮太空諸天並懽悅一切稽首恭長壽夢覺歷歷記得乃告父母父母異之但言更在虔志香燈我女必然夙有仙骨故太上垂教汝旬日之間又復夢見玄元侍衛如前左畔仙童又謂長壽曰汝之父不久住此會面聖人却爲元輔當爲太上充宮廄使長壽復以所夢聞於父母元崇喜而復驚喜者願是嘉夢驚者深恐世數將終太上召爲宮廄使旬月之間值皇帝講武於驪山准式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並合朝覲元崇謂所親曰吾必爲權臣所擠若何爲計參軍李

景初曰恭有兒母者其父即教坊長儇致厚
賂使其冒法進狀可達公然之輒效燕公說
果使姦故入奏曰陛下久思河東總管重難
其人臣所見得何以見賞上曰誰耶如箇有
爲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元崇文武全材
即其人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罔上當誅皎
頓首服萬死即詔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于
渭濱公至拜首上曰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
少孤居廣成澤自不知書唯以射獵爲事年
○四十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
無爲自棄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
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遲速稱旨
上大悅上曰朕不能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
相行中行公行猶後上縱轡久之顧曰卿行
何後公曰臣官疎賤不合忝宰相行上曰可
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顧訝爲至頃
上命宰臣坐公跪奏曰臣適奉行作獮之詔
不謝者欲以十事上獻有不行臣不敢奉詔
上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
曰自垂拱已來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

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心深有望於公也又
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
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
臨朝已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之口臣請
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自
武氏諸親猥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
安樂太平公主用事班序荒雜臣請國親不
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官悉請停
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因近密倖
幸之徒冒犯憲網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
○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來倖家戚里貢
獻求媚延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賦
之外悉杜塞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
福先寺中宗建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
觀皆費鉅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
絶建造可乎上曰朕每睹之時即不安況敢
更爲哉又曰先朝褻狎大臣或虧君臣之敬
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
何不可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
是諫臣沮色臣請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

忌諱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祿産幾危西京鄧閻梁亦亂東漢爲古寒心國朝爲甚臣請書之史册永爲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真可爲刻肌銘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年一遇之日臣敢當斯諧之地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公坐於燕公之下燕公讓不敢坐上問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是紫微令復是太廟使臣客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令太清宮使遂居首坐元崇於奏對之間或憶得女長壽持念九天生神章之驗乃捨宰相俸錢一月於太清宮啓道場以答玄元應驗也

王道珂天蓬呪驗

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笆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恒以卜筮符術爲業行坐常誦天蓬呪每入雙流市貨符卜得錢須喫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有人祈賽長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

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無有輒敢正視者道珂每因喫酒迴歸入廟內朗誦神呪則廟堂之上悄然傍人視之無不驚駭道珂即日晨雞初叫忽隨擔蒜村人趁市夜行至廟門忽然倒地倉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嘴拽入廟堂階之下聞堂上有人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內念呪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呪遂巡却蘇蓋緣其時與擎蒜人同行神兵遠其穢臭而不衛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洎擎蒜人去道珂心中想念神呪即妖狐便致害不得既蘇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詬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不獨只解持天蓬呪常讀道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呪我知非白馬明神必是狐狸精怪傍附神祠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泊持呪爲民除害遂志心朗誦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無光透簾幙唯聞自幙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隣近居人視之唯見

老野狐二頭并小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自後寂無妖異亦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食葷至甚觸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伏一切鬼神豈止誅滅狐狸小小妖怪矣

王清遠神呪經驗

王清遠世居北邙山下唐咸通年時多疫疾清遠身雖在俗常龔氣行藥誦神呪經自稱是緱山真人遠孫是時天子蒙塵入蜀兵火不息疫癘大行連州帀縣飢荒病患衆矣清遠佩授神呪經籙每行符藥救人多不受錢只要少香油供養經籙鄉人迎請醫療日夕喧閙清遠有季弟一人爲僧名法超亦持大輪行祕字始清遠之醫道大亨忽一日冒夜來投止宿潛以瓶盛狗血傾於清遠道堂內至二更已來忽聞空中有兵甲之聲頃間法超於牀上如有人拖拽叫喊唯言乞命清遠命燈照之但見以頭自頓地頭面血流至平明不息須臾之間但見兩脚直下如人拖拽奔竄入緱水江內浮屍水上闔市目擊無不

驚歎是知神呪真經實有神將吏兵守護豈容嫉宼庸僧將穢惡之物犯冒所謂爲不善於幽暗之中神得而誅之清遠龔氣持經除功濟物壽一百七歲辞世之夕閭境皆聞異香仙樂斯亦證道之漸階矣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一 同卷十二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經法符籙靈驗

何道璋遇上清經驗

何道璋閬州奉國縣天目山道士也戒潔當行勤五十餘年衣食之外所得金帛必崇葺古跡締飾宮觀一邑之中連創四觀復修雲臺東峯所至之處克有成績天目山昔有觀宇爲野火所焚唯古碑荒殿而已道璋經之營之數年而廊廡周備當門立層樓周環作房室栽植花木間以松檜功用煥然其東北隅巖巖之上時有光景之異因栽松伐去枯枿枿裂摧落龕實宛然於龕內得上清洞真寶經七十餘卷紙墨如新異香芬郁將置於殿內一夜有光明響如神人所衛道璋不敢披讀收藏於函櫃之中旋以繕修未暇別爲覽閱忽有客道流請經看之意欲竊去道璋亦疑焉未盡檢與忽晴霽之夜星月皎然雷霆大震人皆懾遽旋風入觀中須臾開朗但覺香氣異常及檢點真經併已飛去道璋憂

惜久之夢神人謂曰太上以汝修奉專切授以神經皆上清大洞修真之要而塵目竊窺不能嚴衛經已收還天用復何所道哉

仙都觀石函經驗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陰真人鎮山太平經武德中刺史獨孤晟取經欲進舟行半日有二龍一青一白橫江鼓波船不得進舟人驚懼復泝流還郡晟即命所由墊江路陸行進經時山川之中久無鷙獸至是蛇虎當道經使恐懼將經却迴晟即修黃籙道場拜表上告然後取經以進在內道場供養綿歷歲年開元中供奉道士司馬秀准詔祭醮名山開函取經但空函而已訶詰道衆疑是觀司隱藏法侶驚懼無詞披雪焚香上告具述武德中經已將去今詔旨搜訪無經上進仰憂譴責時景氣晴朗野絕塵埃忽陰雲覆殿迅雷震擊俄而簷宇澄霽經在案上異香盈空祥煙紛靄復得昔日所取之經以進會昌中賜紫道士郭重光奏玄壽復齋詔醮山取經石函之中經復如舊至今鎮觀者猶是此經不

知何年歸還耳

襄州城角鐵篆真文驗

襄州城後據漢水昔人版築之時於城角鑄鐵仙人像手執方札上刻靈寶真文札方尺餘文字篆刻殊爲精妙常時此角每有神異往來之人不敢汚犯俗中皆言此有巨蛇之穴或云嘗有城隍神現於其處及奇章公在鎮之年江波泛溢壞隄犯城此角摧剥方見鐵像及所刻符文下有隸書云元始五老敕直符尹豐奉靈寶真文以禳水害如赤書符命既而修復城池泥之如舊但不言刻符年月爾向若無此真文鎮於城壁巨波泛濫雉堞頹壞襄陽之陷未可知矣

陸含真水星石符文驗

道士陸含真自天台山將適剡縣暑雨暴至山溪斗溢水深丈餘泥波沙浪諠豗尤甚兩面環陽危在其中坐憂淪墊無所攀涉忽有一石橫在其前截流斜渡出水二三寸長可丈餘含真尋石之上越水而過既及前岸石復沈矣以杖攪水中無復蹤跡驚異良久莫

知其由又以杖攪水覺有一石稍小於前以杖撞之隨即涌出輕如朽木爲取於岸上見其平穩滑膩洗拭看之有大符一通刻於石上點畫周徧全無隸字止是一符於側邊有字云真君二年制水符含真取紙筆搨寫其石移置於岸傍大楓樹下默記其符所在訪求莫可辨驗於諸壁縣白鶴觀看靈寶部經乃是洞玄五稱文北方辰星符也與經勘驗一無差異數年復過天姥關嶺上溪水之側訪其石符不復見矣

玄武樓北真文驗

光啓初大駕還京宮城修飾所司於玄武樓北夜見白光廣可半幅高餘丈許月色未照其明曜然疑其下有所藏寶貨掘深八九尺得青石函方四尺發之中有斑蛇環繞忽失所在乃於函中得靈寶黑帝北方真文刻石板一片廣二尺二寸厚五寸題則隸書文皆篆字云黑帝玄老君鎮宮城符命復瘞而藏之是夕工役之徒有見黑衣兵士百餘人森列其地如是三夕不復見矣按靈寶舊法王

城宮闕殿宇郡邑凡所制創先鎮五方真文以制召正神鎮護其所則隋築京城之時安平公依按玄經鎮符於此矣亦將是高宗大帝藏鎮此文以保衛宮内興祥光燭空靈官警衛豈徒然也

劉遷都功籙驗

都功籙昔天師昇天於雲臺山告示天地萬神曰吾昇天之後留太上所賜寶劍都功印籙以付子孫救護億兆此籙初以版署三品各有符文靈官佩受之者拜刺入靖以付之至十三世天師以版籙所傳制作勞費所傳既廣所制不充改爲紙籙或絹素寫之書篆績畫得以精備自是紙素之用行焉受者靈應自有都功籙驗三卷七十餘條咸通九年有劉遷者大賈於西江力當鉅萬計因詣十九世天師傳受都功既信豐贍致齋嚴潔愈於衆人時弋陽縣令劉劇天台道士劉脩然既是宗盟仍同傳度劇則久崇玄奧深造精微脩然秉志端貞將弘大教乃相約曰懋功惟勤所勤惟久叩吾同學之志也無肆過以

貽咎愆惡以延災報師崇先以期福祉即吾同學之願也如是齋畢數日散去是歲脩然與劇復於萬溪製神劍各一口依藏景石精之法以成明年三月劉遷臥疾於金陵彌日綿篤卒于旅舍心上微暖留之兩夕而蘇遂能運動良久起坐妻妾兒女環於其前且悲且喜曰吾大限盡矣食祿竭矣昨爲冥官所追以小舟載過江北得馬乘之但見鞍韉不覩馬之首尾其行甚速送入大城中城上皆虎豹守陴龍蛇環壘旗幟兵仗自地列之出城之表長可百尺入門爲吏士驅擁到西北隅見囚繫考掠捶楚者不知其數忽有黃光自天而下初則城内昏瞑黃光所照豁然開明黃衣使者乘空而至官吏列行拜迎執素簡丹書讀曰劉遷身佩正籙名係上天非地司所攝大限既足可延三十年在身祿食依令豐泰覩見天光者皆息其罪考原其刑責由是載生遂披褐修道精專香火入龍虎山師奉天師矣

玉霄葉尊師符驗

天台山玉霄宮葉尊師修養之暇亦以符術救人婺州居人葉氏其富億計忽中癲狂之疾積年不瘵數月尤頓後乃呌號悲笑裸露奔走力敵數人初以絹索縻繫之俄而絶絆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支吾官以富室之子不能加罪頗有所犯亦約束其家嚴為守衛加持禳制飯僧祈福祠神鬼召巫覡靡所不作莫能致效其家素不信道偶有人謂之令詣天台請玉霄尊師符可袪此疾不然莫知其可也乃備繒帛器皿入山請符尊師謂使者曰此符到家疾當愈矣無以器帛為用盡歸之使者未至三日疾者方作斷絙投石衆家閉戶以拒之折關拔鈐力不可禦如此狂猛非人所遏忽遽歛容自歸其室盥洗巾櫛束帶韡足執版罄折於門內道左其色怡然一家忻喜爭問其故笑而不荅但言天使即來飲食都忘夕不暇寢汝孜焉企踵翹足延頸望風汗流浹背不敢為倦如此二日三夕使者持符而至入門迎拜懽呼踊躍前導得符服之瞑然食頃疾已瘵矣由是躬詣山門厚

施金帛助修宮宇一家修道置靖室道堂旦夕焚修焉初玉霄賜二符一已吞之一帖房門之上葉之女使竊酒飲之嘔於符下葉見一神人介金執劒長可三四寸從符中出去焚香拜謝而不見其歸數日親戚家女使近患風魔疾尚未甚因來葉房之前立且未定忽呌一聲葉見符中將軍如前之形揮劒於女使頭上問其故云適有神人以劒於頭上斬下一物墜衣領中令二三女僕扶持驗有蛇頭如指斷在衣領中血猶滴焉風魔之疾自此亦愈

賈瓊受正一籙驗

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因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門衆齋受籙遂詣觀受童子籙一階十餘年後因女兄有疾母為請處士吳太玄為入冥看檢致疾之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還言疾由江瀆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事必鎖於一室中安寢而往不使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

開之歷歷說冥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戌一宿戌兩宿然後迴耳既載往檢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籙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地籍之中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簿之內檢得其名

李玄禮護命經驗

長安李玄禮居修德坊因左街興唐觀雲御大師李雲懿講下受護命經精心諷念不啻萬遍每有善惡之事髣髴預知黃巢入關隨衆奔竄因被俘虜三五十人驅至賊師○見之下階迎拜曰此人誰敎領來揖之與坐玄禮驚怖未即上階延請載三乃與之坐問所修何善果報如此答云曾於講下受道家消災護命經持之萬遍矣師言某見君子來時前有童子四人大仙二人與君子並進後有金甲神王金剛力士獅子神獸塞滿庭中疑是帝王聖人有此侍衛既是道經願傳一本玄禮曰此經三百餘字一紙可書傳之甚易爲焚香念一遍即寫授之帥命士卒十餘人衛送出城得達行在

尹言陰符經驗

尹言者修德坊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爲宗姓之弟常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玄受陰符經至誠諷念爲其常少記性願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遍頓覺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餘遍忽了憶前生之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認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耳自是兩家契爲骨肉黃寇犯關之前其二家皆在

高相三皇內文驗

丞相高燕公駢初鎮成都也樂營之內有狸魅焉投瓦擲石變化街怪無所不爲公甚怒之符禁禳禱皆不能已大德何彛範日嘗見抱朴子云其所居鄰里忽有虎暴害牛稚川按法書地皇內文行之有神人大冠絹衣佩劒執版冠中有小鳥如生夜至庭中問稚川曰所召何也以虎暴告之明旦一二里間有

二虎斃於林下請訪三皇内文試爲行之公素有洞神經𤼵範書數字按法用新盆闔於灰上置符及香於盆底之上依而用焉是夕有老狸毛已禿落死於盆下其魅遂絶

張乾曜天蓬呪驗

成都至真觀道士張乾曜精奉香火虔誠齋法首冠於衆人節度使燉煌李公有男無疾暴卒舉體猶暖倉惶之際不知所爲召醫巫禁術者數十人皆不知救理之法良久請乾曜到告以食卒之事乾曜素無他術止於精奉經科而已情理既切因請劒水爲敕水噴灑了焚香念天蓬呪一百餘遍卒者忽能運動良久乃蘇問其所見云有黄衣使四人攏一駿馬令其試騎上馬之後便被將去前路昏瞑如在煙霧之中逡巡見張尊師緋絹抹額手執利劍領黑衣兵士數千人結陣而來其行更速使人馬尋已不見甚墮在地下困悶多時尊師命予扶昇方得歸耳李公令此郎君依乾曜入道冠褐數年到京除官方還儒服施錢三百千絹五百匹以荅乾曜焉

趙業授正一八階籙驗

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爲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輭心上微暖三日乃蘇云初爲冥官所追牽拽甚急問其所以但云爲欠債抵諱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嶺上有宮闕崇麗人物甚多有一青衣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其荅云晉安縣令趙業耳童子笑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來太一令唤趙太玄追事人一時散去即與童子到宮闕中不見太一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爲有疾受正一八階法籙名爲太玄豈得沉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一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籙修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瀆貨財輕人性命言訖不見所疾已蘇遂於思衣山參受法籙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一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二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經法符籙靈驗

僧法成改經驗

僧法成姓陳不知何許人立性拘執束於本教而矯飾多端因遊廬山至簡寂觀不遇道流而堂殿經廚素不關鑰遂取道經看之將三四十卷往靈溪觀棲止誑云某在僧中本意好道欲於此駐泊轉讀道經兼欲長髮入道人皆善其所言又取觀中經百餘卷日多披覽每三五日一度下山教化糧食人聞其所說施與甚多糧鹽所須計月不闕乃改換道經題目立佛經名字改天尊爲佛言真人爲菩薩羅漢對答詞理亦多換易塗抹剪破計一百六十餘卷忽山下有人請齋兼欲求勾紙筆借觀奴一人同去行三二里見軍吏隊仗訶道甚嚴謂是剌史遊山法成與奴下道於林中迴避良久見旗幟駐限有大官立馬於道中促喚地界令捉僧法成來法成與奴聞之未暇奔竄力士數人就林中擒去奴

隨看之官人責曰大道經教聖人之言關汝何事輒敢改易決痛杖一百令其依舊修寫填納觀中填了報來別有處分即於道中決杖百下仆於地上瘡血遍身隊仗尋亦不見奴走報觀中差人看驗微有喘息而已扶舁入山數日方校遂出所改抹經本呈衆道流法成本有衣鉢寄在江州寺中取來貨賣更來乞紙筆經年修寫經足送還本觀燒香懇謝欲願入道道流以其無賴無人許之是夜叫呼數聲如被毆擊耳鼻血流而死矣

僧行端改五廚經驗

僧行端性頗狂譎因看道門五廚經只有五首呪偈遂改添題目云佛說三停廚經以五呪爲五如來所說經末復加轉讀功效之詞增加文句不啻一紙五廚經屬太清部玄宗朝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注云蓋五神之祕言五藏之真氣持之百遍則五氣自和可以不食其經第一呪云一氣和太和得一道皆泰和乃無不和玄理同玄際開元中天師趙仙甫爲疏皆以習氣和神爲指行端旁附

此說即云讀誦百二十遍可以呪水飲之令之不食名爲三停廚經詞理鄙淺與尹趙注疏殊不相近改經既了已寫五六本傳於他人於牕下寫經之際忽有神人長八九尺杖劒而來謂之曰太上眞經歷代所寶何得輕肆庸愚輒爲改易奮劒斬之以手拒劒傷落數指同居僧二人共見其事驚爲哀乞神人曰如此無良也解惜命促令追收寫換然後奏聽敕旨行端與同居僧散尋所行之本只得一半餘本已被僧將出關別寫元本經十本燒香懺謝所改添本香上焚之神人復見曰訾毀聖文追收不獲不宜免死逡巡頓仆而卒其所改經至今往往傳行諸處覽觀其義自殊可曉焉

杜簡州九幽拔罪經驗

京兆杜武爲成都右職清正公直衆所推仰因有微恙請告數日其家私召巫者看之巫者曰有一人少年徧身有血云是杜公之弟不得其終死於他所無人祭祀常有所恨故令職位不遷所爲多滯爾家人以此事白之

武知其非謬曰我弟出外多年不知存殁尋常祭饗未欲與其列位恐其在耳今既知之所說形狀年幾第行小字果不虛矣爲其悲愴久之復令巫者問之有何所要皆云歲月已多不要更依俗中之禮但請一道流轉金籙妙戒九幽拔罪經九遍作符焚之即有所詣不復來矣我去之後訟責既無兄當立遷劇職作兩任刺史於是召得道士古嵩華求此經置道場轉讀百二十卷設齋表祝焚衣服錢帛既畢巫者爲達感謝而去月餘武遷府城使尋授簡州刺史秩滿復載領簡州古師因爲寫百餘本九幽經行於奉道之家勸其持奉矣

曹嘉道德經不焚驗

曹嘉者汾州西河縣人也家富而好善佛堂中像設圖畫經教甚多因見道德經亦寫兩卷於佛經一處收貯曾讀一兩遍未甚會其義理其隣家失火延燒嘉家佛堂功德尋爲煨燼忽聞火中如風雷之聲火焰爆散道德經兩卷飛在門外林上尋繹首尾並無損污

之處但覺香氣異常隣里百餘家咸被焚燒其家只燒門舍佛堂而已火亦自滅金帛資財一無損失自是親戚皆來歸心奉道其不燃之經表進入京持節西河郡太守陸淥表奏聞天寶四載八月十二日敕褒編付史館

崔公輔仙都經驗

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年忽覺精神恍惚多悲恚狷急往往忽忘舉家異之一旦無疾而終心上猶暖三日載蘇亦即平復謂其寮佐曰昨爲冥使齎帖見追隨行三五十里甚爲困憊至城闕入門數重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屏外逡巡有官人著緋執版至屏迎之先拜公輔驚曰某爲帖所追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某是華陰縣押司錄事巨簡使君初官曾獲服事庭廡近奉天符得酆都縣地司所奏使君任酆都縣令之日於仙都觀中取眞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還天符令追生魂勘責使君一魂日夕在此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諮述以報

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忿悒悲愁精神遺忘否此是生魂被執繫故也於是引至廳中良久言曰此有茶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不得復歸人間矣但修一狀請置黃籙道場懺請所犯兼請送經却歸本山即生魂釋放矣因令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逡巡有吏執案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三年壽言訖公輔留手狀官人差吏送還乃於成都及雅州紫極宮忠州仙都山三處修黃籙齋送經還本觀公輔平復如常其後歷官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中任雅州刺史

曹戣天蓬呪驗

曹戣者字戩之泗州人也廣明乾符間在京師少而神氣怯懦多驚魘往往不蘇常遇蘇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呪令持誦千遍載之勤而行焉絕葷腥專香火逆旅之中亦拳拳修尚自是無復魘悸矣寇陷長安在宣陽里爲寇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劍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

之飾詣之曰勞役之事吾爲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載之疑爲寃所試辭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於空中良久履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嚴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禽珍木周還數十里有謁者平冠褒袖云太帝君令於賓宇憩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飽載之問太帝所主何國其未曾朝拜忽奉恩敕深所憂懼仙官曰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太帝君也上理斗極下統酆都陰境帝君乃太帝之所部天蓬上將即太帝之元帥也吾子以心北元尊奉神呪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太帝閱籍當在驅除之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述勤瘁之心延壽三紀使還於故里爾須之待朝謁太帝叩顙謝恩於闕下命二童送之食頃已達四州其友人謝良奏事行朝具話其事載之今猶在江表是則太帝之昭鑒天蓬之威神不遺毫分之善也

鄧老枕中經驗

鄧老者遂州長江人也有田數千畝古觀一所在其田中中和後連屬干戈人戶凋耗田畝荒棘生計日貧而家多疾苦一日偶至觀中久無人居經籍委於地上鄧收卷經書之間有一老人非常時所見謂鄧曰經中有一小卷乃老君枕中經也勤能持之解災致福力不可量語訖失老人所在鄧取枕中經以歸旦夕持誦不輟於口迨數千遍三四年間其家無復疾苦衣食充給兵戈之際骨肉皆安無驚奔支離之事鄉里咸異之成都康恭嘗過其家鄧話經之靈驗亦傳受誦念一家數口盡令持之鄭城重圍素無儲蓄而衣食不闕骨肉安全果免其難矣

張正元大梵隱語驗

張正元京兆人也詣尹嗣玄講下受大梵隱語旦夕課持不食葷血大寇犯闕於渭南道中爲寇驅虜是時殺人方甚死者盈路逃避無所憂懼萬端驅行之際忽有甲馬數騎與賊軍一般遮虜將出送於大槐樹下曰只於

此坐不用篤怕正元坐良久悄然無復軍行之狀恐日晚無所之詣潜起而行已在其家莊中庭槐之下矣骨肉皆在一無離散居數日晏然無虞矣因結侶過山於金州居止後至成都行朝與明道大師述此微異傾心修道勤奉真經一家咸今諷念

陳太清度人經驗

陳太清者天台觀道士也年五十餘捨家入道持度人經晝夜不倦雖行坐執役未嘗輟於口焉太清素獷悍兇狡鄉里惡之及其入道已鬢禿齒落持經十餘年白髮載黑齒落更生觔力強盛步驟輕疾雖少壯者與知登山追不能及也

甘玫神呪經驗

甘玫綿竹人也受法籙勤香火凡所修奉多有靈應高相之鎮成都未至間蠻家侵逼境內屯軍北軍六七百人在縣北寺中安下併有疫癘死亡甚多臥者相枕籍主帥憂危莫知所救玫曰即請道流一人為轉神呪經自備香火無所勞費因與道流人持香案詣廄

上轉神呪經十卷以柳枝水椀歷詣營壘中徧以水灑之一日之內二百餘人痊復如故自此士衆安全無復疾苦燕公奇之召至成都錫以金帛讓而不受唯取道衣一襲名香數兩而已

張融法籙驗

隨州道士張融常修寫符籙取其善價而圖晝之時繕寫之際或委於牀榻之上或致於杯盤之間逼近葷腥混雜眠睡略無恭敬之心同道有戒勸之者即以他詞對之亦甚不遜所獲益厚而家益貧妻子伶俜終年疾苦二十餘年而抱疾沉痾每午後自牀上投身於地踴高數尺而落被撲之時喘息不續悶絕痛楚號叫移時夜半復如此晝夜兩度近逾半年骨肉碎痛瘡痍相續膿血淋漓異常臭穢飲食不得或強食少許即心腹絞痛如有割刺天台道士陸合真閩郡人所說即詣其家謂之曰三洞法籙上天寶文從來不曾護持多恣輕犯此是考責之事必須洗心悔過懺謝犯觸之愆縱生不蒙恩亦死免考掠

如此痛毒何可忍之融聞其言雨淚悲感抗聲發願乞衛法靈官真經將吏捨其往罪許以自新載侍性命不敢輕於經籙言訖號咽叩告聲聞于外頃之心安而寐夢金甲神王三百餘人在空虛之內森然而立使人告之曰汝以輕褻靈官侮賤真法吏合考責二年既能知過識非且為原放盡汝八年餘命不得輒是貨鬻法籙載犯此罪永沉幽獄自是考責亦停疾痛漸愈半月間平復如故具以此事書牓於壁廣勸同人矣

姚生黃庭經驗

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啓中僖宗載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為賊所迫夜走墮枯井中傷足求出未得乃旁有窨穴匿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飢渴足疾亦愈時裏王既平寇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拯而出之具述經靈驗遂為道士居華原西界觀中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二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三（同卷十四）　常八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鐘磬法物靈驗

青田縣清溪觀鐘驗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銅鐘因袁晁亂後失其所在有墨書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溫州島嶼山下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遠一旦有人忽見水中一物如半鐘之形側露水上盪漾視之既近即覆矣露其一半認其模範之跡蒲牢之形乃鐘也以物觸之沉於水中矣與人話其異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霽亦時一見州寺僧結綵舫具旛花致齋迎之或經宿水上道場禮懺而請或得見之尋又沉去道門亦備旛花舟舫香火迎之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亦在迎鐘衆中稽首祝之曰此州觀寺皆自有鐘唯清溪觀無鐘多年極是闕事遠地不辦香花單心而已鐘若有靈願泝流自往某旬日即歸於觀前溪中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歸青田鐘已在觀前潭中矣焚香迎之汎汎就岸重

千餘斤數人挽拽懸挂若百許斤耳自後時亦飛去旬月却迴今以大鐵鎖之不復去矣其上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滅井邑老人評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

宗玄觀鐘驗

青城山宗玄觀古跡銅鐘三千餘斤隱花文飛仙旌節之狀工巷精好劉闢據成都取管內銅鐵大鐘鑄兵器及錢此鐘差縣人挽拽下山塵其上隱起花文欲盡頻以巨石搥擊終不能損拽至江干將入竹筏力敵萬斤竟亦不動縣狀申闢闢異之令送山中三二十人牽送上山纔若一二百斤爾既復懸掛時武擊之立致雷雨至今見在

太平觀鐘驗

溫江縣太平觀有任尊師者於市中每日戶乞一錢鑄鐘萬斤數年鐘成尊師年已八十餘矣作大齋表讚扣鐘數百下辭訣而去即大曆年中也其後劉澭僕射擁旄西川觀寺鐘上皆鐫刻陀羅尼呪至是任尊師復歸領巧工於呪邊刻云觀家銅鐘不合妄刻佛呪

別立誓詞數句而人見任狀貌益少壯於當時信是得道者

眉州彭山觀鐘驗

眉州故彭山市觀有大鐘數千斤觀去州二十餘里每扣鐘之時聲應州郭項年僧輩誑陳文狀云觀無道士鐘在草中當用軍之時官無正理遂移於州寺懸掛上鐘之時折匠之足又以為靈驗寺當州門扣擊之聲不聞州內羣僧別鑄大鐘此鐘不還本觀賣與嘉州寺中下樓之時傷其二匠斷足折腰入船出岸皆有傷損聾俗不以為靈驗至今流落未還良可惜也

爰赤木古鐘驗（黔屋南平縣 中三州鐘附）

爰赤木古鐘開元中所進云亦木莊在玉山之下時聞地中隱隱然有鐘聲尋求莫能致一旦赤木患瘡疾且甚醫不能祛夢一青童曰得浴鐘水洗之即愈赤木就近觀寺中以水洗鐘用器盛之歸以洗瘡彌加病劇乃令人於常聞鐘聲處聽之果有聲在地下掘數尺而得之鐘形上有坐獅為鼻鼻下平闊其

頂圓大圍三尺餘六七寸頸小如腰鼓形向下復大奇文隱鏤萬狀千名迫非鎔範所作既得以水浴去泥土取其水洗瘡即日痊愈夜有光景時或自鳴為隣里所異不敢藏隱奉表進焉敕賜景龍觀黃巢前此鐘猶在實應中盩厔縣居人耕地亦得古鐘百餘斤上有伏虎形為鼻自鼻以下頭大數寸而小殺之如是截殺三成共高一尺八九寸偏身天花雲葉工用殊妙比赤木所得圓厚而重既得夜夜有光或飛於空中聲韻清越亦表上進詔送玄真觀久之取留內殿渝州南平縣道昌觀有古鐘焉以二獅子對立捧花座蛟螭為鼻蛟尾分繞獅子之足盤於鐘上鐘形截殺三成如盩厔古鐘之狀於其殺處細花文五條當中一條金色明淨累累若珠貫焉次珠條之外作花片之狀屈曲相縈又外一重雲葉纏繞蹤跡奇巧二夫周細若非人功此外周身有花不可細紀云是湘東王送與隱居陶貞白近因亂離鐘已遺失又黔南鹽井中因摧損修築得一古鐘長三四尺中細

而實如腰鼓瓦腔之狀兩頭圓厚扣之皆有聲奇音響亮與常異在鹽井多年益加光膩無毀蝕之勢時有金色精明異常節度使僖公留鎮府庫焉

玉霄宮鐘驗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高二尺所重百餘斤制度渾厚形如鐸上有三十六乳隱起之文亦甚精妙相傳云夏禹所鑄或云是越王樂器頃年于空中夜夜飛鳴人皆聞之忽墮于禹廟內藏之府庫綿歷七八十年累有名僧求請欲彰其異而皆廉問不與咸通中左常侍李綰為浙東觀察使請玉霄峯葉尊師修齋受籙於使宅立壇出此鐘以擊之既而水部員外柳韜復自上京得老君夾紵像高三四尺聖相奇妙乃重裝修作蓋頂寶帳以白金香鴨香龜數事送於玉霄亦便留籙壇內供養齋畢李貂命賓畫為鐘銘具以歲月刻於鐘上并老君像偕送山中所刻之處璨然金色禹跡寺僧頻求此鐘不得既知鐫勒銘篆已送天台計無所出乃揚言曰天台所得古

鐘乃真金也匠人所刻之木是數兩金况於鐘乎又有香鴨器皿計其所直多矣因有衲僧與不逞輩十餘人夜入玉霄宮伏於版閣之下中夜踰欄干而上於道場中取香鴨香龜金龍道具實於囊中縻鐘於背出門羣呼而去尊師知之不許徒弟追之僧等約行三十餘里憩一大樹下良久天明只在閣柱之側衆小師往視之背鐘者已殭死矣其餘徒黨凝懵凝然不辨人物鐘及金帛一無所失尊師呪水灑之良久僧亦稍醒羣賊乃蘇發願立誓乞不聞於官乃盡釋之扶舁病僧而去僧至山下乃卒

開州龍興觀鐘驗

開州龍興觀鐘七八千斤未有鐘樓懸于殿上而已相傳云州中有數放之徒遺失之物爭訟不決之事沉滞抑屈之情焚香叩鐘立有明效至有囚徒刑獄推鞫不得其實者即入欵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押領囚徒來于鐘前焚香告誓撥槌將擊之際有人抑止之吏令取欵如是數

四郡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曰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月之內誣罔寃抑于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無子遺矣有理被抑之人宛然無苦由是刑獄大小無敢有欺以鐘為準的也雲安白鶴觀鐘亦類於此遠近傳焉

施州開元觀鐘驗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有鐘焉其形絕古用麟爲鼻以系千簴狀若玄瓠叩之初則清音彌遠俄而震然響聞數里然不知何代之器也初有郡氏牧牛于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民與牧童數輩聞之皆驚走辟易其後民病熱旬餘夢一丈夫衣青襦告之曰汝遷我于開元觀民亦未悟其旨又到田間載聞其聲如前而審誌其地即以事白於郡守郡守封君怒曰此民昏妄輒以不急之事干我耶叱去之是夕民又夢青襦者曰吾委跡於地下有年矣汝不速出者必有大咎民大懼及曉與其子偕往鑿其地深丈餘得此鐘

色青如所夢丈夫衣色也遂載白郡守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震響極遠郡人俱異而歎之郡守以其事上聞明皇有詔編於國史復命宰臣李林甫寫其奏以頒示天下矣

洪州許真君鍾驗

洪州遊帷觀有二鍾一是觀司特敕所鑄一是許真君修行鍾歷代傳之在真君殿稍小於觀鍾耳節度使嚴譔創置節制威令風行素重釋主長老增修其院長老欲取許君鍾嚴差官吏取而授之道士皆不敢諭其曲直取鍾之日雷風震擊是時大設齋筵費用極廣風雨暴至曾不施張頃刻水溢數尺及扣其鍾如擊土木並無音響長老謂嚴曰此州道士例多妖法必是禁鍾使無聲耳嚴怒捕諸道士所在禁繫責其邪幻將加重法官吏畏威無敢諫者嚴忽沉然思寐夢見許真君與二從者來至其前謂嚴曰無知無道強取我鍾又加法於道士若不送鍾還觀禮謝大道侍者斷其頭來即見授劍於侍者驚覺流

汗而侍者持劍髣髴在其前遽釋諸道士送鍾還觀自詣遊帷焚香致謝迴顧見持劍侍者謂之曰汝爲不道加害於人上帝所責斷頭之事恐將不免言訖而去不久以開江事敗賜死

天師劍驗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常用誅制鬼神降剪兇醜昇天之日留劍及都功印傳於子孫誓曰我一世有子一人傳我印劍及都功籙唯此非子孫不傳世于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矣其劍時有異光或聞吟吼乍存乍亡頗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惠及人憂軫于物以神劍靈效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即所疾旋祛隣家夜産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既至産家有神光如燭閃然照一室之中墮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志性溫和守謙退直與物無競俗機世務泛然不經其心人有所言雖譎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色

一旦有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禮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銲小銅鎖于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劒銲綴得乎此人請劒看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須炭數斤反扃其門以巨石爲礎熾炭鎚擊聲聞于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劒碎于其手師殊不爲慮頃之鎚鍛聲絶工人執劒以呈果完綴如舊所銲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酬之此人得錢媿謝致于老君前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失所在有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於人間自續其劒不然何得重脆若此而鎚擊不傷完復如故

張讓黄神越章印驗

張讓黄神印驗讓家于桂州客遊湘鄂間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途忘行在室忘坐惑于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後復多狂怒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裸露馳騁不知避忌履水火冒鋒刃不爲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割及之道士袁歸真新刻黄神越章印醮祭方畢試爲焚香依法以印印之印心及背讓正狂

走執而印焉奄然而睡歸真知印之效也復染丹炷香載印其心儼然疾愈有物如鸛從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上衆往視之乃大蝙蝠爾背上印字宛然讓乃平復如舊歸真持此印所在救疾大獲靈驗

范希越天蓬印驗

范希越成都人得北帝修奉之術雕天蓬印以行之祭醮嚴潔逾於常法廣明庚子歲三月不雨五月逾望人心焦然穀稼將廢願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爲生靈祈雨於是詣至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戌時投印池中陰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達曉及辰大雹迅雷驚震數四至巳少霽乃得歸府昇遷橋水漸爲陂羅城四江平岸流溢螟蝗之屬淹漬皆死自是有年矣明年駕駐成都上知其道術召對問以逆寇誅鋤宮城尅復之事命持印於内殿奏醮積雨之中雲霽月朗是夕上夢神人示以誅寇復城之兆上大悅授太常奉禮郎累遷主客員外衛尉少卿錫以朱紱黄巢捷至果符聖夢之日特加寵異自言 初居

夔膠巷印篆初成而靈寇凌突居人奔散藏印於堂㕓瓦中靈去之後四隣焚爇其所居獨在疑印之靈也

越州上虞縣延慶觀鐘驗

越州上虞縣 邪郭間有隙地數以時聞鐘鳴地中咸通年縣令夏侯頗傾心崇道以縣邑無觀買其地創造觀宇掘獲古鐘百餘斤上有文字曰正觀是冬賜額以降誕節祝壽所奏賜名延慶觀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三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四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齋醮拜章靈驗

陳武帝黃籙齋驗

陳武帝禪位之初江南大旱稼穡皆傷雖赦宥狴牢減膳避殿放宮人解鳥獸賑卹窮之禱祝名山二年亢旱戶口凋減帝於延安殿召百辟僉議致雨之術無以爲對御史曹千齡奏曰衡嶽道士爲伯雲年數百歲常持陰符經山神虎狼出入侍衛必有非常之術可副陛下之求即命使徵伯雲至都下帝設禮加敬問致雨之術答曰但修黃籙道場拜告天地自當有應遂於正殿置壇虔誠修奉至第三日果降大雨三日三夜遠近均足苗稼再蘇歲乃大稔伯雲辭歸山帝賜雲冠羽衣文机寶杖委之而去自是敕大臣公卿凡百士庶每歲祈福修黃籙道場持陰符經特於洞庭山置黃籙觀國內選度道士一千二百人大崇玄教矣

隋文帝黃籙齋驗

隋文帝開皇之初干戈不施寰海克定唯王謙後周舊臣勳名素重畏憚隋祖恐禍及其身遂據三蜀以圖變帝出師征之頻戰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枕乃於內殿修黃籙道場祈天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曰帝王上承天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下革周立隋天所命也一方之力何以敵於四海之力乎帝曰匏屬弔民蓋不獲已但王師疾疫以此為憂爾神人曰疾疫者北人不堪瘴毒所以多病壇中法水可救億兆之人況偏師乎即見神人取壇中禁壇水向西南巽之曰兩至即疾愈無煩聖慮也于日進軍必當克蜀旬日軍中奏其夜雷雨灑營壘之上二軍疾者皆蘇無復瘥疫矣其後王謙傳首二蜀底寧果是于日也

唐高祖醮宗聖觀驗

唐高祖自太原入長安以公主駐軍司竹園親臨軍所便至樓觀謁聖祖老君以隋尚書蘇威莊二百頃賜觀充香油常住改名為宗聖觀時秦王征討四方東拒王充外禦竇德

轉輸經費杼軸為勞欲祈清謐速安萬姓駕幸宗聖建醮祈福問觀主岐平定以克定天下之事對曰陛下聖德感天秦王籌無不勝此乃上天所命聖祖垂祐何寇孽不可誅也今耕之時稍闕膏雨化歲豐人贍天下匏日可清矣上曰憂社稷未寧都不念及水旱如師之言今祇請於神明致雨養農耳即入殿於聖祖前炷香虔拜及便還宮於是風雨隨駕直至京城三日而霑甸告足平定授金紫光祿大夫焉

高宗三川投龍驗

高宗皇帝為生靈祷福累於內殿修齋皆有靈應麟德元年差道士宋玉泉尚善真焉善英與蜀郡太守尚道通留守劉子玚正月十一日投龍於江瀆池池水自長兩六出雪花二月十一日投龍於隆山郡鼎鼻江有神龍現三月十三日至真玄壇三浪井現是時帝夢三台星下於蜀中及地而為浪井密詔玉泉等與內使閻士泉沙門法密智閏同訪其事至是浪井方現又夢金烏栖於蜀川巨木

之上亦命訪之是年正月鄂城界江側巨樹有烏三足栖於其上經宿而去至是皆符聖夢乃置金烏觀於巨木之下今屬温江縣四月二十一日投龍於九隴玉女房山獲青烏一雙陽平化獲連理嘉木七樹蜀郡隆山九隴官吏趙思陳宏郡函使賈叔建瀆令閻昶材等四十餘人同觀祥異又詔各於其處致醮告謝仍刻石於江瀆玄壇今石碑存瀆廟之側龍興觀碑側亦刻記其事

玄宗大寶觀投龍驗

玄宗皇帝詔司馬天師受三洞寶籙內題致齋投金龍於四明山之東南黃茂潭中上以朱筆於金龍左脇直畫一條潛以為記內使投龍醮畢有風雷起於潭中沸涌良久浮出水面尺餘廣八九寸如古經蓋之蓋上有朱漆書大寶二字其下有永昌二字是日京師暴雨龍現於內寢庭中左脇有一條朱甲帝喜曰我所投龍也左右若有言曰是大寶龍及詔左右無道此言者遂詔賜四明投龍處為大寶觀其潭號永昌潭及詔使還京以所

獲奏果符所賜之號焉

玄宗昭成觀齋驗

玄宗命天下道門簡陵蕭邈監造昭成觀既畢於觀為昭成太后追福修明真道場七日至第二日祥雲覆壇天樂奏於殿上夜有介金神兵三十餘人立侍壇側空中言曰孝德動天皆具以上聞載其事於蕭玄裕傳及碑文中焉

玄宗拜黃素文驗

開元天寶間四海昇平三十餘載神仙贊助賢良在朝而宸心大道憂勤庶政天寶四載乙酉正月甲子帝自製自書黃素文為生靈祈福炷香拜表將此奏於上玄其表自飛入空玄中杳不復見紫氣盤鬱覆于御筵香案之上空中有神人言曰聖壽延長羣官表賀編于史館

僖宗金籙齋祈雨驗

僖宗皇帝嗣位之初務先儉嗇中外一遵宣宗大中故事行幸賞賜文武階爵無濫於時而乙未歲三月不雨至于五月名山大川靈

湫郊壇所在祈祭未能致效時有淮浙人鍾常滿顧昭之皆有起龍致雨之術上俾行之内臣監於南山投冊有龍應徵有雨澤不能均足聖慮憂軫中外焦勞計無所出司空平章事鄭畋上言曰風雨水旱實繫上玄山川百神皆上帝之臣吏也不能專其雨澤自春愆亢上軫聖情所作禱求未彰厥效臣愚以為上奏玉皇可以感降風雨少安聖慮請應天節日殿上選兩街高行道士各七人於内殿置金籙道場七日天下名山青城峨嵋茅山天台羅浮五嶽等一十八處降賜詞文各修道場七日内殿請皇帝捻香祈禱以冀感通制可之十一日夜内殿開金籙道場十二日皇帝捻香躬拜日光赫烈萬里無雲隨駕寮屬往往誚讓於　側良久還宫即微風旋來陰雲徐布午後大雨至十五日所司奏京畿雨足十八日將散道場詔延三日是夕又雨至二十一日方霽中外表賀萬姓歡呼寵渥頒賜特加優厚自是歲乃大穰

僖宗青城齋醮驗

中和辛丑歲僖宗駐蹕成都八月有大星流出虛危犯清廟歷墳墓哭泣之星太史奏玄宗在蜀之年星文譴見與此無異差道士於青城山修齋果有祥異請准故事於青城山齋醮以答天戒余奉敕與高品賜紫郭遵泰奏於文人觀修周天大醮宗玄觀置靈寶真文道場啓壇之夕神鐘鳴於空中殿上鐘不擊自響各五十餘聲聖燈徧山作虹橋花木之狀肉角金蛇見于壇上收而得之既而陰雲白雨自辰及戌雨霽而失蛇所在山下居人傍隱家枯朽欓樹載生六枝旬月而各長數尺以事上聞詔曰宗玄道觀靈寶齋場星冠上奏於殊庭駟騎初傳於詔命光含五鳳狀列宿於遥空聲吼長鯨若飛霜於豐嶺或金鱗忽見或欓樹分榮神仙難期陰陽不測驗茲祥異自師精虔功殊於五利文成事美於秦皇漢武喜歡所至寤寐不忘已付史臣故茲詔示復刻其事於幸蜀碑中

僖宗封青城醮驗

青城山昔黄帝詣龍師真人甯先生受龍蹻

經得御飛雲之道乃封先生爲五嶽丈人戴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庭之印爲五嶽之上司與潛山司命廬山使者爲三司之尊敕五嶽神一月載朝廬中灑水以代晷漏其後歷代帝王雖置祠齋祭未載加封號僖宗皇帝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詔内臣袁易簡勅吏王溢縣令崔正規與余詣山修醮封爲五嶽丈人希夷真君是時縣境亢旱苗穀將焦封醮之夜龍吟於觀側溪中風雨大至枯苗載茂縣乃大豊以事上聞編于國史矣

葉法善醮靈驗

天師葉法善括州人也三世爲道士皆有神術攝養登真之事法善符籙尤能劾鬼神顯慶中高宗徵入内道場恩禮優異時駕幸東都法善於陵空觀作火壇設大醮城中士女咸往觀之俄有數十人奔投火中衆皆大驚救之而免亦無傷損法善曰此人皆有魅病爲吾法所攝及問之果然盡爲劾之其病皆愈法善自高宗中宗則天睿宗玄宗五朝來

往名山累召入内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贈其父歙州刺史焉

劉圖佩籙靈驗

劉圖字文剛年十五佩七十五將軍符籙少小明能計筭身作江夏縣吏則履行貞謹以後漢安帝永初三年二月十日夜半子時太山君遣使者雅羽迎圖校定天下簿書奄忽將圖去使者語圖家人勿哭圖行當還耳圖逐使者至天上見太上老君北坐太山君東坐隱仙君南坐天師君西坐道德君中坐圖禮此五君訖太上老君勑圖曰知汝奉道信真守善而死以明能計筭故往喚汝欲令校定天下萬人簿書太山君教雅羽將圖去與左右丞尉相見訖共校定天下簿書二日夜半文書悉理除死定生簿籍已了便辭請還太上老君曰使者將圖示罪福之地去雅羽乃將圖入獼離一重之内見三千餘女人齊懸頭大樹上足履百斤鐵枝而拷之次入二重之内見有三千餘男子足履百斤鐵枝懸頭樹上而拷之次入三重四重乃至十重之

內皆見受罪之人或著百斤鐵械或懸頭樹上或反縛兩手或入鑊湯之中或頭戴重石或鐵叉叉身或著火中或更相鞭打皆身體爛壞苦毒難堪羽曰誹謗三寶欺枉百姓故也復入十一重之內見圖死父共三百男子更相鞭打圖便於天上平康獄邊大嘷吁叩頭曰圖父有何罪死遭此苦羽曰君父生時爲獄吏殺人不問其罪枉害良善死入此罪已經七年可得生活也當爲君奏天官解放君父耳圖因還啓太上老君叩頭百萬太上老君曰當爲汝解放父耳勿復憂也又敕雅羽將圖上太清宮中見三萬六千人著青衣手執金簡歌誦經文飲食備具音樂震天羽曰此人生時受佩天官符籙精進不怠名入太清得受此樂圖於是請還老君告曰汝還下土宣吾所告示諸道俗天下之人罪福悉爾勿令造過汝迴倉猝略示數條耳又告汝等道俗并月月除罪解過令當依而行之我與汝共期于丑同會於白獸圖稽首禮謝而歸焉論曰夫人生死各有天曹地官考錄罪

福毫末無遺故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是也羅酆山在北方癸地高二千六百里周迴二萬里洞天周迴萬萬里中有六宮是爲六天鬼神之宮也每宮周迴一千里人死皆於中過隨緣受罪又此山上下及中各有八獄凡二十四獄及太山下有五府地獄諸山河海亦皆有之獄中各有令丞掾吏陰陽水火考官諸受罪之人備經三塗五苦訖或擔蒙山石以副太山或汲西津水置於東海或生三惡道或生四夷中或生下賤或嬰六疾皆償前生之罪也故老君曰夫善者昇天堂惡者入地獄方履三塗五苦八難後生下賤畜生之類邊夷之國聖人愍之爲說罪對矣此即文始先生內傳之明文也夫無知之人乃謂道家唯尚清虛而無報應或生慢黷豈不痛哉老君哀之故命圖示其罪福欲令一切咸改惡修善焉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四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五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齋醮拜章靈驗

李鈗神呪齋驗

鄒聽希毗陵道士也精誠章醮以三洞經法化導於人邕州節度使李鈗相國李蔚御史中丞李昭執弟子之禮以師奉焉先是李鈗持節邕南溪洞蠻乘間伺隙俘掠封壤焚燒廬井稱兵入寇鈗命裨將出師以拒之隔水結壘時天下承平兵甲不用久矣人心危懼遠近震驚雖驛騎乞師飛章上奏而隣救未至莫知所圖聽希請作洞淵神呪道場得道士三十餘人告齋虔祝已二日矣是夕壇中香燭精豊星月融朗城中士女通夕瞻禮亦無夜禁之法人情翕然唯蠻壘之上雲物陰翳雷電交馳震霹一聲亦旋澄霽及明覘者馳報羣蠻遁去矣翌日境上擒得蠻酋一人鈗問其遠犯封疆不俟鬭敵而遁去何也蠻酋曰某日雷霆震擊之後諜者云北軍大至旋已濟矣由是棄甲而遁數年連寇安南相

國高駢討平之竟不敢犯邕南封部者乃鈗與聽希神呪之功也

張郃奏天曹錢驗 邛州成都奏錢事附

成都張郃妻死三年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時西川進軍在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隣家馮老人父子二人差在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十千在某處馮父子歿陣不迴物已尋破用却近忽於冥中論理其被追魂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斷下云自是歿陣不歸非關巨竊故用令陪錢三千貫即得解免緣臘月二十五日巳後百司交替又須停駐經年其錢須是二十五日巳前就玉局化北帝院天曹庫中送納一張紙作一貫其餘庫子門司本案一一別送與人間無異先化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件錢訖是夕妻夢中告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姓馮死已十餘年其姪爲冥司誤追到縣馮怒所追吏放其姪自縣後門倉院路而還見路兩畔有舍六十餘間云是天曹庫收貯玉局化所奏錢又邛州臨邛人姓張其夫曾

事永平軍事副使張霖郎中身歿之後縣司差其子爲里正已被追禁其夫下語於妻令入府將狀投副使郎中必得解免到府日先就玉局化北帝院奏北斗錢二百千我於天曹計會必令判下免之二百千錢二百紙耳妻如其言就化奏錢復夢其夫云事已行矣明日見副使果允其許則知紙錢所用事甚昭然矣冥中之事與世無異矣

陶隱居拜章祈雨驗

陶隱居在茅山之時國中大旱梁武帝祭禱山川徧走羣望郊壇靈祠靡有徵應隱居於靜室自製朱表上告玄司翌日無驗弟子周太玄曰昨有真仙降於靜室因言水旱之事天之陰陽數也數既有定不可遽移山川百神風雨之吏莫敢逆天時而弄風雨非太上之命上帝所行天帝下臨然後數可革耳所以堯水湯旱豈德之不逮耶雖聖人亦拘於天數矣陶都水憂國憫人誠亦至矣詞旨丹切善亦篤矣其如數何又一真人曰都水拜章必有奇應但未知其法耳若以青紙墨書

密室中拜之必果御達也隱居與太玄知其言而拜之是夕甘雨大霔連霈三日帝時有侍臣在山密白其事手書褒謝焉

王招商神呪齋驗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姓王其家巨富貨殖豐積而苦疾沉痼逾年不痊齋供像設巫醫符祝靡不周詣莫能蠲除玉芝觀道士陳道明專勤清齋拜章累有徵驗而招商素不崇道聞之蔑如也攻理所疾費貨財萬計矣日以羸痡俟時而已其親友勸勉俾請陳道明章醮祈禳不獲已而召焉道明於其家修神呪道場疾方綿篤不保旦夕促以啓壇當禁壇之際疾士瞑然家眷親友相顧失色禁敕既畢道明持劒水詣房內外噴水除穢疾士曰請尊師就此噴水可否道明就臥內噴之忽能起坐稽首頂禮曰深謝神功我疾有瘳矣乃求永命杌隱坐而喜曰一生錯用心不知有大道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妻子言曰我初困頓絕甚謂今夕死矣尊師開道場之時都不醒悟但聞空中有言大帝下

降領天兵討逆如是即黃先如日照灼遠近即見千乘萬騎天兵神將圍繞此宅鬼物邪怪並已擒縛去矣方來大帝太一乘七寶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令召其至太一前令神人以水噴面清涼徹心無復痛楚但氣稍羸薾即云元始下降乃見太帝太一對共迎拜隊仗倍於前百倍多矣元始天尊有光一道下照其身令則氣力亦似勝任矣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親友尚恐其未任勸俟來日懇要盥漱更衣扶杖而立良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四家人扶策揮手拒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遂巡如常自是三日齋壇炷香虔對略無暫替乃獨修創玉芝觀講堂大殿三門迴廊齋廚道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餘步土木之用像設之製牀枕器皿服玩倉庫凡數百萬資用二年之內周備焉自茲氣爽神清智識明敏乃乞解所職養道居閒焉

杜邠公黃籙醮驗

相國杜邠公幼履顯榮歷居大任名藩重鎮

皆載領之年九十餘薨於荊渚是夕中使揚魯周自五嶺使迴止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可懼敲磕擊觸若兵甲之聲人人股慄莫知所以魯周騶騎所倦尋亦成寐夢四衢之內師旅充斥不通人行問其故皆曰迎閻羅王令夜四更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年長者是既覺召驛吏問之時公不豫半日矣官高年長者首冠衆人疑其必有薨變是夕四更果去世矣魯周話此事於儕友間自是京城亦有知者明年春女妓間有暴殞而蘇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閻羅之任要作十壇黃籙道場以希退免令送錢三百萬圖模各二百事於開元觀古柏院請沖真大師胡紫陽嚴修齋法齋畢前傳命之妓復暴殞如初云我已奉上帝之命爲他國之王免冥官之任矣言罪福之報信如影響不可不預戒慎也黃籙道場表奏上帝降命無所不可焉

籍縣劉令破黃籙齋驗

劉生者咸通末爲陵州軍事判官知籍縣事主簿程克恭精勤崇道率衆置黃籙道場請

道士羅超然主張齋法羅超然性多虛矯忽侮於人至縣一謁劉生偶未相見不復載往劉頗憾之是夕啓壇克恭請劉同往竟亦不至明日齋午間劉令胥吏領囚徒數輩於壇側廊下推鞫超然揔之聲厲詞勁劉使吏就壇内擒超然欲加棰朴久之隸校摩勢詰其紫衣之由超然云法位合着謂之法衣是道門昇壇朝謁之服爾劉殊不聽填於狴牢中齋壇由是遂罷超然尋亦放釋劉自此沉疾逾月日夕號呼若有棰撻眉鬚墮落瘡痏周身遂成風癩而性多褊碎所在凌人既抱惡疾情益兇躁侍中崔公安潛鎮蜀之明年其疾加作病臥累月一夕風雨迅雷卒於成都私客館下

程克恭拜章祈雨驗　六

籍縣主簿程克恭好道探玄精勤修奉家于眉州遇錄事參軍崔渾授以拜章祈福之訣於其私第創爲道堂靜室更益崇嚴忽本郡亢旱累旬安撫將欲害稼因撿章格中有祈雨章乃備脆信香果於其別墅拜章請雨焚

章之際有玄蛇徐行若有所引忽不復見俄而朗月之中微有陰曀雲纔數丈即有甘雨野田之中涓涓流注中夜而息及明視之乃其家莊内有雨犬牙田界洞潤便殊翌日別修章詞乞一州之雨章纔拜奏夜果滂注州境之外雨所不及

韋皐令公黃籙醮驗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韋皐節制成都於萬里橋南隔江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衢水之南岸人逾萬戶鄽閈樓閣連屬宏麗爲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瓦鬼哭狐鳴以其發失墳隴平剗墟墓無所告訴故俗謂之虛耗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葺韋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伸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韋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叏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爲分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爲其遷拔上帝敕窮魂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爲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籙記立於真符

觀也

李約黃籙齋驗

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爲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忽一日還家約勒大小勾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以爲常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闕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授官近見天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授黄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投狀也約如其言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侍中路巖性甚強正早聞其妻還魂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印因會話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妖妄之言固不可聽其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印黄州刺史有闕路持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署黄州刺史亦總不知敷下之後方復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月妻謂約曰我入世限盡與君爲生

死之訣所以未去者爲天司與一主持要月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有過咎未得原免今居官之際可爲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請修黄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修黄籙道場妻曰天上地下一切神明無幽無隱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黄籙齋者濟拔存亡消解冤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無所不可上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敕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黄光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修黄籙齋爲急矣約問曰佛家功德甚有福利何得不言妻曰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天符指揮只似世間人情請託覔致而已鬼神無所遵稟得力極遲雖云來世他生亦恐難得其效約聞之乃備法物置黄籙道場三日三夜其兒女復爲母氏於紫極宫別修一壇亦三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

金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卹貧弱矜憫孤獨疎薄貨財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靜身心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即爲上矣勿以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爲念也長子後宰昌明亦在道鄉中于一尉不足榮顯小子當今入道以奉香火十年之內四海多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納吏焚香虔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納官任皆如其所言也○

李言黃籙齋驗

李言自緜州度支院除大理少卿乾符中寓居縣劒閣崇奉大道常供養老君香火不輟妻因省親往普州在道遇疾於普州將息言聞妻病遂於莊所置黃籙道場爲之祈福啓齋之夜妻夢青衣童子一人云太上老君令喚引至一山下仰視其山崖壁數千尺山前有梯狀如金色引之攀梯而上良久及頂道徑平坦奇花異木間以松篁時見亭臺隱映林巒行數百步及一宮闕崇高華煥皆金樓

玉堂入數重門方至大殿白玉爲階黃金欄楯太上老君坐於殿內童子引言妻至階下老君謂曰適得李言所奏爲疾苦未平但好將息勿爲憂也因敕左右以一杯酒賜之拜謝而飲飲畢即令童子送還其家便即夢覺一室之內皆聞酒香口中亦有酒味異常珍美自此平復旬月便歸昌明驗所夢之夕是啓齋之夜三更以來法事初畢之時也言乃畫太上老君像益勤修勵夫婦受籙常奉香燈大駕到蜀言除官昇朝妻封邑號而精嚴修奉人所不偕矣○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五

道教靈驗記十五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蜀杜光庭撰光庭有了證歌已著錄其書歷述奉道之顯應以自神其教凡宮觀靈驗三卷尊像靈驗二卷天師靈驗一卷眞人王母等神靈驗一卷經法附錄靈驗三卷鐘磬法物靈驗一卷齋醮拜章靈驗二卷以光庭自序及宋嶽宗序考之尚缺五卷張君房雲笈七籤亦載此書僅六卷一百十八條又節刪之本更非其舊矣陶岳五代史補載光庭長安人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尊師遊會僖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而青城山志載元符中彭崇一序則云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與鄭云叟應百篇舉不第入天台爲道士扈僖宗入蜀留居青城以卒其說小異未詳孰是然其爲由儒入道則同故所述皆嫻於文字較他道家之書詞采可觀惜其純爲神怪之說不足據爲典要耳舊本題曰唐人考朱子通鑑綱目書王建以道士杜光庭爲諫議大夫而光庭廣成集中又有謝戶部侍郎表則非惟入蜀且仕蜀矣故今改題焉

神仙感遇傳五卷

〔前蜀〕杜光庭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神仙感遇傳五卷》提要

神仙感遇傳卷之一　恭五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王杲

王杲者湘南人也其家近王喬觀跡古所建殿宇臺閣功用甚奇而歲久荒棘漸欲隳壞杲每疚心而無力崇葺唯祀像設使耕農稍贍必旋議修營其家牧童於觀側牧牛見一村夫黃赤而短髮力壯於常人好與之戲或較力焉牧童多不勝常伺牧童來即與之遊狎杲或責其歸晚因詰其由杲曰若是鬼怪身冷而輕童曰此體冷而重少語行遲杲曰明日復去當隨而伺之但與其効力吾將助汝擒之明日牧童復往此人亦來因効力而杲共仆之乃金人也舁歸甚輕至家乃重及數千斤背上文曰修觀之外以答王杲杲乃貨金修觀數年而畢王杲子孫至今巨富也

吉宗老

吉宗老者豫章道士也逖遊名山訪師涉學而未有所得大中二年戊辰於舒州村觀遇一道士弊衣冐風雪甚急忽見其來投觀中

與之對室而宿既暝無燈燭雪又甚忽見室內有光自隙而窺之見無燈燭而明唯以小葫蘆中出衾被帷幔絪褥器用陳設服翫無所不有宗老知其異扣門謁之道士不應而寢光亦尋滅宗老乃坐其門外一夕守之冀天曉之後聊得一見及曉推其門已失所在宗老剋心責己周遊天下以訪求焉

何道璋

何道璋者閬州天目山道士也修奉精勤遠近所欽其香燈齋醮所得財施皆以崇葺觀宇興置像設雖荒壇壞殿玄門古跡必力而創之如此者多矣天目觀爲野火所焚屋宇略盡躬持畚鍤五六年而樓殿鼎新矣天目東有峻崖上倚枯樹樹下往往有光道璋將植松檜伐其枯枿崖石隨墮中有嵌穴得上清古經七十餘卷丹墨文篆一如新製而方事締搆未暇閱覽有道士從而借之欲潛將去忽然風雨暝暝而失其經既失之後無復知其所在

謝貞

謝貞者臨邛工人也善圬墁而用意精確嘗與工修泥鶴鳴觀上清宮即天師在蜀時所製貞研精盡意塗飾用密忽見道士引二從者觀焉神彩異常身長九尺自門而入謂貞曰山中難值修葺頗愧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令再三審記曰此後有疾者雖千里之外符必効勿多取錢可濟家而已貞記其符行之極効大獲金帛而家業豐焉

李岌

李岌者桂州人也採樵歇於大樹下見樹枝間有一卷書取而看之或有識者皆鬼神之名讀其名字鬼神隨應之父母異其事潛抄不識字辯之於人也然後徧能自讀呼鬼神姓名一一皆應遂能役使鬼神隱形藏影或步行水上或喝水逆流變化萬端無所不可人或疑其幻化欲擒之於官乃曰我自法戲不擾於人何爲怪也復隱居陽朔山修道至今猶在

葉遷韶

葉遷韶者信州人也幼年採樵避雨於大樹

下忽見雷公爲樹枝所夾奮飛不得拊枝雷霹後却合還詔爲取石楔開枝間然後得去仍愧謝之曰約來日却至此可也如其言明日復至樹下雷公亦來以墨篆一卷與之曰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也我兄弟五人要雷聲喚雷大雷二必即相應然雷五性剛躁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効嘗於吉州市中醉太守擒而責之欲加凌辱還詔於堦下大呼雷五一聲時中旱日光猛熾便震霹靂一聲人皆顛沛太守下堦禮接之請爲致雨信宿大霔雨澤遂足因爲遠近所傳遊滑州時方久雨黃河泛官吏被水爲勞忘其寢還詔以鐵扎長二尺作一符立於河岸之上水湧溢推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見墊溺于今傳之人有疾請符不擇筆墨書而授之皆得其効多在江淛間周遊好啗葷腥不修道行後不知所之

牟羽賓

牟羽賓者成都洛帶人也家貧傭力於市一

旦有少年道士立於路中見而問之曰我有衣襜要求一人力送之入成都可乎羽賓許之遂行至大東市北街日方辰巳間道流謂之曰日既未午此不能住徑往山中矣又隨其行稍晚已到青城山門自神廟入竹林中有小屋十許間道流自開鎖鑰入內房守清潔而別無人居令其廟中取火道流於籬落間採掇野菜烹而與喫乃曰不欲留宿此欲遣去又無錢有一冊子與之開其數葉見有文字云此方可以變髭髮依方合之可終身衣食必有所遇既而出山及施婆店乃夜計其道途自早及暮二百餘里羽賓依方製藥行之甚効相國燕公在蜀召見之乃與冠帔改名羽賓其冊子內止於一首方無復他字其方亦無傳得者

于滿川

于滿川者是成都樂官也其所居鄰里鬬水有一老叟常擔水以供數家久矣忽三月三日滿川於學射山至真觀看蠶市見賣水老人與之語云居在側近相引蠶市看訖即邀

滿川過其家入擢竹徑歷渠塹可十里許即見門宇殿閣人物諠閧有像設圖繪若宮觀焉引至大厨中人亦甚衆失老叟所在問人乃葛璝化厨中矣云來日蠶市方營設大齋頃刻之間已十日矣賣水老叟自此亦不復來

侯天師

侯天師者九隴木頭市人也因蠶市於葛璝化誤損一客道流衣擔驚懼異常道流殊不爲怪乃授一道符云依此書之可理衆疾以資終身衣食也依而行之至今彌効初時云天師符也今人號之爲侯天師焉

韓氏女

韓氏女者雒縣真多化人也劉闢據成都府天軍西討兵士將及於真多市士庶奔迸竄於草莽中女十五六歲其家力足亦未慣徒步遠涉乃投真多觀中於殿東大厨内有童子引入其門見年少女官數人窻下奕棊既令引見老大女官一人謂之曰不慣驚恐但安心看棊如是良久與之飯饌訖曰恐其家

憂之可令歸去也復令童子引至其家已三日矣韓氏乃大修觀宇嚴像設以報其恩焉

王叡

進士王叡漁經獵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炙轂子三十卷六經得失史冊差謬未有不鍼其膏而藥盲矣所著有二鍾之篇釋諭之説則古人高識酒鑒之上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娱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覈詞樞亦猶劉闢之詬誚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噏嵐霞因亦成疹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宴中道逢攖杖樓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儕名曰希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惑之累耶何若羸若斯辭以不然道曰疾可愈也余雖釋侣有鑪鼎之功何疾之不除也叡委質以師之齋于漳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津天魂金液地魄坎離運行寬無成金木有數秦晋合宜近効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魂牝牡結陽呴陰滋神鬼滅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

今來日月受而製爲餌之周星疹且瘳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十矣殆於彭山道中識者瘞之無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溫縣時摯獸結尾爲害尤甚歛醉宿草莽露身林間無所憚焉斯以蟬蛻得道之流也

王從玘

王從玘者宦官也蜀王初節制邛蜀黎雅爲永平軍從玘爲監軍判官自是收尅成都罷鎮爲郡從玘棲寓蜀中十餘年食貧好善不常厥居於邛市有老叟睨而視之曰將有大厄賓于死所探懷袖中小瓢以丹砂十四粒與之曰餌此旬日而髯生勿爲怪也可以免難矣服之三五日髯果生焉月餘詔誅宦官從玘亦在其數人或勸其避去答曰君父之命宣可逃乎俛首赴繫太守哀而上請蜀王特乞宥之視其狀貌無復宦官矣

崔玄亮

崔玄亮滎陽人也奕世好道勤於香火常諷黃庭道德經寶曆中授湖州刺史修黃籙齋於紫極宮有鶴三百六十五隻集降壇上內

一隻立於虛皇臺頂周身皎白朱頂而已紫氣彌亘壇所自辰及酉方散杭州刺史白居易爲讚曰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頂大綴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緱山不迴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曆之初三元四齋當白晝下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壇排徊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玄亮自是通感彌加精誠一旦於靜室誦黃庭異香盈室無疾而死葬時棺輕若空衣耳玄亮子金陵暮拂衣而去居茅山唯琴酒自適亦解形去世傳言湖州刺史常誦黃庭經度人經執手鑑於靜室諷經奄然化去歸葬滎陽坐龕中但有手鑑法衣也

錢道士

錢道士者杭州臨安人也初爲末校事太守令狐綯從至京師時朝廷命金吾將軍韓重持節入雲南進士袁循爲介錢生同隨循入雲南袁好尚焚修之道到成都遇王局觀修黃籙道場袁宿觀法事錢得隨之禁壇既畢忽有道士杖劍執水椀紫衣龜冠身長七八

尺繞壇之外周行廊廡之下至錢生前以挠中水令錢生飲之水極甘美錢飲歎𠒾道士乃去錢自此不食日以光悅衆𧦅異之爲製冠褐令其入道乾符間猶來往京師後不知所之

令狐綯

令狐綯者餘杭太守纁之子也雅尚玄微不務名宦於開化私院自剏靜室三日五日即一度開室焚香終日乃出時有神仙降之奇煙異香每見聞於庭宇因言入靜之時有青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謁老君見冊命張天師爲玄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任初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太上曰䟽胡擾於中原蠶食華夏不能戢之尹真人之過也再立二十四化分別人鬼澤及生靈道陵之功也此二者各宜登壹宜思取驗於大道可即勑尹真人登一蓮花寶臺端寂而坐頃之方景昏暗又命道陵亦登此臺既坐良久則奇彩異光種種變化人天交暢矣自是以道陵代尹爲玄中法師焉乙未年聞令狐之說

丁酉年於西川濛陽見張道士云天師降授道法遠近欽而事之因聆其天師降激之事云天師進位近爲玄中法師與令狐所說符契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焉玄功杳冥未可詳驗聊以紀其異也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絹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云太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

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説陰符之義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戰勝之術皆内出心機外合人事覩其精微黄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殃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爲師無本者爲弟子也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算久之母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滿矣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及還已失母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絶粒開元中爲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經十卷有相乘著中台志十卷時爲李林甫所排位不大顯竟入

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之也

鄧老

鄧老者家于遂州長江距涌泉界有莊數十畝古觀在其田中連值干戈人户凋散生計虚罄脅腴榛荒而疾厄不已一旦行於觀内見經籍委散因撿拾收卷際忽有老人立而與語曰此是老君枕中經若勤持誦可以致福災所不侵鄧乃敬聽取老人所指小經一卷收拾既畢已失老人所在此後盡夜持枕中經約數千遍一二年間家給力足當兵戈之際亦無所驚懼成都康恭者常過其家而得之以精誠念時郪城重圍死者衆矣康舉家十餘口素無儲蓄而骨肉安全界免其難焉至今康之長幼常持此經矣

楊初

楊初者成都人也家時居東市金銀行事親以孝行爲親友所稱因遊葛仙觀得羅公遠真人真容晨夕以香燈供養數年蜀王收成都重閫于城中公私力困其家亦以罄竭納贍軍錢七百千鬻産以充纔及其半旦夕爲

官中追迫而恐老母為憂不敢令其母知忽有一村夫與之語官錢甚急何以支吾初詰其憂迫狀此人令初求生鐵備炭火是夕來宿其家於鑪中實鐵及炭以鍛之相與飲酒至晚留藥與之曰此金半以備官錢半以資家產我青城羅真人也約會於青城山服此藥即當山中相見如是乃去視其鐵化為金矣初償納贍軍錢之外日充甘旨一旦吞其藥俓往青城時還其家亦得藥與母母已年老髮鬒黑半年圖解

劉彥廣

劉彥廣者金陵硎壁倉人也嘗為浙西衙職事節度使唐若山若山好道與其弟若水皆遇神仙授以道要開元中明皇寵異之杖節鎮浙西逾年而棄位泛海遺表於船舫內監軍使以事上聞詔若水於江嶺仙山訪之不知所適彥廣十年後奉使揚州於魚行遇若山擔魚貨之若山召彥廣至其家門巷隘陋蒿徑荒梗露草霑濆才通人行入門漸平布甃花卉臺榭繁華之飾迨非世有命坐設食

聞其尚負官錢家內窮罄憫之形於容色既而令於所止店中備生鐵及炭是夕唐諸其店置炭鐵烈火而去謂之曰汝後世子孫合於仙山遇道不宜復居小職但貞隱丘園可也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債其二豐產資家勿食珍羞以增爾祿勿衣綺繡以增爾福陰功及物力濟人之急道所重也度人上品五千文妙經勤而行之焉彥廣得金如其償官債營家業於硎壁也世壽八九十其孫松後年入道天台焉

豐尊師

豐尊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為行者至處州松陽縣卯酉山葉天師舊宅觀中居累月乃白其師求度為道士願於卯酉山居住許之師去而獨居山中貨衣裝市茅木結舍既成野火焚之復歷告鄉里乞竹木依前葺舍既成又焚之乃棲止巖下數月頻有異物試難而退志天師降焉與其白丹如豌豆大謂曰今歲大疫可將此丹救人一丸可止一家之疾由是以丹一斗救疾保全者極多衆率財

帛充木功煦爲於山頂創殿宇鐘樓齋壇廊廡一年而所制畢備衢州陳儒僕射有疾召而攻之不往所施極厚亦乃不受陳果不起其弟主郡廣助金帛以修功德焉因中元請衆道流二十餘人修黃籙道場十五夜明月如晝天無纖雲忽涼風暴至雷聲一震壇中法事次失豐所在異香滿山人皆驚異逡巡豐至曰適天師與三天張天師並降賜我神劒今且於山中修道續有旨命即出人間用此劒扶持社稷視功德前果有劒長三尺餘有紙一幅長四五尺廣三尺與人間稍同但長闊頓異非工所制作刺史盧司空聞神劒之事於大廳開黃籙壇請豐及道衆以綵輿盛劒迎請入州去州門三二百步劒飛躍如電徑入壇心歎訝殊久欲送節度使奏聞豐曰天師云佐國之時自當有太上之命今非其時不可遽出盧然其言至今在州西山爾昔葉天師嘗謂人曰百六十年後有術過我者當居此山今豐果符其言矣

宋文才

宋文才者眉州彭山縣人也文才初與鄉里數人遊峨眉山已及絕頂偶遺其所齎巾履步求之去伴稍遠見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廣陌平原奇花珍木數百步乃到宮闕玉砌瓊臺雲樓霞閣非人世所覩老人引登珠樂臺顧望群峯森列於地有道士奕棊青童採藥清渠瀨石靈鶴翔空文才驚駭問老人曰此爲何處也答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峨眉洞天眞仙所居第二十三天也揖坐之際有人連呼文才之名老人曰同侶相求不可久住他年復來可也命侍童引至門外與同侶相見迴顧失仙宮所在同侶曰相失已半月矣每日來求今日乃得相見爾文才具述所遇之異焉

劉景

彭城劉景因遊金華山尋眞訪道行及山半覺景物異常山川秀茂見崇門高閣勢出雲表入門左右池沼澄澈嘉樹垂條棊布行列披蔓柔弱其實如梨馨香酷異景顧望無人因擬擷其實於懷袖中未暇啗食俄有稚子

數箇馳出吠之兢欲搏噬景乃蒼惶丈吾四顧無瓦石可投探懷中所摘之果以擲之果盡而犬亦去也迴顧前之宮宇但林谷榛莽而已時僧休與劉友善嘗話其事跡者也

神仙感遇傳卷之一

神仙感遇傳卷之二

卷六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蓬球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太始中入貝丘西玉女山中伐木忽過見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棊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言訖復彈棊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戲曰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一立飢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可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顧忽然不見及還家已是建平中矣舊居閭舍皆爲墟墓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卷六

王可交

王可交者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鑒物或人謂其所覩曰此疾也光盡即喪其目矣父母患召膚醫以灸之光乃

絶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
上見大舫一艘絡以金綵飾以珠翠張樂而
游可交立而視之舫艤于岸中有一青童引
之登舫見十餘人莪冠羽服衣文斑駁雲霞
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王三叔欲
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
仙骨爲大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
得道耳以栗子一枚與之令食可交食一半
留一半在手中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
岸忽如夢中足才及地已墮於天台山瀑布
巖下頃刻之間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疑
其詐妄移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洎到
天台之時已二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狀
鮮瑩袁公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
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始以神遊天上之簫
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
載爲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跡具載
縑緗靈異可稱忽詳聽鑒定非凡骨況在名
山今古不殊蓬瀛何遠委本道切加安恤遂
其棲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表間

陳簡

陳簡者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旦入縣未啓關
躊躇以候忽逢道流其行甚急睨簡不覺隨
之行三五里所及一宮觀殿宇森竦旁倚大
山引之一寅室內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
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
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簡素不識篆字亦
未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推讓之所
試按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
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無
限窮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即復
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
還家習篆書道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鮮
于方將受籙頗異其事以爲神仙嘉應判縣
狀曰方傳祕籙有此嘉祥旣彰悟道之階允
叶登真之兆尋復入金華山去亦時還郡中

邵圖

邵圖者餘姚人也以孝廉擢第任江東糺曹
連假宰邑晚歲悟道受符籙備簪褐於天台
謝君方易名曰正圖奉師之道逾於其親居

四明山下葉天師舊址其弟德溫深於儒學而未達玄理圖與四明晉紹山丈友善以兄弟事晉十餘年未嘗往來忽一旦理策登山訪晉焉於中道遇三道流共擕筐擷蔬偶遇道者謂圖曰山側將有干戈江湖亂離五穀翔貴不可居矣子既棲心於道當可速遊以避地圖視其筐中皆芝菌藥苗輩亦不敢爲請言罷登山同行者訝其後至乃徐詰所遇山之峭嶮號大蘭手額才通鳥徑攀緣一道以絕他路圖與三人相值同行皆無見者是夕○宿晉之廬長遲明圖復還所居與善友耆高譚通夕昧爽間圖衣紙道衣秉簡長跪而化所著書冊衣物一一條疏封於其前發緘視之則須遺舊親交友靡不周悉弟拘於儒禮哭之慟良久復蘇語曰吾得道耳非死也何哀慟如此爲言訖奄然復化是歲漸有兵戈自此中原多壘遠近饑饉率如其言矣圖秉版跪化弟云坐化非儒家之事伸其足而瘞之書之者痛其拘於俗而不達於道也

吳礎

吳礎者別業在湖州卞山下其側有堆阜高三四丈圍數步巨石欹斜以蓋其頂礎偶率人力以長繩挽之石忽傾側其下有石穴深而甚明使一人夫縋絙而下見穴中甕十餘行列兩壁下滿中有水如血色又有諸小器血若銅非銅若金非金皆有光耀其鏤鏤精巧若非人工洞穴漸深驚懼而出取器之最小者欲示於外及出穴亦失所在乃以石覆之其後有人於側近林中得一銅甕可受六七斗亦滿中赤水傾棄溪中數日溪水皆赤○又有老母拾得文石光彩可翫偶墜火中則○異香之氣聞於遠近知其非常因收而寶之每投火中異香亦如舊母壽竟亡去時有里人得讖云卞山下有無價香長生藥即老母文石之香吳礎十甕之水符其讖矣

王生

王生者嘗遊湖州烏程過金子山下過石門大開遂由其中居第櫛比閭井綦布名花異木迨非人世其居人皆霞冠羽衣風貌高古若神仙焉王生周覽勝異頗有寓居之思賦

詩而出復往尋之金子山前但見巨石峭崔無復仙境矣

金庭客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行二三十里忽迷失舊路忽忽而行日已將暮莫知棲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明津爲道士曰此去人家稍遠無寓宿之所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幽邃山谷沖寂既憩廡下久之烹野蔬藥苗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齋泊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奉客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近遠答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爲名客驚曰五百里甚遠尊師何時當還答曰尊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留客久住客方有鄉關之念懇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尋即復往再訪蹤無追其處所矣

費玄真

費玄真者成都雙流縣興唐觀道士也大中末有道士自稱吳子來止觀中淹留歲餘養氣絕粒時亦飲酒其爲志也汎然自適無所營爲忽謂玄真曰吾欲爲師寫真可乎玄真笑曰夫欲寫真先須自寫吳子如其言引鏡濡毫自寫其貌下筆莊肖頃刻而畢復自爲讚兼詩二章留遺玄真其爲讚及詩未嘗抒思讚曰不材吳子知命任真志尚玄素心樂清貧涉歷群山翛然一身學未明道形惟保神山水爲家形影爲隣布裘草帶鹿冠紗巾餌松飲泉經蜀過秦大道杳冥吾師何人矚思下土思彼上賓曠然無已罔象惟親詩曰終日草堂間清風常往還耳無塵事擾心有亂雲閑對酒惟思月餐松不厭山時時吟內景自合駐童顏又曰此生此物當生涯白石青松便是家對月臥雲如野鹿時時買酒醉煙霞又云寂爾孤遊翛然獨立飲木蘭之墜露衣鳥獸之落毛不求利於人間絕貴名於天下此山居之道士也題罷振衣理策而去莫知所在焉

白椿夫

白椿夫字永年湖南衡嶽人也少有高趣習神仙之道三元八節以詣嶽中諸觀助焚修朝謁之禮問玄經參眞之義頗爲高尚所歎異至於負薪汲水勤苦尋師不以爲替因得丹書飛步攝邪之術修之二十年由是濟俗救民懲妖袪疾賴其力者衆矣巢寇犯闕大駕西巡海内干戈紀綱淩紊酋豪獷暴者所在自樹置不遵法度師必約正道以戒之從教者多矣時境内有豪帥亡其姓名嘗爲其子娶婦吉日之前一晨忽有一少年騎從十餘輩不知所從來徑造其廳事箕踞詬之曰我先欲娉其氏女汝何爲奪之衆雖驚駭莫敢酬對因使其徒取纁綵羔鴈青錢束帛備物之數以還之而欲迫其女衆疑其鬼物也豪帥無以拒之選迅足者走百餘里召師詣明師將至年少初無懼色良久自謂曰白尊師果來矣乃泫然流涕跳躍上屋號呼數聲而滅所致之物皆在師散之以遺貧病者師顯以逆順之理諭豪帥豪帥知非乃散釋壘

聚袪解兵衛復爲編民廉使州將嘉其事湘衡間賢不肖者皆美師之德仰師之教焉一日有樵人扣戶曰西峯巖中有仙人會話師可造之師疑其山木之妖也熟睨其目睛以辨邪正方攝衣將行樵者曰師功行已著係籍仙簡何邪之敢干然毫釐之差勿爲恨也言畢由他徑去師策杖尋之至即暝矣但見崖壁有光因熟視之有詩爲翰墨猶濕其詞曰清秋無所事乘霧出遙天憑仗樵人語相期白永年讀訖即空壁無字光亦止矣

李頎

黔南節度李頎在鎮之日管内有安居山巨崖臨水高數百尺上有靈洞鄉里不知其名常有神仙居之欲瞻禮者乘舟其下扣舷久之即有雲氣異香之應鄉人上陳李公命道士泛巨舟備齋醮虔絜有眞仙數十人累累而集於崖頂以觀聽法事者三四日尚見至今若祈請者往往見之也

李班

李班者符秦時人頗好道術常於衛國縣西

南遊川穴山其山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流出班入穴尋之可行三百餘步廓然有明中有宮宇牀榻經書几案有二人鬢髮皓白對坐牀上班前拜之顧曰卿可還無宜久駐遂辭出至穴口有瓜數枚欲取食之已化爲石尋故道還家家人云班去來已四十年矣

裴沉從伯

裴沉仕爲同州司馬云其再從伯自洛往鄭州日晚道左聞人呻吟下馬披蒿萊尋之見一病鶴垂翼俛味翅上瘡壞無毛異其有聲惻然哀之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謂曰郎君年少宜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必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佳然須三世人是唐已數百歲隱之謂焉留宿及夜當呼其女曰可將下弦月子來其女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之內朗然若張燭矣見壷史

盧山人

盧山人寶曆中往往於白波南草市販燒樸石灰人見之累年多有奇跡賈人趙元卿好事將隨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瓜茗訪其利息之術盧亦覺其意謂曰觀子之意不在所市何所爲耶趙曰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蓍龜願乞一言耳盧笑曰今日且驗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當有人非意相干須戒妻子勿輕應對閉門臨水避之只可費三貫四百錢耳無大害也不然禍甚君可徑爲我語之趙時在張家停具以此語告張張素知盧神異乃閉門伺之欲午果匠餅者負囊而至如盧所言之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足其門詬之觀者甚衆張與其妻子出後門避之及午其人乃去行數步忽蹶倒而死良久其人妻至號呼見官官不能平衆人具言張閉戶迴避之狀官曰張固無罪但令爲備瘞埋之具其人妻亦喜因爲具之正當三千四百文爾由是人爭趨之如市盧不耐之竟亦遯去嘗謂趙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遯者得隱形者亦不少遯者二十年可易形名又二十年

名列地仙所言率多奇怪趙云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見其飲食又嘗於復州市與數人行遇六七人盛服滯酒盧叱之曰汝輩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六七人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同行者訝之盧曰此盡是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蓋得道隱仙之流也

權同休友人

權同休元和中舉進一年先遊海湖間遇病貧窘有村夫傭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雇者但具湯火竟不爲市疑其怠惰而未暇詰之忽見折小樹枝盈握搓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麤沙挼之爲豆湯誠與真無異秀才大異之疾稍愈謂雇者曰余貧疾多時既愈將他適欲市少酒肉會村中父老丐少路粮無以辦之雇者遂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扎聚於盤上以水灑之悉成牛肉汲水數缾爲酒會村中父老皆至醉飽獲束縑三十贈秀才方慙謝雇者曰某驕遇道者過亦甚矣今請爲僕役以師事焉雇者曰余少有失謫爲傭賤合役於秀才自有限

日勿請變常庶卒其事秀才雖諾之每所呼指常蹙蹙不安雇者乃辭去因爲說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筋及髮頳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

神仙感遇傳卷之二

神仙感遇傳卷之三

廣成先生杜光庭　纂

御史姚生

御史姚生失其名鄭州刺史鄭權敘云姚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甥姚怪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兼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戒之曰每時季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撲撻及汝汝各宜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而但樸斲塗塈為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為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學讀甚勤忽一夕半夜臨燭凭几披書之際覺所衣裘後裾為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知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四遂迴視之見一小㹠藉裘而伏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㹠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㹠所往明日有蒼頭騎扣門搢笏而入

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為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為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褓數人衣襦皆綺紈製造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如丹鏤焉則界方所擊之跡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褓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人奔波而至前施屏幄綑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人趨出再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為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許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夫人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為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延閣造雲而具翌日有輜軿至焉賓從璨

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餚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人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謝但以愚昧扞格爲憂夫人曰君勿憂夫人乃勑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宣父具冠劒而至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導之宣父及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璜祕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舉言則皆文樂公主遣上函書言勉之國命暫屈高標至京親貴候謁寒溫之外不交一言授太子賓客封國公及還山勑翰林學士賦詩送之

荊州韶石

荊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門名曰韶石晉永和

中有二飛仙衣冠若雪各憩一石之上旬日方去居人咸共見之也

曹橋潘尊師

杭州曹橋福業觀有潘尊師者其家贍足虛襟大度延接賓客功行濟人一旦有少年容狀疎俊異於常人詣觀告潘曰其遠聆尊師德義拯人急難甚欲求託師院後竹徑中茅齋內寄止兩月以避厄難可乎或垂見許勿以胥累爲憂勿以食饌爲慮只請酒二斗可支六十日矣潘雖不測其來閒欲逃難欣然許之少年遂匿於茅齋中亦無人追訪之亦不飲不食六十日既滿再拜致謝焉從容問潘曰尊師曾佩授符籙乎潘云所受已及洞玄中盟矣但未敢參進上法耳少年曰師之所受品位已高然某曾受正一九州社令籙一階以冒奉傳以申報答耳即焚香於天尊前傳社令名字及靈官將吏隨所呼召兵士騎乘應時皆至既畢令之曰傳授之後隨逐尊師營衛召命與今無異由是兵士方隱又謂潘曰可於中堂壘牀爲壇設案几焚香恭

坐九州內外吉凶之事靡不知也但勿以葷血爲犯茍或違之冥必有譴若精潔守慎可致長生神仙矣言訖隱去不知所之濬即設榻隱几坐於中堂須臾四海之內事無巨細一一知之如是旬日爲靈官傳報頗甚諠聒濬勃然曰我閒人也四遠之事何須知之嚴約靈官不使傳報答曰職司不宜曠闕所報益多約之不已濬乃食肉啗蒜以却之三五日所報之聲漸遠靈官不復至以亡一夕少年來曰吾輕傳真訣以罹譴責師犯汚真靈罪當冥考念以前來相容之恩不可坐觀淪陷別受一術廣行陰功救人疾苦用贖前過不爾當墮於幽獄矣濬自啗葷食之後自知已失及聞斯說憂懼異常少年乃取米屑和之爲人形長四五寸置於壁竇中又授玉子符兩道戒濬曰民有疾苦厄難來求救者當問紛人以知災祟源本然以吾符救之勿取緡錢務在積功贖過耳勤行不替十年後我當復來自是濬以朱篆救人祛災蠲疾赴之者如市十餘年年少復至淹留逾月多話諸

天方外之事然後別去歲餘濬乃無疾而終疑其得尸解之道也

相國盧鈞

相國盧鈞進士射策爲尚書郎以疾求出爲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處左右接侍亦皆遠去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一人衣飾故弊踰垣而入公詰之云姓王問其自云山中來公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深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召人力取湯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挼腰巾之水以咽丹與約曰此後五日疾當已康愈倍常復三年當有大厄勤立陰功救人惻物爲意此時當再來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本務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內三五日不康已

固無憂也翌日山人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陂分施貧病而已自後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相候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公歷任清切便蕃貴重而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己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未契道品勤更宜修也以金丹十粒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怠修錬世限既畢佇還蓬宮矣○與知微相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僅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也

李公佐

李公佐舉進士後爲鍾陵從事有僕夫自布衣執役勤瘁晝夕恭謹迨三十年公佐不知其異人也一旦告去留詩一章其辭曰我有衣中珠不嫌衣上塵我有長生理不厭有生身江南神仙窟吾當混其真不嫌市井諠來救人間人蘇子跡已往注云蘇躭是也顓蒙

事可親公佐字顓蒙莫言東海變天地有長春自是而去出門不知所之隣里見其距躍凌空而去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間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恒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瑯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届于紫極宮王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間日○仙苗因出遇一樵者荷檐於宮門貌非常也○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價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躡其後以問之樵者逕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酒佳即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余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鑪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歎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火上烟未絶有小竪立于所樵者勑之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第往石家取酒吾待與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小竪謂子芝僕

曰可閉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偕出自門隙
巳及解縣買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
醇郁烈非世所儔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子巳
醉矣余召一客伴子飲可乎子芝曰可復書
一朱符置火上瞬息間聞異香滿室有一人
甚堂堂美鬢眉紫袍秉簡揖坐樵曰而坐引
滿而巡二壺且褫樵者燒一鐵筋以焌紫衣
者云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執別樵者因
謂子芝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瀆廟睹
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覩夜來共飲者
○廼神耳鐵筋之驗宛然趙均郎中時在幕府
自驗此事弘文館校書郎蘇棁亦寓於中條
甚熟蹤跡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鍊之
訣且爲地仙矣

何亮

何亮者商山東陰驛廳子也執役二十年常
謙謹自持不敢違怠忽一日寒甚雨雪交至
道絕行旅有一道士冒雨而至衣裝皆濕歷
詣諸店皆閉門不容亮見而哀之延就驛廊
下熾火設食以待之一夕而行去將躊躕曰

荷君此恩不可無報因壺中取丹一粒令吞
之謂曰大期內可以無疾矣言訖而去何亮
年巳四十餘自此筋力愈充無復疾苦乾符
初年九十餘矣狀貌四十歲齒髮不衰信都
先生馮君消嘗召問其事遠近之人亦具道
之余得此說於信都先生焉

薛長官

薛長官者嘗與友人李生自京師同志訪道
周遊名山數年未有所遇而薛南入五嶺言
隱羅浮其志彌篤李生中道而輟復歸京師
○遊宦不偶年迫衰暮與薛相別三十餘年交
親益疎骨肉淪喪晚歲杖策詣羅浮訪之果
與薛相見薛棲止且久道術既成風姿秀穎
肌若水玉山中華軒層閣風亭月榭迨非人
世所有見李容狀枯瘁深所憫惻謂之曰子
雖欲栖息於此然終不可久駐因以金寶厚
拯之命女妓酣宴以餞之將行顧見其齒俱
缺問其故云前因弄毬子所損收繫在衣帶
中取而窺之令女妓刮去垢汙薛以小刀子
劃其缺處復安二齒而遺之戒以不語及達

山下齒已牢矣自是十餘年生諸齒皆朽落所安者宛而不動容師張公自給事中出領茲鎮歲餘病瘴痱累月彌甚公馳尚釋氏衆有持藥或言有効者皆不見信骨肉將吏深以爲憂副使信都先生馮君密謂公之親吏曰羅浮薛長官深有道術拯人疾苦遠近賴之可使一介持信以求其救也由是令使訪之果得其居處薛聞而哀焉謂使者曰謝張公遠遺方物山中無紙筆不復寫書所疾無以爲憂使至之後可掃灑庭宇潔齋三日自當有應如其言既至三日一宅聞異香氣亦無所有而張公瘳矣復使人齎信幣入山致謝使者迷失舊路竟不知其處所此蓋地仙之儔也余亦於信都先生得之矣

神仙感遇傳卷之三

神仙感遇傳卷之四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謝璠

謝璠者蜀川人也幼而好道嘗與三人同志約爲弟兄同遊諸山博採方術因相與於峨眉山門誓曰此山神仙所居必有求道之所我等三人於此相別各入一谷中隨所投詣看有見遇否訖分行璠入木皮谷約五六里逢四老人會坐巨石之上前有大盤烹肉共食之次召璠令坐揖令食肉璠告之曰某志神仙之道遊歷名山久絕葷血非敢矯妄矣老人喜曰子既求道但入此谷當有所遇璠即詣谷中行數十里見有臺閣華盛迨非人世所居入門有道士數人問其何以至此具以所至啓之一人熟視璠良久引至大殿之上像設儼然天尊前有經書委積案几此人令璠閉目信手採取一卷因即授之曰此天文大篆也行之可以長生度世可以積功救人此非汝久居之處便可去矣璠辭道流得經出山却至谷口宿於民家有小兒墮沸湯

中數處糜爛畢室驚痛無門救之璠視天大中有注字可治者乃書其文爲灰調水洗之逡巡都愈自此常以天篆陰功救人必家其効者不可勝計相國幽公都尉鎮成都招致璠於門下待以異禮及朝覲京師璠亦隨至長安一旦幽公子弟暴疾國醫盈門莫能効公忽記璠神篆之力促令召之纔至援毫書之應手而愈金帛賜與凡十數萬一無所取其後歸蜀復遊諸山不知所之

鄭又玄

○鄭又玄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其小與隣舍閭○丘氏子偕學於師氏又玄性憍率自以門望清貴而閭丘寒賤往往戲而罵之曰尒非類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閭丘嘿有慙色歲餘乃死又十年又玄明經上第補蜀州叅軍既至官郡守命作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宴遊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賂然以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

玄曰仇生與子同舍子會宴而仇生不預豈其罪耶又玄慙而召仇既至又玄以巵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辭又玄怒罵曰爾市井之民徒知錐刀何借居官秩耶且吾與爾爲伍爾已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慙耻而退棄官閉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罷僑居濛陽而常好黃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又玄高其風往而詣之願爲門弟子留之且十年未稟所受又玄稍惰辭之而還其後因入長安宿褒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又玄深奇之童子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省之乎又玄曰忘之矣童子曰吾生閭丘氏居長安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爲非類嘗罵辱我又爲仇氏子作尉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厚賂而謂我爲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子以衣纓之家而凌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于人間與汝爲友將授汝神仙之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既

悟其罪而意以懃悴而卒矣

盧道流

盧道流者不知何許人也年七十餘賣卜於洛陽市忽疟作十餘日異常危篤閒程修己處士來往二京頗有神奇之跡蓋得道者也盧以疟疾告之程於瓠中出丹砂細如芥子於白茶椀中滴酒研碎又書椀子內作二天使字以授於盧并酒服之疟即頓愈無何自玄元觀欲入城路經穀水暑熱旣甚因浴於水中頃之穀水暴溢水頭丈餘盧爲水所流○○已百餘步河側有二天使促命鋤瓜人涉流救之僅得而免及岸則不復見二天使免此漂流之厄書二天使字以潛救之耳天復中程至長安謂人曰五嶺可以避地託求丹砂入桂陽不知所之

成生

成生者其家巨富世居零口伯叔數人其第七叔好道早年冠褐來往華陰山時或暫歸自咸通後不知所在洎大殺犯闕昭宗東幸成生骨肉淪散生計困窮忽一日其叔還家

惆悵嗟痛留止數日因與成生之子往同州砂苑中至所居即甲第宏敞亭臺崇邃有若宮門焉立成生之子於門外良久持衣服器皿一帊以授之令歸贍家至即數萬金矣成生驚異知季父之得道也翌日與其子復往尋之無復知處所成生由是贍足其門外墻角有石笋以捍車馬凡五六十年其叔令移於庭內生疑其異因攻鑿之得丹砂伍斤隣里知之或傳於外爲軍中有力者所奪惜哉疑其非世之丹砂迨神仙之上藥若乎而失○○之哉

徐定國

徐定國者隸籍右三軍有膂力大中年詔選三十人送軒轅先生歸羅浮定國得預其選旣至山託以有疾方就藥餌因得駐留遂執僕御之禮以事軒轅時定國已六十餘歲居數年先生遣之歸長安容狀益少行若奔馬天復中不啻百歲才如四十人也

京兆華原陸尊師

京兆華原櫟陽界有古觀焉有陸尊師者隋

朝得坐忘之道其形質尚存乾寧中有奉使北京於館舍中與師相遇言笑如舊交駐留旬日因詰所止官使還京乃乞假歸别墅詣訪焉於小殿中見陸尊師像貌與北都所見無異有姚生者持黄庭經光啓初僖宗再幸梁洋姚爲寇盜所迫夜竄以避之誤墮此觀側井中傷足乃旁穴爲井窨以養其疾村里荒梗竟無人到以無修習之術但晝夜念黄庭道德二經自覺不飢足疾亦愈亦不知在井窨中歲月之數也襄王既平大駕歸闕有○遊軍宿于觀中夜見光明從井中出因訪而出之姚生感真經所祐之力遂爲道士居于此觀焉

明皇十仙

明皇嘗夢仙子十人御卿雲而下引於庭各執樂懸而奏之其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也樂闋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之音與咸韶大夏固不同也上喜甚即傳授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且命玉笛吹而

習之盡得其節奏欲默而不泄曉而聽政於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於上前上俛然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上即起下望庭廡卒不顧二相益恐趨出内臣高力士奏曰宰相有所請陛下宜面決可不向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上笑曰我昨夕夢十仙子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朕懼失其節奏繇是默而習之因不暇聽二相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爲二相言二相懼少解其曲傳○於樂府焉

虬鬚客

虬鬚客道兄者不知名氏煬帝末司空楊素留守長安帝幸江都素持權驕貴蔑視物情衛公李靖時擔簦謁之因得素侍立紅拂妓妓姓張第一知素危亡不久棄素而奔靖靖與同出西京將適太原税轡於靈石店與虬鬚相值乃中形人也赤鬚而虬破衫蹇驢而來投布囊於地取枕欹臥看張妓理髮委地立梳於牀靖見虬鬚視之甚怒未決時時側

目張孰視其面妓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靖令勿怒急梳頭畢斂袵前問其姓臥者曰姓張妓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云第三又曰妹第幾妹曰最長喜曰今日幸得逢一妹妓遙呼靖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遂拜之環坐割肉為食客以餘肉飼驢笑曰李郎貧士何以致異人具話其由客曰然則何之曰避地太原復命酒共飲又曰嘗知太原之異人乎靖曰州將之子可十八來姓李客曰似則似矣然須見之李郎能致乎一見○否靖言余友人劉文靖與之甚狎必可致也客曰望氣曰俾吾訪之遂約期日相候於汾陽橋及期果至靖話於文靖曰吾有善相者欲見郎君請迎之文靖素奇其人方議匡輔遽致酒迎之俱見太宗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與常異客見之默居末坐氣喪心死飲數杯招靖謂曰此真天子也靖以告劉益喜賀既出虬鬚曰吾見之十得八九也然亦須令道兄見之又約靖與妹於京中馬行東酒樓下既至登樓見虬鬚與一道流對

飲因環坐為約與道兄同至太原道兄與劉文靖對棊虬鬚靖俱會文皇亦來精彩驚人長揖而坐神清氣爽滿座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兄一見慘然下棊子此局輸矣於此失局奇哉救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弈既出謂虬鬚曰此世非公世界也他方可矣勉之勿以為念同入京虬鬚命其婦妹與李郎相見其婦亦天人也虬鬚紗巾褐裘挾彈而至相與入中堂陳樂歡飲女樂三十餘人非王侯之家所有迫若洞天之會既而舁二十牀以繡帕蓋○之去其帕曰此乃文簿鑰匙耳皆珍寶貨泉之數併以充贈吾本欲中華求事或龍戰三五年以此為經費今既有主亦復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一妹善輔贊之非一妹不能贊明主勉之哉此去十年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是吾得事之秋也聞之可潛以酒相賀因呼家僮百餘人出拜曰李郎一妹是爾主也言訖與其妻戎裝乘馬而去道兄亦不知所之靖得此事力以助文皇締構大業貞觀中東南夷奏有海

賊以艘船千艘兵十餘萬人於扶餘國殺其主自立爲王國內以定靜靖知虬鬚成功歸告其妻乃瀝酒東南而賀焉乃知真人之興乃天受也豈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亂者哉

東明油客

東明油客不知名氏常負擔賣油於側近坊內親居觀東偏門內數年隣里比狎之謹潔謙慎未曾見其喜愠一旦隣居有負債者客知其主陳牒徵訟所司將欲追捕計無所出議欲竄諸遠邑不然虛繫狴牢郎數口無所贍給必至殍殆聚族號泣決別將去客問之故聞之默然良久謂之曰勿用避去此有計矣即市致酪罐子一所炭五斤於其室穴地爲爐投藥於罐內以泥封之然炭燒之且曰待余却來然後開之勿得輕視仍教以火候因荷擔而去其夕不復歸明日及午亦不至火燭已冷其家發罐視之即真金也貨而償債三百餘千油客自此不知所在也

王璘

進士王璘大中巳卯歲遊邊迴京師既至之

日屬宣皇昇遐人心震擾纔入金光門投諸逆旅皆已扃鐍遂入豐邑坊詣景雲觀僦一獨院月租五百文即稅轡秣駟焉近鋪有老叟巨眉廣顙鬚鬢皎白貌古而秀負簏而入顧見璘驚曰此有人居矣又須移去也璘揖與語曰既爲先到第安居無慮也其只三兩日此舍二十餘矣叟曰聞閑固有餘君于月賃此舍固難寓居璘强留之欣然而上開戶汲水而入閉關悄然時方八月叟巳踞地鑪熾炭擁之而坐深夜不寐夕夕皆然曾無庖爨之所璘問其所爲曰余老矣貨針以自給多詣市肆亦不事煙爨矣旬餘璘疑其有道敬而親之或詣其鑪側坐而言論詞高旨遠迨非常流璘稍稍言情將有請益及明而去至夕不返發戶視之無復有鑪中破藥鍋其內微有金色焉

梓州牛頭寺僧

牛頭寺僧中山上創造經樓經營四層方就一級巳費百萬緡焉追適眇無成功吁歎憂惶自形於言色庵中有執役者僧村惷庸樸

常使析薪汲水而已亦不知其來忽聞進謂樓主僧曰此事非汝所知第去無以爲問居數日又進而言復斥之如是者三樓主僧疑其異徐問其意對曰小僧有點化術願爲和尚成就巨功訊其所須只二十千收買藥物可以辦矣雖異其說亦疑有妄即使人齎錢與之買藥旋令一僧支價直得水銀二十斤餘錢市金石諸藥至夕而歸乃於厨側小房内鑿地爲鑪擣築精密布灰三升於其下傾水銀於灰中衣帶中解藥末少許糝於灰土以油紙單上積炭百餘斤熾火以鍛之自夜及明火已消矣成眞金巨餅光彩異常乃曰可於城市貨與商賈每兩直二十貫如其言而售之市材募工樓亦告畢是僧一日遯去樓主僧散令徒弟物索求之月餘遇之於嘉州市懇召同歸梓州固辭不去所追之僧因與紛競爲巡察所擒訊詰其由具云此僧有黄白之術梓僧遣衆人尋之還舊所點化者爲官司所留將誘訪之欲傳其術閉口不對遂潛害之投屍於江中矣

任公瑾

任公瑾者長安懐遠里人也年十餘歳趙處士不知何許人也寓止於其隣孑然獨處晨出暮還曾無飲食庖爨之所任父見之數年矣因與語曰處士每出獨執其蓋不亦勞乎某有兒十餘歳願爲處士執蓋烹茶給使左右可乎趙欣然可之任執役又七八年恭謹勤靜趙頗憐之忽一日熟視其面驚謂之曰爾神形異矣當有棄市之厄不宜復在此矣爾常見鑪鼎之事能記之乎任曰某未受處士之教不敢竊記也即取其藥石之類一一示之口傳手授使其點錫成銀戒之曰勿衣羅錦勿事奢華勿酣嗜酒肉勿躭習美色勿乘銀鐙勿干官名爾衣食素薄相命窮賤吾以此給爾衣食而已爾當爲僕役二十年儉心刻意甘於力役小有不忍必陷刑戮矣戒之慎之遂決別其家與段支使弟爲照保凡十年節行操守異於常僕無何段弟赴京以其謙恪委之在家旣而點化銀物過理費用主妾詬罵不能容忍持刀殺之禁錮考按將

抵極法法官問其本末具述前事試其化錫果亦不謬任泣曰某違處士戒約自陷刑網苟能忍之二十年當脫此禍矣竟亦就戮大都黄白之事非尋常之人所可妄學也或得之者必爲禍胎驗於古今斯證多矣君子慕道所宜戒之

岐陽女子

岐陽女子者年五六歲其家沽酒一旦嚴冬寒甚有樵夫十數輩鬻薪於市稍稍散去獨一老叟荷薪未售日已晡矣北風轉勁女子之母愍見老叟呼之與語買薪直讎之百錢欲設食叟曰不須食也乃以酒一器授之叟袖中墜一柿子女子因拾之叟笑曰本欲將還家今既孩兒所得便可食之女子遂啖此柿子因不食粒今已數年顏狀奇麗樵叟竟不知所之也

神仙感遇傳卷之四

神仙感遇傳卷之五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崔希真

會稽崔希真嚴冬之日見負薪老叟立門外雪中崔凌晨見之有傷憫之色揖問之叟去笠與語顧其狀貌不常因問姓氏云某姓葛第三崔延坐崔曰雪寒既甚作大麥湯餅可乎叟曰大麥四時氣足食之益人勿以豉不利中腑崔然之自促令備饌時崔張絹欲召畫工爲圖連阻沍寒畫工未至張絹倚于壁叟取几上筆墨畫一株枯松一採藥道士一鹿隨之落筆迅逸畫蹤高古迨非人世所有食畢致謝而去崔異其事寳以自隨因遊淮海因遇鑒古圖畫者使閲之鑒者曰此稚川之子葛三郎畫也崔咸通初入長安於灞橋遇鬻蔬者狀貌與叟相類因問非葛三郎乎蔬者笑曰非也葛三郎是晉代葛稚川之子人間安得識之負蔬而去不知所之

越僧懷一

越僧懷一居雲門寺咸通中凌晨欲上殿然

香忽見一道流相顧而語曰頗有奇境事能往遊乎懷一許諾相與入山花木繁茂水石幽勝或連峯隣天長松夾道或瓊樓蔽日層城倚空所見之異不可殫述久之覺飢道流已知矣謂曰比有仙桃千歲一實可以療飢以一桃授之大如二升器奇香珍味非世所有食訖復行或淩波不濡或騰虛不礙或矯身雲末或振袂空中或仰視日月下窺星漢如是復歸還人間周歲矣懷一自此不食周遊人間與父母話其事因入道歷詣仙人更尋靈勝去而不復返

杜晦

杜晦少時於長白山遇一道士哀其多疾以丹砂一粒大如菉豆紅光瑩徹便令吞之曰此丹不獨祛積冷若不食肉可致長生慎無觸穢也既服丹即容狀充悅輕健不食累官為商州刺史絕粒三十年人不知也忽一旦思肉聞品味馨香心自念曰仙師戒我不食肉今欲卻食五穀先須食肉必奪我藥力矣遂啗猪肉少許良久吐一物大如雞子若新

膠未乾割而視之丹在其內光色瑩然與初服時無異復欲吞之因失之後惋恨久之是夕夢長白道士曰子不守吾戒敗於長生吾復得丹矣晦時年八十餘只如四十許人失丹之後旬日齒髮變衰顏色枯槁數年而卒

吳淡醋

吳淡醋京兆奉天平原鄉人咸通中畿內旱歉攜妻子二人投京西就食至永壽縣與一老父刈麥老父引入西山莊中行十數里雷雨暴作既晴漸到莊所門庭嚴潔有若公署老人為其設食徐云我姓韓修道於此大都修道若人間有纖粟所負未得昇天去我宿債負君錢五十萬錢未果遠適今欲相還食訖使一村童引出山門約日君可於涇州居候及永壽所負且以五百千文支路粮既別行百餘步如出煙霧中已及永壽市便徃涇州寓居夢韓公曰錢在牀下可以取用明旦牀下得五百千自是經營事力贍足鄉里或知有韓山人修道不記其名再訪山莊不復知其處所矣

王廓

布衣王廓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出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者皆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山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餘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似醉坐歇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話於同侶衆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充悦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後看經云君山有天酒飲之者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燕國公高駢

丞相燕國公高駢乾符三年丙申八月始築羅城甕門却敵共三十二里自西北鑿地開清遠江流入東南與青城江合流復開西南壕自閶門之南至甘亭廟前與大江相會環城爲固其所板築率彭眉嘉蜀資簡邛漢環畿赤之邑八州十縣丁夫以授矩設版六句而畢臨邛縣令陳沼領七縣之力分得金花街相如琴臺舊所凡有七臺各高丈餘中臺

尤大盡取其土復濬其下以爲新壕深且二十尺下值石板廣三四尺長五六尺厚尺餘二板相重勢頗牢密役者衆力舉之既發有煙焰五色直上高三尺許於石穴中得石合方五寸餘金彩鮮瑩若圖畫才畢合中銀葫蘆一大如指衆夫爭攫爭奪毆擊捋拽陳沼不能制伏走狀聞于燕公公使右廂版築使侯虔按之得葫蘆石合金丹一粒云有七粒諠鬪之際失去其六公置葫蘆於道場中灶香禮敬來晨丹砂七粒紅鮮異常公盡吞服之命釋爭奪諠繫及分竊丹砂者之夫並仰放之一無所問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爲冥官所攝無疾而死經宿乃蘇云既到陰冥間有廨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案牘示之見其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歲而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爲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見許即令還其人亦送楊數百步將別楊媿謝之知再生之恩何以爲報問其所

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即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乎復無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宮闕屋宇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鑪鼎志在丹石能製反魂丹有疰忤暴死者研丹一粒拗開其口灌之即活嘗救數人有閹官夏侯者楊與丹五粒以服之既而以爲冥官追去責問之次白云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冥官即遣還夏侯得丹之効既蘇盡服四粒歲餘又見黄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太山追之耳○夏侯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宮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答徐啓曰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遽令却迴夏侯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年可乎道士許之後即因改名延年矣楊自審丹之靈効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喧哭泣之聲問其故生人之子暴亡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楊物產贍足早解所任縱意閑放唯以

金石爲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名云鳴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其反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製故無能得其術者

薛逢

河東薛逢咸通中爲緜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殽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食之乃出山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明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昌明縣有天倉洞中有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之入洞可十許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室極廣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牀羅列牀上有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割開三五所請以奉於薛公爲信及齎出洞門形狀究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有散麵溲麵堆壘積豉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崖坡中有履跡往來皆長

二三尺纔如有人行處薛公閭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地理誌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千年資粮留於山少室山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角上四十里得下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爲中定思自中定思出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矣又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飢甚聞食香買蒸餅噉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旣飽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登州牟平縣界所食之僧俄變爲石以此言之王列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噉之必化爲石矣

蜀民

蜀民遇晉氏饑歉三五輩挾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因值群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才通人過隨而逐之行十餘步但見城市櫛比閭井繁盛了不見鹿

徐行市中因問人曰此何處也荅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石穴密誌歸路以告太守劉悛悛使人隨往失其舊所矣庾仲冲雍荊記曰武陵西陽縣南數里有孤山巖石峭拔上有蔥自成畦壠拜而乞之輒自拔食之甚美山頂有池魚鼈至七月七日皆出而遊半巖室中有書數千卷昔道士所遺經也元嘉中有蠻人此山射鹿入石穴中蠻人逐之穴傍有梯因上梯即豁然開朗別有天日行數十步桑果蔚然阡陌平直行人甚多蠻人驚遽而出旋削樹記路卻結伴尋之無復知處所顧野王云天地之內名山之中神異窟宅非止一處則桃源天台皆其類也

康知晦

康知晦者教坊樂官康赫赤之子幼而挺特好古從善常有雲泉放曠之志多詼諧頗斂辯常自子午谷抵金州半歲而還每值水石幽勝必留連賞翫忽谷行次聞雷霆風雨之聲在近山之側尋亦雲物開霽而山溪泛溢

水上有一老人乘槎而來沿岸而謂康曰子有道氣將有所得然十年之間四海沸騰九州輻裂王室多難卒未可平當深居遠害勿近王公大臣以保元吉余有鬼谷九宮之書以授於子善審吉方自謀避地也言訖泛泛而去水亦驟退山路復通康受書按而行之占往知來考定吉凶雖京房管輅莫能過也老人使棲息於道康乃冠簪居永樂里開元觀西廡之南軒朝野請益相屬於道將欲卜居中條未暇理策左軍中尉韓公文約使人三召之不得已而謁焉即署軍職加之憲銜以金魚玉帶衣馬靴笏併以授之康即冠帶庭謝而歸謂其子曰相逼若此不可復留矣明旦無疾而卒數日肌膚香潔人以爲尸解焉自是中原戈甲四方用武咸依老叟之言其所授之書名命樞寶章也

僧悟玄

僧悟玄不知何許人也雖寓跡緇褐而潛心求道自三江五嶺黔楚諸名山無不遊歷每遇洞府必造之焉入峨眉山聞有七十二洞

自雷洞之外諸崖石室邃穴之所無所遺焉偶歇於巨木之下久之有老叟自下而上相揖而坐問其所詣悟玄具述尋訪名山靈洞之事叟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不可輙入訪須得洞庭記嶽瀆經審其所屬是其名字的其里數必是神仙所居與經記相合然後可遊耳不然有風雷洞鬼神洞地獄洞龍蛇洞誤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反損深可戒也悟玄驚駭久之謝其所教因問曰今峨眉洞天定可遊否叟曰神仙之事吾不敢多言但謁洞主自可問耳悟玄又問洞主爲誰叟曰洞主姓張今在嘉州市門屠肉爲事中年而肥者是也語訖別去悟玄復至市門求之張生在焉以前事告之張曰無多言也命其妻烹肉與悟玄爲饌以肉三器與之悟玄辭以不食肉久矣張曰遊山須得氣力不至飢之然後可行若不食此無由得到矣勉之再三悟玄亦心自計度恐是神仙所試不敢違命食盡二器厭飫彌甚張亦勸之固不能食矣食訖求去張俯地拾一瓦子以授之

曰入山至某峯下值某洞門有長松下有洄溪上有峭壁此天真皇人所居之洞也以此瓦扣之三二十聲門開則入每遇門則叩之則神仙之境可到矣依其教入山果得洞與所指無異以瓦叩之良久峭壁中開洞內高廣平穩可通車馬兩面皆青石瑩潔時有懸泉流渠夾路左右凡行十餘里又值一門叩之復開大而平闊往往見天花夾道所窺見花卉之異人物往來之盛多是名姝麗人仙童玉女時有仙官道士部伍車騎憧憧不絕又值一門叩之彌切瓦片碎盡門竟不開久之聞震霆之音疑是山石摧陷惶懼而出奔走三五十步已在洞門之外無復來時景趣矣復訪洞主已經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死十許日矣自此志栖名山誓求度世復入峨眉不知所之矣

費冠卿

費冠卿者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為手札盈幅緘授費戒之曰劉

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褊率不拘於時捨高科而就此官可善遇之也費因請公略批行止於書末貴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函批數行復緘之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略不顧眄費悚立俟命久之而無報疑其不可干也即以相國書授閽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曰鄭某老漢用此書可為覆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憫然顧之揖坐與語日已暮矣劉促令投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已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却詣店所即自解囊裝舒氈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延賓之所有一閤子可以憩息僕乘於外可也即令左右引僕夫衛子分給下處劉引費挈氈席入廳後對堂小閤子中旣而閉門鏁繫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竅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執篲畚掃除堂之內外庭廡階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將及二更忽有異香之氣非

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劉𢾅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餚饌奇果香閤中費聞之已覺神清氣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亦非世間之曲仙人忽問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在長安中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耶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一杯酒送閤子中費窺見劉自呷酒了即於堦下盆中水投之費疑而未飲仙人忽下階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得相見也既去也劉令即詣閤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以去世劉費頗祕其事不知所降是何仙也

紫邏任叟

鄭南海爲牧梁宋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州有紫邏山即神仙靈境也劉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因行詣藥肆中旣坐有樵叟倚擔於壁亦坐焉主人連叱之曰此有官客何忽搪揬劉斂袵而起謂主人曰某閑人也樵叟所來必有所求或要藥物有急難所請不可令去懇揖叟令坐問其所要叟曰請一幅紙及筆硯耳劉即取肆中紙筆以授之叟揮毫自若書畢以授於劉書曰承欲往梁宋梁宋災方重旦夕爲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即爲千里客兼亦變衫色紫邏樵叟任某書呈劉覽驚異筆勢遒逸超逾常倫看讀之際失叟所在月餘鄭爲人所訟黜官千里之外皆如其言劉即於紫邏葺居物色求訪不復見叟世寶其書巢寇犯闕方失其所在也

朱含貞

朱含貞者晉陵道士也居龍興觀之東軒素以清貧而精奉香火孜孜焉未嘗少怠大中

丙子歳道士馬自然落魄江淛間率以梧酒娛逸爲事然時人異之疑其有道者也毎詣舍貞必以爲請舍貞常力以奉之居歳餘謂舍貞曰我久遊江淛今將北行嵩洛鎮華皆神仙之府餐和味道道士不可不遊也子有修勵之志而寡香膏之資有憫物之心而無拯救之効亦可歎也因以三符授之曰可以給終身之衣食增無涯之陰功第以玉篆救之雖千妖百疾靡不愈也初以一符攻之未致効者即發其二大効不過於三也多恤貧病少務金帛功充德全道不遠矣因命版題二十字詩於其廡下曰世有無窮事生知遂曰春問程方外路直是上清人署其名曰山客馬自然書書畢別去不復見矣後數年傳云馬君白日昇天舍貞自是符術大効姑蘇餘杭金陵淮海東西南北千餘里飛書寄信請其救者不知紀極因其所得之緡錢創東聖祖院丹翠金碧圖繪之麗盛著一時舍貞壽七十餘無疾而終咸謂其預於道籍解脫之流也

吳善經

吳善經嵩山學道十餘年博尋洞府周歷幽勝忽值一洞門廣丈餘高五六尺徐行而入漸覺博寛燭滅路遠無復計捫捫稍進又二三里即覺似濃煙霧中如此數里豁然明朗山川洞開四顧極遠視一巖窟之下有道士五六人奔往禮謁比至唯一人在焉善經拜禮修謁自陳遭遇之幸乞以延生度世之要仙者欣然授之曰子之勤志頗爲難偕今得值我已是積善所鍾矣度世之道須青籙著名天挺仙骨未易言也然子慕道之志亦可憫焉第還人間後當重會耳因指石牀上有書數軸令取一軸來依教取之仙者笑曰未可教以出世之道且讀此可以於人間整敘經文辯識天文玉字以佐王者增爾善功耳因使讀之善經一無識者即授以指訣丁寧再三善經了然頓悟一一詳識即令出山指以他徑頃之已在洛下矣自此經中玉篆赤書寶章真訣展讀詳熟與隸書無異憲宗皇帝修内殿於斗拱内得符一函中外無有識

者或言善經有天篆之鑒召入殿內示之披讀周悉輙無凝滯賜以金帛即令注解以進命太清宮别勑供給與唐觀道士瓊執執弟子之禮備得其訣瓊以天書玉字寫道德二經黃庭內外篇生神度人消災諸經几十卷又注解三洞籙符篆以爲正音感通中召於大內三宮授夷希先生萬羽客等七百人法籙所寫玉篆經未果上進瓊以没故詔謚爲昭玄先生善經在洛下九十餘貌若嬰孩齒髮不衰言遊五嶺不知所在昭玄去世已九十餘矣昭玄所書玉篆經上饒道士吳方夷得之將往華山中方避黃巢之亂因散失焉

楊晦之

楊晦之自長安東遊吳楚至烏江聞王先生頗有道術因就門謁之先生玄巾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命坐其側語義高暢不覺至夕即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年七十餘齒髮盡衰行步俯傴而至先生謂晦之曰此吾女也惰不好道今且老矣旣而謂七娘曰

爾爲吾刻紙作今夕月置于室之東垣上頃之七娘以紙月施於東垣上俄而奇光煥發一室之內纖毫盡辨先生與晦之談話於室內寒氣逼人如在天半矣及曉將别先生以杖劃其庭壓土晦之瞑視其所居則崖巒萬仞叢木參天前有積水目之不極晦之與先生立于水濱驚悖歎駭謂先生曰何變化之如此耶昨宵之遇今朝之覩豈非仙家一夕人世千年耶先生笑曰吾以爲娛耳振衣揖斥逡巡則門庭如舊晦之馳去莫敢顧眄矣

清河房建

清河房建居含山尚奇好道常授六甲符九章眞籙積二十年後至衡山遇一道流與語及詰上仙都蓬萊方丈靈奇之事一一皆若涉歷旬餘相依不能捨去建將之南海道流謂曰余常遊南海今十年矣護軍李侯遺我玉簪我以君好道今以相贈君其寶之是歲秋建至南海獨遊開元觀北軒有塑二眞人一曰左玄一曰右玄視左玄之狀與衡山所遇道流無異歎駭久之顧其冠即無簪矣因

問觀中道流此真人何謂而闕其簪耶道流曰十年前護軍李侯常以玉簪飾真人之冠亡之數月矣建具述衡山所贈簪之事囊中出玉簪歸于真人矣

僧契虚

叢九

僧契虚姓李其父開元中爲御史契虚幼好浮屠氏年二十髡髮衣褐居長安中佛舍及明皇幸蜀羯胡陷兩京契虚乃入太白山食栢葉絕粒遇道士喬君清瘦高古髭鬢皎白謂契虚曰師神骨孤秀後當寓遊仙都契虚謙謝之喬君曰異日師於商山備食物於逆旅有捀子必犒而餽焉或有問師所求但言願遊稚川當有捀子導師去矣及祿山破上皇還京天下息兵契虚即於商山旅舍備食膳遇捀子而餽焉近數月餽捀子數百人食畢輒去無問者契虚稍怠爲喬君見欺將歸長安忽遇川捀子年甚少問契虚所詣答曰願遊稚川積有年矣捀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安得而至乎契虚曰幼而好道嘗遇至人勸遊稚川但不知其路耳捀子曰與我偕行可

十六

以到也於是與之俱至藍田上理行具登玉山涉危崄踰巖巘八十餘里至一洞穴水自洞側而出捀子與契虚運石填水三日而水絕俱至洞中昏晦不可辨過見一門在十數里外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凡行百餘里登一高山攢峯迥拔石徑危峻契虚眩惑不敢前去捀子曰仙都近矣無自退也挈其手而登既至山頂緬然平坦下視山峯川原杳不可辨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又數十里及出洞見積水無窮中有石徑纔橫尺餘長且百里捀子引之躡石而去頗加悚慄不敢顧視即至一山下有巨木煙景繁茂高數十尋捀子登木長嘯久之風生林杪俄有巨索自山頂縋竹橐而下捀子與契虚入竹橐中閉目危坐勢如騰飛舉巨絙引之即及山頂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在雲物之外　後有缺文

叢九　十七

神仙感遇傳卷之五

神仙感遇傳五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蜀杜光庭撰記古來遇仙之事雲笈七籤所載凡四十四條此本凡七十五條然第五卷末尚有闕文不知凡佚幾條也

墉城集仙錄六卷

〔前蜀〕杜光庭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墉城集仙錄六卷》提要

墉城集仙録卷之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聖母元君

聖母元君者乃洞陰玄和之炁凝化成人亦號玄妙玉女為上帝之師太上老君先天毓神歷刧行化應接隱顯不可稱論其欲示生於人間表物之有始也故散形分神寄胎於元君焉而更生也昔於聃恭之刧常寄誕於天崗靈鏡之山洎商十八王陽甲八年庚申之歲老君乘日精駕九龍氤氳漸小如九色彈九自天而下託孕於元君之胎元君時在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泉之濱晝日假寐遂感日象如流星之光徑入口中因而有娠八八十一年所居之室常有異香之氣日月之光髣髴神明以衛其體容狀麗逸曾不衰息至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之歲二月十五日元君因攀李樹而生誕於左脇時有九龍自地湧出騰躍空中吐水而浴老君焉龍出之處因成九泉至今存焉即亳州太清宮九井是也老君既生能行九步步生蓮花以

来其足日月捞輝萬灵侍衛即指李樹曰此余姓也遂為李氏時人亦因號元君為李母為既行九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世間之苦何足樂聞三日之中身有九变身長九尺緑眉髮日角月玄鼻有雙柱耳有三門美眉方口蹈五把十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周偹其身元君以其生而白首故號老子或云自說九名又云有三十六號七十二名玄妙内篇云老君之生也天地萬神来集九庭[illegible]一散腪月妃擲華七元曜景三素充庭萬舟[illegible]公陸壊生蓮神童玄女翼其左右灵陰屡奏天樂駭空是也老君於是景侍元君蛍闡妙道将欲廣化萬有大弘正真也元君秉假謂老君曰吾閔於身皆六家之物權借用耳何謂六家甲寅木神為骨甲申金神為齒爪甲戌土神為肌肉甲辰風神為氣息甲午火神為温煖甲子水神為潤澤又木神為肝火神為心土神為脾金神為肺水神為腎風神為膽六家共成人身故有五藏六腑九宮十二室四肢五體三膲九

竅八十関機三百六十骨節各随所居各之故能動作視息飲食語言則有悪知是非也一家不和即為病矣人生各有歳月日時随其所属星宿以定其貧富貴賎生命長短為然六家之物有合有散有生則有死有成則有敗有盛則有衰此物之常數也刻有應敗之患神有應散之期命有必尽之勢甚可畏也夫神在則為人神去則為尸豈不痛哉蓋由五色乱自始目不明五聲乱耳使耳無聽五味乱口使口厲爽取捨乱心使心飛揚嗜慾無厭使神流散増爱不泯使心劳煩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壽命日減可不戒哉五色者陥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鋋也五味者截舌之斧也衆貨者焚身之火也此數者殃禍之宮患害之室也元君曰夫重長生者始於一身决及家鄉至于天下為子尽孝為臣尽忠為上尽爱為下尽順色味調和與是合真也若止一身獨願長生久住無為賍避土下不営忠孝不存救済偏善弃道自是失德徽能棄吾我之惟忘色味之適同枯木死

灰後何足貴夫修道者在適而無果和而常
通永劫無窮濟度一切此之長生乃可為重
長生雖得由忠孝仁義忠孝仁義立者功及
於物生自可延無此得者獨守山林木石為
佩陵衣一生後方值苦先罪未釋令無又力
遂失人道生處邊夷或生非沉群醜異類永
與道隔深可悲乎若能夬之習善生樂常存
運之涉惡死若无極上士積善求久長生號
為真人天地有壞真人無敗超出三界逍遥
上清因以六惡至于萬惡以五戒為几人有
一千惡者後伐妖逆二千惡者身為奴僕三
千惡者六疾孤窮四千惡者疫病流徒五千
惡者為獄鬼六千惡者為二十八獄囚之七
千惡者為諸方地獄徒八千惡者值寒水獄
九千惡者入邊底獄一萬惡者值薜荔獄萬
惡之基起於三業一一相生以至於萬惡墮
薜荔獄者永無原期渺渺終天無由濟拔得
不痛哉夫人竟有一惡急宜改而不犯者去
道近矣若為魔邪所干當洗心責已悔過
自修即可反惡為善矣大有一善則心定神

安有十善則氣力強壯有百善則寶瑞降之
有千善則善伐神真有二千善則為聖真仙
将吏有三千善則為神真仙曹掾有四千善
則為天下師聖真仙主統有五千善則為聖
真仙魁師有六千善則為聖真仙卿大夫有
七千善則為聖真仙公王有八千善則為聖
真仙黄帝有九千善則為元始五帝君有一
萬善則為太上玉皇帝元君曰萬善之基亦
在三業十善相生至于萬善行善益算行惡
奪算賞善罰惡各有職司報應之理毫分無
失長生之本惟善為基也戒之勉之元君曰
人生天地之中有清有濁有剛有柔因而修
之各成其性夫氣清者聰明賢達氣濁者凶
愚癡氣剛者高嚴壯烈氣柔者慈仁篤淳
所以木性強直土性仁和水性兼退火性猛
烈金性嚴脆各適所受以定其性明者廷伏
其性以延其命愚者恣縱其欲以傷其性夫
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勤而錬
之所以營生以養其性守神以養其命則離
苦界樂福祚無窮矣且人之生也皆由於神

之灵文天之真信也藥者五行之華英地之
精腋也炁者陰陽之和粹萬物之灵爽也此
三者致道之要機求仙之所寶也人能兼之
可以常存度人无量矣元君曰道以何建弘
之在人夫藥能鍊形符能致神神帰則心通
形堅則炁固神全炁固形堅者命者全也
命全然後化炁变精熟入无形飛行虛空存
七自然乃能長久長存也人之得道雖大劫
之交天地崩淪而哭不能及符藥之功以致
斯矣元君曰寶章变化之功還丹金腋之術
昔有七十二篇今則九篇矣凡三卷卷有三
篇其中卷三篇正丹經也一日玄白二日金
精三日飛符四日金華五日三五此謂之五
符也一日白雪二日椎雌三日白華四日金
波五日丹華六日五色七日泥汞八日金精
九月九昇皆名九轉還丹得一丹者可以長
生不必尽須作也神丹之道三化五轉至九
而止若木之藥埋之則符責之則燗燒之則
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金丹之道即反於
此燒之愈精冶之愈妙故能令人長生因使

神鎮則生神斷則死所以積氣為精積精為
神積神則長生矣元君曰世人唯知豊觧以
丼其口不知美食之傷命也只知爵祿以榮
其身不知爵祿奢麗之傷己也是故修李之
人鍊身於九丹解結於五神引氣於本生藏
根於三關九鍊十变百節開明断嫩肥結乃
知本真矣既知本真則成上仙也夫仙者心
李心識則成仙道者内求内審則道來真者
修寂洞静則合真神者須感積感則灵通常
能守一去仙近矣若心競神勞體煩不專動
静衰精耳目廣明徒積捻索道愈道遠也人
不修道如幻化耳但寄寓天地間少許時
也人若能攝氣營神若幸拄真将久得道道
成則與天地共寄於太元中矣又能動虛體
无則與太无共寄於寂寂中矣能洞寂寂者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與道冥然矣元君曰道
者虛通之至真也術者变化之玄伎也道知
无形用術以濟人人之有灵因修而契道人
能李之則变化自然矣道人要者在深蔚而
扬矣功術之秘者唯附藥與炁也符者三光

老君煉丹以示世人修道之本今亳州丹井存焉元君曰九丹雖同得之者摯其行業也上士服之昇為仙官中士服之栖集崑崙下士服之長生人間矣元君曰九丹金液同為昇天之道服九丹者為仙官雲龍來迎其身服金液者身生金色立可昇天然在立功積行神丹自至無功行者仙不可希也吾昔於元始天君傳千二百訣塵沙之劫援度者多昔傳至真大仙天帝上帝太微太乙元君下及玄女黃帝皆得道矣道不虛行必援其人若耽樂著慾留滯聲色懷是非之心者如墜石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也然此道高妙祕於九玄瓊臺雲笈萬年一轉有玄錄玉名者得見篇目自無宿命骨分形昔之人不得聞矣於是元君言畢雲輿羽蓋仙官衛衛森然而集即乘八景之輿白日昇天老君乘白鹿自檜樹之上從衛仙駕還歸太清今有鹿跡在檜樹之上或云元君之位至尊至大統制天地調和陰陽役使風雨進退五星斟酌寒暑秉握乾坤三界衆仙皆仰隸焉人之生死世之盛衰寒由之矣所以為老君之聖母者示天地萬物必有稟生之由師資之本爾因劫太一元君述還丹金液之要以傳於人世者為

金母元君

金母元君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靈九光龜臺金母一號曰西王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炁凝寂湛體元為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生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休而生金母焉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陰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皆挺質大無毓神玄奧於西方渺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王東木公共理二氣而養育天地陶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為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崑崙玄圃閬風之苑有金城千重玉

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翠
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
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也所謂閬
堅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
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灵章左侍仙女右
侍羽童寶蓋踏映羽旆蔭庭軒砌之下植以
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
風而神籟自韻琅然皆奏八會之音也神州
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
又云王母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
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仙也元始
天王授以萬天之統龜臺九光之籙使制名
萬灵通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
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映爲
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所授度咸所關與也
黄帝昔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化
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
太山之阿昏然憂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
以符受帝曰太一在前得之者勝戰則克矣
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

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
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略太
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灵寶五符
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翦神農之後誅
榆罔於阪泉而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
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帝之
庭授以地圖脫年復授帝以清静无爲正真
之道其辭也飲涿不止身不輕思慮不止神
不清聲色不止心不寕心不寕則神不灵神
不灵則道不成其要妙也不在臑星礼斗苦
己勞形貴在湛然方寸無所營營神先之道
乃可長生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受舜白
玉環又授益地圖遂廣黄帝之九州爲十有
二州王母又遣使授舜皇管吹之以和八風
周昭王二十五年歲在乙卯老君與真人尹
喜遊觀八紘之外西遊龜臺爲西王母說常
清静經故太極左宮仙公葛玄序曰吾昔受
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
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
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録之逮至穆王命駕八

駮之乘右服騂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
白犧主車則造父為御𠔉𫞪為右次車之乘
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盗驪右山子而柏天
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駈驅千里而至巨
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
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
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昇崑崙
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
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
和之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
王乃嘆曰予一人不盈於德後世其追數吾
過乎又云王持白珪重錦以為王母壽歌白
雲之謠刻石紀跡于弇山之上而還世之昇
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
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
號飛天真人第伍號灵仙第六號真人第七
號灵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凡此品次
不可差越然其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
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天入三清拜太上覲
奉元始天尊耳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
中一而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
時人皆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
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
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知
其津矣漢孝武皇帝劉徹好長生之道以元
封元年登嵩高之嶽築尋真之臺齋戒精思
四月戊辰王母使墉城玉女王子登來語帝
曰聞子欲輕四海之祿透萬乘之貴以求長
生真道乎勤哉七月七日吾當暫來也帝聞
東方朔審其神應乃清齋百日焚香宮中夜
二唱之後白雲起於西南鬱鬱而至徑趣宮
庭漸近則云霞九色簫鼓震空龍鳳人馬之
衆乘麟駕鹿之衛斜車天馬霓旂羽幢千乘
萬騎光耀宮闕天仙從官森羅億衆皆長丈
餘既至從官不知所在王母乘紫霞之輦駕
九色斑麟帶天真之策佩金剛靈璽黃錦之
服文彩明鮮金光夾腰分景之劒結飛雲之
大綬頭上大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躡方瓊
鳳文之履可年二十許天姿奄藹灵顏絕世真
灵人也下車扶侍二女登林東向而坐帝

拜跪問寒溫立侍良久呼帝使坐設以天廚
芳華百果紫芝萎蕤紛若塡螺精珍異常非
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王盤盛
七枚大如鴨青保子四以與帝母自食其三帝
食桃輒收其核母問何為曰欲種之母曰
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土地薄種之不生如何
於是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董雙
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空庭之王件飛瓊
鼓震灵之簧琬灵華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扣
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玄灵
之曲衆聲澈朗灵音駭空歌畢帝下席叩頭
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賤栄樂卑宮室
耽虛味道自復佳尔然汝情姿體欲淫乱過
甚殺伐非法奢侈為其性者裂身之車也淫
者破身之斧也殺者響對奢者心爛積欲則
神隕聚淫則命斷以子蔡尔之身而宅戚形
之賊盈尺之林乃攻之者百刃欲以此觧脫
三尺身全永久難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鵠頭
鼓天池剸生之菌而樂春秋者識若能蕩此
衆亂撥穢易意保神炁於絳府閉淫宮而不

開靜奢侵於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慈務施
鍊氣惜精有若斯之事豈無髣髴耶若不爾
者譬猶抱石而濟長河耳帝跪受王母之戒曰徹
不才沉淪俗承禪先業遂羇世累刑流政乖
謬罪積丘山今日之後請事斯語矣王母
曰夫養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但在
勤行不急也我師元始天王昔於嚴霄之瑩
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先外其身取諸身堅
守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醴灌沉珍溉長清精
入天門金室宛轉在中閑青白分明適泥丸
養次閉精具身神佛三宮衛存絳宮黃庭戊
己無流徹通五臟十二輪吐納六府源魂䰟
欣却此百疾辟熱寒保精留命求長存此所
謂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凡人為
之皆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但不
得飛騰空虛而汝能為之足可度世之也夫
李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灵藥
上帝奇物地下陰生重業妙草皆神仙之藥
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中
仙之所實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後天而逝乃

天真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
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檗玄霜絳
雪騰曜三黃東瀛白香玄洲飛生八石千芝
威喜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餘粮積
石瓊田太虛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雲童
飛千有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
地仙之所聞其下藥有松栢之膏山姜沉精
菊花澤瀉枸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靈
飛赤板膠本實丹麻續斷威蕤黃連如此下
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數有千子得服之
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天亦
可以身生光澤還返童顏役使群鬼得為地
仙求道之者要仙悉此階漸而能致遠勝也
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脫則求久氣
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之勞
取之於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為上品
之道自然之要也且夫人之一身天付之以
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炁炁存則生炁去
則死萬物草木亦皆如之身以道為本豈可
不養神固氣以全尔形也形神具全上聖所

貴形賊神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不復
子其寶焉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
之詞也即勑玉女李慶孫書出之以付於帝
汝善修之焉王母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
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宮良
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廚久之王母命夫
人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
符凡十二事云此書上天四萬劫一傳若在
人間九年可授之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
宋靈賓開雲景之囊取一業以授帝王母執
書起立手以付帝王母咒曰天高地卑五嶽
鎮形元津激炁大澤玄精天迴九道六和長
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節信由茲通靈
畢帝拜授王母曰夫始李道受符者宜別祭
川嶽諸真靈潔齋而佩之為四十年傳若特
傳付汝之所有董仲君李少君可授之耳咒
為帝王可勤祭川嶽以安國家授蘭真靈以
祐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人命車言去從官
玄集將欲登天因笑指方朔曰此我隣家小

見性多滑揩曾三來偷挑矢昔為太上仙官因沉湎玉酒失部御之和謫佐於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後武帝不能用王母之戒為酒色惑殺伐不休征遼東紫朝鮮通西南夷築臺榭興土木海内愁怨自此失道幸回中臨東海三祠王母不復降焉所受之書置於柏梁臺上為天火所焚李少君解形而去東方朔飛翥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於五柞宮葬於茂陵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盛以金箱一旦出於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驗茂陵死然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此亦得託於尸解之驗也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山元壽二年捌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茅盈之室須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冷廣子期賜盈神璽玉帝太極帝君遣三天左宮御史管修條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節無

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食芝佩璽服衣正冠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位為真卿食金闕玉芝者位為師命食流明金英者位為司祿食長曜雙飛者位為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任子尽食之矣壽齊天地位居司命上真東嶽上卿統吳越之神仙總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太帝之命賜盈紫玉之版黄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事畢俱去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為盈設天廚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固及衷事訖西王母昇天而去其後紫虛元君魏華存夫人清齋於陽洛之山隱元之臺西王母與金闕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礼珠紫

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伯真人王子喬并三十餘真各歌太極陽歌陰歌之曲王母爲之歌曰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攝朱兵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刼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大冥南嶽挺真幹玉映輝穎精有任靡其事靈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王母歌畢三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虛王君及攜南嶽魏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過句曲之金壇宴太元茅眞人於華陽洞天留華存於霍山洞宮玉宇之下衆眞皆從王母昇還龜臺矣太眞金母師匠萬品校領群眞聖位尊高總録幽顯至若遊洞玄躬朝而受道謝自然景侍而登仙洞故玄及自然傳謂爲金母師即王母也玄經所證事跡蓋多此未備録矣

墉城集仙録卷之一

墉城集仙録卷之二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者道君弟子也亦云玄古以來得道總仙位總統眞籍亞於龜臺金母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相聞以爲賓侶焉漢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禱祈名山以求靈應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後西王母降於漢宮帝拜迎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命坐設以天廚言宴粗悉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慇懃王母復坐乃命侍女郎密香邀上元夫人爲帝不知夫人何貞也云王九光毋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以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濁五臟不淳關胃空素骨無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童子不援三尸狡亂玄白移特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不在人間人間實爲臭濁然使時可避望以寫細念客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

女下殿俄失所在一時頃侍女至夫人又遣一侍女荅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顔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寂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勑使詣玄洲挍定天元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還便來席顧暫少留帝因問王母曰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未荅夫人已至矣來時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日真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清輝靈眸艷絶服赤霜之袍雲彩亂色非景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髮餘散垂至腰戴九靈夜光之冠帶六山火玉之珮結鳳文琳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止之呼帝坐北向夫人設廚亦乃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汝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耆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人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根觀无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靈祠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淫胎性奢胎[性]暴胎性酷胎胎賊則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雖獲鋒鋩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烝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烝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銷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臭酷則使喪仁而攻目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絶五是皆事截身之刀鋸刻命之斧斤矣雖復汝好於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措枉耳若從今已去寫汝五惡反諸柔善明務察下茲務矜寬惠務濟窮賑務施勞念務存姑息務及愛身恒爲陰德救濟危難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去諸淫養汝神放諸奢處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絶五穀去臭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案而行之當有冀而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蟪蛄之戶屈霄虛之靈而詣

孤鳥之姐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共敘曩節度明脩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崑閬之中位以仙官遊於十方吾言信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臣受性凡頑生長乱濁面墻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受教此乃天也輒戢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蒙生活唯垂哀護賜其玄玄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誠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思於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誠跡火履難故於一志也必無憂也若其無志則心疑貞信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故來必當賜與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閬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貽志又欲令向道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正爾授之則徹不得停當今兇奴未弭邊陲有事何

必令其倉卒萬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耶當問篤向畢卒何如如其廻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當用上元夫人至言必獲長生可不勖勉耶帝跪曰輒書金簡以爲身模或焉帝又見王母巾器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眄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貞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王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志也帝叩頭請求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海河之長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植五嶽而擬諸鎮輔貴崑陵以舍靈仙尊蓬山以館貞人安火神乎極險之源栖太乎帝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群精諸仙玉女聚居滄濱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覩河嶽之盤

曲陵廻阜轉山高朧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
是故因象制名定名实之號書形祕於玄臺
而出為灵真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
執之経行山川百神群灵尊奉親近汝雖不
正然數詣山澤扣求之志不忘乎饞歆乎肴
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失示人
必禍考也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珠韞
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
至真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
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行觀其妙理而無五
帝六甲左右灵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灵
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
乙混洞東濛之文右庚素招攝殺之律壬癸
六遯隱地八術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入
金致黄水月華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
形子午卯酉八禀十決六灵威儀丑辰未戌
地真曲素訣辭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巳申
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闕此十二事者當
何以召山靈招地神攝萬精驅百鬼求虎豹
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帝下

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
是生命遇會聖母今當賜與真形修以度世
夫人方今告徹應須六甲六丁六戊致灵之
術既蒙啟發弘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飢渴
使已枯之木蒙雲陽之潤焦火之草幸甘雨
之溉不敢多陳帝啓陳不已以王母又告夫人
曰適真形寶文靈官所貴此子守已不已誓
以必得故斷斛禁將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
真招神此術渺邈必須精絜至誠殆非流濁
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
矣吾當憶與夫人共登玄隴羽野及曜真之
山視王子童子就吾所請太上隱書吾以三
九祕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
守助子童之至矣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
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來朱陵食灵瓜
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既已
告徹篇目十二事必當匠而成之何緣令主
人稽首請其乙流血耶夫人曰環若苟惜向
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群文真人赤童所出傳
之既自有男女之別耳又宜授得道者恐徹

下才未應用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瀰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靈飛之篇目乎妄説則泄說而不傳是謂衒天道此禁乃重於傳耶別勑三宮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五嶽真形文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仙之信豈使下授於劉徹也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澈勤脩齋以求仙之應志在塵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下眄之意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授之夫人但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神有驗求仙之感不感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子性氣淫暴眼睛不紅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參差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明科云非長生難也聞道難非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必何足隱之耶夫人曰謹受命矣但環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文

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男授男太上科禁以表於胞生之符矣環所授以來并賢大女郎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頃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微中元君凡十二事與環所受者同青真是環入室弟子所受六甲未聞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正勤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其篇目者亦是愍其有心特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與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衒泄天道矣願不罪焉阿母貞形之貴愍於其至亦以授之可謂太不宜以王母笑曰亦可恕乎夫人即命侍女紀羅容促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左右六甲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必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八色玉笈鳳文之韞以出六甲文曰弟子阿昌言向奉使絳河攝南真七源君檢校群龍猛獸事畢過門受教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於臭濁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羅容至云尊玉得金書秘字六甲靈飛左右

秉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
且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
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之者甚衆云山
見鬼於叢林孤魂號於絶域興師旅而族有
功妄兵勞而縱白骨奢淫黔首流酷自恣罪
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嚚言玄聞必不
得度世也偵尊見勑不敢有違耳王母笑曰
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
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百刻已
又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
一千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頗求
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自今已去勤修
志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
萬兆勞殘怨塊窮鬼破掘之訴流血之尸忘
功賞之辞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
笈鳳文之韞仰天向帝而呪曰九天浩洞太
上耀灵神照玄儆清虛朗明清虛者妙手氣
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成役神形辱安精年
榮受徹灵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
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

傳有四萬之壽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
禍必族傾及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
告爾生爾師主是青真小童太上中黄道君
之司直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名陵
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仙官以青真小童
爲號其爲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
覽才爲真俊遊于浮廣推此始運館于玄圃
治仙職分子存師君爾從所願不存所授命
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文以
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
方面之真精六甲者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
可致長生王母曰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賓
祕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
之臺隱以靈臺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
簡之帛約之以北羅之索印以太帝之璽受
之者四十年傳一人如無其人八十年可頃
受二人得道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
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得昇太上者四十萬
年一傳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人不傳是
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

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土刑而骸裂蔽者肓聾於來世命凋枉而卒殁輕則禍鍾於父母詣玄都而受罰慢則暴終而墮惡生棄疾於後世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真行圖地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琳之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田四妃答歌歌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虎龍車馬導從音樂如初來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西南而北良久乃絶帝既見王母及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但不精勤久得尸解而去不得昇天王母夫人青真小童皆云帝無仙才斯固玄察之失然仙桃靈果天饍靈酒帝皆得而食之但至誠求道之感應亦非凡骨失不然者何以茂陵之物出於人間亦聊示神變之跡知神仙之不可誣也其後孝宣帝地節四年乙卯咸陽茅盈字叔申受黃金九錫之命爲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時五帝君授册既畢各昇天而茅君之師總去貞王君西靈王母與夫人降於句容之山金壇之陵華陽天宮以安茅君爲時茅中君名固字季偉小茅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授授以靈訣亦授錫命紫之册固爲定錄君衷爲保命君亦侍貞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貞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統領十方玉童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長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辟妃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隱地八術經太極錄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復勑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珠之笈出玉佩金璫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內書傳司命君各授書畢王母與夫人告去千乘萬騎昇還太空矣

昭靈李夫人

方丈臺東宮昭靈李夫人者卽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妹也以湯時得道白日昇天受書爲東宮昭靈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東晉哀帝丕興寧

三年乙丑八月二十二日夜降於貞人揚羲
之家夫人着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年
可十三四許有兩侍女年可二十一二侍女
名隱㚃皆青綾衣捧白玉箱二枚青帶絡之
題曰太上章一曰太上玉文夫人帶青玉
色綬如世人帶章囊狀隱章當長五尺許大
三四尺與上元夫人紫微夫人右英夫人諸
真同降臨去作詩曰雲墉帶天構七氣煥神
孺瓊扉啓晨鳴九音絳樞中紫霞輿朱門香
煙生綠窻四駕舞虎旗青軿擲玄空華蓋隨
雲倒落風控六龍策景五嶽阿三素眄君房
適聞臊穢氣萬濁污我胃臭物薰精神囂塵
德相衝明玉昔璀爛何獨盛五䠷高揖若不
早生地自生蟲臨去又吟曰心物欸亂神勿
淫欲道易不順災重不逆求衰其貞遂棄我
適復性許家否我當復來爾勤之而已其年
九月三日復降又歌曰縱酒觀群慧倏欻四
落周不免所以然實心有待遊相遇皆懽樂
不過亦不憂縱影玄空中兩會自然疇十二
月一日夜又吟寄許玉斧曰飛輪高晨臺控
轡玄𧖷偶手攜紫黃袂倏忽八風驅玉華翼
綠帷青帬扇翠裙冠軒煥崔嵬珮玲帶月珠
薄入風塵中塞鼻逃當塗臭醒彫我氣百痾
令心俎何不飈然起蕭蕭步太虛

三元馮夫人

三元夫人者姓馮名雙禮珠乃上清高真也
亦主監盟初仙及證𤼵得道當爲真人元君
者也以晉穆帝聃永和五年己酉夫人與西
王母南極元君九微元君紫陽左仙公石路
成太極高仙伯延蓋童子西城總真王方平
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柏真人右弼王王
子喬會於小有清虛上宮絳房之内宴南嶽
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設以神餚奏以鈞樂
九靈合節八音玲粲王母起舞乃擊節而歌
歌畢夫人自彈雲璈而答歌曰玉清出九天
神館飛霞外霄臺煥嵯峨靈屢秀鬱翳五雲
輿翠華八風扇綠氣仰吟銷魔詠俯研智與
慧萬真啓神景唱期絳房會挺穎德音子神
映乃沸沛天徵凌空構洞臺深幽遐遊海悟
井逸復貞堯世𢧐舞輪安重空荃魚自然廢

曰我大椿羅長謝朝生世歌羣穀貢各泰陽
歌儉歌之辭皆內修證道之旨或叙積功累
行之爽或歌金液甫華之要與洞神陽歌之
曲小異蓋天眞之微辭也

南極王夫人

南極王夫人者王母第四女也名林字容眞
一號紫元夫人或號南極元君理太丹宮受
書爲金闕聖君上保司命漢平帝時降於陽
洛山石室之中授清虛眞人小有天王王褒
字子登太上寶文等經三十一卷夫人年可
十六七許著錦帔青羽裙左佩虎書右帶拂
靈形飄貞正天姿晻藹乘羽蓋之車駕以九
龍女騎九千居勃陽丹海長離山中主教當
爲眞人者晉興寧三年乙丑降眞人楊羲之
家與八眞同會因吟授羲曰控飇扇太虛八
景飛高清仰浮紫晨外俯看絕落冥玄心空
同間上下弗流停無待兩際中有待無所營
體無則能死體有則攝生東賓會高唱二侍
何足爭（東賓[illegible]嶽上卿大[illegible]君也）又曰命駕玉錦輪舞轡仰徘
徊朝遊朱火宮夕宴夜光池浮景清霞杪八
龍正參差我作無待遊有待輒見隨高會佳
人寂二侍互是非有無非有定待待各自歸
是歲六月二十三日又吟授楊君曰林振須
敷蔵雲欝待龍吟玄數自相求觸節皆有音
飛轡出西華總轡忽來尋八遐非無娛同牀
理自欽悼此四羅內百變常在心俱遊北寒
臺神風鬪㭊襟夫人昔授王子登保經既畢
告之曰我道飛空八景浮虛上清子勤修之
吾不相欺也於是西城王君攜子登北覩玄
洲拜謁太上丈人及二十九眞主仙道君道
君即太上公子勤伯黎也道君即命侍女范
運華趙峻珠王抱臺發瓊笈綠蘊出上清隱
書龍文八寶貢經二卷以授子登又以雲碧
陽水晨飛丹腴二升賜之子登拜受還西城
宮精修九年日行三千里視見萬里之外生
在立亡役使群神乘飛飇之車遊觀天下東
度啓明之宮廣桑之山謁見太帝受紫鳳赤
書南渡丹海長離之山朝南極元君紫元夫
人再受太丹[illegible]書又詣赤臺童子受雲琅水
霜夫人[illegible]昔日之言豈負舉哉子登稽首謝

恩詑西渡庚丘巨海沉羽之皇衆登嚴農之
徵諧三皇道君紫蓋華晨夫人受玉道錄字
太眞隱書又北遊雕柔玄海登廣野之山過
高上虛皇大道君玄清六微元君賜以絶玄
金章修和雲芝子登昇而服之還昇中微龜
臺崑陵朝太眞金母乃受冊爲太素清虛眞
人領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左保上公主領洞
府三洞寶文出入上清受事太虛乃夫人之
弟子也

墉城集仙錄卷之二

墉城集仙錄卷之三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

雲華夫人

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眞王夫人之
妹也名瑤姬受徊風混合萬景鍊神飛化之
道嘗遊東海還過江之上有巫山焉峯巖挺
拔林巒幽麗巨石如壇平博可翫留連久之
時大禹理水駐其山下大風卒至振崖谷隕
力不可制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勅侍
女授禹策召百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
黃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斬石疏波決塞
導阨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禹嘗詣之於崇
巘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
爲輕雲油然而止聚爲夕雨或化游龍或爲
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視也不知其常也禹疑
其狡怪譎誕非眞仙也問諸童律童律曰天
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
眞人仙人矣其有稟氣成眞不修而得道者
木公金母是也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
仙眞之主宰造化之元先雲華夫人金母之

女也昔師三元道君受上清寶經受書於紫
清闕下為雲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真之士
理在玉映之臺隱見變化蓋其常也亦由凝
炁成真與道合體非寓胎稟化之形是西華
少陰之氣也且氣之彌綸天地經營動植大
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為人在物為物豈止
於雲雨龍鶴飛鴻騰鳳哉禹然之倏枉詣焉
忽見雲樓玉臺瑤宮瓊闕森然暨天靈官侍
衛不可名識師子抱關天馬啓塗毒龍電獸
八威備軒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禹稽首問
道召禹使坐而言曰夫聖匠筆與剖太混之
一樸為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包散之以無
窮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
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以成歲紀允離
以正方面山川以分險易城郭以聚民兵械
以衛衆輿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凶歉凡此
之制上稟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下以養於
有刑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
雷霆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清炁浮
乎上而濁氣流于下廢與之數治亂之運賢

愚之質善惡之性則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
之位尊卑之序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者稟
之於道懸之於天而聖人之為紀也性發乎
天而命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成道道存則
有道去則無非道而物不可存也非修而道
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拎
自復復謂歸於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
萬瑞而不失其一是故天參玄玄地參混黃
人參道德去此之外何一物不止於道也哉
長久之要者乃天寶其玄地寶其物人養其
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殺之鬼神
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
及物矣勤逮於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聞至
道之要也吾昔於紫清之闕受書寶而勤之
我三元道君曰上真內經天真所寶封之金
臺佩入太微則雲輪上征神武抱關振衣瑤
房遨宴希林長招仙公在西白山而下眄太
空汎乎天津則乘雲騁龍遊此名山則真人
詣房萬神奉衛山精司迎動有八景玉輪靜
則宴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珮金璫之妙文

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飈輪渡飛沙而無雲
軒陟阸塗而無所乘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
困於遠絶水則懼於漂淪將何以尊百谷而
濟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志亦將投
以靈寶眞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斬馘千邪
檢馭群兇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
耶吾所受寶書亦可以出入水火嘯吒幽冥
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行地顛倒五星九
祖存身與天相傾也因令侍女陵容華命出
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禹拜授而
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導波決川成其
功尊五嶽别九州而天錫玄圭以爲紫庭眞
人也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王
不能訪以道要以求長生築臺于高唐之館
作陽臺之宫以祀之宋玉作神女賦以寓情
荒淫託詞穢蕪高眞上仙豈可誣而降之也
有祠在山下世謂之大仙隔岸有神女之石
即所化之身也復有石天尊神女壇壇側有
竹壘之若璧有槁葉飛物著壇上者竹則因
風而掃之終歲瑩潔不爲之汚楚世世祀焉

太微玄清左夫人

夫人者乃太微之上眞也興寧三年乙丑十
二月十七日與太元眞人衆眞降於句曲金
壇眞人楊義之室吟北淳宫中歌詞曰
鬱藹非眞墟太元爲我館玄公豈有懷縈蒙
孤所難落鳳控紫霞矯轡登晨岸寂寂無滚
涯𦐀𦐀空中觀隱芝秀鳳丘迭巡瑤林畔龍
胎嬰爾形八瓊迴素旦琅華繁玉宫綺葩凌
晨鑿鵬扇絶億嶺拊翮扶霄翰而庭命長歌
雲璈乘虛彈八風纏緑宇叢煙豁然散靈童
擲流金太微啓璧案三元折腰舞紫皇排袂
讚玄玄扇景𦐀𦐀長庚焕超軿觜明刃下
盼使我慨顧哀地仙輩何爲棲林澗是夕衆
降太元眞人述玄清宫中之事因吟此章皆
上清内修得眞之旨以用和神也夫人諸經
傳别未顯名氏事跡也

東華上房靈妃

靈妃者方諸宫有東華上房乃靈妃所理之
處亦天眞之高位將是太常之左右相也其
詞曰

紫柱植瑶圃朱華聲蔞蔞月宮生樂泉日中
育瓊池左抾音跌圓靈矐右挈丹霞軿流金煥
絳庭八景艶煙迴緑蓋浮明朗控節命太微
鳳精童華顏琳腴充腸飢控晨挹太素乘欻
翔玉墀吐納六虛氣玉櫕把巾隨彈嶶南雲
扇香風鼓錦披叩商百歌舞六天擲神咸倏
欻億萬椿齡綿鬱巍巍小鮮未烹鼎言我巖
下悲此亦是晉興寧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
日夜太元裴真降於楊君之室云此歌章青
童宮中常所吟詠以勵青宮學真者之業述
撿制之要明修之樂此靈妃亦别未顯名氏
及所習事跡

紫微王夫人

夫人名清娥字愈音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
授太上寶神經與裴玄仁裴行之得道拜清
靈真人晉興寧三年乙丑六月降楊羲之家
時與太元真人桐柏真人右英夫人南嶽夫
人同降言夫人位爲紫微宮左夫人鎮羽野
玄隴之山丹宮主教當成真人者是夕真會
右英夫人歌修真之事夫人答歌曰
乘飈遡九天息駕三秀嶺有待徘徊眄無待
故當淨滄浪奚足勞執若越玄井又吟曰
龜闕鬱巍巍墉臺落月珠列坐九靈房扣璈
吟太无玉簫和我神金醴釋我憂又吟曰
宴酣東華內陳鈞千百聲青君呼我起折腰
希林庭羽帔扇翠軿玉珮何鏗玲俱指高晨
殿相期象中賓又叙玄隴之遊吟曰
超舉步絳霄飛飈北墊庭神華映仙臺圓體
隨風傾啓軿挹丹元飛景餐月精交袂雲林
宇浩軫還童嬰蕭蕭寄無宅是非豈能營陣
上自擬觀安可語養生九月六日又降命楊
君染筆翰作吟曰
解輪太霞上歛轡造紫丘手把八空炁縱身
雲中浮一眄造化網再視索高疇道要既已
足可以解千憂求真得良交不去復何求吟
此令示許長史務及郁迴也又吟曰
紫空朗明景玄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雲臺
煥嵯峨八輿造朱池羽蓋傾霄柯震風迴三
晨金鈴散玉華七轡絡九垓晏眄不必家借
問求道子何事坐塵波豈能接東秀養真救

太和吟畢亦令示許與郗十月十七日又與
衆真降命楊君書曰
左把玉華蓋飛景躡七元三晨煥紫暉竦昀
撫明真變躡期須臾四面皆已神靈發無濯
滌勤思上清丈何事坐横塗令爾感不專滄
何失玄機不覺年歲分吟畢徐謂揚君曰夫
令勤者勤其事耽其玄微耳愼者亦觸類而
作也學道之難不可盡失有恥鄙之心者於
道亦遽手濯汞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更
悟耳令且當内忘也因吟曰
玄清渺渺觀落景出東濟顥得絶塵交蕭蕭
穻世營吟此再三又曰
靈人隱玄峯真神韜雲釆玄昌非無期妙應
自有待豈期虛空寂至韻固常在携襟登羽
宮同宴廣寒裏借問明人誰所存唯玉子吟
竟曰卑雲歷之駭抗翮於崆峒之上斯人也
豈不長挹南面永謝千乘手二月三十日吟
一章曰褰裳濟溸河遂見扶桑公高會太林
墟賞宴玄華宮信道苟純篤何不棲東峯此
亦叙方諸東華之勝也四月十四日作七章
曰
其一
控景始暉津飛飈登上清雲臺鬱峨峨閶闔
秀玉城晨風鼓丹霞朱煙灑金庭緑蘂粲玄
峯紫芝巖下生慶雲纏丹爐鍊玉飛八瓊晏
眄廣寒宮萬椿愈童嬰龍旂舾啓靈雹兕旗
微朱兵高真廻九體洞觀均潰明誰能步幽
道尋我無窮齡
其二
鬱藹紫微館鬱臺散景飈鸞唱華蓋間鳳鈞
導龍韜八狼携絳旌素虛吹角蕭雲勃寫臺
宮來適塵中嚣船體佳人所同氣自相招桑
宗須臾頃萬齡乃一朝椿期會足衰劫住豈
云遂真真乃相目莫令心徂抄虛刀揮至空
鄙滯五神愁
其三
朝啓東晨暉飛軿越滄泉山波振青涯八風
帑玄煙廻眄易遷房有懷真感人三金可遊
盤東岑宜水甦紛紛當途中孰能步生津
其四

諷誦八霞嶺排佪飛晨蓋紫軿勝太空朧彷
九壘外玉蕭激長景雲煙絶幽藹高仙宴太
真清唱無涯際去來山嶽庭何事有待邁

其五

神王雖靈津七元煥神扉虛遐方寸裏一躍
登太微妙音乘和唱高會亦有繼齊此天人
彷協彼晨景乘總營六合外寧有傾與危

其六

薄宴塵飈嶺代謝綠環歸奚識萬劫期顧彷
令人悲

其七

靈草廢玄方仰感璇曜精詵詵繁茂萌重德
必克昌

八月十七日夜夫人嘆揚君令告許長史曰
平凝夷質淵通妙靈神造重絶棲真攝生太
玄植簡太素刻名金挺內曜玉華外榮朱軒
四駕嘯命衆精轡龍玄洲飛雲浮寞必能上
交逸豈之谷公下監卿于太清矣因與保命
君論遠志九方又語曰念不宜多多則志散
志散而求不病者猶閉門而欒盜故也夫人

製服木方以行於世叙曰夫晨齊浩元洞冥
幽始八氣雍渾靈開未理者則獨坦觀於空
漠任天適以虛峙於是淳音微唱和風合起
二明銜胛霄縣無待也擁萌肇於未剖塞萬
源於機上含生反真觸類職初爰可哂萬歲
以為夫彌嬰亂而長和耳何事體造靈仲之
冥鄉心研殊方之似（音起）外哉自形無得真之
具器無任真之用者誠冥步天元之領攝推
萬精以極妙尋九緯以挺生觀晨景之廻紫
仰觀煙氣則六靈擾虛俯彷六律則八風扇
成太无發洞冥之霜圖體有映空之靜於是
紫霞藹秀波激嶽顏浮煙籠象清景避耀五
行殺害四節交鄉金土相親水火結隙林丹
停偃百川閉塞洪雹縱横而响沸雷震東西
而坼裂天也見化為陽九之災地否閉乃為
百六之會亢悔則戰窮於乾極觀群龍攪風
則流血於坤野爾乃吉凶互銜衆示災咎履
坦道者將幽人貞吉居肥遯者亦無往不利
角噬喊也行步與尸涉於東北則朋喪而悔
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寒矣此皆人

失其真物乘我和匪兢萬端神鬼用謀容使天地無常以百姓爲心於是太上真人愍萬流之鼓動開真津以悟賢遂爾尊建百變攝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處危害者咸折樂六氣者壽延服靈芝者神遠奇方上術演於清虛之與金闕玉劄撰於妾羽之堂窈寃神唱貞臚合雕歌共章則控晨太微用其道則揚輪九陔軒盖於流霞之陣眷盼乎丈昌之台或爐轉丹砂之幽精粉鍊金碧之紫漿琅玕鬱勃以流華八瓊雲煥而蘂攜解疚迴波龍胎隱鳴虎沫鳳腦雲根玉霜太極丹醴三環靈剛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張乃披空洞之上文煒燁九丑之室瓊音琅嘈發乎三玄之宮寶皷紆三元之贈樂珊登丹琳之房上帝歆紫軿之重腥太真錫流金之火鈴神童啓轅九鳳齊鳴天籟駭靈晨鍾玲鏗竦身柳旌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翔八方上造常湯之絶妙下寢倒景之蘭臺月妃騑細日華將容靈姬奉衾香煙溢飽頷盼而圓羅邁矣何九萬之足稱哉然後知高仙之道盖上尋天之

途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用頗顯也自非無英公子黄老玉書大洞真經三十九章豁落七九太上隱玄者莫有群偶於此術矣然後有躰神精思寶練明堂朝適六靈使五藏生華守閑元關内存九真三無運液而溉灌丹田亦其次也大丹誠踈瀹者亦莫用東臍之太牢哉乃可加以五雲水桂木根黄精南燭陽草東石空青松脂栢實巨勝茯苓此並養生之具將可以長年矣吾艾俱榮草木之勝負有速益於已者並朮及朮勞之多驗乎且自項已來穀氣蔽天惡煙彌景邪寬横起百疾雜臻或風寒閉結或流腫積痾不期而禍湊意外而病生者此日來集也夫朮氣則式遏鬼津吐煙則鎮折邪節強肉攝魂益血生腦逐惡致真守精衛命營其餌則靈柔四敷衆輸輕翻服其尤散則百病瘳除五臟合液所以長生遠視久而更少古人名之爲山精之卉山薑之積太上尊仙銘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薑此之謂也我見諸物皆當朮而朮爲益也直以朮氣之

用是今時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御耳夫道
雖內足猶畏外求之禍形有外老亦或中崩
之弊張單偏致殆可鑒乎夫术者一可以長
生求壽二可以辟萬魔之枉疾我見山林隱
逸得服此之道千年八百比肩於五嶽矣人
多書繁不能復一二記示之耳今撰服术方
以悟篤尚若必信用庶無橫暴之災既及太
平則四氣含融天緣存生災壓消殘五毒匿
刑二晨常察萬物自成於是特任子所運而
服御亦無復夭傾也今所言术欲令有心取
服過此災荷耳又頃者末學互相採就多用
混成及黃書亦界之法此誠相生和合二象
四對之真要也若以道交用解網脫羅推會
六合竹諸節氣却消災患結精寶胎生使腦
神不虧下令三田充溢進退得度而禍除經
綿相應而長康敵人執讐而不失六軍長驅
而全反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嗚
呼危哉此雖相生之術與失度世之法然有
似騁冰車之涉乎炎洲汎火舟以浪於溺津
矣自非真正亦失者萬萬或遣、尼天文指害

嫉妬之根釁塞否泰用隔圮誓從盟得罪三
官或遭冤運禍王師傷敗或坑除殺服泥血
膏針或馬力已竭而求之不已君逐添入北
塞而不御者亦必絕命於羌奴之力翦手拚
身死於外而家誅於內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我見諸如此等少有獲益徒有求生之妄作
常嘆息於生生矣甚若守丹炁於絳宮朝元
神於泥丸保精液而不虧閉幽牝於命門餌
靈术以頤生漱華泉以清神研玄妙之祕圖
翊太上之隱篇於是高棲于峯岫並金石而
論年耶諸侯安得而友帝王弗得而臣也逸
會塵之互濁常清淨以期真優哉游哉聊樂
我云按夫人以服术為序者亦歆歷申勸戒
學仙宜獨於餌术而已才豐詞飛學優理博
浩浩然若巨海之長波運山之疊岫也然所
戒所切所陳亦當得不師而稟之路而風之
誘誨之功千古不泯何至真之屬念如是耶
何至聖之憫物如是耶

墉城集仙錄卷之三

墉城集仙錄卷之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太真夫人

夫人者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羅字勃遂事玄都太真王有子為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主總糾天曹之違北地上之卿佐年少好委官遊逸靈廢事仕有司奏劾以不親局察降主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伐其職夫人因來視之勵其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遁遣臨淄佂縣小吏和君賢為前寬所傷害時殆死夫人見骨相有異而愍之問其何傷妳爾君賢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關於肺五臟泄漏血凝絳府氣激腸外此將死之急也不可復生如何君賢知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絶瘡合無復慘痛君賢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當自展駑力以報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謝我意亦可佳可見隨去否君賢乃易名姓自號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還入東嶽岱宗山崖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懸絶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牀玉几珍物奇瑋乃人跡所不能至處也明生初但服事只欲學金瘡方既見神仙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給掃灑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眩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好女於臥息之間調戲親接之明生心堅志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半日五日或一月二十日方還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鳳往來或有拜謁者其仙猶日盈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中或立致精細廚食餚果非常香酒奇漿不覺而至不可名目或呼明生坐與之同飲食又聞室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琴有一絃五音並奏高朗響激聞于數里衆鳥皆為集於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迨天人之樂自然之妙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耳幽寂之所都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繡袍乘白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

綴著衣縫帶玉珮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即龍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牀之上有紫錦被褥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瑰金函匳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真道經明生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唯供給水掃守巖室而已至於服玩亦不敢竊闚之亦不敢有所請問如此五年愈加勤肅輒不怠惰夫人嘆而謂之曰汝可謂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以子俗人而不淫慢恭仰靈嘉終莫之廢雖欲死亦焉可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父在人間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不復得停念汝專謹故以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投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醴適可投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學之者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燒金液丹法其方秘要使立用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昇天者矣安期明日來吾將以汝付囑之焉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先生至乘駮驎著朱衣

遠遊冠帶玉珮及虎頭鞶囊視之可年二十許潔白嚴整從者六七仙人皆執節奉衛見夫人甚敬揖稱下官須臾設酒果廚膳飲宴半日許安期自說昔與女郎遊於息國安西海際食棗異美此間棗求不及也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枚乃不盡此間小棗那可相比耶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見司陰君與西漢夫人共遊見問以陽九百六之期聖主受命之劫下官登答以年稚不識運厄之紀別當洛太真王夫人今既賜坐欲請此數夫人曰期運浸汙非君所能辛知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有小陽九小百六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此二災是天地之否泰陰陽之孛蝕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百年而此運鍾聖王不能禳至於滅亡遺吉自後快耳今大厄猶為辛未然庚世是小陽九之始訖來甲申歲百六將會矣爾時道德方陰凶惡頓肆聖君受命乃在壬辰無復千年亦尋至也西漢夫人具已經見所以相問者當是相試耳然後

是司陰君所局夫陽九者大旱海涌而陸燋
百六者海竭而陵潤自塡四海水減濱洲成
山建城之鯨萬丈之鮫不違期運之度唯叩
矢而索水詞訟紛紜布於上府三天頰於省
祭司陰亦疲於謹按矣九河之口是赤水之
所衛其深難測今已漸枯八炁蒸於山澤流
沙塵於源口於是四海俱會群龍鼓舞爾乃
須甲申之年將飛陰洪倒流矣今水母上天
門而告期積石開萬泉而遁路飛陰風以撓
蒼生注玄流以遐布洋溢在數年之中漫衍
終九載之暮也既得道登眞體靈合妙至其
時也但當騰虛空而眄山波遊浮㵾而視廣
川乘玄鴻以奏丹城御虬輦而邁景雲耳咄
嗟之間忽焉便道可以翔身娛目豈足掛意
乎當今日且論酒事何用此爲及耶因指明
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敎訓昔過
因緣遂來見隨雖質纖未盡而淫慾已消今
未可授玄和太眞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
丹方若可得爾便宜將去夫流俗之人心肺
單危經胃內薄血津疲羸肝脊不注其眼脣

口不辯其機蓋大慈而不合天人欲奪走而
不及靈飛適宜慰撫以成其志不可試以仙
變八威想勿加切刻本其矣正失安期曰諾
但恐道淺術薄不足以訓授耳下官昔受
此方於廣成丈人先師爲道德至妙窈寞其
心無視無聽言其行也無跡言其止也無留
神烝搖於玄漢泗骸寄於靈丘存志無以踞
崆峒之上膝間草木忽林生而成洪阜動之
若叩地而不言求之輒移載而莫宣不知所
以得其術不辭何緣造其根當此之時實役
因然矣以四五十年中勤守雁擲久修奴役
以奉顏色遂蒙顧眄漸見告悟今越湯地而
入生地時開朱顏以對問見示以求道之難
易于時乃賜與金液之要言也此則先師之
成法實不敢倉卒而傳之也要當今在二十
年之內必所其關天路矣下官往與女郎俱
會圓丘觀九陔之君落望弱水而東流賜酬
玄碧之芳酒不覺高卑而詠歌嘗開遺笈以
眄靈籙偶見玉胎瓊膏之方服之刀圭立登
雲天鮮形萬變上爲眞皇此術徑尋約於

金液之華又速於霜雪九轉之鋒今非敢有
識捨近而從遠遠徑而近煩實恩聞神方之
品第頗知真仙之高尊苟甲降有殊又非所
宜論瓊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耶夫人
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靈方乃真人所宜
用耳非流俗下尸所能闚闚也仙方凡有九
品一名太和自然琅玕之體二名玉胎瓊疲
之膏三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雲碧之
腴五名九泉紅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
七名九轉霜雪之丹八名九鼎雲英九名雲
光石流飛丹此皆九丹之次第也得仙者亦
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二次仙號
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
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人第
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此九仙之第也各有
差降不可超越彼學知金液已爲過矣至於
玉皇之所餌非淺學所宜聞也君雖得道
而久在世羅濁雜於正炁塵垢鼓於上三一
恐猶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道扶桑而謁太
真玉胎之方尚未可愈何況下才而今聞其

篇目耶安期有慙色退席曰下官實不知靈
藥之妙品殊異乃爾信駭聽矣困自陳曰下
官曾聞女即有九天太真道經清虚明鏡鑒
朗玄冥誠非下才可得仰瞻然受遇彌久接
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訓不審其書可得
見乎如暫觀睹太真則魚目易質矣夫人哂
爾而笑良久曰太上道殊真庸遐邈將非下
才可得交關君但當弘今日之功無伐非分
之勞矣我正爾暫北到玄洲東詣方丈簡仙
官於玉庭進蓬萊以歷景太上有命親勅我
往定神仙於流沙之外受鴻飛乎九霄之房
授真人之遐紀舉天靈於崑閬激龍胎于玄
都之宮試玉女于衆仙之堂天事靡盈將未
暇相示以太真經也若子能勤正一於太清
辭三皇之妙錄抱神光於幽林制群仙於五
嶽陳山刑以招衆靈役恒華而命四瀆者然
後尋我於三天之丘見索於鍾山玉屋則其
書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兄鳥屈足駿而步
滄津捐舟檝而齊濱海失想誤日用之所和
鍊金液以求真樂生生而享年存正氣以替

身爾乃返華髮於童顏保久視乎靈津也如向所論陽九百六應期輒降夫安危無專否泰有對超然遠覽悵懷感慨亢極之災可避而不可讓明期運所鍾聖主不能知是以伯陽棄周而關令悟其國弊天人之事彰於品物君何爲胥胥久爲地仙乎孰若先覺以高飛超風塵而自潔遊甲申於玄途並真靈而齊列乎言爲心畫君將易之安期長跪曰今日授教輒奉修焉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汝隨此君去勿懸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辭乃隨安期先生受九丹之道詩曰

暫寓墉城內俯駕岱山阿仰瞻太清闕雲搆鬱嵯峨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鍊形保自然俯仰挹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流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至樂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婆娑五嶽非妥室玄都是我家下看榮競子蒿似蛙與蟇顧眄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妙言安事於琢磨禍奏由道泄爲慎福臻多

其一

昔生崑陵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邈未若太和仙仰登真靈臺虛想詠靈人忽遇扶桑王九老仙都真駕除紫虬輦靈顏一何鮮啓我尋長途邀我自然津告以鴻飛術受以王胎篇瓊膏凝玄器素女爲我陳俯挹琳鳳腴仰上飆三天雲綱立爾步五嶽可暫還玄都安足遠蓬萊在腳間傳授相親愛結友爲天人替即由刑對禍必無愚賢妙則享無傾泄則軀命頹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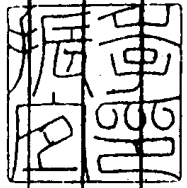
賦詩畢明生隨安期負笈入女九山夫人衆雲龍而去矣明生隨師周遊青城廬潛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鍊服而昇天矣

麻姑

麻姑者乃上真元君之亞也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鼓簫人馬之聲及至舉家皆見之方平戴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鬚黃白色中形人也衆羽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

節幢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蠟蜜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兄弟及母相見獨坐良久即令人與麻姑相聞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行人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形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登頃即到而先受帝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之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廚皆金盤玉杯無限也餚饍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栢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云接侍已來見東海

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來得米便擲之擲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固少年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仍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使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仙飲尊耳又麻姑爪如鳥爪蔡經見之心中所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否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仙也汝何姑忽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

以一符一傳授蔡經降人陳尉能召鬼魔救
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蛇之道如蛇蟬耳經常
從王君遊涉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
陳尉多似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
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
導從一如初焉

墉城集仙錄卷之四

墉城集仙錄卷之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雲林右英夫人

雲林右英王夫人名媚蘭字申林王母第十
三女也受書爲雲林宮右英夫人治滄浪宮
晉興寧三年乙丑七月三日與東嶽上卿司
命真君諸真同降於楊君因受書曰弱喪淵
淺爲靈未盡倚伏異因雲梯未抗雖有懷於
進趣猶未淵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心以清
瀾疑浪於高韻栖神乎太玄期紫庭而步空
矣有心洞於飛滞柔翰鬱乎冥契也動合規
矩等圓珠方靜和真味吐納餘音可謂縱挺
德挺英姿良爲欽矣然纖思不豁鄙悋内固
涅念不斷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内外之
期况二景之交耳夫失機者貴在能改相釋
有情今無妨矣雖曾彌群聽故克和也前途
攸邈此比非一滯萬緒多端當恒戢審苟情
有近散得随事失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過之
將何以進之清響散空神風灑林身超冥衢志
詠靈音仁俠其人也守真一勤篤者一年使

頭不白而禿髮再生荀內憂子孫以家業自
羈外綜王事問交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雜役
此求道不專也又述王斧修道之事因諭以
薛季和七試不過乃長里先生薛公之弟為
嬳洪失位然性好蕭音鳳聲故長里乞之於
太上使其主因言肇阿陰德可以及於許侯
玉斧也又云聞北風則心悲覩落曜則懷恭
思駿騄以蓁騁嘉柔順以變鬱世人之心曷
嘗不爾此則其本鄉之風悉首丘之內感也
茍能信之君其踏矣如其壐怯棄欲丹絳不
陽靈人勢乎而空返高交歛袂而廻晏神悉
不盻其宅寂通不鼓其目自命失夫故可悲
耶夫得道者以其能排却重累直面而進於
是百度自靜衆務雲散該其擾者不足為勞
披于艱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
賢者之舉復宜詳之自古及今死生有津顯
默異會藏往臧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
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夜晨酣流黃
徘徊仰嘸全漿咀嚼玉甤者立便控景登空
玄昇太微也自世事乖互斯業未就當暫寢
太陰潛生鄉外身棄質養胎靈宅陶悉絕蓄
受精玄漢故改容於三陰之館變童顏於九
鍊之户然後知神仙為貴死而不亡去來
之事理之深也夫吞陰萬畝者必出峻極之
嶺滔天振岑者必發淵浩之源洪栽積陰德
之費有似卯人也逸驊道遠大荒之表故無
羇絡之憂靈羽振翹玄圃之峯以遺羅絙之
患人之修道豈耽手藏身之容匿跡之幽也
且尋飛絕影之足不能騁逸於呂梁凌波泳
泉之舟不得陟峻於太行此才之異也繁林
猜會則羽族雲萃玄泉浩瀚則鱗群兢赴此
在德之茂也為道者實為勤苦勤苦者必得
之矣學道者當在學道注真情無散念欽奢
修保冲白寂焉如杳有所覩熙焉如潛有所
得專事如臨深谷戰戰如履薄冰此得道之
門耳而未得道之室也所謂學道甚難而甚
易若其寂玄況味保和天真注神栖靈耽研
六府情悉杜情無視無聽此學道之易也若
其不能行此數者所以為難也況山嶽悉擾
則強禽窺於林川瀆結滯則龍蛇惨於澤此

自然象也苟趣捨理乖則吹萬之用不同也
非靜順無以要𪍿非虛栖無以宾會思之無
邪則無禍害矣在正其心而斥其累澄其源
而清其流也若南趨而北騁心念而口遺損
齊而茹荼哂九成而恱北鄙者我知其無識
和音之聽鑒也因告晉簡文帝宜以彝香一
具於頸間辟水注及惡夢學道在積功累善
太虛真人常云人有衆過而不自悔罪歸其
身如川赴海日益深廣矣有惡知非悔過從
善罪滅善積亦得道也夫人過我以惡者以
善對之過我以禍者以福對之善常在巳矣
惡人害善人猶如仰天而唾唾不污天還自
污身逆風揚塵塵不污彼還豢其巳道不可
毀禍必滅巳又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
善人千不如飯一寒栖學道之人此高真之
秘言太上之要戒也財色之於身也譬如小
兒舐刀刃之蜜蜜不足以美口而有截舌之
憂戒我志之愛欲之大莫大於色其罪無外
其惡無赦得不戒耶學道在陰德施惠鮮救
也用志莫大於守身奉道其福甚大其生甚

固夫人嘐詩曰
駕欻遊八虛廻宴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嘯
蹀靈風我爲有待來故乃越滄浪

其一

騰躍雲景轅浮觀霞上空霄軿縱横舞紫蓋
託靈宮朱烟纏旍施羽軟扇香風雷䝉猛獸
攫電吟奮玄龍鈞籟混庭響金筑唱神鐘搸
芝滄浪阿掇華八渟峯朱顏日以新劫往方
嬰童夫道不專巳行事亦無功

其二

夫真仙之才例多隱逸栖身林嶺之中遠人
間而抱澹泊則必嬰顏而玄鬢也玉體金漿
交梨大棗此即騰飛之藥不比於金丹也仁
疾體未真正織念盈懷恐此物華不肯來也
苟真誠未一道亦無私亦不當試問交梨大
棗之樹也生君心中今猶有荆棘相雜是以
二樹不見不審可翦荆棘出此樹否此樹單
生其實㡬好也雖云問也其欲希之近也當
爲君問主領者三年更以相問以即日始也
夫虛和可守雄蕭蕭可守雌知白可守黑蕭

藏者謂畢景獨往也君絳宫中誰能仰靠空
同上上雲玄之涯否道易間而患不真書易
得而患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盡真仙比
肩也我亦無欲於不能為者心不定而欲書
將欲活之我意不往而求真以欲術之也可
以此告許長史十月十五日而降又述秋分
日瑶臺大會之詩
青童大君四君各吟真詞以和玄鈞廣韶之
[illegible]青童君吟曰
欽植滅度根當挾生死哉汎吟顯九衆但坐
惜形骸
太虚真人吟曰
觀神載形時亦從車從馬車敗馬奔亡牽連
一時假衣世莫識此但是息風火種罪天網
上受毒地獄下
西城真人王君吟曰
神為渡形舟泊岸當別去形非神常宅神非
形常載徘徊生死輪但苦心猶豫
小有真人王君吟曰
失道從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以遠死死
日以早悲哉苦痛客根華已顛倒起就零落
生為如灰枯老
又受詩與許君曰
該清道難適幽連妙難窮許侯其人也雅靈
方昇丘騰躍輕霞外身飛九天中作則群真
歸金闕撫種人
其一
其德仁以融其教然以知可謂天秀標韻為
後民崇養形靜東岑七神自相通風塵有憂
哀頹我白髮翁長與遺嘆仰恨不早逸蹤
其二
停駕望舒移迴轅延滄浪未覩若人游偶想
安得康良因候青春以敘中懷忘
其三
控晨浮紫煙八景觀泒流羽童捧瓊漿玉華
餞琳腴相期白水涯揚我蕨難珠
其四
滄房煥東霞紫造浮絳晨雙德秉道宗作鎮
真伯蕃八臺可眄目北看乃飛元清淨雲中
規形歸景還吐納洞嶺秀藏輝隱泉山久安

人事上日也無虛罔豈若易翁貿逐此孩
中顏

其五

晨闕太霞精玉室起霄清領晗三奇觀浮景
翔絕宴丹華空中有金關肓挺精八風鼓錦
披碧樹雁四靈華蓋庭蘭暉紫鬱紫綠軿結
信通神交觸顏率天絨何事外象感須靚琗
玉瓊

其六

三景秀鬱玄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宸道進
任靈風鼓翩乘素飈竦盼瓊臺中綠蓋入協
晨青軿擲空同右揖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王
賓剖鳳腦遨酬飛藥龍雲鈞廻曲霞千音何
琅琅錦終召猛獸華旛正低昂香毋折腰唱
紫煙排棟梁總轡高清闕群駕佳人房昔運
挺未兆靈化順氣翔心渺玄涯感年隨積椿
崇形苟并奐味動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棄
學昨已忘

其七

絳景浮玄晨紫軒乘煙征仰超綠闕內俯聘
朱火城東霞啓廣暉神光煥七靈翳瑛汎三
燭流任自齊宴風纏空洞宇香音觸節生手
攜織女舞併神艶爪庭左徊青羽旗華蓋隨
雲傾宴霞九度表是非不我譬抱貞栖太寂
金姿日愈嬰豈似愆識中慘慘無聊生

其八

三鬱控紫軒傾雲東林阿四旌曜明空朱軒
飛靈丘玉蓋庭七景鼓翼霄上浮九音朗紫
空玉嶽洞太元宴詠三晨宮唱嘯呼我儔不
覺椿已老豈知二景流佳人雖兼志而未放
百憂長林貞可靜巖中多自娛

其九

北登玄真闕攜手結高羅香煙散八景玄風
鼓絳波仰超琅園津俯酆宵陵阿玉蕭雲上
奏鳳鳴洞九遐乘然浮太空呂為矓山河金
節命羽靈徹兵折萬魔齊挹三辰暉十春方
嬰才長貞投競室不解可奈何

其十

仰騁太霞宮金閣曜紫青華房映太素四軒
皆朱瓊擲輪空洞津總轡舞綠軿玉草飛雲

蓋西妃運錦於雖然塵濁涯儀斂佳人庭宿
感應真降所招已在冥乘風奏霄晨共酣丹
琳霓公侯徒渺渺安知真人靈

其十一

清晨揖絳霞總炁霄上遊徊軿躡回波遂覩
世人憂鮮吉鬱然起不散三秀嵎何若巡玄
卿撫嗷爲爾娛君安有有際我顧有中無

其十二

譽景登霄晨遊宴滄浪宮彩雲繞丹霞靈藹
歡八空上貴岑瓊空高仙歌琳房九鳳唱朱
纇虛節錯羽鐘交栖金庭内結我貴中朋俱
挹玉醴津倏忽已嬰畫云何當路滯愆痾隨
日崇

其十三

晨遊太素宮控軿觀玉河夕宴鬱絕宇朝抹
圓景華彈轍北寒臺七靈膵紫霞濟濟高仙
舉紛紛塵中羅盤桓囂譪内愆累不當多

其十四

駕炁騁雲軿晨登太渟丘絳津連岑振清波
鼓洨流步空無九緯八綱皆已遊晉晏三金
秀來觀立志儔勤懈不相能是以積百憂

其十五

峻波越滄浪忽然造金山四顧終日遊罕我
雲中人

其十六

紫闕構臺上玄館衛絕飈琳琅敦靈圃華生
結瓊瑶蔚軿滄浪津八風擬雲韶撫羽扇此
爵攫節鳴金蕭鳳籟和千鍾西童歌晨朝心
豁虛無外神襟何朗寥迴舞太空廣六炁運
靈幽我登豈能尋使爾不終凋

其十七

玄波滄浪濤洪津鼓皷流駕景騁六虛思與
佳人遊妙唱不我對清音與誰投雲中騁瓊
輪何爲塵中儔

其十八

松栢生玄廣鬱爲寒林傑繁條盛嚴冰未肯
攞白雪亂世幽重岫迴生道常絜飛此逸轡
輪擾彼遐人轍公候可去来何為不能絕

其十九

清淨願東山蔭景栖靈穴愔愔閑庭虛翳薈

青林寥圓曜映南軒朱風扇幽室挟袂開房
内相期探妙術寥朗遠想玄蕭條神心逸
其二十
縱心空洞津竦礬業珠群佳人来何遲道德
何時成
其二十一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無情焉得駕敵跡尋此
空中靈徽音良有古當用慎勿輕事事應神
機保爾見太平
其二十二
響景滌滄浪騰羅青海津絳煙亂太陽羽蓋
傾九天雲輿浮空洞倏忽滄波間来尋真中
夾相勞伯帝晨王子協明德齊蕭招王賢下
肹八河宫上寢希林巔激此紫瓊腴方知織
途辛佳人将安在勤之乃得親
其二十三
絳闕排廣霄披丹登景房紫旗振雲霞羽晨
舞八風停蓋濯碧谿秣秀月支峯咀嚼三靈
華吐吸九神芒擳數無絶紀協日積童蒙勞
袂明真館仰期元上皇北鈞唱羽人王玄槩

賢衆終音云何波浪宇得失爲我鍾引領鬣庭
内開心撥織衢習適禁辱域罕躡希林宫一
靜安足苦拭去視滄浪
其二十四
世珍芬馥交道宗玄霄會振衣尋真儔迴軒
風塵際良德映玄脾頼掇緊華蔚最音客言多
價福冲靜尚真貴恒當二象順勞手同襟帶
何爲人事間日焉生患害
其二十五
夫人自初降詵此賦詩七皆勉勵於修道處
中道而敗則禍更重矣丁靈戒諭者以許君
及王斧皆籍名仙簡務其日進玄德更懋真
階耳因述青童君勸學道之士拔愛欲之根
如撥懸珠一一撥之自當盡矣又云牛馬頭
重入泥轉增陷沒道士心挾世欲速須去之
視彼泥中之牛顧求蘇息矣人讀道經得修
道之味如饕餮食六腑皆美而有餘味能行
如此者得道矣紫元夫人亦與夫人言衆真
曰天下有五難貧窮惠施難豪富學道難制
命不死難得見洞經難生值士辰後當聖世

雖昔聞之於天道君曰道德无形知之無益當在守志行道耳譬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見已形斷六情守空靜即自見道之真亦可自知宿命矣玄清夫人云世人繫於妻子家宅之患甚於牢獄牢獄有原赦之時而妻子情欲雖有虎口之禍已猶甘心投之其罪無赦故謂之家累言其陷累我身不得道進自適而人不知割愛去累洗心為道而存其身也揚君降真之會有十夫人皆列位號而無傳紀及歌吟之詞備列於此

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北海六微玄清夫人北漢七靈右夫人太極中華右夫人八靈道母西嶽蔣夫人上真東宮衛夫人朱陵北絶臺上嬪管妃北嶽上真山夫人西漢夫人長陵杜夫人

此夕二十三真人十五夫人降於金壇揚君家也

嬰母

嬰母者姓諶氏字曰嬰不知何許人也西晉之時丹陽郡黃堂觀居焉潛修至道久歷歲年時人自童幼逮於衰老見之鬒髮韶容顏狀無改衆號為嬰母因入吴市見一童子年可十四五近前拜於母云合為母兒母曰年少自何而来拜吾為子未測其旨亦莫敢許之豈可相依耶乃惋嘆而去月餘又於吴市逢一孩子三歲以来君無所歸悲號泱夕母因視之執母衣裾不肯捨去人或見者勸母收而育之逾於所生矣既長明頴孝敬異於常人冠歲以来風神挺邁所居常有異雲烝光景髣髴而見侍母左右時說蓬壺閬風之事母異之謂曰吾與汝暫此相因汝以何為號也子曰昔蒙天真明授靈章錫以名品約為孝道明王今宜稱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臺跡絶異業俻閒丘阜餌服陽和靜栖玄圃委鑒太虛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真經飛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可致輕蓋以飛霞之輦騁乎文昌之臺得此道者九鳳齊唱天籟駭虛𨒪身御節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扇八方矣母宜寶之一旦孝道明王漢然隱去母密修大法積數十年

人莫知也其後吳猛許遜自嵩陽南遊詣母請傳所得之道因盟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暇日母告二子曰世雲昔為遜師今玉皇玄譜之中猛為御史而遜為高明大使總領仙籍位品已遷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遜領玄枵之野於辰為子猛統星紀之邦於辰為丑許當居吳之上以從仙階之等降也又數年有雲龍之駕千乘萬騎來迎諶母白日昇天今洪州高安縣東四十里有黄堂壇靖即許君立祠朝拜聖母之所其昇天車跡在丹陽郡中後避大唐宣宗廟諱鍾陵祠靖號爲諶母其孝道之法與靈寶小異豫章人世世行之偉哉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於親者必忠於君理於家者必康於國感天地動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外清八表内正百度可以助道弘化者其唯孝乎則孝道之法降自上玄隆於晋代豫章之俗至今行之故許君則拔宅昇天位統則國皆孝感也

鉤弋夫人

鉤弋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淨病六年左手握不開望炁者云東北有貴人炁推求而得之召見姿色甚偉漢孝武帝發其手得玉鉤手尋展遂幸之生昭帝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昭帝即位改葬之棺御但有絲履而已故名其宫曰鉤弋後避諱改爲代廟舞祠謁之際時有神坐於廟閣内焉

湘江二妃

湘江妃者舜之妃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昔堯以老耄倦於天下舉賢隱之德以讓之許巢善卷之屬避之而去訪於側陋有鰥者曰虞舜以孝德聞堯舉而用之娉之二女以觀其内歷試諸難以觀其外既而大麓不迷百工咸理受俾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舜服喪三年而後即位即位之年年六十一矣在位又五十一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南巡于蒼梧之野止於何侯之家太帝五老以瑤車玉輧雲旌羽蓋降而迎舜遂昇天不還何侯亦拔宅而去二妃時在山下求舜不獲瞻望九峯一一相似不知舜之所之望峯而泣杖淚於崖行行爲之班歷視諸峯皆疑舜在其

上因爲九嶷山焉旣而精誠感通亦得仙去時人以爲其沉於湘江也故立祠焉祠中列湘君湘夫人之位此其序長少之品位當是娥皇爲湘君女英爲湘夫人非是別有湘君之神也高秋月夜九嶷湘浦時聞天鈞韶樂之音蓋是舜上理紫微下鎭此山每所經遊必有天樂導從靈音駭塵俗謂之湘靈鼓瑟亦誤傳也俗中咸以二妃爲堯之女事亦誤矣今按帝系云黃帝曰帝鴻氏姬姓少典之子亦云姓姓少典亦云姓公孫名軒轅神農世衰諸侯恣叛蚩尤肆毒害及生靈黃帝自有熊之國興師佐命遂即帝位剋蚩尤誅姜氏之後而定天下黃帝之子名摯紹黃帝位號爲少昊氏亦曰金天氏金天之子曰顓頊顓頊之子曰帝嚳之子曰堯號陶唐氏名放勛以此詳之堯即黃帝玄孫也乃爲顓頊五世之孫堯乃舜再從祖也堯之女乃舜之從祖姑也堯不應以女娉舜此恐史冊相傳之誤耳當是堯欲歷試於舜以觀其德娉以二女史臣遂而書之固非堯女以娉於舜矣

娥皇女英非婢姓也又舜之號非謚號也謚法起於周公欲以褒貶君臣垂戒懲勸立以爲法後人執而加之云翊善傳聖曰堯蓋取堯舉其舜於側陋授以天下禪讓之美千古所宗故追爲此謚耳又舜之一字謚法云仁聖盛明曰舜此亦後人追立之號也何者按書云堯將巽位曰咨爾四嶽朕在位七十載矣汝能庸命巽朕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帝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嶽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帝曰我其試哉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此則堯但以二女嬪配於舜觀其理內之德或取諸宮掖或得於民間固非堯之女以娉於舜明矣蓋是秦皇焚書之後學士逃難解散史籍湮滅篇卷不全濟南伏生口以傳授或有外誤無由顯明舜之爲號亦自布衣而有非是殁後之謚如伏羲神農帝嚳顓頊之例是也穎悟之士更望詳之

洛川宓妃

洛川宓妃宓犧氏之女也得道爲水仙以主
於洛川矣常遊洛水之上以衆女仙爲賓友
自以遊宴爲適或祥化多端亦猶朝雲暮雨
之狀耳魏雍丘王曹植感宋玉對楚王之事
作洛神賦以叙之言其狀也翩若驚鴻婉若
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
蔽日飄飄兮若流風之廻雪皎若太陽升朝
霞灼若芙蕖出綠波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
波微步羅襪生塵此蓋文士妖飾之詞若夫
得道登眞體位高邈仙凡夐隔感降良難宜
可方宋玉澄洎之音所致上仙之一遇也至
若馮夷服虹丹爲水仙位證河侯霞蒙得玄
珠主于沲㟃之錄吳姮娥獲殄藥登于月宮
此非獨水爲太陰之府而女仙主之蓋其職
秩所遇也呂公十服水王而爲河伯天吳餌
雲母而爲水神亦有男仙居水官之任也馮
夷者好道遇消子以虹丹投之服而爲水仙
位爲河侯霞蒙氏女者亦曰奇相氏得黃帝
玄珠之要而爲水仙爲㟃沲江源之主吳姮
娥羿妻也羿司射衛黃帝之宮入宮得瓊藥
之丹已與姮娥服飛入月宮爲月宮之官况
五嶽十山九江八澤皆有仙曹靈府以司明
世人罪福功過亦主掌山川寶貨靈草神芝
或統御洞天眞經玉籙其任不常或千年五
百年亦有遷易玄眞香隔世莫得知也

陽都女

陽都女者陽都市酒家之女也生有異相眉
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疑其人人也時有黑
山仙人犢子有鄴人也常居異山採松子茯
苓餌而服之已數百年矣莫知其姓名常乘
黃犢時人號爲犢子時壯時老時醜時美來
往陽都酒家都女悅遂相奉侍一旦女隨犢
子出取桃一宿而返得桃甚多連兜并美異
於常桃邑人伺其去時旣出門二人共牽犢
耳而走其速如飛人不能追也如是且還復
在市中數十年夫婦俱去後有見在潘山之
下冬賣桃果焉文選賦云犢配眉連是也

杜蘭香

杜蘭香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漁父者於湘江
洞庭投綸自給一旦於洞庭之岸聞兒啼哭

肇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於岸側漁父憐而舉之還家養育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迨夫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玄而下來集其家携女而去臨昇天顧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玄期有限今將去矣於是嗟空而去自後時亦還家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碩蓋修道者也蘭香降之三年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碩亦得仙初降時留玉簡玉唾盂紅文浣布以為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齎黃鱗羽帔絳履玄冠鶴氅之服丹玉珮揮靈劍以授於碩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張碩仙官定何班品傳記未顯難得詳載也漁父盜自老益少往往不食亦學道江湘間不知所之矣

墉城集仙録卷之五

墉城集仙録卷之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盱母

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內修真要耳嘗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當歸真彼中其子名烈字道微少襄其父事母以孝聞烝烝翼翼勤於色養家貧而營侍甘旨未嘗有闕鄉里推之西晉武帝時同郡吳猛許遜精修道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築壇立靖猛既去世遜即以寶符真籙拯俗救民遠近宗之遜仕州為記室後每朔望還家朝拜人或見其乘龍往來徑速如咫尺耳唯盱君純篤忠厚許君委用之即與母結茅於許君宅東北八十餘步夙夕侍養許君謹願恭肅未嘗有怠母嘗於山側採擷花果以奉許君君惜其志誠常欲拯而度之以惠帝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卿瑕丘仲冊命拜許君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王者雲車羽蓋白日昇天許君謂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

可繼隨仙舉期於異日母子悲喜不自勝再拜告請願侍雲輦君乃許之即賜靈藥服之躬稟真訣於是午時從許君昇天今壇井存焉鄉人不敢華繕蓋表歼君母子儉約故也世號為歼母壇靖焉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黃帝世為有熊國之君佐神農為理神農之孫榆罔既衰諸侯相伐干戈日尋各據方色自稱五行之號太皥之後自為青帝榆罔神農之後自號赤帝共工之族自號白帝葛天之後自號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乃恭已下士側身修德在位二十二年而蚩尤肆孽弟兄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啖砂吞石不食五穀作五虎之形以害黎庶鑄兵於葛鑪之山不稟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賢能以為己助得風后於海[illegible]得力牧於大澤以太鴻為佐天老為師署三公以象三台風后為上台天老為中台五聖為下台始獲寶鼎不爨而熟迎日推筴以封胡為將以夫人貴修之子為大子用張若隰朋力牧容光龍紆倉頡容成大撓屠龍衆臣以為翼輔戰蚩尤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火霧三日內外皆迷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西方帝用憂憤齋于大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衣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大必有太上之應居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玄曰君以大帝之教有疑可問也帝稽首頓首曰蚩尤暴橫毒害烝黎四海嗷嗷莫保性命欲萬戰萬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女[illegible]授六甲六壬兵信之符靈寶五帝策使鬼神之書制妖通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遁元之式太一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五兵河圖策精之訣復率諸侯再戰蚩尤于冀州蚩尤驅魑魅雜妖以為陣雨師風伯以為衛應龍畜水以征於帝帝盡之遂滅蚩尤于絕轡之野中冀之鄉分四冢以葬之由是榆罔桓命又誅之阪泉之野北逐獯鬻大定四方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鑄鼎立九州置五

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祠萬靈嶽法設教然後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黃龍來迎乘龍昇天

孫夫人

孫夫人者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積年累有感降天師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景坐在立亡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能策召鬼神時海内紛擾在位多危又文道凋喪不足以極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年既術用積妙遂入蜀遊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棲真江表道化甚行以冲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陽平化鍊金液九丹依太一元君所授黃帝之法積年丹成變形飛化無所不能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於閬中雲臺化白日昇天位至上真東嶽夫人子衡字靈真繼志修鍊世錄嗣師以靈帝光和二年歲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於陽平化白日昇天孫魯字公期世號系師當漢祚陵夷中土紛梁爲梁益二州收鎮南將軍理于漢中魏祖行靈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劉章失蜀先主舉兵公期託化歸真隱景而去王子安陽平化碑云嗣師歸真有會證道盜山反霧移煙玄霄亘地馳鴻驛鳳白日昇天靈衛肅而上騰神儀沓而長鶩西川耆舊攀風翼而無階南國英靈仰能髯而無逮即以上昇之日遂爲齋祭之辰是也初夫人居化中遠近欽風禮謁如市旋以方調鍾鼎務在精嚴人物諠闐必慮褻瀆遂於山趾化一泉使禮奉之人先以其水盥沐然後方詣道靖號曰鮮潔水至今存焉大師垂法令人探石井水男女皆有應驗以爲種子之法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伯陽池即太上老君遊宴之所後有登真洞與青城峨嵋青衣西玄羅浮洞庭諸仙山洞室徑邃潛通故爲二十四化之首也

蠶女

蠶女者乃是房星之精也當高辛之時蜀地未立君長唯蜀山氏獨王一方其人聚族而居不相統攝往往侵噬恃強暴寡蠶女所居

在今廣漢之部亡其姓氏其父為鄰部所掠已逾年唯所乘馬猶在女念父隔絕廢飲忘食其母慰撫之因告誓於其部之人曰有能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人雖聞其誓無能致父還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絆而去數月其父乘馬而歸自此馬晝夜嘶鳴不復飲齕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於人也不誓於馬安有人而配偶非類乎馬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嘶跑愈甚遂欲害人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中女行過側馬皮蹷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復棲於桑樹之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用織羅綺衾被以衣被於人間蠶自此始也父母悔恨念之不已一旦蠶女乘彩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矣無復憶念也言訖沖虛而去今其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蜀之風俗諸觀畫塑玉女之像披以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俗云閣其尸於樹謂之桑樹耻化為蟲故謂之蠶稽聖賦云爰有女人感彼死馬化為蠶蟲衣被天下是也陰陽書云蠶與馬同類乃如是房星所化也

彭女

彭女者彭祖之女孫也祖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陸終氏之子舜舉之於堯臣能調羹進雉羹於堯以其善調味必能養生善養生必能養民遂封於彭城其道可祖彭人世世見之故謂之彭祖言彭地之祖也其他在徐州而彭祖得道不樂沖天周遊四海居蜀多年子孫繁衆故有彭山天彭彭門之名俱在蜀馬禮經云微盧彭濮皆蜀地也導江有天彭山兩峯如闕相去四十餘步謂之彭門祖嘗隱焉因以為號彭女亦得養生之道隨祖修行亦數百歲朝拜勤志晨夕不倦今彭女山有禮拜石有彭女五體肘膝拜痕及衣䙓之跡深有僅寸每往來北平洞及此山井建為彭女化一旦彭女於此昇天其後置縣因山為號元和丁酉歲前進士湛賁立碑以

紀其事蜀紀詳載焉若豊沛之彭城即彭祖始封之地大彭之國椎為五霸之一也唐光化三年庚申五月有三鶴飛來共巢於彭女觀檜樹之上巢廣六尺制史司空張琳具狀聞於蜀主酉平王香燈致醮營修觀宇其夕神燈千炬飛照林嶺畫圖上奏下詔褒美仍編入唐史也

弄玉

弄玉者秦繆公之女也好吹簫時有簫史者善吹簫公以弄玉妻之築臺以居焉弄玉吹簫十餘年能作鳳鳴鳳來止其臺上夫婦居臺上數年不下一旦隨鳳飛去於是秦公於雍宮作鳳女祠時有簫聲焉

園客妻

園客妻者神女也園客者濟陰人也美姿貌而良色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於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飼之蠶女養蠶既壯得繭百二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乃盡繅訖此女與園客俱去濟陰今有華蠶之祠宇焉

昌容

昌容者商王之女也修道於常山食蓬虆根二百餘年顏如二十許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之者色加倍好得錢以救貧病者往來城市世世見之遠近之人奉事者千餘家竟下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見其影或云呂容能錄其形者也忽乃冲天而去

漢中酒婦

漢中關下酒婦者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姓氏忽過卜師呼子先者不知何許人也年可五十餘云已數百歲酒婦異之每加禮敬忽一旦來謂婦曰急裝束與汝共應中陵王去是夜果有二人來特二茅狗一與子先一與酒婦俱令騎之乃龍也相隨上華陰山上常大呼云子先酒母在此比日題有仙之聖道矣

女几

女几者陳市上酒婦也作酒常美仙人過其

家飲酒即以素書五卷貨酒錢凡間視之乃仙方養姓長生之術也凡私寫其要訣依而修之三年顏色更少如二十許人數歲貨酒仙人復來笑謂之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女凡遂隨仙人去居山歷年人常見之其後不知所適今所居即女凡之山也

河間王女

河間王女者乃玄俗之妻也玄俗得神仙之道來往河間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唯餌巴豆雲母亦賣之於都市七丸二錢可愈百病河間王有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問其病意答言王之所病乃六世餘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昔嘗放乳鹿即麒麟母也仁心感天固當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常見父母說云玄俗日中無影王召而視之果驗王女幼絕葷血清靜好道王以女妻之居數年與女俱入常山中時有見者

采女

采女者商王宮女也少得養神之道年二百七十餘視之如十五六歲耳初王聞彭祖有道拜為大夫封之於彭每稱疾閑居不預政事服雲母粉麋鹿角雲雲母水常有少容性沉靜不自言有道王請問訊竟莫之告遺以珍玩皆受以恤貧乏略無所留王於掖庭丘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使祖居之令采女乘輜軿問道於彭祖采女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答曰舉形登天上補仙官者當服元君太一金丹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所為其次當愛精養神服草藥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耳其次陰陽運為導引屈伸使百節為行關機無滯此可以無疾痛所侵而後思神念真坐忘練液皆可以令人久壽若二為交接之道泝流補腦之安此甚難行有悵棘履刃之危又非王之所為也吾所聞淺薄道止於此不足宣傳也大宛中有青精先生千歲而色如童子或終歲不食或一日九餐可以問其道也采女曰青精先生何仙也答曰此乃得道耳非仙人也仙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虎上造天階或為鳥獸浮遊青霄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

或服元氣或茹芝英或出入人間或隱跡林莽面生異骨體有奇毛戀好深僻不交流俗者也若以凡之修身當食草珍服輕麗處官秋通陰陽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神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濕風溫不能傷鬼神衆請不能害五兵百蟲不能中憂喜毀譽不能累此乃可貴耳人生於世但養之得宜可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皆傷之也大醉大飽大喜大怒大溫大寒大勞大極皆傷也至樂至憂至畏至怖至恍至躁至奢至逸皆傷也甚飢甚渴甚思甚慮亦傷也久坐久立久卧久行亦傷也寒溫得節飢飽適宜無思無爲惟清惟靜此可與言修身耳已得其壽復養之得宜可二百四十歲四百八十歲但莫傷之也不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者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不至思欲之惑者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不求者所以一其志也八音五色不至於耽溺者所以導心也凡此之物本以養人人之不能斟酌得中反以爲患故聖賢垂戒懼下求溺之流遁忘返用

之失所故修道之士皆令禁之欲以檢制之易也故曰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色使自肯聲使耳聾聲令鼻寒欲致心蕩味令口爽苟能節宣得所用之得宜不減年壽必得其益此者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耳人不知經脉損傷血氣不足内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風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耶凡遠思矣顧傷人憂志悲哀傷人情樂過差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愛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暖失節傷人陰陽不交傷人所傷者衆而獨責房室爲傷可謂惑矣是以男女相成猶天地之相生也所以導養神氣使人不失其和夫天地晝離而夜合一歲之中三百六十交故四時均而萬物生生成成不知窮極所以天不失其動地不失其靜氣不失其和物不失其生而能長久也夫人不能法天地之常而獨執一隅單景孤形減衣絶食自取死病患之甚也去此修攝節宣之外則有服元和之氣得其道則邪伸不能入此理

身之本也餘含景思神歷藏導引吞餌服御之事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己謝過臥起早晏之法可以教初學之士引進向善之門漸正其心而涂息其罪然非便能致人得色若血脉枯竭忽凋敗豈思神念真而能守之固未知其益矣此由愚人爲道而求其末不務其本也又內不養神外則勞形元精漸竭神忽困竭而晝夜伏勤誦讀經訣此亦無益也既久不蒙效則怨道無驗恨古人欺我此又非也我師云節解輪形無爲九室諸經萬三十首皆示以始涉之門庭耳未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爲之皆有驗王行彭祖之道亦壽三百餘歲但不能戒其妖淫耳其後未女亦不知所之蓋是得道者也

太陽女。

太陽女者姓朱名翼得內修之要吐納之益數演五行之道用之潔妙行之甚驗年二百八十歲顏如桃花口如含丹肌膚充澤眉鬢如畫光彩射人視之如十七八者本事絕洞子絕洞子姓李名修能寅龍申虎之術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在人間已數百歲翼事之甚勤盡得道要戒之曰我之所修以柔勝剛弱制强行之者謹敬爲本如臨深履危御奔乘驚差之毫釐喪爾之策勤而守之可以長生矣其後鍊金液之丹丹成服之而俱得昇天

太陰女

太陰女姓嬴名金爲人聰達智慧過群學玉子之道雖得其法未能精微明無其師乃當道沽酒密訪其師爲會太陽子過之飲酒於其肆見女詞旨閑雅禮節恭謹乃嘆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爲誰女聞之喜使妹問客土數爲幾對曰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得道人也我始問一已知五矣遂請入道室進名饌嘉醴而享之以問長生之要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登玉子之魁綱禮五行之祕實唯賢是親豈有所恪遂教以循導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時已二百歲矣有小童之容也太陽子姓爲

名明與王子爲親友王子得道太陽子師而事之曲盡服勤之禮王子門徒三千餘人唯太陽子終日昏醉二百餘年竟不惰鍊王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命爲衆賢之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十年猶不免死此凡庸所不爲況於達者乎乃改節鍊丹丹成服之仙去在世五百餘年常有少容王子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周幽王知其有道徵之不出遂隱山得道也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爲憂嘗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得一死不可復生况聞壽之限促非修道不可以延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之時單衣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即失所在門戶櫃有關鑰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樹折更指即如故將弟子行所到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即石開入其中室屋床机幃帳廚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漲天噓之即滅又能生災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爲小兒或爲車馬無所不作行三十六術甚有其效起死廻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故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之妻也綱字伯鸞仕爲上虞令亦有道術能檄召鬼神禁制變化之道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爲理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旱暵漂墊之害無疫毒鷙暴之傷歲歲大豐遠所仰賴日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碓舍從東而起夫人禁之火即便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之相鬭擊良久綱所呪者不勝數走出於籬外綱唾盤中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其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值虎綱禁之虎伏不起適欲往虎虎之夫人徑往其前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縛

虎森歸繫於床脚下網每共試術事事不勝
将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皀莢樹綱昇樹數丈
力能飛舉夫人即平坐床上舟冉如雲氣之
舉同昇天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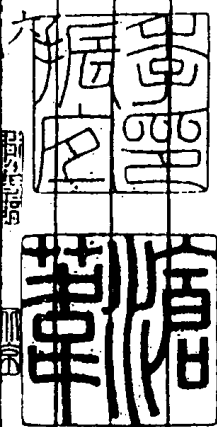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者廣陵海倰人也適杜氏師事劉
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
恚怒之聖母或行理疾救人或有所之諸杜
恚之愈甚告官訟之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
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窓中飛去衆望
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著履一緉在窓下自
凢昇天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養事禱祈
立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
所在青鳥即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
稍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海中不得為姦盜
之事大者即風波没溺虎狼殺之小者即病
傷也

西河小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女山甫雍州
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親
族二百餘年容狀益少每入人家即知其家
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來吉
凶言無不中見其外甥女體常多病將藥與
之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
漢帝遣使者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
一老翁翁頭髮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
之女子答曰此子是妾兒也昔妾舅氏伯山
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愍妾多病以神藥
授妾妾服之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
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乃恚之故與杖爾
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曰妾年二
百三十歲兒年七十矣女亦入隱華山得仙
而去

墉城集仙録卷之六

墉城集仙錄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蜀杜光庭撰記古今女仙凡三十七人云墉城者以女仙統於王母而王母居金墉城也張君房雲笈七籤所載與此本互異然此本前數卷皆襲漢武內傳陶宏景眞誥之文眞僞葢不可知疑君房所錄爲原本而此本爲後人雜摭他書砌合成編然均一荒唐悠謬之談其眞僞亦無足深辯耳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一卷

〔前蜀〕杜光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陳氏晚晴軒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一卷》提要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序

乾坤既闢清濁肇分融為江河結為山嶽或上配辰宿或下藏洞天皆大聖上真主宰其事則有晝宮閟府玉宇金臺或結氣所成凝雲虛構或瑤池翠沼流注於四隅或珠樹瓊林扶踈於其上神鳳飛虬之所產天驎澤馬之所棲或日馭所經星躔所屬含藏風雨蘊畜雲雷為天地之關樞為陰陽之機軸乍標華於海上或迴疎於天中或弱水之所縈或洪濤之所隔或日景所不照人跡所不及皆真經秘冊敘而載焉太史公云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間五嶽作鎮十山為佐之龜山玉經云大荒之內有洞天三十六別有日月星辰靈仙宮闕主御罪福典錄死生有高真所居仙王所理又有海外五嶽三島十洲三十六靖廬七十二福地二十四化四鎮諸山今總一卷用傳好事之士其有宮城處所得道姓名洞府主張仙曹品秩事條繁廣不可備書聊紀所管郡縣及仙壇宮觀大數而已天復辛酉八月四日癸未華頂羽人杜光庭於成都玉局編錄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編

嶽瀆衆山

玄都玉京山在大羅之中玉清之上元京山在玉京之前峨眉山在玉京之前廣霞山在玉京之右紅映山在玉京之右紫空山在玉京之右五間山在玉京之後

右在玉清之上大羅之下諸山周繞玉京玄都之山以為輔翼也

三秀山在玉京之前金華山在玉京之右寒童蜜山在玉京之右秀華山在玉京之右三寶山在玉京之後飛霞山在玉京之後浮絕空山在太清之中

右三境之山皆真氣所化上有宮闕大聖所遊之處下愿人身十三宮府事見大洞經中

東嶽廣桑山在東海中青帝所都南嶽長离山在南海中赤帝所都西嶽麗農山在西海中白帝所都北嶽廣野山在北海中黑帝所都中嶽昆侖山在九海中十辰星為天地心方壺山在北海中去岸三十萬里扶桑山在東海中地方萬里日之所出蓬萊山在東海中高一千里連石山在東南辰巳之地海中沃焦山在東海中百川注之而不盈方丈山在大海中高四十九萬七千丈鍾山在北海中弱水之北萬九千里員嶠山在大海中上千日月岱輿山在巨海之中酆都山在九壘之下一云在癸地鬼神之司

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七千里瀛洲在東海一名青丘穆洲在東海中地方五百里祖洲在東海中地方萬里出不死草元洲在大海中地方三千里長洲在巨海中地方五千里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鳳麟洲在西海中出續絃膠聚窟洲在西海中地方萬里出反魂香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生洲在西海中地方二千五百里

滄海島在大海中高五萬里

右十洲三島五嶽諸山皆在昆侖之四方巨海之中神仙所居五帝所理非世人之所到也

中國五嶽

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玉女九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羅浮山括蒼山為佐命蒙山東山為佐理南嶽衡山嶽神司天王領仙官玉女三萬人山周迴二千里以霍山潛山為儲副天台山句曲山為佐理中嶽嵩高山嶽神中天王領仙官玉女一十二萬人為五土之主周迴一千里在洛州告成縣少室山東京

武當山為佐命太和山陸渾山為佐理西嶽華山嶽神金天王領仙官玉女七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華州華陰縣地肺山女几山為佐命西城山青城山峨眉山嶓冢戎山西玄呉山同佐理北嶽恒山嶽神安天王領仙官玉女五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鎮州河逢山抱犢山為佐命玄隴山崆峒山陽洛山為佐理

十大洞天

第一王屋洞小有清虚天周迴萬里王褒所理在洛州王屋縣第二委羽洞大有虚明天周迴萬里司馬季主所理在武州第三西城洞太玄總真天周迴三千里王方平所理在蜀州第四西玄洞三玄極真天廣二千里裴君所理在金州第五青城洞寳仙九室天廣二千里𡧍真君所理在蜀州青城縣第六赤城洞上玉清平天廣八百里王君所理在台州唐興縣第七羅浮洞朱明曜真天廣一千里葛洪所理在博羅縣屬脩州第八句曲洞金壇華陽天廣百五十里茅君所理在潤州句容縣第九林屋洞左神幽墟天廣四百里龍威丈人所理在蘇州呉縣第十括蒼洞成德隱真天廣三百里平仲節所理在台州樂安縣

右十大洞天五嶽皆髙真上仙主統以福天下以統衆神也

青城山五嶽丈人希夷真君在蜀州天柱山九天司命真君在舒州廬山九天使者真君在江州

右佐命山三上司山皆五嶽之佐理以鎮五方上真髙仙所居也

五鎮海瀆

東鎮沂山東安王在沂州南鎮會稽山永興公在越州中鎮霍山應聖公在晉州西鎮呉山成德公在隴州北鎮醫巫閭山廣寧公在營州東海廣德王在萊州界南海廣利王在廣州界西海廣潤王在同州界北海廣澤王在洛州界江瀆東廣源王在益州立春祭淮瀆南長源王在唐州立夏祭河瀆西靈源王在同州立秋祭濟瀆北清源王在洛州立冬祭漢瀆漢源王在梁州並天寶十載封

三十六靖廬

綿竹廬在漢州綿竹縣栖林山紫蓋廬在荊州當陽縣瀘水廬在瀘州安樂山丹陵廬在洪州西山鍾君宅守玄廬在終南山尹喜宅靈淨廬在亳州太清宮送仙廬在岳州墨山孔昇覲契龍廬在鄭州圃田列子宅凌虚廬在南岳中宮鳳凰廬在襄州鳳林山子真廬在洪州

西山梅福壇玄性廬在撫州南城縣魏夫人壇契玄廬
在袁州昇平觀啟元廬在虢州桃林古關今陝州靈寶
縣出谷廬在廬州青牛谷君平廬在漢州綿竹縣君平
宅斗山廬在興元城固縣唐公昉宅光天廬在南嶽騰
空廬在洪州遊帷觀昭德廬在廬山尋玄廬在江西吳
猛觀得一廬在潤州鹿跡觀啟靈廬在奉州啟靈山宗
華廬在洪州宗華觀彭君宅朝真廬在京兆會昌昭應
山黄堂廬在江西洪州逍真廬在洪州招隱廬在江西
洪州紫虛廬在南嶽魏夫人壇啟聖廬在岐州天興縣
啟靈宮本名天柱廬鳳臺廬在京兆盩厔縣肅史宅東
華廬在衢州龍山縣東華觀祈仙廬在洪州黄真君宅
元陽廬在蘇州常熟縣張道裕宅東蒙廬在徐州蒙山
貞陽廬在洪州曾真君宅

三十六洞天

霍童山霍林洞天三千里在福州長溪縣太山蓬玄洞
天一千里在兗州乾封縣衡山朱陵洞天七百里在衡
州衡山縣華山總真洞天三百里在西嶽常山總玄洞
天一百里在北嶽嵩山司真洞天三十里在中嶽峨眉
山虛陵太妙洞天三百里在嘉州峨眉縣廬山洞虛詠
真洞天三百里在江州潯陽縣九天使者四明山丹山

赤水洞天一百八十里在越州餘姚縣劉樊得道會稽
山極玄陽明洞天三百里在越州會稽縣夏禹探書方
白山德玄洞天五百里在京兆盩厔縣太上所現壇西
山天寶極玄洞天三百里在洪州南昌縣洪崖所居大
圍山好生上元洞天三百里在潭州醴陵縣傳天師所
居石室仙壇潛山天柱司玄洞天一千三百里在舒州
桐城縣九天司命武夷山昇真化玄洞天百二十里在
建州建陽縣毛竹武夷君鬼谷山貴玄思真洞天七十
里在信州貴溪縣華蓋山容城太玉洞天四十里在溫
州永嘉縣玉笥山太秀法樂洞天百二十里在吉州新
淦縣蓋竹山長耀寶光洞天八十里在台州黄岩縣葛
仙公所居都嶠山太上寶玄洞天八十里在容州白石
山秀樂長真洞天七十里在容州北源句漏山玉闕寶
圭洞天三十里在容州有石室丹井九疑山湘真太虛
洞天三十里在道州延唐縣洞陽山洞陽隱觀洞天百
五十里在潭州長沙縣幕阜山玄真太元洞天二百里
在鄂州唐軍縣吳猛上昇處大酉山大酉華妙洞天一
百里在辰州界金庭山金庭崇妙洞天三百里在越州
剡縣褚伯玉沈休文居之麻姑山丹霞洞天一百五十
里在撫州南城縣麻姑上昇仙都山仙都祈仙洞天三

晩晴軒陳氏鈔本

百里在處州縉雲縣黃帝上昇青田山青田大鶴洞天
四十里在處州青田縣葉天師居之天柱山天淼玄蓋
洞天一百里在杭州餘杭縣天柱觀鍾山朱湖大生洞
天一百里在潤州上元縣良常山良常方會洞天三十
里在茅山東北中茅君所居桃源山白馬玄光洞天七
十里在朗州武陵縣金華山金華洞元洞天五十里在
婺州金華縣有皇初平赤松觀紫蓋山紫玄洞照洞天
八十里在韶州曲江縣

七十二福地

地肺山在茅山有紫陽觀乃許長史宅石磕源在台州
黃岩縣嶠嶺東仙源在溫州白溪南田在處州青田玉
瑯山在溫州海中青嶼山在東海口嵊峒山在夏州黃
帝所到都木坑在吉州玉笥山玉淡觀乃蕭子雲宅武
當山在均州七十二洞君山在岳州青草湖中桂源在
連州祀福山廖先生宅靈墟在台州天台山司馬天師
居處沃州在越州剡縣天姥岑在台州天台南劉阮迷
路處若耶溪在越州南相風浬巫山在夔州大仙壇清
遠山在婺州浦陽縣東白山安山在交州安期先生居
處馬嶺在郴州蘇耽上昇處鵝羊山在長沙縣許君斬
蛟處洞真壇在長沙南嶽祝融峯洞宮在長沙北玉清

壇在長沙北洞靈源在衡州南嶽招仙觀上峯閣山在
溫州安固縣貞白先生修藥處爛柯山在衢州信安縣
龍虎山在信州貴溪縣天師宅勒溪在建州建陽縣靈
應山在饒州北施真人宅白水源在龍州金精山在虔
州虔化縣張女真修道處閤皂山在吉州新淦縣天師
行化始豐山在洪州豐城縣逍遙山在洪州連西山許
真君修道處東白源在洪州新吳縣鍾真人宅鉢池在
楚州北王真人修道處論山在丹徒縣毛公壇在蘇州
洞庭湖中包山七十二壇劉根先生修道處九華山在
池州青陽縣竇真人上昇處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淮
水上源平都山在忠州酆都縣陰君上昇處綠蘿山在
常德武陵北章觀山在澧州澧陽縣抱犢山在潞州上
黨莊周所居大面山在蜀州青城山羅真人所居虎溪
在湖州安吉縣方真人修道處元晨山在江州都昌縣
馬鎮山在舒州王先生修洞淵法處德山在朗州武陵
縣善卷先生居古名枉山雞籠山在和州歷陽縣玉峯
在藍田縣商谷在商州上洛縣四皓所隱處陽羨山在
常州義興縣張公洞長白山在兗州中條山在河中永
樂縣侯真人上昇處霍山在壽州雲山在朗州武陵縣
四明山在梨州魏道微上昇處緱氏山在洛州緱氏縣

子晉上昇處臨邛山在邛州臨邛縣白鶴山相如所居
少室山在河南府連中嶽翠微山在西安府終南太一
觀大隱山在明州慈溪縣天寶觀白鹿山在杭州天柱
山吳天師所隱大若岩在溫州永嘉縣貞白先生修真
誥處嶸山在萊州嶗嵘山仙公侖負處西白山在越州
剡縣趙廣信上昇處天印山在昇州上元縣洞玄觀仙
公行化處金城山在雲中郡三皇井在溫州仙岩山沃
壤在海州東海縣二跡修道處

蠶化二十四

陽平化五行金節寒露上應角宿甲子甲寅甲戌人屬
上化彭州九隴縣界四十里下化新都界四里瞿仙
橐張衡白日上昇

鹿堂化五行木節霜降上應亢宿戊午乙卯戊申人屬
漢州綿竹西北二十里永壽二年老君天師誓萬神
於此天真皇人所處

鶴鳴化五行金節立冬上應氐房心宿庚辰壬辰人屬
邛州大邑縣西北去縣三十里餘老君授天師錄處
徐孝道何丹陽馬成子上昇

漓沅化五行土節小雪上應尾宿丙辰戊辰人屬彭州
九隴縣西北七十里老君授范蠡真人白日上昇

葛墳化五行火節大雪上應箕宿己卯丁卯辛卯癸卯
人屬彭州九隴縣西北六十里上清真人所居楊先
賢蒲高遠葛永墳上昇本名上清化

庚除化五行水節冬至上應斗宿丙寅庚子壬戌人屬
漢州綿竹縣東三十里應天上庚除府也張力子於
此白日上昇

秦中化五行水節小寒上應牛宿戊寅庚寅壬寅人屬
漢州德陽縣北二十里皇人授韓衆天文金書於此
上昇

真多化五行金節大寒上應女宿乙丑丁丑人屬漢州
金堂縣西北二十五里老君天師道會之所王方平
李真多上昇一名上真化

昌利化五行土節立春上應虛宿巳酉巳丑人屬漢州
金堂縣東二十里李八伯三度鍊丹來往八伯於此
上昇

隸上化五行水節雨水上應危宿辛丑癸丑人屬漢州
德陽縣北五十里李子元衛叔卿於此上昇

湧泉化五行木節驚蟄上應室壁宿丙子癸亥人屬漢
州德陽縣西北七十里老君授馬明生玄真籙上昇
於此

稠稉化五行水節春分上應奎宿壬子壬午人屬蜀州
新津縣南十里黃帝鍊丹於此山上有天池石碑丹
竈存焉
北平化五行金節清明上應婁宿乙亥己亥人屬蜀州
彭山縣西北二十五里一名肘化山列聖高仙所遊
王子喬上昇之所
本竹化五行木節穀雨上應胃宿乙巳辛巳辛亥人屬
蜀州新津縣西北二十五里黃帝所遊郭靜子上昇
於此有沛壇竹因此為名
蒙秦化五行火節立夏上應昴宿甲戌丙戌人屬巂州
臺登縣二十五里伊尹趙龜趙昇趙王子上昇
平蓋化五行土節小滿上應畢宿丁巳己巳癸巳人屬
蜀州新津縣北三十里山有玉人長一丈三尺出則
天下太平仙人崔孝通於此上昇
雲臺化五行火節芒種上應觜參宿丙午庚午庚戌人
屬閬州蒼溪縣東南三十五里天師永壽二年九月
九日上昇
濜口化五行木節夏至上應井宿乙酉丁酉人屬興元
府西縣五里陳安世袁氏女二人上昇
後城化五行土節小暑上應鬼宿辛酉癸酉人屬漢州

什邡縣西北六十五里天師授夏子然守一之道白
日上昇
公慕化五行金節大暑上應柳宿甲申壬申庚申人屬
漢州什邡縣西北五十里天師授蘇子玉瓊文紫字
白日昇天
平岡化五行水節立秋上應星宿戊戌丁亥人屬蜀州
新津縣西南四里一名靈泉化李阿翟君上昇於此
主簿化五行金節處暑上應張宿乙未己未癸未人屬
邛州蒲江縣東北三十里一名秋長化主簿王興女
仙楊正見上昇之所
玉局化五行水節白露上應翼宿丁未辛未人屬成都
府南一里一名玉女化老君天師永壽元年降此地
湧玉局因以為名
北邙化五行土節秋分上應軫宿戊子甲子人屬成都
城北務成子帛和王子晉呂恭呂文起於此昇天龍
朔二年老君見

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蜀杜光庭撰首仙山次五岳次十大洞天附以青城山次五鎭海瀆次三十六精廬次三十六洞天次七十二福地次靈化二十四皆神仙幻窅之言故雖紀山川不隸之地理類焉

无上秘要一卷

不著撰者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无上秘要一卷》提要

華亭陳繼儒　訂
繡水沈孚先　校

尸解品

司命東卿君曰夫尸解者形之化也本眞之練蛻也軀質之遁變也五屬之隱適也雖是仙品之下第而其禀受所承亦未必輕矣或未欲昇天而高栖名山或欲崇明世教令死生道絕或

欲斷子孫之近戀盡神仙爲難希或欲長觀世化憚仙官之劬勞也妙道一備則高下任適固不可用明死生以制其定格所謂隱廻三光白日陸沈者也

飛琅玕之華而方營丘墓者高丘子衍門子洪崖先生是也而不知高丘子時以尸解入六景山後服金液之水又受飛琅玕之華於中山方復託死乃入玄洲受書爲中嶽眞人衍門子令

在蒙山大洞黃金之庭受書爲中元仙卿洪崖
先生今爲青城真人
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叩棺者先師王西城
及趙伯玄劉子先是也
服金丹而告終者臧延甫張子房墨翟子是也
抱九轉而尸臭吞刀圭而蟲流者司馬季主寗
仲君燕昭王王子晉是也
周穆王北造崑崙之阿親飲絳山石髓食玉樹

之實而方墓于汲郡
夏禹詣鍾山啖紫柰醉金酒服靈寶行九真而
猶隱于會稽
北戎長胡大王獻帝舜以白琅之霜十轉紫華
服之使人長生飛仙與天地相傾舜即服之而
方死葬蒼梧之野
此諸君並已龍奏靈河鳳鼓雲池而猶尸解託
死者正欲斷以死生之情示民有始終之限耳
豈肯腐骸太陰以肉餉螻蟻者哉直欲遏違世
之夫塞俗人之願望至於青精先生彭鏗鳳綱
及商山四皓淮南八公並已服上藥不至一劑
自欲出處默語肥遁山林以遊化爲樂以昇虛
爲感非不能登天也弗爲之耳以此諸君自展
轉五嶽改名易字不復作尸解之耳
夫尸解之道如爲少妙既令希有情阻聞者不
及一以死鎮其路示無所復論雖彭鏗遊山鳳

綱市朝四皓假首以素八公變形萬化亦吾所
不顧矣自有方諸刻名應得尸解之仙者或稟
受使然或志行替敗或學尋淺狹情向頹住此
自希尚所及正以分得之耳非向所論諸君術
門子輩既飽上藥而故爲尸解者也吾昔受先
師尸解上方變化之道雖不得獲用常所依依
今向塵垢四會交兵激合三官驅除嫉賢害道
言神仙者致痾尋媢利者富貴志道求生者亦

何爲汲汲于風火之中束帶以入鄽市哉今密
出尸解之方可各以傳示弟子應爲眞人者用
之潛遁足以遠凶患施之而遊可以盡子孫之
近戀隱之而遊可以登名山也若失道數兼備
萬術斯明役使百鬼招召衆靈坐在立亡分氣
散形雖處三軍而飈鋒不能兵雖行凶危而災
癘不能干雖入市朝而百害不能生者可无復
施尸化之遷耳夫此之解者率多是不汲汲于

龍輪樂安栖於林山者
以録形靈丸以合唾塗所持枝與之俱寢三日
則杖化爲已形在被中自徐遁去傍人皆不覺
知
以藥塗火炭則他人見形而燒死謂之火解以
一丸和水而飲之抱草而臥則他人見已傷死
于空室中謂之兵解
凡自從任故自得還其故邑也但當改姓名變
容貌昔有人作此去入林慮山積十二年而復
還家也
上解之道名配紫簡三官不復闕其間隙妄以
死加之
録形靈丸亦可與人作尸解但當曉示其去止
節度耳欲將得意弟子俱行遊者當按之其用
他藥得尸解非是靈丸之化者皆不得反故鄉
反故鄉三官執之

尸解之法有死而更生者有頭斷已死乃從旁
出者有死畢未殮而失骸者有人形猶存而无
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既脫而失形者
白日去謂之上尸解也夜半去者謂之下尸解
也向曉向暮而去者謂之地下主者雖獲隱遁而
跡兆不滅爲人所疑今世志未厭不及遊故鄉
遊栖靡定深所疑惑意在于此自先世有功在
三官流逮後嗣或易世練化改氏更生者此七

世陰德根葉相及旣終當遺脚一骨以歸三官
餘骨隨身而遷男留左骨女留右骨皆受書爲
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受地仙之道矣
臨終之日視其形如生人之肉旣死之時尸體
香絜足指不靑手皮不皺者謂之先有德行自
然得尸解

右出洞眞藏景録形神經

四紀篇曰九眞中經或曰飛行羽經有之者白
日尸解

六紀篇曰靈書紫文或曰五老寶經有之者尸
解

右出洞眞瓊文帝章經

諸尸解地下主者按四極眞科一百四十年乃
得補仙官復一千三百年乃得補眞官於是始
得飛華蓋乘群龍登太殿遊九宮也

右出洞眞太上隱書經

有此經未能勤修思眞念靈與俗无別者故不
失隱存下仙白日尸解

右出洞眞太素眞經

太極眞人遺帶散白粉服一刀圭當暴心痛如
刺三日欲飲飲訖足一斛氣乃絶死旣殯失尸
所在但餘衣在耳是爲白日解帶之仙若知藥
名者不復心痛但飲足一斛乃絶也旣絶巳自
悟所遺尸者在地也臨時自有玉女玉童以青

轜輿載共來之欲停者當心痛三日節與飲耳
其方亦可合亦可舉家用

右出眞迹經

太極金華眞人以此經文刻于太微天帝紫微
宮玄琳玉殿東壁牖上其文曰
五氣異方津光合形有終而死有始而生萬類
反本千條歸冥氣適浮烟血奔流清哀哉兆身
非眞不成何不竭以雲草玄波徊以卉醴華英

會以五光七白靈蔬和以白素飛龍沐浴平旦
正心向東凝精勵魂上帝五公再拜朝靈鎮固
五方長生天地出入流通各安其位生華五藏
此文乃上清八會交龍大書非世之學者可得
悟了者也太素眞人顯別書守受而服之求其
釋注於太極中焉
靈草玄波者黑芑藤是也一名玄清卉醴華英
者蜜也五光七白靈蔬者薤菜也白素飛龍者

石英也
法當種薤菜使五月五日不掘拔者唯就鋤壅
護治之耳經涉五年中乃取任藥名爲五光七
白靈蔬擇取薤白精肥者十斤黑芑藤五斗白
蜜凝雪者五斗高山玄巖絕泉石孔之清水三
十六斛白石英精白無有礰礫者五枚先好於
磨石上礪護使正圓如雀卵之小小者好瑩
治令如珠狀勿令有礰石之餘迹先清齋一百
六十日令齋日訖於九月九日先築土起基高
二尺作竈屋屋成作好竈以竈口向西屋亦開
西戶也當得新鐵釜安竈上是九月九日申酉
之時向竈口跪東向內五石子于釜中于是乃
先投一枚于釜中祝曰
青帝公石三素元君太一司命玄母理魂固骨
塡肝守養肝神肝上生華使肝永全　次又投
一枚于釜中祝曰

白帝公石太一所愬元父理精玄母塡肺守養
肺神使無朽廢肺上生華千萬億歲　次又投
一枚于釜中祝曰
赤帝公石帝公同音玄母理血桃康塡心守養
心神使無灰沈心上生華一成玉林　次又投
一枚于釜中祝曰
黑帝公石太一同算玄母元父理液混變守養
腎神使無壞亂腎上生華常得上願　次又投

一枚于釜中祝曰
黃帝公石老君同威太一帝君理䰟鎮脾守養脾神使無崩頹脾上生華白日晨飛
投石時皆各閉氣五息然後乃投石都畢起向竈五再拜
又取蕹白五斤好積覆於五石之上畢內蜜灌蕹上畢內苣藤五斗灌蜜上畢乃格度苣藤入釜深淺高下處所也然後稍入清水使不滿釜

小許止木蓋游覆釜上九月十日平旦發火當取直理之木熇燥好薪不用蠹蟲及木皮之不淨薪火煑之纔令覺劣沸而已勿使涌溢大沸當屢發視調其下火
當先視腴格處所若煑水煎竭輒當益水所盡三十六斛水而止又水盡之後更加煎令減先腴二寸格籌量以意斟酌視之都畢成也寒之于釜中去下火灰窨蓋其釜上五日乃徐取五

石平旦向五方各再拜畢跪以此腴雜以東流水以次服之飲水及腴取令送石子入口下喉中耳
服之時亦如初投石于釜中時一二按祝而服之也畢又五再拜畢
若藥煎既成而視無復石者非有他也直五精伏散隱靈化形故自流遯於雲腴之中无所凝也但當日服五合以淸酒飲送之神變反質各

自鎮養五臟矣自于五臟之内更生成五石也慎不可猛火火猛石精飛去滓濁壞爛雲腴熬臭不可服御
又雲腴之味香甘異美彊血補精塡生五藏守氣凝液長養魂魄眞上藥也以好器盛之密蓋其上即日服二合爲始日日以常若腴蜜煎彊者亦可先出服石然後加腴更和煎之取令凝如割肪也人亦有丸服之者日三十丸大都丸

不亦腴服之佳也趣復任人所便耳便則妥子
體體便則無不佳常能服此腴者乃佳若先腴
已盡當更合如前之法用白石英五兩塡釜底
一兩輙一投祝說如法但不復磃石使圓而重
服之耳藥成出此石沈東流水中不嘗燥竭之
淵若不欲更合此腴者亦无損於前五石也此
腴名玄水玉液一名飛龍雲腴一名鍊五石之
華膏服之十五年身有玉光内外洞徹長生天

地役使鬼神三年之後眼可夜書真人云此方
愈於鍊八石之餌金必勝于桂水雲母之玉漿
也既服此五石石入喉徑實塡五藏五藏常生
華一藏中輙有一石以守藏孔藏孔之上皆生
五色華也若其忿或蹔死而適太陰權過三官
者肉既灰爛血沈脉散者而猶五藏自生白骨
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三元歎息大神内閑
太一録神司命秉節五老扶華帝君寳質或三
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五年隨意而出當生之時
即更收血育肉生津結液復質反胎成形濯質
乃勝于昔未死之容也真人鍊身于太陰易貌
于三官者此之謂也

太微天帝君詠曰

太陰鍊身形　勝服九轉丹　華容端且嚴
面色合靈光　五石會天真　太一寳神關
上登太極殿　受書爲仙人

南嶽真人赤松子曰昔有趙成子者學仙之士
也初受吾鎭生五藏上經乃按而爲之成子後
故欲還入太陰求改貌化形當是時自故死亡
于幽州上谷云丘山中石室之下即爲死尸自
骨也後五六年忽有他人經山行者見此尸在
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中五藏自生又香而
不爛如故以液血纏裹五色之華瑩然于内紫
胞結絡交纏于外彼人乃歎曰昔聞五藏可養

以至不朽者今見其人矣此子將有道而不終乎因手披死尸五藏之內藏中各見有一白石子在焉彼人又曰使汝五藏不朽者必此五石也子已失道可以相與因探取而仰吞石石皆以入喉也彼人別去十餘年而成子之尸當生當生之時彼人先服石子即日皆飛從口出如飛蟬之狀遥還死尸之藏因此成子改形而起矣彼人既見石飛心震意惕後日故入此山尋

視死尸所在彼人既到石室之前方見成子散髮偃據洞嘯靈谷面有玉光髮色流澤於是彼人慘然累息匍匐於巖岫之間林竹之側成子問之曰子何人哉爾乃忽見成子前有五老仙公披錦帶符手秉羽節頭建紫冠足蹈空虛並切齒而言於成子曰昔盜吞先生五藏之寶石者今此癩面人是也言畢彼人面上即生惡瘡又噤而失言狼狽而歸比及達家癩瘡已徧于

一門而同時俱死族即滅矣

夫得道之士而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録氣非不欲拚惡人之心性閉凶愚之耳目也直欲觀靈驗于八方示真威以流赫耳況加舍五帝之神石靈公之精英欲盜服以延壽竊以希長生不可冀也豈可爲哉南嶽真人故復書而記之以袪盜濫之凶心乎

右出洞真太極帝君填生五藏上經

无上秘要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稱元始天尊說藝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時析出二十三通此本僅數十則前後雜亂無次第不特非七十二卷之舊即所謂二十三通者亦不可復辨卷內引司命東鄉君語又列張子房司馬季主諸人疑非晁公武所見之本或後人襲原書之名剿他書以成編也其大旨推演尸解之術而尸解之術在煉錄形靈丸又云尸解者當遺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男留左骨女留右骨又有火解兵解諸術俱怪誕不經

胎息經一卷

題 幻眞先生註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虞山毛氏汲
古閣刻津逮祕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胎息經一
卷》提要

胎息經

幻眞先生註

胎息伏氣中結

臍下三寸爲氣海亦爲下丹田亦爲玄牝世人
多以口鼻爲玄牝非也口鼻卽玄牝出入之門
蓋玄者水也牝者母也世人以陰陽氣相感結
於水母三月胎結十月形體具而能生人修道
者常伏其炁於臍下守其神於身內神炁相合

而生玄胎玄胎既結乃自生身卽爲內丹不死
之道也

氣從有胎中息

神爲炁子炁爲神母神炁相逐如形與影胎母
既結卽神子自息卽元炁不散

氣入身來爲之生神去離形爲之死

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舍神者身之主也主人安
靜神卽居之主人躁動神卽去之神去氣散安

可得生是以人耳目手足皆不能自運必假神以禦之學道養生之人常拘其神以爲神主主旣不去宅豈崩壞也

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

道經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地天地所患人不能知至道能知而不能行知者但能虛心絕慮保炁養精不爲外境愛欲所牽恬淡以養神氣卽長生之道畢矣

神行卽氣行神住卽氣住

所謂意是炁馬行止相隨欲使元氣不離玄牝卽先拘守至神神不離身炁亦不散自然內實不飢不渴也

若欲長生神氣相注

相注者卽是神氣不相離玄綱云錙銖陰炁不滅不爲鬼纖毫陰炁不盡不爲仙元炁卽陽炁也食氣卽陰炁也常減食節欲使元炁內運元炁若壯卽陰氣自消陽壯陰衰則百病不作神安體悅可覬長生矣

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

一神之與氣在母腹中本是一體之物及生下爲外境愛慾所牽未嘗一息暫歸於本人知此道常泯絕情念勿使神之出入去來能不忘久而習之神自住矣

勤而行之是眞道路

修眞之道備盡於斯然聖人之言不可忘乎凡胎息用功後關節開通毛髮疎暢卽但鼻中微微引氣相從四支百毛孔中出往而不返也後氣續到但引之而不吐也切切於徐徐雖云引而不吐所引亦不入於喉中微微而散如此內氣亦下流散矣

胎息銘

三十六咽一咽爲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臥

亦爾行亦坦然戒於喧雜忌以腥羶假名胎息

實曰內丹非只治病決定延年久久行之名列

上仙

胎息經　四　汲古閣

胎息經終

胎息經一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幻眞先生注不著名氏亦不著時代經與

注似出一人大旨本老子谷神不死一章而暢發

其義

疑仙傳三卷

題 隱夫玉簡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疑仙傳三卷》提要

疑仙傳卷上 中下同卷

隱 夫 玉 簡 撰

夫神仙之事自古有之其間混迹固不可容易而測也僕偶於朋友中録得此事輙非潤色不敢便以神仙爲名今以諸傳攜成三卷目之爲疑仙傳爾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即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即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濃醪以欵別元臨岐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吾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即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蒲州賣藥翁者於蒲州手携一藥橐賣藥不顯其姓名人皆呼爲賣藥翁人買藥不得者其疾必不愈蒲

州富人王諭者性恬静好道復長於醫術見此翁賣藥有異常流因具酒炙命之欲問焉賣藥翁既至諭家不揖諭而反揖一蒼頭諭以爲山野性不怪訝之因酌一杯酒自起獻之賣藥翁大笑而接飲之訖乃謂諭曰君欲問我夫便問勿待多禮也諭因問翁曰翁不顧姓名何人也翁曰天覆地載之人也既稟天地之氣爲人即姓人也名人也又何妄爲姓名也諭曰攜一囊藥而治衆病何樂也賣藥翁曰人之病一也何衆病也人假氣託體而生氣和即體和體和即無病氣不和即體不和體不和即有病疾本唯一也世人强名之是不達也我藥一也蓋達人之病由一也故但以一治之諭曰有買藥不得者何也翁曰人之生實難死實易常救之即生待病而救已難矣復又病久方救焉得生也我每人買藥不與之者蓋救之不及也夫我之藥者人間之藥也生發于人間而欲餌之長生久視即不可不察也知生死以治人之病即亦有功矣亦我自幼好餌藥因頗識藥之性藥之性識即可使不識即必反害人諭知其異因復問曰適者翁不揖我而揖蒼頭何也翁曰蒼頭是我輩之人也我見我輩固不覺揖也諭曰今便以此蒼頭奉君爲一弟子可乎翁曰若能捨之與我我亦與君一卷書諭因授此書令蒼頭隨賣藥翁去蒼頭忻然而去尋皆不知所在諭讀此書大達醫術後有一道人詣之堅求此書一覩諭既與觀之道人與此書忽然俱滅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既覩是時也風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踴躍于長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能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人與我長生術洛川春日且狂歌吟繞罷忽舉目見一翠幄臨水絃管清亮鬱驚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言未絶有一女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濱獨吟獨歎鬱性放蕩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郎前問之曰是何神仙之女下陽臺耶來蓬瀛耶獨吟而又獨歎耶女郎駭然變色良久乃歛容而言曰兒自獨吟獨歎何少年踈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曰我天地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質詠歎因顧聞一言耳女郎微笑指翠幄而言曰可同詣此也鬱因同至翠幄内女郎乃命張綺席復舉絃管與鬱談笑共酌芳樽及日之夕也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

秋又来繞紅顏邊白髮設或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
道之者實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歌曰彩雲
入帝鄉白鶴又徊翔久留深不可蓬島路遐長又歌
曰空爱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
春俄與鬱別乗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矣
負琴生者遊長安数年日在酒肆乞酒飲之常負一
琴人不問即不語人亦以為狂或臨水或月下即援
琴撫美必凄切感人李太白聞焉就酒肆擕手同出
垌野臨水竹藉草命之對飲因請撫琴生乃作一調
弄太白不覺愴然生乃謂太白曰人間絲竹之音盡
樂于人心唯琴之音而傷人心我本為爾不傷心不
知爾亦傷心邪足知爾放曠棱俗是身也非心之放
曠棱俗也太白本疑是異人復聞此語乃拜而問之
曰丈者奚落魄之甚也心落魄也身落魄也生曰我
心不落魄身亦不落魄但世人以此為落魄故我有
落魄之迹太白曰丈者知世人悪此落魄何不知而
改之生曰我悪之即當改之世人悪之我奚改邪太
白又曰丈者負此琴秪欲自撫之以為樂也欲人樂
之也生曰我此琴古琴也負之者我自好古之音也
又孰欲人之樂也我琴中之音雅而純直而哀知音
之者聞之即為樂不知音者聞之但傷耳亦猶君之
為文也輕浮若蝶舞花飄豔冶如儒子佳人王孫公
子以為麗詞達士即不以為文也太白曰我之文即
輕浮豔冶不足覩我之風骨氣槩豈不肯仙才邪生
曰君骨凡肉異非真仙也止一貴人爾復況体纖氣
卑亦貴不久但爱惜其身無以虚名為累言罷與太
白同醉而囬明日太白復欲引之於酒肆共飲不復
見後数日太白於長安南大樹下見之方忻喜欲就
問之忽然而滅
蔔用者常牽一黄犬遊跂隴閭人或以酒飲之即飲
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即宿于郊野道士
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乗此犬一遊也奉曰此
犬可乗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共乗之此犬忽然躍
身有如飛焉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餘萬里至一
山峯峦奇秀風景瀅静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手
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
水俄又入一朱户有三女子出迎之韶玉麗質實世
希有皆究若舊識既延之登一樓俯翠欄褰珠簾設
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弾
箏吹簫盡去形迹乃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

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於此山我知之故
與爾一詣今既共懽飲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
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
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既與女
子別後共乘犬四至岐隴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
我一東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
西川彭知微者卓鄭之流也家累千金唯生一女自
幼好道嘗白知微求讀道書仍欲奉道之教知微不
聽至年十六忽有一童兒乘一白鶴飛入知微家謂
其女曰我是道家人聞爾好道故來教爾女驚喜見
之且大聞欲教焉乃密藏此童兒及白鶴後數日一
侍婢知其事問女曰何妖也爭可密藏設或父知其
事得不以為私乎女曰但勿泄我當速問道後遣之
因至深夜齋戒捧香以禮童兒童兒謂曰爾好道之
心不退必當得道女謂童兒曰夫人學道必先讀道
書授法籙我且處閨闈間父不容如何也童兒曰爾
能以心好道自然與好道之迹不殊也至於自古白
日昇清天者又豈閱讀道書授法籙也夫神仙之道
本必在自然之神性亦在自然之骨氣故
昔西王母言漢武非仙骨而神慢也女又問曰處人
之世衣人之衣食人之食欲歸神仙之道不亦難哉
童兒曰不然但能以心慕神仙之道其心一則已感
動神仙也既感動而必錄之錄之者神仙錄其名氏
焉知此則必潛有命故有餌术却粒而得之者苟修
仙之侶深入空山遠離人寰草為衣裳日夜勤苦于
焚修而其心乍進而乍退不一焉又雖餌术却粒亦
何望哉女僕禮而言曰然如是當以何教我童兒曰
爾之神性已達神仙也爾之骨氣又非凡俗也爾今
心若誓死而一必不久昇仙童兒言訖乃起辭曰神
仙之道盡在此言也恭敬修之我今却去爾乘鶴飛
去其女請侍婢曰我遠適也當得道耳尋絕瀲嘯去
鮮華常默然而坐忽一日失之不知所在
劉簡者齊人也家富而好道無聞天下名山有神仙
之迹必自策杖以一遊至于山中之藥無不服餌聞
元初遊八公山觀其異迹忽逢一人自稱虛無子謂
簡曰我亦好道之流也偶此相遇當與君遊此後別
遊一名山簡得其侶深喜乃曰我好遊神仙之山不
期逢君迹如是耶虛無子乃謂簡曰自此東不遠一
名山甚有神仙之迹去遊乎簡因曰願隨之一遊尋
與簡東行數日但見山川杳絕人迹罕及至一大山息

之於山下虛無子謂簡曰已出塵世萬餘里也今與君俱入此山以知與人間之山有殊也乃同前行遽見一大橋甚高峻及登涉之兩邊欄檻並飾以珠翠俄至一宅四面皆山峯如畫門上有牌題之曰虛無子宅簡訝然謂虛無子曰何題吾子之名也虛無子笑曰但且入此宅及同入其門見樓閣臺榭非世間所有遽又引簡臨一流水閣內共坐須臾有青衣童子數人侍立樽俎間唯珠果香醪而已虛無子指水次一草謂簡曰只此草食之已與人間諸山之藥不同矣簡乃切求之虛無子令侍童掇一小艇過其水就水次取此草子以賜簡簡因藏于懷中起謂虛無子曰吾子必此住我當回虛無子起別謂簡曰君休遊名山訪神仙之迹但以此草子種之而以其苗食之當得長生不必須待作神仙也虛無子仍曰君其訪來路以歸庶不迷悟簡乃依其言訪舊路得還其鄉乃以此草子臨水種之自採其苗服餌後百餘歲髮不白一日忽與家人及鄉黨別而去不知所之

疑仙傳卷上

疑仙傳卷中

隱夫玉簡撰

東方玄者荊州人也結一茅廬於南山下居之與其妻范氏俱好道忽因一道流過於山中玄與妻俱請至茅廬中玄乃削竹爲脯汲水爲酒以禮待道流道流甚驚之范氏又叱一竹杖爲一大飛禽乘之而飛俄頃間復至携一碁局來謂道流曰我欲與玄對碁道流大怪因問曰何處去取此碁局邪范氏曰我往南海邊女伴家取此碁局來道流曰女伴何人也范氏曰此女伴亦有小術往往來與我戲碁師能暫伺之即當至矣道流因又問玄曰此皆何術也君與妻何得此事玄曰我昔偶娶得此范氏爲妻傳我以其術即終不知此范氏始自何傳之也道流方與玄語空中有絲竹之聲須臾見一女子容質佳麗自空而下笑謂范氏曰何又招他俗流也范氏曰此道流過於山前我偶命之不然東方玄也其女子曰何未對碁也玄乃曰女伴但自去遊戲我且與此道流談論其女子即便於面前以手畫地變爲一大池周回皆長松翠竹隈其岸即芰荷芬郁中有一畫舸其女子即自登之范氏遽以一隻履投于池中又變爲一畫

舸各自游泳仍自鼓棹而歌其歌声清切甚傷感人道流乃泣下而歎曰我學道来十五餘年遊山訪藥未嘗敢怠終不遇人豈知此女郎皆有此神仙之事邪女子與范氏見之俱出畫舸而登岸似有不恱之色相顧良久其女子乃叱其池其池與松竹芰荷及畫舸皆應声不見便仍與范氏俱各乘一竹昇空而去玄笑謂道流曰吾師且歸勿久住此道流乃謝而去之及來年道流又過此因訪焉山下人皆曰東方玄已移家入遠山也

李陽者蜀人也學道十餘年志不退嘗于江邊見一大龜白色如玉異之收養焉後三載此龜忽乘虛而去七日復來陽乃祝之曰神仙之道玄之又玄固不可讚仰也余一自聞三清之景覽十洲之事知塵世不可以依倚已十餘年苦心於虔禱也其如無髣髴之迹以堅我心忽一日江邊見爾龜其色潔白如玉本異之收養何今日忽昇空去又復來爾是仙家之龜也當每去而復来若不然其永去勿復住其龜遂又昇空而去經七日又復至陽深疑是神仙變化因引之徐行于江邊遊賞忽一老叟遽問陽曰此龜我所失也君何得陽曰我昔年於此水濱收得食之老叟曰此龜能乘虛空而遊又能入水底而不濡溼人若乘之可以遊萬里之外入四海之內也君既收養已久我今與君君當試乘之但自訪神仙乘此即可周游八極矣陽拜謝之其老叟忽然不見陽乃以一足試踏龜背龜乃漸漸變身大如一斗陽因乘之龜負陽走入江中陽見水皆自分流略不濡溼乘之數日或入水或乘空約行萬里陽惧乃祝龜曰爾當負我歸須臾之間舉目已見却復舊隱也陽既知此龜有異因乘虛西邁又數日至一山上有瓔珠瑤樹仍見一玉池閒山頂上有人歌声陽不測其事又祝龜而回復又思仙境因乘此龜東邁倏忽閒至一大山四望無際中有山山上有樓閣入雲陽又惧不敢入水而祝龜曰蜀人頗怪陽去而復來有訪之以問者陽曰我多在山中取藥耳人又問其龜者陽曰此龜長生之物也我昔日在江邊見之收得以養雖色奇而別無他異其問者又因至夜竊此龜去陽乃遠遊不知所之

長安樂人鄭文〔響〕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七歲容貌端莊而善于方響其親族皆呼爲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耶楊妃

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即每乘雲御氣駕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一天台揖嫦娥於月宮戲織女于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爲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況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爲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所之

管革者趙人也少好道不事耕鑿多遊趙魏之間性不好謙恭而復辯恚忽因遊偶遇張果先生先生招之曰來管革革謂張果曰爾誰邪張果曰我張果先生也革乃曰張果何呼我也果因謂曰爾非不知人間之禮人間帝王尚敬我也爾奚不敬哉也革曰我且非人間帝王又焉能敬爾也果因命之同遊恒山革從之果乃令革閉目革曰閉目即可去遊不閉目即不可去遊也果曰柰爾凡体邪革曰爾凡体尚可去我又豈不能去果擲所䇿之杖變一青牛令革乘之革既乘之與果同入恒山果因引革登絶頂坐而問之曰人間之囂襍塵中之苦惱春秋之榮謝少老之逼促爾盡察之也何人遊趙魏不遠遊四極趙魏戎馬之郊也非道人宜遊若夫滌慮蕩煩欲先潔其形趙魏之地不可革對曰爾何爲出于趙魏之間之唯道人也不可隨地土而化我遊趙魏之間與遊玉清蓬瀛不殊矣君其以他帝王而爲尊以我匹夫而爲賤呼我之名氏談帝王之敬待即朝在玉清蓬瀛夕届趙魏亦俗之情生矣我又奚遠遊爾當遠遊以蟬蜕俗事苟不遠遊必死人間必不能同我也果笑而不對革又曰爾命我遊恒山者止欲一示我策杖爲青牛邪爾豈不知何物不可變化物之變化不可奇自人而化仙者尚世世有之遽起不辭果而下絶頂因便結草于山中居之後不知其終人或有見之於嵇山

草衣兒者自稱魯人也美容儀年可十四五冬夏常披一草衣故人號爲草衣兒於泗水邊垂釣數年人未嘗見其得魚尤異之或問曰魚可充食乎對曰我不食魚但釣之也又或問其姓氏即對曰我自幼不識父亦猶方朔也故亦不能作一姓氏也泗水邊留潛察其舉止草衣兒知之逃往漢江濱又垂釣江濱人初以爲漁者及又不見獲魚雖炎燠凛冽但一草衣數年不易亦甚疑之又有問之者曰爾何姓名也爲釣在江濱已數年寒暄但一草衣又不見得魚何也草衣兒曰我是草衣兒曰人呼我爲草衣兒來垂釣也釣不必在魚也況我自得之又焉知我不得也我既號爲草衣兒又安能更須姓名也江濱人亦潛察之草衣兒知之又逃往渭水垂釣水濱人見其容貌美又唯披一草衣深以爲隱者後見其不獲魚乃疑之又有問之者曰君何隱也來渭水何也欲繼呂望之名耶草衣兒對曰我性好釣魚自幼便以垂釣爲樂嘗亦釣于數水皆不可釣故來此水人亦見我披草衣呼我爲草衣兒呂望者是他見紂不可諫欲佐西伯來此而待非釣魚也方今明主有天下無西伯可待又何繼呂望之名也問者曰爾不待西伯待何人也草衣兒曰我待一片石耳其人笑而不復問後數日有一片白石可長丈餘隨渭水流至草衣兒見之忻喜踴躍謂水邊人曰我本不釣魚待釣此石也數年間一身無所容今日可容此身也乃上此石乘流而去不知所之

朱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爲家甚富松檜成陰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齊岫雲子真常戴一葛巾衣輕縠手攜一青竹杖自遨自遊以繡衣女子數人隨之遇興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頡者不羈之人也既聞之遂造謁焉及叩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真見詢問曰君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頡曰我愛歌善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即雖貴列鼎鍾不關我心也子真喜乃延之于一小臺共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賞耳今欲不用管絃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翡鳳飾之珠翠宛若其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聲而歌其鳳即舞故流風迴雪之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罷鳳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惟

醉在生前顏聞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侍女於玉壷中取一丸丹以賜顏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顏拜謝之仍辭而回及鑾輿將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真家顏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寔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貌若桃華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寔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我即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童顏不變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家一小兒性顛狂仙家惡之令出于人世我曾拜西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悞入他桃源洞終亦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皆不復回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曰君既得靈丹何不為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寔每歲至春和即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祿山將起兵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疑仙傳卷中

疑仙傳卷下

隱夫玉蘭撰

姜澄者不知何鄉人也常策一杖杖頭唯有一卷書客長安近一年每與輕薄之流遊處自稱得道人葉靜先生知之訪而責曰君何自稱得道人既不潔其身滌其神而又塵雜其遊處焉何哉澄曰我身無穢又奚潔也我神無穢又奚滌也不得道稱之即非得道稱之又何非也葉靜曰何謂身無穢何謂神無撓何謂得道邪澄曰夫荊玉溫潤自然也雖與衆石同處故不穢又何異我身也濟水澄清本異也雖與濁河共流亦不撓又何異我神也大道也固無欺詐我既得道言之即達大道也葉靜又曰何謂達大道澄曰可道之道非常道也常道即大道也我若以貴者為貴以富者為富以賤者為賤以貧者為貧即非道也我知天地間人自區別殊不識道之本也道之本而生一氣一氣而生天地人及萬物今三才備萬物覩其由道也我達之是以得富貴不以為尊處塵穢不以為卑但兀然混同而在人間此豈不謂達也葉靜笑曰我以為君久在人間不復能論道矣君其出塵寰塵寰不出墮君之迹澄曰我出塵寰非待君之言我已出之五百年也葉靜曰君既出塵寰何在塵寰也澄曰我暫來塵寰非不出也葉靜揖而退澄牽其衣而謂曰君與今天子友也而友為人主君不敬人主之道而反以仙家之事誘之必欲使不治人而好仙也君之非故不得以我之為非也葉靜復笑曰休飾狂詞澄曰君休信狂迹我當休飾狂詞焉言罷俱笑而分手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見之乘鶴度關而去者

沈敬浙右人也自幼學道後遊鍾山遇一老姥謂之曰爾骨秀神清心復亟後十年當得道但修鍊之仍與一塊白石教之曰但以山泉煮此石不得火待軟如藥劑即食之若未軟不得停火言訖而不見老姥敬竟之因于山中結茅而居汲泉以煮此石不停火十載此石不軟敬乃不煮忽一夜此老姥復來謂敬曰始教爾以山泉煮此石今何不煮之敬曰我自奉教十載煮此石而不可食老姥曰此石非常石不可得也君既得之何不虔誠息慮以煮即不待十載而可食若信之與疑交生於心雖煮之十載亦不可食也敬曰此石何石也如非人間之石自然有異可食既有異又何必煮之然後可食也老姥曰此石是瓊

樹之寶也不知誰得遺於此山被人間淤毒之風吹之故堅硬若以山泉虔誠煑之即復軟軟而食即得道矣敬乃拜謝之遂又不見其老姥敬遂齋戒汲山泉以煑之至明日其石忽軟仍香馥滿山敬沐浴而盡食之頓変童顔髭髪如漆仍心清体輕山中人皆怪焉後數日不見所之

蕭寅呉人也儀貌瓌偉常遊天下之名山自幼食松栢仍餌生术不交世人性復孤孑忽因遊終南山山中有一少女來問之曰我亦學道之人也今欲少問道中之事君其為我一剖析焉寅曰奚問邪少女曰我聞之自古修道之輩皆言去聲色而獨彭祖述陰陽交接之事何是何非邪寅曰我平生未嘗接一女子言論何逢女子此問也少女曰昔彭祖得道之人猶容媒女之問今君何不容我一問邪寅乃曰昔黄帝令媒女以問彭祖陰陽交會之道彭祖之對亦不非也盖知黄帝未能去聲色故因而對之亦實非彭祖有九妻也自古學道者未有不云上士別牀中士別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也如此則豈獨彭祖之一言可信也夫神聖尚待至一而感況神仙之道未捨世慾而欲求也少女曰古之有全家昇天者有與妻俱之仙者又豈無世慾也寅曰此即是仙之家降于世而復歸神仙也非是百世修之而昇天之仙也少女曰知其然也我一女子可修習而得道乎寅曰可爾之身禀陰之氣而生託陰之氣而活如自守陰之道而不犯陽自然得其道也少女謝而去之寅遂出終南山以入蜀山山中人見其儀貌有異多來問之寅又悪之而出以遠遊終不知所在

韓業者常遊天下性好流水每止于流水邊秦淮內有一魚約長三尺其鱗五彩每浮於波上見人即復沒業既來水邊人有謂之曰此水中有一異魚君識之邪業笑而謂曰非魚也須臾之間此魚浮出于波上五色燦爛其人復問曰此既非魚何物也業曰此即是琴高之所乘白龍也琴高以此龍來命友也人又謂曰琴高何人也業曰琴高者神仙也昔曾暫出于人世或乘此龍于水中琴高恐世人見龍惧故變此龍為魚由是世人以為琴高控魚也我今見此識之人又曰知琴高命友者何也業曰琴高好流水又遊于水今既出此龍于波上足知命友也業乃入水於波中抱得此魚便于岸上結草以覆之至其夜人復來觀之業與魚俱不見焉

吹笙女者常遊漢水邊容貌美麗年約十七八着碧衣手掌捧一笙或淩晨薄暮即自吹之聲調感人但維一小艇於漢水人或就之即遽入小艇而去在漢水邊數年或去之經歲而返或月餘而復来水邊人呼為吹笙女天寳初王懿者放蕩之子也自長安聞尋往訪焉及至水邊數日不覩乃悵恨而歎曰我於長安中聞有神仙之女吹笙於此水故遠来欲一覩玉容少聴鳳笙不期水邊寂寂杳無人迹何今日不出蓬島而暫来此邪方欲盡興而回俄見此女獨乗小艇吹笙自遠而至俄又出小艇遊于水邊懿乃漸

前進而言曰神仙女數年此遊何待也吹笙女回顧懿微笑而言曰待君也懿因謂之曰我常多憂患不喜人間欲遊物外又不知爾數年待我也吹笙女曰人間何足恋少年樂未極已老矣老又有終爭如他仙家僻在蓬莱處金銀宮闕之内駕鶴乗鸞以自嬉遊息芝田會瑶池而又本不老亦無終何憂患之能關處也懿因戯之曰爾能容我為一攜笙之奴乎吹笙女笑曰君猶未肯為老奴已多年也吹笙女即命懿同入小艇去之後經數日吹笙女與懿復同来此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懿謂人曰寄語長安中少年我今被吹笙女攜手而遠遊不復遊長安也言訖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自後不復来故不知所之也

景仲者鄭人也幼好道但遊諸山以採藥服之未嘗寧處後過陝州欲西訪藥焉陝州有一老父問之曰君何遊也仲曰我平生好服餌神仙之藥常遊名山以採藥今亦欲西訪藥也老父曰君不知神仙之藥在十洲也非人間之山内有之也奚訪之仲曰老父自不知古昔有餌术餌黄精而得道者不與黄精豈自十洲採得也夫人間諸山之内神仙之藥無限但

人自不識復又不能一其志而服之且十洲之地爭如中華也中華在天地之中有天地中正之氣故萬物華而人不蠻夷中華之人得道世世有之且不聞蠻夷世世有得道之人也足以知十洲之事是漢武之時人妄說也又何信哉我誓于中華諸山内採藥餌之耳遂西行訪藥後二十年復東過陝州已鬢髮斑白未獲靈藥又有一老父問之仲曰我前西行過此一老父問我採藥之事今復有老父欲問我邪老父曰前老父問爾之藥今老父欲問爾鬢髮斑白又何怪仲曰我自幼好道為天地間人四十九年矣訪

山尋藥力倦心疲未能出入間故鬢髮斑白老父又奚問邪乃不顧而東行入秦山餌茯苓十餘年不出一夜忽鬢髮俱黒又体輕殊常因出山西行不覺一日至陝州乃復訪二老父尋皆偶之二老父俱笑曰訪藥老人已復少矣也仲方欲言遽不見二老父仲亦遠遊不知所之也

何寧者西蜀富人之子也少好道棄家遠訪天台山學道十餘年復来家人問曰學得道邪何復来邪寧曰我自入天台山方悟道故不學而得之家人曰道可悟邪寧曰道不可學我今知之道止在悟我今亦知之矣道本在人之性也人之性有道即終得道人之性無道即終不得道我性有道固得之也既復在家唯食鮮果飲酒爲其後每至木葉落塞鴈来風悲日慘即歎曰人間須有此時以傷悽人也乃策杖而去及其春至景和紅花緑葉堆林積叢即又復来後因鄰人有死者聞哭之哀以問家人家人白之寧遽起于杖頭取一藥囊出一丸丹急使家人令納在死者口中鄰人死者得藥尋復蘇寧乃辞家人曰我今復遊天台不来矣爾各當自愛又出囊中藥普與家人謂之曰且可百歳既去人有郊野見之悲一虎去者果不復還得藥者後皆及百歳焉

姚基者魏人也性奢逸不拘少好道因遊洞庭逢一道人謂之曰爾奢逸不自檢束又好神仙之道何也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好道者心我終求奢逸之事以樂我身亦求神仙之道以副我心道人曰我今俱授之與爾爾當俱勿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袖中取一小玉匣内有書一卷以授基曰讀此盡得之也基因跪受以讀見九轉神丹之法復有燒金之術基問道人曰神丹服之得道信有之叓銅鉄爲金有之邪道人曰銅鉄皆可爲金者亦猶人之賢與不肖皆可爲仙況銅鐵純一之物也君但錬藥服餌以燒金爲基因復魏以居錬藥燒金數年間家大富仍却老而少每至花時月夜即以音酒佳殽命賓侶狂歌醉舞或選幽景以出遊即乗駿馹以女妓絃管後隨盡興而方返至於家人亦被輕暖厭百味矣後忽因出遊復過昔洞庭之道人基遽拜而問之曰吾師何久不來邪道人曰爾之奢逸未息固不來適過此偶覿君之面基曰我奢逸不見吾師來固未息道人曰今當息之基笑而與道人俱至家廣陳錦繍出珍寶命酒有絲竹盡其懽醉明日道人與基皆不知所在

家人無以求尋焉

疑仙傳卷下

疑仙傳三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隱夫玉簡撰不著名氏諸書或引作王簡字形相似莫能詳也亦不著時代中卷朱子真趙頴一條稱鑾輿將幸蜀忽失子真頴服其藥果得二百餘歲考唐元宗僖宗皆嘗幸蜀即以元宗幸蜀計之自天寶十四載乙未下推二百餘年亦當乾德開寶之間知爲宋人所撰矣所錄凡二十二人皆開元以後事前有自序稱不敢便以神仙爲名因目之曰疑仙傳其詞旨冗沓拙陋或不成文殆粗知字義者所爲雖宋人舊本無足采錄也

戊午新秋兩天焚香莊誦一過 徵明

翊聖保德傳三卷

〔宋〕王欽若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翊聖保德傳三卷》提要

宋仁宗御製翊聖應感儲慶保德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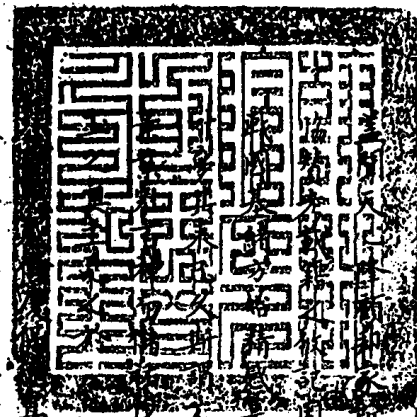
[illegible]所以會昌靈命丕昭神道所以

[illegible]圖今古而同符翊復吾宗在于

[illegible]是繫或山祇而見形或帝所而

[illegible]不誣乃有接三統而開基將隆

[illegible]茂顯明徵真條梅之名區號龜

[illegible]其君矣

太祖肇膺元曆覩德而無言太宗祇紹睿圖順期而

前告若夫述玉晨之寶幐序

斗極之仙階告國命之延洪示真科之秘順洪威顯

洽屏乎物魅神姦譚誨傳臨揚乎

天祺民祉由是靈壇爰峙徽稱斯崇欽奉於芬馨仰

祈於先覺固惟九域咸被底綏豈止三秦獨增忻戴

暨茲沖眇纘乃基扃仰嘉話之在人瞻至神之佑世

由是載稽茂典恭益尊名以為

上帝之禎符文考之真應安可默而無述故當垂之

不刊爰詔輔臣俾詮靈訓詢求斯至篇帙旋成想風

烈而昭然思音徽而可覩誠足鏤之金版秘于蘭臺
披封奏歸美之心願栽於序引屬乙夜觀文之暇聊
志於歲時題曰翊聖保德傳云爾

翊聖保德傳卷上

宋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
柱國太原郡開國公王欽若奉勅編集

翊聖保德真君建隆之初鳳翔府盩厔縣民張守真因遊終南山忽聞空中有召之者聲甚清徹守真驚懼四顧無所見默行悚聽約數里又聞語云汝若先行吾即在後如是者數日守真莫能測既還其家又聞室中曰吾受命降靈汝何為頑梗如此不聽吾言吾若不為宋朝大事當已粉碎汝矣守真方異之而且懼因曰未審是何星辰如此臨降守真性本愚戇且昧神祇願勿憑凌必無事奉乃曰吾是
高天大聖玉帝輔臣授命衛時乘龍降世但以非正直之士無以奉吾教汝有異骨不類常流汝可虔心奉吾道訓也守真曰竊聞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守真雖處凡庸恥為茲類又曰吾上天之神非鬼魅也五嶽四瀆吾能役使汝若迴心入道勤奉香火當令汝應大國之徵命受
真主之恩遇豈同巫覡之輩耶守真曰神人既若此

教導敢不虔事乃設酒肉之饌以祀爲又聞言曰吾是神人也汝何爲以腥穢瀆我以汝未曉不欲罪汝此後但以香茶及素食鮮果爲供吾雖不食歆汝之意也守真稽首而謝又曰吾爲汝天上之師汝別有人間之師可但訪高士以求度爲守真乃禮古樓觀先生梁筌爲師度爲道士遂於所居之側擇隙地出家財構

北帝宮内立殿以事神旦暮崇奉頗極精至神謂之曰觀汝虔心稱吾教導貞潔之士可以驅邪吾先將誨汝劍法俾汝爲民除妖後當令汝結壇俾汝爲國祈福守真再拜曰守真本實凡庸粗懷愿直當緣夙生奉事乃致今獲歸依願以至心永奉靈德壇儀劍法恭俟靈訓

真君曰劍法有三但以鋼鐵鍛爲利刃吾目一視便可用也有疾之俾汝揮擊邪氣銷鑠其人無損或地祇作孽水族生妖分野爲災國家軫慮當以上劍治之或山澤之怪飛走之雄震駭閭閻侵毒黎庶當以中劍治之或魑魅之徒夔魖之輩挾邪暴物作祟害人當以下劍治之守真曰三劍之法已聞命矣結壇之儀伏俟指教

真君曰結壇之法有九上三壇則爲國家設之其上曰順天興國壇凡星位三千六百爲普天大醮旌旗鑑劍弓矢法物羅列次序開建門户具有儀範其中曰延祚保生壇凡星位二千四百爲周天大醮法物儀範降上壇一等其下曰祈穀福時壇凡星位一千二百爲羅天大醮法物儀範降中壇一等儻非時禱祀不及備此三壇亦當精潔詞章鮮異花果扣鼓集神懇禱而告去地九尺焚香以奏亦可感應也中三壇則爲臣寮設之其上曰黃籙延壽壇凡星位六百四十其中曰黃籙臻慶壇凡星位四百九十其下曰黃籙去邪壇凡星位三百六十此三壇所用法物儀範各有差降下三壇則爲士庶設之其上曰續命壇凡星位二百四十其中曰集福壇凡星位一百二十其下曰却災壇凡星位八十一所用儀範量有等差此九壇之外別有應物壇或六十四位或四十九位或二十四位法物所須各以差降士民之類可量力

而為之如臣庶上為帝王祈祐當作祈穀福時壇凡
一千二百位或為父母師尊禳災祈福當為醮設壇
隨宜增益也守真拜而受之自爾多有徵驗不能備
紀乾德中
太宗皇帝方在晉邸頗聞靈應乃遣近侍齋信幣香
燭就宮致醮使者齋戒焚香告曰
晉王久欽靈異欲備俸緡增修殿宇仍表乞勅賜宮
名
真君曰 吾將來運值太平君
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宮建十二座堂殿儼三界
中星辰自有時日不可容易而言但為吾啟大王言
此宮觀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猶未可使者歸以
聞
太宗驚異而止
太祖皇帝素聞之未甚信異遣使齎香燭清詞就宮
致禱因召守真詣闕備詢其事守真且言之且曰非
精誠懇至不能降其神仍以上聖降靈事迹一一聞
奏

太祖召小黃門長嘯於側謂守真曰
神人之言若此乎守真曰
陛下儻謂臣妖妄乞賜按驗戮臣於市勿以斯言褻
瀆上聖詔守真止於建隆觀翌日遣內臣王繼恩就
觀醮設移時未有所聞繼恩再拜虔告須臾真君降
言曰吾乃高天大聖
玉帝輔臣蓋遵符命降衛
宋朝社稷來定遐長基業固非山林魈魅之類也今
乃使小兒呼嘯以比吾言斯為不可汝但說與官家
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鏁開
晉王有仁心晉王有仁心凡百餘言繼恩惶懼不敢
隱具錄以奏因復面言神音歷歷聞者兢悚
太祖默然異之時開寶九年十月十九日之夕也翌
太祖升遐
太祖嗣位尋召守真於瓊林苑為周天大醮作延祚
保生壇醮罷
真君降言於內臣王繼恩曰吾有言汝當為吾奏之
曰建隆元年奉帝言乘龍下降衛人君掃除妖孽猶

開爭縱橫整頓立乾坤國祚已興長安泰兆民樂業
保天眞八方效貢來稽首萬靈震伏自稱臣親王祝
壽須焚禱遞相慶絜向君親吾有捷疾一百萬諸位
靈官萬該人若行忠孝吾加福若行悖逆必誅身賞
罰行之既平等天無氛祲地無壓愛民治國勝前代
萬年基業永長新繼恩錄之於簡翌日以聞
太宗覽之驚異稽首謝曰家國之幸宗廟之慶慶荷
上聖賜以格言命緘藏於內殿尋遣內供奉官王守
節起居舍人王龜從就終南山下築宮方卜地於終
南鎮
眞君忽降言於龜從等曰此地乃修建上帝宮闕之
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定凡三年宮成中正之位列四
大殿前則
玉皇通明殿次紫微殿次七元殿次則眞君所御殿
東廡之外有天蓬九曜東斗天地水三官四殿西廡
之外有眞武十二元辰西斗天曹四殿又有靈官堂
龍堂南斗閣並列星宿諸神之像暨鐘經二樓齋道
堂室靡不完備建碑以紀其事題曰上清太平宮如

眞君預言之制命常參官一人監宮擇道士焚修每
歲三元及誕節
上本命日並遣中使致醮祀神之夕上望拜焉歲或
水旱或國家將舉事卒致禱焉初宮成
眞君忽降言謂王龜從等曰汝奉詔修宮勤則至矣
然何爲不開日月華門不畫八小殿壁階墀甃甓亦
未嚴備唯求速成以冀恩寵然上天亦不掩爾功亦
不赦爾罪守節龜從頓切驚懼然已奏訖役不及增
備惟稽首祈謝而去闕皆獲增秩賜白金千兩既而
守節染疾而亡龜從歿於兵刃此乃不掩功不赦罪之
戒明矣太平興國初
太宗皇帝親征太原
眞君忽降言於守眞曰官家已臨汾晉非久克復城
池汝當令監宮臣等設醮以謝勝捷於上帝守眞等
曰國家大事乞俟捷音
眞君曰上天已定勝負也踰旬而王師告捷監宮等
以聞
帝遣內臣盧文壽齎內庫香藥御著詞章詣宮陳醮

以謝
上帝是夕
真君降言曰官家設此大醮
上帝與諸天皆喜
國祚延遠過於有唐興國六年守真以乾明節詣闕
朝賀君見因面奏曰
聖真下降俯為昌朝乞降詔加號以靈貺
上允其奏尋下詔曰太平宮神受命上穹降靈下土
苾芬致薦肸蠁有徵大庇斯民屢垂丕貺宜加美號
以答神休其封神為翊聖將軍詔命至宮守真焚香
以告
真君忽降言曰汝當上問官家所言翊聖者翊以何
聖守真數日疑懼不敢答復降言曰汝但馳奏官家
不罪汝守真遂具章以聞
太宗覽之召近臣謂之曰
玉皇輔臣所輔翊者
上帝也當以此意報守真令啟白也旣而內臣傳命
到宮守真詣殿焚香以告
真君曰此意是也七年守真復詣闕朝賀
真君忽降言曰吾有言汝當聞於官家曰大道興陰
誅滅諸天衆聖皆欣悅
宋朝社稷甚延年太平景運初興發君上端心顯明
哲愛民治國常須切萬年基業永長新金枝玉葉無
休歇守真得之到闕以聞
詔賜守真紫衣號崇元大師自後每遣使
醮告
真君或有言守真皆密以聞至道初忽降言謂守真
曰吾建隆之初奉
上帝命下降衛時今基業已成社稷方永承平之世
將繼有明君吾已有期却歸天上汝等不復聞吾言
矣儻
國家祈禱但嚴潔焚香北面告吾雖不降言當授福
衛護宗社又曰汝遇吾下降至今三十五年勤亦多
矣
上帝已有符命授汝為五土之主此限滿日升汝仙
官汝亦不久住也自是不復降言明年閏七月十六

日守真謂門人等曰吾已領符命今將去矣言訖而
化既而
聖上嗣位崇奉之典率遵舊式洎受元符封泰山建
玉清昭應宮於宮中寶符閣之西北隅作凝命殿殿
後爲凝命閣以奉真君大中祥符七年詔曰誕敷寶
命仰荷於至神昭報殊徽屢增於懿號蓋爲邦之大
典庇民之深旨也而况翊宣元化表式衆靈司陰隲
於含生播明威於福地當王基肇啟固降治而已彰
洎文考續承復先期而斯應由是亟營珍館備薦徽
章蒙介福於無垠佐鴻圖於累盛顧惟眇質紹撫綿
區屬典禮之交修實禖祥之沓委緬懷幽贊敢怠欽
崇是用益以丕稱奉之茂則式達至精之懇庶中祇
谷之大期克享於寅恭永保寧於品彙爰須成命俯
告宰司深體予懷共宣其事
翊聖將軍宜加號曰
翊聖保德真君

翊聖保德傳卷上

翊聖保德傳卷中

宋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王欽若奉勅編集

真君之降世也或時有所嘆人即傳録而岐雍之民
有物魅妖怪爲害之極者皆投誠致告則守真祈禱
奉教而往無不袪殄凡所靈驗不可勝記今録其傳
聞者云守真嘗朝禮至
玉皇大殿覩其額曰通明殿不曉其旨因焚香告曰
通明之誼竊所未喻敢祈真教
真君曰
上帝在元上三天爲諸天之尊萬象群仙無不臣者
常升金殿殿之光明照於帝身身之光明照於金殿
光明通徹無所不照故爲通明殿諸天帝君萬靈侍
衛仙衆梵佛悉來朝謁仰視其殿惟見大光明中
上帝儼然仙班既退光明徧散諸天爲有王旻者年
七十餘少事戎帥老而退居終南鎮膽氣雄傑談五
代時事歷歷可聽每聞妖怪誕妄之事則扼腕切齒
自

真君之始降未甚信獨洎目覩靈異歆然歸仰自後常日二時赴宮焚香伏拜雖風雨霜雪未嘗暫曠一日忽告守真啟殿門瞻禮焚香且泣曰老夫本懷剛氣幼事軍門不信邪魔常守正直百生有幸得遇上真今已衰耗大期將至所願歸全之後得在左右以備驅使為萬足矣

真君降言而許之未幾吏無疾而口諭的守真忽於真君殿側聞空中有呼其名者曰我鐵輪將軍也汝何以畧不見錄守真仰而問曰真君左右有四將軍常侍殿中守真常所虔事未知鐵輪將軍是何星辰名位空中又曰我即王吏也曾有至願乞侍左右今蒙收錄使掌鉄輪位在四將軍之下汝今後或有醮祭勿忘吾名也

真君嘗謂守真曰吾每巡遊周天有諸位靈官捷疾吏兵類逾百萬彗孛妖沴知吾騎從所至皆屏跡遠避嶽鎮海瀆可以麾召而世之物魅邪怪豈足數耶吾念汝正直付汝斂法俾汝為民救患禳災汝宜精勤無或懈怠積功於民加惠及物上天所鑒當錄汝名若慢道輕教不守虛寂自有陰責矣吾若一怒萬物立為塵埃汝其可當乎然汝每有責罰乃有五小將軍然汝不專勤耳汝自宜致恭於彼汝所興念彼各豫知不可欺心貽汝禍患守真嘗一日從容焚香虔誠問曰守真覩釋氏之教言天上天下無如佛者未知

三清之上品位何若願賜真語以蠲蒙滯

真君降言曰佛即西方得道之聖人也在三清之中別有梵天居之於上帝則如世之九卿奉天子也守真曰其教流演頗盛於世又何理也真君曰教流中旻帝之念也守真曰道釋經典並垂於世未嘗崇奉何者即獲其福真君曰

太上道德經大無不包細無不納修身鍊行治家治國世人若悟其指歸達其妙用造次於是信奉而行豈惟增福諒無所不至矣釋氏之四十二章經制心治性去貪遠禍垂慈訓誡證以善惡亦一貫於道矣奉之求福固亦無涯至于周公孔子皆列仙品而五

經六籍治世之法治民之術盡在此矣世雖諷誦多
不依從若口誦而心隨心隨而事應仁義信行禮智
之道常存于懷豈惟正其人事長生久視之理亦何
遠矣守真又嘗啟請云終南山中赤谷神祠者近鄉
之人多所祈祀屠牛擊豕以為饗饌酒樂喧沸民氓
鼓舞若斯之事其獲祐乎真君曰終南山是名山地
是福地人凡境聖今古皆然興邪致妖殺命祈福以
茲侯祐斯亦遠矣既而草竊潛匿於其下捕賊者積
薪焚之祠宇煨燼寂無靈異建隆末長安進士劉頏
頏有文學出於流輩嘗詣宮再拜懇禱曰頏欲知將
來位秩高卑頗賜靈誥真君降言曰天賦汝文性不
賦汝祿位汝若學道退閑當猶延永若妄求進身恐
促汝壽算也頏聞之不悅而退後三載果無成而卒
雍熙中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卒於張超谷石室中世
多傳其羽化守真朝禮之次因焚香啟告曰華山陳
摶近卒時人謂之尸解未審其人功行證仙階乎敢
希
上真略賜指諭

真君降言曰摶之鍊氣養神頗得其要然及物之功
未至但有所主掌耳端拱中知鳳翔府比部郎中高
凝祐嘗詣宮致禮既去
真君忽降言於監宮李鑄曰高凝祐行廚忠信死非
久矣鑄竊志之俄而凝祐秩滿還京為三司判官鑄
聞之乃復焚香啟告曰高凝祐今為此職又何福耶
真君降言曰死將至矣數月而凝祐卒吏部尚書宋
白乾德中家于盩厔有弟小字曰岐哥年十餘歲為
狐魅所惑號呼無度舉動失常忽刃敵數夫家人莫
能制醫巫之輩至者必遭凌扑白因齋心遣所親詣
宮致禱懇求衛護
真君降言曰汝去吾當令守真往彼守真受教而往
方至其家坐於客館而岐哥已覺憧惶失次家人遽
出迎拜守真具問之因厲聲呼其名須臾岐哥自捽
其首從中唯唯而出至守真前戰汗怵息守真呵責
移時鬼乃露形叩首伏罪守真以術戮之應手而斃
岐哥仆地良久而蘇即獲平愈真君嘗忽謂守真曰
山下李靖廟中有狐鬼數十盤泊於彼本方地神適

有馳報處其為妖害民汝可速往逐之守真稟命仗劍而去須臾坐於廟前震呼數四俄而狐鬼數十悉出遍列於前惶惑驚怖守真乃責之曰此上真下降之地汝輩豈宜雜處今未欲戮汝可速返林莽無以血污吾靈劍鬼等相顧狼狽匍匐而散守真自往至還曾不移時有寓宮道士王德淵問其所適守真具道之德淵曰自此至彼往復二十里何其速耶守真曰我離廟時以劍揮下庭樹低枝在地汝可驗也德淵俟曉躍馬而視焉果於廟前聞腥穢之氣不可近得斷枝而還始再拜稱異時又有妖狐數百在邠州城中頗為怪異守真聞之因焚香致告具道其事願奉敕往彼除之真君降言曰此狐妖輩嘗於長安南山中化形為菩薩之狀誘彼居民捨財為供其間迴心歸善亦十有八九上帝以此故授其符命俾為邠州土地亦有數限俟其歲滿當自遠去無能為害汝不必往也開寶中鳳翔府民陳英美家有山魈為怪投擲瓦礫日盈其庭時放烟焰欲焚其舍財物耗散親族愁苦召術士禳禁命僧徒課誦皆不能止乃移居遠適亦躡跡而至英美無計所出因齋戒持香果詣宮精虔以告

真君降言謂守真曰汝速受吾令往為遣除守真再拜負劍躍馬再宿而至其家而擲瓦之聲喧囂如故觀者填咽皆曰此道士必不能去此怪守真乃盥漱嚴潔整衣引劍而入其怪忽然而止是夕為壇於庭中守真嘿劍立其上厲聲徐呼曰山魈鬼何在乎儻為妖未已當出與吾較勝不然則當去萬里之外粹汝之罪如此移時悄無影響自是其家安肅乃隨守真詣宮陳醮以謝焉又長安富民楊氏家亦有鬼物為怪擲瓦縱火一日萬變聚族憂惶莫可寧處時有術士李捉鬼者尤善符禁楊氏召之方及其門若為物所擊匍匐而起俄復顛隕如是者三遂狼狽而走楊氏復召僧衆為道場誦經作梵唄以祛之俄又若有物攫其道具或投於屋或棄於井群僧惶懼而去乃至擣衣砧石亦自空中騰起三三兩兩相逐而落庭中遇物凌觸而物無所損如是之怪尤衆不可具紀楊氏素聞

真君之靈乃躬持香燭等馳赴焚禱具言其恠且求
驅殄
真君降言曰汝當速歸吾今守真繼往也守真尋再
拜而往其家士民觀者填溢其戶守真易衣整冠呪
水揮劍行於四隅其恠即寂然無聲守真謂楊氏曰
此妖伏矣請為醮以祛之向夕結壇焚章禮畢而去
一城之衆稽首稱歎守真既歸楊氏隨詣宮中陳醮
以謝又富民劉文琮者忽為祇鬼所惑心神恍惚動
止不寧市中逢道流語曰子面有妖氣必為邪物所
著
真君下降可虔心禱之必愈斯疾文琮乃自齋香燭
晨夕馳赴中路為鬼物所追或為僧尼婦女或為商
賈萬端誘惑不進文琮既迷且惑復遇道流於路具
告其故道流謂曰是皆鬼物也汝宜往往無惑退志
為群妖所害文琮心悟不數日奔迫至宮潔齋懇至
百拜殿下
真君降言曰知汝遠來吾今令守真為汝除邪是夕
守真立文琮於庭中守真伏劍噀水呵叱數四文琮
惛然踣於地移時而起曰適先生呵叱之際見數人
若神將者各擒二鬼而去文琮惶駭不覺顛仆今神
思清爽如酣醉之始醒也百拜而去

翊聖保德傳卷中

翊聖保德傳卷下

宋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王欽若奉詔編集

自
真君之臨降官吏民庶不遠千里或馳誠遥禱或齋
潔朝拜以祈真受時有所聞大抵多隨其姓習加以
訓勗人臣依於忠人子依於孝清淨者示之格言貪
酷者警以要道詞甚平易頗叶音韻然獲聞之者至
寡今據其所傳録之如左

乾德中驪山白鹿觀道士馮洞元朝禮之次焚香虔
告曰洞元講孔子之書依老子之教積有年矣而修
身鍊行未得真
旨達逢
上聖敢求一言
真君降言到境始知安形壯靈物閑直空須照達幽
微即大還動觀無障礙希夷合自然功成神莫測變
化可沖天去住由自己三官赦舊愆命曹除罪簿六
丁奏上天衆生要修道須知元上源洞元百拜虔謝
而去閤寶中侍御史路沖奉詔知鳳翔府就宮礼請
守真就府署中陳醮祈降是夕潔齋致禱曰沖身拘
職守阻拜真儀輒以蘋藻虔祈降鑒乞賜真語以導
蒙昧
真君降言曰盡力事君以為忠臣濁財勿顧邪事莫
聞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終為吉人積愆為
咎必有沈淪衆生本無形之性配有形之軀聽却以
來不能自悟自有无極世界不夜之鄉混合太虚杳
冥同理又曰六合乾坤内衆生多不會造業向前行
如盲驀江海如將智惠觀自越千重海沖再拜録而
誦之左補闕王禹偁從一日齋心詣宮焚香懇禱曰凡
庸賤類蒙昧無涯幸逢上真願賜靈誨如何修身得
獲遐壽真君降言曰勸汝修煉莫如精勤精勤不怠
上聖皆聞太平降世用武興文無文則不正用文則
益君食禄利勿違王命行吉善但守清貧清貧者響
合天地濁富者像火投氷投氷者火緣漸滅積惡者
自貫其身自貫者殃及七祖地府下痛害及親吾懸
千尺之索提釣有緣之人道之尊德之貴大道能生

一切物衆生頭像天足像地中心空然合真理鑿戶牖以為室房室之中有一物亦無影亦無形杳杳冥冥人不識若能識者得長生陽在天陰在地二氣同和誠有謂空中造化乃自然自然之中生萬類天不高地不卑大道混合虛无理學道衆生當欲聞此是修行崇妙門開寶中丞相沈倫嘗連綿臥疾虔心遣使詣宮陳醮致告曰倫濁穢之質病惱所侵如何修行得免茲患敢祈聖語以導愚蒙

真君降言曰靈物不病形軀自安形軀有病返照而看來人錄之歸致於倫倫捧覽之驚喜曰吾得之矣尋而疾愈復遣人詣宮醮謝道士王德淵因遊終南山寓止宮中勤奉香火好養生而性褊多所恚怒忽一日

真君降言謂之曰汝學道修真先當調習其性以順天和忘諸有為勿耗心識融怡凝湛道乃可見復戒之曰莫管外來往真虛无罣礙所居安樂是汝家各自勤行莫相待先達之人雖滯礙真空妙樂有天堂與聖相同滅諸罪又曰妙理須行到周旋皆合道舉措見真空真空無煩惱混合太虛中自有無敵樂地爐天寵間背凡歸聖道常將智慧觀可向今生了德淵曰上感

真君降言教示不曉前篇內與聖相同滅諸罪願垂誨諭

真君曰汝若除煩入靜鍊心修真積累其功數盈之後泥丸百節元神靈通而自同於聖天堂妙樂無所不至豈更有諸罪也故言與聖相同滅諸罪太平興國中駕部員外郎李鑄嘗知鳳翔府備覩靈應俄復奉詔監宮凡十餘年志頗嚴潔

真君前後降語僅十餘篇其存錄者數首一曰建隆之初方稟希夷

上帝命吾衆聖皆知秉龍下降列宿相隨五嶽受命主張地祇潛扶社稷密佐明時吾要李鑄知吾降期不得輕泄免漏天機又曰與吾獨異佐國與吾以道理民與吾慈善理家與吾不飲自醉醒時理民醉時理神此語是延年益壽之法吾勸府主記取又曰為官求理在貞明智慧俱通臨事清觀天行道合陰德

食君爵祿常若驚為吾洗心復換骨背凡入聖斧長生天宮快樂勝凡世不夜之鄉挂一名又曰府主累世為人降生中國與吾清直莫行邪曲與吾積善累功與吾佐輔明主與吾雪黎民與吾掛心刑獄上帝若知名天官也兢取捨住世輪流之財但修取有形之像獲隨身之功得无量之福與吾不得因循不李時光迅速靈官賞汝功勲天曹與汝添福若一一依吾聖言必得延年益壽又曰年登七十餘住世不久居饒君壽百歲問汝得幾秋地府直須怕冥司難請求有功無驚懼積罪必遭誅子孫難替代早覺莫癡愚又曰有緣業纏三業大罪信根不圓若遵吾語如倚太山又曰聽吾之言必延汝年亦將康健保安自然志誠不退修真理今生若在

玉皇前又曰為汝虔心星辰下降來駕於玄風去乘於法雨開盲愚之耳目迴積惡之人心盡歸投正路因汝熙告上玄惡人盡來歸敬此汝之功也吾已與汝聞於

上帝俾汝獲福也汝宜清者重清白者重白明者重明勿初勤末怠中路變異迴清為濁迴善為惡設靈官奏聞

上帝若知有誤於吾也又七月十日夜真君降言汝忠勤奉國忠愛治民更要用心勿違吾誡未遇吾之前所作諸惡吾與汝並消除也遇吾之後況無諸業左右已錄汝功也更須晨夕與吾積其善功勿得怠惰吾聖言也又曰但行

王事洗雪冤沉常差靈官護助汝也或有諸事常行平正依吾聖言況是太平君治化諸事前程汝但莫憂又云托托莫憂煩郡府自然安每事依王道從他天下傳又曰為主虔誠拜上玄

宋朝社稷保長安不久太平天下樂一家受福常長安又曰為主合虔誠將心助太平天宮繫其職每事更宜精衆聖皆知汝舉措直須驚一朝功滿後永住看三清又曰生前莫亂憂已後亦無愁主判陽間事凡人得幾秋但依聖言著長生天上求鑄每受一篇未嘗不晨夕諷誦爲又嘗謂鑄曰汝年及八十別無修鍊之功未免掩形升魂亦當有所主掌耳鑄再拜

曰此生得遇上真下降屡受祕語他日儻獲主掌顧
與守真同列
真君曰人間官職守真不及汝天上名位汝不及守
真也但心歸真正升仙階亦有時矣淳化中西京留
守中書令趙普嘗遣使備禮致醮虔祈願聞休咎
真君降言曰趙普扶持社稷甚有功勳上天所知賜
汝福壽以大妨小幽府亦有寃對當啟誦真經告祈
天地首懺前非吾亦與汝達于上帝庶解兹咎汝官
職壽數已有限矣其使録之而去普跪讀感涕因焚
詞謝過復遣人詣宮醮設給事中叅知政事買黄中
嘗遣人投誠致禱以祈聖誨
真君降言曰
聖主命臣臣之事君道佐當代心依古人善惡無隱
姦邪必聞君臣合道可立功勳又曰愛民用心賞罰
平等但依吾語合家保安殿中丞張卓嘗乞
聖言真君曰
大道養汝性陰陽生汝身為吾勤行道為吾勤修真
公廉常用意憂恤在乎民遇時佐

明主清濁
上帝聞濁富終不久清貧為天人莫教人道富從他
人笑貧自有真家當清高不愧貧又曰形凡性不凡
為國顯清廉家積千餘口有自家榜又曰但服陽和
氣天竈再重蒸地爐別有用道德日日新延命積福
應真空若至親屋無有妙理度脫有緣人道士周務
本嘗詣宮奏詞一通乞降真語
真君降言曰汝有詞言慕上天其如心意隔関山仙
宮不遠如指掌內外功夫全未圓陰官察録無遺過
免墮酆都數百年依吾所語合吾道要履三清應不
難張守真子元濟常齋戒詣宮
真君降言曰汝父守真遭逢於吾故令子孫受福汝
豈不知信州龍虎山張道陵至今子孫不絶亦逢於
上聖得道之後蔭及後世汝亦於吾有緣直須在家
孝於父母食祿忠於帝王立身揚名豈非好事又誨
之曰無事莫銜行動學必立名揚名在天下道蔭有
長生又誡曰為過自家知善惡日相隨分明遺天道
問汝阿誰癡淳化中

真君降言示守真曰當今顯聖明修德動
三清上天歸正道四海息交兵八方欽奉聖五穀盡
收成勸君須修德
上帝賜長生又曰関西賊寇緣應時数官家須指揮
招捉使臣莫殺平人
官家修德之際正賊須翦滅又嘗降言誡輔道士曰
千人心不同萬人心皆錯舉意不相通與聖難相約
真君又嘗降言戒官吏等曰每存忠信齊其天文武
班行自有賢為主萬年安基業常憂黎庶恐飢寒長
行德行合其道燒香虔祝告虚玄但願
國安
君長久齊心輔佐太平年又嘗降言戒朝臣等曰擎
天之柱著功勲包羅大海佐
明君文王治世及堯日輔弼乾坤在忠臣為主直須
行決烈死生齊却戴皇恩常行吉善合其德慎終如
始莫憂身

進

翊聖保德真君事迹表

臣欽若言臣聞
高穹眷命
元聖膺期必有
至神聿彰幽賛謨訓標於保乂雅頌載於監觀考今
古之冥符見
天人之交感臣欽若誠慶誠忭頓首頓首
伏以
靈源錫羨
炎德嗣興
景祚有開
丕徽允赫惟
玉晨之元輔奉
金闕之明威降精爽不貳之民顯陰陽莫測之造佐
大邦之啟運告
神宗之紹圖兆自幾先聳乎聞聽由是增隆靖館茂
薦徽稱
鉅典崇嚴
純禧嚮答乃至搢紳卿士横目烝黎稽首以瞻粹容

洗心以佇
聖誥隨其性之遠近視其器之淺深時亦戒以徽音
警其蒙惑
諄諄之誨咸洞其隐微蚩蚩之氓潜識其
真正或魑魅為孽妖邪之所未刊或膏肓致妖秦醫
之所難究亦復術聆虔懇遥授指蹤
真敎混臨群邪必殄窈冥之象既炳於人寰飈欻之
遊亟還於霄極永載
苾芬之祀潜施
貺祐之祥凡厥
秘言悉存舊録将伸論次以示方來敢謂微臣猥蒙
明詔齋精仰誦盥手競持莫究淵沖粗伸紬繹竊念
上真之茂躅實為
昭代之明徵豈夫庸瑣之才輙敢形容其事伏望
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
聖明仁孝皇帝陛下垂旒注覧
援翰摛文
賜名以紀

芳躅
作序以冠篇首式彰
寅奉永耀
洪休臣無任瞻
天望
聖戰汗屏營之至其所録成
翊聖保德真君事迹三巻謹隨表上進以
聞臣欽若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臣王
欽若上表
批答
省表具之夫妙道為大本於若沖至神無方昭乎善
應惟
玉虚之元輔冠瓊簡之真階幽賛財成丕彰陰隲富
藝祖之受命降福壤而炳靈逵
文考之紹休告
帝期而啟兆式申美報肇建珠庭奉禳禬之嚴科介
蒼黔之丕祉若乃爽徵委鑒肹蠁攸憑示誨以惟

勤昭明感而匪測恍兮之應猶響泠然之馭亟旋自
朕纂承寅加崇奉蕆睟儀於恭館薦嘉號於元都念
祕誥之具存表格思之攸感期於綜緝以耀休徵卿
任冠樞衡道熙邦采雅資博洽庶就編聯而能紬緗
帙以惟精封縹囊而來上懇求製序復異命名載循
淺昧之辭冒叙直聰之烈勉從勤請良積覥慚嘉尚
之懷寤興無捨所請宜依崇寧三年四月十八日使
命到宮齋降到
真君加號

勑誥誥曰門下惟皇
上帝粤有輔臣以赫厥靈終南之下屢膺景貺增煥
褒章
翊聖保德真君降言於建隆之初顯告於開寶之末
大庇下土衛我家邦作宮奉祠昭答如響顧肸蠁之
誕育寔欽慈之盗祈吉事有祥敢忘美報夫至誠能
感克應乃孚所儲維何萬世之慶合為丕號申命用
休朕典
神天永緝熙于純嘏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翊聖保德
真君可特加翊聖應感儲慶保德真君

翊聖保德傳卷下

翊聖保德傳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王欽若撰欽若爵里事蹟具宋史本傳初澶淵之役欽若忌寇準功以孤注之說進眞宗以爲恥乃謀以符命誇四裔於是天書之事起東封西祀諸說並興欽若嘗自言少時見天中赤文成紫微二字復於褒城道見異人告以他日當位至宰相覘其刺乃唐裴度自以爲深達道教遂創修醮儀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復自著道書數種此傳其一也傳中所言翊聖眞君降盩厔民張守眞家太祖太宗皆崇信之事殊怪妄葢自張魯之教有三官天地之外獨有水官而木金火土不與故道家獨尊元武此所謂翊聖眞君即元武也欽若小人借神怪之說以固寵不足多責至著而爲書則無忌憚之甚矣

三洞羣仙錄二十卷

〔宋〕陳葆光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洞羣仙錄二十卷》提要

三洞羣仙錄序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闕地求泉雖至愚知其可得鍊形致仙雖賢者不能篤信故神仙顯跡昭示世人使鍊烝存真保命養神以祈度世脫囂塵超凡穢而游乎八極之外其利物濟人之意弘矣然仙凡異質淨穢志殊人之生也資形以栖神資物以養生其弊也役神以養形逐物以喪眞神離矣仙者養形以存生也氣專志一不以自壯而老自老而衰自衰而死骨肉復土形好惡累其心不以得喪汩其和游心於澹合氣於漠其至也心靜而神完德全而不虧故能出入虛無獨與道俱壽同天地飛升太虛而爲真仙矣然嵇康謂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吳筠謂神仙可學而成二人矛盾如此儻謂神仙苟非積學所致則

上帝之詔旌陽也曰學仙童子許遜御在多劫之前積修至道勤苦備嬰萬法千門罔不師歷救災扞難除害盪妖功濟生靈名列仙籍眾真保舉宜有甄升可授九州高明太史

又詔曰學仙童子許遜脫子前世貪殺匿不
祀先祖之罪錄子今生咒水行藥治病伐惡
誡毒之功仰潛山司命君傳金丹於下界閉
債封形四子身及家口廚宅百好歸三天兩
詔皆曰學仙童子又曰積修至道勤苦備嬰

是神仙果可學而致也茅盈未生也秦始皇
三十一年其祖初成於華山乘雲白日昇天
邑民謌之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
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
若學之臘嘉平按盈內傳及盈九錫碑言盈
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蓋未生前七十二年。
始皇世已謠當仙矣漢哀帝元壽二年
上帝授位太元眞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時
年一百四十有五歲如此則神仙豈非冥之
自然二百一十七年盈胎未兆前已謠當仙
實識於未然審爾豈積學所致也末學之夫
謂神仙非積學所致而怠於勤修者自賊其
身者也謂可學而能致者欲磨磚爲鏡坐禪
成佛者也夫忠信之道無他誠一而已誠之
與一入水不溺入火不焦金石爲開虎豹莫

賊如商丘開如呂梁丈夫彼一而猶若是况
神仙者形神俱妙與道合眞其坐在立亡分
形散體倏忽萬變飛行八極宜矣修眞之士
虛緣葆眞抱一冲素以慈爲實以靜爲基朝
徹見獨昭曠涅冥其要不離於老子莊周之
書捨是皆矯誣之論非聖之書也黃帝之遺
玄珠七聖迷道而象罔獨得儵忽之遇混沌
日鑿一竅而返致其死是明道者當遺形去
智虛無寂淡靜一而不變純粹而不雜此養
形神反造化之本也秦漢之君侈於嗜慾蕩
於紛華慕神仙之術欲長年而保其尊榮信
金丹之說資藥力以濟其荒淫於是方士並
出而幻譎變化之術始彰乃有合鉛汞結丹
砂而名大藥嚥津氣存龍虎以爲內丹木公
金母之名姹女嬰兒之號黃芽白雪之稱七
返九還之訣其上則玄都絳闕之異赤明龍
漢之紀三洞符籙之科九壇齋醮之式下逮
尸解鑑形投胎奪舍飛符布炁劾鬼治邪之
術悉由恍惚而立象從虛無以課有千門萬
戶錯出旁門及其成功則殊途同歸百慮而

一致也天下之士無本不立無文不成虛緣葆真抱一沖素本也變化飛升尸解布炁末也故曰本立而末自應始質而文成自然之理也江陰靜應庵道士陳葆光憤末學之夫怠於勤修果於自弃生存行尸死為下鬼乃網羅九流百氏之書下逮稗官俚語之說凡載神仙事者裒為此書以曉後學使知夫列仙修真之勤濟物之功奉天之嚴得法之艱如此之勤苦勞勩卒能有成丕顯其光與天為徒也昔司馬子微著坐忘樞陳碧虛作混元鑑以啓後人皆旨趣深遠初學蒙叟無自而入今陳君集仙之行事揚高真之偉烈以明示向道者使開卷洞然知神仙之可學歷世聖賢之跡萃於目前如視諸掌激之勸之使憤悱奮發踴躍精進以祈度世如亶尊通衢人人可以酌取自飫則其導迷翊教濟物利人豈淺淺者陳君神氣虛靜德性粹和佩三洞之靈文神飛碧落窺九清之秘笈名籍丹臺他日繼列仙而授位載雲氣而上浮五帝校籍三官策勳所以酬著書之勤而警夫

偷隋之士使知有補於世者天必有以報也

紹興甲戌中元日嶨里竹軒書

三洞羣仙錄卷之一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盤古物祖黃帝道宗

述異記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其沒也頭爲五嶽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毫髮爲草木一云頭爲東嶽腹爲中嶽左臂爲南嶽右臂爲北嶽足爲西嶽涙爲江河氣爲風雷喜爲晴怒爲陰又徐整三五曆記云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在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深地數極厚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又真書曰二儀未分溟涬洪濛未有成形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渾沌玄黃已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

道學傳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號常鴻氏一號歸藏氏又有縉雲之瑞亦號縉雲氏

赤多白少曰縉又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弱而能言聖而預知好道希妙故爲道家之宗也

少昊歌瑟顓帝錫鍾

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天下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即太白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又云西海之濵有孤桑之木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廻薄化無方浛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白帝子答歌曰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峰之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

又顓帝高陽氏黃帝孫昌意子昌意出河濵遇黑龍負元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

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帝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爲老叟及帝即位奇祥衆祉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靈羣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鍾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沉羽之磬以羽毛拂之聲振百里

唐堯鳴鶴夏禹乘龍

拾遺記唐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濵得玉版方赤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烈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誅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敘乃命大禹疏川瀦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沉翔之類自相馴擾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青鶴鳴時太平

又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豢龍之宫

至夏代豢龍不絶因以命族至禹導百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乃放河汭

伯陽帝師仲尼真公

廣記老子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或云老子先天地而生或云天之精魂蓋神靈之屬剖母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伏羲時出爲師號元化子教示伏羲推舊法演陰陽正八方定八卦神農時出爲師號大成子教神農嘗百草種五穀與民播殖祝融時出爲師號廣成子教修三綱齊七政黃帝時出爲師號力牧子消息陰陽作道誡經以至少皥高辛堯舜禹湯老君皆出爲帝師各有其號各傳其經各授其道千變萬化不可窮詰昭王時出關化導西胡至幽王時却還中夏故孔子適周而問乎禮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老子知禮樂之原則道德之歸眞吾師也

史記丘云字仲尼姓孔氏拾遺記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

露於空中以沐浴黴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遶室五星降庭黴在以繡衣繫麟角及夫子將終乃抱麟解紱而泣丹臺新錄云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治九嶷山

傅說比星鄒屠夢日

莊子曰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拾遺記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黃帝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分爲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爲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力其神力英明翌成萬象億兆派其神睿焉

公孫撫琴師延吹律

晉逸史公孫鳳隱于九域山冬則單衣寢

處土床夏則并食于器令臭然後食之每撫琴吟詠陶然自得人皆異之

拾遺記師延者商之樂人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黃帝時已數百歲又能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迷魂淫魄之曲

子房萬戶涉正一室

列仙傳張良字子房佐漢高祖功成乃曰余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神仙傳涉正巴東人說秦始皇時事了了若親見嘗閉目行弟子隨之數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人固請之正乃開目有光如電照耀一室李八百呼爲千歲小兒

馬底肥遁昭徽隱逸

仙傳拾遺馬底子者不知何許人與何丹陽隱居蜀鶴鳴山修八道望雲之法肥遁歷年後於洞府採石函得黃帝金鼎之訣

鍊丹於山上丹成服之昇天

本傳隋李昭微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爲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爲髙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山時號黄冠子

簡狄聖子蘭公仙王

王子年拾遺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游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於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女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

廣記蘭公兖州人家有百餘口精專孝行感動神明一日遇月中真人下降其室自稱孝悌明王云子居日中爲仙王居月中爲明王居人間爲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且三才肇分始於三氣三氣者乃玉清三天也吾於上清托化人間示陳孝悌之教晉有許真人傳吾孝道之宗得爲衆仙之長今授汝秘旨言訖而不

見蘭公頓悟真機道成白日昇騰

虞舜玉琯漢武錦囊

廣記虞舜即位西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又授以益地之圖遂廣黄帝九州爲十二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

漢武内傳武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囊帝見瞻覽母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我請求乃三天太上所出其文秘禁豈汝穢質所宜佩乎

子恭秘術長桑禁方

賢己集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効往往如此

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懷中藥予扁鵲曰飲是以上池

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以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

實遷金液嵩叟玉漿

神仙傳實遷者扶風人也當西晉懷愍之時王室寖微中原板擾年將筮仕痛此亂離遂慕羨門松喬之跡奇峯邃洞靡不栖託凝思至道累經試難一夕神光照室異香滿谷天樂漸近侍官數百有一眞仙項佩圓明乘車而下二女扶翊羣官後從年三十餘虬鬚鶴質自稱平都山陰長生也愍以勤苦授金液九丹之訣盟傳告誓禮畢而去

廣記嵩叟嵩山老叟也晉人因墮嵩山洞穴中巡穴而行見穴中一物如青泥叟食之不飢遂巡穴出忽到家問張華曰此乃洞府也所食者玉漿也子其仙乎

惠超拔俗元素遁跡

仙傳拾遺唐胡惠超拔俗有道之士也處

衆人中則頭出衆人之上雖至長者繞及其肩時人謂之胡長仙善能役使鬼神

宣室志昭慶民駱元素爲小吏一日遁跡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中忽遇一老翁策杖立於長松之下召素訊之曰爾安得至此耶素以實對望翁見容引元素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見一茅齋前臨積水珍木奇花羅列左右侍童二人年甚少居于西廡其東廡有一藥竈命元素候火老翁自稱東眞以藥數粒令素餌之且曰可以療飢矣自是元素絕粒僅歲餘授以符術及吸氣之法盡得其妙一日謂素曰子可歸矣旣而送元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而別元素自此以符術閭里中神効不可具紀

知古金魚安期玉舄

高道傳道士劉知古字光元睿宗召見問道家稱旨特加崇錫開元中天災流行疾疫者十有八九上召知古治之乃歎曰大德曰生至人亦病下法鍊藥上醫察聲至

於針艾不其遠矣遂以色代脉用氣蹋府故能膏肓河決腠理雪散其精妙至如此上寵錫皆不受東陽岱山下有古觀因葺而居之忽室中有光産丹芝一莖扣之有金玉聲夢神人謂曰後山壁中有金魚跨之可以冲天非此芝扣石不可致遲明訪金魚茫然不知其所是夕復夢曰滴泉之下是也旣至以芝扣如風雷之震巨石迸裂得金魚長三尺許乘之飛空雲霧旋擁而去

○列仙傳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秦始皇請見之與語賜金壁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置去留書以赤玉舃爲報曰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壽光少容玉真美色

神仙傳靈壽光年七十餘遇異人得服食之訣顏容更少如二十許人至建安元年已二百餘歲解化殯之開棺無尸唯一履存焉又玉真年七十九歲方知學道得胎息之法斷穀三十餘年肉少而色美行及

奔馬武帝名見如二十許人問其里人皆言四百餘歲帝奉之如神辭歸日行三百里

景純無成子年略得

列仙傳郭璞字景純又西山記云真君許遜見晉室衰亂干戈屢起思有以弭其未然乃與吳君往詣王敦時郭璞先在敦府與之有舊乃俱見敦敦謂真君曰予夢以木破天先生其占之先生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未可妄動乎敦復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不悦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君壽幾何璞曰壽盡今日日中敦令武士擒璞將殺之真君以酒杯擲起化爲白鴿飛繞梁上敦方舉首已失二君所在矣後敦竟不免

○晉書王嘉字子年不食五穀不衣美麗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人俟之者至心則見或不至心則隱形不見姚萇欲殺苻堅問嘉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

方殷可以行矣嘉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畢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至長子興字子略方毅堅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

范欽桂水張賜腴膏

列仙傳范蠡字少伯徐州人也事周師太公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姓名又適齊爲鴟夷子皮後百餘年見於陶居累億萬號陶朱公後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見識之仙傳拾遺張雲靈修道於南嶽招仙觀精思感通天降真寄授其內養元和默朝大帝之道行之十三年神遊大无面朝皇極大帝賜以瓊腴琅膏混神合景之液受而服之變化恍惚神用無方建興元年九月三日昇天

靈簫握棗王粲得桃

真誥九華真妃字靈簫時同紫陽夫人降楊真人之室夫人問楊曰世上曾見此人否楊曰靈尊高秀無以爲喻夫人大笑妃握棗三枚令人各食之真妃曰君師南嶽

夫人司命秉權道高妙備實良德之宗也楊云棗無核其味有似於梨也王氏神仙傳王粲昔爲王屋令誦黄庭經每欲詮註而未曉玄理已誦六千餘遍時棄官入洞尋真訪道誓不期返一日深入洞中見石床几案之上有經旁有神人告之曰子其志乎吾乃仙人王太虚也註此經已七百年矣今授於子仍將一桃與之曰此桃非中土所有汝今得之食之者白日飛昇

妙想謁舜良卿薦堯

集仙錄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想念丹府由是感通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靈香郁烈天樂之音震動林壑須臾千乘萬騎垂空而下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執戈戟兵仗旌幢良久乃見鶴蓋鳳車導九龍之輦下于壇前有一人冠劍曳履陞殿而坐身有五色光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

世人知無可教授者且夫道在於內不在於外道在爾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身其德乃眞非他所能致也吾觀汝司奏汝於此山三十餘歲初終如一守道不邪汝亦至矣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丹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黃庭觀數年後妙想上昇

○括異志陳良卿景祐四年自永州隨鄉書赴禮部試十月至長沙夢一人引導入巨艦中見一道士自稱青精先生與之談論辭語高古謂陳曰吾已薦子於堯爲直言極諫臣陳曰堯今何在曰見司南嶽陳曰堯之由古聖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曰堯人間之帝也秉火德而王天下而神位乎南方子何疑焉陳辭以名宦未立俟他日應乃許以十年爲期既寤甚惡之爲異夢錄以自寬明年登甲第調全州判官道出嶽州南驛偶晝寢夢使者持檄來召遽驚覺謂曰豈堯命乎同行相勉以夢不足信後執書枕卧讀之晚食具呼之已

逝矣

何知沙麓裴憶藍橋

仙傳拾遺何丹陽隴右人仕於漢季爲尚書郎哀平間王室陵夷謂人曰今日之事非人力所制蓋世數有之昔沙麓傾有知數者云五百年後齊有聖女興今丞相齊國田氏之後聖后當其運華漢之命興齊之業在此時矣遂放志山林以求度世耳常服松花身輕目明乃棄官隱遁居蜀之名山太平上眞降授以拳魁乘龍之道後上升

○傳記裴航儒舟于襄漢同舟樊氏夫人國色也航賂婢裊煙達詩曰同舟胡越猶懷思況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幸無以諧謔爲意與郎君小有因緣他日必爲姻懿答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經藍橋驛偶甚茆舍老嫗緝麻揖之求漿嫗曰雲英擎一椀漿來航接飲之

真玉液也航謂嫗曰小娘子艷麗驚人願娶如何嫗曰老病有此女孫神仙遺藥一刀圭得玉臼杵搗一百日方就欲娶此女但得玉臼杵其餘金帛吾無所用航恨恨而去月餘果獲臼杵挈抵藍橋嫗襟帶間解藥航即爲搗之嫗夜收藥航窺之有玉兔持杵雪光曜室百日足嫗吞藥曰吾入峒爲裴郎具帷帳俄見大第仙童侍女引航入帳諸親皆神仙中人有一女子云是妻姊曰不憶鄂渚同舟抵襄漢乎左右云是雲翹夫人劉綱天師之妻爲玉皇女史航將妻入玉峰洞中餌絳雪瑶英之丹超爲上仙

武宿鳥巢端窺螺殼

湘山野録祖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遊於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每有之則採索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劇飲爛醉生善歌步虛爲戲能引其喉於杳冥間作清徵之聲時或二句隨天風飄下唯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

曰醉夢語耳豈足憑耶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遍訪之或見於轘轅道中或嵩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時上巳祓禊駕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與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我久欲見汝決刻一事無他壽還得幾多在生曰祖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樹末鳥巢中搜神記謝端於邑下得一大螺取以歸貯瓮中一日窺其家見一少女從瓮中出至竈下燃火端問之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相爲守炊烹數年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而卿無故竊相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委去留此殼以貯米穀常可不乏端請留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

採訪下宮成子中岳

廣異記唐玄宗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自空中而下有一朱衣金冠神人前謁於帝曰我九天採訪使欲於廬山西置一下宮自有木植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悟遣使者詣山果有基址巨木千萬段自然而至云是九江王採作宮殿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帝即時詔造殿宇不旬月畢工一如化成今江州太平觀是也

抱朴子成子者姓容不知何許人每多與巢父許由相會今在中岳服三黃而得神仙三黃者雄黃雌黃黃芩是也

趙度逐兔石巨化鶴

仙傳拾遺趙度不知何許人因獵於大房山逐一白兔因入於伏龍穴中見瑤臺玉堂壁立千仞有白蝙蝠其大如鵝因與羣仙相遇授靈藥而得仙

廣異記石巨者胡人也性好服食大曆中遇疾百餘日形體羸瘦神氣不衰因命其子於河橋召一老姥卜之巨臥堂前紙隔中姥徑造巨言其細密人莫得聞良久姥

去後數日但有二白鶴從空而下穿巨紙隔入巨所和鳴食頃俄從孔中三白鶴飛去巨子往視之不復見巨便隨鶴逼至城東大墩上見大白鶴數十相隨上天冉冉而去

祖常幽館許肇靈闈

真誥大茅西平山俗謂之方山下有洞室名曰方臺其洞與華陽相通號爲幽館惟得道者處焉祖常託醉墜車而死隱身幽館修守一之業而成道

又許肇字子阿長史七世祖也肇有賑死之仁拯飢之德至許映被三官遣使執之而映叱其使曰我七世祖積仁著德音和鳥獸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在於阿手窮乖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年仁德不墜是以功書上帝德刊靈闈故使度世者五登仙者三汝可知乎

孔昇雙鶴華陀五禽

天寶遺事明皇自爲上皇嘗玩一紫玉笛一日吹笛有雙鶴下顧左右曰上帝召吾爲孔昇真人未幾而仙去

魏書華陀字元化善養生年百歲猶有少容弟子廣陵吳普彭城樊阿受術於陀時語普曰體欲得勞但不當令極耳身常能動搖則穀炁消化血脉通流病乃不生譬戶樞不蠧之義是也昔有道士鮑倩爲引導之事作熊經鳥伸引挽腰脊動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戲也

仙人毀璧貧士施金

七命注昔有仙人見二人爭寶仙人乃自毀千金璧二人曰彼千金璧尚且不愛況此手二人爭訟遂息 文選

野人閒話龍華禪院本詩僧貫休歸寂門人曇域主掌曇域每因衆僧齋後必爲貧士設食有一貧士授食後不去遍尋院內顧覷上下從容謂曇域曰弟子雖貧每感上人設食令有少許施利敢乞一人相隨曇域不之信堅請再四遂令院內苦行醋頭僧一人相隨與之偕行城北門外約行十五餘里於一小店中止泊房內則別無所有但見空床兩張而已其夜宿於店內

因問院中僧數及修添屋宇僧曰若論院中修葺屋宇豈止千緡貧士遂起燃火於床下漸破塼數角囊中取藥燈下點之逡巡光彩盡變爲金自將秤分一十斤付與僧且謂之曰將充添修常住愼勿取之凌晨遂辭去不復見

采和歌拍段數謳吟

續仙傳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著破藍衫木參腰帶一腳着靴行歌於市持拍版乞索於人老少隨之諧謔笑者皆倒似狂非狂其詞云踏踏歌藍采和人生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至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峩一日踏歌於濠梁間酒樓上騰雲上昇遺下衫靴拍板

括異志段穀者許州人累舉進士家豐于財後忽如狂日夕冠幘衣布袍白銀帶行游歷市中嘔吟云一間茆屋尚自修治信任風吹連簷破碎斗栱斜欹看看倒也

倒也二字即連呼三五句方已墻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永不來歸遇其出入則有閭巷小兒數十隨而和爲人以狂待之不以爲異慶曆末病卒權厝于野後數年營葬發視但空棺耳

昭王絕慾子休恥婬

子年拾遺燕昭王假寐忽夢羽衣人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欲之教羽人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即却饍徹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續脉明丹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内有得服者後天而老

東方朔内傳秦併六國太白星精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梁玉清有子名子休玉清

謫於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於河伯驂乘行雨子休每至小仙洞恥其母淫奔之所輙回馭故此地常少雨焉

三洞羣仙錄卷之一

三洞羣仙錄卷之二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楊君司命子晉侍宸

真誥楊羲和句容人幼而通靈與二許結神仙友道成真仙屢降授以道法九華真妃告之曰夫處風塵之休盛者乃多罪之下鬼趨死之老質也夫富貴淫麗是斷骨之斤鋸有似載罪之舟車自後衆真屢降月無虛日至二十年楊君乘雲鶴白日昇天補華陽司命真人王氏神仙傳王喬字子晉周靈王之太子生而神明幼而好道好吹笙作鳳鳴之音而白鶴朱鳳翔集復遇浮丘公授以道要接上嵩山不歸一日忽乘鶴駐山巔而童謡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初補南嶽司命侍宸再補桐栢真人

謙之師位道翔仙真

高道傳道士寇謙之隱嵩陽修鍊感太上道君下降勅仙伯王初平引謙之而前曰吾得中嶽主表云自張天師登真之後而

作善之人無所師授今道士寇謙之行合自然宜處師位

真誥道翔許長史第三子之字也君摽粃世務專修上道長史君器之極通真靈與師契合今在東華為仙真授書除侍帝宸

俞叟誡魄夏馥鍊魂

宣室志唐王公潛節制荊南有呂氏子窮窘來謁公公不為禮寓居逆旅月餘窘甚鬻所乘驢於市中市門監俞叟者召生問其所由生曰吾家渭北家貧親老王公乃吾之重表父也乃不遠而來公不一顧豈非命也叟曰我見子有飢色今夕為子具食幸宿我宇下於是延入一陋室共坐弊席陶器進脫粟飯而已夜徐謂生曰當為子設小術致歸洛之費因取一小缶合於地上食頃舉手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章俞曰此王公之魄也俞誡之曰呂乃汝之表姪家貧遠來曾不為禮豈親親之道耶可厚其資賄以一馬一僕二百縑遺之紫衣者俛首受教於是却以缶合於

上有頃視之亡矣明日王公果召生宴游累月生告去贈以僕馬及二百縑生歸渭北不敢形言後數年方告於人

真誥司命君曰夏馥少好道入吳造赤須先生授鍊魂之法再遇桐栢真人得道今在洞中仙矣

道榮焚槻惠宗積薪

高道傳道士勾道榮不知何許人名聞於蜀與華陽丞呂巽友善自言去世月日當送我東郊巨松之下以薪火燎棺爲惠巽與其友章升常粲數十輩共誌其日以以之前一夕道榮偏請知友家飲酒言笑至暮宿於逆旅巽使密視之見寢處如常黎明則已化而顔色不變於是爲置棺櫬送於巨松之下致薪次火已發棺中烈焰不可近見道榮出於煙焰上冉冉淩虛而去又趙惠宗天寶末忽於郡之東積薪自焚僚庶往觀惠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爲瑞雲仙鶴而火盡其下草猶緑遺簡得二詩其一曰生我於虛置我於無至

精爲神元無爲軀散陽爲明合陰爲符形爲灰土神與仙俱衆垢將畢萬事永除其二吾駕時馬日月爲衛洞躍九霄上謁天帝明明我衆及我門人僞道養形真道養神懋哉懋哉餘無所陳

徐釣塗心錢朗補腦

續仙傳徐釣者不知何許人自稱蓬萊釣者常腰一葫蘆棹扁舟泛五湖所得魚沽江博酒吟詠而歸或見疾病者取藥一粒如麻子許令人以酒塗心上皆安或有問之此藥可食否曰可食恐憎飯耳有好事者吞之自然絶食人方信之一旦遁去

又錢朗登甲科累歷清顯所治皆有遺愛後棄官入廬山遇人得還元補腦之術年一百五十歲其顔如童子有玄孫數人出仕皆皓首朗一日與別云我處世多年道爲上清所召今當往矣遂解化去

伯高方臺玄解真島

真誥東卿君曰龍伯高漢人也伏波將軍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伯高後從仙

人刁道林授胎息之法託形醉乞隱處方臺

廣記祈玄解老而顏童憲宗異之召問曰先生年高而色不老何也答曰臣海上常食靈芝故得然也遂剋木作海上三島綵繪以珠玉帝觀之曰若非上仙無由及此境玄解曰三島咫尺試爲陛下一遊即隱身而入漸覺身小無復見矣帝嘆異之因號其山爲真島

陰生乞兒寒岩貧道

列仙傳陰生者乃長安之乞兒也常於市中求乞市人厭賤遂以糞潑之而衣不汚疑以爲妖囚之依前市人行長安有歌云見乞兒與美酒庶免壞屋之咎而劉向云陰生乞兒人厭其濆識真者希累其囚辱於我無汚彼灾其屋

廣記寒岩子隱於天台好吟詩多述山林幽隱之句桐栢真人序而集之以行於世咸通間出謁李褐褐見其藍縷不禮之次日更衣乘白馬而來待之甚厚老人曰子知有寒岩子耶曰知老人曰貧道即是也吾謂子爲可教今則未然也子未知其門曰內修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不善歸已所以積德如是可以奥道之髣髴遂鞭馬而去

谿父煉瓜孟節含棗

列仙傳谿父居山間有神人來往賣瓜常止其家遂授父以煉瓜子之法令春分食之二十餘年昇山入水百餘歲絕居山頂呼父說事遂去

西漢逸史孟節西漢人有道術含一棗核可至十年不飢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可至一年許士庶慕之爲神仙後入山不出

時荷一食青精九飡

西山真君傳時真君名荷鉅鹿人少時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丹訣點化金玉賙濟困苦民受其賜後能驅逐邪魅役使鬼神事毋以孝聞善胎息得坐忘法或百日一食半年一寢晉明帝時待之甚厚及許真

君上昇師亦從而昇天
神仙傳青精先生年千歲色如童子行步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飡
天師三境翊聖九壇
本傳張道陵留侯六代孫也舉賢良方正雖仕而志在鍊形遂退隱北邙山章帝以三品印綬起之不就入嵩山遇神人告之曰石室中藏黃帝丹經琅函玉笈之書子行必獲矣師從之果得其書於是築壇朝真以煉九丹丹成謂弟子王長曰服丹當沖天然吾未有大功豈敢遽服宜爲國家除害興利然後服之則吾臣事三境亦無愧矣
翊聖傳　本朝建隆初翊聖真君降謂張守真曰壇法有九上三壇爲國家設中三壇爲臣僚設下三壇爲百姓設而九壇各有儀式焉
玄甫五藏叔期三關
真誥王玄甫授仙人吞日景之法積三十四年乃能內見五藏冥中夜書道成太上

遣羽車迎玄甫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玄圃臺受化爲中嶽真人
又趙叔期於王屋山學道見一卜者曰欲入天門諳三關存朱雀正崑崙叔期異之拜請要訣卜者授書一卷曰三關者口爲天關足爲地關手爲人關三關調則五藏安五藏安則舉身無病而仙道成矣
道君授劍玉女獻環
本傳天師功成太上道君下降授以雌雄二劍而劍各有日月星斗之文道君乃曰吾憫下元生人執係幽魂人鬼雜處今子爲吾分別人鬼異位則子之功無量矣
又天師至仁壽縣遇十二天游玉女各獻玉環一隻願事天師師合而爲一環謂之曰吾投於地中先得之者納爲玉女爭取愈取愈深即禁之不出因化爲鹽井公私取之以爲利其邑因爲陵郡自道陵始也
聖母穿雲周生取月
廣記聖母海陵人適杜氏爲母遇人能易形變化而夫不之信反以爲妖告官下獄

而毋自牕中飛出人見穿雲去時留履一緉於牕下海陵人爲之立祠號曰聖毋祠

宣室志周生有道術游吳楚人多敬之時抵廣陵坐中秋夜會月色明瑩衆人談及明皇游月宮之事周生笑曰吾常學於師亦可以取之因取數百筯繩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乃閉戸久之客步庭中俟焉忽天地曛黑仰視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其至矣手擧其衣出月半寸許一室盡明寒入肌骨食頃如初

○商唱陽春張吟白雪○

詩史商七七有異術過潤州與客飲云某有一藝爲歡即顧屛上畫婦人曰可歌陽春曲婦人應聲遂歌其音清亮似從屛中出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家柳自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

悟眞篇序天台張伯端字平叔嘗罄所得吟成律詩九九八十一首號曰悟眞篇文多不錄其九轉金液還丹詩一篇云黄芽白雪不難尋達者須憑德行深四象五行

全籍土三元八卦豈離壬鍊成靈質人難識消盡陰魔鬼莫侵欲向人間留秘訣未逢一箇是知音

○張覩樓臺逢升宮闕○

北夢瑣言張建章好經史每以清淨爲念時往渤海遇風見一青衣人相引登山至島上覩見樓臺巋然中有仙女處處侍衛甚盛留飲少頃曰子不欺暗室可謂古之君子矣遂令青童送還

廣記逢女幼而不食心慕清虚父毋以爲虚言忽一日見神仙在空中自南至北將迫千里湧出金城玉樓於山頂一人招女升宮闕衆仙羅列儀仗肅然曰汝有骨錄當爲上眞太上命我授汝以靈寳眞文按而行之飛升有期後果及期升虚矣

棲嵓洞室徐姑掘穴

傳記許棲嵓擧進士第而志在修鍊時因入蜀登危棧忽與馬俱墜棧下進退不能即隨馬而行至一洞室見諸仙羅列皆喜曰此乃長史公之孫也有仙相矣衆眞命

坐賜飲且曰此石髓也汝得之矣無輸泄
無荒淫後復來相見遂以所乘之馬送行
曰此吾洞中之龍也因責出負荷子有仙
骨故得遇之若到人間放之任其所適後
棲嵓逡巡到故居而馬化爲龍飛舉
廣記徐仙姑年數百歲而貌若二十許人
多游名山或時止宿於林巒巖穴之中往
來江表吳人見之三四十年顏色不改行
步如飛咸通間至剡縣謂人曰我先君仕
於北齊有陰功而後及於我已得延年後
人以此詳之方知姑即丞相徐之才之女
也

徳玄五嶽偉道九疑

真誥東卿君云宋德玄周宣王時人也服
靈飛六甲符得道日行三千里變形易質
今在嵩山游行五嶽
又韓偉道不知何許人隨宋德玄出入以
師事之而德玄授以道法今道成常出入
九疑山

徐福白鹿處士黃鶴

廣記秦始皇遣徐福并童男童女三千人
往東海取長生不死之草不歸及沈羲得
道黃老君遣徐福乘白鹿車來迎沈真人
方知徐福之得道
又元藏幾自號元處士隋大業中奉使過
海遇神人留外國遍歷仙境一日思歸即
時津遣不旬日至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
尋其子孫皆無人唯有二鳥類黃鶴隨處
士出入每翔翥空中呼之即下能傳口中
言語

裴諶佳會蘭香玄期

廣記裴諶昔與王敬伯梁芳爲方外友入
山學道梁芳死敬伯下山調官至正元中
奉使淮南邂逅裴諶維舟慰問汝何所須
諶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廣陵之西即吾
宅也倏然鼓櫂而去敬伯詣宅見諶衣冠
偉然設宴就座諶酒酣謂左右曰此人乃
吾昔山中之友道心不固以明自賊將淳
沈於生死海中求崖未得今日之嘉會誠
難得也子其往矣

又有漁父於湘江岸側聞小兒啼聲四顧無人唯有一女子三歲許父抱歸養之十餘歲天姿奇偉忽一日見一青童自空而下携女子而去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有過謫於人間玄期有限今往矣

謫仙呼鼠祝公養雞

廣記永明中鍾山有隱者蔡生每養老鼠數十枚呼之即來令之即去語言怪異時人謂之謫仙

列仙傳祝公洛人也居北山好養雞百餘年雞千隻皆有名字暮棲木上日放散去呼名即至積錢千萬置錢去呉開池養魚登呉山有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旁

李珏販糴安公伏冶

續仙傳李珏世居廣陵城市以販糴爲業年十五父傳業而珏受之升斗俾之自量不計時之貴賤衣食豐足年八十不改其業適會李珏相公出鎮淮南而珏改名寬一夕李公夢入洞府有金書李珏名視之甚喜忽見二仙童自石壁出珏問曰此何

所二童曰此華陽洞天也此名非相公也公曰非我何人童曰公之部民也珏悟遍尋問於里巷得李寛之名迎入府拜爲年兄問以道術寛曰不知所修具以販糴事對公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後寛尸解蟬蛻

列仙傳陶安公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當迎爾以赤龍至其日赤龍果至安公騎之上昇而去

馬湘紙猧韋震泥馬

續仙傳馬湘字自然錢塘人幼好文學有道術一日過菜園見蔬菌甚盛因丐之園叟弗與湘於篋中取紙裂爲一猧子又裂一鷺鷥飛走園中而猧子趕趁之菜践踏俱碎園叟知是異人乃祈謝之於是取紙猧及鷺鷥致篋中視菜如故略無所損

抱朴子韋震在周幽王時屢召不起師長桑子得其術能分形化影折草化爲龍虎

噴水爲珠玉一日與弟子行即以泥圓化爲馬乘之日行千里後入崆峒山白日上昇

程妻致縑蘇母思鮓

神仙傳期門郎程偉妻者能神通變化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爲憂妻曰出而闕衣何愁之有妻即爲致兩縑忽然自至前偉復作黃白術連作不成妻乃出其囊中藥少許投汞銀中煎之須臾成銀欲從求方終不可得云偉骨未應得之逼不已妻尸解而去

蘇仙傳仙君姓蘇名耽桂陽郡郴邑人也生於前漢幼丁父憂奉母潘氏以孝聞溫清定省禮無違者晨昏夕饍人莫及焉常感神仙授以道術能隱形變化一旦侍朝飡於母母曰吾思鮓汝可致之曰唯即捨匕筯齎食携金而去須臾持鮓而至母食未畢得鮓甚喜母曰此去市甚遠何處得之其速如此答曰便縣市中買來母曰便縣山路危險去一百二十里如此之速汝

誑我也答曰買鮓之時見舅在便市語眈曰明日來此請待舅來以驗虛實翌日舅果至乃首說市中相見之事母始知其非常乃潛察之見常持一青竹杖衆疑之爲神杖也

道人兩口先生靈蹝

王氏見聞錄梁况之居鄂州忽一道士至况之與之對飲道人求綿袴遂與即捲投衣袖中將投語曰入袖中再入凡投十數次皆不能入道人咨嗟曰不免爲寇萊公矣道人遂引去約當再來後月餘復至門人欲入白即曰不須見侍郎但報先去也俟到彼相見况之貶化州久之一道人兩口腹上亦一口既至廳舍索酒一斗引而盡見况之言曰記得鄂州相見否音聲雖同形貌非矣索錢二十七文而去出門以擔穿腹中口鼓鐵笛取漁舟獨立其上風引渡江而去後二十七日况之謝世

道學傳簡寂先生陸修靜字元德吳興東遷人吳丞相凱之後也母姚氏懷之有一

老姥告之曰生子當爲人天師及生足有黶踝掌有大字家本奧室早涉憑宦嘗謂同僚曰時難再得乃遺棄妻子悶落營務尊精教法不捨寤寐卜居廬嶽召赴金陵一旦謂門人曰吾將還舊隱俄偃然解化膚色暉暎異香芬馥山中諸徒悉見先生還山儀服鮮華衆皆驚異俄失其所

樊英噀水朱倫駕煙

漢書樊英者濟南人也善圖經緯洞達幽微隱於壺山之陽辟召不應嘗有暴風從西方來英謂生徒曰城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噀之輒記其時日後有客從蜀郡來者云是日大火須臾有黑雲從東起大雨滅火英嘗云浮丘公與我遊天壇之上一旦遂去

丹臺新錄朱倫字德元凝心抱一不替感太上下降開瓊蘊給丹符與之曰爾能精修上道守之能堅保爾昇度淩虛駕煙遊則福降慢則禍纏子能行之慎勿輕傳倫道成景王時太上授書除中嶽仙官

抱一龍杖清虛虵鞭

高道傳趙抱一年十二因牧牛遇一老人問之子飢否先生但點頭而已老人探手囊中取食與之其狀如蘿蔔而味甘又與拄杖一條瓢子一枚中有藥乃豌豆也諭之令人服食於是沈痾新疾服者無不愈先生自食蘿蔔不復思煙火食忽之一日信步抵京城之西巳樓院過涅槃堂聞有呻吟聲先生問何人若此僧曰數童行時疫方甚先生自瓢中取豌豆以新水令嚥之即時汗如新沐人經夕皆愈後請藥者如市傳于裏外時真宗東封未還丞相向公留守京師陰遣人察其實飛奏請行在迨車駕還召見真宗欣然拊其背曰子乃朕之姪也對御披度爲道士未幾求歸賜金鍍龍頭杖銅朱記瘿木柸香藥等差中使張茂先道士胡太易送至石門山特與建真寂觀以爲登真之所

仙傳拾遺廖冲字清虛連山郡人也以才德見稱爲本郡主簿後辭其印綬遊探道

要於衡嶽遇太平真人投道後歸鄉里常乘一虎執蛇爲鞭先天二年風雲晦冥騰舉而失所在

劉邦賔友虔子高仙

真誥劉邦沛人起自布衣破秦平項創漢之基於漢有功上帝補爲南明公賔友而茅君云先世有陰德者徑補仙官或入南宮受化不拘職位之高下例皆速詣南宮受化

又華陰山中有學道尹虔子武帝時人遇異人服丹霞之道行之五十年色如童子今太一君遣迎乘雲昇天在元州爲高仙矣

彭鏗出處仲倫留連

真誥彭鏗即彭祖也年八百歲而不作尸解之絕南嶽夫人云諸公自欲出處語默肥遁山林以遊仙爲樂以升虛爲滅非不能登天也不爲耳

王氏神仙傳王仲倫時居鶴鳴山石自響田宣見而問之曰彼何人也曰我神仙王仲倫也愛此石之奇響故留連而聽之耳

三洞羣仙錄卷之二

三洞羣仙録巻之三　筵三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明期飈室素臺眞館

眞誥衡山有學道者治明期以魏末入山服食與張禮正同止巖穴受西城王君丹法已四十三年矣内外洞徹日行五百里今在方諸室爲上仙

又定録君云易遷童初二宮是男女之堂館凡地下主者之高者便得眞仙之館令有女眞趙素臺在易遷宮已四百年不肯遷云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

茅君鷄子聖姑鵝卵

神仙録茅君學道於齊後道成治於茅山有疾病者往請願常煑鷄子十枚内帳中須臾茅君擲子還之歸破之皆無中黄者病人當愈若中有土者病即不愈以爲常候鷄子如故無破處也

南史蕭昴爲彭城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黄衣在武當山石室中無所修行雖不甚食或出人間飲少酒鵝卵一枚呼

聖姑就求子往往有効造者充滿山谷昴呼問無所對以爲妖惑鞭之三十瘡即瘥後失所在

道義馴鹿君友引犬

高道傳道士王道義知終南山有尹喜眞人登眞之所大和中自姑射山將門弟子六七人來居樓觀以永平三年師羽化白雲滿室異香盈庭有白鹿卧於庭中旬日或隱或見既殯乃絶鄉人見道義乘白鹿沖天矣

茅亭客話遂州小溪縣石城鎮村民和君友於雲頂山寺遇一道士布衣鹿幘引一黒犬令君友攜壺杖到青城山初由荒徑見怪石夾道細竹桃花飛泉鳴瀨至一觀宇令君友致囊杖于堦上云爾有仙表乃取藥一粒令呑之曰九月八日復當來此乃遣君友歸家了無飢渴之念至其日是夕山谷月皎風清君友如有所待逹旦雲霞相映如有五色君友仰觀躡空祥風綵霧欝然而起遂越巨壑層巒而去極目乃

沒

干朴識陶和璞笑琯

丹臺新録嘗有人從江外還忽逢一人乘小小鹿頭船子另容一人從浪中直來便呼其人姓名曰顧道度下都去吾欲寄尺書與茅山陶隱居正爾作書畨當見授忽云罷君會不往山中我尋自下去此人至都果忽忽便往廣陵後子良問洪先生洪云此人乃中嶽仙干朴其前生經識陶某耳非今生相識也豈復來此耶

○高道傳邢和璞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間○時房琯爲盧氏宰待和璞甚善因携手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有廢佛堂松竹森映共坐其下和璞以杖擊地令侍者掘之深數尺得一瓦甕中有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琯曰省此乎琯𢠵髴記前世嘗爲僧名永和璞復曰君當爲輔相善自愛也

梅姑履水道華登松

異苑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

道術能著履行水上至今廟晦望之日見水霧中曖然有履形

高道傳侯道華凡所居之觀有損處即持斧斤以葺之勤苦備歷一日修殿宇忽於梁間得丹一粒即吞之觀門前有一松木道華登松去其枝梢人責之荅曰恐礙我上昇人皆以爲狂後七日凌晨道華昇松頂揮手謝曰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復留詩云帖裹太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俄頃雲中音樂聲幢幡隱隱凌空而去○

令威仙鶴宋纖人龍

搜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有仙鶴立其上人不知欲射之其鶴飛於空中自歌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後人於華表柱立二鶴自此始矣

晉逸史宋纖有才藻去官不與人交遊隱居酒泉弟子受業者三千人酒泉太守圖其像於閤上出入祝公頌曰爲枕何石爲

漱何流形雖可見名不可求遂造其門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而今而後知先生乃人中之龍也

王鼎物外乖崖夢中

雅言雜載王鼎書歌詩好神仙心遊物外時人或謂有所得問之終不泄露詩百餘篇傳於人間如風落蠹枝驚鶴去水流山果向人來贈程明甫云古縣枕前灘官閑道自安執盃山鳥唱驪藥野猿看石縫橫琴筆槎頭挿釣竿不知陶靖節早晚入雲端

忠定公録張乖崖在成都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忽報請到西門黄兼濟承事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黄之下論顧詳歎似有欽嘆之意公朔旦即遣吏詣西門召黄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之服來比黄既至果如夢中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黄曰無他長每歲遇米麥熟時以錢收糴至明年米麥未熟小

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細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乃令吏掖而拜之

順興宿德少道陰功

丹臺新録李先生字順興京兆人也因秋分之夕忽有飛仙千餘騎翔集空中有二人在庭謂先生曰上帝有命遣仙官於紫閣上石室中相待也吾二人乃直日之神奉使來召宜即展駕先生與之相隨越度峯谷若乘飛飈倏然便至乃見三真人各坐一牀自然有五色雲霞羅覆其上侍從僚屬精光璨鬱幢幡羽蓋非可名字先生即稽首請白日内飛之道真人曰子有宿德位階仙官而欲形神同舉不足爲難也

王氏神仙傳王少道以陰功救人積德成仙常語人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有餘坐降雲車弘道無已自致不死斯言信哉而真誥云童初府有王少道漢時人也

杜沙龍飛馬符鼠伏

丹臺新録杜昇真人莫測其年壽絕粒飲水如二十許人能以沙書一龍字浮於水上叱之則變爲小龍飛起丈餘隱隱雲霞生呼之即下

神仙傳馬湘遍遊名山人皆不知有道術常州太守馬公聞之召以年兄待之公曰城中多鼠湘即書符令人貼於壁下長嘯一聲而羣鼠湊集湘乃呼其大者而前曰爾乃天生微物天與粒食何以撓於相公令不欲殺爾宜速去大者迴而小者俯伏皆前成羣而去 ○

韓湘藍關　尹喜函谷

青瑣韓湘字清夫文公姪也落魄不羈嘗醉吟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鑪鍊白朱砂寶鼎存金虎玄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問曰子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取土聚之以盆俄頃碧蓮二朵類牡丹花葉有小金字

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莫曉句意後言佛骨謫潮州時大雪塗中遇湘曰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方驚悟乃續其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湘後與公俱至沅湘莫知所之

廣記函谷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乃停關授以道要 ○

盱真母部　黄君父屬

西山記盱真君諱烈字道微事母以孝聞而母亦有志學道與母同往西山見許真君叩頭求哀真君念之使築室於所居之西侍母居焉授以道術及許真君上昇道微與母皆受玉皇詔部分許君家屬昇天又真君姓黄名仁覽字紫庭父名輔字萬石有高行事親以孝聞州郡舉孝廉稍帝

時仕至御史紫庭少俊拔有清致許真君以女妻之萬石事許君執弟子之禮及紫庭受玉皇詔與父母家屬昇天今高安縣祥符觀有丹井存焉乃其故居也

修公化羊尹澄憫鹿

列仙傳修羊公隱華山石室中服黄精室有石牀公卧其上而石盡穿景帝聞名詔之公即於牀上化爲白羊題其脇曰羊公謝天子帝後置石羊於臺上公復化而隱不知所在

丹臺新録尹澄有道術始皇累詔不起澄厭喧譁意以山林爲樂改名尹林子遠遁林谷時見羣鹿有一傷足者躑躅不前澄憫其苦用藥封其足復遇大雨食盡困於林藪時羣鹿奄至飢則吮乳寒則卧懷相隨累月遇神人授祕訣乃能生骸護病年三百四十歲白日上昇而真誥名尹林子者漢末入茅山今以爲真人矣

志真繫虎子英捕魚

高道傳呂志真廣成先生弟子居石室十

餘年善以藥石救人入林谷則虎豹隨之問其道則黙無所對出商山道中忽失色不前人皆訝之且曰前有剽掠者來果見兵刃至志真謂賊曰此行皆吾弟子無得干之其徒斂衽避路不復敢前又至一谷口曰此有害人之物同行欲見之遂入林中以繩繫二虎而出由是知志真深得廣成之道焉

列仙傳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魚愛其色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一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怖而謝之魚曰我來迎汝爾可上我背與汝俱去須臾暴雨子英乃上其背騰空而去

子先二狗沉建一驢

列仙傳子先姓呼漢時人卜師壽百餘歲好飲酒有一嫗待之甚厚未嘗問及酒資一日忽呼嫗曰急裝當與共行是夜有神人持二茅狗來子先與嫗共乘之入華陰山大呼云子先酒家母在此

仙傳拾遺沉建有延年却死之術一日遠

行寄驢一頭并犬羊於主人之家各付藥一粒而去主人曰此客可怪寄下十五口並無一文當若之何建出三年乃還奴婢驢羊如故建輕舉矣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人皆不曉後不知所在

韓衆苣勝廷瑞菖蒲

總仙記樂子長齊人少好道入霍林山遇韓衆授以苣勝赤杯散服之年可八十歲色如少女後昇仙補爲修門郎

郡閣雅談沈道士名廷瑞故吏部彬之子居玉笥山每遇深山古洞終日忘返一日辭道侶坐集仙亭上念人生幾何賦畢乃卒葬後越二年有閤皂山會昭瑩於山門數里相遇其問皂玉笥相去一百六十里曾問所往云暫到廬山尋知已且留詩一首爲別云南北東西路人生會不無早曽依閤皂又却上元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石孤何期早相遇藥共煮菖蒲曽歸玉笥話及方知師尸解矣

俱鳳閣茸持滿侏儒

北夢瑣言後唐同光中有狂生㒒俱鳳閣茸垢膩不近人情神異不一至渚宮謁南平王一足草履一足麻鞋號爲野人

河東記唐汝陽王璡能劇飲術士葉法能過之王強以酒不可曰某有生徒酒量可與王敵明日使謁王詰旦有投刺者曰道士常持滿王遽引入形狀侏儒然神氣彩瑩音韻鏗然既坐善談胚腪王命飲道士忻然王以醇酒寫大斛中沃以巨觥王既醺然而道士風韻高爽良久忽謂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強之道士曰王不知量有限乎何必強之復勸一杯忽然倒地視之乃一大酒榼耳受五斗焉

瑶池白橘滄洲碧棗

神仙傳周穆王會西王母於瑶池食素蓮黑棗碧藕白橘

桂陽雜編隋處士元藏幾爲海使判官遇風船壞破木載至洲島人曰此乃滄洲去國千萬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産分蔕瓜長二尺碧棗丹粒皆大如梨池中

有四足金魚金蓮花婦人採爲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到仙家藏幾思中國洲人製凌風舸送之激水如箭旬日達東萊問其國乃唐也自大業至貞元二百年矣

右英五芝鳳綱百草

真誥右英夫人吟曰有心許斧子言當採五芝芝草必不得汝亦不能來

廣記鳳綱者漢陽人嘗採百草花以水漬泥封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絞煎丸之卒死者以此藥内口中皆立生也綱服藥數歲不老後入地肺山

公成偃逸宋來洒掃

真誥趙公成昔患脚疾不能步履心常默拜太上三十年精專不替感太上賜藥一劑服之即愈後得道今在鶴鳴山行道之時未嘗少忘此所謂内研太元偃逸神府者也

又宋來子楚莊公時爲市長常洒掃於市見一乞食翁歌於市云天庭發雙華山源障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歌此乞

食於市人無有識者獨來子知之遂以師禮事之積三十年授來子以中仙之道今在中嶽方知乞食翁乃西嶽真人馮延壽也注云手爲天馬鼻爲山源

宮嵩長生郭延不老

抱朴子宮嵩有文才年數百歲色如童子遇仙人干吉得其書多論陰陽否泰之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治國者用之以致太平治身者用之以保長生此其道也

神仙傳東郭延者山陽人服靈飛散夜書在冥室中身皆生光又能遠望見平地數十里上小物知其采色天下當死者識與不識皆逆知之如其言在鄉里四五百歲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鄰盡見之辭別而去入崑崙山中

蔡女繡鳳志和雕鸞

廣記蔡女仙襄陽人也幼而慧巧善刺繡鄰里稱之一日綉雙鳳方成五綵霞煥忽一老人詣門請覩爲安眼眼成雙鳳翔舉

而老叟同女子各乘鳳去即降襄陽山南之林後因號襄陽山爲鳳林山置鳳林關乃敕其宅爲鳳林靜眞觀立女冠像

又韓志和外國人入中國爲衛士雕木爲鸞鶴烏鵲之形置機棙于腹中發之則翔空百步之外又能作龍御牀履之則牙爪皆動夭矯如飛憲宗悅之甚厚賜而志和悉散與人後遁去不知所之

欒巴破廟谷青發棺

廣記欒巴時爲成都功曹而太守問曰功曹有道可試之乎曰唯即時入壁冉冉如雲氣之狀已失巴所在後除郎官遷豫章太守其山有廟甚靈能使江船分風使帆巴至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矣遂破其廟鬼走化爲書生往齊國而太守以女妻之巴往齊國見太守遂書符長嘯令書生出相見叱之化爲狸即斬殺之

列仙傳谷青成帝時侍郎也因病死而尸不冷入殯不釘至二年見青冠幘坐於縣門上家人迎之不下發棺無尸後入太白

山人爲之立祠而青時復往來於祠中

梁伯求衛孝惠祠韓

神仙傳孝武帝遣使者梁伯至山中求衛叔卿不見但見其子度世與之俱入太華山尋訪度世望見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坐白玉牀度世問博者爲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曰我有仙方在所居柱下度世歸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仙去

拾遺記漢孝惠帝時有道士韓稚解絕國人言有泥離國來朝人長四尺兩角如蠒牙出於脣處於深穴其壽不可測帝使稚問之經見幾代荅云五代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沒不可論又記女媧及軒黃以來事了如在目稚以聞於帝帝嘆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難可語乎斯遠矣稚於斯退莫知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館於長安北名曰祠韓

若山脫屣任敦棄官

廣記唐若山開元中出鎮潤州日與僚友

賔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既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魚舟直抵舫側若山入魚舟中超然而去几案間得若山訣別之書又得遺表一紙其略云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夙悟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早得真訣黄金可作信淮南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落扶桑在望蓬島非遥遐瞻帝闕不勝犬馬戀軒之至明皇省表異之

道學傳任敦字子尚永嘉初天下擾攘棄官南渡遂抗志俗外居於山林忽有一人長丈許敦問之此人自稱是阿那窟老君見使來問訊敦問老君常在何許荅曰常在天上復遊世間又恒經過而去復有所止荅云時往大治及仙圖中敦後遂知孫恩之禍乃尸解於木溜山

排川金闕公遠碧落

本傳玉皇詔葛真人曰洪久傳心要善養

胎真演神方治病於生靈述先典廣行於塵世陰功濟物密行齊真名係玉都身歸金闕可宜於三月三日寅時昇車上天者

本傳詔羅真人云公遠能除水怪救濟生靈誡崇駈邪召龍致雨有行藥療病之善有施符遣疾之功内修三一外養四生名著仙都身歸碧落可宜於正月十五日午時駕赤龍車歸天者

沈羲龍虎公陽鸞鶴

抱朴子沈羲呉人也學道於蜀救人利物德感上帝一日出行塗中忽見青龍白虎車各一乘從者十數人皆朱衣仗節滿道問曰君見沈道士乎羲曰某是也吏曰子有功於民黄老君遣仙官來迎子爲碧落侍郎於是昇天

西山記鍾離嘉字公陽許真君之甥也好處林巒許君愛其有拔道之質遂付以秘訣令密修之許君上昇告以沖昇之日紫雲自天而下青鸞白鶴翔舞於庭仙童玉女下迎公陽白日上昇

帛公素書甘君仙藥

神仙傳于君者因病癩數十年百藥不能愈忽見市中賣藥公姓帛因往問之云可救以素書二卷授之曰不但愈病而已當得長年于君再拜受之于君思得其意内以治身修性外以消災救疾無不愈者道成仙去

西山記甘真君字伯武以孝行見推於鄉里仗劒隨許真君除妖其功居多許君授以秘訣而君潛匿形影人莫之測一日天際忽聞天樂之聲須叟祥雲綵霞暉映而君昇天

鄭公崑臺子廉魏闕

青瑣進士牛益出都門息柳陰之下夢至高門大第吏云此羣玉宮也熟視乃故人呂臻呂曰吾掌此宮益見殿上有白玉牌朱篆蒙以絳紗大字云中州天仙籍其次皆名氏數千其中唯識數人呂及吏簡李迪余靖而已益問天仙之詳呂曰自有次序真命上非子可知益曰今世卿相率皆

仙乎曰十中有七八益曰富公弼國之元老豈其仙也曰富公是崑臺真人壽九十三歲方還崑府益曰公今何職曰吏三百年補地上主者益曰王者人是何官曰掌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者也

括異志衡嶽道士李子廉落魄嗜酒性獷戾易辱人以言人亦少與之接故以牛呼焉居山之魏闕禮部侍郎王公祐守潭州立夏將命祀祝融至衡嶽因訪所謂魏闕者及至則子廉方醉寢王公與語甚異之遂載與還郡日與之飲酒間辭歸山復上魏闕者一日忽謂人曰我將遠行當一別王公即日扁舟下潭來謁且曰將有所適王公留與之飲居二日辭歸至日以書別衡山觀主李公盥浴服飾焚香秉簡而蜕去聞者驚異李爲買棺厚葬之殆半歲有衡嶽僧自京師至安上門外子廉來看京師云即途時蒙李觀主厚有書行懷中出一書附僧爲謝李發封乃真子廉書也人皆嘆王公之默識

三洞羣仙録卷之四　　筵四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尊師何何先生僕僕

神仙傳衡山有一道士不示姓名或問其姓則曰何問其名則曰何時人因呼爲何何尊師或問師無言何以開悟後人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誰能鑿混沌之竅而達自然之理邪遂杖藜入山而虎豹隨之司馬先生曰此可謂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後尸解雷震尸遂不見

廣記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自云姓僕時人因號僕僕先生寓光州黃土山即三十餘年餌杏丹飲食如常人賣藥爲業人皆不識之時王弁遇之而授弁以杏丹之訣先生即時昇雲天太守李休光聞之以爲不祥先生復降休光之府休光曰若仙當徙去而復來妖也先生曰麻姑茅君皆問道於我子以爲妖何也休光叱左右執之即時龍虎君見於前而先生上昇煙雲四合雷電震動觀者奔走休光謝罪明皇詔

立宮觀至今存焉

侯觀三松蘇奄兩竹

高道傳道士侯楷字法光京兆人也魏正始中爲道士授天文秘訣晨夕之奉久而愈勤卜居於寒谷行三奔術誦大洞經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其居有清泉環流三松偃覆洒然幽寂是爲栖真之所遂號三松觀

郴江集蘇真君耽毋年百餘歲無疾奄然而逝郷人爲立封木以禮歛葬是日郡東北隅牛脾山上有紫雲覆木瀰漫不散又若有白馬一疋繫於林間遂聞山嶺上有號哭之聲皆云蘇君歸持毋服郷人竟往即之其草菴前哭泣之所基址平坦有竹兩株無風自搖掃其地終年常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白馬亦不復見矣

胡倣斸金雍伯種玉

神仙傳唐陳休復號七子貞元中來居褒城耕農採樵與常無異多變化之術好事少年五七人求學其術勤勤不已語未終

忽暴卒須臾晁敗衆皆驚走莫敢回視自此少年不敢干之昌明胡倣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休復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爾以斸授倣使之斸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斸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用之豈有限約乎

廣記楊雍伯事親以孝聞及父母死葬於高山雍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甘泉湧出以濟行人忽有一飲馬者來將白石一升與雍伯曰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許不計其數一日出遊偶至海上遇羣仙曰此種玉雍伯也一仙曰汝有孝行神真所感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雍伯歸數年夫婦俱上昇今者所居之宅號玉田坊

道成跨騾敬之射鹿

郴江集慶歷中有處士遊東嶽謁主簿郭及甫既坐視其剌字乃羅道成詢其鄉里曰郴州人也及甫留飲處士曰久思東州之遊前日到泰山已遊歷遍也旦夕回南

方乃借紙筆爲詩曰因思靈秀偶來遊碧玉寒堆萬疊秋直上太平高處望根盤連接十餘州復自和云水雲蹤跡日閑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猶戀舊翻身卻去海邊州及甫見詩不勝嘆美既去及甫遣人送之至邸又爲一詩付史曰白騾代步若奔雲閑人所至留詩跡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郴陽山下石後詢郴人地有白騾真君觀因得道跨白騾行石壁上其騾迹至今存焉

西山記許真君名遜字敬之世爲許昌人後徙豫章遜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不羈喜畋獵嘗射一鹿子墮地母以舌舐之未已而死因感悟毀棄弓矢刻意讀書弱冠旁通經史善音律天文地理五行讖記之書悉皆極致尤慕神仙之道後拔宅上昇

廖扶北郭王績東皐

本傳後漢廖扶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公府辟召皆不應時人號爲北郭先生

唐隱逸傳王績字無功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數十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眞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故時人號爲東皐子

董奉食粟曼倩偷桃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候官人也居廬山不田作爲人治病亦不取錢物但使人重病得愈者爲栽杏五株輕病得愈者栽杏一株如此數年杏有萬株鬱然成林羣蟲戲其下常無生草有如耘除也於是杏子大熟奉嘗語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之但徑自往取之一器穀便得一器杏嘗有穀往少而多取杏者即有虎號嘯而逐之所得之穀救賑貧乏供給行旅歲消三百斛而所餘猶多一旦昇天去

漢武內傳武帝忽見青衣女子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西王母紫蘭室女傳命往來至日帝盛服立階下夜聞空中有簫鼓聲王母乘紫雲車

駕九色班龍別有天仙皆長一丈王母上殿自設精饌以柈盛桃七枚帝食之甚美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方朔曾三來偷桃矣

山甫玄髮姚泓綠毛

抱朴子伯山甫居華山精思不食二百餘年玄髮不老後以其術授之於女子色如桃花有一老翁鬚眉皓白而來女子笞之怪而問之女曰此是妾兒不肯用山甫之法致令衰老故杖之耳

廣記唐時有一僧居於南嶽夜見一物綠毛覆體直至座前僧曰貧僧禪居不撓生靈兒神有知無相惱也其物曰子知有晉宋乎僧曰自晉至唐四百年矣其物曰師知有姚泓乎僧曰吾聞泓已死矣其物曰我泓也其時示之以死脫身逃遁遊行福地唯飡柏葉遍身生毛

王母擊節子登彈璈

集仙錄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洎諸眞人仙衆至降於小有清虛上宮絳房

之中夫人與王君爲賓主各命侍女陳曲
成之鈞九虚合節八音靈槃王母擊節而
歌
漢武内傳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
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笛許飛瓊鼓靈虚之
簧安法嬰歌玄靈之曲

人間長史山中宰相
真誥長史姓許諱謐字思玄肇七代孫也
君傳學高第初爲餘姚令累遷尚書護國
長史密修上道真仙屢降而真妃授書云
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當與山中
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
又陶弘景字通明擢進士第遷侍讀年三
十有七無意於仕乃曰仲尼曰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我今義達無復其方
請從求志之業遂自稱爲華陽隱居脫朝
服掛於神虎門襲鹿巾衣道服入華陽居
積金峯修真誥梁武帝累召不至或有所
議遣使就問時人號曰山中宰相

法進帝前奉仙天上

王氏神仙傳王法進幼而好道一日忽遇
二仙童告之曰汝有仙骨不忘於道上帝
敕我來迎汝授事於天上不覺隨二女淩
虛至於帝前而帝告之曰人處三才之中
不易得也付謝罪科一卷汝下諭生民亦
汝之功也天寶中白日上昇
又王奉仙宣民女也幼時遇青衣童子十
餘人與之遊戲言笑自夜達旦父母疑爲
妖詰之奉仙曰女所遇者道也所見者上
仙也初刻天上見天人羅列一仙人云汝
有仙骨五十年後當復來此然百穀之實
傷人真氣奉仙自後絶食嘗謂人曰其所
見天上神仙與道家之流無異遂畫天人
朝會圖號混天圖

元一跳壷長房授杖
丹臺新録謝元一號壷公即孔子三千弟
子之數也常懸一空壷市肆貨藥日入之
後公輒跳入壷中舉市無人見者惟費長
房於樓上見之往拜焉以師事之
又汝南費長房爲市掾時遇壷公公知其

篤信語長房曰我處入壺時卿便効我自當得入既入壺之後不復見壺但見瓊樓金闕物象妍秀玉童玉女侠侍公語長房曰我仙人也君好道否長房哀懇授以劾鬼治病之術但不得仙道耳又以一竹杖與之騎此到家訖以杖投葛陂中長房如其言投於陂中遂化龍去

緱山王喬磻溪呂尚

神仙傳王喬字子晉遇浮丘公得仙友人桓良遇子晉於緱山之上謂良曰七月七日我當昇天可與故人會別也至是與故人羣官登山見子晉棄所乘馬於澗下昇天而去是時羣官拜別回見所乘馬亦飛空而去今名爲拜馬澗焉

又呂尚冀州人幼而智慧預知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二十餘年西適周匿磻溪垂釣三年不獲一魚比閭問曰可已矣尚曰非汝所知而獲魚於腹中得兵鈐之書或云玉鈐文王夢得聖人聞尚之賢載歸同治於周功成告亡開棺無尸惟有玉鈐

六篇在棺中

石子東府廣利南宮

真誥大茅君曰昔有白石子以石爲精故世號白石先生此至人也今補爲東府右仙卿入山斷穀煑石食之煑白石自有方乃石生所造也

又中茅君曰韓太華者安國之妹也漢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廣利在世有功及物今在南宮受化

紫陽役使魯連飛沖

天蓬呪序鄧紫陽入麻姑山日夜誦天蓬神呪感金甲神人與語曰吾是北方六天使者緣子念誦靈文帝君已署子之功矣遂令降累篆神符真形上有神仙之術中有役使鬼神下有救療疾病子宜秘之後當爲王者師次日果於石室中得其真形符篆行持有驗

王氏神仙傳王魯連乃神仙王剛之女也得父之道入陸渾之山不出後遇太一真人授以飛沖之法修之白日昇天

郭文馴虎瞿君駕龍

仙傳拾遺郭文字文舉洛陽人居大壁巖一旦有虎張口至前若有所告文舉以手探虎口中得骨去之明旦虎銜一死鹿致石室之外自後虎常馴擾於左右亦可撫而狎之文舉出山虎亦隨焉雖在城市衆人之中虎俛首隨行不敢肆暴如羊犬耳或負書冊鹽米歸山晉帝聞之詔詣闕下問先生馴虎有術耶對曰自然耳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何必有術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讎民猶虎也亦何異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隱鼇亭山又瞿君者南安人也漢章和間隱居平岡山黃帝降授龍蹻之道能控御雲龍後入峨眉山修洞房明鑑之術臨欲昇天辭訣親友駕龍而去今平岡化有龍巖山繫龍溪

黃石圯下李整洞中

前漢列傳張良遇一老人墮履於圯下顧良曰孺子取履良取進老人曰孺子可教

遂與之期曰後五日與我期於此如是三次如期而來老人曰當如此遂出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齊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南嶽夫人曰信者得失之關楗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真誥中茅君曰河內李整昔守一之道初在洛陽近遷在華陽洞中主考注民間之事

趙昇露宿馬湘壁睡

神仙傳天師張道陵有九鼎大要唯付弟子王長曰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果有趙昇從東方來生平未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授昇丹經第一試昇初到門不爲通使人罵四十餘日露宿不去

續仙傳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因入長溪縣界投宿主人戲言無宿處若壁上睡可矣日暮弟子切於止宿湘曰爾乃衆人中睡我坐可到明衆人皆睡湘躍身梁上以一

脚掛梁倒垂身睡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之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主人祈謝乃出

稷丘擁琴漁父鼓枻

列仙傳稷丘君者泰山下道士也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上東巡狩太山稷丘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而來迎

五代逸史潯陽太守孫愐於諸際見一輕舟凌波隱現俄而見一漁父垂綸鼓枻長嘯清虛公問有魚乎荅曰其釣非釣寧有魚耶公異之遂搴裳涉水謂之曰覿先生有道耶方今文明之治何不贊緝熈之治乎荅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貧賤無論富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含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遂鼓枻而去

道開食麄石坦衣弊

苑亭記單道開惡食惡衣不畏飢寒好山居而山神木精屢試之而不懼後遷入羅

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百餘歲尸解

晉逸史石坦自稱北海人居無定所不營定所不求美衣衣弊或有與之者則反施於人或有送葬杖策而吊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同時同日皆至焉人莫測以爲神明後不知所在

司馬白雲巫談紫氣

神仙傳司馬承禎善篆别爲一體名爲金剪刀書隱居天台玉霄峯號白雲子睿宗召見既歸朝士賦詩送之盈編自號爲白雲記

又漢駙馬都尉巫談字子都北海人也漢武帝出子都見於渭橋其頭上有紫氣帝召問君年幾何對曰臣年一百三十八歲帝問東方朔朔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問之子都曰臣昔年六十五有時腰痛口燥舌燥涕出得此以來七十三年有子三十六人身健如少武帝受其術不盡然壽最勝别帝

琴高控鯉黃安坐龜

抱朴子琴高多遊江浙每於水中行時人以爲水仙昔浙江南鍊丹丹成潑灰於江化爲小魚時人因號爲琴高魚後遊吳控赤鯉上昇

列仙傳黄安代郡之卒常坐一龜闊三尺許或問此龜幾年曰昔伏羲造網結罟以授予其背已平矣此出畏日月之光三千年一出頭吾坐此已五見出頭矣

琮服桃核回書榴皮

王氏仙傳王琮爲王屋令常念黄庭經六千遍未了深義罷官絶穀咽氣入洞中有嵌室石牀案上古經一軸琮再拜曰臣竊入洞天萬劫良會令睹玄經願許塵目一披忽有一人曰吾東極真人王太虛黄庭經吾所注授於子復與桃核大如數斗磨而服之愈疾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期琮携核與經而歸

搜神秘覽湖州沈偕秀才父以其晚年自號東老延賓客多釀酒以供肴饌苟有至者無問貴賤悉皆酌之一日有術者造謁

與東老對飲高談琅琅洞達微妙夜以繼日酒屢竭壺術者神色自若詰姓氏終不荅因以石榴皮書于壁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黄金散盡爲收書後題曰回山人東老醉送失之其去後人多以爲呂公所題之字削去更生東坡有詩甚詳

焦光石芋羊愔雲芝

抱朴子焦光居山每煑白石如芋食之或時入山伐薪以施於人及魏受禪乃居河濵結菴以居不設席其身垢汚如泥漆或數日一食持不語老少不常如此在人間二百餘年後不知所之

續仙傳羊愔常棲括蒼山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傳云漢阮肇所題驗之乃李陽冰嘗爲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自何所仙雲洞口横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愔於亭側與縉雲道士花時飲酒忽仆地若斃乃舁還家七日乃醒愔曰初有一人青幘絳服自稱

靈英邀入洞府見樓臺鸞鶴之異石穴中有物飛去靈英掐之曰此青雲芝也食之得仙㨿食之覺身輕行步如飛後入委羽山隱矣

三洞羣仙録卷之四

三洞羣仙録卷之五　筵五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善俊烏龍叔卿白鶴

高道傳道士韋善俊訪道周遊名山遇神仙授三皇檄召之文得神仙之道常攜一黑犬號曰烏龍所至之處必分食以飼之一日將遊少林寺僧方齋善俊乃牽犬於其側分齋食以飼焉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曰吾過矣乃謝之尋出寺去衆望之師行愈遠而犬愈大遂化爲烏龍師乘之而去

神仙傳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武帝殿上見一人乘雲車駕白鶴集於殿前帝驚問爲誰荅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乃朕之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帝甚悔焉

萬家貨藥李主賣卜

續仙傳羅萬象不知何許人也久居王屋

山後南遊羅浮嘆曰此山朱明之洞天葛稚川曾棲此雖無鄧岱相留聊自駐矣乃結菴而隱或遊城市貨藥飲酒往來無定忽一膳則數人之食不謂之多或不食則莫知歲月日可行三四百里後不復出

丹臺新錄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宋忠賈誼俱出休沐往見之季主越向高妙忠等忽自失茫然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忠見賈誼殿門外語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

景闞碎釜趙明燃屋

仙傳拾遺秦景闞不知何許人也會昌中寓止會稽市不常其居或飲酒佯狂凡十年好事者稍疑其異會稽張公家每加欽禮焉忽一旦取秤鎚手挼良久引之如餳取鐵杵摶之爲餅良久皆復如故張素貧景闞曰我將去矣命張取釜擊碎之以炭相雜㘰於鑪內熾火加藥閫戶告張曰炭

火息後可取所化之物以豐爾家念道濟人可以世享其富矣翌日張視之皆紫金也

抱朴子趙明左慈皆以氣禁水水爲之逆流又於茆屋上燃火煮雞雞熟而茆屋不燃禁水著中庭大寒露之不冰禁一里中使炊者不熱

秦避桃源田居柳谷

桃源記晉太康中武陵漁人黃道真泛舟自沅泝流而入見山中桃花夾岸落英繽紛覩一石洞涓流中吐寒聲漱玉居室蟬聯池亭連貫雖男冠女服略同於外然所服鮮潔顔色爍然見道真甚悅遞邀至家爲具酒食問今所歷代道真具以實告衆皆感歎曰何人世之多遷貿也道真辭出他日復尋花源之路乃迷不復見矣

真誥雷平山之北昔名柳谷有田公者來居此其北有柳泝水或名爲田公泉云此水是玉砂之流津服之除腹中三蟲矣

緱姑青鳥女真白猿

墉城記緱仙姑長沙人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子然無侶數年復有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居所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又曰西王母姓緱乃姑之祖也河南緱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預說其姓名後知四海多難乃隱九嶷山

仙傳拾遺薛女真者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擘京師不寧有道之者多棲寓山林以避世因居衡嶽尋真臺外示同凡內修真道出行常有黃鳥白猿白豹隨之後乃昇天

聶論宗性張講還元

神仙傳五代聶鍊師名紹元築室於問政山不偶世俗自號無名子嘗撰宗性論修真秘訣徐鍇甚稱賞曰吳筠施肩吾無以過焉

高道傳道士張無夢號鴻濛子嘗遊天台登赤城廬於瓊臺行赤松導引安期還丹

之法真宗召對講易即說謙卦上問曰獨說謙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爲則氣和和則萬神結矣心有爲則氣亂亂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上說其說錫賚處士先生號

洞賓蓬島景世雲軿

丹訣呂洞賓舉進士兩至禮部皆不利曰既不利人間舉當修天上舉唐末因遊廬山遇鍾離先生得其道每持惜氣貨筆墨往來京畿衡嶽之間人多不識其洞賓也而先生授以秘訣云三花和會化大龍直出昏衢千日功成驂鸞駕先歸蓬島

真誥灊山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合日法兼服胡麻及仙丹久久不復飲食而身體輕強反易故形忽一日北方老君遣太一迎以雲軿白日昇天

房逢西白徐遇東專

實賓錄唐房山長陰符大冊經序曰予少

好學道而慕長生見陰符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後人只究以安邦治國之法鮮知神仙至樂之術貞觀三年予遊泰山遂逢一老自稱西白不知其姓因話陰符全在神仙大丹之極要世莫能知遂傳以驪山毋所注即神仙抱一之道見焉

神仙傳徐定辭蓬州人咸平中隸役于郡國輦帛入關宿華陰客邸遇夜有書生自稱東專者揖定辭而坐相得甚懽留飲浹日及告行書生曰吾陳摶也以君非凡骨故得邂逅于此定辭喜懼因懇求異術曰術不貴異但嗇精神不以好惡內傷甚善於是袖出藥一刀圭曰君餌此當壽百歲翌日訪之不復見其後亦尸解矣

契虛三彭上元五性

宣室志契虛者神骨孫秀居長安佛寺避祿山入太白山忽遇至人勸遊稚川府居一日登山頂見有城邑宮闕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偉憑玉几而坐侍衛環列問曰子絕三彭之仇乎契虛無以對曰慎不可

留乃引去契虛後遁去不知所之稚川則葛真人也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數召方士登山祠神亦爲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汝榮衛之中五臟之內若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善常爲陰德救濟死厄不泄精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

郗鑒司直呂諲糾正

列仙傳郗鑒初同周撫爲南門亭長今遷北帝靈關侯再遷高明司直之任高明之任如世之尚書僕射

翰府名談呂諲獻可以言事出安州一日獨坐小軒因合目即有所見一碧衣童子云玉帝南遊炎洲君子隨行糾正羣仙自此口食天廚身遊紫府炎洲苦熱上帝賜汝清涼丹一粒公拜賜而咽之下喉若冰雪公自知不久於世有朱明復者湘江道中有金甲吏兵數百人公跨玉角青鹿明

復拜曰公其仙乎笑而不荅口占詩曰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從帝爲司糾更有何人直柏臺

季偉定録思和保命

茅君記茅中君諱固字季偉舉賢良方正累遷金吾聞兄大茅君得道遂棄官入山遇兄引見西城王君得仙補定録真人又小茅君諱衷字思和累遷五更大夫同中君入山尋司命君君引見龜山王母授道要補保命真人大茅君告曰吾今既去便有職任不可數相往來每年三月十八十二月初二日邀師命友下臨句曲若有學仙好善男子至其日詣山吾因料理必相教誨於未悟者令茅山朝山之會自玆始也

董重復活甘始治病

真誥董君臨淮人行氣錬丹百餘歲不老一日因事繫入獄中佯死臭爛生蟲舁至家復活後遂成仙

又甘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依容成子

得元素之法用之有効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人間百餘年後入王屋山昇仙

青州從事紫府真人

西山記黃真君諱仁覽字紫庭其先武陵人力學有聞後棄官入道紫庭師事許君得其道尚爲青州從事紫庭道成從許真君飛昇

青瑣高議右侍禁孫勉爲元城埽官岸多墊陷埽卒曰有巨黿穴其下天晴輙出勉伺其出引矢射之正中其頸勉晝夢一吏召曰子殺黿令召子證隨至一宮闕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曰真人何姓氏曰韓魏公也勉思念向蒙公提拂見當求助入望公坐殿上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乞真人大庇公顧左右取青囊中黃誥董讀誥曰五百世方比人身之貴穴殘埽岸事乃勉職也公命遣去

王暉虎耕陸羽鳥耘

高道傳道士王暉居華嶽熊牢嶺洞真觀常種黃精於谿側則虎豹爲之耕耘出入

亦乘虎豹具鞭策如人乘馬無異著秘訣
以教人修養其事隱而人莫之曉
唐逸史陸羽不知所生有僧得之於水濱
及長成聰慧能文以易筮之得漸卦取鴻
漸于陸爲姓名隱於苕溪自號桑苧翁閉
門著書或時行歌于野吟詩擊木故時人
謂之今接輿羽嗜茶著茶經人以爲茶神
又云陸羽象耕而鳥耘

仙柯給炭宣平負薪

仙傳拾遺王仙柯青城横源人好行仁惠
家富巨萬所居之側山頗宜薪炭忽聞盗
斫柴者仙柯因檢行見乃一道士爾曰某
於谷中燒鍊丹藥每爲闕炭因竊此柴燒
之仙柯問其所用幾何可以并爲致之不
煩自致也道士忻然謝曰藥成後必當奉
報如是仙柯時往訪之一旦藥已成矣自
此爲别也留丹數粒而去仙柯服丹自覺
氣逸身輕門側有大柏樹騰身而舉已往
木杪因此飛昇而去
廣記許宣平新安歙人也景雲年中隱於

城陽山南塢或負薪以賣每醉吟曰負薪
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
白雲行入翠微

費公石墨耿女雪銀

茅山記費長房遇壺公得其術書符行於
世寓茅山之東書符救人有功一日出山
傾硯水於石澗中其石變黑因號爲石墨
至今取其墨亦可書符
女仙傳女冠耿先生者耿謙之女嘗因大
雪令宫妓以金盤貯雪擲爲銀錠投洪鑪
中須臾成金指痕猶在又異人録云先生
取雪實之刖如銀鋌投熾炭中及冷爛然
爲鋌銀矣

虚寂馬鳴大亮牛喘

高道傳舒虚寂守得真居新繁銅馬觀常
與人言昔黄帝與甯先生天真皇人衆真
會於此號其地爲三會臺有銅馬隱於林
間今龍橋乃其舊迹後人於銅馬隱處築
臺以誌之秋夕澄霽忽銅馬騰躍嘶鳴見
之者得道虚寂居此三十年幸一見之一

日忽謂鄰母曰旦夕將他適欲以後事爲託因指示其地囑曰瘞我於此當深三尺餘吾必有厚報是夕卒鄰母如其言而瘞之果得金一鎰以聞官驗所瘞但杖屨而已

仙傳拾遺馮大亮家貧好道亦無所習每遇道士及方術之人經過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死其妻楊氏對泣傷嘆曰衣食所給在此一牛耳牛既死何以資其口食手時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來即憇歇累日時道士果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攣綴如牛形以木爲脚以繩繫其口驅叱遂起肥健如常道士亦不復見數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見之私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

太和鶴駕法善龍輦

王氏神仙傳真人王君好道與妻俱入山絶人事香火精勤積數十年遇神人授以素書且告之曰爾仙名已定但奉行此道

子必爲真人矣後一日上帝遣龍車鶴駕下迎白日上昇補爲太和真人

高道傳葉法善天師時居四明忽見一老叟號泣求救師問之荅曰某東海龍王也太帝敕主八海之寶近緣婆羅門逞幻術累夕禁呪五月五日海水將竭夫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爲所取至日乞以丹符相救師即爲飛符海水仍舊異日龍輦寶貨爲謝師不受謂龍曰巖石之上去水且遠若致一清泉即佳也是夕聞風雨瀟瀟之聲達旦繞山齋石渠泉水環流至今目之爲天師渠

玉札賢安金書妙典

廣記魏夫人名華存字賢安晉文康公舒之女也幼而學道九經書史無不該覽年十五慕神仙吐納不辭勤苦至二十父母強令適劉乂爲妻生二子夫人訓誨二子成立遂告别寢修鍊勤至感太極真人及方諸青童君等降謂夫人曰太上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勉哉

又魯妙典者九嶷山女冠也生而敏慧及笄遇人授黃庭經而告之曰此經扶桑大帝宮中金書誦詠萬遍得爲神仙但在勤心爾經云誦之萬遍昇三天千災已消萬病痊居山誦此如與千人同侶惟患人不能修妙典遂入九嶷山誦經十年真仙下降白日昇天至今仙壇石上履迹存焉

老叟蒸兒　孺子烹犬

神仙傳維陽十友者家富足拉爲道友遞以酒食爲娛常有一老叟弊衣繿縷每造其席衆亦不拒一日酒酣謂衆曰某雖貧之欲具一會奉酬可乎衆皆唯明日乃延入一茅舍中丐者數輩相邀環坐乃舁一巨板以油幕之揭視即爛蒸小兒衆深惡之皆不食叟曰此千歲人參也頗不易得欲以此報既不食命也各自分食乃昇天而去

高道傳朱孺子師道士王元正居大箬巖一日溪側見二小花犬異而逐之入枸杞叢下因與師掘杞叢得二枸杞根壯如犬

師令烹之孺子看火三日因先嘗味又見根爛乃食之孺子忽出覺身輕飛於峯上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亦得不死今謂之童子峯

高閬笑蟹　曹操鱠鱸

括異志高閬得養生術飲酒至數斗不亂中郎中爲江東漕每按部必拉之同行嘗艤舟貴池亭有九華李山人者與高友舊因謁申延之使飲各盡二斗餘殊無醉態高取釣竿曰各釣一魚以資語笑然不得取蟹乃釣餌投坐前甓甃中俄頃李引一蟹出高笑曰始釣魚今得蟹可罰也

後漢隱逸傳左慈字元放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之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與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元放乃更餌釣沉之須臾復引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

馮良棄世杜契隱居

真誥馮良爲縣吏自恥無志毀車殺牛裂敗衣幘學道術抗志嚴恪州郡禮辟不就朝廷聞三公爭讓位於良不就後漢時人也六十七歲遂棄世東渡入茅山今在鹿跡洞中

又杜契建安初渡江依孫策入會稽爲孫權校尉黄武二十年遇介先生授以守元白之術遂隱居大茅之東能隱形亦數見身出或採伐貿易衣粮而人不知

泰宜寶洞元真仙墟

丹臺新録周亮字泰宜師姚坦得其術人有能飛沙走石一切妖魅事亮即持經誦呪邪物各復其形或死於左右常與神仙遊行寶洞嘯詠終日

廣記薛元真少好道時棲五嶺謂人曰九嶷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煙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挺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燿跡於灊峯黄帝飛輪於鼎湖其餘高仙列真神人輔相騰翥逍遥者其故何哉山幽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蘿杳冥固非凡骨塵心之所愛也況邃洞之中别開天地瓊漿滴乳靈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凡屣所履矣得延年之道而優游其地信爲樂哉

世雲羽扇玄同飈車

高道傳吳猛字世雲自鍾陵還欲濟大江遇飄風怒濤遂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衆皆異之

集仙録薛玄同號玄同子誦黄庭經不替遇神仙下降告之曰子誦黄庭有功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因授口訣至咸通間紫虛元君降授九華之丹曰服此當遣飈車迎汝歸嵩山矣是夕解化無尸表奏僖宗異之

成連刺船顔和擊石

樂府解題水仙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云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精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師

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但聞水聲澒洞
山林杳冥羣鳥悲號歎曰先生將移我精
援琴而歌頓悟妙旨成連刺船迎之伯牙
遂妙天下
女仙傳太元女姓顓名和自少行道能開
關鑰指山山傾指木木倒常將弟子行山
日暮以杖擊石石爲之開便覩門户牀帳
酒肴之物如此萬里須臾之間老少無常
後入洹瀆山昇天

崇子致譽奉林閉息

真誥東鄉君曰昔有郭崇子與弟兄四人
俱爲惡人所擊傷其臂三弟大怒欲治之
崇子曰無用怒乃遣去此人後出仕官而
崇子致譽數數非一此人往謝之而猶譽
不止其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之施
遂自殺崇子後得道而太極真人以崇子
有殺人之過不得爲真人上仙耳
又東鄉君曰劉奉林學道於嵩山積四百
年三合神丹而爲邪物所敗乃徙入委羽
山閉氣不息於今千餘年矣猶未昇仙云

此人但得不死未能有所役使

通和青紫清虛黃赤

高道傳賀知章爲秘書監開元中遇通和
先生授以丹告之曰先盟而後授然仙家
品秩如青紫階級不可驟進必以退節爲
首退節則寡欲寡欲則神逸神逸則無爲
無不爲反此而求道猶却馬以追奔子其
志之知章後棄官乞爲道士
真誥清虛真人告楊君曰夫黃赤之道混
氣之法是張陵授世人種子之術耳非真
人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子而
得生夫存心色觀兼行上道所謂抱玉赴
火金棺葬狗也夫色觀謂之黃赤上道謂
之隱書

涓子玉函公弼石壁

蘇林傳涓子者古之神仙也昔撫綸於河
上遇東海小童君告之曰子勤心至道外
假弋釣餌而不釣養生之全也若獲鯉魚
試剖之言訖而去涓子果獲一鯉剖之腹
中得一青玉函開視乃金闕帝君所受三

元真一之法消子從而修之能興雲致雨
乘虛上霄

高道傳張公弼不知何許人劉法師居雲臺鍊氣二十餘年每三元常見赴會無言而去師因問之則荅曰公弼住蓮華峯下師與之同往至一所見石壁高直千尋公弼叩之劃開內有天地森羅萬象張公語其徒曰法師在此可具食作戲與師觀其徒噀水俄見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丹鳳青鸞各一對歌歌甚清仍與法師水一盂刀圭粉和之令飲其味甘且香有頃公弼與法師別出反顧但見石壁而已

三洞羣仙録卷之五

三洞羣仙録卷之六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王器自滿陶瓢屢空

高道傳道士王延字子元師華山雲臺觀焦曠真人授三洞祕訣真經後周武帝欽向乃遣使召之焦真人謂曰道教陵夷久失拯援汝可力闡無令不振吾自此逝矣師至都久之得請還觀復詔增修以居之然山石無土致之極勞因虛默禱天忽踊土出於觀側取多而不竭常苦乏油又置一器經夕自滿久用而有餘

晉逸史陶潛少有高趣任真自得宅邊有五株柳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宋香足雨吳符止風

高道傳道士宋元白一日越州大旱方曝尫檄龍以祈雨久之亢陽愈甚元白謂人曰凡所降雨須俟天符非上奏無以致於是止於元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雨告足越人神異之信州復旱郡將特請禱元白遂作術以告城隍之像則須臾致雨

西山記吳真君猛字世雲嘗有暴風起世雲書符擲屋上有青鳥啣去須臾風止人問其故答曰南湖有舟遇此風有二道士呼天求救故以此符止之耳驗之果然

尊師伏虎處士豢龍

野人閑話閬州雲臺化昔老君張天師經遊之所觀內有一道士裴浩中者不知何許人年逾百歲多食松枝或鍊氣而已每因握固數息冥目靜坐必有猛虎馴擾於左右同住者亦嘗見之一旦謂門人曰余有所往爾等好住無替修習門人固留不住遂褰衣上峭壁若履平地如飛鳥捷猿直上峯頂杳杳而不見之後鄉里有虎暴

者競畫尊師形像以厭之謂之伏虎尊師

尚書故實牛相國鎮襄陽久旱有處士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黑龍強驅必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漂流萬戶

孝先水上德聞甕中

高道傳葛孝先人呼仙翁嘗從吳王船行至三江口阻風船多漂沒仙翁船亦不知所在吳王歎曰仙翁有道何不能免此乎乃遣使求之踰宿忽見翁水上行來衣履不濕既至頗有酒容詰其故曰昨伍子胥強邀留飲淹屈陛下於此上忻然

天師內傳張仲常字德聞天師玄孫常應聘至闕潛歸嘆曰吾幾落世網室中常埋一甕每對妻子茹葷飲酒夜皆在甕中經日不出

赤松雨師元芝水母

列仙傳云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往崑崙山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而上下炎帝少女追之

亦得仙俱去高辛時復爲雨師焉

晉逸史趙元芝一日出行遇一道士相揖遂引入水去深夜月中行泥濘不污傍見一物如蛇形有五色之光元芝驚異問此何物耶道士曰此謂之水母見者神仙

洞源鳴鍾蔦明聞鼓

本傳瞿柏庭師事桃源黃洞源法師一日拜辭洞源問汝辭吾將安往荅曰歸洞府欲留之不克見柏庭顏色光彩異常服短布衣烏縿巾逡巡却行三移足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眙求之無蹤跡鳴鍾集觀戶將大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

高道傳道士張蔦明通老莊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忽一日聞禁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

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通玄先生後不知所之

剪韭務光服葵桂父

列仙傳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食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也遂負石自沉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年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相之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辟不以禮遂投河浮山後遊尚父山真誥云務光剪韭以入清泠之泉是也

又桂父者象林人時黑時白時赤時黃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丸十斤桂父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仙流譚宜客作子主

仙傳拾遺唐譚宜開元末生墮地能言數歲身逾六尺髭髮風骨不與常兒同不飲食行及奔馬後忽失所在遠近異之以爲神人鄉里立廟祀之大曆中忽還家卽霞冠羽衣真仙流也告別父母訖騰空而去

列仙傳子主者不知何處人也詣江都王自言甯先生雇我客作二百餘年不得作真人以爲狂王問先生居止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山巔果見甯先生毛身廣耳披髮鼓瑟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是我比舍九世孫也汝勿預吾客事吏乃下山

師文泉涌萇洪雪飛

列子瓠巴鼓瑟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冱

當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而命宮以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

拾遺記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洪能招致羣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卽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烈木燃一人先唱能爲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褥是西域所獻也又有一人唱能使卽席爲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也

蕭隨弄玉犢配連眉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能致孔雀白鵠舞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以女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簫作鳳聲鳳來止其屋穆公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去故秦人爲作鳳女

祠於雍宮時有簫聲

神仙傳黑山仙人犢子者鄴人也居黑山採松子茯苓餌之已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鄴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為異俗皆云天人也會犢子牽犢都女悅之遂留相奉時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左太沖魏都賦曰昌容練色犢配連眉昌容事載別卷

張老席帽孟岐草衣

神仙傳張老楊州六合縣園叟也因娶比鄰韋恕女為妻一日乃挈妻去且曰某土居山下有小莊明旦且歸他年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去數年絕無消息韋念其女令男義方訪之至天壇南有崑崙奴迎拜至一甲第樓閣花木異常見一人戴遠遊冠朱履儀狀偉然細視之乃張老也引入堂内見妹且碧窓珠箔服飾之盛世所未見進饌精美留經日而別贈金二十鎰并一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楊州北郊賣藥王家取錢一千萬特以此信既

歸五六年間金盡訪王老取錢果留帽付錢乃信真神仙也

仙傳拾遺孟岐清河逸人也年七百餘歲言及周時事如在目前云曾侍周公升壇以手摩周公之足而周公以玉笏一枚與之岐常執之今已鋭矣每切桂葉而食漢武帝好神仙遂披草衣而來帝異之

驪母甜木槎客支機

廣記李筌往嵩山石室中得黃帝陰符經本未曉其義理因往驪山於路傍見火起燒木有一老姥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筌聞之大驚曰此黃帝陰符之祕文姥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經已三元六周甲子矣筌於是拜請與義姥曰吾受此符名列仙籍而後可語至道之妙夫陰符者上清所祕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奇人不可妄傳泄天機者沉乎三劫可不戒哉

博物志客有居河濱者年年八月十五日浮槎來過至不失期客陰異之乃多齎糧

乘槎去任其所之忽至一城郭處望見織婦因問不答但取支機小石與之曰可將此蜀中問嚴君平客還問君平君平曰去年七月七日客星犯牛女即是汝矣

芝耕雲卧松餐澗飲

仙傳拾遺吳筠自號洞陽子年十五篤志於道善屬文攻楷隸舉進士三教九流靡不周覽隱居南陽倚帝山芝耕雲卧聲利不入

高道傳道士王延字子元九歲好道師正懿先生陳寶熾至十八受業於樓觀與真人李順興相友善未幾訪華山雲臺觀復師焦曠真人授三洞祕訣真經唯松餐澗飲以希真理

司命寶爵老父神枕

仙傳拾遺司命君者常在於民門與御史康元瓌幼小同學嘗贈元瓌一飲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敘別不復再見一旦有商胡詣東都所居謁元瓌曰宅中有奇寶之氣願得一見元瓌以他物示之皆非

也乃出司命所與器商胡見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柈則紅光照室此器太上鎮中華之寶亦不久留於人間即當飛去得此寶者受福七世元瓌以玉柈承之夜現紅光滿室

神仙傳云太上老父者失其姓名漢孝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於道頭上白光怪而問之老父答曰臣年八十五垂死有道者教臣服朮飲水并神枕之中有三十二藥物二十四件應二十四氣其八毒藥應其八風令臣之年轉少此之故也

嚴青夜行國珍晝寢

神仙傳嚴青會稽人也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與青語臨別授以一書曰汝骨相應得道并教以服石腦法青自得神書之後常覺有數十人侍從時都督逢青夜行因叱從兵録之青亦叱其從神録之都督與從者皆不得去明旦行人曰此必是嚴公也家人往叩頭謝過乃放遣歸

高道傳巨法師名國珍好神仙學名利兩忘喜怒俱遣食䟽衣弊所守彌篤忽感疾人勉之以藥曰道勝則疾除何慮之有其自信之如此一日晝寢門人忽聞車馬往來有頃瓦屋皆震師遂化去

洞府天倉靈壇石廩

神仙感遇傳河東薛逢爲綿州刺史夢入洞府肴饌甚多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既覺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焉至州界昌明縣有洞曰天倉者師乃入洞見石牀羅列飲食名品極多食之味皆甘香欲賫歸以奉薛及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

湘川記朱陵之靈壇太虛之寶洞當翼軫之宿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有五峯而石廩預其一焉山多詞人樵夫舟子往往能詩嘗有廣州從事舟行聞人諷詠云野鵲灘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回鴈峯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

寡言石室靈府草堂

高道傳道士陳寡言隱玉霄峯以琴酒吟

詩放情自任未嘗加飾其山居詩云醉卧茅堂不閉關覺來滿目見青山松花落處宿猿在麋鹿羣羣林際還又曰照水冰作鑑掃雪玉爲塵何須問今古便是上皇人將尸解謂弟子曰當盛我以青布囊於石室中慎勿土木爲也臨終以詩示其徒云我本無形暫有形偶來人世逐營營輪回債負都還了搔首索然歸上清

又徐道士名靈府號默希子居天台雲蓋峯建草堂以居之日以修鍊自樂嘗作詩云寂寂凝神太極初無心應物降雲輿性修自性非求得欲識真精只是渠又曰學道全真在此生迷途待死更求生今生不了無生理縱得生知何處生會昌初武宗詔浙東廉使以起之辭不復出見廉使獻言志詩曰野性歌三樂皇恩出九重傳來紫宸命遣下白雲峯多愧書傳鶴深慚紙畫龍將何佐明主甘老在巖松廉使表以衰槁免命由此絶粒久凝寂而化

劉寬府帥賀亢貞郎

真誥劉寛字文饒後漢人今在洞中作童
初府師正侯主始學道者
陳無巳傳賀亢世莫知年與其鄉里仕石
晉爲郎章聖皇帝東封有布衣帀裹謁於
道左稱晉水部員外郎賀亢帝知其仙者
夜閤膀子得之大驚使求之不獲每與莊
獻皇后言之以爲恨大聖中賀使其弟子
喻澄詣闕獻金銀銅道像直數十萬后怪
之召問澄澄以師對問師曰賀也后亦大
驚問今安在可得見耶澄曰在淮南使臣
有獻固願見也后喜過望遣使隨澄求之
淮南與俱來后爲幸鴻福寺見之其言皆
人所難切於時者后不樂罷之
何充仙品丁義神方
真誥何充盧江灊人也累遷尚書世業奉
敎多施惠立功德永和二年尸解受化南
宮升居仙品以其多施惠故也
西山記吳真君名猛字世雲七歲有孝行
夏不驅蚊蚋懼其去巳而噬親也年四十
邑人丁義授以神方復師南海太守鮑靚

得其祕法黄龍中嘗天降白雲符遂以道
術盛行於吳晉之間矣
湘媪丹篆郭公青囊
女仙傳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氏
但稱湘媪常易止人舍十有餘年每以丹
篆字救疾閭里莫不應驗媪鬢髮如雲肌
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有道士
與媪相遇甚相慰悅或詰道士道士曰此
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方知媪即樊夫
人矣
神仙傳晉郭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
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之奇尤妙
於陰陽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
從之受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五
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
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
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子春膏肓遊嵓痼疾
幽怪錄杜子春落魄貲産蕩盡有一老人
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旬歲稍盡去

馬而驢去驢而徒老人又與錢千萬數年
後負過昔日老人又與錢三千萬曰此而
不痊負在膏肓矣

唐史隱逸田遊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大學
生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志後入箕山就
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
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
其母遊嵒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
之謂先生養道山中皆得佳否遊巖曰臣
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遥

○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
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黄綺方來豈如陛
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甚歎○

王質爛柯徐甲枯骨

王氏神仙傳王質東陽人時入山伐木偶
於石室中見數童子下碁質坐斧柯上觀
之童子將棗與質食之无飢渴童子下碁
未終一童子曰子可去來已久矣質起視
斧柯已爛矣還家親戚無有存者後入山
昇天今衢州有爛柯山

神仙傳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
人從之問道時有客徐甲約日雇百錢計
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遠行
索債不可得作辭詣關令以訟老子喜得
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
吾昔倩汝爲吾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
太玄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
乃使甲張口嚮地而太玄符立出於地丹
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

○仲節學道觀子奉師

真誥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渡江入括
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
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精思身形更少體
有真氣今年五月一日黄老遣迎即日乘
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滄浪雲臺

又黄觀子自少好學道而家中奉師朝朝
拜禮願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太上真
人以一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與之金丹
而入焦山誦大洞經今補仙官爲太極右
卿有志者也非師所能致是其寸心定耳

園客甕繭巴卭盎橘

仙傳拾遺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端美而良邑人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末客衣而薦之以布生花蠶馬至蠶時有女夜半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往得一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繅一繭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矣莫知所之濟陰人祠華蠶設祠室也

真怪錄巴卭人不知姓家有橘園因霜後盡收餘有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鬢眉皤然相對象戲亦不驚怖一叟曰恨不得深根固蔕以盡碁中之樂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絹帔一副絳臺山霞實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勝阿母女熊飛娘蠙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一叟曰僕飢虛矣即於袖中取龍根脯食之如一草根方

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周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二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金城絳闕清都紫微

逸史有崔生者於青城山下洞見金城絳闕仙翁羽衣霞帔留生酒食以女妻之取青囊藥兩粒令服之每朔望乘鶴上朝藥宮歲餘請歸得隱形符乃潛遊宮禁竊錦綵上令羅公遠作法照之殿後果有崔生上令笞死公遠曰此人已居上界殺之非國家福上遣兵仗送至青城山洞口果見金城絳闕生妻擲一領巾化爲五色絳橋令生渡橋隨步隨滅須臾雲霧四合但聞鸞鶴笙歌之聲

列子周穆王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

累塊積蘇焉

希夷餌柏守微茹芝

唐史屬辭王希夷隱嵩山餌松柏雜葉年七十餘筋力柔彊明皇東巡詔見行在訪以政事與語甚悅

高道傳道士李守微不知何許人常遊蜀淡論多滑稽不拘小節人常輕侮之忽謂人曰余將遊五嶽諸山今往矣或問求利術則曰浮生瞬息間盍尋真訪道脫灑塵網至若脫氣鍊丹茹芝絕粒皆有益也何區區於利術哉遂遁去晉與祠部韓嶼友善嶼贈詩云一定童顏老歲華貧寒遊歷貴人家鍊成正氣功雖大忘却元神道更差鳥曳鶴毛乾髭延杖攜龍甲瘦查牙如何舊隱不歸去落盡蟠桃幾番花

伯玉娶婦蒯子還兒

三洞珠囊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父爲取婦入前門聞伯玉從後門而出往剡居瀑布山修道又嘗遊南嶽路入閩中飛湍赴險伯玉舟航逼晚迴泊涯際而衝飈

夕震山洪暴起激船於萬仞之上傾墜絕崖徒侶在前判其冰碎緣岨尋求已見伯玉怡然自若後至霍山鍊氣餐霞積年絕粒也

神仙傳蒯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爲都尉年二百餘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死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掘視所埋但泥而已

居士芒屩道者麻衣

仙傳拾遺朱桃椎者成都人隱於郭外結草爲廬或佯狂放誕或終日不言益州牧竇軌辟之爲掾不就遺以衣服棄而逃去每織芒屩致於路側行者見之爲留米置於本處桃椎夕而取之人謂之居士屩

冷齋夜話有史宗者號麻衣道者坐廣陵白土埭江都檀祇與語多無畔岸索紙賦詩曰有欲苦不足無欲即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被玄裘浮游一州間汎若不繫舟要當滅塵慮棲息老山丘檀祇異之陶淵

明記曰白土埭逢三異此丘此其一也有狂道士借海鹽令所畜小兒登小山山有屋數椽道人三四輩相勞苦其言小兒一不能解但得食一甌如飴又有問道士曰謫者何時竟答曰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計其謫行當竟矣仍作書授小兒曰爲達之繫小兒衣帶上令還海鹽令喜問曰衣中何有曰書疏耳又呼問小兒至何處小兒曰爲前道士捉杖飄然去但聞足下波浪聲至一山中山中人寄書與白土埭上即引衣帶示令令一不能曉小兒歸詣史宗宗驚曰汝乃蓬來山中來耶

三洞羣仙録卷之六

三洞羣仙録卷之七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保言冥吏曼卿鬼仙

北夢瑣言道士秦保言勤於焚修嘗白南嶽真君云上真何以須紙錢爲有所未諭既而夜夢真君曰紙錢即冥吏所藉我又何須由是嶽中益信之

摭遺西蜀崔存訪道尋真於王屋西峯見石延年曼卿蘇舜欽子美二人對坐隔一小溪存再拜曰存厭棄利禄以求大道固有日矣今幸遇二仙於此溪水視之淺而測之深不得立侍左右何也又聞學士已作鬼仙乎蘇曰妄也純陽即仙純陰即鬼既爲仙又爲鬼乎二仙乃命青童取牋管作詩以授存存得詩俄見一翠鳥啣一書置二仙前蘇曰瀛洲君召吾二人乃飛踰山頂而去

章令飛舉小直擢遷

列仙傳主柱子不知何許人一日上宕山云此山有丹砂可得數百斤邑令章公聞

之即時封山而丹砂自流出如火主柱子
取丹砂與邑令餌之章既餌砂不五年身
輕能飛舉遂與柱子俱飛去

廣記韋小真毋許氏守孀事舅姑以孝聞
惟有此女十二歲聰慧無病而卒永殯復
活云初間召韋小真昇天見天上人皆衣
錦綉引小真見韓司命君曰汝九世祖有
功於國近擢爲地下主者令遷地仙之品
汝毋有孝道已遷仙階而汝三世已生天
小真自後奉道至長慶年上昇

郭靚負擔黃齋挽船

真誥郭靚少孫依栖無所隨鄭先生負擔
經七年勤謹無懈怠先生憫其勞苦遂授
以導引法壽至三百歲復遇赤松子授道
法今在大有洞中爲真人

廣記黃齋者蜀之偏將也常好道行陰功
有歲年矣於朝天嶺遇一老人顏色嬰孺
肌膚如玉與之語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後
當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陰德無退前志
其後牽下峽舟船覆溺至灘上如有相拯

得及於岸視之乃所遇老人也尋失所在

長房縮地女媧補天

丹臺新錄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
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與長房身
齊使掛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以爲縊
死矣遂葬之長房隨入深山羣虎中留使
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引萬
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斷長房亦不移
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蟲甚長
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此不成長
房辭歸長房能縮地脉數千里奄在目前
放之還舒也

淮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
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
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後
蟲死顓民生

藍方溫厚初成慈憫

青瑣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時
見先生狀貌迄今如一溫厚接物小大皆
得其歡心仁宗朝嘗見館於芳林園先生

告去乃賜號曰南嶽養素先生時學士貫公昌朝贈公詩云聖澤濃沾隱逸身道裝宜用葛爲巾祝融峯下醉明月湘水源頭釣紫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知卯豆幾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去願作靈橋跪履人先生和曰近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紗巾滿斟野酒浮瓊蟻旋釣溪魚贈錦鱗元府烏雛飛後夜洞中龍子養長春君今儻若爲同志續有壺天兩箇人一日先生沐浴乃奄然而逝至今往來湖湘間人或見之

廣記茅濛字初成即東卿君之高祖也君性慈憫好行陰德周衰入華山師鬼谷先生得其道乘龍上昇故童謡歌曰神仙學者茅初成乘龍上天入太清蓋謂此也

馬明富盛同休貧窘

眞誥馬明馬罕欽事經寶有過君父恒使有心奴子二人一名白首一名平頭常侍直香火洒掃拂拭每有神光靈氣見於室宇明妻頗能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

去來狀如飛鳥馬家遂致富盛資產巨萬年老命終明子洪洪弟眞罕子智等猶共遵向末年事師乃弛廢之耳

酉陽雜俎秀才權同休元和間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有走使者本村野人雇已一年矣秀才謂曰子貧迫若此無以寸進因持垢衣授之可以辦少酒肉子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雇者微笑曰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枝成數段札聚於盤上巽之悉成牛肉復吸數瓶水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錙物雇者乃辭去

薛昌甕卧申屠瓶隱

仙傳拾遺薛昌幽薊人好道訪奇天寶七年於洞天觀棲止累月忽有山翁攜大章陸一根形如巨龜文甲頭足一一周備與觀中道士曰此藥可切細令乾用米以麴蘖醖酒熟半年外飲者登仙道士如其言醖造一日道士皆赴齋醮唯昌不出越三日道士歸見昌卧甕側耳鼻血流數日乃

甦身輕目明勢欲飛舉雖山川巖壁不能
隔礙後入大面山不知所之
樹萱記申屠有涯放曠林泉常攜一瓶一
日躍身入瓶中時號爲瓶隱

元泰龍軒公度鳳翺

丹臺新録姚坦字元泰平陽人雅操遐標
深根内植乃託影神鄉遠期真隱遂遁幽
巖日誦五千文遇許真人授以元白回黄
之道行之雨不沾衣泥不汚履目有神光
如電簡王時駕龍軒以昇天
又尹軌真人字公度太原人也絶粒行氣
專修上道能變化無常或爲道士或爲儒
生或爲童孺或爲長老或與羣真衆仙驂
龍翺鳳策空駕虚雲馳電邁出有入無分
形散影處處遊集云吾今已年一千三百
歲所歴甚多非兩曹短札所能記録一日
忽竦身入雲騰空冉冉而去但聞笙簫之
聲唯餘器服緗素存焉

始皇起臺黄帝置觀

拾遺記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

天下之工巧南得煙丘碧木酈水燃沙賁
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柏煙燧龍
松寒河星柘岏雲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
淵羽璧滌嶂霞桑沈塘員籌北得冥阜乾
漆陰阪文梓褰流黒晁闇海香瓊珍異是
集工人騰虛鈆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
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
黄帝内傳王母飲帝以碧霞之漿赤精之
果因授帝白玉像五軀曰此則元始天尊
之真容也又授帝二儀本形圖還丹十九
首帝乃作禮置於高觀之上親自供養后
妃臣妾莫得覩之其觀上常有異色雲氣
奇香聞數百步時人謂之道觀道觀之號
自此始也

黄安舌耕和璞心筭

列仙傳云黄安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遂
執鞭誦書劃地計之一夕地成裂時人謂
黄安舌耕年八十色如童子
仙傳拾遺邢和璞隱居瀛海間得神仙之
道使人以心注念於物布筭而知之無不

中者居嵩穎間者書三篇曰穎陽書有筭心旋空之訣

廣成窈冥盧敖汗漫

神仙傳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黄帝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荅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揺爾精乃可長生

又盧敖見一士深目而結喉鳶肩而脩頸豐上而殺下据龜殼而食蛤蟹謂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久留而去

齊女玉鉤傳生木鑽

女仙傳鉤翼夫人齊女也姓趙好清靜病卧六年右手拳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帝發其手即展而得玉鉤幸之生昭帝武帝尋害之殯尸不冷而香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

真誥昔有傳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真人授之與一木鑽令鑽一石盤厚五尺許告之曰穿此石透當得道其人心專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不替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令爲西嶽真人

淮陽一老開皇九仙

本傳前漢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召曜獨不至時人詩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後漢應邵八代祖也

仙傳拾遺開皇九仙者孔丘明楊元忠張法樞吳天印陳志空駱法通鄒武君謝幽巖周仙用鄧希元當漢楚交兵之際無栖託之所各有修道之志避世入山契爲兄弟同遊五嶽後居洪州西山皆得仙矣至隋開皇中鸞鶴儀衛會於玉笥山中九仙臺上徘徊終日一時昇天

喜稱文始周號關編

丹臺新録尹喜初爲函谷關令見一老人乘青牛薄輂車來喜頓首而前曰聖欲何之曰吾在關東田在關西時來採薪吾無道德勞子問訊老人再三辭喜不得乃曰

子既知吾吾亦知子有信道之心遂授以道德喜道成德備號文始先生補無上其人

真誥莊周師長桑公子授以微言謂之莊子也隱於抱犢山修煉著書服北育火丹白日昇天上補太極闈編郎

軒集採藥馬湘擲錢

高道傳羅浮先生軒轅集居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至地坐暗室則目光長數丈採藥巖谷長有毒龍猛獸衛護赴民家請齋者百餘處無不分身宣宗召入禁中問長生可致乎集曰絶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自可致況長生乎先生能以桐竹葉授成錢

神仙傳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座上以酒盃盛土種瓜須臾引蔓花實食之甚美又能徧身摸青錢投井中呼之即出

靈輿福地山圖洞天

高道傳王靈輿者九江道士居五老峯夜有神人告曰得道者各有其地如植五穀於沙石之間則不能成既有飛仙之骨當得福地靈墟可以變化非其地則魔壞其功無由冀矣師曰可棲者何地曰朱陵之上峯紫蓋之鄰岫乃洞天福地也可以沖天師從之遂遷居衡山一紀功成天監中白日上昇

真誥山圖子者周哀王時大夫亦仙人也授張激子服九雲水法而激子修此道上補九宮丞今山圖子亦在洞天中與激子對局

達靈復髭張果擊齒

超化寺壁誌唐黃門內侍謁者仵達靈題云予自知命之年從鑾輿西幸當天寶丁亥十二月得青城丈人授真元丹訣而意未瞭屬駐蹕行在掌命頗煩及肅宗至德丁酉歲銜命禋於嵩丘復遇丈人始全決神水黃芽之道洎畢請告回覲宸扆乞骸歸田會南曹郎張公去非左史程公太虛

皆以其故廬共製神室呈天眷祐丹鼎融光服餌浹辰肌容發爽凌虛不懾意欲適神自餌靈丹起至德丁酉迄今上乾符甲午歷春秋一百一十有八載更十二朝遂得還童復髭矣

明皇雜録張果者明皇召見一日嘗賜堇斟飲之果遂舉三巵醺然有醉色顧謂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卧食頃方寤忽覽鏡視其齒皆班然燋黑遽取鐵如意擊其齒盡墮以藥傳齒又寢久之再引鑑視其齒已生堅然光瑩愈於前也

雞師救病鬻靈導水

戎幕閑談唐蜀川貴雞師者目赤無黑善知將來事能與人禳救其術或疾病來告者雞師即抱一雞而往設祭於庭又取一石如雞卵大令病人握之乃罡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則病者瘥矣因號雞師云

仙傳拾遺鬻靈楚人也死棄其尸於江中泝流而上至汶山下蹷然而起隱於蜀山

中以變化驅役鬼神之術聞於世時峽中山摧堰江不流杜宇苦之聞鬻靈有術使決金堂山瞿塘峽導水東注復舊所人得陸處宇遜位數百年遊天柱山遇天真集焉遂昇天而去

葛由刻木張辭剪紙

列仙傳葛由蜀人周成王時常刻木為羊賣一日騎羊入蜀王侯貴人追之至綏山隨之者皆得一桃不還里人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仙亦足豪

廣記張辭有才學養氣絕食嗜酒耽碁嘗吟云爭奈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鑪漫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花滿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時或以紙剪蝴蝶數千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拍手即下或一日剪一鶴以水噀之俄而飛翥辭曰爾先去我後來

馬儉制邪劉根召鬼

丹臺新録馬儉通詩禮年十七遇人得遁甲烏角鳥情緯候之訣善攝召萬靈制邪

伏魔一旦感天神降與語曰法師宿有功德必得度世何須召役鬼神可祕其術絕其往來怡神抱一真仙自降儉從之白日上昇

神仙傳劉根能治病驅役潁川太守杜新聞之以為妖妄因呼根至郡謂根曰君有何能而常惑衆根曰其能令人見鬼新曰令即試看若無鬼汝當見誅根曰鬼甚易見可借府君前筆硯新從之根書符作長嘯聲須臾廳南壁忽開數尺見有四五百人赤衣操刀劒從壞壁中入至墀下面縛府君父母而來泣曰汝何為犯神仙尊官使我被縛困辱如此府君叩頭求乞放赦根戒敕遣之遂免後一月府君與夫人郭氏皆卒

陳長架屋嚴青挽舟

抱朴子陳長居苧嶼山已六百餘年山中人為之架屋每四時祭祀之陳不飲不食顏如五六十人苧嶼山方千里上有千餘家風俗與吳同

又嚴青會稽人食貧賣炭忽於塗中遇異人授以素書一卷青曰我不識字神人曰不須讀但置於靜處可也青自後神通潛有人為挽舟而入只見炭船自行後為人治病即以所授之書到家其人自愈入小霍山得仙

希夷堯舜洪崖巢由

神仙傳陳摶字圖南號希夷先生時遇金甲神人指隱華山太宗皇帝召見問曰朕欲以堯舜之道治天下可乎對曰臣聞堯舜土階三尺茆茨不剪陛下若能如此正所謂今之堯舜也

高道傳道士張氳號洪崖子隱豫章山開元中明皇召問朕何如堯舜先生何如許由對曰陛下道高堯舜臣德謝許由昔堯召由而由不至今陛下召臣而臣來上嘉之拜先生太常卿累遷至司徒皆不受乃曰陛下何惜一山一水令臣追迹巢由上許之居於西山巨崖乃先生舊隱之處也豫章記云隋開皇改為洪州以先生所居

山名而名之

程戒二虎陶畫兩牛

高道傳程太虛果州西充人幼好道年十五登所居之東山飄然有凌虛意尋有五色雲霞擁其身及長絶粒坐忘常有二虎隨侍出入師因名之曰善言善行乃撫其背而授以三歸之戒二虎跪伏以聽自後呼名則至

隱居傳陶隱居先生居積金峯修真誥梁武帝屢詔不起先生即畫兩牛以進一牛散放水草中一牛著金勒有人執之帝曰先生意效曳尾龜也不可致之

許尋偃月杜拜庭秋

列仙傳許碏遍遊名山所至處題字云尋偃月子到此忽作一詩云閬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於酒樓乘雲而去

高道傳杜光庭字賓聖號廣成先生唐末有狂道士晦名謁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雖諾之未嘗與之相見道士日貨藥於市

得錢即沽酒飲之唯唱感庭秋時人呼爲感庭秋凡半年人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唱聲愈高有窺之者見燈燭綵繡筵具器皿羅列甚盛青童侍立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款其户曰光庭量識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爲罪戾願詣一拜光霽以消塵障道士曰何辱勤拳之若是當出奉見道士即時收筵具及童子置於冠中啓户空室耳

方朔窺窻張平鑿井

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御承華殿有二青鳥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母至時南窻下有窺看帝驚問何人母曰是汝侍郎東方朔性滑稽我鄰家小兒也

廣記唐刺史張士平中年夫婦俱雙瞽遂杜門醮謝以祈保佑愈久愈勤元和間忽遇一書生曰此疾不假藥餌但於福地鑿井得水洗之可也君從之閉井取水洗眼即時明淨夫婦作禮厚謝書生不受曰吾

乃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不忘於道精勤無怠上帝遣我授汝道術以答修奉之勤金帛之遺非吾所好

白至仙居李戩眞境

廣記白幽求貞元中下第入海風飄雨馳維舟山下夜聞風擊木葉相摩如人誦詩之聲云玉幢亘碧虛此乃仙人居之句俄而見千餘人騎龍控鶴乘龜履魚而至以手指水如在月中行有呼水府使者白幽求而授以水府之牒幽求隨行忽至一島上望見人煙遂歸家無有存者云已數代矣

仙傳拾遺李琳燕人也寶曆中與友人遊五臺山偶墮於風穴中見一人形如獅子引入洞中即以水令琳飲之且曰汝雖凡流得入吾洞府戩吾眞境亦有道分矣汝有希生之心今暫歸他日可復來飲此神漿亦可延年益壽矣

昭王懷珠玄帝埋鼎

仙傳拾遺昔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之嶺

見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至燕昭王時其國獻於昭王昭王取珪璋之水洗其沙泥乃嘆曰自有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珠也王暑月常懷此珠體自輕涼號銷暑招涼珠

眞誥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鼎可容四五斛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玄帝時命東海神使埋藏於此

武丁被召少君言請

仙傳拾遺成武丁桂陽人也年十三爲縣宰遣送物上州州牧周忻異之留爲文學主簿因被使自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野木下忽聞人有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見二鶴君異之遂往市門伺候果見二老人君從之數里老人問子隨我何求耶曰聞君有濟生之術因來侍從耳老人顧笑於袖中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各出藥一粒與之因而得道一日謂弟曰七月七日牽牛詣織女吾被召還宮不得久留言訖而卒後葬太守使人發棺

不復見尸但有青竹杖并舄而已

神仙傳李少君嘗合丹丹未成謂武帝曰陛下不能絶奢侈遠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除萬里有不歸之鬼市朝有流血之鬼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也少君忽稱病是夕帝夢與少君俱上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一請少君帝覺謂近臣曰少君將舍我去明日少君疾困帝自往視則已化矣帝曰故化去耳歛而失之

三洞羣仙錄卷之七

三洞羣仙錄卷之八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漆園傲吏　煙波釣徒

晉郭璞遊仙詩曰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注云莊子嘗爲漆園吏楚威王使厚幣迎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曰亟去無汙我漆園傲吏

漁歌記憲宗求訪玄真子漁歌李德裕爲潤州刺史乃獲之玄真子張志和也自號煙波釣徒歌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二曰釣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三曰霅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著荷衣不嘆窮四曰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飡楓葉落荻花乾醉泊漁舟不覺寒五曰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橛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

蘇耽鶴櫃　孫真牛車

郴江集蘇仙君耽忽一日掃洒庭宇具衣冠若有所待俄見西北雲鶴翔集從空而下君乃入跪白母曰太上召補爲真官儀衛已至不得終養言訖拜辭子母歔欷久之母曰汝去後使我何以存養君因留一櫃扃鑰甚固曰有所闕乏可扣櫃呼之所須即至慎勿開也自後母但有所闕叩櫃其物立至母一日心疑其櫃開視之有雙鶴飛去自後雖扣無復應矣

○抱朴子孫真事帛和先生得其道一日告行先生將一符函與之云前有牛車迎汝即乘之所有供給行廚食之無疑切不可開函真跪受以行前果有牛車來問曰君是孫道士乎帛君遣車相迎真上車如飛每渡水不由橋梁酒食供給悉備一日弟子竊開只見畫牛車一乘即時不知所在真後亦數與帛和乘車出入

彌明賦鼎陶白攜壺

高道傳道士軒轅彌明往來衡湘間與劉師服友善彌明自衡山過太白知師服在

京夜抵其居校書郎侯喜有詩名與師服擁爐說詩彌明在座貌甚陋喜視之蔑如也彌明因指爐中石鼎曰二子能賦此乎師服雖舊識不知其有文也劉先生吟曰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次侯曰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因高吟迭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二子思竭不能續起謝曰尊師非世人能出也其輩伏矣

○廣記陶太白公每以採藥爲業一日攜壺拉友遊嵩山坐於林下聞松梢有笑語之聲仰視果有二人公曰君必神仙可能下降而共飲乎俄見一丈夫女子古服而下曰予乃秦之役夫也毛女乃秦之宮人與予同脫驪山之禍乃匿於此陶曰今遇真仙金丹大藥可得聞乎曰予本凡人但能絕世食木實乃得凌虛不覺生之與死俗之與仙如何耳遂折松枝叩壺而歌曰餌柏身輕疊嶂間是非無意到人寰冠裳暫備論浮世一餉雲遊碧落間

子良青簡永叔丹書

真誥周子良陶隱居之弟子自幼温雅肅然高邁天監中真仙屢降其室曰周生脩功積德可爲不負其志矣子良曰枉蒙上真賜降欣懼交心無以自措司命君曰近往東華見子之名已上青簡保列保晨司矣

青瑣歐陽永叔與梅聖俞遊嵩山醉望西峯崖上有丹書四大字云神清之洞永叔指示聖俞聞無所見公乃不言洎乞身告世作詩曰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鏁樓臺煙霞極目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後數日公薨

元化湔腸黄眉洗髓

後漢華陀字元化仙人也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若疾發結於内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腸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則

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漢武故事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或得之而不知其姓以見時東方始明因以爲姓既長常空中獨語後遊鴻濛之澤有老母採桑自言朔母一黄眉翁至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却食服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郝姑桃蔬許僕市米

女仙傳郝姑祠在莫州莫縣西北俗傳云郝姑者字女君魏青龍中與鄰女於漚湨水邊挑蔬忽二青童至前曰東海公娶女君爲婦言訖數連裀褥於水上行坐往來有若陸地童子侍側沿流而下鄰女走告其家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遥語曰幸憑水仙願勿憂怖後立祠水際祠前忽生青白石一縱一横闊可三尺高二尺餘有舊題云此姑夫上馬石至今存焉

皇朝類苑洪州西山有許大夫婦出入山中相傳許旌陽僕也方與妻市米於西嶺

及歸而許君已拔宅上昇矣許大有詩云自從明府歸仙後出入廛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混時俗賣柴沽酒要安心許君乃授以地仙之術改姓干大至今人多見之

戲臣鼓吻狂士掩耳

酉陽雜俎邢和璞嘗延一客鼓鬚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而去或問之曰上帝戲臣也

神仙傳和州南門外見一繿縷狂士賣胡蘆子云一二年間甚有用處卒無人曉其理或時兩手掩耳急走言風水聲何太甚邪孩童隨之時人呼爲掩耳先生來年秋江水漲泛淹沒數百家衆人皆見狂士在水上坐一大瓢兩手掩耳大呼風水聲何太甚泛江而去

北海掛冠南陽遺履

後漢逸史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

遼東後之瑯琊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

集仙傳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政公主夙慕清虛尚崇至道每追文景之爲理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謂咸曰國祚如此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遠嚚競必可延生若碌碌隨時恐不可免於支離之患遂入華山結廬精思真靈屢降道成乘雲飛昇而去但於嶺上遺朱履一雙前取之已化爲石因謂之公主峯

王卿白兔呂公青蛇

原化記王卿爲天師守丹竈竊發其封而窺一白兔躍出衆皆曰丹已去矣一道士化爲鶴飛去須臾擒兔來復投竈中

青瑣賈師雄郎中有古鐵鑑甚寶之久欲淬磨有回處士言善磨鑑笥中取藥堆鑑上曰藥少頃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詢其宿止乃在寺中題詩寺門上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煙霞

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公視鑑上藥已飛去一點表裏光明又贈張洎云朝遊南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麁三入岳陽人不識高吟飛過洞庭湖

錢真飛練女褒浣紗

茅山記女真錢氏二姊妹依止茅山隱陶居誦黃庭經積三十年一日告別先生曰何之荅曰上賓金闕先生以詩贈之云道士送仙客送到大茅東太華十萬里遠望杳冥鴻真人荅詩曰師住好師住勞師遠相送仙籍有仙名名在蓬萊洞即時飛練入洞及女弟至則洞已扃矣即今燕洞是也有紫莒蒲碧桃焉故田霖有詩云燕洞龍泓氣象清錢真此處有遺靈仙兄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洞已扃雲片尚如拔白練泉聲長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莒蒲紫留與人間作畫屏

仙傳拾遺褒女者漢中人也居瀘沔二水之間幼慕沖寂既笄因浣紗於水際雲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責之憂恚而疾

臨終謂其母曰死後當以牛車載送西山之上即所願也言訖而終父母置之於車中未及駕牛而車自行踰漢瀘二水横流而渡直上平原山嶺家人追之但見五雲如蓋天樂震空幢節導從其女昇天視車中空棺而已

張白飲酒樵青煎茶

括異志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好沉靜博學能文兩舉不第每沉湎於酒會親喪乃泣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干祿何爲遂辟穀養氣全神爲事因脫去儒服爲道士入鄽中多行詬駡切中人微隱之事風雪苦寒必破冰深入水中安坐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以乾燥居常飲崔氏酒肆嘗題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其後解去

胜說張志和有奴曰漁童婢曰樵青或問其故曰奴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婢使樵蘭新桂竹裏煎茶

王老打麥張洎破瓜

神仙傳王老房州宜君縣人也居於村野頗好道愛客一旦有襤褸道士造門王老與妻延禮之居月餘道士俄遍身惡瘡王老爲求醫看療益勤道士言不煩以凡藥但得美酒數斛浸之自愈王老乃爲造酒及熟道士命貯以大甕自加藥浸之遂入甕二日方出鬚鬢俱黒顔復少年肌若凝脂焉仍令王老飲之王老時方打麥與其妻子幷打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去否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之聲今宜君縣西有昇仙村存焉

楊文公談苑張洎家居城外有一隱士乃呂仙翁姓名洎倒屣見之索紙筆八分書七言詩一章留與洎頗言將相鼎鼐之意其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爲二八洎果得六十八乃其讖也

巫山雲雨姑射冰雪

集仙録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名瑶

姬嘗遊東海還過江上有巫山焉峯嵓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於山下大風卒至崖谷振隕力不可制因與瑶姬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因命其神助禹斬石疏波決塞道陀以存其流禹嘗詣之於崇巘顚眄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或悠然而止聚爲夕雨或爲飛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王不能訪其道要以求長生築臺於高唐之館作陽臺之宫以祀之宋玉作神女賦以寓情荒淫託辭穢蕪高真上仙豈可誣而降之也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婥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元嘉六舉素卿三絕

朝野僉載唐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一絕六事齊舉時號神仙

童子

實賓錄五代蜀道士張素卿畫獻神仙十二軸歐陽炯爲讃水部員外郎黄居宷八分題之號三絶

欒巴斬狸長房訶鼈

神仙傳欒巴聞廬山廟有神與人語於帳中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遂逃不知所在巴自行逐捕鬼乃化爲書生到齊齊太守見其姿容妖麗又有才辯乃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到齊謁太守聞卿有好女壻明於五經可得見否太守遂令壻出壻拒辭不出巴求之不已壻告婦曰今日出必死如之何女怪之巴知其不出乃以符付太守壻得符涕泣而去巴厲聲訶之爲狸遂斬其頭子亦化狸并殺之矣

又費長房爲市掾遇壷公得道能治鬼汝南郡中常歳鬼怪毎來時導從威儀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及去甚悲後長房詣府而正值此鬼長房厲聲呼使捉來鬼乃下車叩頭乞得自改長房呵曰不念温良無

故道寸從唐突郡守復汝真形須臾成一大鼈長房令持符送與葛陂君流涕而去使人追視之至陂鼈死矣

雷劒衝斗堯查貫月

晉書斗牛之間有紫氣雷煥曰寶劒之精上徹於天云在豫章豐城乃掘獄屋基入地四丈得石函中有雙劒一曰龍泉二曰太阿煥得劒送一與張華一自佩及華誅失劒所在及煥卒其子衆持劒行經延平津忽於腰下躍出墮水使人入水見兩龍盤合光照水而去煥曽云靈異之物終當化去果然

仙傳拾遺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

張哥呼蝶初平叱羊

散仙傳慶曆間有張九哥者在京師有道術燕王一日登樓上命呼之嘗賜以酒九哥曰某有小伎欲以悦王可乎王曰何伎

也九哥曰借王帛一疋并金剪一柄王悉與之取羅碎剪爲蜂蝶狀隨剪皆飛去莫知其數或集王衣或聚美人釵鬟上王驚顧大喜九哥曰恐失王之帛乃呼之一一皆來復爲羅一端羅中間一鈌似一蝶之痕乃一蝶爲宮人所捕也王曰此一蝶可復歸乎曰不可也若隨呼而來即可既久即已亦留此爲異也乃別去

神仙傳黄初平家使牧羊有道士將入金華山不歸兄初起求之不得後於市中見一道士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下一牧羊小兒非是耶初起隨道士往見其弟問羊何在初平曰羊在山東起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白石皆化爲羊

順興辟戎　進賢駡羗

丹臺新録李順興年十一與道士籍一日有飛仙千數集空中神光照室命侍經仙郎開九色流霞之蘊出經二卷以授之魏文帝嘗召入都城朝野欽信稱爲李鍊師年三十八大統六年託疾告終葬日有姪

遇於驪山道中謂曰若天子尚未忘我則可於此作吾像北向居之當爲國家辟北戎之渾俗也姪還家方知已化遂以實奏遣使發視則空棺而已乃立祠於沙苑號李聖

真誥王衍爲晉武帝尚書令其女字進賢爲愍懷太子妃洛陽陷劉曜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於河中欲妻之進賢駡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羗小子敢干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婢名六出復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獲内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嵩高山令在華陽宮洞中易遷之宮六出時年二十二三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姓田漁陽人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諷曽有陰德之行以及六出耳

孟欽風旋　丘林雲翔

晉逸史孟欽得左慈劉根之法百姓歸向之時符堅惡其惑衆欲誅之俄而欽至堅

留之飲酒酣令左右執之欽化爲旋風而去有告在城東忽前溪水不能渡

真誥范丘林在華陽宮爲保命丞善長嘯如百鳥之雜鳴或如風激衆林或如伐鼓之音須臾雲翔其上衝氣動林

休復妓侮徐姑僧僵

仙傳拾遺陳休復者號陳七子嘗於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休復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鬚長數尺泣訴於守守爲祈謝休復呪一桮酒使飲之良久如舊

○廣記徐仙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之女也年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善禁呪之術名山勝景無不周遊多宿巖麓之中寓止僧院忽爲豪僧數輩微辭巧言侮之姑罵之羣僧激怒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姑卽解衣而卧遽徹其燭僧喜以爲得志洎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口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

淮南八公田谷十老

神仙傳淮南王劉安折節下士有八公者詣其門門吏曰王上欲延壽命以期長生不老之道今公皆老矣公曰若王必欲見少年謂之有道謹以少矣言訖皆化爲童子色如桃花

高道傳法師嚴達字道通幼有方外志與王延蘇道標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樂于長文張法成伏道崇等十人以道術相忌同於出處世號十老

○趙昇取桃田師降棗

神仙傳漢天師將諸弟子登雲臺絶巖之上下有桃一株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天師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於時伏而窺者二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乃從上投擲木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天師乃分賜諸弟子後授以至道白日上昇

高道傳田法師者名仕文古鄜人也授三洞經法服餌鍊氣齋戒修奉未嘗少輟每

與人祈福及救疾無不通感即獲平愈陳綱嘗請作醮忽神降棗數顆在壇食之則非人間所有者

夢昌戴花子韋被草

郡閣雅談伊夢昌不知何許人因夢兩日遂立其名唐末不仕披羽褐遊山水散逸愛戴花又青瑣後集夢昌嘗題攸縣司空觀仙壇云唯有青松空弄日更無雲鶴暗迷人題黃蜀葵云露凝金盞滴殘酒檀黦佳人噴異香夢昌後尸解人發其棺無尸

太平廣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忽有野人被草負笈叩門而進請見景公公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氣晝則執筭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來人則天降之祥人美其化景公稱善遂賜姓曰子名之韋即子韋也

萬傳八音韋贈三寶

仙傳拾遺萬寶常者不知何許人也幼達音律因於郊中遇十許人車服鮮麗麾幢森列召之曰上帝以子天授音律之性將傳八音於季世故將壞之樂然正始之音子未備知也命坐乃教以歷代之樂治亂之音靡不周述寶常畢記之由是羣仙凌空而去寶常自此人間之樂無不精究

神仙感應傳韋弇字景昭因下第遊蜀至鄭氏園亭見仙子數十左右侍衛華裾麗服非世所覩謂曰予有新曲名曰紫雲今天子奉尚神仙之道吾欲以此樂授與吾子而貢於聖唐之君以此相託可乎弇曰某儒生耳素非知音固不可為也美人曰既不能余當寓夢以授於天子也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願以三寶為贈其售之可以畢世而富命侍者出一杯謂之碧瑤杯又出一枕似玉而栗其紋又出一紫玉函皆光彩瑩徹俱受於弇拜而謝之即別去回顧失向亭臺矣

叔隱仙伯周顗鬼官

丹臺新錄秦叔隱今在華山爲仙伯

眞誥周顗爲鬼官司帥注云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仕晉過江位至尚書僕射元帝永昌元年王敦南下遣收於石頭南門被害年五十四歲追贈光祿開府諡康侯

賈躭偷書神通竊丹

逸史賈躭一日令健卒入枯井中取文書果得數軸皆道書也遂遣十餘人寫纔畢有道士突入呼賈公姓名叫罵曰爭敢偷書躭遜謝道士復持去

高道傳輔神通幼孤貧爲人牧牛以自給每於牧所見一道士往來久而稔熟謂神通曰能爲弟子乎曰可乃引入水汝宜隨之無憚既入見所居嚴潔有藥囊丹竈使神通看火兼教黄白術經三年神通輙思人間會道士出乃竊丹別貯之既歸問丹所在則隱而不言道士嘆息曰吾本與汝道要今若是曷足授教雖備解諸法然無益長生遂引去

廖沖鶴骨平阿玉顔

實賓錄唐蔣防爲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曰沖先生名也清靈先生字也靜福先生家也先生之名玉堂金簡之名矣先生之家紅霞外景之家矣至於鶴骨松貌味淳含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爲師友矣

神仙傳劉平阿不示名字漢末爲九江平阿長因以爲號行醫救人見人之病如已之病後遇神人授以隱存之道服日月精氣居方臺館其顔色如玉

守眞三劒楊寶四環

翊聖傳建隆初黒殺降謂張守眞曰汝乃貞潔之士可以驅邪吾先授汝劒法爲民除妖然劒法有三以銅鐵煅爲利刃吾目一視便可用之有疾者但揮之邪氣自釋地祇作孽水族生妖以上劒治之山澤怪異以中劒治之魍魎害人以下劒治之

續齊諧志楊寶見一黄雀爲鴟所搏寶取置梁上啖以黄花毛羽成朝去暮來夜有

黄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鴟所摶承君見救以四環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事如此環寶生震四世名公

三洞羣仙録卷之八

三洞羣仙録卷之九　筵九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赤脚仙人黄髮老叟

括異志樂學士史景德末爲西京留臺御史嘗夢一人具冠服稱帝命來召俄見宮闕壯麗因問使者云此帝所也既升陛見帝謂曰而主求嗣吾爲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頓首求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而去傍拱立者曰此南嶽赤脚李仙人也嘗酣於酒明年果生仁宗皇帝

拾遺記李耼衰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絶跡惟有黄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耼共談天地之數及耼退迹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景唐玉案明星石臼

稽神録崔景唐汝陰人有道士自言姓梅來訪崔崔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案將之

壽春以獻節度使高審思為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日而還使兒姪輩奉事無所憂也梅曰予乃壽春人也將北訪一親知亦將還矣君其先往也久居于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即以十兩奉之梅乃置鼎中以火煉之少頃即成銀矣謂景唐曰贈此為路粮君至壽春可於城東訪吾家也由是別去崔後至城東求訪梅氏數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姓梅為道士者唯淮南王廟中有梅真人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訪之果梅真君矣自後不復遇

集仙錄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匹焉

何姑故人李昇舊友

撫遺洪州袁夏秀才侍親過永州因見何仙姑曰吾鄉有故人亭永亦有之此是則

彼非此非則彼是幸仙決之也仙曰此亭名因選詩而得之也選詩曰洞庭值歸客瀟湘逢故人夫洞庭之水與瀟湘之流一源耳今永之境湘水出其左瀟水會其右以二水所出故為永字今永剏此亭得其實也彼則非也因贈詩曰全永從來稱舊郡瀟湘源上構軒新門前自古有流水亭上如今無故人風細日斜南楚晚烏啼花落浙東春因君問我昔時事江左亭名不是真

集仙傳李昇字雲舉有煉氣養形之術元積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致於賓席問昇云當太平何不就榮祿而為布衣先生徐吟曰生在儒家偶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安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

成子蛇噬　陳純鶴嘔

真誥昔聞成子少好長生學道四十餘年後入荆山中積七十餘歲為荆山山神所試成子謂是真人拜而求道而為大蛇所

噬殆至於死賴悟之速而存太上想七星以却之因而得免

青瑣陳純至桃源愛其溪山秀絕裹糧沿溪尋勝凡九日至萬仞絕壁下夜聞壁間人語純糧盡困卧忽聞美香有巨花十餘片流出因取食之復見青衣採蘋岸下乃詰之曰此即三源夫人之地中秋夕三仙將會於此俄三夫人邀入見碧窻朱戶非世所有宴會樂作與純酬唱極洽仍戒曰君愼無往南軒純潛往軒中見案間有一玉笛試取吹之忽見故鄉人物山川儼然妻兒聚會笑語久之不見純不覺嘔一卯墮地化鶴飛去仙責曰不聽吾戒莫非命也後三十年復當來此乃以舟送純歸

四明賔友九宮仙嬪

真誥魏武帝爲北君太傅孫策漢高祖晉武帝荀彧爲四明賔友

女仙傳帝高辛時蜀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迹相吞噬蠶女之父爲鄰所掠唯所乘馬猶在女念其父殆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妻之然無能得父歸者一旦其馬絕絆而去載其父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齕父曰誓於人馬配人而偶非類可乎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女過其皮忽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女化爲蠶食桑吐絲成繭衣被人間父母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雲駕此馬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授以九宮仙嬪無復憂念也沖雲而去蜀之風俗宮觀皆塑女子披以馬皮謂之馬頭娘子以祈蠶桑焉

鬱夷金霧蒼梧珠塵

拾遺記蓬萊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常浮轉低昂有如山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歇戶皆向北又岱輿山南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如霧亦名金霧

又舜時有鳥如雀自丹洲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啣青沙珠輕細風吹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

山人採藥時得青石圓結如珠服之不死帶之身輕故仙人方因遊南嶽七言賛曰珠塵圓靜輕且明有道服之得長生

馬明救病峭岩拯貧

列仙傳馬明生者少為縣吏為賊所殺垂死遇神人以藥救之即活方知長生之術有驗遂隨之負藥笈至廬山以受道要馬明自後周遊天下勞苦辛勤願合藥以救人病不願昇天每居人間人多不知其神仙也

高道傳譚峭岩者茅山道士寶曆中遊天台江浙間貌如二十許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務以陰功救物常遺金於塗以拯貧乏或報之殊不認問其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為金以賑不足吾恨未能且無用之物以遺人亦何怪久而知其有神丹化金

于章剪祟元澤笞神

高道傳法師于章字長文開皇間受黃化丈人太極真公六十甲子及五帝五嶽符印凡百三十六首并論天地原流符之本

末置壇法式乃錄受符日月及真仙誥訣次第記之由是知師通冥之心與日俱進故除妖剪祟其神變不可量而流俗霑惠日益多矣

又左元澤溫州青障觀有土地里人常以血食祀之苟祀之不至則為祟元澤以杖笞神背三下翌日有大狸死於庭背有杖痕者三里人復夢神告曰託附吾者為仙官杖死慎勿以血食祭我也

禹鈞五枝季卿一葉

竇諫議錄竇禹鈞嘗夢祖考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其祖考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私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筭三紀賜五子皆榮顯仍以福壽而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故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蓋謂此也

仙傳拾遺陳季卿因遊長安青龍僧舍會一老翁與季卿擁鑪以坐見壁上有寰海

華夷圖季卿嘆曰十年辭家辛苦萬里何由泳淮泝洛至于家山耶翁笑曰此不難致命侍童折堦前一竹葉置於圖中渭水之上注目於此舟可如向來之願矣季卿瞪目覺渭水波動竹葉已成巨舟恍然舟泝遂及於家見兄弟妻子忻喜迎拜復辭家登舟至渭濱欻然如夢坐在畫圖之前仙翁擁鑪如舊季卿謝之因問翁姓名翁曰吾不欲姓名示於人間但居終南山已七百年矣子有道骨故相値爾

○馮俊負囊王遥擔篋

原化記廣陵馮俊以傭賃資生常遇一道士於市買藥置一囊可重百餘斤售俊負之至六合乃登小舟頃之忽抵廬山星子灣也見平湖渺然山嶺疊秀道士上岸行約五六里至一山下有大石方數丈道士以石扣之石遂開有二小童出於石間洞中有數道士奕碁戲笑道士曰檐人甚肌乃與胡麻飯食之謂俊曰勞汝遠來授與錢一千文俊辭歸乃指一石若虎形狀令

俊乘之道士鞭石其去如飛不覺已在廣陵門外比至家昏暝方始舉燭解腰下皆金錢也

神仙傳王遥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擔篋不沾濕

盧生叱賊劉馮止劫

酉陽雜俎盧生者因到復州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逼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俯伏聽命其侶詰之盧曰此輩劫江賊也其異如此

神仙傳劉馮者沛人也有軍功學道時長安諸賈客隨馮行雜貨萬金忽山中逢劫賊數百人仗白刃張弓四面馮語賊曰汝輩居官食祿我夫佃婦織云何斷道危人利已於是賊愈怒馮大聲曰天兵先打賊一時反手自縛口中血出欲死餘者尚能語乃乞活改惡爲善馮曰本欲盡殺汝馮敕天兵放賊皆立起也

野夫一枴子芝二榼

冷齋夜話劉野夫跛足拄一枴每歲必至洛中看花為人談㨍有味嘗作長短句曰跛子年來形容何似儼然一部髭鬚世間許大枴上有工夫選甚南州北縣逢著處酒滿葫蘆醺醺醉不知來日何處度朝晡洛陽花看了歸來帝里一事全無與歛芙餺飥再作門徒驀地思量下水輕船上蘆蓆橫鋪呵呵笑睢陽門外有箇好西湖

神仙感遇傳王子芝字仙苗常遊京洛間蒲帥瑯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居於紫極宮王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仙苗自云是河南緱氏族狀貌常如四十許人好養氣然莫知其甲子也

李鈞不餌陶琴無絃

高道傳道士李道盛與鄭遨羅隱之為友遨種田隱之貨藥以自給道盛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之信而不求俱好酒能詩善奕棊長嘯有大瓢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携就花木水石間一觴一詠嘗因酒酣聯句

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後不知何物是天真

晉隱逸傳陶潛字元亮性不解音唯蓄無絃琴一張每因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炎皇鑽火封子隨煙

仙傳拾遺燕昭王即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需事之王行道既久谷將子乘虛而集告於王曰西王母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以靈元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遊燧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燃綠桂膏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集王之宮得員丘沙珠結而為珮登握日之臺得神鳥所銜洞光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於燕宮而昭王徇於攻取不能遵甘需澄清之旨王母亦不復至

列仙傳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

伯仁西補庚生東遷

真誥定録君云近見周伯仁補爲西明公中都護中都護如世間太傅之官也又庚生者晉庚亮太尉也大帝補爲吳越鬼神之司王事靡盬斯亦勞矣元子云庚生今遷爲東海侯

昌齡策杖世雲乘船

西清詩話潁陽石唐山一峯雄秀上有石室即邢和璞筭心處也治平中許昌齡安世蚤得神仙術策杖來居天下傾馬後遊太清宮時歐陽文忠公守亳社公生平不道釋聞之邀致州舍與語豁然有悟贈之詩云緑髮青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坐覺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公又嘗書昌齡南莊相對北莊居更卜深山十里餘幽徑每尋樵徑上真情還與世情踈雲山犬吠流星過天外雞鳴曉日初昨日有人相問訊旋將落葉寫回書讀此想見其人矣

西山記吳猛字世雲嘗乘鐵船於廬山之頂俄有赤龍負之而遊於海

越溪道士少室仙伯

撫遺秦川城北山絶頂之上有隗嚚宮宮之壯麗莫得狀之門限皆琢青玉爲之瑩徹如瑠璃蜀中道士云古仙人有詩在限下土際求之果爾其詩曰越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玉窻寒滴露研硃點周易

王氏神仙傳王仙君以天復初自上黨雲遊經北邙緱氏入嵩山放志林谷迷其所之歲餘門人道士與其弟姪自壺關大行南遊嵩少歴問所經宮觀物色求之乃於嵩山西北絶崖中見之仙君端居巖竇之内宴坐凝然門人等皆炷香瞻禮不忍捨去君曰太上以我夙有微功召爲少室仙伯仙凡路隔勿復悲戀言訖騰空而去

畢靈引艘仙柯拔宅

晉史畢靈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多見侵辱而無慍色邑里號之癡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

山中船成當下水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蓋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惟用數人而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

北夢瑣言唐儀鳳中青城縣横源犀圍山下有民王仙柯服道士所遺靈丹拔宅上昇已具仙傳拾遺

瞿生插遁羅郁罪謫

廣記道士瞿生被師插急遁入一室穴中頃時持一棊子出曰適遇秦人下棊留飲此棊子乃秦之物也師視棊子狀如小龜光潤如玉

真誥萼綠華女仙之真也於晉昇平間降于羊權之家云我本九嶷山得道神仙羅郁是也以罪謫暫降混濁之世以償其過乃謂權曰無思無慮無貪無求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恬淡苦勤内行故我行之已九百年矣今授汝以尸解之訣權亦得道今在湘山不出

千韶天書王褒神策

續仙傳葉千韶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之術隱居深山遇神將帶劒佩龍虎符有黄衣緑衣二人執簿書前拜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充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授天書閲之若人間之兵籍也有事呼召即至自後凡有邪祟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不病人皆以爲神

王氏神仙傳王褒入華山一夕忽聞簫鼓之音千乘萬騎浮空而下見一神人曰吾乃太極真人聞子劬勞山林未該真要良可愍也復命郭靈蓋授君神策玉璽拜爲清虚真人理小有洞天事

自東擊虵趙昱斬蛟

傳奇韋自東遇一道士曰吾合龍虎丹信宿將成多有妖魔須得勇夫烈士仗劒攔截藥成當分惠自東從道士之高峯石洞燒丹之室道士曰五更初仗劒立洞門見精怪擊之無懼也俄有巨虵來自東以劒擊之而去

異人録趙昱從道士李玨隱青城山隋煬

帝知其賢起爲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昱涖政五月没舟船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夾江鼓譟聲振天地昱持刀没水有頃江水盡赤石崖傾吼如雷昱左手執蛟頭右手持刀奮波而出

韋見斷筆曹視束茆

廣記唐西川採訪使韋行武有姪曰子威有部卒丁約者執役於部下一日別去不可留曰五十年近京相見子威自後尋訪絶亡蹤跡子威後調官道由驪山旅舍閴通衢諠甚出視之則兵仗嚴衛桎梏纍纍其中一人乃約也子威驚認之際丁笑容謂威曰尚記臨卭別否一瞬五十年矣威問何爲而致此耶約曰吾言之久矣何逃哉威問所須云須筆威搜囊中以進臨刑之日子威往觀丁亦目子威微笑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及之次而丁囚已躍出謂威曰自此遐遁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俟於崑崙石室言訖而去道謂之塵釋謂之刦俗謂之世也

丹臺新録左慈字元放能變化術曹操求之不與曹公欲殺之徧令逐捕人見慈卽當殺之數日或有見慈者輒便就斬持其頭以白曹公公大喜就視之乃一束茆耳

左蛟蹙縮陳虎咆哮

高道傳左元澤居一巖室左右有大竹十本前池於曲渚中有碧芙蓉數十朶文禽數十隻鸂鶒遊泳其間嘉其趣因宿室中至夜有物環其身既覺唯瞑目坐忽達旦方解去視其布褐唯闇腥涎是夕復坐室中布網步以伺之果一物自池出長數丈兩目光射人若蛟螭狀甫嚴呵喻徐而蹙縮入池因戒曰後學輩無術愼勿獨棲巖穴也

又正懿先生姓陳名寶熾誦大洞經通感故珍禽異獸常來侍衛每朝老子祠及八節投龍簡則白虎馴繞左右導從往來人或有惡意則咆哮震奮觸觀左之槐使彼惡者驚畏自匿因號曰考虎木

公昉遺鼠忠恕稱猫

仙傳拾遺唐公昉師李八百得其神丹遂舉家拔宅昇天雞犬皆去唯鼠空中自墮腸出一月三易其腸今山下有拖腸鼠束廣微所謂唐鼠也

志林郭恕字忠恕周廣順中為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戸秩滿遂不復仕多遊岐雍京洛間縱酒逢人無貴賤常口稱猫遇山水佳處輒絶粮不食盛夏曝日中體不沾汗窮冬大寒鑿河冰而浴傍冰皆釋復卒葬於道傍及改葬視之空空如蟬蛻焉

趙熈救惠　董奉活燮

真誥趙熈漢時為幽州刺史能濟貧人於河中救王惠等於誅族數十事其身得詣朱陵而子孫並在洞天中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時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往以三圓藥納口中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還故半日能起坐遂活人問其故曰初見赤衣吏追云董真君有命遂得回耳

邠公觀像　曹王出獵

廣記杜邠公悰幼時嘗至昭應縣與羣兒戯於野外有一道士獨呼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戯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既去悰即詣之見荒村古觀歸然一殿存焉內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詳觀頗類向者所見之道士也乃半面為漏雨所淋也

原化記唐曹王貶衡州時有張山人伎術之士也王嘗出獵得鹿十頭圍已合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耳遂索水以術禁之俄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纔及寸負囊杖而行王問山人曰可追否曰可王令追之道士笑而來王問鹿何在道士曰向見鹿即死故哀而隱之今在山側王遣人視之皆隱於小坡而不動王笑而遣之

童子田舟　老翁負笈

稽神録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如井咸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傍有光往視之路窮阻水隅岸有花木二道士對棊使

一童子刺舟而至問欲渡否荅曰當還童子田舟而去鄭復縋而出明日井中有石筍塞其口自是無入者

幽怪錄侯遹劒門外見四黄石大如斗收之皆化爲金遹貨財百萬市美妾百餘人大第良田甚多忽一老翁負笈曰吾來求君償債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遹伎妾投於笈亦不覺窄須臾已失所在後數年見老翁攜伎行問之皆笑不言逼之又失所在

子陽桃皮田鸞柏葉

真誥黄子陽魏人也少知長生之妙入博落山中學道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黄水後遇司馬季主遂得度世

廣記田鸞入華山遇異人指柏木示之曰此長生藥也何求於遠鸞歸服柏葉數年自覺身輕一夕夢神仙持節相引入洞衆仙皆曰服柏仙人來勸名上清玉策金字復告之曰爾且止於人間俟有位即召遂悟自後隱於嵩陽百二十三歲少容

三洞羣仙錄卷之九

三洞羣仙録卷之十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郭無四壁劉有二囷

真境録郭文字文舉嘗於華陰山石室中得神虎内真紫元丹章值晉室衰乃負笈入餘杭大滌山伐木倚林苫覆爲舍不置四壁葛裘鹿巾區種菽麥及採箬以貿鹽酪或餘食即施貧者乾符中封靈曜真君山中遺跡甚多

晉逸史劉驎之字子驥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知之好遊山澤志在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知處也

孝成束帶自然綸巾

丹臺新録梁諶字孝成諶好樂仙道年十七爲道士即持齋誦經廣建功德濟諸苦厄視地而履恐傷含氣有鳥獸當衢每下路避之見人卑恭泊然虛靜一旦謂弟子王子年曰吾屬良友待我於南津當往彼爾可知之乃束帶南出子年隨之惟覺雲氣鬱鬱紘覆林谷良久諶忽踊身騰雲倏已不見遥聞鼓吹之音而已

本朝蒙求趙自然太平州人夢一人綸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山曰汝有道氣教以辟穀法乃出青柏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

青巾佳客白衣老人

神仙傳陳希夷先生一日謂門人賈昇曰今日有佳客至速報少頃一人衣褐青巾扣門賈走報其人已行賈逐之見一老人衣鹿皮賈問前老人去遠否老人曰此是神仙李八百動則八百里而鹿皮老人亦不見先生曰老人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也今既不見鹿皮者又去吾不可久留乃返真

漢武傳武帝出遊岱山遇一白衣老人耳聳於頂髮垂於肩頭有數尺之光帝異而

問之老人曰予聞嵩山有菖蒲一寸九節服之長生遂不見帝曰此乃岳神也時王興聞之服菖蒲得仙

酇丹一斗翁藥千緡

續仙傳處州松陽乃張天師修真之所酇去奢慕前人之迹結菴以居朝夕焚修山南有一巨石嘗坐其上感神人告之曰天師丹劒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師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神人曰勤修不怠丹劒可致師如其言不三年神人送丹一斗劒一口師後施丹治病功成上昇

又賣藥翁莫知其姓名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以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不神驗或戲問之有大還丹否曰有一粒厥直千緡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於長安賣藥抖擻其葫蘆已空只餘一粒安於掌中曰百年賣藥無一人買者深可哀哉今當自喫藥方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騰空而去

銅牌誌鹿金盆射鵠

高道傳明皇狩于咸陽獲大鹿命庖人欲烹之張果奏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遂命驗之果然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彫暗耳

又軒轅集宣宗嘗召入問長生可致乎集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自可致況長生久視乎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於館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令速至集纔及玉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大笑

李明合丹伯真採藥

茅山記李明長官避世不仕隱句曲鬱岡山合丹丹成而昇玄洲除大卿之任至今舊迹壇井存焉

真誥姜伯真入猛山中行道採藥奄遇仙人令伯真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知道之貴而篤志學之不知不正之為失君

欲使心正常以日出時錯手著兩肩上以日當心覺腹煖則心正矣常行之爲佳

葛氏蛟帳女媧雲幕

徂異志九疑山樵者婦諸葛氏感時疾數日起白舅姑曰新婦不唯疾平復且得仙矣俄出門乘雲而去又數日復回云天上樓觀皆碧玉碾成窻戸悉以珠寳綴蛟綃帳幔五色相照行空明中燃不死之香我今暫來相看俄有五色車駕雙龍力士御之女童爲從婦乘之冉冉而去

事始云女媧氏作雲幕又煉五色石以補天

劉安雞犬靜之龜鶴

續仙傳劉安即漢高祖之孫也安好神仙煉大丹丹成乃去時人傳云安臨去時有餘藥在器内置於庭中雞犬舐啄盡得昇天故人云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列仙傳蕭靜之絶粒學道一日掘地得一物似人手即時食之遇一異人告之曰子必餌仙藥矣子所食者肉芝也得肉芝食

者壽齊龜鶴宜隱山林以期至道遂遁去

德休霹靂王興雲車

神仙傳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於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顔貌不改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愈有一女年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所魅百方治之益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家居近山溪有潭穴汝女春月閒步溪側爲蛟所竊以拘攝精魂入其穴矣可將吾一符投於潭中少頃有驗投符後忽見潭水翻涌水中霹靂聲須臾有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烏蛇頭若大杓已劈死矣女病亦尋愈

王氏神仙傳王興蜀人昔爲蒲江主簿而境有靈迹興喜之遂去官隱於山中九年忽見洞中瓊花吐艶金蟾跳躍遂入洞中得仙丹服之即時乘雲車上昇令人以洞號主簿治自此始也

浮胡白豹雷公黄蛇

神仙傳施存真人號浮胡先生師黄盧子

得三皇内文驅策虎豹之術隱衡嶽石室山每跨白豹出入晉元康間白日騰昇

廣異記武勝之嘗於江灘見雷公逐一黄蛇或以石投之鏗然有聲雷公飛去得一銅劒有文云許旌陽眞君斬蛟第三劒

無競懷果孫鍾設瓜

青瑣李無競入都調官至朱遷鎮有丐者喧爭於路一嫗曰我終身乞丐衆得少金此子貸去不償無競取金如所逋數與丐者謝曰吾實逋其錢君行路人能償之又解其鬬何以報德吾家在隆和曲筠棚青簾乃所居也子能訪我否無競異之即往焉入門見數丐者擁鑪共火喜見於色命坐具小酌無競頗疑其人終不飲但濡脣而已時大寒盤中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懷歸丐者以詩送曰君子多疑即多誤世人無信即無誠吾家路徑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無競至邸取桃視之乃紫金也後琢其金爲酒器年七十面色紅潤豈酒濡脣之力乎

幽冥録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府三人來乞瓜鍾爲設瓜曰我司命也化白鶴飛去

陵陽沆瀣曼卿流霞

列仙傳陵陽子春食朝霞夏食沆瀣是夜半天地玄黄之氣也霞日初出青黄氣即朝霞也

抱朴子項曼卿河東蒲坂人入山修道一日有仙人來迎到天上見紫府金牀玉几仙人飲以流霞一杯輙不飢渴忽思家爲帝所斥遂還河東呼爲斥仙人

明皇紫雲元之絳雪

宣室志唐明皇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及樂闋有一仙子前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今傳授陛下爲唐正始音明皇甚喜即傳教焉及寤以玉笛吹令習之盡得其節奏

仙傳拾遺申元之不知何許人開元中詔至上都開元觀恩渥愈厚明皇與論道動

移晷刻嘗命趙雲容侍元之茶藥意甚恭恪乘閑乞藥少許以延其生元之曰我無所惜但爾不久處世耳愈切懇告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服此丹死必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珠玉疎而有風魂不蕩空魄不淪翳百年外可以復生此爲太陰煉形之道後雲容從幸東洛病於蘭宮得以此事白於貴妃如其所謂

道元觀燈知微翫月

仙傳拾遺葉法善天師字道元開元初正月望夜明皇移仗上陽宮以觀燈焉尚方匠毛順心結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動鏗然成韻以燈爲龍鳳螭豹騰擲之狀似非人力上見大悅師曰影燈之盛固無比矣然西京今夕之燈亦以如此適自彼來上異其語令欲一往得乎曰此易爾於是令上閉目俄而至焉上稱其盛者久之請迴復閉目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上於涼州以鐵如意貫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

事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

三水小牘道士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辰知微曰可備酒肴登天柱峯翫月既出門天色開晴及登峯月如晝至月落方歸下山則淒風苦雨陰晦如前

禦寇剖心道君剪舌

雲溪友議列禦寇墓在鄭郊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鑑鏤釘之業號胡釘鉸有美酒茶果輒祭禦寇祠以求聰明夢一人刀劃其腹以一卷書致于心腑及覺乃能詩嘗贈韓少府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

廣異記夔州有道士王洪明舌長呼字不正乃曰誦道德經忽夢道君爲剪其舌既覺語遂正

灰袋佯狂麻襦卓越

神仙傳蜀有道士佯狂俗號爲灰袋翟天師之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輕此人吾所不及嘗大雪中布衣褐入青城山暮投蘭

若求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矣天寒如此
柰何灰袋曰一牀足矣夜半風雪益甚僧
意其卒往視之去牀數尺氣如蒸炊流汗
袒寢未曉不辭而去嘗病口瘡數月狀若
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爲設齋齋散忽謂衆
曰試窺吾口中何物乃張口如箕五臟悉
露莫不驚異後不知所終
晉逸史麻襦者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
魏乞匃常著麻襦布衣故時人謂之麻襦
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輙散
之頗顯神異與高僧圖澄極爲交友
薊驢蟲流王屍泉涌
神仙傳薊子訓嘗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
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
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
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
起行步如初
茆亭客話王客者失其名及鄉里常攜節
挈籃引一斑犬往來卭僰間以採藥爲事
天禧戊午歲遊青城山迴臨卭宰師仲冉

召之與語曰吾野人也久居城市煩思歸
鄉誠有奉託宰亦莫諭其意一日獨攜笈
往國寧寺於寺門下坐卒鄉耆聞官瘞之
道左師宰聞之曰曩所言斯之謂乎遣吏
往彼焚之發其屍顏貌如生四肢皆軟若
熟寐焉頃之屍下清泉涌出浮屍而起遂
就更衣沐浴以殮之
方遠辯慧道華愚懵
高道傳閭丘方遠字大方幼辯慧通經史
昭宗累詔不起就錫命服賜號玄同先生
羅隱每詣受書先生輙閉目授之曰隱才
高識下蓋正容悟物故隱卒保終吉先生
一日忽沐浴焚香端坐返真顏色不變異
香三日不散時錢武肅夢先生騎鶴訪別
明日訃至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又侯道華常如風狂人人多侮之未嘗有
慍色好讀丹經子史或問誦此奚爲曰天
上無愚懵神仙
楊雄墟墓周暢義塚
仙傳拾遺楊雄字子雲口吃善屬文王莽

寘位閒理獄使者欲來收雄雄恐不免時
校書於天祿閣上自投幾死天鳳中辭疾
還蜀卒於家乾符中進士趙郁臥疾於嘉
州開元觀稍愈於殿上見一少年弊蓋鶉
衣白潔與郁並坐郁因言此觀巨功製作
國力興創何乃俯逼殿後而有墟墓也嘗
問郡人皆不知少年笑曰此漢相留侯之
後辟強之孫天師之祖也爲南安太守歿
於郡而葬於此乃說兩漢魏晉閒事皆若
目擊郁問以姓氏荅曰予雲姓楊乃強力
隨之遂出門而去至今往往有見者
真誥周暢好行陰德功不在覺時歲大旱
客死者數萬而暢收骸骨萬餘具立義塚
時或祭祀之應時大雨今在洞中爲明晨
侍郎

自然雷鳴法樂霞擁

雲笈七籤馬湘字自然狀若風狂能治病
有告之者湘無藥但以竹杖打病處或以
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或遊宦
觀巖洞多留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

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
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
含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
計江海茫茫轉更深
高道傳道士張法樂居耿谷之西抱元守
一凡三十餘年雲生梁棟霞擁窻扉自號
爲雲居觀久而道成猛虎馴伏侍側後屍
解蟬蛻焉

李預餐玉王捷燒金

感應錄後魏李預得古人餐玉法乃採訪
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
百餘枚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及疾篤
謂妻曰吾死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
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
之四宿未殮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
珠二枚含之口閉妻謂曰君自云餐玉有
神驗何不受珠言訖啓齒納珠因嘘其口
都無穢氣舉殮屍不傾委
澠水燕談江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中
遇一人於南康逆旅衣道士服儀狀甚偉

授捷黄金術仍付以神劒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佯狂叫呼上饒市中配流嶺南逃歸京師撾登聞鼓自陳宋真宗皇帝召與語悅之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數閒中正與人語聲如童子云我司命君也嘗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世謂之燒金王先生

賀瑒女筮秋夫鬼針

南史賀瑒字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子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土塊加心上俄頃而蘇

感應録宋徐文伯東海人濮陽太守熙曾孫也好黄老隱居秦望山遇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𤬪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學之遂名震海內其後秋夫彌攻其術仕至社陽令嘗夜有鬼呻吟聲悽愴秋夫問何人須答曰某東陽人患腰痛死爲鬼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措法曰請爲芻人按穴針之秋夫如言乃爲灸針設祭

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盧度應鹿龜年辨禽

賢已集盧度有道術少時阻淮水不得渡過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渡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飲食而去

翰府名談白龜年乃白居易之孫於嵩山遇李太白招之與語曰吾自水解之後放逍山水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峯中帝飛章上奏見辟掌牋奏於此今已百年矣近過潼關有詞曰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歌鸞舞鳳常記欲別時明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乃出書一卷遺之曰讀此可辨九天大地禽獸語言汝更修陰德可作地仙也

上竈延頸老夫正心

括異志鄆上竈天禧中嘗傭於東京州橋

滌器于茶肆有青巾布袍者神彩凛然疑其呂公也即走拜于前曰際遇先生願爲僕厮先生曰若真欲事我可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頸以俟引劍將擊郭大呼已失公矣郭後尸解視其棺敗絮而已

廣記唐末有一老人攜壷賣藥於益州得錢則散與貧者常謂人曰夫欲人之無病必先正其心心無亂求無狂思無嗜欲無迷惑則心無病而内之六腑雖有病不難治也老夫賣藥嘗以此告人矣一日詣錦江沐浴探囊取丹吞之遂化白鶴飛去

金闕帝君玉仙聖母

三洞珠囊云金闕帝君上相青童秉碧霞九雲流景雲輿飛青羽蓋上詣太上靈都宮朝三天靈録之文也

玉仙傳聖母生於炎帝之代推其鄉里即武陽郡人也有絶世之容其親所配瑯琊家將以適矣聞鄰人曰瑯琊好惑之士也聖母聞之遂泣而辭親登一小舟忽泛於大瀛任風所送至仙都山在高麗國中也

其山上有峯曰玉仙峯中有洞曰玉仙洞下有溪曰玉仙溪聖母泊於此山守志固節後半年遇女華聖母口傳飛神入鼎之道中源主神之法丹火養神之術得之而成道玉仙號者蓋因山洞而賜名玉仙祠前有方池嘗取玉仙溪水貯之後人投紙以占災福

張忠安車董京環堵

晉逸史道士張忠永嘉之初隱于泰山服氣食芝穴地窟爲室弟子亦穴居其教以形不以言朝廷累召所賜不受上曰欲屈先生仕尚父可乎忠曰昔避地與鳥獸爲侶年衰志謝不堪展效乞還故山從之以安車送還謚安道先生

又董京時至洛陽披髮而行逍遥吟詠嘗宿於社中乞索於市結網自覆或有所與金帛不肯受時太守就社與語曰方今堯舜之時胡爲懷道迷邦耶荅曰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遂遁去不知所在

沖素精素道全勤苦

真境錄精思院蓋沖素先生鄭元章所居先生常齋居危坐纖介不入南華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其所以感動天上仙人時降芝軿屬雲霽月白之夕惟弟子闚闞得聽其論則世莫得聞也精思院在杭州洞霄宮

神仙傳尹道全真人隱於衡嶽感上真降謂之曰白日昇騰者當有其材而後成其道汝受其一事而有沖舉之望斯乃勤苦所得躔宿分所值矣遂授以五嶽真形圖取其山之向背泉源之所出金寶之所藏通而爲之圖告曰汝能自修奉而獲感應乃知文始之裔太和之族世有神仙矣言訖而去道全於晉永嘉中上昇

貧士抱龍稚川除虎

野人閑話灌口白沙有泰山府君廟每至春三月蜀人𨋢集忽一人鶉衣百結顛貌憔悴亦往廟所衆人輕之行次江際乃坐於石上遂巡謂人曰此水中有睡龍衆不之應遂解衣入水抱一龍出腥穢頗甚深閉兩目而不牙鱗角悉備雲霧旋合風起水涌衆皆驚走貧士亦瞥然不見

神仙傳葛洪字稚川洪嘗養牛數爲虎所暴乃書符劾之見一人自稱嵩山君白洪曰虎狼爲害當已除之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

三洞群仙録巻之十一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處回旌節元卿琅玕

野人閑話王處回侍中延接布素之士一日有道士於竹葉上大書道士朱桃枝奉謁公出見從容致酒談論疊疊雍容可觀處回曰久存志於道常欲於青城山致一道院以遂閑適道士曰未也即於囊中取花子二粒種之以盆覆於上逡巡去盆花已生矣須刻長四五尺層層生花道士曰此仙家旌節花後公果建節兩鎮

廣記謝元卿遇神仙見丹柯碧葉微風時扣五音相節云此琅玕木也

炭婦許遜木仙魯般

西山記許真君遜門下學者數百人一日欲以事試之因化炭爲婦人散詣諸弟子其不爲所染纔十人耳即他日上昇諸真君是也今有炭婦市炭婦坊在建昌縣界

酉陽雜俎魯般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

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娠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其父後因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後知般所作也齎物具牛謝之般爲斷其兩手其月吳中大雨國初吳人尚祈禱其木仙

法善寶函王喬玉棺

集異記葉法善字道元寓於洪州西山養神修道一日括蒼三神人降傳太上之命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聖帝未可隱跡山巖以曠委任言訖而去時二帝未立而廟號年號皆已先知其後果有命詔入京後乃平韋后立相王睿宗明皇承祚繼統師於上京左右聖主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土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令蕃使自開上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及函中弩發中蕃使死果如法

善言

王氏神仙傳王喬後漢顯宗時爲葉縣令一日天降玉棺喬曰天帝召我耶乃沐浴入棺遂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馬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後人爲立廟號葉君祠

王母靈鳳文蕭彩鸞

唐隱逸傳道士王遠知梁揚州刺史曇選之子母丁氏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神仙之宗伯煬帝爲晉王時亦遣使召之遠知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遣之

仙傳拾遺文蕭寓洪州許真君宅遊帷觀八月十五上昇之辰士女雲集連袂踏歌謂之酬願忽見一妓歌詞潛合其名姓復是神仙之語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蕭駕彩鸞自有綉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蕭異之歌罷蕭徐行隨入大松徑中所居蕭然侍衛環列有几案簾帷若官

府亦有案牘斷割多爲江湖沒溺之事蕭再三詰之乃曰此不可輕泄吾當爲子受禍矣果有黃衣使曰吳彩鸞爲私欲泄天機謫爲民妻一紀乃與蕭歸金陵偕居其後乘虎俱入越王山不知所之

劉照青藜穆敬黃竹

仙傳拾遺劉向成帝之末校書於天祿閣夜遇一老人黃衣植青藜杖叩門而進問姓名我即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之才而下觀之遂出懷中所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授向而去

穆天子傳天子南遊黃臺之丘以觀夏啓之所居獵平澤大寒雨雪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口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赤松明囊白雲仙籙

齊諧志鄧紹八月旦入華山見童子執五色囊盛柏葉上露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今人八月旦作明囊是也

列仙傳劉白雲江都人也多陰德遇樂子

長曰子有仙籍天骨而流浪塵土中何也因授以籙且告之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可授道白雲依而行之變化萬端日行七百里再遇子長服丹千日上昇

侯楷同塵幽棲混俗

高道傳侯楷字法先十四師正懿先生學道先生曰汝東心勵節於道不懈苟非棲隱山樊不易得也楷曰道在方寸何必山樊先生曰吾固知之然神仙多託巖藪及成真之後出而同塵

又薛幽棲開元中登進士第男退不仕入鶴鳴山訪漢天師治所修行僅一紀道氣愈充天寶初遊南嶽卜棲真之地遊心於自得之場曠然無所係而能和光混俗毀方瓦合於三洞經教靡不該覽故幽人逸客嚮風稟受嘗進元微論及注解度人經行于世

王生桑田麻姑陵陸

宣室志王先生有道術曉跡烏江人皆不識之洪農史梅之聞其名謁之抵暮先生

以杖劃庭下則雷霆震動巖谷重疊湖水極目先生曰陵陸遽遷而有桑田之變坐客惶恐先生曰所以為娛耳即以帚掃庭寂靜如故

神仙傳麻姑時降蔡經之家入見王方平遂拜之姑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見蓬萊又淺於往時至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云海中復揚塵也

玉壇風冷瑤臺露清

稽神錄建鄴市有卜者忽於紫微宮題壁云昨日朝天過紫微玉壇風冷杏花稀碧桃泥我傳消息何事人間更不歸自是絕跡人皆言其上昇

逸史唐開成初進士許瀍遊河中忽得重病不知人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筆大書於壁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悟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書訖復寐及明旦又驚起改其第二句曰天風吹下步虛聲言訖兀然如醉醒不復寐矣良久漸言曰昨夢到瑤臺有女仙三百餘

人内一人云是許飛瓊遣賦詩及成復令改曰不欲世間人知有我也既畢甚被賞令諸仙皆和曰君終當至此且歸若有人導引者遂得回耳

李賀樓記方朔甕銘

書法苑李賀將死時有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如霹靂古文云召賀了不能讀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曰帝成白玉樓立召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少頃氣絶賀學語時呼太夫人爲阿彌

拾遺記黄帝時碼碯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尚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群臣至舜時露漸減隨世之汙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秦始皇通汨羅之流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置於舜廟漢東方朔識之乃作甕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壷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

季通丹臺子微赤城

六帖紫陽真人周季通入蒙山中遇富門

子再拜乞長生訣富門子曰名在丹臺玉室中何憂不仙

神仙傳司馬天師名承禎字子微女真謝自然汎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士謂曰天台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自然遂還求之得度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曰吾於玉霄峯東望蓬萊常有真仙降駕今爲青童君所召須往矣俄頃蜕去詔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正一先生帝親文其碑 有集行于世

彭虬盤躃王鶴飛騰

丹臺新録彭宗字法先年二十服業於杜沖真人深蒙賞接栖真味道精貫神人山中有毒蛇猛虎宗每以氣禁之潛伏盤躃雖摩觸終不得動宗解之方去

王氏神仙傳丞相王徽女幼年慕道持經撫琴嘗曰洞宫有召命當補仙職題詩曰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卒及明有雙鶴飛騰於庭木音樂異香

滿野舉形就木空衣而已

空洞靈瓜嵰洲甜雪

拾遺記後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空洞靈瓜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又說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

又穆王東遊大騎之谷指春霄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麏曳丹玉之屨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又進洞淵紅蘤嵰洲甜雪

伯微金汋仁本玉屑

丹臺新録莊伯微少好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見崑崙積二十一年後服食入山學道猶存此法嘗復十許年後閉目乃奄見崑崙存之不止遂見仙人

授以金汋之方因而得道猶是精感道應使之然也非此術之妙矣

酉陽雜俎鄭仁本與其中表遊山迷路見一人枕一襆物而坐問之乃云君知有七寶城乎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我其一也因開襆視之有斤斧數事玉屑飯兩裹分遺鄭曰食此可以畢世無病矣

李對道德嚴議優劣

高道傳道士李含光者晉陵人年十三篤好道學雖處暗室如對君父人見之情色皆斂明皇召見問理化對曰道德經者君王師也昔漢文行而躋民於仁壽又問金鼎曰道德者公也輕舉者公中之私也雖時見其私亦聖人存教爾若求生徇欲類於繫風不亦難乎帝甚嘉之

又嚴達者字道通始髫亂已有方外志周武建德中詔法師於便殿是時已沙汰浮屠氏又下議公卿復欲去道家流上問法師道與釋孰優曰主優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辯曰釋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

非主乎上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曰客歸則有益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嘉其對

葛呼錢飛宋指燈滅

丹臺新録葛仙翁嘗取錢使人投於井中公往井上以器呼錢人見其錢一一飛從井中出入公器中

續仙傳宋知白爲道士眉目如畫言談秀麗夏則衣綿冬則卧於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如蒸出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則如隙風所吹或食蒜肉五斤蒜虀一盆飲酒三斗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一二美女行則捨之人以爲得補腦還元之術後之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

陶挂朝服夏懸辟書

丹臺新録陶隱居除奉朝請頗怏怏與從兄書曰昔仕宦意以體中打斷必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出爲浙東一好古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宿昔之志謂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除奉朝請不如早去無自

勞辱欲脫朝服挂神虎門褧鹿巾徑出東亭因與王晏別語及此事晏曰主上性存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脫致忤旨便恐違卿高志如何先生嘿思良久曰吾本爲身非爲名若有此慮亦奚如此於是不詣省直表辭而已

真誥明晨侍郎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服朮餌和雲母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

月支獻獸麻村射猪

列仙傳漢武帝幸安定月支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又獻猛獸一頭形如狸其毛黄色帝曰此小物何謂猛獸使者對云夫威於百禽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麟爲巨象之王鳳凰爲大鵬之宗亦不在其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千萬里常占東風入律青雲干呂謂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故以二物來獻豈圖陛下乃不知真乎帝恨使者言不遜欲罪之明日遂失使者猛獸所在

廣記麻陽村人見一野豬射之至一石室中見一老人曰此非真猪速宜出去童子送出門村人曰老人誰耶曰河上公也上帝令為諸仙講易又問童子汝誰耶曰我王輔嗣也未能精通於易被罰守門童子以石塞門四顧茫然不知所在

楊君問龍葛公借魚

真誥楊羲夢登高山四面皆大水見一白龍身長數丈東向飛行空中光彩耀天又見白衣女子入口中須臾三入三出乃止又還羲右邊而立又覺羲左邊有一老公著繡裳芙蓉冠柱赤九節杖而立俱視白龍某問何等女子徑入龍口耶公對曰此太素玉女蕭子夫取龍氣以煉形也又問公何人來登此宇公答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此蓬萊山吾治此立府君故來乃得相見我耳某又問此龍可乘否答曰此龍真人張誘世石慶安許玉斧丁瑋寧也又問一龍而四人乘耶公曰此侍晨官龍如世之軺車

神仙傳葛仙公出行於路見人賣魚謂魚主曰欲借此魚到河伯所可乎主曰魚已死公即書符內魚口中投之於水魚即跳起

龔祖輕舉自真昇虛

高道傳道士雙襲祖栖白馬巖誦黃庭經功成閉室七日不出弟子驚異視之忽然輕舉而昇遺仙帔於木杪及嵓中卧席後百餘年皆不壞

又道士賀自真有學趣嚮高邁居嵩山修道一日雲鶴音樂雜滿空際自真遂昇虛而去處士陳陶與洛人瞻之因賦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山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迎低絳節青鬟歌引駐香軿誰能白晝相悲泣太極光陰億萬年

劉翊陰德韓崇仁政

真誥劉翊家巨富周給困窮好行陰德累遷陳留太守損己分人遇馬皇先生告之曰子仁感天地德動鬼神太上嘉子之用

情使我來携子以長生吾仙官爾能隨吾去否翊從之而行遂授以服五星之華法今在華陽洞中爲右理監

又韓崇晄陵人遇神人王偉元授以流珠丹元法語之曰子行此道可以仕官功成之日無妨仙舉崇初爲宛陵令行仁政以撫民蝗不集界後遷太守視民如傷政化洽普復遇偉元毋授隱遁解形法遂入大霍山以度世今在華陽爲左理監

○蕭文補履負局磨鏡

神仙傳蕭文常在市中爲人補履十數年人皆不知其神仙也只見其不老好事者欽之就求道術不能得之惟梁毋得其作火之法一日上三亮山與梁毋相別列數大火而昇

列仙傳有一磨鏡叟常負一鑑局於市中不識姓名皆不知其神仙只以負局呼之或時貨藥服之者皆愈

顧和執蓋淳于典柄

真誥顧和吳人也少孤有志操仕晉爲中

丞遷尚書僕射永和元年尸解太上迎補爲執蓋郎今在華陽洞中

列仙傳淳于上虞人也自少好道長於卜筮入天目山隱居遇仙人惠車子授丹經功成今在洞中爲典柄郎主試有道之士

韓康避名戴孟改姓

後漢逸史韓康字伯休常採藥名山賣藥長安路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康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焉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公車連召不至

○高道傳道士戴孟本姓燕名濟漢末人以謂養生者隱其名字藏其所生之時改姓戴託仕於武帝之朝孟少好道事毋以孝毋服除入華山服朮遇裴真人授以玉珮金璫經遂能輕身周遊名山日行七百里

黃符療疲蘇香返魂

搜神秘覽長安有黃公者嘗售得一僕負檐相從幾一二歲家貧窘夫婦悲嘆僕聆

之問曰主人所須得幾何曰得五百千僕云某有小術可以致之因市好紙并筆硯瓦盆蒭茭各一明晨與俱往市中僕乃疊紙數百重持筆謂人曰今書一符在紙面使皆津透來年長安大疫此符可療每道當焉五十金後日果五百千矣遂行氣吹嘘草生火光焰相燭以瓦盆覆其首入坐於火中乃不知所在來年長安果大疫有符者免焉

○洞微志有蘇德哥者善合返魂香但殂經八十一年已上者即不可返時司天主簿徐肇嘗泣告之曰父毋曾祖皆欲一拜之蘇唯唯乃懷中取一貼如白檀香撮於鑪中煙氣裊裊直上其香甚於龍腦蘇微吟曰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為追引食頃忽然驚風拂幕見其祖曾父毋俱至肇泣拜欷覛之其衣冠裝著悉如平時曰今日喜會誠亦難得飲訖徐徐出幕為煙霧而散德哥後亦不知所之

玉巵娘子金華仙人

幽怪録有崔書生於東周邏谷口見一女郎具聘娶之崔毋曰新婦妖美必是狐媚傷害於汝女曰本侍箕箒便望終天尊夫人待以狐媚明日便行矣明日入山遂失所在後有胡僧曰君所納妻乃仙女玉巵娘子若住一年舉家必仙矣崔生歎恨而已

大洞玉訣曰太初天有流汨之池池中有玉樹周回蓮華十丈池廣千里水乃香美金華仙人恒處蓮華之中飲流汨之水則五臟明徹面生紫雲

○張誤食厭應不茹葷

括異志龍圖張公壽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樞直為殿中丞日奉朝請在京税宅子居常閉閣一日有人叩門頗急大呼曰小師入去何故便不放出張起覛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復與之較量良久乃去邑君先妊娠是夕生壽景祐元年第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黄衣使者追至一府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辯

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吾為若言少選復出呼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適曰張燾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悟汗流浹體公神骨清粹衿懷夷曠豈非仙曹被謫者歟

高道傳道士應夷節母夢流星入牖驚寤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葷茹授正一紫虛等籙師行之精謹嘗謂弟子曰吾以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能道不違人而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闕泉曲酆都相去幾何唯心自兆耳爾等勉之

○子晉窺井士則叩門

拾遺記大始元年魏帝為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中有丹石井非人之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為衣髮大如縷堅韌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蠡續人髮以為繩汲丹井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

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視之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袖揮之則雲雪自止白蛙化為雙鳩入雲遂滅

劇談錄嚴士則穆宗朝為尚衣奉御因入山採藥覩一茅舍煙蘿四合見一人偃卧石上士則問俟答曰予自安史犯順居此避世不知年代仍無煙火念君遠來無以療飢乃取紙囊中如褊豆形者取一粒汲泉煮之良久香熟令啗之即覺豊飽曰汝得至此亦宿有分汝他時位至方伯儻能脫去塵華長生必得矣

三洞群仙録卷之十一

三洞群仙録卷之十二

設二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何侯灑酒道子潑墨

總仙記何侯堯時隱蒼梧山舜南狩止何侯家大帝五老來謁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日昇天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位爲太極真人今九疑山有何侯廟在舜廟側

小仙傳吳道子得神仙術畫妙入神唐太宗聞之詔入宮庭有粉墻數尋俾畫山水道子即命帳幕蒙芘其墻以墨漿潑於墻上復以幕覆之良久曰請陛下觀畫其山林草木人煙鳥獸無不具備上顧眄久之見巖石之下有一小洞道子指曰此洞多有神仙扣之必有應者於是以手擊之洞門岩開有童子在側道子曰洞中甚有佳致請陛下一觀道子乃躍入洞中以手招上上不敢入洞門復閉道子自此不知所在

兼瓊酒星張魯米賊

逸史章仇兼瓊尚書鎮西川嘗令左右搜訪道術之士有一鬻酒者酒勝其黨又不急於利賒貸甚衆每有紗帽杖藜四人來飲酒皆至數斗積債十餘石即併還之談諧笑謔酣暢而去或報章公公遂專令探伺自後月餘不至忽一日又來章乃潛駕往詣公服至前躍出再拜相顧徐起遂失四人所在時明皇好道章公奏其事詔召孫公問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

天師傳張魯字公期漢中南鄭二郡太守每行法治疾立復康愈每授法治病者令致米一斛遂積鉅萬魏王輔政謂之米賊遣將統兵來討時諸弟子見兵馬至驚懼走告師師以手板畫地河流湍急兵不得渡遂用水軍師又以手板畫空即九重峰嶺直接重霄兵不得前遂聞魏王遣使追謝就拜梁益二州刺史鎮南將軍封閬中侯後飛昇

歸真示書伯醜譚易

湘山野録熈寧丙辰歲交賊寇邕郡倅唐著作子正盡室遇害唐桂州人治平中赴京調舉至全州中塗欲僦一僕乃遊衣州日所役舊奴也挈重擔勁若健羽雖鞭馬疾追長先百步之外恐他逸遂遣去其僕當日自全州行至唐州凡二千七百餘里日午已到留書祝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君後月餘方抵唐下馬於驛驛吏前曰君非唐秀才否一月前有人留一書在此因出書示之曰歸真子謹封唐因起封惟一詩曰衣山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圓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鼎内丹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爲燕會好求黄壁卧林泉問其形貌乃全州䟽僕及唐遇害當丙辰正合詩中所謂角龍也

仙傳拾遺楊伯醜好讀易隱華山何妥嘗問易之所學曰太華下金天洞中我羲皇所教之易與大道元同理窮衆妙豈可與世儒常譚而測神仙之旨乎

葛符上下鄭風南北

丹臺新録葛仙翁嘗船行弟子見公箱中有十許符因問曰此符之驗盡何事可得見否公曰神符亦無所不爲弟子欲願見之公乃取一符投水中水迅急符逆水而流下公曰如何客曰今凡人投之亦當爾復投一符即逆水上公曰如何客曰異矣復取一符投水中符亭亭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下符上會中央三符同聚而不流

鄭洪傳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漢太尉鄭洪採薪得一遺箭須有人覔洪洪還之問何所欲洪識其神人也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爲鄭公風

戴洋短陋李阿貧窮

晉史戴洋字國流吴興長城人年十二病死五日而甦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籙結吏從旛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

室恒盧衡等諸山既而遺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妙占候卜數無風望好道術為人短陋

神仙傳李阿蜀人常乞於成都而所得復以散貧窮夜去朝還人莫知其止宿後一日語人云予被召崑崙當往遂不復見

劉寬長者夏啓明公

真誥後漢劉寬靈帝時為太尉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産寬須臾遣人視之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畜産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麗服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内稱為長者

闡幽微篇云夏啓文王邵公奭吳季札夏啓為東明公此四明公後並當昇仙階也主領四方鬼事

李嬴蛟室思邈龍宮

樹萱記李嬴遇神女遺以匹素云蛟室所織後遇胡人以三百萬易之云此龍鬚小鬚織成三十小劫方斷一綵

續仙傳孫思邈見人殺蛇解衣而贖用藥以封投於草中去數月忽有人邀至一城郭若王者之居見一絳衣人相謝曰前者小兒蒙救孫潛問左右此何所答曰涇陽水府留飲問所須孫曰山居樂道故無所欲君取龍宮方三十首此方可以濟世救人孫歸歷試諸方救人不計數著千金方散龍宮方於其內唐高宗聞名除諫議不受後尸解空衣令為孫真人

葛期致雨趙炳呼風

神仙傳黃盧子姓葛名期治病千里寄姓名為治治皆愈年二百八十歲禁水水為逆流力舉千斤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光氣高丈餘天大旱時到淵中召龍出使催促昇天便雨數日一旦乘龍而去皆與親辭別遂不復還

總仙記趙炳字公阿東陽人曾遠行遇舊

交炳乃酌東流水爲酒削桑皮爲餔皆極
醉飽曾至河欲渡岸傍求船船人不應炳
乃鋪蓋水上而坐呼風亂流而濟悉無沾
濕時人神異之

阮丘貨葱文賓餌菊

列仙傳黄阮丘者睦山道士也衣裘披髮
耳長六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五百里每
止於山上種葱貨藥以度世百有餘年人
皆不識之及朱璜指出方知其神人俟之
已不見矣

又文賓者太丘人也賣草履爲業一日棄
妻入山餌菊不出妻老入山尋夫見賓更
少亦不肯下山賓曰汝亦好道遂令妻餌
菊養氣夫妻俱得道

謝敷少微李至亢宿

晉逸史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入太白山
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召博士皆
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
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
既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

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王壺清話李至南宮嘗作亢宿賦其賦序
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庚寅歲忽夢遊一
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牀巋然於中
一金龍盤于牀上碧鬚金鬣光射天地旁
有緑鬢道士轉眄若嵓電謂予曰此亢宿
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
積疾亦消予將拜龍輙先拜至道初太宗
皇帝立真宗皇帝爲皇太子命公與李亢
相並爲賓客太宗皇帝戒真宗二臣皆宿
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於汝宗
基國本吾無慮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
拜符亢宮之兆也

王畫瓦黿黄折草鹿

酉陽雜俎王瓊有道術取一瓦片畫作黿
甲懷之少頃取出置地則成真黿循行庭
下經數日成瓦

西山記黄真君名仁賢字紫庭一日受玉
皇詔上昇而二弟尚在獵所紫庭遽往召
之乃曰我等受性遊逸不堪作仙但願畢

家昇騰我等未欲去世亦恐捕鹿𡨋數未足致此迷執紫庭以其分然乃付地仙之術教其修化復折草化鹿止其妄心二弟後隱於西山

觀香脫網許映解束

真誥王觀香靈王之女喬之妹也得喬飛解脫網之道與喬入山積三十九年道成授書為紫青宮妃主領東宮

丹臺新錄許映長史之兄也映絕志山林勤心味道遇王世龍受解束之道修返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還顏反少但恨其所稟不饒不得其高品之通耳司命勑吾舉之使奏聞上宮移名東渚立為地仙

周驅邪魅劉役鬼神

西山記周真君諱廣字惠常入蜀得驅邪逐魅之術以拯救疾苦聞許真君在旌陽以符呪療疾遠近赴遡乃自蜀雲臺山至旌陽求見願事門下許君從之盡得其妙要後從許君上昇

神仙傳劉根漢武帝時棄官學道入嵩山石室中廟掾王珍因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於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執釆旄之節余再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告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之神人曰我是也遂授以道要夫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嶽者有不死者有尸解者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一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其次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

李臻晦迹張皓登真

高道傳李臻家甚貧一日有道士張齊物謁臻求寓泊之地臻待之甚厚張每醉或罵詈偃汙臥具奴僕皆惡之而臻未嘗介意張因謂臻曰蒙君厚顧如此今別去能相送數里乎遂與之偕行張曰余周遊人間五十年未嘗見仁厚如君者遂以黃白

術授臻辭以命薄不敢受張茫然自失曰
君之道非其所及也於是抽簪引以爲劒
乃劃地隨手而裂曰自此爲別乃投身入
地而沒臻異之

張皓漢永初中嘗詔逸人爲道士皓年二
十歲與其選一日封衡忽至皓望風伏膺
求啓未悟衡因觀其心遣涉于深淵則遇
鮫鯨迫之而貌不變誘之以色試之以財
而心不動衡曰可教也於是付青腰紫書
金根上經及神丹半兩而誡之曰勤則得
之替則失之皓俯伏受命遂入赤城山服
丹行道至魏太初登真

安妃貴客孫登奇人

真誥興寧二年紫微夫人與安妃同降楊
真人室紫微曰今日有貴客來相詣安妃
神女乃李夫人之女昔往龜山學上清道
成受太上書補爲九華真妃賜姓安氏以
遊行於太清也

抱朴子云孫登奇人也無家屬每於山間
穴地而處冬則單衣大寒披髮自覆其身

而真誥亦云孫登獨弦而成八音真奇士

道者樓幕先生布巾

茅亭記雍法志嘗供養一石老君每誦天
蓬呪不輟一夕夢神人於石像前取一樓
幕與之曰但有患者以幕拂之言訖而覺
自後有疾者來以幕拂之應手而愈時人
爲頌曰雍道者掃盲能視拂跛能履患者
雲集

丹臺新錄軒轅集居羅浮山自號羅浮先
生人傳數百歲每入山採藥而龍虎隨侍
而行師能分形化影無所不至每出入持
一布巾見有疾病以布拂之應時而愈後
不知所在

天台劉阮合浦元柳

神仙傳劉晨阮肇嘗往天台山採藥迷失
道路因過溪見二女子顏色殊絶邀至家
設甘酒下胡麻飯山羊脯食之甚美館于
山中半年許泪歸鄉邑零落已七百年矣

傳奇元和中有元徹柳實居于衡山欲越
海艤舟合浦忽颶風飄入大海莫知所適

俄至孤島而風止二子登岸忽見雙鬟女子二人因叩頭求哀乞返人世二女憫之乃引謁南溟夫人告以姓名夫人笑曰昔有劉阮今有元柳豈非天也命二女送客以玉壺一枚贈之題詩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鸞鶩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上皆有異花二子登橋遂抵合浦回視已無橋矣將歸衡山中塗以手扣玉壺果有鸞鶩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忽道左有盤餚飲食豐備二子食之不飢後遇一叟曰太極先生以壺告之先生曰吾貯玉液壺也亡來已久後二子隨叟隱祝融峰疑自此得道也

少君眉目　子榮鼻口

神仙傳李少君齊人也聞漢武帝好神仙少君以神方干武帝云丹砂可作黃金服之能昇天時見武帝御座有銅器曰此齊威公之器也帝驗其刻鏤之文果是乃知少君數百歲肌膚光澤其眉目口齒如童子焉

丹臺新録趙瞿字子榮時患癩疾垂死自厭入山以身投虎狼不歸忽遇異人授以服食法而疾除身體輕強年一百七十歲有少容臨卧時見二美女出入口鼻之間耳聞琴瑟之聲在人間三百餘年色如童子

真多朝元　可居占斗

列仙傳李真多者神仙李脱之妹也隨兄修煉而兄授之以朝元之要行僅百年狀如二十許遇太上降授以飛昇之道今蜀中有真多治是也

高道傳道士任可居者不知何許人年四十木訥愿慤負囊事道士向道榮道榮憐其志以鎮元策靈寶訣付之戒曰十八年後方可以示人災福之驗勿窺榮利無妄傳授此道得之者神仙泄之者夭枉可居自後漸言人休咎或為人禳禳每占先令其人齋戒向壁列斗魁之像坐其前則禍福吉凶歷歷如見

李泌潑蒜叔茂種韭

鄴侯家傳李泌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恐其飛騰也既長辟穀每道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鏁子骨嘗作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絶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真誥秦時巴陵侯姜叔茂來住句曲山下種五果并五辛菜常貴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韭薤即其遺種耶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為姜巴者是矣

○龍君橘社漁父杏壇

仙傳拾遺柳毅家于江湘儀鳳中下第將還鄉里其故人客寓涇陽者往別之未至六七里見美婦人牧羊於野心甚易之問其故云洞庭龍君小女也嫁于涇川小龍為夫所薄愬於舅姑舅愛其子黜之以至于此因託毅寓書于洞庭之北有巨橘謂之橘社鄉里祠之至其所以物擊木三五

聲書可達矣毅如其言有武夫出波間引毅入波中其宮闕如王者之居於是留毅宮中歡宴累日既還贈遺珍怪不可名述

南華真經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上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張瀣飲水伯陽餌丹

仙傳拾遺張瀣武陵人幼而好學常注念於桃源覬顧遇靈仙以希度世亦髣髴通感祕而不言乾符中鄭滂出牧武陵因述詞文虔誠禱祝以瀣牙將之中素勤道法令齋其詞致齋法事未畢有仙樂五雲之異良久垂一瑠璃瓶自空而下瀣捧接之及一瓶水耳盡飲之甘美無比忽然騰躍昇天而去

○神仙傳魏伯陽入山作神丹將弟子三人丹成知弟子心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當試之以犬犬飛者可服之若犬死不可服

也乃以丹餌犬犬食即死伯陽曰吾輩違世俗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恥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丹入口又死徐二弟子相顧曰作丹以求長生今服却死何如不服乃出山營棺木一人去後伯陽即起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出逢其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寄二弟子二弟爾時乃醒悔恨而已

騾客排闥　胡琮啓關

神仙傳茅山黃尊師學行甚高開講之次衆方雲集忽有一人排闥而呼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何為何不入深山學道敢漫語耶師不對良久色稍和曰豈非要錢修造乎可盡取破釜雜鐵來師如其言即命掘地為鑪以熾火銷鎔取少藥攪之少頃去火已成白金矣師感謝笑而出門不知所之後有人見於京師腰插一鞭遂一騾其去如飛或目之為騾客

搜神覽江州太平觀道正胡用琮雙目失明罷職嘗令人引行觀中至門時天大雪

人言有貨者曰街一觔坐堦砌上貨墨一金一寸人稀售之琮問其故曰今日大雪不能入城遂憩此而人少顧者琮憫焉丐之五十金日以為常忽一日叩門告辭關揵不開相隔而語曰我贈君墨一寸請自保之隨意而用若有患磨服之不復有苦琮謝之問其姓曰我賣墨牌榜即姓氏也乃置墨而去漸聞聲遠啓關無及矣琮因磨墨飲之即覺兩目明徹或曰以觔界口乃呂字疑其洞賓也

沈彬石槨　表玘銅棺

賈氏錄談沈彬郎中少好道將卒戒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即葬之子孫不敢違既兆其穴開之見石槨一所甚寬廣及有青石蓮燈三枚鐫刻甚妙又有石記云開成二年開雖開亦不埋漆燈猶未照留待沈彬來後人見棲於西山天寶洞

表府君祠堂記云府君後漢人也按北齊修文御覽云陽羨初立縣時會稽表玘生有神異而君始為令於此逆知水旱自言

死當為神或寢息継日夢與神宴會一旦無疾暴亡殯後風雨晦冥忽失柩所在有民夜聞荆南山若數千人聲晨往視之而柩在焉亟抵縣白之吏民馳至柩已神藏止見石壇石冢而已於是改荆南山為君山至今俗呼為銅棺山以謂府君亡時天降銅棺如王喬為葉令天降玉棺類也

紫雲乘風黃梅墮井

紀聞録唐開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駕在東京以李適之為河南尹其日大風有女冠乘風至玉真觀集于鍾樓人觀者如堵以聞於尹尹率略人也怒其聚衆袒而笞之而乘風者既不哀祈亦無傷損顏色不變適之大駭方禮謁奏聞勑召入内殿訪其故乃蒲州紫雲觀女道士也辟穀久輕因風遂飛至此後因大風復飛去不返

廣異記黃梅縣女道士張連翹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見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又出如是數四遂墮井家人怪久不還往視見連翹立井

水上自後不食父母命出家為道士年十八晝日於觀中獨坐見天上雨錢又雨黃藥吞二粒覺神情倍於常日

魯聰致雷王向分影

續仙傳葉千韶字魯聰有道術嘗遇歲旱人請祈禱師即焚香啓祝須臾降雨人有請致雷者以足擦地便鳴從地底轆轆聲一日於城市忽驅叱以振威人詰之曰我見其處火災故救之耳驗之信然

列仙傳王向生而秀異日望終南山高峰謂父母曰兒長大必居此山人甚器之既冠不願仕以坐忘遺照為事遇神仙孟先生授以道法能變化分形化影

謝雲一川王濤萬頃

集仙録果州謝自然絶粒多言道家事詞氣高異刺史韓佾至郡疑其妄延入州閑之累月率長幼開扃出之膚體儼然佾即使女自明師事之又於大方山置壇請道士程太虛具三洞籙遷自然居於州郭正元九年刺史李堅致任自然告云居城郭

非便願依泉石堅卽築室於金泉山一日詣州與李堅別卽於金泉山白日上昇士女數千人咸共瞻仰須臾五色雲遮亘一川

墨客揮犀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舘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鍾鳴矣爲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聲夢斷時

秀川鐵扇觀福金餅

野人閒話祠部員外郎彭曉字秀川自號眞一子常謂人曰我籛鏗之後世有得道者余雖披朱紫食祿利未嘗懈怠於修煉去作一代之高人終不爲下鬼者矣宰金堂縣則恒騎一白牛於昌利山往來似有會眞之所往往有白鶴飛鳴前後曉注陰符經解參同契每篆符謂之鐵扇子有疾

者飲之輒愈

集仙錄黃觀福家貧每以栢葉爲香焚之食栢不嗜五穀旣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前井中極有異物往看之水果洶湧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一古像天尊狀貌與女無異水卽澄靜便以木像置路側號泣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懷念不已忽有綵雲仙樂導衛甚多與女子三人下其庭中爲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旣畢復歸天上無致憂念也又曰此今年疾疫死者甚多移家益州以避山年卽留金數餅昇天而去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二

三洞群仙録卷之十三　設三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沙苑矯翅華陽養翮

高道傳益州城西有道觀非修習者莫之居徐佐卿嘗自稱青城道士一歲三四至天寶中重陽日明皇獵于沙苑見雲間一孤鶴翔飛上射中之帶箭而墜倏然矯翅翥于東南是日佐卿携箭而來神采不怡謂人曰吾行山中偶爲此物所加已無恙矣此箭非人間所有越明年箭主到此當付之遂留於後壁復題其時云十三載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觀因幸道院見箭命取閱之即御箭爾上驚異詢之道士以實對即知前歲沙苑中所射之鶴乃徐佐卿也復覽其題則又知當日自沙苑一翥而至于斯也今有飛仙嶺傳佐卿帶箭飛泊之所下有飛仙觀存焉

真誥姜叔茂爲巴陵侯棄官入句曲山修煉道成寄書與僚友云我昔學道於鬼谷道成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城時乘飈輪宴我句曲悟我永嘆代謝之迹

馮長回黄世京守白

真誥馮長字延壽年十五通陰陽占候之術感鄧真人授書能回黄轉赤而面生玉澤道成今爲西嶽真人

又陳世京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卧任意存泥丸黑氣心中白氣臍中黄氣三氣俱生如雲以覆其身因變成火火燒於身洞徹内外如此旦旦行之服氣二十過畢乃止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知黑守白萬邪消却世京後得仙

裴雲盤旋戚霞煥赫

續仙傳裴元靜幼而恬淡及笄願入道父母曰女生有歸遂逼之以適李言爲妻夫妻如賓幾月乃告於夫曰神人不許爲君妻請絶之獨居一室中夜嘗聞談笑之聲夫疑而潛窺之光明滿室及旦與夫别去而雲霞盤旋仙女奏樂而元靜上昇

戚氏號逍遥好道誦經不輟及笄父母強適蒯尋爲妻而逍遥獨處一室絶粒静坐

而人莫得而測一夕聞屋裂如雷聲但見衣裳在室仰視雲霞煥赫而逍遥上昇

正節野人含光清客

高道傳吳筠天師守正節天寶初至京師係道士籍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明皇聞名召與語甚悅上復問道對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復問神仙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之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

○道士李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書後師正一先生雲篆寶書傾囊相付且曰李含光真玉清之客也

隱柱羅遠入圖柳成

逸史道士羅公遠時明皇一日召見問隱形術對曰陛下以玉書金格簡於九清矣豈以社稷之重而輕徇小術耶上怒公辱罵之走入殿柱中數上過上愈怒劈柱迫之既見入玉碣中又碎碣爲十數塊皆有公遠之形上謝之乃如故上復強之不已

因教焉然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露衣帶或見影迹上怒遂斬之有中使輔仙玉自蜀還逢公遠駕與語袖出一書及蜀當歸爲寄仙玉具以奏上頗加悔恨天寶末果西蜀之幸當歸不誣矣

酉陽雜俎正元末有畫人寧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眄圖謂曰今欲爲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郭殊不信柳曰當入彼畫中治之乃騰身起入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摸索不獲久之忽語曰郭子信矣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脣若方嘯寧采覩之不復認意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遂適去

子虛學古桃俊明經

真境錄暨天詁名齊物字子虛學古通經傳時有浮屠梵臻問道釋所起之由師爲分其同異曰道無前後杳不可辯論也且老子即長生仙道屬太上左宮故老子生

左腋手舉於左故貴左法教服其黃黃者陽也得其道則存亡在已出入無間大劫有窮而吾道不泯太子即輪轉生死之道滅度之法屬太上右官故太子生右腋手舉於右故貴右法教服其緇緇者陰也命盡而有死其二法殊途同歸於太上非至人莫見其奧也聽者嘆服

真誥桃俊字翁仲少為郡幹佐明經術晚為交阯太守遇東郭幼平服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術後修之得道今在洞中

○滕公火鈴　許君燈檠

澠水燕談滕宗諒待制守歷陽聞山中有逸人隱居窮僻滕訪之會其方瞑呼覺揖滕偶坐言極有理滕詢其山居幾許年月始避兵寇獨處於此但見花卉滿中即知為春草木搖落即知為秋大寒大暑即知冬夏坐久顧滕曰日向夕當亦必飢有山芋野栗可以充飧乃撥松卉火炮芋栗遺滕食訖語以手招火得無苦耶欲致一火鈴可否笑曰久處山中安於恬淡不欲以

物役心鈴無用日暮滕悽然而歸後再遣人致問已不復知所止矣

西山記許真君與吳君還豫章因歸逍遙山日與弟子講論教戒鄉里人皆遷善遠罪仁孝興行嘗有以鐵燈檠詣山售者真君買之夜為燈照漆剝處細視之乃黃金也遽訪其人還之

○伯慈疾愈　禮正身輕

真誥范伯慈有邪勞之疾頓臥經年費用家財而疾不除於是發心入道棄俗務靜坐修養五十日而疾愈於是入天目山服食精思十九年感真仙降授丹藥服食白日昇天補為元一真人

衡山有學道者張禮正初遇西城王君授丹方服食自後目明身輕日行五百里東華帝君遣迎白日乘雲上昇

漢武四多　黃帝七昧

仙傳拾遺月支使者謂武帝曰服多視則貪慾口多言則犯難心多動則淫賊身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

也

黃帝內傳王母授帝七昧之術帝曰何謂七昧王母曰目昧即不明耳昧即不聰口昧即不爽鼻昧即不通手昧即不固足昧即不正心昧即不真但心不亂即真矣目不昧即明矣耳不昧即聰矣口不昧即爽矣鼻不昧即通矣手不昧即固矣足不昧即正矣是知七昧其要在一一之稍昧六昧俱塞則一身不治近於死也

○黃覺餞客　仙鳳赴會

劉貢父詩話黃覺善詩嘗餞客都門外至則客已遠不及旅舍中見一羽士在側因取所携酒肴呼道士共飲食既罷道士舉皿撫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爲洞賓也道士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道士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又三小錢曰數不可益也予藥可數寸許告曰歲旦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之疾覺如其言至七十藥亦垂盡作詩曰牀頭曆日無多子屈指來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

仙傳拾遺劉仙鳳者九隴道士也因入白鹿山見神人授隱秘之術堋口山有大雪寺方衆會仙鳳與道流十餘人赴其會既不爲之禮鳳與道流纔出忽聞齋處衆人驚徹連聲不已云籬外籬中有虎三十餘頭縱橫出入衆不暇食憂懼莫知所爲僧知其術也命衆人與衆僧望仙鳳焚香致禮懺謝虎乃息

○元卿麟脂　介象鯔膾

續仙傳謝元卿遇神仙設鳳冠粟龍精稻麟脯斑螭髓玄洲白榇空洞靈瓜扶桑丹椹清河文藻又有瓊粘酒桂腦芸英又彈八琅之璈叢霄之笙洞陰之磬奏元鈞之歌回鸞轉鳳之舞

廣記介象字元則與吳王論膾何者最美象曰海中鯔魚爲上請於殿前作方坎汲水滿之象垂綸於坎中食頃得鯔魚作膾

○章后折爪　守一破塊

感應録陳武帝章皇后母蘇氏嘗遇一道士以一小瓶遺之光彩五色曰三年有應

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寵所在后少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

王氏神仙傳王守一貞觀初自號終南山人王布衣賣藥於洛陽富人柳信生一子眉上一肉塊布衣壺中探藥一粒傅之須臾肉破有小蛇突出五色爛然漸及一丈許布衣叱之蛇躍起雲霧昏暗布衣乘蛇而去

王倪飛步許鶚上昇

王氏神仙傳王倪卽鑑鉄師也得道於羲農之間黃帝遇之以傳道要歷少昊顓帝世常遊人間行飛步之道堯舜之時猶見者後一日昇天

郡閣雅談許鶚真人唐末遊南嶽招仙觀壁上題歌一首云洪鑪煮鍊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鬬神通只自干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唯知日月東西生還爲萬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兮石是石蘊棄深泥終不易鄧通餓

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力丈夫未達莫相侵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

子長德合圖南道成

眞誥太上眞人告長史云我見南陽樂子長淳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任命亦不知修生之方行不犯惡德合自然雖不得延年度世死登福堂煉神受氣名賓帝錄今補脩文郎天資有分亦由先世積德流慶所及若使有攝生之理兼行太上之訣以此求道無往不舉矣

高道傳陳摶字圖南舉進士不第肆志山水間凡二十餘年夜於庭間見一金甲神人持劒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何謂歸成金人云歸成之地者蓋秋爲萬寶之所歛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遂還入華山居

淳風占日薛賾諫星

國史異纂唐太史李淳風校新曆日太陽合朔當蝕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食卿將何以自處曰如有不蝕臣請死

之及期帝使人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則蝕如言而蝕不差毫髮又嘗奏曰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市飲酒宜令候取太宗從之乃使人候有婆羅門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市酒肆登樓而飲使者登樓宣勑曰今請師等至宮胡僧相顧而笑曰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飲畢下樓已失胡僧所在

仙傳拾遺薛賾河東汾陰人後居渭州去俗為道士明於天文律曆太宗將封禪有彗見賾諫而止之每奏災祥與李淳風符契後無疾而卒有異香雲鶴天樂之異山下及觀中咸聞見之及葬空棺而已

子華太霄遠遊上清

真誥山陽呂子華陰君之弟子也服虹丹之液未讀內經來從太君授太霄隱書而誦之常以幽館方臺為樂而不顧造仙位許先生邁改名遠遊乃長史之兄也君清虛懷道幽棲野外遇異人授返行之法服

玉液朝腦精而面光華還顏返少晉永和中嘉遁不返後棲大滌中峰丹成天降玉童白鹿下迎今南陵院乃其遺跡

公房舐瘡張蒼吮乳

神仙傳李八百蜀人也年八百歲因以為號或隱山林或出市里唐公房有至心而不遇明師李欲試之為作傭客公房不知是仙人八百驅使用意過於他客公房甚愛之後八百偽作病困欲死公房為迎醫合藥價數十萬不以為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轉作惡瘡遍身臭不可近八百曰吾瘡若得君舐之當愈公房即為舐八百曰君舐復不能愈君婦舐之當愈公房乃使婦舐八百曰然三十斛美酒浴當即愈公房乃為具酒浴瘡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至心故相試爾子可教也以丹經一函授之公房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而白日昇天

抱朴子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十歲此蓋道薄者耳而蒼為

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祕妙何爲不得長生乎

沙海石蕖唐昌玉蘂

拾遺記黃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劒旦遊洹沙夕歸陰浦萬里一息洹沙有石蕖一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瀾沙湧起成波瀾也中有神龍魚鼈皆能飛翔仙人寗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寗先生遊沙海頌云青蕖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食飛魚

劇談錄長安唐昌觀有玉蘂花車馬尋翫者相繼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衣垂髮鬟容色婉娩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皆丱髻容彩端麗無比異香馥郁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曰曩有玉峰之期此可以行矣舉轡須臾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也

道士振衣將軍舉壓

括異志方道士失其名隱於滏陽之西山磁州有護國靈應公祠每歲二三月天下

所獻奇禽異獸巧工妙伎珍肴異果無所不有人多會於祠下遊覽宴聚以至夏初社人罷去及期方道士無歲不來常以九蒸黃精以遺交舊一歲忽不至皆謂徙居他山或以爲物故春城隍廟神座後有死人塵埃厚且寸餘官吏將檢視忽振衣而起乃方道士也復陪諸君酣飲月餘乃去自是不復來

真誥保命君語楊真人曰許子能委形冥化從張鎮南受夜解法云許子即許掾是也系師爲鎮南將軍尸解葬鄴東後四十四年至魏時遇大風木棺開見尸如生舉壓尾覆面而大笑

使者迎茅天王問許

茅山記三天使者乘紫雲轝手玉板披繡衣齎命至大茅山迎大茅君君授命而赴赤城之任今茅山有繡衣亭是當時受九錫之處也

真誥仙人王子登位爲小有天王東卿知許長史之慤肅而子登問此人今何在東

卿曰是我鄉人也內明真正外混世業乃良才也今脩上道

揷花飲酒擊竹和歌

郡閣雅談李夢符梁開平初鍾傳鎮洪州日與布衣飲酒狂吟放逸四時常揷花以釣竿掛一魚向市肆蹈漁父引責其辭好事者爭買得錢便入酒家其辭有千餘首傳於江表略其一兩首云村寺鍾聲渡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撥棹却歸灣浪疊朝霞碎錦翻又曰漁弟漁兄喜到來婆官賽却生江限挪揄杓子木瘤杯爛煮鱸魚滿案堆鍾傳以其狂妄惑衆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揷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不之罪遣之後不知所在

神仙傳擊竹子不知其姓氏在成都酒肆中手持一竹節相擊鏗然有聲歌以和之所歌辭旨皆合道意如此十餘年一日東市藥肆語黃氏子曰余知長者好道今欲以誠奉託可乎黃曰願聞其所須曰我乞

士也在七里亭橋下今病甚且死死之日幸火焚之然愼勿觸我心翌日至橋下見之擊竹子欣然感謝言訖而逝黃爲買衣衾具棺斂焚於郊外即聞異香馥郁烏鳴至晚其心不化且如斗大黃氏子以日暮欲歸誤以杖觸其心忽砲聲如雷人馬驚駭見有人長尺餘自煙焰中即擊竹子也手擊其竹嘹然有聲杳杳入雲中而去

厲畫一鷂董歎二鵝

高道傳道士厲歸真唐末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功德塑像乃明皇詔以夾紵製作甚妙然主者不甚嚴護嘗有雀鴿糞穢汙歸真遂於壁畫一鷂自此雀鴿無復栖止後有人見歸真於羅浮山登真

晉逸史董養字仲通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

知機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檐
入蜀莫知所終

德誠蛇劒陶侃龍梭

仙傳拾遺鄧德誠者撫州臨川人世崇於
道每焚香嘗誓佐國扶教入道於麻姑山
親友聞其志或謂曰夫佐國之功非文武
不可也吾子退為道士何以遂斯志邪笑
曰此志非世人所知也忽一日自山中還
私第中道逢巨蛇横路擲水以噀之曰汝
若龍也當隨水飛騰勿障行徑蛇忽化為
劒持之以歸一旦有道士見之曰此神劒
也乃教以所用之法明皇耽味至道博訪
道術詔至京師暇日因謂德誠曰石堡之
城頗為邊患德誠曰臣以草野之賤荷非
次之恩敢不效用以安聖慮乃然七燈以
象斗形焚香冥祝乃有一燈飛去勢若流
星石堡之城為灰燼矣

真誥云陶侃為西河侯假嘗捕魚得一梭
因掛著壁間有風雷梭成赤龍從屋而躍
出事見劉欽異死

玉源寳馬芙蓉素騾

青瑣劉丞相赴舉京師過獨木鎮有老叟
贈詩曰今年且跨窮騾去異日當乘寳馬
歸又曰公自是羅浮山玉源道君

歐陽詩話石曼卿死後人有恍惚見之者
云我今為仙主芙蓉城騎一素騾如飛後
又降於舉子家留詩云鶯聲不逐春光老
花影長隨日脚移

煙蘿三友竹溪六逸

真誥鄭遨字雲叟舉進士不第唐末振衣
遠去入少室山為道士有二青童一鶴一
琴從之遊處與梁室權臣李振友善振欲
禄之拒而不諾既而振得罪南遷遨徒步
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遨聞華
山有五粒松脂淪地千年化為藥能去三
尸因徙居華山與道士李道盛羅隱之三
人為煙蘿友世目之為三高士

唐李白善縱横術擊劒為任俠輕財重施
客任城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準裴政張
叔明陶沔居徂來山日沉飲酣歌號竹溪

六逸

王探投簪韋節還紱

丹臺新錄王探字養伯太原人也神標頴秀幽棲潛家靈規洞洽絳精凝皓景粲霄衢誠凝玉陛所以瑶林翳薈仙浪瀠渟故能驤首拔藻延頸入素初因呂后攝政權任中常之職至文帝龍飛乃投簪鳳闕天子禮賢以道稱爲逸人

神仙傳法師韋節後魏莊帝時爲陽夏守師道士趙通法師遂還簪紱於朝受三洞○靈文神方秘訣後卜居華山之陽人因號○爲華陽子

澤民燕堂杜沖寢室

翰林名談張澤民元豐中死而復生云至一處若瓊瑶世界有堂榜曰五相清燕之堂詢門吏可得入乎吏曰此神仙所聚爾不可入問五相姓名曰呂夷簡李迪劉寵龐籍富弼也俄呵道自中出其乘馬者貌類劉夔侍郎呼澤民與語張曰公今去世爲仙乎劉曰吾今爲土地主比人間守令

功行未至何敢望仙被會督役今方畢工軒窻階砌皆明王也已命王元澤作記邵踈篆矣張曰富相當安何故先有此堂劉曰更三年至矣

丹臺新錄杜沖師文始先生經二十年感展真人降於寢室授沖丹方謂沖曰地司舉子之功老君遣我授子仙經沖依奉修煉行之有驗能驅策虎豹役使鬼神爲通幽洞冥莫測其端矣

○干吉療病法滿寢疾

江表傳吳孫策時有道士干吉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多事之策常會賓客郡樓吉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止之不能策即收之策母曰干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不從俄見吉卒後葬之失尸所在

真境錄法師朱君緒字法滿居玉清觀即解紛異俗尚行全真閉戶閑庭下帷虛室器宇宏雅泰定發乎天光情性淵默雷聲游乎江表爰以玉清本觀地迫諠煩天柱

古壇境遠閑靜乃拂衣不駐策杖攸往數年之間請業未就忽寢微疾一朝倏起命水澡浴具冠服焚香端坐語弟子曰吾於彭殤存亡齊之久矣然道妙寂寂感者遇焉神理冥冥契者昭焉吾言之矣汝知之矣經法戒行爾其勉諸言訖奄然而逝

三洞群仙録卷之十三

三洞群仙録卷之十四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清虛小有寒華大茅

王氏神仙傳王褒字子登鹿巾被褐徧遊名山精感昊穹夜半忽聞林中人馬之聲簫鼓亂音須臾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三雲之輦手把虎符停駕而告言曰子玄録上清金書東華名編清虛位登小有必當掌括寶籍為天王之任耳

茅山記孫寒華即吳帝之孫女於茅山修道道成沖虛而去因號其山為華姥山真誥曰寒華乃神仙杜契之弟子行元白法而得少容今在大茅之間時或出入有見之者

王錫甘露田生神膠

總仙秘録真人王錫嘗因大疫入息山採藥散施活人無數忽遇一道士謂曰子有風骨而又積德多矣因授以飡風飲露之術一日天降甘露於所居之側竹木枝葉上真人得以飲之遂昇天

仙傳拾遺田先生隱於鄱亭作小學時饒守齊推有女嫁李生者數月而孕李生赴舉長安其婦將產忽爲鬼所害而卒李生下第歸饒於野中見其妻訴鬼所害之事曰可於鄱亭告田先生或可再生李如其言即往村學見先生哀祈之先生曰但屋舍已壞矣先生即從舍出乃呼地界而問曰刺史女因產爲鬼所殺屋舍已壞如何一吏曰只追李妻魂魄合爲一體以神膠塗之即生矣李妻乃活遂失先生所在

○遐周詩讖忠恕字嘲

高適傳李遐周有道術開元中召入禁掖久之天寶末一旦遁去但於所居壁上題詩讖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人莫能曉而後皆有所驗其末篇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者假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疋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即嵬字馬嵬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

縊之其所先見皆此類也

玉壺清話郭忠恕惟縱無檢多突忤於人聶崇義建隆初拜學官河洛之師儒也趙翰王嘗拜之郭使酒詠其姓玩之曰近貴全爲聵攀龍即是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其嘲曰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郭大慚終以此敗後坐謗時政擅貨官物流登州中途卒藁葬於官道之傍他日親友啟葬發土視之若蟬蛻殆非區中之物也

○脫空王老詐死馬郊

神仙有王老者莫知年歲自言姓王不知何許人或示死於此即生於彼屢於人間蟬蛻時人謂之脫空王老

江淮異人録司馬郊一名疑躡履而行一日可千里性麤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宣城逆旅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而更繫之既而互相搏擊郊忽掊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鄉里縛其主人將送於官

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夜復聞店中喧
然曰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也

文侯布穀郭璞散豆

高道傳道士牛文侯性識穎拔學洞古今
多誨人爲善每冬凛則布穀于地使禽鳥
有所食陰功密惠大以及於人小以及於
物脩身積德久而愈篤
方術傳郭璞至廬江太守胡孟康家將趣
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
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
圍其家就視則滅其惡之請璞爲卦璞曰
君家不宜存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
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王人從之璞陰令
人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
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

王纂飛章張殖易奏

王氏神仙傳王纂當晉室擾攘之時憫斯
民之苦每夜飛章以告上帝俄感太上自
空而下告之曰子憫生民形于章奏吾得
鑒聽于子遂命侍童取三五齋訣授於纂

曰勉而行之眞仙可冀
廣記張殖者彭州道江人遇道士姜眞辨
授以六丁驅役之術大曆中西川節度使
崔寧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
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中見所奏淨本猶在
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
復追憂惶不已莫知爲計知殖有術召而
語之殖曰此奏可易不足憂耳乃炷香一
爐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去食頃
得所封草墜於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知
覺進表之時封印如舊崔公深異之

師皇龍針崔煒蛇灸

列仙傳馬師皇卽黃帝馬醫也識馬生死
之診治之無不愈者忽見一龍下向之垂
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疾知我能治遂取
針以針其脣其龍乃去後數年數數有龍
見負師皇去
廣記崔煒於貞元間遇一老嫗自稱鮑姑
授艾少許云每遇疣贅不過一炷言訖不
見煒莫之曉一夕忽墜於枯井中無計而

出旁見一白蛇蟠屈數丈煒視其脣亦有瘡偶因野燒延火飄入井中煒取火依鮑姑之言以灸之其瘡應手而墜煒知龍也遂跨其背而蛇身光燭相照昇騰行至一洞中見一青衣童子曰玉京子也已送崔君來煒至問童子鮑姑何人曰鮑靚女葛洪之妻也多行灸道於南海煒方駭之又問玉京子何人曰安期生常跨斯龍朝玉京號玉京子也

○賀乞鑑湖葛求句漏

高道傳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初擢進士第累遷賓客授秘書監晚節尤誕放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宅爲千秋觀又乞官湖爲放生池又詔賜鑑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寵行人比之爲二踈

神仙傳葛洪字稚川本姓諸葛遠祖征江漢次丹陽之句容因止而嘆曰獨我在此何諸之有遂去諸字葛姓之興始於此也究覽典籍尤好神仙親友薦洪才器宜典

國史選爲散騎常侍洪固辭不受加以年老欲合丹藥聞交趾出丹砂乃求爲句漏令遂將子姪俱行焉

公昉仙酒法先神燈

撫遺唐公昉興元府人興元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出一山四面壁立其上方如斗底故以名之薛蘿杉栢景象奇妙昔公昉飲李八百仙酒舉家拔宅上昇故後人題云霞盃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霄泌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遥三清寥廓拋塵夢八景雲霓事早朝惟有故林蒼栢在露華烟靄鎖鸞飇令有故基存焉

丹臺新録彭宗字法先嘗服業於杜沖真人栖真味道精貫人神一日夜間行道有神燈數枚浮空映席凝輝流耀人皆異之

君易姓拱壽塗名

馬君內傳馬明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當時殆死忽道傍見一女人年可十六七衣服奇麗姿容絕世行步於其間明生知是神仙因叩頭乞治女

人即與藥一粒大如小豆與服之於是卽愈明生乃棄職易姓名隨神女還岱宗神女知其可教乃令安期生授金液丹方明生後服丹上昇

括異志范公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毋病召道士奏章公笑曰庸人安能達章帝所耶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拜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牓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毋病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

鬼谷犬履山陰鵝經

仙傳拾遺鬼谷晉平公時人隱居嵩陽鬼谷因以爲號先生姓王名詡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術智謀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臨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爲犬以引二子即日到秦矣先生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

真誥注王逸少即王廙兄曠之子有風味善書後爲會稽太守永和十一年去郡不復仕先與許先生周旋頗亦慕道又晉書羲之愛鵝時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因求市之道士云爲我寫黃庭畢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偓佺松實永瓚茯苓

列仙傳偓佺槐山採藥人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行走如飛年三百歲劉向爲之頌曰偓佺餌松體逸眸方足躡鸞鳳走超騰驤

仙傳拾遺葛永瓚常居蜀之上清山志希度世巨松之下時有夜光因得茯苓其狀如人形鍊而食之能飛行變化丹成服之白日昇天因號上清山爲葛瓚山

天師鬼降真君牛鬬

高道傳天師張道陵昔成都與鬼戰奪二十四獄俱爲福庭降二十八宿以通正氣時有鬼帥尚居青城山下爲人鬼貿易之

所謂之鬼市天師至則化爲寶座以居之兵固不能刃火亦不能焚於是鬼帥降焉

西山記許真人遜還豫章周覽城邑忽遇一美少年自稱姓愼來謁禮貌勤厚詞語辨捷欲少留之遜告去真君謂門人曰此非人乃蜃精耳得非聞吾有除害之意來見試耶若不誅之終爲大患遂乘高迹其所之乃往江滸化爲黃牛戲龍沙上真人遂剪紙化黑牛往鬭之令弟子施岑持劒至其所且戒之曰俟牛鬭酣即以劒揮其○黃者施君如命一揮中其左股遂奔入城西門外橫泉井中而黑牛復化爲紙矣

王授琵琶集獻荁蔻

祕閣閑談王保義爲荊南高從誨行軍司馬生女不食葷血五歲能誦黃庭經及長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宮闕云是方丈山女仙數十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數曲自是數夜一遇歲餘得百餘曲其尤妙者有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後夢麻姑曰即當相邀明日庭中有雲鶴音樂奄然而

卒

高道傳道士軒轅集居羅浮山宣宗嘗召入內時京師素無荳蔻荔枝花上因語及俄頃二花皆至枝葉芳茂如裁剪者

道源推步虛中章奏

本傳丘濬字道源能通陰陽太極數早歲欲遊華陽洞天求爲句容令任滿以詩寄茅山道友云鳴鳳相邀覽德輝松蘿從此與心違孤峯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未歸欲助唐虞開有道深慚茅許勸忘機明朝又引輕帆去紫禾年年空自肥濬嘗語家人曰吾壽終九九一日朝起與沐罷索筆作春草詩一章詩畢端坐而逝是年八十一及殮空然衆謂尸解池守光祿滕公甫元發記其事葬於九華後數年有黃衣急足持濬書抵于滁陽家人啓封黃衣忽不知所在書中云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象數謫爲泰山主宰

獨異志唐正元中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皆黜落甚悅憤乃詣茅山道士葉虛中求

奏章以問吉凶虛中爲奏其章隨香烟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墜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禄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歲瓊無疾暴終

可交酒斟文祥粟嗅

續仙傳王可交秀州華亭人以耕釣爲業一日皷枻江行忽見一綵畫花舫中有道士七人呼可交姓名可交驚異有侍從髻角者引交上舡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實瑩徹一人曰好骨相今生於凡賤間已多破矣一人曰與酒喫侍者瀉酒罇中酒再三斟不出一人曰與栗其栗青光如棗長二寸許肉脆而甘命一黃衣人送之瞑目間忽坐於天台山瀑布寺前離家已半年矣

雲笈七籤殷文祥名道筌自號七七嘗預官僚公宴一日有酒倡優者侮之七七語主人曰以二栗爲令可乎衆皆忻然乃以栗巡行嗅之皆聞異香惟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綴於鼻掣不落但言穢

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自作聲韻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絶倒主人祈謝之有頃石自鼻落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焉

元女華幄太真霓裳

拾遺記燕昭王時廣延國來獻二女一名旋波二名提瑛王好神仙之道故二女託形下降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珉瑛之膏二女皆善舞其所至之處香風欻起徘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拂之皆舞容冶妖麗綺靡鸞翔王復以袖麾之舞者皆止王知其神異乃處以崇霞之臺及設麟文之席散荼蕪之香香出波弋國

逸史天寶初中秋夜羅公遠曰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取桂枝擲空爲大橋色如白金上行至月宮女仙數百素衣飄然舞於廣庭上問何曲曰霓裳羽衣也又天寶四載冊太真宮女真楊氏爲貴妃后服進見

之日奏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恨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

太子服液長胡獻霜

丹臺新録釋道微竺法蘭問葛仙翁曰道起無先無後不可稱論不審老子太子孰爲先後公答曰微乎子之所問乃合正真道素無先無後無左無右存亡高下貴賤無形無像所以字之曰道不可稱言也太子生老子後前世有功德得服太上金液一升身若紫金光聚故號金仙氏爾

真誥北戎長胡大王獻帝舜以白琅之霜十轉紫華服之使人長生飛仙與天地相傾舜即服之陟方死葬蒼梧之野蓋龍奏靈阿鳳鼓雲池而猶尸解託死欲斷生死之情示民有終始之限耳

隱仙白石盧生黃粮

神仙傳白石先生不肯修昇仙之法但取

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彭祖問之答曰天上多至尊相奉苦於人間時呼爲隱仙

枕中記開元中道者呂公經邯鄲道上邸舍中有邑少年盧生同止於邸主人方蒸黃粮共待其熟盧不覺長嘆翁問之具言生世困厄翁取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榮適如願生俛首但記身入枕穴中遂至其家未幾登高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十年子孫皆列顯仕榮盛無比上疏曰臣年逾八十位歷三台空負深恩永辭聖代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呂翁在旁黃粮尚未熟生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魯公尸解顏回坐忘

紀異録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餞於長樂坡公醉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陶八八受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太梁希烈命縊殺之瘞于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貌如

生徧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於羅浮山有二道士圍棊一曰何人至此對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一書達吾家遣童取紙筆作書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發塚開棺已空矣

丹臺新録顏回爲明泉侍郎三天司直寄謂仲尼曰回益矣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之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請從其後也見莊子

○趙高懷雀陶淡養鹿

拾遺記秦王子嬰汎趙高於井七日不死以鑊湯煮七日不沸乃戮之獄吏曰高初囚時懷中有一青圓大如雀卵方士云高先世受韓衆丹法冬卧堅冰夏卧爐上不覺寒熱高死一青雀從屍中飛入雲中九轉之驗也

晉隱逸陶淡字處静太尉侃之孫也淡幼

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期年十五六便服氣絶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書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反莫知所終

○王母瑤池老君玉局

列子周穆王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宫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又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執白珪玄璧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純白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謡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脩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荅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

天師傳永壽元年老君降蜀都地神湧出一玉局座於是老君昇玉局坐授與天師南北二斗經訣令天師普濟衆生以救下民

梁妻更衣袁女改服

漢隱逸傳梁鴻同縣孟氏有女狀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娉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妻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後共入霸陵山中

真誥張激子者亦少名發袁隗歎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激子不顧婦改服乃成室家也入剡山遇山圖公子周襄王時大夫仙人也授激子以九雲水强梁棟柱法激子脩得此道

篇四 十五

子雲養神昭素寡欲

真境録夏侯天師名子雲親植芝蘭於藥圃自言古聖以上藥養神中藥養性下藥遣病可使人神靈可使人性明可使人病愈故常施藥於鄽市皆隨人淺深而遇之

其藥圃詩云緑葉紅英遍仙經自討論偶移嵓下菊鋤斷白雲根師羽化一日有樵者窺圃中見師鞭乗一獸似虎非虎不可識入東山去其疾如風矣

王壼清話王昭素酸棗縣人學古純直行高於世市物隨所索價償其直李穆薦於太宗召至便殿年七十七顏如渥丹目若點漆鰥居絶欲四十年家無女侍賜國子博士致仕留禁中月餘詢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無如寡欲此外無他上愛其語書屏几中年八十九終

麻姑鳥爪羲皇蛇身

集仙録云麻姑孝明帝時與神仙王遠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簫鼓人馬之聲姑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皆世所無姑爪如鳥爪蔡經見之心中默念言背大痒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遠已知經心念使牽經鞭之

拾遺記禹鑿龍門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

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
而行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
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
夜既覺漸明見向者豕犬變為人形又見
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語神即示禹八卦之
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
胥生聖子是汝邪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
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
合十二時數使度量天地禹即執持此簡
以治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成子五石葛起千斤

仙傳拾遺崔成子者脩五石雲腴之道於
峄山洞室中服之十年解神而去藏形於
洞中有遊者見其形骨不散而芳香逾甚
細視藏有五物白如雞子因探取而歸忽
自震懼已失五石所在明日却入洞中見
成子踞坐室內奮髯而言曰道在積功累
行德及含識地司所舉名簡帝君然後神
丹可成真師可遇子無毫分之善懷殘毒
之行竊我雲腴神蔬之藥而欲度世不亦

難乎此固神明所貴吾以愍物為心不欲
加罪恐山神不赦尔可速去自是尋獲惡
疾歲餘成子夜降其家教以洗心悔過之
訣所疾復愈

抱朴子葛起力舉千斤頭有五色之氣高
丈餘一日乘龍上昇

○自在掬水劉政興雲

野人閑話利州鄽中有一人被髮跣足衣
布短褐人與語縱答皆說天上事人多不
曉會夜則於神廟中立睡盛暑凝嚴則莫
我知也人謂之天自在州之南門外有市
則商賈交易之所也人甚闐咽一夕火起
亘天燒熱屋宇城內人皆登高望之見天
自在吁歎獨語云九方之人縱意奢淫莫
知善道為惡既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掬堦
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逡巡有黑氣自廟
門出變為大雨盡滅其火天自在遂濟道
去

神仙傳劉政有道術能以一人作千人千
人作萬人又能嘘水興雲聚壤成山刺地

成淵

李竦閑客龜蒙散人

指元圖序李竦自稱三仙門弟子天下都閑客嘗作指元序云欲叩玄關須憑匠手不遇真仙難曉大道僕遊江南於南京應天遇華陰施真人肩吾希聖者青巾紫履皂帶寬衣光彩射人望之儼然可畏及其談論指諭天機開陳大道古今不待見有矣遂授僕修真元圖一十五式顯然明白可謂真仙之秘本矣

○本傳唐陸龜蒙少高放舉進士一不中居○松江甫里往從張博不喜與遊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蓬席賫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號江湖散人

三洞羣仙録巻之十四

三洞羣仙録巻之十五　設五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河公道尊元君仙最

神仙傳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帝時結草爲庵于河上常讀老子經文帝好老子之言遣人齎不解之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遥問也帝即駕乘而從之乃下車稽首問其奥義公曰常以百姓心爲心也

○雲笈七籤任生隱於嵩山讀書一夕見黄衣人執手牒追去曰子命已盡約行數十○里幢節旛蓋迤邐不絶有女子乘翠輦侍衛數十人黄衣者與生辟易隱於墻下女子遥見問何人黄衣具以實對女子取牒視之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與三年生再拜謝之因問使者黄衣云此三素元君仙之最貴也生果再甦後三年乃卒

麟伯屋穿紫霄石碎

天師内傳張子祥字麟伯博通羣經仕歷

洛陽尉棄官與妻退隱龍虎山志在脩煉能吐腹中丹置掌上玩弄或投器中光芒穿屋復吞之年百有餘歲後卒葬之空棺而已

神仙傳五代時江南道士譚紫霄有道術能醮星象禹步罡禁劾鬼魅住廬山棲隱洞時鄰僧於溪滸刱亭宇有爲頑石所礙雖致工百倍不能平之師往見曰斯固易矣以指捻訣以水噀之命鎚之其石應手粉碎矣一旦平焉

月娥竊藥江妃解佩

神仙傳羿有不死之藥妻竊服之奔月爲姮娥

集仙録江妃二女出遊江濵皆麗服華裝佩十兩明珠大如荊雞之卵鄭交甫見而與語求之解其佩與交甫交甫懷之去數十步俱無見焉又韓詩内傳云昔鄭交甫將之南楚適彼漢臯臺下乃遇二女佩二珠大如雞卵交甫與言曰欲子之佩兮二女解佩與之交甫既行二女忽不見佩亦

失之

武夷設席祝融召會

武夷山記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會鄉人於幔亭峯上男女千餘人東西各設地席施紅雲之茵紫霞之褥奏賓雲左仙之曲酒行令歌師彭令昭唱人間會別之曲詞曰天上人間兮會合疎稀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宫咫尺兮恨不相隨歌罷忽綵雲四合鄉人與仙人相別乃下山回顧峯頂無復一物矣

高道傳薛季昌居衡山研真窮妙明皇嘗召入禁掖問以道德而談極精微上喜恩寵優異一日忽謂弟子曰祝融峯今夕天真之會予被召當往遂凌空而去

賔聖白犬萬祐青豬

高道傳杜光庭字賔聖一日忽謂門人曰昨夢朝上帝以吾爲岷峨主司今青城已創真宫恐不久於世矣光庭嘗畜一白犬目之曰吠雲令以胡麻油塗足繒布裹之

日吾聞油塗犬足可日行萬里及真宫成遂披法服升堂集門弟子囑別而化異香滿室吠雲亦號吽而斃

廣記萬祐脩道於黔南無人之境每三二十年出城都市藥蜀王建迎入宫盡禮事之問其服餌皆祕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虚心養氣仁其行尠其過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王蜀之歲蠶叢氏都郫之年時被請出但見烏兔交馳花開木落不記其甲子矣後堅辭歸山建泣留不住問其後事皆不言之既去於所居壁間見題字曰莫教牽動青豬足動即炎炎不可撲鷩獸不欲兩頭黄色即其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乙亥是爲青豬爲焚熱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爲鷩獸干與納音俱是土土黄色是以言鷩獸兩頭黄此言不差毫髮

桓闓執爨栁浩掌厨

神仙傳宋桓闓字清遠事陶隱居於茅山

華陽館十餘年立性端謹寂默若無所爲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于庭隱居忻然而接爲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命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唯得執爨闓焉詰其所致則曰常脩默朝之道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闓服天衣駕白鶴昇天

仙傳拾遺栁浩者家世奉道焚修精恪年八十餘身嘗無疾鄉里疑道力之所及也忽一旦謂其家曰吾昨奉天符太上有勑使我於九仙寶室洞掌仙官厨饍百年來日當行至期無疾而終異香盈庭數日始絶

栁融粉龜張果紙驢

神仙傳南極子栁融取粉塗盃呪之成龜煑取其肉食之呪其殼復爲酒盃又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煑而啖之雞子中黄皆有少許粉又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皆醉

高道傳張果常乘一白驢日行數百里休

則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成驢矣

魯逢修舍奚山造車

仙傳拾遺魯逢者善於木工往來齊休之間壽張令别業舍壞二十餘間使吏召匠以修之吏執逢驅行逢邀吏就肆飲酒去莊三十餘里日暮而逢已醉卧令頗剛躁吏甚爲憂洎明日又召酒飲吏促之使行逢曰本爲脩莊舍舍已正矣何見促之甚吏不能解其意良久村童自莊所至云昨夜似有風雨舍已修整矣吏以事白令召而謝之唯唯而已

又奚樂山不知何許人大和中長安大雪月餘負販小民求食無路樂山因冒雪往車之家謂之曰我善作車輻可立致百所計功三百文其家使爲之燃燈運斤日昃而作未逾三鼓百所成矣淩晨錢三十千歸以拯飢貧者雪霽告發不知所之

列子御風可雲卧雪

南華真經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

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續仙傳杜子昇字可雲自言杜陵人莫測其年壽飲酒三斗不醉能沙書冬卧雪中三兩日人以爲僵死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如醉睡醒唐杜孺休爲蘇州刺史忽聞可雲在城市乃延入州拜呼道翁賓僚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道翁相善别來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當時後入抗越間去

夸父追日太白捉月

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名曰夸父又列子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嵎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渭河渭河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摭遺子美後說李太白宿江上於時高秋澄流若萬頃寒玉太白見水月即日吾入水捉月矣尋不得尸說者云水解此神仙

之事也

雲漿元道石髓王烈

高道傳葉法善字元道括蒼人世為道士母留氏晝夢流星入口吞之有娠十五月而生七歲溺大江三年而還父母詢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復朝太上故少留耳

王氏神仙傳王烈字長休中散大夫嵇叔夜甚欽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北有聲如雷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之即與叔夜往視之則斷山已復如故按仙經云神仙五百年輒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

沈彬三舉董威百結

郡閣雅談沈彬字子文好神仙少孫西遊以三舉為約初一舉作夢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容入金桃爛熟沒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懼金鞭迴轉頭第二舉憶仙謠白

榆風颭九天秋王母朝回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鼇愁雲迷簫管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得騎龍却憶上清遊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為首云曾應太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蕭疎不隨世祖重携劒却為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消舊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幸有餘主司覽彬詩是年特放象及第彬後南遊湖外亦有道者也

逸士傳董威在洛陽居白社以殘絮綫帛為衣號為百結

脩通行者衣涵士流

雲芨道士聶師道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王笥山時人多見之師道乃至玉笥寓請虛觀三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以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聶以尋梅蕭為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情亦非易爾宿業甚靜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亦當度

世我謝修通

又袁相公滋未達時因暇日登復州青溪有一人儒服與語甚狎袁公曰此境山泉奇異當有靈仙之所都府儒生曰有道士五六人間或一來亦不知所居處彼惡人知然得美酒庶或一見也公後得美酒而往歷數宿道流果來儒生爲列席致酒儒生乃引袁公出拜道士相顧失色乃怒儒曰此人誠志況是士流良久遂意解因日袁生曰此人似西華坐禪僧去來已四十○七年矣問袁公之歲適四十七矣撫掌曰○公福祿已至公後果拜相焉

左慈眇目許畫偏頭

三洞神仙記魏左慈能變化後入東吳吳有徐墮者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宿客誑云徐公不在慈知客狂已便即去客見牛在楊木杪行適上木則不知所在下木即得牛在木上又車轂皆生荊棘長一二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也客大懼即報徐公說有一眇目老翁吾欺之言公不在及

去車牛如此徐曰此左慈也汝曹那得欺之諸客分布逐慈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去還見車牛如故

括異志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貧人弊衣憔悴來求傳神許笑曰君容壯若此而求傳寫何也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美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降臨道士曰君傳吾象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曰○此靈泉朱真人也求者輻輳許貪畫直每象輙取二千夢道士曰汝福有限不可妄取安得忽吾言將促其壽也因批其頰既寤頭遂偏乃號許偏頭

子推黃雀君達青牛

神仙傳介子推晉人也隱而無名趙成子與之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而不辭及還介山有伯子者常來呼推曰可去矣推乃從伯子遊後文公遣人以玉帛徵禮之而不去

高道傳封衡字君達常駕一青牛因號青牛道士人有病不問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之或下針應手立愈魏武帝問養性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施寫秋冬閉藏則幾於道矣

上林獻棗河陰市榴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來叱來先生知篋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大林也朔來來來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上大笑賜帛十疋

高道傳道士張元化不知家修何道鄉人一旦皆夢元化來別云且暫遠遊是夕果羽化達旦人有疑而來訪者大小皆同既葬之後塚上有一竅可容臂識者云此蟬蛻矣未幾有客自河陰來貨石榴於汝墳中途遇一道士自云我乃汝墳張觀主託

附一書仍市石榴數十顆獻于北極殿客諸之既至其徒曰此書乃師之墨迹也引客至影堂客曰向所見者與此略無異焉

携琴負壺浮家泛宅

高道傳道士李真隱華山岐州之西王祐者家巨萬計常設館以待四方嘉肴旨酒無不備具真携琴負藥壺詣祐遂延于館真曰我聞人之好樂皆有以師縱橫者必有游說之志讀韜略者必有戰敵之心吾携一張琴一壺藥豈無旨哉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使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使人少疾苦常安平且我之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之藥非止自保也保人也君雖能以有餘濟於人固與不義而誅剝以富者則異矣比古之豪貴待士則未也要在賢不肖有別則君之身名可保無累矣真乃命酒自酌達曉遽辭去祐潛伺之見真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唐史屬辭張志和字子同顏真卿為湖州

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弊陋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禮以敬

三洞羣仙録卷之十五

三洞羣仙録卷之十六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志和水戲夏統耦耕

續仙傳張志和會稽山陰人也時顏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蓆於水上獨酌嘯詠其蓆往來後有雲鶴隨其上真卿親賓寮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

晉隱逸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毎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拾蟛蟚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平議出處遇濁代當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

李平可活隱瑤再生

宣室志上黨程逸人有符術唐劉悟爲澤

潞節使臨洛縣民蕭季平家甚富一日暴卒逸人嘗受季平厚恵聞其死馳傳視之語其子曰爾父未嘗死盖爲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乃朱書一符向空擲之食頃果甦曰初見一緑衣人云霍山神召約行五十餘里適遇一丈夫朱衣杖策怒目從空而至謂季平曰程斬邪召可疾去於是緑衣者懼而走朱衣人牽其袂偕來遂醒其家驚異因問逸人斬邪謂誰曰吾學於師氏歸依龍虎斬邪籙因解其所佩籙囊示之後遊閩越不知所在

仙傳拾遺周隱瑶洞庭道士也居焦山學太陰煉形之道死於崖窟中 謂其弟子曰檢視其尸勿令他犯六年後再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視之則臭穢虫壞唯五藏不變依閉護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之髮鬚而黑麁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狀貌益壯煬帝召至東都懇乞歸山尋亦遂其意

肩吾三住墨狄五行

西山會真記施肩吾字希聖嘗作三住銘云太易曰精氣爲物遊䰟爲變凡在萬形之中其所保者莫先於元氣元氣若住則形住形住則神住此三者既住則我命在我不在於天也大理昭然玄居者不信之矣

神仙傳墨子名狄仕宋爲大夫年八十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長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遊耳乃入周狄山精思忽見一人乃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教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爾於是授以素書未央圓方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後得地仙隱以避戰國

邢公丹竈周賈藥鑪

談選九嶷山中絶頂人迹所不及舊傳有仙隱於其上近有本郡監兵子曹雄因獵山間遂深入至峯頂見結茆三兩間中一

人隱几而坐雄再拜問之荅曰吾邢仙翁也自唐僖宗時隱此因延雄訪以世間事雄視其所居唯一書閣及丹竈几案有所著詩雄求録其詩得十數篇今録出一篇云虛皇天詔下仙家不久星潢借客槎壁上風雲三尺劒床前龍虎一鑪砂行乘海嶼千年鶴坐折壷宫四序花爲變陰符問元義更隨緑仗入烟霞雄後追復舊遊幾月方到環視居室雖存而仙已去矣

冷齋夜話周貫不知何許人自號木鴈子洽平間嘗往來西山又至袁州見市井李生者有秀韻欲攜乃以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無行貫指煮藥鐺作偈示之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歲貫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衣穿相逢甲子君休問太極光陰不記年後有人見於京師州橋附書與袁州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時果造李生生時以事出乃以白土大

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折足鐺彈指空剥剥李果墮馬折一足

童子錦帷尚父綉幄

西山記孝武寧康二年八月一日許真君晨起忽有雲物自天而下仙降於真君之庭乃宣上帝詔賜學仙童子許遜紫綵羽袍瓊旌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詔至奉行是月十五日中忽聞音樂來自天際青童綵仗龍車羽盖來迎許君與家屬四十二口及雞犬皆乘雲上昇頃之有錦帷自空飛下復有雞栖墜於宅東南

神仙感遇傳郭子儀初從軍沙塞間因入軍催軍食至銀州十數里日暮忽風沙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傍空屋中藉地將宿既夜忽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見軿輜車繡幄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降子儀拜祝云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後子儀立功貴盛拜太尉中

書尚父年九十而薨

王貫玉符天寵金鑰

廣記婺州叅軍王貫舉孝廉擢第授婺州參軍時杜暹爲婺州參軍與貫同列相得甚懽與暹同部領使洛陽過錢唐江登羅刹山觀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理水時所有金匱玉符以鎮川瀆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壞矣暹曰何以知之貫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開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石匱高丈餘鏁之貫手開其鏁去其盖引暹手登之因入匱中又有金匱可高三尺金鏁之貫曰玉符在中非有緣不能見也因引手復出則已至岸矣仍告暹曰君有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仕及終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

閑中雜記崇寧間南康軍進士彭天寵者初未甞學道忽自言天人降其家且得天書一日沐浴語人曰我昇天矣閉戶不出有頃失所在後四十二日忽渡江歸且曰

我初去時泛一金船載雲中如在綿上逍遙昇天見一道士曰子在晉時爲彭澤令有功及民故係仙籍因指白氣示之曰此父母思汝之愁氣盍歸爾九十年當復來及遺金銀鑰匙各一使復泛舟下至蔡州以金鑰賣之得錢歸至江將渡錢盡又賣銀鑰匙得錢買舟至其家錢盡父母驚喜他日令娶婦亦無他異

洛下痴羊山中病鶴

鷄跖集洛下有洞穴有人悞墮其中見宮殿人物非凡處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所以問張華華曰此乃地仙九館也大羊乃痴龍也

雲笈唐相李石未達時頗好道甞遊嵩山荒草中聞有人呻吟聲視之乃病鶴鶴乃人語曰某已爲仙厄運所鍾爲樵者見傷一足將折須得三世人血數合方能愈也李公解衣即欲剌血鶴曰世上人少公且非純人乃授一眼睫曰持往東都但眣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首也至洛

陽所遇願衆悉非全人或犬豕驢馬首偶於橋上見一老翁騎驢以睫照之乃人也李公拜揖具言病鶴之事老翁忻然下驢宣臂刺血李公以小瓶盛之持往鶴所濡其傷處裂帛裹鶴謝曰公即爲明時宰相後當輕舉相見非遥慎勿墮志李公拜之鶴沖天而去

景翼邪正興明苦樂

道學傳孟景翼字輔明軻之後也性至孝齊竟陵王盛洪釋典廣集群僧與景翼對辨二教邪正景翼隨事剖析辭理無滯雖藺生拒嬴來公折隗蔑以加焉

仙傳拾遺陳興明遊名山遇神人告之曰世人修道多不能勤久故罕覩其成功汝之積功亦可佳也如無退志何慮不列于玉籍然前苦後樂苦即有窮樂即無極夫林谷幽棲禽獸爲伍飢渴必至寒暑辛勤割世辭榮離親捨愛可謂苦矣壽同天地變化無方策空駕虛坐生雲翼可謂樂矣得不勉於修礪乎興明拜曰永佩聖言畢

志於道不敢怠慢修之十八年晉大始元年三月一日於衡岳昇天

歸真馴兔顏閎飯牛

横山觀記國朝大中中有宋歸真者棄官服道結廬山側茹芝絶粒三十餘年晨昏諷誦輙有白蛇白兔馴伏如聽太守趙需目其廬曰廣寒室嘗留詩以贈焉

南華經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茂實乘虎太白跨虬

廣記王旻南陽張茂實之僕也一日辭去謂茂實曰感君恩遇深欲奉報旻家甚近其中景趣可觀能一遊乎茂實曰可然不欲家人知潛一遊可乎旻曰甚易乃截竹枝其上書符曰君杖此入室稱疾潛置於衾中抽身即出乃相與南行數里餘有黄

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侯於道茂實驚欲回身曰無苦但前行身即乘麟茂實乘虎上仙掌越蹬淩山殊不覺峻嶮至一山下物象仙媚樓臺松石非世所有紫衣吏數百人迎於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執樂拜引宴於中堂歌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間事因教以至道贈金百鎰令送之到家家人方號泣云卒已七日矣以心間尚煖未殮也茂實遂棄官遊名山不知所終

○異人録元和初有人海上見李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徒步追及共乘之東去

高士善養仙官馬周

高士傳善養舜時高士舜欲以天下遜之養曰冬衣皮毛夏爲葛絺春耕足以肆力秋斂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列仙傳馬周少時多困於酒一日出城遇一老人揖坐林間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何爲沉困於酒自擬困餓五神已散旦夕將死何不省悟復曰汝本華山素靈宮仙官令召汝入宮周同行果見其宮室姓字存焉遂啓戶而入見爐火鼎器備具忽見五人立於前曰向先生酒酣而我奔散今請閉目復入神室明日謁天崗崗曰子有所遇位至丞相宜自勉之周果歷台輔數年真仙下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太一

○徵召無復留也遂解化

伯元寘視梁諶夢遊

真誥霍山有學道者鄧伯元同王元甫授神人吞日丹景之法積三十四年乃能寘視夜書道成太帝遣羽車同元甫白日上昇

高道傳道士梁諶字考成一日相者見之曰此子目流白光貌集真氣非常人也後果樂仙道咸熙初事鄭法師於樓觀常夢與仙人遊或登名山或飲石髓由是自有

所悟欽奉者多諶厭之乃深入嵓谷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一旦忽謂門人曰有朋待吾於南峯今須往矣乃冠服而出則雲氣迷繞不見其形唯聞鼓吹音隱隱于空時太興元年戊寅歲也

山甫吉凶守信禍福

神仙傳伯山甫雍州人也居華山常服食黄精二百餘歲每至人家則知人先世善惡有如臨見吉凶言之皆效

東齋筆録秦州徐二翁名守信日持一箒以掃堂殿未嘗與人言有問則不對而走忽發一言則應禍福呂參政惠卿既除喪將赴闕便道訪二翁拜而問之翁驚走呂追之忽回顧曰善守善守呂意謂善守富貴及還朝除知建州徐禧沈括新敗懇辭不行又乞與兩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職知單州即單守之應也二翁崇觀間眷遇優厚賜號沖和先生建仙源萬壽宮以居焉

陳絢市鮓樓真啖肉

江南野録陳絢善天文長於雅誦嘗吟曰

一鼎雌雄文武火十年寒暑鹿麑皮嘗語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蓑衣又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時印綬疎晚絶縉紳之望以修養爲事隱居西山種藥閒賣中書與一鍊師昇藥入城鬻之獲貲則求鮓就罏對飲傍若無人歌曰藍采和塵事紛紛事更多爭知賣藥沽酒飲歸去空嵓拍手歌疑其爲夫婦也或云得仙矣

本朝蒙求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餘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鄽啖腐肉數斤後召至闕下真宗賜之以詩

爾朱浮石鮑焦抱木

五代史補爾朱先生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粒曰若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教每遇一石必投諸水後峽山將渡江有叟艤舟相待問其姓曰石氏問地所屬曰涪州先生豁然而悟遂服藥即時輕舉

隱逸傳鮑焦不知何許人不食五穀不衣

絲麻居深山食木實衣木皮人或問之木實木皮亦天所生何異五穀絲麻哉焦遂更不食抱枯木枝而死

嚴東一勳道徵百斛

高道傳道士嚴東不知何許人齊建元中詣晉陵依道士李景游東自晦若愚或與之談論則所造精微每齋一瓢隨行在晉陵五六年一日將别援筆注度人經辭不停輸窮日而終後入溧陽山中不知所之賢已集孔道徵守志業不仕父祐至行通神明隱於四明山嘗見谷中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採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有鹿中箭投祐祐爲之養瘡愈然後去

仙君橘井神女竹壇

郴江集蘇仙君一日太上有召將補真官臨别告其母曰明年此郡當有疾疫可取庭前井水一盃橘葉一枝以救人疾苦必有奇驗亦少資甘旨言畢出門衆仙擁衛幢節羽儀森列左右冉冉昇天而去明年果大疫母以井水橘葉救之無不立愈至

今橘井存焉

集仙録雲華夫人名瑶姬西王母女也能飛騰變化禹遇之疑其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真人仙人矣其有稟氣成真不脩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雲華夫人乃金母之女也其後禹遂禮之乃得理水疏決之道策鬼召神之書神女乃化爲石今巫山有神女石即其所化也又有神壇壇側有竹垂之若篲或飛物著壇上者竹則因風而掃之終歲常瑩潔焉

劉商囊藥樂天鑪丹

神仙傳劉商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己於是託病免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藥携手登樓以酒爲歡道士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携乃上酒樓藥囊爲賜別千載更何求乃别去商開囊視之紙裹一葫蘆得藥九粒如麻子依訣服之頓

覺神爽不飢後往義興愛畫溪之景乃入湖漁隱於山中人多見之曰我劉郎中也有胡笳十八拍行於世

仇池筆記樂天作廬山草堂燒丹而鑪鼎敗明日忠州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

張碩羽帔原憲華冠

列仙傳張碩洞庭人遇女仙杜蘭香降其室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留玉簡以爲登真之信命玉女齎羽帔絳履玄冠以授於碩且曰此上仙之服非洞天所有也碩乃白日飛昇

南華真經原憲居魯桑樞而甕牖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遊嶽却粒仲都禦寒

高道傳孫遊嶽字顥達嘗茹芝却粒又專服穀仙丸顏采精爽老而愈少

王氏神仙傳王仲都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冬月單衣乘駟馬車從帝於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烋烋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圍以十鑪火口不稱熱身亦不汗後亦仙去

孫博成火譚峭入水

神仙傳孫博河東人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十萬言晚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中亦能使身成火行見中使從者數百人皆不燒病者指之皆愈後合神丹得仙

續仙傳譚峭字升叔博文強記遊歷名山辟穀養氣以酒爲樂後入南嶽煉丹得成入水不濡入火不灼變化隱形

定辭涮腸鮑助拍齒

高道傳塗定辭每到中春人服躁藥時渠即臨流於小灘下躶露使水自七竅入謂

之涮腸一日平坐而化家人環哭却活曰坐去難爲葬具言訖臥化數夕顏色如生及就壙棺甚輕識者以爲尸解

真誥鮑助不知學道法術年四十得面風氣口目不正兩齒上下正相切拍有聲晝夜不止得壽年百二十七歲後過寒過大水墮長壽河中死北帝中間比遣煞鬼及日遊神地殃使取之而終不敢近思官問其故天煞荅云此人乃多方術以制於我常叩齒鳴天鼓以警身中諸神神不得散鬼氣不敢入是以無緣取得若助不行水渡河亦可出千歲壽不啻也當是遇大寒步行冰上口噤不能叩齒是故鬼因溺著河中患風病而齒自動叩者猶能辟死却煞鬼況道士真叩齒鳴天鼓集神耶

靈膠續弦神芝活死

仙傳拾遺漢武帝巡北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帝以付外庫不知靈膠之妙也一日射虎於華林苑而弩弦斷使者請以膠一分口濡其膠以續弩弦續訖乃

使武士數人牽之終日不脫帝驚異爲膠出鳳麟洲蓋鳳喙麟角合煎之名曰集弦膠

廣異記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處人時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啣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帝即遣使齎此草以問鬼谷先生先生曰此是東海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葉似菰一株可活千人帝乃遣徐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採芝草後不返

徐登婦人丘曾男子

仙

晉史徐登閩人也本是婦人化爲丈夫有道術能禁人令坐而不起禁水不流虎狼伏地與趙丙爲方外友同行其道道成登

靈寶本行經云北室有精進賢者王福度有女名阿丘曾年十六在密室香湯自洗見金光曲照疑有不常遂出淨室登高望見道真神仙精光輝爍丘曾乃作禮稱名

今睹天尊願轉身爲男子俄頃之閒已見其身形化爲男子元始天尊即命南極尊神爲丘曾之師授其真文給金童玉女道語丘曾曰汝得師南極豈不高乎功滿德備自當令汝位及至真超身三界迅足九霞朝宴太上也

蔡經狗竇宋卿雞窠

王氏神仙傳總真王君名遠字方平遊括蒼山過道民蔡經家君知其骨相合道往而度之謂經曰汝應得度世以補仙官但汝少不知道氣少肉多唯可尸解此法須臾如過狗竇中耳言訖而去經忽身熱如火欲得水灌之舉家汲水如沃焦狀三日之中消瘦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因失其尸視被中之身頭足具全如蟬蛻耳

洞微志李守中爲承旨奉使南方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中詣其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相傳數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多少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梁須徹視李元湌和

抱朴子道士梁須不知何許人聞柠櫝赤者却老還少令人夜間徹視見鬼須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壯年至一百四十行及走馬後隱青雲山

仙傳拾遺李子元居隸上山石室中習讀丹經專精念道忽有神仙乘羊而降授其食氣湌和之訣修之數年白日昇天今所居山即第十化也下有綿水山中石上多有神羊之跡在焉

荀瓌駕鶴阮瓊碎畫

述異記荀瓌遊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而來乃駕鶴之客也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而滅

野人閑話趙尊師善飛符救人百姓阮瓊家有女爲精怪所惑父母召人醫療必先知其姓名瓊乃請師垂救師曰不消吾親去但將吾符貼於戶牖間自有所驗瓊得

符貼於門上其夜一更聞有巨物似中擊之聲遂擯燭照之迺一巨鼉宛轉在地遂巡即死其符遂不見鼉遂碎鼉之首棄於溝壑女亦尋愈

俠士舞劒康貞持戈

北夢瑣言道士羅少微頃在茅山紫陽觀寄泊有丁秀才同寓藥宮冬〻之夜霰雪方甚一二道友圍爐有肥羜美醖之羨丁曰致之何難遂闢戸奮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厨中物由是驚訝歡笑擲劒而舞騰躍而去迨曉莫知所往道士後以銀榼納於本邑也

逸史裴令公少時術十云命屬康貞將軍宜祭以清酒當爲助裴自此不懈及爲相事繁乃遺忘後有女巫云康貞將軍遣某傳語大無情却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謝之公沐浴祭眞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丈餘向北而公驚悚自此復遵奉也

三洞羣仙録卷之十六

三洞羣仙録卷之十七 設七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田宣塊石羊愔片竹

神仙傳田宣隱居鶴鳴山遇一白衣神人將一塊石與之曰呑此可以不飢宣食之自此得道入山不出

續仙傳羊愔擢進士第除台州樂安令棄官入山遇一絳衣人自稱靈英引入洞中得靈芝服食曰爾有仙分復引見茅君君曰愔有仙骨未得飛昇宜地上修煉遂引出愔自後絶食身輕抖擻骨節如片竹叩板之聲飲酒三升日行三百里

剛稱天門謝號鬼谷

王氏神仙傳王剛自稱天門子明補養之法著經云陽生於寅純木之精陰生於申純金之精以木投金無往不傷陰人用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留心玄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也彼前朱雀我後玄武不死之道也天門子行此道壽一百八十歲顏如童子今升入玄洲爲真

人

又王詡學道於老君入石梁山採藥服食顏如童子後遷鬼谷山自號鬼谷子時蘇秦張儀問學於先生詡曰聞道易修道難二子就學三年辭去君曰足下勤勞四馬功名赫然子不見河邊之木乎僕馬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山之栢乎華陰之桂乎葉干青雲而無斧鋸之患玄狐赤豹隱其下文鳥丹鳳棲其嶺此所居者然也悲夫二子輕喬松之永壽而貴一旦之浮華可惜哉

南昌免官元瑜逃祿

真誥郝南昌公先爲北帝南朱陽天門靈關侯後又轉爲高明司直晉坐與劉慶孫事免官今始當復職也

晉隱逸傳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召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

人瑀嘆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召

山叟書符道人畫簇

傳奇高昱艤舟昭潭夜窺潭上三大芙蕖有三美女居其上相謂曰昭潭無底橘洲浮信不虛語各謂言所好一曰習釋次曰習道次曰習儒又曰各算明日得食何物曰各從所好平旦果有一僧渡至中流而溺又有道士一儒生溺死不逾時而溺三子俄有舟載一叟云是祁陽山叟昱遂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取丹筆書符命弟子捧入潭底若履平地睹大石穴有三白豬卧石上見符至化三白衣女曰啓天師容三日搬去叟怒曰明日須離此不然使六丁仗劒斬之明日黑雲風雨有三大魚泝流而去

搜神記許懋吳人好黃白術一日遇一道人將一畫扇簇挂於壁上有藥爐童子在上道人呼童子而童子跪於爐前畫扇頻動鑪火光炎少頃藥成道人曰黃白之術

役天地之數非積功累行不可求之遂告愬曰五十年後當於茅山相尋遂不知所在

吳剛斫月蔡誕斸芝

酉陽雜俎舊傳月中有桂高百丈其下有斫之創痕即合其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或言月中桂即地影也空處即水影也本無物此理差近

抱朴子蔡誕好道棄家入山不堪其苦而還欺其家人曰吾爲地仙位卑爲老君牧龍因羣仙博戲輸一五色班龍緣此被謫崑崙山芸斸芝草

君平卜筮望之巫醫

仙傳拾遺嚴遵字君平蜀郡成都人也留情黃老恃覽羣書常以卜筮爲業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悌與人臣言依于忠遵之善屬文依老子莊生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名曰指歸後舉家昇天宅舍亭臺亦隨飛去

高士傳漢安丘望之字仲都長陵人少治

老子恬靜不求進時號安丘丈人成帝聞名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

接輿木實仇公松脂

列仙傳接輿楚人也好養生食草木之實遊峨嵋山世世人見之歷數百年劉向爲之頌曰接輿樂道養性潛輝見諷仲尼諭以鳳衰納元以和存心以微高步靈岳長嘯峨嵋

又仇生不知何許人當湯時爲木匠已三百年矣而色更壯人皆知其壽也咸共師之只見常食松脂而已

噲參療鶴靈瓚乘龜

述異記噲參養母至孝有仙鶴中箭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雌雄雙至夜嘶明月珠爲謝

高道傳俞靈瓚居衡山十餘年遇神人授以回風之術行之坐見天下事如視諸掌自晦不爲異以驚俗而人莫知之常養一大龜謂之元龜廣四五尺見者懼之師一日乘此龜入九疑山不出採樵者時或見

之

從善借馬朱沖還犢

高道傳劉從善字順天祥符中師道士王太和於建隆觀至和三年正月仁宗不豫召從善於大慶殿奏章命執政代拜伏章訖執政問曰章達否曰章已達時仁宗仙仗已行數刻忽復精神明爽傳宣問葛將軍何神也從善對曰三天門下有神曰葛將軍復傳宣速令設位供養翌日聖體遂康諭左右曰朕昨夜至天門有葛將軍者云皇帝未合來急借馬遣回遂寤

晉逸史朱沖字巨容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還沖沖不受每聞詔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

董道畫床王遥作獄

仙傳拾遺董仙道乞酒踏歌周遊天下大中年多在河中府市肆之人或董生醉宿其門傍者即貰市頓售人皆欽異仙道或

佯狂自歌藕絲織得萬重羅仙道用心多或遇大雪以杖畫爲床即寢於雪中人或問其寒否答曰深山松柏木不畏雪漫漫發言成章率多此類

王氏神仙傳王遥字伯遼鄱陽人也頗能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敷地坐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遥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物在獄中或狐狸鼉蛇之類也乃斬之或燔燒病者即愈

王果厭塵元鑒絶俗

王氏神仙傳王果楚之賢人也厭穢風塵腂羶名利隱遁山林靜退諸行一旦乘雲而去

真境録唐威儀白先生名元鑒不詳其字西川成都人明皇幸蜀之年別制得度住上皇觀志在絶俗逍遥遐舉隨風泠然綿歷星紀相川陸所宜得前賢高蹈之躅至餘杭天柱觀止焉元和間遁化

子明瓦金李𦙶石玉

天師傳張慈字子明天師十六代孫也襲真人之法歲以三元傳度諸階祕籙有道術點瓦爲金或投於水中而火起或化爲瓦後解化而空中聞仙樂之聲

野人閑話漢州昌利山李真人諱𦙶自西周之初於此山中煉水玉及九華丹三往三反八百餘年人謂之李八百丹成塗石成玉變砂爲珠至今因雨往往拾得五色真珠者後漢建武中餌藥騎龍上昇煉丹之處依然存在其石壁藥氣所逼盡成金玉之色光彩異常有一方長尺餘似人脚跡後於是處起佛寺僧徒誕言是迦葉之迹年代深遠人皆傳之其實李𦙶具人煉水玉之處也

元化叱鬼仙翁鞭巫

高道傳道士張元化不知何許人一日有客召入酒肆元化辭以不飲與之茹葷又辭以佩法籙客稍怒元化熟視之知其非人也謂曰暫請歸願子少待即取劒而誘出郊叱使坐而戮之即鬼也朱髮藍面如五六歲小兒擕乃其首以示人且曰此鬼輒欺吾故戮之以去民害

丹臺新録仙翁葛元行過武康主人主人病劇令女巫下神神令公飲酒公不飲輒言語不遜公曰何敢爾即叱五伯捉曳出鞭脊不見人如有引之去至中庭已見抱木解衣但聞鞭聲舉身流血主人疾亦愈

祖龍馳石玉女投壺

述異記始皇作石橋海上欲觀日出有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流血今石橋色猶赤又真境録臨安洞霄宫路側石崖之上按記云秦始皇馳山嶽擬塞東海常役鬼兵來移此山山勢欲動忽有仙人來叱鬼直以身靠定使不前去至今崖上有肩帻簪冠印成深迹焉

列仙傳東王父與玉女投壺每一投千二百梟設有不入者天爲噓（呼監切笑也）

穆王八駿鄴令雙凫

本傳周穆王好神仙之道駕八駿之馬造

于崑崙之山食玉木之實謁西王母而得昇天之訣後托身解化示民有終

王氏神仙傳王喬漢明帝時爲鄴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得之乃一隻舄也蓋四年時所賜尚書履也

太虛受印道全佩符

仙傳拾遺程太虛者果州西充人潛心高靜居南岷山絕粒坐忘一夕迅風拔木雷電大雨庭前坎埳之地水猶沸涌以杖攪之得碧玉印兩紐用之頗驗每歲遠近祈求或受符籙者詣其門以印印籙則受者愈忽加豐盛所得財利拯貧救乏無不稱嘆又尹道全者於衡山修洞真還神徹視之道兼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天真降焉謂之曰夫白日昇騰者當有其才而後成其道者漢武帝劉徹感降天真授五岳真形靈飛十二事纔得尸解之道而不得形骨俱飛汝受其一而有沖舉之望斯乃

勤苦所資亦宿分所稟矣因問靈飛十二事曰靈飛昔金母所授欲使武帝安五岳福萬民而卒不究無爲之至化黷武窮兵殺傷流血自敗其福故不得如軒皇夏禹乘虬駕龍解形隱景斯爲失矣

周撫亭長丁度館主

真誥南門亭長今用周撫代郄鑒一門有二亭長輒有四脩門郎一天門凡八脩門郎

括異志慶曆中有朝士月晨赴起居至通衢見美婦三十餘人靚粧麗服兩兩並馬而行若前導之儀見丁觀文度擁徒按轡繼之而去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侍之衆多邪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泊宅眷將遊何處對曰非也諸女仙迎芙蓉館主耳時丁已在告頃之聞丁卒

南極老人西河少女

真誥注七聖元紀中赤君下教變迹作沙門與六弟子俱顯名姓者也又云在元氣爲元君在元宮爲元帥在南辰爲南極老

人在太虛爲太虛真人在南岳爲赤松子此乃天帝四真人之師太一之友

女仙傳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學道精思服食二百餘年容貌益少見其外甥年少多病與之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頭髮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答曰此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妾怒之故杖之爾使者問女及兒各年幾許女子荅曰妾年二百三十歲矣

姚坦銀花　卭蹤石乳

丹臺新録姚坦字元泰晉襄公胥屈膝北面稱師飡風味道彌歷年載一日弟子出見天雨銀花繽紛委地良久方消其日太素元君遣仙人下迎受書爲玄洲真人蒞白水宮

列仙傳卭蹤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

太室中室中卧石床枕焉

夏統風至　劉慶雲擧

晉逸史夏統字仲御會稽人時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闐車服燭路統坐舟中不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徐應之曰會稽夏仲御也充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和之可乎統曰先公朝會萬國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於是以足扣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叱咤則雷電冥集長嘯則沙塵煙起諸公相顧曰若不遊洛安得見是人統歸會稽後不知所終

吳天師玄綱論云或問古有神仙今胡爲而不見荅曰清濁殊流真凡異境安可得而見也又曰令威千載而暫歸混元至今而屢降何謂不復見乎又問今仙者爲誰手荅曰自唐已來可略而言之劉慶雲擧於蜀土韋俊龍騰于嵩陽道合蟬蛻于太一洞元骨飛于異方皇化却老齊一反真

抱朴子皇化號靈子得還元却老之術其經云此術可以辟兵營衛家門保子宜孫人見則喜不見則思仰神明之心得百姓之意在人間五百餘年顏色愈少

高道傳道士張契真字齊一錢塘人時忠懿王精崇道法毎三八録齋俾綜其事太平興國中太宗建太一宮詔天下戒潔士以居之而契真與選召對禁中復稱旨已而上以道書魚魯未定詔兩街優學者刋正而師復與焉一日因就寢彷彿有朱衣吏持符而至曰奉命張某宜速諍穢往彼執事遲明召門人諭之曰吾且行矣子其志之泊然返真

孟生魂魄王老精神

真誥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讀黄庭經一過乃瞑使人魂魄自制練伹行此道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爲合萬過也得三過四過乃佳北岳蔣夫人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

王氏神仙傳王老者不知何許人與封君

達爲友訪道名山遇神人告之曰子精神動天太上遣我來授子度世之訣然仙道不遠近取諸身無思無慮不吐不納真一充於内而長生飛昇矣思慮營營勞汝之形太上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是真道矣言訖昇天

將符救友奉先會親

仙傳拾遺穆將符好道不慕聲利與長安東肆姚生友善時往其家則飲酒話道彌日累夕忽姚生暴卒舉家蒼惶使人奔訪將符際夜方至家號告之笑曰可救也遂解衣與姚同衾而卧戒令勿得驚呼待喚即應撤燭而寢中夜燭之姚已起坐矣曰適爲黄衣使者追去頃間聞傳呼云太一有勑使追回自是姚生平復如初將符遁去不知所適

又黄奉先濮陽人嘗入葛䈙山遇道士教以變化之術同縣富人宋氏以女妻之宋親屬甚廣爲奉先宴餞者逾月而未周一旦諸親戲謂奉先曰不知黄郎會親之席

何如爾奉先遽荅曰明日卯備酒饌望諸親皆至於是隣親賓客八十餘人來日詣其家奉先素未預備其日忽見庭宇嚴潔筵饌精豐陳設圖繪皆非西蜀所有無非珍異觀者駭目音樂徐張衆賓醉飫有欲逃席者出門見柱上二蛇賓客驚懼皆不敢出已而既爲衆人所知不安栖止後移家入東川太華山

微子合氣道真乘雲

真誥微子乃張慶之女也微子在易遷宮中常服霧氣自云霧氣是山澤水火之精華金石之盈氣久服能散形影入空與雲氣合體也

王氏神仙傳王道真漢時人得道居鬼谷山東古栢臺常有白雲出於臺中遠望如百尺樓道真常乘此雲遊戲山頂暮歸臺中白雲亦歛入此臺內即荊州北清溪鬼谷山也或謂此爲陽臺非也

尹失恃怙吳闕甘肯

高道傳道士尹通字雲鑒博通經史常嗟

幻化非固每仰天而嘆父毋未之信迫以婚宦乃跪伏曰竊聞張真昇天鎭南嗣美茅君得道太守投誠況高祖太極真人之遺德可無隆紹願從所志父母許之遂飄然而去及恃怙已失孝履既盡其希真守二之心與日俱往魏太武聞名尤欽奉焉

古今詩話吳仁壁遊羅浮學老莊於張先生得其大旨辭歸謀入京取應先生曰觀子氣法可住此吾授子長生之道仁壁辭以老毋闕甘旨俟名遂身退學亦未晚是年中第入浙謁錢武肅殊禮之辟入幕不就以詩謝之其略云弊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慚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令撰羅城記不從武肅怒沉之於江吳人惜之建隆初甯昱等就羅浮設醮醮畢遊諸嵓洞至山頂見一石門有老叟衣薜蘿据門而坐昱問其由云是羅浮先生宅再問叟爲誰云吳先生也名仁壁言訖戶闔了無所見

王廓酒醇允升橘美

王氏神仙傳王廓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登岸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者皆無所聞忽路側有洞穴遂入穴行數步窪穴中有酒味極醇美掬而飲之酶然似醉自此充悅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後看仙經云君山有天酒飲者昇仙廓所遇即此酒也

異人録陳允升入龍虎山天祐中人見於麻姑山計去家七十年矣顏貌如初刺史迎置郡中夜坐嘗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少選携乃百枚至

鄧郁觀鳥　商丘牧豕

本傳鄧郁隱居衡山斷穀三十餘年夜誦太洞經上感南嶽魏夫人降告之曰君有仙分特來相訪一日忽見三青烏如鶴鼓舞飛鳴移時方去郁觀之謂弟子曰青烏既來朝會至矣遂解化

神仙傳商丘子胥好牧豕常吹鐵笛年七十無妻子顏色不老邑人竒異之有道術人或問其要只曰食菖蒲飲水自然不飢如此年三百餘歲矣

服閭黄瓜　展公白李

神仙傳服閭者不知何許人常止莒往來海邉諸祠中忽有三仙人於祠中博戲賭瓜雇閭擔黄白瓜數十顆教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蓬萊之南

真誥昔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者於茅山伏龍地植李彌滿其地展公今爲九宫内右司保其常向人說昔住華陽下食白李味甚美憶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

三洞羣仙録卷之十七

三洞群仙録巻之十八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陸生掘瓮屈氏埋錢

廣記盧山人者有道術一日過復州界維舟於陸秀才莊門或語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之以决休咎盧曰君今年不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瓶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歳君愼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其妻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掘地深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甚妻亦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驗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與利輕重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熙而瘞焉

眞誥云良常山溪時其山下有屈氏家大富財有巨億埋銅器於此于今在也亦有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

賢安紫捺伯兒紅蓮

本傳南魏夫人名華存字賢安季冬夜半太極眞人降夫人之室設酒肴陳元雲紫捺仙傳拾遺張伯兒西晉時修道於蜀石斛山精思感神仙忽降謂之曰此山有長生夜光之芝得食一枚白日冲天其芝生於水側夜視如紅蓮者是也苦求數年得而食之能飛行徹視後乘赤虎而去莫知其所

歸舜鸚鵡文祥杜鵑

幽怪録柳歸舜自巴陵泛舟遇風至君山登岸行數里有鸚鵡數千相呼姓字曰柳十二遭風得臻異境所謂因病致妍耳忽有二道士曰君舡風便何不急回棹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忽飛達舟所

續仙傳商文祥自號七七周寶鎭浙西遇之甚厚寶謂曰鶴林寺杜鵑花天下稱奇嘗聞汝醉歌云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子能開此花赴重九乎商曰諾乃前一日往鶴林寺宿中夜有女子來語曰妾爲上

蒼所命下司此花此花亦非久歸閬苑矣今爲道者開之至重九日其花果爛熳後遣兵火信歸閬苑矣

筠卿三笛太真一絃

廣異記呂筠卿月夜泊君山飲酒吹笛忽一漁舟來相並有老人持一笛大如合拱示呂曰此天樂也不可吹次出一笛如世所用曰此洞府仙樂也又一小者如筆管曰此人間笛也遂吹其小者一兩聲波濤洶涌又三五聲舟楫掀舞呂大恐老人止笛吟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篙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抱朴子太真乃西王母之女也與東嶽夫人往來於岱山重嵓深隱人所不到去地千餘丈中有玉几金寳之物每彈一絃之琴則百鳥翔集鼓舞而至

崔君破鐍零子發匱

宣室志捷爲郡東十餘里深嵓中有一觀有顏道士居之有石函三尺緘鎖甚固相傳尹真人上昇時以石品付門弟子戒約

慎不得啓之必有大禍有崔守者至郡聞之命破其鐍開函視之但有符籙而已崔忽暴卒三日而悟曰吾爲冥官所攝何爲開真人石函令上帝令削吾壽祿又奪五任官今獨有二年在矣崔果得二年乃卒

丹臺新録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積年後遇司馬季主季主將入常山中積七年石室中東北角有石牖季主出行則語之曰慎勿開之如此數數非一零子忽發視之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零子悲思季主還乃遣歸後復取之使守一銅匱季主出則叮嚀勿發零子復發之如前見其家季主遣之遂不得道

綠華絕整少元端嚴

真誥萼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仙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羊權家贈詩一篇并致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各一枚訪問此人曰是九嶷山得道女羅郁也此女已九百歲矣

廣記崔少元者唐汾洲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絳綃衣駕虬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元既生而異香襲人紺髮覆目耳璫及腰端麗殊絕昔居無欲天為玉皇左侍書耳

丘公鶴跡　方平蟬蛻

神仙傳浮丘公昔接王喬遊王屋山歇鶴於路王屋山有憩鶴臺臺上鶴跡存焉有浮丘公隱處今南峯號為南嶺是也

○列仙傳道士王遠知字方平舉賢良方正累遷中散明天文隱居山林至漢帝累召不出令郡守辟詣京師而方平閉口不言謂弟子曰吾數將盡明日當行及期解化無尸如蟬蛻耳

蒯京練精　籛鏗閉氣

修真秘訣云道人蒯京年一百七十八甚丁壯朝朝服玉泉琢齒玉泉者口中津液也朝旦未起早漱津令滿口吞之琢齒二七過名曰練精

神仙傳籛鏗即彭祖也有道引術每有疾

則閉氣以攻所患其氣雲行體中下達指末尋即體和嘗云上士別牀中士異被下士服藥服藥百裹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為彭祖經行於世

脉望何諷　猿子袁晁

原化記唐末書生何諷嘗買得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斷絕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白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歎伏

廣異記唐廣德二年臨海縣賊袁晁寇永嘉其舡遇風飄去數千里還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耀回舡就泊見精舍無人房中唯有胡猿子二十餘枚及蜀錦黃金器物甚多賊既不見人乃競取物忽有一婦人從金城中出謂曰汝非袁晁黨

耶何得至此此器預爾何事輙然取之回
視猱子汝謂此爲狗爭非也是龍耳宜速
還之賊等各送物歸還因問此是何處曰
此是鑑湖慈心仙人修道處也

陶侃鶴弔道合蝗消

賢已集陶侃居母憂嘗有二客來弔不哭
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
高道傳道士劉道合遇神人告之曰聞子
好道志節不屈以盟威攝召符與之道合
授而吞之自是道法所施無不驗高宗將
封泰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霽得寵
賜輙散貧乏洛陽苦飛蝗道合以符示官
吏俾散帖境内則蝗立消滅

岐暉返室慧虛渡橋

高道傳道士岐暉事蘇法師得三洞法卧
斗之術師行之歷年之久湛然自得嘗以
仙經云欲爲仙客入太白於是擇門人志
道者俱往既至而返則室中嘗有神仙談
笑
廣記慧虛即天台國清寺之僧也時與同

侶遊行至一石橋慧虛渡過往上石壁見
一老人問曰世傳過橋見羅漢不知羅漢
何在老人曰此處乃神仙之福地天帝之
下府金庭不死之鄉桐栢上眞王君主之
列仙三萬人上眞三百太上一年三降此
宮較定天下學道之人功行非羅漢所居
也僧曰神仙可學否老人曰積功累行白
日昇天遂引數步老人不見忽在國清寺
前慧虛自後易道家服好丹藥修錬終南
山遇老人得丹服乃獲昇舉人云老人乃
張果老耳

聶遇彭蔡謝會梅蕭

高道傳聶師道居南嶽問眞觀一日入山
尋蔡眞人行抵暮見一樵者問之子何往
聞蔡眞人隱此願一禮謁樵曰今暮矣不
可到前有人家可宿師前行見一草舍有
一農者問子何往曰尋蔡眞人農者曰前
所見樵者乃蔡眞人也師嘆曰遇仙聖而
不識命耶農者留宿遂就寢日高主人未
興師乃潛行逢一老人邀坐石上問何往

具前以對老人曰夜宿農舍即眞人之子也老人曰子道氣甚濃但仙骨未就折草與食舉目而老人不見歸以告道衆衆曰子一入山逢三仙老人者必彭眞人也既見蔡眞人父子又見彭眞人豈非修眞之至者

續仙傳謝修通詣衡山感神人告之曰廬陵玉笥山乃司命之别府宜往彼修鍊修通從之一日深入溪源忽遇一大舘舍見一青童出問子非謝修通乎蕭梅二眞人待子久矣即引見二眞人修通再拜曰塵世螻蟻貪慕生道枯骨重生獲期元會眞人乃賜松葉并嘉禾五穗與食修通後得道尸解

天活無恙常擬有疾

高道傳陶天活者南安人居海濱海水忽溢家人悉驚走避難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能得舉家皆泣之洎水落而歸其子在桑之交枝無恙因名之曰天活及長慧悟而眞氣内足自唐憲務恭文四宗朝允内

供奉道士時公卿大夫無不欽尚後歸海濱不復出談死常擬有疾老子問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擬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擬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趍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擬曰是矣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以柔齒亡以剛擬曰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

童僕金硯謝仙鐵筆

廣記呉郡蔣生隱居四明好鍊丹藥積年不成一日於貧子中雇得一僕名童金晝所談神丹之事蔣叱之曰汝傭人無妄言童就出一瓢子取藥一粒謂蔣曰此丹藥能化土爲金借先生之石硯以傳之可乎蔣未之信是夕童忽卒未殮已不見尸唯衣帶存焉而石硯已化紫金矣

撫遺何仙姑居永州零陵邑滕子京謫守岳陽一夕大雷雨既霽華容西峯石壁上有三字存焉曰謝仙火字躰恠異公命模字詢之皆莫有知者或曰零陵何仙姑必

知之乃遣使往問之仙姑曰此雷部中一鬼耳兄弟二人好以鐵筆書字其人長三尺公遣人往西峯驗之果然

張寬對星善勝吞日

六帖漢武時有女子浴於渭水中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曰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蜀人張寬爲侍中寬對曰天星主祭祀也齋戒不潔則女人星現

眞武經昔善勝皇后夢吞日光而生眞武生而神靈長而勇猛不統王位惟務修行輔助玉帝誓斷天下妖魔救護群品日夜於王宮中發此誓願父王不能禁制遂捨家辭父母入武當山中修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滿白日登天

屈原見斥賈誼被黜

拾遺記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洞精靈降於湘浦楚人爲立祠至漢末猶在其山中有

靈洞採藥之人入之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殿異常衆女霓裳冰顏艷質與世殊別飲以瓊漿贈以丹醴之訣遂絶飢渴泊歸里邑各非故鄉鄰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採藥不還今經三百年也

眞誥西明都禁郎賈誼昔爲治馬驗事不當被黜守泰山泰山君近請爲司馬已被可

少君石像六眞金釵

拾遺記漢武帝詔李少君謂曰朕思李夫人可得見乎君曰可遠見不可同於帷幄闇海有潜英之石其色青輕如羽毛寒盛則石温暑盛則石冷刻之爲像不異眞人使此石像往則眞人至矣帝後得石即命工圖刻作夫人形像刻成乃置於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

仙傳拾遺楊幽通本名什伍幼遇道士教以考名之術明皇幸蜀馬嵬之後屬念妃子不已乃名什伍至行朝上問其事對曰

雖天上地下冥寞之中鬼神之内皆可歷而求之上即命什伍遍加求訪莫知其所後於蓬萊山南宮西廡有群仙所居上元女仙張太真即貴妃也什伍往見之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聖上即太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世念頗重謫於人間此後一紀自當相見乃取開元中所賜金釵鈿合各半玉龜子寄以爲信聖上見此自當省憶言訖流涕而別什伍以此物進之上潸然良久

元子奉戒季偉長齋

真誥元子少好道遵奉戒法至心苦行日中菜食鍊形守精不接外物州府辟聘一無降就或遊山林屏棄風塵志願慿子晉於緱岺侶陵陽於步元故改名爲元子自字爲延期矣

登真隱訣云季偉昔長齋三年竭誠罩思乃能服日月光芒之氣於是神光映身也

曾子納屨何娘織鞋

南華真經云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顔色腫

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其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廣記廣州何二娘者以織鞋爲業年二十與母居素不修仙術忽謂曰住此悶意欲行遊後一日便飛去上羅浮山亦往來蕭寺山北循州去南海四百里有楊梅木大數十圍何氏每採其實及齋而返開元中勑令遣使召至途中使者悦其色而未言忽云使者有此心不可留矣言訖湧身而去不知所之

閒卒抱石江叟遇槐

見聞録鄂州黄鶴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其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有守閘老卒每晨起必拜洞下一夕月如晝見三道人自洞中出吟笑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

出明視石乃金也
傳記有江叟者善吹笛能作龍吟後適閿鄉至盤豆舘道傍大槐下醉寢夜見一人數丈曰荆山舘中一郎來看大兄便聞槐上有人下來與語及明至荆山舘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曰某好道不逢師木神有靈乞與指教神曰但入荆山求鮑仙姑必獲度世叟入山果遇仙師曰子有琴高之相矣今贈子美玉笛吹三年可致洞中龍持水丹來吞之便爲水仙叟後三年岳陽寺樓吹笛果有龍化爲人持丹而來餌之遂變童顏入水不濡

古忘宦情韓謹臣節

神仙傳古元之因飲酒而卒三日再生云遊和神國異花珍菓四時不凋田疇盡長大瓠瓠中實皆五穀甘香珍美非中國稻粱之比四時之氣常熙熙和淑如二三月國人日攜遊覽之歌詠陶然暮夜而散元之既蘇踈放人事都忘宦情遊行山水自號知和子後不知所終

神仙感遇傳唐宰相韓滉廉問浙西强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有適客李順者泊舟於京口夜恩燈斷忽飄至一山下上岸尋求行五六里見宮闕華麗有烏巾岸幘者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無辭勞也因問此何處也荅曰此東海廣桑山是魯公宣父仲尼得道爲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强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以諭之順得書即還舟中逡巡則達舊所既而投所得之書公發書視之古文九字了不可識乃拘縶順以爲妖妄有一客厖眉古服言善識古文公出書示之客曰此孔子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公異之韓自是拱默克保終始

巽二起風葛三避雪

幽怪録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日畋游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麋豕狐兔騈匝長人曰余元冥使者奉北帝命臘日蕭使君獵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

善謀群猷從行薪者隨覘之茆堂中有黃冠一人老羸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則蕭使者不復獵矣薪者回未明風雪彌日蕭使君不出

廣記崔希真善攻畫好修養一日大雪中見一老人蓑衣避雪門下崔邀之家與老人同入至幃幄前老人顧望倏忽不見覓之無蹤遂歸幃中有畫松木一株仙人藥笈在下崔未之曉請問李舍光先生先生曰此葛仙公第三子之所畫也意謂得道者壽若松栢之謂也

○抱一嘯傲　盧鴻磬折

武仙童碑云抱一嘯傲昇平輕欺富貴扶踈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絕青山莫滯白雲之迹言之不足道在其中詞多不録又詩一首云聖主搜羅物外人總求金闕見虛真餘余不願彰名姓別得田元道可親仙童昔持此書與茅山朱自英先生先生得書而使者忽不見疑即仙童自至也仙童姓武名抱一人呼爲武仙童北夢瑣言

明皇召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可不足依山臣鴻敢以忠信奉見帝異之

潘老肴饌　玉仙麴蘖

原化記唐崧山少林寺元和間嘗因風雨後有一老人策杖叩門求宿寺人以閑門訖指寺外空屋令宿亦無床席入更後僧人見寺外燈火怪而問之見其屋內設茵幕華盛陳列肴饌老人飲噉自若及曉老人瞧起漱盥訖取床席帳幕內葫蘆中空屋如故問其姓名云姓潘氏從南嶽北游太原後時有見之者

○青瑣太原府助教張世寧暴疾將終吟曰翠羽旌幢仙子宅紫雲樓閣玉皇家人間風物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既卒神降其妹曰我籍係上天第十八洞玉仙人也因會瑤池考視塵中地仙功行薄開人間麴蘖香徘徊不進遂犯後至之罰西王母啓其事爲我有人間酒分宜謫償之寓迹

浮生今還本籍因歌曰休休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歡喜究家無徹頭

仙宗赤鯉公遠白魚

高道傳傅仙宗隱資陽山明皇召見時利州江舡多溺津人告苦師投符於江翌日果有二鯉魚死於灘上肚上有丹書字云赤鯉赤鯉生於河水不避仙官宜得其死刺史奏聞詔立生祠於江側又羅公遠在唐時已數百歲乍老乍少人莫識之時太守醮屬吏于郡之園亭士庶競至忽一白衣來有一小童叱之曰汝擅離本處白衣人去吏執小童以白太守問名答曰羅公遠適見龍王爲公逐之刺史未之信曰可見本形否曰不難遂穿一穴以水引之一白魚隨流而躍青煙如線頃之黑氣橫天雷電而雨化白龍飛去

赤須墮髮紫霞生鬚

神仙傳赤須子者豐人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食松實天門冬齒落復生髮墮更出後去上吳山七十餘年莫知所之

酉陽雜俎東陵聖母廟主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時夢中被人録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嶽遂以金鎖甲令騎道從千餘人馬蹀向南去須臾至嶽神拜迎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嶽中峯巒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鷄鳴驚覺自是生鬚數十莖

鮑靚兄弟積薪婦姑

真誥司命君曰女真鮑靚其七世祖李湛張慮本在渭橋爲客舍積行陰徳好道希生故令福逮於靚使人易世變煉更生合爲兄弟根胄雖異徳廕者同故當生氏族今在洞天中仙矣

廣異記翰林碁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蜀宿深溪之家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圍碁可乎堂内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九南十置子矣姑曰夜及四更其下止三十六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五枰耳遲明請問於姥姥顧婦曰

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救奪救應防拒之法甚略姥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行去數步回顧已失向室廬矣

周寶改葬騎生結廬

稽神錄周寶爲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冢棺櫝將腐發之有女子面如生衣服皆不敗掌役者以告寶親視之曰此當是嘗餌靈藥待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即命改葬之具車轝聲樂以送寶與僚屬登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輀車之上衆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

列仙傳騎龍鳴年少時於地中得一龍子狀如守宮騎生結廬以養之及龍大壞廬而去不知所在至五十年許忽見龍鳴騎龍而至曰今年五百里有水災人以爲妖及期果大水死者萬計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九　設九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德休魚饗子騫脯祭

續仙傳曹德休常謂人曰若家有疾苦就求德休符藥不必惠以財帛但以江魚爲膾一盤并美酒一壺饗吾則疾自瘥鄉人欽之如神一日告人曰我捨此入天寶洞去然來年牛疫頗甚我留姓名與汝傳道牛疫之時以膾饗書其字帖牛角上自當無苦其後牛果大疫一境之内帖其字者免灾不帖者皆斃

武夷山記玄靈老君華真仙師遣弟子名屬仁乘雲駕鶴遊歷此山人多呼爲控鶴仙人昔魏王名子騫與張湛孫綽等同在此山修道會天亢旱魏王置酒脯祭仙人祈雨感控鶴仙人乘雲跨白馬從空中而下遂霈雨澤張湛等既獲見即獻詩一絕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奠酒龍潭波上雨霏霏仙人得詩甚喜

蘇林吐納先賢服餌

神仙傳蘇林遇涓子告之曰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食當去三尸殺滅穀蟲不去三尸而服食者穀雖斷而蟲不死者徒絕五穀勤勞吐納而蟲生求不死不可得也遂授之以三元真一之道乃曰非有仙籙者不得授此書秘密非人勿傳

仙傳拾遺楊先賢歷訪名山周遊洞府從葛永璝得道因其化跡處築室居之逾年忽一夜見光明如晝羣仙降焉問所修之道先賢稽首曰糞壤之質見歲月易遷常恐奄謝志期度世耳羣仙憫之遂賜丹華服餌白日上昇

通微清爽李根奇異

續仙傳道士鄗通微不知何許人神氣清爽多遊名山人多識之或時不見莫知能測及丹成服食即於酒樓上飛昇去

抱朴子李根許昌人能變化隱形入水火中人皆奇異之有女弟子竊根素書以觀得根記其學道之年日計已七百年矣或

云根兩日方瞳授仙經云年八百歲者童子乃方根常與弟子云我雖未得與天地齊亦不為下土之士矣

弱翁黃犢自然丹哥

西清詩話鍾弱翁傳師平涼有方士過謁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乃大書曰草鋪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既去郡人見方士擔兩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甕乃二口豈呂洞賓耶

祕聞閑談池州鳳凰山道士趙自然夢陰真君與栢葉一枝食之因而不食神氣異常為詩曰嘗欲棲山島閑眠玉洞寒丹哥時引舞來去跨雲鸞或問何名丹哥曰鶴也

允當愍虎君平牧鵝

道學傳歷陽謝允當見餓虎閉在檻穽允當愍虎之窮開而出之虎伏地良久乃去

幽閑鼓吹鵝羊山在長沙縣北二十里本

名東華山亦謂之石寶山上有仙壇丹竈湘中別記云昔郡人成君平年十五兄使牧羯羊忽遇一仙翁將入此山兄後尋至山中見君平因問牧羯羊何在指白石曰此是也遂驅起隨兄去旬日却還山下復化爲石今猶存焉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煉丹尚留空竈鎮孱顏雲中雞犬仙應遠山下羯羊石髓頑湘渚幾因滄海變遼城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還飛昇上九關

金訪蓬子　針寄田婆

神仙傳唐王處士者洛陽尉王琚之姪四郎也琚赴調入京過天津橋四郎布衣草屨形貌山野琚初不之識四郎曰叔今赴選姪少物奉獻即出金五兩色如雞冠可訪金市張蓬子計之當領錢二百千某比居王屋小有洞今將家往峨嵋山琚訪之則已行矣金市果有蓬子出金示之驚喜此道者王四郎所化金也且無定價因如其數酬之

傳奇許栖巖入蜀登危棧忽與馬俱墜于崖穴中因遇太一元君君曰子所乘馬乃吾洞中之龍也以作怒傷稼謫在人間負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于歸放之渭曲勿復駕也有一玉女曰龍子回日號縣田婆針與寄少許來遂跨馬如飛食頃已達號縣之莊詢訪田婆市針百枚繫于馬鬣放之渭濱果化爲龍去田婆者蓋亦仙人也

夏侯美睡　禮和善歌

仙傳拾遺夏侯隱者大中末遊茅山天台間常拄布囊竹杖而已或露宿於壇中林下人覘之但見雲氣蓊鬱不見其身每登山渡水而閉目美睡同行者聞其鼻鼾之聲而步不蹉跌足無蹶礙至所止即覺時號爲睡仙

真誥傳禮和常服五星氣而得道禮和善歌歌則鳥獸飛聚而聽聲焉

欽真力勤　合靈睡嬾

女仙傳唐楊欽真本田家女也適王渭爲妻夫貧力田楊氏婦職甚謹夫族目之爲

勤力新婦一日忽沐浴著新衣逝去是夜鄰人皆聞有天樂異香自西北來次日夜復聞音樂之聲異香酷烈縣令李邯聞之率衆來看則婦宛在床矣邯問去來之由荅曰向仙仗來迎至華山雲臺峯峯上有四女真先在彼與語甚洽曰同生濁世共是凡身一旦翛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于斯宜各賦詩以道其意於是更相唱和欽真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煙霞欽真後復仙去

○郡閣雅談吳合靈爲道士居南岳俗呼爲吳猱好膳經句不食嘗言人若要閑即須嬾如勤即不閑也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云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雲兮鳳著力眼前驀地見樓臺異草奇花不可識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爲上昇忙一時提向瀛洲賣

劉遁同舟　公垂共簡

名賢詩話晉公舊有園在京師保康門外園內有仙游洞景最瀟洒道士劉遁作仙

遊亭詩贈公云屢上仙遊亭上醉仙游洞裏杳無人他時鶴駕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公莫曉其詩泊南遷遁往見公於崖公方思其詩乃知遁異人也與之同泛舟海上而飲公曰今日之謫子之詩意也

續元怪録故淮海節度李紳嘗見一老父曰年少識我否曰我唐若山也子非李紳乎對曰某姓李不名紳對曰子合名紳字公垂在仙籍矣今夕羅浮羣仙有會能隨我一遊乎乃袖出一簡若笏形縱橫曳之覺長闊數尺宛若舟船父與紳俱登其中戒令閉目但覺風濤洶湧似泛江海逡巡俄抵一山樓殿參差簫管寥亮端雅士十餘人來迎曰公垂果能來人世凡濁苦海非淺自非名繫仙籍何路得來曰子能留此乎紳曰身未立家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於兄弟曰子既念歸雖仙録有名而俗緣尚重然美名崇官亦皆得矣宜勉之乃遣歸自是改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歷任將相之重

盧娘綠眉阮籍青眼

杜陽編唐永貞年南海貢盧眉娘年十四眉綠且長故有是名眉娘幼而惠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靈寶經八卷字如粟粒而點畫分明又善作飛雲蓋以絲一絢分爲三段染成五色結爲金蓋其中有十洲三島臺殿麟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順宗歎其工謂之神人度爲道士歸南岳仍號逍遙

晋阮籍字嗣宗爲步兵校尉不拘禮節能爲青白眼耆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不應籍因是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嵓谷乃登之嘯也

昭武銀鼎士良玉版

洞微志封昭武者餘杭酒徒也因乘舶船爲暴風漂至島上俄聞異香遠望有道士坐於西岸昭武急趍作禮道士坐石下有一銀鼎鼎面浮一大珠道士曰汝何來武對以窮困欲投新羅道士曰視君之面無外夷祿可却乘舟吾與好風送還明州昭武祈之曰生平爲酒所泥飲食微尠支體瘦瘠道士笑曰但飲此湯遂於鼎中以銀瓢取半瓢與飲之真甘露液也又告以理生之計曰但販馬當自給因問先生姓曰我陰真人也逡巡風起道士催登小舟又飄一夕日出已在明州矣

唐逸史元和初萬年縣所由馬士良犯事王爽爲京尹嚴酷必殺之士良亡命太白山至於崖炭谷湫岸藏於大柳木下纔曉有五色雲自空降仙女在中水濱有金槌玉版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旋開開畢仙女取擘三四食之却乘雲而去士良見槌板尚在扣之少頃復出士良食七八枚頓覺身輕

郭憲噀酒班孟潄墨

賢已集郭憲武德七年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噀詔問其故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果然

三洞珠囊班孟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

又能坐虛空中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去初時没足至胷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没不見又能含墨著口中舒紙著前嚼墨漱之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服丹年四百歲更少入大冶山去

道榮虎坑龍威鳥跡

感應録北齊由吾道榮少爲道士因遇南嶽仙人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悉解嘗至遼陽有虎去馬止十餘步人皆驚走道榮徐以杖劃地成大坑虎遂去

吳

仙傳拾遺龍威丈人隱居包山亡其姓氏吳王闔閭十二年觀兵於敵國途由包山山有洞穴吳王欲知其深淺請隱居窮究之遂秉燭晝夜行一百七十四日而還見金城玉宇有光如晝紫玉流黃間爲窓牖其城門榜曰天后别宮藻錦甚盛玉房中得素書一卷皆鳥跡篆籀之文歸以書奏吳王王後使賫其文以問孔子曰寡君昔遊包山有赤烏啣此書於車前使下臣賫

靈文奉謁願告休戚孔子發函遽曰昔夏禹理水功畢乃遊於鍾山之阿得黄帝帝嚳等所受太上靈寶真經藏一通於名山石磧中一通付於水神當有得道之士以獻於王若云赤烏所啣丘未聞也

崇嶽拜松姚光燔荻

名賢小說道士吳崇嶽辟穀嘗登松梢禮拜福建轉運使周渭因請隨行抵于德化縣縣東有古松一株高八九十尺上有鶴巢乃命岳登之宛若猿猱容易直上出鶴巢之外端身飛步手無攀緣就纖枝拜如平地其松枝柔軟隨步低昂了無損處渭贈詩云楮皮冠子布爲裳吞得丹霞壽最長混俗性靈常樂道出塵風格早休粮枕中經妙誰傳與肘後方新自寫將百尺松頭幾飛步鶴棲枝上禮虛皇

感應録吳姚光善火術吳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裹之因猛風燔之燔訖謂光已化爲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

得一寶符伯威仙籍

仙傳拾遺史得一者自言咸通中因秋雨泱旬山水泛溢一旦微霽見江濵一物隨水橫流以杖引之得焉開視乃老君三部符也浮水中而不濕心甚異之收還家其夜有光彷彿二童隨之與語云我侍符童子也太上寶符久傳人間繕寫訛謬迨失宗旨文字既誤鬼神無所稟伏由是行之少効今此正文以付得道之子救民疾苦無不應驗後數年童子告白太上降駕太白山可往朝拜因入太白不還

真誥趙伯威少學郿鄠張先生得道號在中岳授玉佩金璫經於苑丘林子今亦得道入華陽洞天主管仙籍并記學者之姓名焉

漢兒劃地秦婦築城

丹臺新録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劃地戲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再拜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

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

廣記唐開元中代州都督以五臺多客僧恐妖僞事起非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懼逐多竄山谷有法明者深入鴈門山幽澗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涉水渡岸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婦人並衣草衣容色端麗見僧愕然問云汝是何輩僧曰我人也婦人笑曰寧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弟子佛須擯落鬚髮故爾僧問此何處婦云我是秦人隨蒙恬築長城被其苦乃逃至此食草根以得不死僧辭出它日備粮更去則迷不知其所矣

伯庸鶴唳藏質雞鳴

皇朝類苑王參政伯庸得疾既委頓是夕有靈鶴十餘隻空中嘹唳八月二十夜月甚明時其弟純臣差知亳州公吏來接皆以爲恠訝須臾公薨羣鶴遂散時人以爲伯庸當作仙官爾

高道傳道士葉藏質字含象精於符術婺州牧爲邪物所撓詣請符至中路犯穢忽

失之牧親造見案上有筒封簽甚固乃前請之符也因焚香致匣捧歸邪物遂絶牧表其賢懿宗優詔石門山居爲玉霄觀一日命酒召其交人語及平生事然後告以行日及期竊題於門曰雞鳴時去門人遂聞環佩雜簫管聲于空中須史雞唱視之已化年七十四矣

三洞羣仙録卷之十九

三洞群仙録卷之二十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青丘元老紫微小星

異人録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惶懼據地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至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秘藏元都汝是何者輒藏緗袟遠知對曰青丘元老傳授老人曰上帝勑下汝仙品已及授度期辰四年二巳數也師後於先宅中尸解

湘中野録太祖居潜日與趙韓王普遊長安市忽逢陳希夷曰可市飲乎太祖曰可與趙學究同之希夷睥睨韓王曰也得也得既入酒舍韓王足痺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垣一小星輙據上次可乎斥之便居席右

李虞論語顔歡孝經

逸史信州李虞員外與楊稜遊華山俄至

一小洞見川巖草木不似人間有紫衣人
邀入居處若公府多竹屋堂室甚潔自言
姓杜名子華因避世便遇仙侶居此已數
百年矣因留宿飲饌皆甚精豐肉有駝羊
其狀如牛書有論語留連累日各遺銀器
數事遣使者導之而返曰此可住否二子
色難子華笑執手而別後尋其洞穴不可
見矣
○道學傳宋顗歡善道術弟子鮑雲綬門前
有一株木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歡印木木
即枯死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
答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
枕邊恭禮之自差而後病者果愈

王遠題門隱容濬井

王氏神仙傳王遠字方平明天文圖讖逆
知吉凶漢武帝問災祥不答乃題宮門四
百餘字預說方來帝惡之令人削除外字
雖滅内字復見墨迹徹入板裏
廣記房州竹山縣陰隱容家濬井千餘尺
而無水工人捫壁見別一天地日月世界

榜曰天柱山門内兩童皓齒鬒髮問汝胡
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臾有緋衣傳勑
曰以禮遣之引至清泉洗浴白泉漱飲甘
美似酒行半日見宮室皆金玉題云梯仙
國工人詢曰此國如何答曰諸仙初得仙
者關送此國修行

王皎破腦楊公擊頂

酉陽雜俎王皎先生善伎術天寶中偶與
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否矣爲隣人
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忌爲人所奏上令
殺之刑者钁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骨
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
史平皎杖屨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
○北夢瑣言潘齊間有遺士楊仙公者莫知
其年壽耆老自童稚見之每出閭巷見童
聚而觀之或就鐵鋪借鐵椎自擊其頂或
令人極力擊之一無所損唯言甚快入山
林與虎豹爲戲以手擊之猛獸爲之偃仆
多勸人行陰德長興中入蜀居峨嵋去也

祈嘉呼遁仲甫吸景

晉逸史祈嘉字孔賓年二十許好學經史夜靜忽於窻間聞有聲呼之曰祈孔賓隱去來修飾人間事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毫銖所喪已山崖嘉遂適去西遊海渚教授門生三千餘人

王氏神仙傳王仲甫少好道術得吸景飡霞之法行之四十餘年一夕夢神人告之曰子所以不得升度者謂其腦宮虧減靈津未溢遂授以服食之法方得上昇今在玄洲矣

戍師挈囊伊尹負鼎

高道傳成道士不知何許人明皇聞其名召入館于蓬萊院問道術所修皆不對未幾乞歸山上允乃挈布囊而去人皆笑之而後因撤幕壁上有題詩曰蜀路西行燕師北至本擬白日昇天且看黑龍飲渭其字刮洗愈明不數月祿山起明皇乃入蜀

仙傳拾遺伊尹商人也其先佐夏為諸侯母將孕遊於西川之上大水遽至毋驚奔避水乃拱而立化為枯桑水退父來求之

謂已溺死忽見枯桑非昔所有疑妻所化以石扣之聞空桑中有兒聲取養之遂以伊為姓及長明緯候聲律陰陽探幽察微志救天下負鼎干湯湯大悅用之為相年八十棄位絕粒示死於家太上命太和真人蒙谷希授以解形之法入蒙泰山石室修之白日上昇

元達夢鳥文子擊蜺

三洞珠囊鄧郁之字元達南陽新野人嘗夢一鳥吐印以與之自是民間有疾輙以印治救求為符章病者自愈

漢郊祀志注列仙傳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白蜺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見之王子喬之尸也須臾化大鳥飛去

玉蘭譜腹上仙蛻皮

集仙錄張玉蘭天師之孫也幼不茹葷年十七夢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隨光入口中因而有孕毋氏責之終不言所夢唯侍婢知之一旦謂曰吾不能忍恥而生死後當剖腹以明我心其夕無疾而卒

見一物如蓮花臨腹而出視之乃素書金字本際經十卷傳於世間遂葬玉蘭忽大風雲雨棺飛在木上失經及玉蘭所在今墓在益州溫江縣女郎觀是也

又董上仙遂州方義女也年十七神姿艷雅故號上仙一旦紫雲垂布天樂下於其庭二青童引之昇天父母素愚號哭呼之不已去地十數丈復下還家居數月又復如是後因蛻其皮於地形衣不解乃飛而去

杜瓊作賦許堅能詩

真誥酆都山上林木水澤如世間但稻米粒幾大味如芡其餘四穀不爾但稻為重思耳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茂翠矣重思靈氣交被嘉穀應時四節既享祝人以祀神禾鬱乎浩京巨穗橫我元臺爰有明祥帝者以熙此之謂矣

雅言雜載許堅江左人多居三茅不知其年歲形容不變多談神仙事能詩如題茅山觀云常恨清風千載鬱洞天今得恣遊

遨松楸古色玉壇靜鸞鶴不來青帝高茅氏井寒丹已化明皇碑斷夢仍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休向紅塵嘆二毛又一絕寄舍人徐鉉云幾宵煙月鎖樓臺欲寄侯門薦禰才滿面天埃人不識謾隨流水出山來

丘伯相鶴桐君碎雞

相鶴經云浮丘伯昔授之於王子晉後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之嵩山石室淮南公採藥得之遂傳于世經云鶴陽鳥也稟金火之氣以生三年頂赤七年善飛又七年十二時鳴六十年茸毛生泥不能汙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不食而胎生其相以長頸脩竦則善鳴龜背鼈腹則能舞乃仙人騏驥也

卓異記建安三年胥國獻鳴石雞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上應時而鳴能遠徹其國聞其鳴乃殺牲以祀之當聲處掘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為嘉瑞亦謂之寶雞又聽地中以候晷刻道士云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為

藥服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寶鼎元年四方貢異珍有琥珀燕置之靜室則鳴翔此之類也

員外穢夫屯田役卒

逸史唐大曆中有王員外郎者好道術雖在朝列布衣山客日與周旋一日會除穢裴老與語王君異之其妻呼罵曰身爲朝官與穢夫交結遣人逐之而去居一日復來布袍曳杖頗有隱逸之風曰員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耳因取王君一鐵合可二斤許解小藥裹兩粒如麻粟撚散合上却堆火燒之食頃取出乃上金色如雞冠王君驚嘆乃別去後不知所之

括異志屯田郎曾公奉先嘉祐中知惠州居有蔬圃役老卒守之灌蒔尤力凡所欲之物必先致之曾問曰汝常逆知吾意何也卒曰偶然耳曾自此亦待之善一日白曾曰荷使君厚顧某非碌碌者今夜三鼓請乞一到園中有秘術上聞公忻然許諾將具公裳詣之家人皆曰豈有郡守夜半

公裳謁一老卒哉遂止黎明報園子物故仍於腰下得白金數兩曾爲買宮殯于野數月有人自廣州來卒附書爲謝發其塚但布袍巾屨存焉

毛女食松何娘採橘

神仙傳毛女字正美隱華山形體生毛自言秦時宮人後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陳摶常與遊華山樵人多見之有詩贈曰藥苗不滿笥又更上危巔回首歸去路相將入翠煙其二曰曾折松枝爲寶櫛又編栗葉代羅襦有時問著秦宮事笑撚仙花望太虛

續仙傳何阿六者徐州女也華陰雲臺觀爲諸女冠採薪汲水數年諸女冠因話江吳間有甘橘美果而秦川難求阿六笑曰此不難致近亦有之言訖出門食頃袖出甘橘五六枚與諸女冠因曰廣州柑子甚美又致十餘枚分食之後三年有崔鍊師自羅浮山遊華陰因話及前年廣州官園內有婦人盜採柑子擒之忽失衆乃驗阿

六非常人也

元放乞骸實峙藏骨

丹臺新録左慈字元放得九丹變化之術曹公求之不與公欲殺之求乞骸骨公爲設酒慈曰今當遠曠乞分盃飲酒公曰善慈拔簪以畫盃酒酒中斷慈即飲半半送與公公不喜未即飲慈乞盡自飲飲畢以盃擲屋棟動搖如飛鳥狀衆舉目矚視已失慈所在

○真誥茅君云女仙實瓊英其七世祖峙每以藏枯骨活死爲事其陰德有及於瓊英之身而得進於華陽洞府

○宋江鬼堆衡山仙窟

天師符記益昌之東有縣曰嘉川又東北二十里有水曰宋江江中有聚石曰天師殯鬼堆江傍巨石有文突起曰天師符如刓如刻如鉤如勒如籀篆而尊雄勁毅如甲冑猛士仗劒而立兜邪視之孰不股慄士人以紙墨印用能辟邪元和七年仲春安行罷官卬南道由益昌華人張當世時

知綿谷縣輒以天師符見贈曰非吾鄉屬不可得也於是置其符書篋中以歸半年發篋而鼠碎群書獨符無毫髮傷吁其異也宣德郎知鳳翔府扶風縣李安行記其事

王氏神仙傳王道長不知何許人居利景谷縣楊謨鄉直縣西二十里渡嘉陵江泝安樂溪抵其山下峰巒峭拔溪之東曰仙窟長於此修道舉家得仙其宅基瓴甓猶存焉

○尹君飲堇杜巫吐丹

仙傳拾遺尹君者不知何許人常隱晉山不食五穀時尚書李說鎮北門偈翊嚴綬爲從事嚴尚奇好異雅重神仙迎致尹君於官舍日與同席常有異香自肌中出嚴益重之嚴有女弟爲尼常怒其兄與尹君同遊處忽一日密以堇斟使尹飲之既飲驚起曰酒非佳儀吐一物堅而有香嚴剖視之即真麝臍也尹其夕卒嚴即瘞之明年秋有朱太虛遇尹君於晉山曰吾頃於

北門遇鴆酒示之以死然鴆安能敗吾真邪太虛異其事歸以告嚴公曰吾誠知其尸解矣

元怪錄杜巫尚書年少未達時曾於長白山遇道士貽丹一粒即令服訖不欲食容色悅澤輕健無疾後任商州刺史自知既登郡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驚於衆於是欲去其丹歲餘一道士至教食猪血肉巫從之食訖須臾即吐丹出

○裴氏盤石韋翁古壇

廣記裴氏子事親以孝雖貧而好救人一日行遇一老人相拉入太白山見一大盤石老人以杖擊之石開引裴入洞洞中森羅萬象仙童玉女老人復引裴出且告之曰此去二十年可來此避世及期果有安史之禍裴氏一族隱于西嵓遂皆得免焉

異聞集代宗時韋侍御奉使華山拜黃帝壇至山下郎中見一老父問壇所在老人曰蓮花中峰西南上有一古壇髣髴餘址此當是也問何姓答云姓韋自述世系乃

侍御之高祖也相與入山老人策杖先行韋鞭馬追之不及至石室見二老嫗曰爾之祖母祖姑也俱雙髮以木葉爲衣喜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尋與老父上山拜壇畢辭歸後再尋求忘失舊路山下人云此老二三年一來不知其所

○子玉白首昌容紅顏

續仙傳蘇子玉幼而敏惠博覽群書見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煉丹得昇天之事乃拾卷而歎曰先儒之書五常之要拘以禮樂束以名教區區未幾忽成白首身苟逝矣虛名何益因仰挹霞津內融真寂呼吸道氣欲及其和後遇正一真人授以瓊文紫字天真上訣勤行佩服遂通神明忽爾騰昇

廣記昌容入恒山修煉自號昌容子二百餘歲其顏愈紅如二十許一云商王女食蓬虆根往來上下世世人見之

通元望闕徐則還山

墨客揮犀真廟時有道士柴通元者居陝

州承天觀壽百餘歲耐寒暑日縱酒往往不食祀汾陰隨輦自羅山至太一洞一日臨終召官寮士庶言死生之要夜分盥濯望闕而逝舉體甚輕若蟬蛻焉

仇池筆記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曰汝年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名召之則曰吾今年八十三來召我徐君之言驗矣遂詣揚州王請授道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死道路皆見其徒步還山云得放還乃得經書分遺弟子而去

左徹朝像高遠辭帝

仙傳拾遺左徹黃帝臣也黃帝升天徹刻木為黃帝之像率諸侯而朝之七年黃帝不還徹顓帝時亦登仙而去人間刻木為象自此始也

仙傳拾遺蒲高遠者巴西人黃籙先生王普進之弟子也言意詭譎持操無準皆謂之狂大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於南峰絕頂乘雲徑詣金陵辭謁梁武帝方宴坐忽

集其殿帝問其故對曰負居巴西得道上清將歸天來辭帝耳言畢飛去時益州刺史王蕭紀以事上奏帝亦詔問命郎中劉孝先撰碑旌其事跡今尚存焉

韓泳策蹇子真乘驥

采異記古成之自廣次于湘潭聞有韓泳者高人乃謁之韓一見若故人謂曰君有道氣可罷此行否古以干祿為辭韓曰子此行必成名他日可於京師閶闔門外相見乃別去至次春成之果登第暇日有故出閶闔門見一人策蹇目之乃泳也成之記前約乃大神之相與市飲韓以贈詩云德行文章已出群的將仙道付於君浮名若乃真休得占取閒中一片雲復別去自此絕無音問古其後不食亦頗有奇異焉

高道傳潘師正奉母至孝母喪乃廬于墓側道士劉愛道見而奇之云三清之驥非汝誰乘之邪

景度玉冠紫元錦帔

王氏神仙傳王司王君諱景度衣絳章單

衣九色鳳章頭戴太天飛神玉冠手執九色之節治南朱陽之臺主人生死之籍知其名存其神修行九年致神草不死之藥丹霞飛雲下迎兆身上昇玉清宮矣

又南極王夫人王母第四女也號紫元夫人著錦帔青羽裙漢平帝時常降於陽洛山石室中

道成始珍屬文可記

高道傳張始珍居南嶽遇神人授以明鑑之道使修之曰夫照物理者天也照物形者鑑也天之道以清鑑之道以明人能存天清鑑明澄心靜神而內外調暢至道成矣若以內役其志外勞其形心不澄神不清則至道遠矣古人所謂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至始珍修之九年道成上補真人於梁天監中白日上昇

續仙傳金可記新羅人博學善屬文入終南山務行陰德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爲英文臺侍郎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宣宗遣使召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看侍至二月二十五日春景明媚花卉爛熳天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鵠笙簫金石羽蓋瓊輪旛幢滿空仙仗昇天而去入聖超凡積功所致筆此仙蹤永昭盛世

三洞群仙録卷之二十

三洞羣仙錄二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陳葆光撰葆光江陰道士是書采摭古來仙人事實集爲四字儷語而自註之葢王松年仙苑編珠之續然所載但取怪異不盡仙人事也

道門定制十卷

〔宋〕呂元素集成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門定制十一卷》提要

道門定制序

至簡易者道而至詳備者禮凡人之所以事天者道也因事天而起至誠之心者有禮存焉此聖人垂世立教之本旨也然於繁簡之間當有所折衷而不可過也道門齋醮簡牘之設古者止符篆朱章而已其他表狀文移之屬皆後世以人間禮兼考合經教而增益者所在無定式或得之詳備而失簡易之旨使力所不逮者不可跂及或失之鹵莽而使盡敬事天者無所考定不惬其意元素常竊患之欲別爲校定使之適中俾略者不得隱而繁者不得踰則事天奉道之禮不因人而隆殺其他有合講明具于下方當有能辯之者淳熙戊申唐安鄱江樸庵呂元素識

道門定制卷之一

西蜀道士樸庵呂元素集成
朱陵真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議表狀

九皇請表每位專奏一通略入事言啓事以某日取某日某時設醮降真以致望幸之意不必全入願意其他衆真中請狀并土地三界等牒皆然蓋候登壇行遁自有章詞致禱爾或醮事止作一通請諸聖者止用請狀爲便若表上列九皇號不合格式也○

議稱臣

○自上九皇外其他衆聖皆不須稱臣蓋九皇猶人間之至尊而衆聖雖帝位者皆一方之帝於九皇猶諸侯百官也又高功奏事有齋主名不須著臣字齋主詞中書高功名者不須著臣字

議衆真請狀

黄籙羅天上真千二百位雖欲多具請狀竟不能徧今取三皇文内所延召三府衆真作三皇狀三通伏乞三皇帝君同衆真降臨至

於三界牒中所請亦然庶幾遞相關達不致繁冗而能周徧

議文牒

漢天師主教并領天樞都省進奏事凡所章奏上九皇者必陳乞天樞院凡所文移必稱奏玄都省行壇後必尊天師銜次列高功銜施行蓋天師遺教貽諸後人必使遵行以達幽顯實古法也近皆削去行壇字後專署天師銜以爲文牒果自天上降下牒後又作高功文跋奏行可謂不典莫若從古法爲宜今○於天師狀中亦具申請銜位之意庶幾曲盡人私

議女青詔書并寶誥

○當所載混洞赤文元始符命一節乃女青律也今遷拔舉用作牒不過抽魂爾只當以奏玄都省行壇備坐施行近有以爲詔書當有制敕乃撰造言詞對偶別立格式云三天門下準敕降到又或多開條項如朝廷赦文之類者不獨違礙而又實出人爲於義未安又東嶽主攝人魂魄總統地祇所以抽還必申

牒東嶽乞行下地水諸司照會爾或有自嶽瀆地水城隍諸廟凡諸幽獄皆有一牒誠為繁亂蓋其以人意度之謂一日一時之間不能徧閞諸處不知冥冥之中神靈所加不行而至不須人慮所及也又生天寶誥亦有效朝廷誥敕計奏被旨之類不獨取識者笑實有累於教法爾

議金籙白簡

簡籙功及幽冥不可具述獨張麗華尤為昭著記云誦經至九過適當懺罪之時遂爇簡○疏則奏簡當在功德成就之時明矣近有方發奏之時先取救苦符盡焚爇以為亡者出離地獄義有未安蓋抽魂自有文牒白簡當在傳度時宣告使亡者乘道場所作功德及願持戒懺悔自新之力然後具簡告下十方赦罪釋冤自此方為出離地獄上登朱宮爾故經云九幽地獄衆生聞北帝廣為啓請心生悔過願求解脫天尊方為說戒給符此尤可擬又念呪篆符不為難事但能篆二十面即可記憶蓋符呪意義相合故也人能嘗試

之則知此言不妄

議詞意

青詞止上三清玉帝或專上玉帝為善或有自九皇而下至於十極諸天三界真靈皆列于詞中豈有請命于上帝就以遍告衆真歟又朝廷所修詞文不過六七十字不用中謝伏念字（此乃表中格式）誠為謹嚴且詞先入願意欲直具事因不可以對偶聯屬雖云宣讀之便不知詞文又有對偶事意重複不嚴簡爾（又願意中不必具增中所行法事自有功德疏開具止云以某日某時修事取某日某時設醮）○（滿散大醮如此蓋逐時宣讀功德言語陳爛亦倦人聽也）願意既已詳備於詞文則直下精覈數語以伸激切之誠又舊有逐時行道狀景作詞從虛文也今於黃籙則以九時誦經所為事各奏一詞庶幾行道誦經意旨相合亦以見齋主願力之普也亦雅合為國為家為存為亡為龍神土地為沙界含情之本意焉若醮事止用啓散心詞為善又有以黃紙書詞者尤為未安豈有臣子之詞而以黃紙書蓋青紙朱書以代披肝瀝血之謂也

玄都律議章詞體

律曰章詞之體欲實而不文拙而不工朴而不華實而不僞直而不曲辯而不繁弱而不穢清而不濁正而不邪簡要而輸誠則可以感天地動鬼神徑上天曹報應立至也違者司非執法官吏從坐

議太清銜

太清銜五十二字疊成二寸四分須令字畫分曉可讀不得以字入字或有促作一寸二分無異塗抹或則字數踈長有違法度凡司章奏須在謹嚴令齊整精審不可苟簡齋法中惟朱章科禁最重按三洞法師朱洞微旨要云塡太清銜不隔時在欲行事之時書塡入匣以候行事其謹嚴如此可不勉之

議衆眞獻狀

三籙及諸齋醮所降上眞各有等差不可違越按金籙道場所降上眞止是每位奏紙錢馬一分並不併合聖位今取千二百分上眞聖號契勘單位排定庶無褻瀆或消災盟眞等醮則隨宜奏納倣此修寫並不得過百二

十分掌章奏者先當具聖位一本令高功關奏都講延降庶相脗合否則高功都講與獻狀三者各不相干爾

龍簡說

古者僊家修鍊之始先投簡於三府乞削過録功故有願神願僊之語前賢取於三籙壇中告畢齋功重明志願亦爲佳事以權木爲簡朱槧本草木槿似小葵花淡紅五葉成一花朝開暮歛其木白皙故用之音謹以金龍負簡又當如簡之長廣作虛中版底牀以置簡其上置龍于虛以負簡又有以土府龍則生而鎮宅蓋俗論也所謂金龍驛傳豈有坐而能傳置者哉以青絲代截髮青絲每簡用二丈四尺繫簡縻龍三府各有帀數金鈕二十一口每一簡用七口結於絲上爲龍之銜勒以表堅固之義加璧以致恭禮重幣也天府之璧圓而青土府之璧方而黃水府之璧玄而六出象水之成數

平闕空拔也

九皇聖號　恩宥　原赦　天威　鑒察　降臨　經教　飆馭　聖德如此之類皆平闕　若奏九皇章詞等內有以次上眞名位者只須控

一字（若事奏以次上具者即當平闕）若土地諸神更不必控式中有圓窠者亦是空一字控一字者皆是平闕若奏其次諸聖文字及文牒中有九皇及以上諸聖號者皆須平闕又章中不許抽破姓名其他詞表諸文字亦不可抽破須還就令只在一行中最佳

議設醮降真

大內道場及東南醮事止是設醮一時酌獻仍據所降上真位數治具於降真時點茶三獻禮畢辭聖獻湯要在詳緩益加至誠於義○極當蓋啓壇乃是告齋遂時行道乃齋心存誠行持懺悔俟積善累功行道事竟然後憑此善力延降上真享此誠意告畢齋功所以啓事之先先請五師證明蓋謂此也然百二十分尚可備辦至千二百分器皿酌獻稍似繁多但能多治具些亦可行事貴在齋醮意旨分明爾所以云修設某道場至某日時設某大醮一座幾分位是也今蜀中醮事自啓壇至三時或九時行道皆行酌獻職事者已盡瘁勞苦至設醮散壇之時方是降真三獻

天人交感之際往往疲倦不能盡誠曷若三日或一日行道專是奏事香火齋心養神求所以致感通之實宣力効勤於設醮之時豈不佳哉

議書奏

奏牘版行意在端修設者事天之願而不枉散財行科者撰奏文外繆之負道童執筆者視之便能通達事理詳正字畫契凡合聖可以進望簪褐之階異日爲人行醮奏事與簡牘相符合亦教門可議之一端也一舉而三○者皆有益焉說者謂曰是書之出雖卑隷亦可爲也獨絕吾門執筆者簪褐之階爾何得與有益之列乎元曰不然此書雖稍似詳備亦待道家以事宜而權重輕夫然後朌合科教若修設者至誠辦供事天奉道豈較是哉使其以卑隷爲之吾不見其本心事天者也尚何言哉

議字體（校正）

書字有前賢縱筆及常俗所便者點畫增減不同位不可於奏文止用蜀本　兀表正常俗

所訛繆者具列集內意亦美矣然又間用古字世所罕用旁引散漫卒難尋擇俗字亦多參錯在內亦未為善今將先儒校定字體編寫此書自首至尾務皆正體集內俗字並已削去字義亦為之訂正使執筆謄寫者剡奏諸天申聞三界真司開卷瞭然明白易見舉無古字隱晦俗書乖謬之失可謂善美兩盡矣

釋太清銜上真并戊戊戊辰（近有謂熱天帝）

（丈人故釋之曾不知儒家要讀未見書方為儒者）

○按玄都律亦松子章曆并戒律鈔登真隱訣○諸處所載云戊戊戊辰其日太上丈人（太清丈人中之尊者也）詣太上老君（太清中之尊也）對校天下男女應生者注玉曆九炁丈人（亦太清丈人主諸鬼神之籍）詣九老僊都君（太清之僊都非玄洲之僊都）對校天下男女應死者注死籍天帝丈人（玄都律所載）詣天帝君（太清中東宮之一帝也）對校天下男女為罪過者度書右契（此並太清上三天東宮之真章奏所關也）天師還天曹校揀留簿錄分別善惡此日閉天門塞地户外事一斷不得關啓若遇吉日 得上言功章蓋大

慶之日為吏兵神將普遷 功賞不得別奏餘章違者考病百日又云其 日或遇三元三會八節本命亦於上章不忌 謂此日正許人懺謝（餘日不許）章後古人寫年月 日下止云天門開時蓋別有法謂陽日（子寅辰午申戌日也）當陰時天門開（謂酉亥時之類）陰日（丑卯巳未酉亥日也）當陽時天門開（謂子戌時之類）吾儕不可不知又如章文有臆度而改字礙理者聊舉一端言功章內學法未備俯仰之格進止犯科不合儀式（此高功自謂學未備請太上俯仰之格致有進止犯科不合儀式之罪也）此乃藏中專有俯仰節○度儀格一卷明拜跪進止之儀如生神經序云一依俯仰盟真具典南向長跪以付飛天無極神王此其事也近有不知所出改為之格亡格失格字不知連上文止是一句遂徇意改易從下減削文辭牽就己意皆為未安推此其他可見也實吾教利害不敢緘默故併及之

議宣讀太清銜

按尹真人問科經及天師問法經云天師問老君曰見有讀太清畢讀以聞者或先讀以

闕後讀太清者或稽首再拜下讀太清銜細字次讀以聞次讀臣姓或斷後讀太清者有此不同何者是法太上曰以聞畢次臣姓次太清次年號各去三行此寫章不易之法也惟宣讀之時讀以聞畢長跪執版先讀太清細字次臣姓名次年此天帝具法也近見有遷太清在臣姓之前寫者蓋畧有所聞而不加詳審壞亂章法致令執筆不諳之者從而好奇不顧陰責不惟章奏遭却齋主道家司章奏者與夫章中官吏皆有從坐之譴可不詳辯之

議章後宮曹

醮醮大小所重奏章幽明倚為莫大之利益章後宮曹月分玉女於玄都律正一章儀所修旨要所載具備足可參考蓋太上立教使人遵行其可輕忽苟不如儀生有奪筭掃除之罰身後有泥塗奔溺之苦竊見近年刊行章文一冊乃徇道童之見削去宮曹玉女以便忽畧不知高功伏章之時存想宮曹玉女在前遁達章文豈蠶字者所能知爾詎可削

去又見其集中遷拔消災分解冢訟三章小字箋注處多是取定制集所校正者其他章亦有可取亦有可議（如引定獻事作對偶之類是也）況信自降筆至誠之士誤為上真而敬事之不知此即翊聖傳中所謂化見觀音之類爾

議文牒

道家奏狀文牒要須清淨典雅蟬蛻換法作成之語方稱
太上所以立教勸善之意近有専從事於文字者一一模倣官府行移造為文牒公據之類言詞蕪鄙凌脅神祇後署天師高功銜其實出於己意神明聰直豈可欺哉不知奉道事天理趣與法官考召治鬼之義大不同況於官府文法尤不相干也彼皆恃此一切施為誠有不便或當有所修定須得高識之士為之審詳方可施用元素苟有所見不敢祕為一己之私由是續有此四說以袪障蔽惟欲教明而辭達凡我同袍與夫崇設之家必無因齋獲罪矣

書章法

科云凡書章北向施案筆硯悉異不可使雜用者閉炁書寫不得與人言字未竟不得放筆黃素勿令破損飛落牀席地土上翦栽令幅廣一尺二寸行闊一寸二分行列一十七字上空八分下不通走蟻常云下通走蟻諸經所載皆云下不通走蟻

臣字不得居頭鬼字不得為首不得垂生露死抽破人姓名以聞去再拜一寸二分臣姓去以聞三行太清銜去臣姓三行太歲去太清銜三行寫訖焚香三復熙檢置於淨所以候行事違者奪筭右出道藏玄都律及百要

○宮分

太上虛无丈人宮正月十二月

玄老僊都宮二月

太上三天太清宮三月四月

太上重道宮五月

太上九炁文昌宮六月七月

太上天帝宮八月

太上大道宮九月十月

玄都宮閏月

大工侍中左右監諸將軍宮十一月

曹局

建玉曹赤靈宮一日

太素曹太微宮二日

太微曹北平宮三日

都正曹太清下宮四日

正一曹通明宮五日

玄一曹上明宮六日

太素曹高靈宮七日

靈曹紫微宮八日

元靈曹侍春宮九日

太清曹紫靈宮十日

三水曹素女宮十一日

司錄曹巨野宮十二日

清叙曹西明宮十三日

玄正曹上降宮十四日

中都曹典平宮十五日

司非曹北府宮十六日

司姦曹南伯宮十七日

統部曹東明宮十八日

統錄曹西靈宮十九日

監考曹司命宮二十日

監司曹陽明宮二十一日

典考曹太陽宮二十二日

司官曹少陽宮二十三日

玄元曹太陰宮二十四日

○太玄曹少陰宮二十五日

都司曹北辰宮二十六日

都候曹太白宮二十七日

直使曹林明宮二十八日

直司曹陽明宮二十九日

典考曹啓明宮三十日○

已上依朱洞微旨要契勘

玉女六旬每旬一玉女當直勿令差誤

甲子太玄玉女

甲戌黃素玉女

甲申太素玉女

甲辰拜精玉女

甲午絳宮玉女

甲寅青腰玉女

出玉清大洞籙上三部係左靈飛玉女下三部係右靈飛玉女

諸章通用謝罪

具高功位臣某誠惶誠恐稽首再拜

上言
太上無極大道至真自然金闕下　臣實以下
愚濁質猥陋凡村叨承
師匠之恩獲處簪裳之列　臣某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伏念臣學業未備進止犯科恐貽
譴責之誅深負兢惶之念輙因關奏恭具首
陳仰瀆
高穹冒干
聖聽臣奏為　入意
言功章謝罪
○具位臣某誠惶誠恐死罪死罪稽首再拜　○
上言
太上無極大道至真自然金闕下　臣自以下
愚謬忝
大法功無塵露累積丘山俯仰慙惶形魂罔
寘　臣某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伏念臣實以凡
微幸籍前福叨逢
妙化欣荷過分旣忝
真司職主教度雖稟性庸暫玷罄丹衷追尋
慈風服膺

妙訓見義思勇日夜孜心因緣所值敢不以
聞臣奏為　入意
章後
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　言功章云太上衆尊　省理投誠　臣愚質穢氣
濁面奏無由　此意謂凡夫穢觸未能輕率面奏所以云藉因二官直使等神　益神馳聞此語不可減削　謹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
官使者陰陽神決吏科車赤符吏剛風騎置
吏驛馬上章吏飛龍神龍天僊飛真騎吏等
官各二人出操　臣所為弟子某家修建某道○
○場謹上請天官君將吏兵拜奏
三天門下某章一通上詣
太上某宮某曹某玉女伏須
告報臣某誠惶誠恐稽首再拜　言功章添死罪死罪於惶恐下　以
聞
小臣姓名係某州縣某觀　古儀並不用某觀焚修受業字
太清銜　諸章通用叠成二寸四分仍令字畫分曉
太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太上老君太
上丈人天帝君天帝丈人九老僊都君九炁

丈人百千萬重道炁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
三清衘一為國章言用十二分
太上無形無名虛无自然無上三尊金闕七寶玉陛下
年號
太歲甲子年月朔 日甲子某時於醮壇中拜上
玄都律所載章忌
戊辰戊戌日不可上章戌為天門辰為地户戌將狗辰將龍遇戊中宮土神其日太上諸君丈人對校天下男女生死善惡龍遊五嶽狗行河梁中黃大神備守天門犯者大神攝人魂魄若戊辰戊戌卒有災殺欲祈告者但正心端坐思過悔責上天懸知當為寬停候吉日上章表無不如願
消災保命延筭章此乃杜天師所修今依藏中宣應助化章錄出
即日稽首列詞但弟子某獲以凡微承稟道化命係皇極炁降

九天具神鍼質荷恩無極而立身履行失性任情福眇過深罪目盈貫一旦災極拯護無門伏惟道惟仁慈好生濟物洗心首露積咎可原又恐弟子某前代今生行藏所犯六情十惡日造愆非三業十纏累增結縛沈淪網罟自解無由又恐九世七先億曾萬祖宿有違犯連逮子孫又恐命籍之中五行遷華上天度之內九曜躔移有所照臨成其災厄又恐祖世以來居官理務賞罰失宜民陷冤辜俗嗟酷暴怨恨呪詛致結禍原又恐住宅之內土木興工侵傷觸犯違天地之炁乖緯候之常神明所責成其災厄拊心靜想惶懼無涯若涉巨川罔知攸濟惟一心歸命求乞表章上奏九天以自分解臣謹為拜章上
聞上請南上君官將百二十人治蒼果宮主為弟子某開天門益壽命又請壽命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安昌宮主為某增祿延年解災度厄又請南昌丹秩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列庫宮主為某還著生年脫下死籍解罪咎於

酆都之府列姓名於曆紀之中又請明堂絳宮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城炁宮主為某增生年益壽算又請天公君一人衛郎三萬九千人主為某解患過厄衛其生炁過厄乃度厄也科云過度三災八難人多疑之常有改易不是又請玉曆素女千二百人衣赤衣主為某收三魂拘七魄調理五藏六腑安三萬六千神洗除疾厄延年益算又請周玉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地理宮主為某致百二十生炁神衣赤幘天衣杖節制三魂拘七魄常不離身扶衰度厄延年益算若某命○在水中水官轉而出之命在地中地官出之命在火中火官救之命在木中木神護之命在冢墓開而拔之命在刑獄破而釋之命在拘攝決而赦之命祿將盡續而益之命祿已衰扶而救之即使疾厄不侵災橫不起年算長遠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云云

遷拔章

但弟子某即日奉詞自惟宿福屬值休明

大道流行

三洞垂教

至真大聖拯護天人得以凡微崇奉

正法伏蒙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垂

慈蔭覆累世以來常荷

福祐令竊慮德曾萬祖先亡近逝家親眷屬所薦亡靈在生之日及積劫因緣種種所為無邊罪咎未蒙

原赦難得超升輪回九幽受對長夜或在泰○山岱宗二十四獄北都羅酆三十七獄八卦五方九幽大獄及天地水府百二十司所在州縣陰官冥府之中或在王官之下陰陽水火風刀考官曹屬之內若非

大道亭毒之施遷拔無由但弟子某忝為後嗣追慕摧殞若上為下夫為妻者可減此二句止云但某恐某人云云若欲用此意者須得改正不可全用此等字恐亡人某冥冥夜府不覩光明往返輪迴苦毒難處是敢披心瀝懇歸向

法門仗
大慈之恩求乞章表解釋罪惱拔度魂靈詞
情懇至實切哀憫 臣謹為拜章上聞
天曹伏乞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等五炁君科云歷啓五炁諸君藏本亦然或云生炁正炁君皆無故書
留神平省所上章書通行上
御乞以
道炁下流覆衣弟子某家所薦先亡近逝一
切魂爽 臣謹為上請東西南北主者吏兵一
○合來下主為弟子某家遷拔所薦亡過某及
家親外姓一切魂靈出離長夜九幽之府上
升八天福堂之中又請拔贖亡人魂魄大將
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一合來下主於
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三官之中四時五行泰
山岱宗二十四獄之內北都羅酆三十七獄
之中依名遷拔所薦亡過某等男子三魂七
魄女人三魂十四魄解散考謫和釋冤仇進
入
道官之中安樂之地利佑生人子孫平安死

生蒙福家基安靜災害不生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 云云
黃籙言功都章古儀黃籙止拜此一章蓋家國幽顯皆謂曜之故云都章
但弟子某即日稽首列詞具言
無上正法黃籙大齋解除生死先身今身身
口意業上資
國祚下及羣生保國寧家禳災却禍增祿延
年解厄除殃拔度九祖七先一切魂爽濟度
存亡惠及幽顯謹齎十方鎮信本命紋繒油
○燭香花諸供養具謹質丹誠奉詞以聞因臣
行道懺悔首謝新罪宿愆斷絕殃咎濟度存
亡詞情丹倒丹赤也倒顚倒理在可申 臣謹率同法
都講道士某等幾人謹依下元黃籙簡文靈
僊科品於某處設玄科之式法
天象
地以齋主弟子某家所齋金龍繒綵施鎮十
方祈
天請
命救度存亡共相整勵刷心靜念塗炭稽顙

歸命
至眞以祈所願三日三夜九時行道九遍誦
經以某日清旦爲始登壇行事合一十八時
祈請功成事竟謹卽言功解壇散席投金龍
於山水丹書檀札以奏言於靈壇伏地拜奏
黃素朱章一通上聞
九天伏惟
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無上玄老十方自然靈
寶天尊已得道大聖衆至眞諸天丈人太帝
天帝玄中大法師天師君曲聆所奏垂憫丹
心如蒙上
御乞
勑典者宣告十方五老上帝五嶽眞仙三官
九府百二十曹十界眞靈拔度弟子某家九
先七祖有緣無緣冤親平等一切幽爽垂令
開度得出長夜九幽之中升入南宮冠帶枯
骨反體生華轉輪漏盡化生福門乞所在土
地營衛屍形復神反舊與景冥合弟子某家

前生今世一切罪咎並乞除蕩和釋冤仇度
厄消災延生保命存亡開泰眷屬安寧上願
七曜圓明
二儀永固陰陽調順九穀豐盈國富人歡天
下康泰六合清靜
帝祚延長疫毒消殄善瑞日臻克保元吉永
銜
道恩謹遷修齋所請天仙兵馬飛仙兵馬眞
人兵馬神人兵馬地仙兵馬日月星宿兵馬
九宮五帝兵馬五嶽四瀆兵馬三河四海兵
馬各九億萬騎監齋直事侍香金童散花玉
女五帝直符傳言奏事飛龍騎吏臣等身中
內外眞官靈寶官屬守宅官將軍此間土地里
域眞官三界神祇凡屬監臨衛護宣通召命
營衛齋事有功勳者一切嚴裝隨臣今章上
詣
仙都列受功賞請言眞官進品上仙加爵進
（一作帶）秩隨品署職（一作妥）高下等級皆令崇遷
一如太眞之儀臣等學法未備俯仰之格（散有俯仰節奏之格尊中明朝謁拜跪之儀）進止犯

科不合儀式恐四司所糾五帝所執千愆萬
過乞蒙
赦宥哀原未悟不見罪罰臣等身中五體真
官受功事訖各還宮府使臣等學道得道求
真得真仙一作求為真人此句古儀無與三光七曜
五炁長存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衆真分別云云操臣所為某家修設
無量下元黃籙大齋三日四夜露請事竟解
壇遷職復諸
天位重明功德進拜黃素朱章一通上詣
○
三天曹云云

爲國祈祥章新添

即日稽首列詞伏聞河圖已兆克彰經緯之
文心畫既成以通神明之德皆
聖道之昭格至彛倫之叙陳況
皇天佑下而作之
君師宜百姓戴
后而同乎日月自天保之詩作而下知報上
至洪範之極建而福以錫民屬當
清裕之時宛異鴻荒之世重念齋主某既弗

知於日用孰仰答於
天休共懷衛社之忠敢效封人之祝令則恭
修寶供謹按沖科請命
高穹歸心
大道敬求章表上奏
三天臣猥以凡微獲參
秘奧立功為本為
國居先謹為伏地拜奏黃素朱章一通上聞
天曹伏丐
○
太上無極大道元始天尊
太上玉宸元皇道君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五炁君等
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書流以道炁衣覆衣字
去聲傳云大道衣被萬物感降
真靈臣謹為上請營星君一人官將百二十
人治洛逐宮主逐捕羣兇以安萬姓又請日
月天兵十萬人衣赤幘紅衣主理陰陽辟斥
冦盜又請日男君千二百人衣白衣主袪伏
逆人革心順化又請萬姓君一人官將百十

人治和山宮主伏天下之人心腹不正爲惡
逆者又請東西太白君官將百二十人治九
天乾宮主制伏姦惡奸爲狂孽謀議者又請
人庫兵士二十萬人揺天動地君無上九炁
君兵士各十萬人主攝制姦宄捨逆從順寘
向王化稽首
闕庭永釋戈矛以息邊患伏願
聖躬和暢
睿算綿長
盛德邁於唐虞
神化高於文武
衍靈源於銀漢
隆大本於玉京 俾熾而昌曰壽而富徧中外
官僚之品懷忠良正直之心然後風雨時而
百穀豐登災癘消而萬民康乂早諧恢拓永
保升平以爲效信恩惟 云云

分解冤訟章 三丈六尺每行十七字弟子下已空字數臨時隨宜加減足成十七字免有遷動全本

章信
黃素三十六尺 紫羅命繒三十六尺

丹砂一兩 銀刀一口長五寸
命錢三貫六百文 祿米一十二升
槐黃紙百二十張 上色筆一對
上色墨一笏 薰陸香一兩乳香

謹啓
天曹地府冥司衆官伏按
正一明科
天師儀典
大道垂法濟護羣生千二百官章拯度存歿
十方衆聖咸所證知今弟子某所陳詞悃欲
冒
哀憐竊慮上世以來先亡後逝訴訟生人所
在陰官冥府之中神趣鬼趣之内或有溺死
之訟燒死之訟傷死之訟絞死之訟獄死之
訟囚死之訟徒繫死之訟折傷墮落死之訟
棒杖死之訟毒藥死之訟虎狼齧死之訟産
乳死之訟自縊死之訟自刎死之訟損胎死
之訟被殺死之訟雷霆震擊死之訟精魅所
惑之訟強盜劫掠死之訟久病不痊死之訟
疫癘傳染死之訟卒死之訟饑餓死之訟寒

凍死之訟熱渴死之訟魘死之訟瘧病死之訟中惡死之訟霍亂死之訟癰疽死之訟浮腫死之訟壓死之訟疾病不救死之訟老死之訟少死之訟孤死之訟獨死之訟鰥死之訟寡死之訟客死之訟露死之訟死無棺槨之訟屍骸不埋之訟骸骨不合之訟鳥獸殘啄之訟焚屍之訟漬骨之訟車馬踐轢之訟鑿掘穢汙之訟已葬之訟未葬之訟葬非本墓之訟葬不穩便之訟葬犯禁忌之訟地氣衝激高下四方之訟七祖父母中外六親九○族互相牽引之訟育子不養之訟有男女不○舉沒為奴婢之訟同姓之訟異姓之訟無宅之訟有宅之訟有後之訟無後之訟責怒之訟悲傷之訟奄忽之訟有寵愛之訟有冤讎之訟爭伐之訟殺活之訟懟負之訟約誓之訟呪詛之訟枉濫之訟死後受誥之訟受考責之訟受徒繫之訟受謫役之訟受二十四獄三十七獄罪報之訟求寬赦之訟如此等訟各有條領若溺死之訟訴其沉淪水府屍形霑漏燒死之訟訴其髮膚焦灼皮肉剝爛

傷死之訟訴其身形殘毀流連瘀血絞死之訟訴其繩約緊急氣息壅閉獄死之訟訴其械鎖攀攣不得解脫囚死之訟訴其囹圄幽嚴道理不暢徒繫死之訟訴其枷杻在身謫役苦劇折傷墮落死之訟訴其筋骨摧碎棒杖死之訟訴其身被考掠毒藥死之訟訴其腸胃潰爛被虎狼齧死之訟訴其肌膚噉食產乳死之訟訴其腸裂腥臊自縊死之訟訴其官私所逼自刎死之訟訴其所為敗露損○胎死之訟訴其未覩光明被殺死之訟訴其○宿有冤對雷霆震擊死之訟訴其犯忤神明精魅所惑之訟訴其心思不正強盜劫掠死之訟訴其宿債未償久病不痊死之訟訴其沈滯困劇疫癘傳染死之訟訴其親戚不往無人救療卒死之訟訴其大限忽至不通醫治飢餓死之訟訴其胃腑空虛寒凍死之訟訴其戰慄冰凍熱渴死之訟訴其炎赫焦爛魘死之訟訴其精神怖悸邪鬼制伏瘧病死之訟訴其寒熱顛倒中惡死之訟訴其暴病卒急意不得伸霍亂死之訟訴其飢飽勞役

榮衛翻錯癰疽死之訟訴其皮膚腠血臟腑潰爛浮腫死之訟訴其氣脉瘨痓身體胕脹壓死之訟訴其筋骨縻潰疾病不救死之訟訴其不遇良醫老死之訟訴其筋骨疲頓少亡之訟訴其年志未成孤死之訟訴其幼無蔭覆獨死之訟訴其老無依托鰥死之訟訴其隻形難處寡死之訟訴其離別悲孀客死之訟訴其懷鄉隔越露死之訟訴其形無覆蓋死無棺槨之訟訴其體靚土壤屍骸不埋之訟訴其不歸萬里骸骨不合之訟訴其肢

○節分張鳥獸殘豕之訟訴其永失肌膚焚屍之訟訴求補復漬骨之訟訴求高燥車馬踐轢之訟訴其受患害而與人異鑿掘穢汙之訟訴求遷移已葬之訟訴求修理未葬之訟訴求墳墓葬非本墓之訟訴求里域葬犯禁忌之訟訴求解謝葬不穩便之訟訴求改移地氣衝激高下四方之訟訴其處所更相轉動七祖父母中外六親九族互相牽引之訟訴其生人違背恩紀育子不養之訟訴其天性忍害不得生成有男女不舉沒爲奴婢之

訟訴其屈抑同姓之訟訴其宗枝散蔓遠相踈隔異姓之訟訴其結托婚姻中途背義無宅之訟訴其靡有所歸有宅之訟訴其補葺有後之訟訴無恩養無後之訟訴絶祭祀責怒之訟訴人侵欺悲傷之訟訴多阨枉奄忽之訟訴不獲詞有寵愛之訟訴其慕戀不斷有寃讎之訟訴其恃勢雜言爭伐之訟訴其銜恨不了殺活之訟訴其所報不明慭負之訟訴其心有所慊約誓之訟訴其恩愛不絶呪詛之訟訴其怨惄盟誓枉濫之訟訴其情

○理不雪死後受詰之訟訴要生人作證受考責之訟訴要生人充替受徒繫之訟訴要見存拔贖受謫役之訟訴要生人求救受二十四獄三十七獄罪報之訟訴要生人追拔求寬赦之訟訴要生人功德種種等事各有訟言並是怨結莫伸因爲引注將生人名字訴於鬼官連逮子孫未有解絶其人亡後所興諸訟皆由不能自認求對生人大略雖合八十一訟其中枝葉散蔓變成百千萬種又有生爲愆非死受謫罰湯煑火灼風刀雷駭負

石鑿山轉江壅穴如此之目復有百千萬條
悉由命殁之後訟引子孫更相攝對又有陰
司伏匿幽冥訟逮或值時不理患難逼身不
勝哀憂心悲口毒劇言怨語呼天喚地辱罵
光景穢觸神祇事徹幽明皆由訟考又恐立
身醜惡造業無量犯諸科律禁戒悉入考目
百年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五
年三年二年一年一月一日一時積考相加
衆罪併集殁命之後餘考不息纏綿累積宿
世以來先亡後死於此諸條恐有負犯受考
之日不自甘承引鬼呼神尤天怨地上下遺
殃終不解釋或有臨民理務枉劾無辜殺人
取財阨人受賂因公行私狠戾暴虐離人骨
肉奪人種親破人和合絶人恩愛或信任邪
佞讒賊六親持上逼下怨酷競生呪禱鬼巫
厭伏良善拘收魂魄禬鎮精神或起土興工
犯諸禁忌毀損堂廟侵觸神明穢黷靈蹤眞
神責怒如此罪考轉為注訟亦無極數又恐
弟子某七祖以來復有陰罪陽過生罪死過
表裏沈霾內外積咎無德無恩不仁不孝欺

妄詐僞非人所行
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弃命殁三官皆被對
罰罪罪相及世世結固終無止息魂爽難伸
不堪荼毒亂訴鬼官求引生人代其罪苦然
幽司雖明亦有曲佞或聽理鬼言檄召充對
致令弟子某累年災厄頻歲凶衰夢想光怪
錢財耗散營求不遂告訴無門向臣求乞分
解冢訟墓注口章救拔亡魂解脫冤對仰惟
大道聖功莫測而以人為軌迹遷訛是敢唯
罄丹衷竭誠懇禱依
科遵奉謹齎黃素丹砂錢米紙筆書刀紋繒
上奏
天官以自分解臣謹為拜上口章一通伏丐
太上大道十方衆聖
赦以典者省理小臣所為弟子某分解先亡
後死冢墓注訟之氣令使注訟消滅也害潛
靜人鬼異路死生永隔謹上請天官君將吏
兵各司所主為弟子某厭制墓氣解散殃考
降神布炁除諸災患又於酆都泰山河海丘
陵諸讁役之處三官九府各隨原赦檢舉

必使解釋放免謹按
太上千二百官章并
正一眞人所授
南嶽魏夫人治病制鬼之法爲弟子某請太
玄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又請都候君五人
官將百二十人治太清宮又請佑護將軍兵
吏執太玄眞符攝解冢墓殃注訟逮復連之
鬼幷陰官官等告下弟子某角姓冢訟交通
所屬句芒之神徵姓冢訟交通所屬祝融之
神商姓冢訟交通所屬蓐收之神羽姓冢訟
○交通所屬玄冥之神宮姓冢訟交通所屬句
陳右土之神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蒿林
君武夷王左右冢侯地中司橅墓御右秩蒿
里父老諸地里域主者並嚴絕弟子某冢訟
之氣復注之咎若弟子某七祖父母伯叔兄
弟中宗外族裔及諸冢冢墓所在有犯十二
月建破王衰墓八將六對復絕禁忌背向不
正轉决不明左前右後伏冕故氣男女命座
若爲刑禍虛耗不息咎害子孫者並爲解釋
和合補復死生咸得安寧又請太玄君一人

官將百二十人治女渠宮又請九地君一人
官將百二十人治地理宮一合來下主爲某
分解葬埋所犯十二月建破王虛耗及十二
土墓冢訟之鬼一切皆消滅之又請都星君
五人官將百二十人治青蓋宮又請誅殃君
五人官將百二十人治倉明宮又請太白中
陳明星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來下主
爲弟子某七祖以來前亡後死連星不斷星
死復連十二刑禍還流逆殺除落死次止妨
滅殃又請赤天倉烝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
○主爲弟子某驅斥親疎遠近及有異姓訟逮○
諸凶惡之鬼又請無上高倉君五人兵士十
萬人主收五墓之鬼傷死來往病祟生人又
請四明君官將百二十人主消散考訟之鬼
不正之烝致不安穩者又請天昌君黃衣兵
士十萬人主收弟子某家中百二十殃怪及
中外強殃十二月建刑殺之鬼又請收神上
明君官將百二十人主收坎坷不寧惡夢錯
亂魂不守者又請蓋天大將軍一人兵士十
萬人主爲弟子某辟斥故氣斷絕注訟之鬼

却死來生却禍來福又請太白君十萬人都
官從事考對殺君各有種數百千萬人一合
來下主營衛奉
道弟子某之身及家門眷屬却死籍注生名
斷絶祖世中外亡人死注惡濁之氣並令破
散萬殃之鬼不得伺候牽引更相注逮若下
官故氣假托形影導從鬼兵憎逼亡人致使
連逮家門者一依
女青玄科收治絶滅之又請拔贖亡人魂魄
大將軍一人兵士十萬人主爲弟子某家遷
○拔所薦亡人某男子三魂七魄女人三魂十○
四魄解散考讁和釋冤仇進入
道宮之中安樂之地乞使所請天官君將吏
兵各隨本職爲弟子某解除亡人受讁癈理
衆苦煩害之疾盡得平安克使訴訟不生殃
注絶息使弟子某家先亡後死中宗外族異
姓親戚奴婢僕妾橫暴枉濫流亡不葬無後
嗣之鬼凡是前件八十一訟之事及千萬種
殃考注逮等皆各潛寧休息不得復動作耗
爲害若欲怨望覘伺間隙搆扇禍害者當盡

收斥即使永滅不使更生章
御之後賜弟子某家先亡後死七祖九先罪
蒙
原赦塊升
三天冢墓安寧考訟平靜當令慶流後世子
孫隆茂仕宦高遷學業成就營求果合所向
開通壽命延長災衰度脫老者反少少者不
老夢寤真正宅宇清靜所有疾患必獲痊瘥
九玄七祖上升
天堂一切幽魂速蒙
○解脫以爲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操臣所爲弟子某家修建某
道場上請天官君將吏拜奏
三天門下分解冢訟殃祟保存拔亡祈乞
恩福口章一通

右冢訟章所以保存拔亡無不詳盡凡欲
拜者更不必上遷拔章恐成褻瀆
已上四章並依古儀本弃取千二百官號
經契勘所請官將宮分所主事並無舛誤

誓火章

但弟子某衆戶等即日稽首列詞伏念素以
凡微久叨
道化勞生汩沒多積過尤伏恐州縣之內鄉
井之中居室聚落之處深慮火災起於不備
有此兢惶無門禳謝伏聞
正一大法天師寶章救度羣生消禳厄運至
于天災疾疫水火旱蝗
聖力可以消禳保安兆庶
靈僊可以救度蒇滅妖邪是敢一心歸命上
憑
大道乞賜
保護臣不勝所見謹爲弟子某等拜章上聞
天曹伏丐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等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書通行上
御乞以
道炁下流覆衣弟子某等之身洗除疾厄延
年益筭臣謹爲上請北上天官玄冥君一人
官將百二十人主爲弟子某等家除去東西
南北四面八方火精之鬼入地千尺光怪不

生蒇滅邪祟保護州縣及住居之內災癘無
侵又請北方壬癸水官亥子將吏河伯水源
君龍王官屬玄武將軍衛兵將吏百千萬衆
一合來下主爲弟子某等家收捕火精之鬼
宋無忌等送壬癸水司誓令禁止使州縣之
內及弟子某等住宅之中火災不起怪異消
除境域安寧鄉原肅靜人口安泰宅宇清吉
各保富饒所向遂心以爲效信

文昌章

但進士某等即日稽首列詞伏念素以百官
子孫生長浮俗因緣幸會得遇
道化
天地與之蓋載師父示以訓提學禮學詩爲
儒爲士五常要道多昧於修行三綱大倫寧
無於違犯功輕毫末過累丘山日往月來積
瑕未滌淵冰是懼首謝無階但以家本讀書
業當應舉情由闇昧智行不圓旦暮雖勤事
備尚壅身名未遂責望益深不有請祈曷伸
志願然念窮通有命富貴在
天作善斯獲降祥至誠而後能動敢憑精禱

用鍌純誠思立善功少圖寸進而某等善雖
修而未深過欲伸於改悔誓當悛遷
訓誡改往修來以迓殊祥以全儒行竊聞
元始出教演二十七品齋科流布人間廣行
善誘方便弘濟接引不遺能使枯朽之質道
生成之宜頑鈍之資發𤊹明之操緣恃
至恩妄希亨變請臣自訴求乞表章臣以才
薄不明眞奥不勝所見元元之情理在可申
謂見此元元祈禱者不勝激節言無以叉也元元者衆也　臣謹爲拜意上
聞
○天曹伏丐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等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書通行上
御俾兹儒術興行才能並進詩書發述文武
允修庶可使厚人倫成孝敬美教化移風俗
仰副
化付之恩臣謹依舊典千二百官章上請夫
子君官將百二十人治紫蓋宫又請東井淸
明君決原缺一合來下以温潤清和英靈善
爽之氣附入進士某身中百二十節布散肝

膈之内回心更意洗濯五臟安定神靈衛其
眞氣祛三尸滅九蟲除僞定眞去濁就清背
死向生却禍來福令使進士某等心志開通
曉達聖理便利文筆學業有成次請五經孔
氣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九奇宫主爲進
士某等開通心志受言不忘智慧圓明與衆
有異次請天王玉女千二百人衣青衣主爲
進士某等部領萬官賜以印綬運爲舉動能
通神明又請玉曆素女千二百人衣赤衣主
爲進士某等收録魂魄來附身形紀姓名於
○玉曆玄中注壽筭於丹書之上若進士某等
干望科名圖謀成遂者則上係列宿主之乞
告下南斗文昌宫東壁圖書府賢良之宿爵
禄之司並爲垂象宣精舒光絢彩善瑞臨照
寵錫科名若進士某等願捧鄉書利佑貢舉
者則陰有神靈主之乞
命職貢舉靈應神祇所在土地聰明正直並
爲臨視文闈覆攷行藝選掄高下示以公平
使進士某等學行日新休祥萃集進取有準
場屋無虞金榜有名玉堂紀善萬願成遂百

祿攸宜清白傳家公忠許國書種不絶儒風未振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無極大道金闕老君玉陛下　高功全銜臣　謹內封

圓封（言功章改云三境元尊內外函亦然）

方函

黃素朱章謹上詣

太清至尊玉陛下　高功全銜臣　謹外封

木匣（用明黃絹或綾作囊一隻如其長廣袋上索以帶作封頭令高功於上作符印）

黃素朱章一木匣

上詣

上清天樞院伏乞　高功銜（不稱臣）　謹護封

優曹引進

太清至尊玉陛下

每見有作兩重三重木匣者雖曰精緻然操伏朱章之時不欲久木匣重疊火力未能卒到伏章既事而後盡於人情為未安不若木匣為善又有以蠟封緘者尤為犯禁蓋蠟紙不欲以然燈燭況章奏乎何者蠟近火則浸漬染汙也豈可以世間所用

一例施之

道門定制卷之一

道門定制卷之二

西蜀道士樸菴呂元素集成
朱陵眞陽性齋胡湘龍編校

表狀 章詞紙並高一尺二寸

九皇御號

洞眞大道金闕自然高眞大聖元始天尊 金闕下

元始以一炁化生三才於龍漢初劫說洞眞之道開化人天爲萬道之祖

洞玄大道玉宸元皇道君大聖靈寶天尊 金闕下

道君降生贊券天國受教於元始於赤明劫說洞玄之道開度衆生

○洞神大道金闕玄元老君大聖降生天尊 金闕下

老君始自開闢歷爲帝師於開皇劫說洞神之道受元始教命降生商周開導衆生

○開天執符御曆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 玉陛下

玉皇即朝廷圜丘所尊昊天上帝是謂造物者也眞武降言吾侍衛玉帝唯見通明殿中紅雲鬱勃即上帝臨御也未嘗得瞻帝容焉

上宮紫微天皇大帝 玉陛下

句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燿魄寳主御羣靈焉

中天紫微北極大帝 玉陛下

北極有五星中一星爲紫微大帝又曰北辰故云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四星爲輔出度受正

承天效法厚德光太后土皇地祇

后土即朝廷祀皇地祇於方丘是也王者所事今上帝爲天父地母焉

九皇請表

具高功全銜 臣 某

上言

聖號 金闕下 臣 奏爲鄉貫奉

道齋主名家伏爲略入意以某日幾時就某

處開壇命 臣 某等修建

某道場一會取某日子丑時設某醮一座延

降

○上眞幾分位滿散今則祇嚴壇壝爾舉科儀○

臣猥以凡庸謬參

法籙職司救度仰輔

生成凡有投誠敢不上

達 臣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臣 欲望曲垂

聖鑒

俯察凡情

擴大造以哀矜

傾慈光而降格式副人天之望肆覃 家國幽顯 之

休庶使醮功克諧圓滿 臣 無任瞻

天望

聖徽切屏營之至謹具表奏請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年號　月　日具高功位臣某　上表
內簽上
小臣某奏為奉道某家脩建
某道場奏請
聖駕事
可漏式
聖號金闕下　具高功銜臣某　謹封
方函式以次表狀可漏方函倣此
○請奉一函上詣聖號御前　具高功銜臣某　謹封○
九皇請狀醮事九皇奏請止作一張只用此式內簽同前
具位全銜臣某
伏念臣某忝參
寶籙叨克治官告盟之初約當敷揚
妙道拯護群生凡有投誠寧容寢絕臣今具
奏鄉貫居奉
道某家伏為入意至滿散今則
華壇已備
祕範初行仰望

天慈俯賜
臨幸須至奏
聞者
右臣某謹具狀冒罪奏
請
聖號伏候
敕旨
年號　月　日具高功全銜臣某　狀
請符命狀釋章通用
○具高功全銜臣某
右臣某冒罪奏為鄉貫居奉
道某入意同前至滿散　臣忝列真司職當救
度謹為所薦亡過某及一行亡魂六道等衆
奉行
太上符命金籙白簡及雲篆符誥以伸拯救
切慮亡者冥責未除拘留夜府無由解散有
妨濟度謹錄狀上奏
元始具全銜金闕下　伏望
特軫
宸衷

允臣所奏
敕下東岱嶽府徧告地水二司應干合屬去
處特為亡過某等
赦原罪犯咸與惟新盡赴道場領霑
功德更冀布流
道炁覆護簡符庶使有司悉知遵奉臣某干
冒
天威不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　月　日　具高功全銜臣某　狀
申天樞院狀（若消災等醮卻減去女青詔書四字）
○具高功全銜某（不稱臣）
右某謹據（表意同九皇表至滿散）今則肅嚴壇墠初舉
科儀奏事
九清必闕
樞府謹先發請
聖表狀幾函仰干
通進載惟
天師立教俾使奉行凡所文移必資
仙職謹錄狀奏聞
天樞院使三天扶教正一輔玄靜應真君伏

望
聖慈特為敷奏所有章詞等俟行道事竟見妥
當直等神齋請
仙府申聞其當壇合行女青詔命都省文牒
欲乞
俯憐凡昧容假
威光凡所申嚴俾知遵奉見已祗嚴醮席佇
降
真莅仰冀
降臨證盟修奉某干冒
○威靈不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　月　日具高功全銜　某　狀
申五師狀
具高功全銜（不稱臣）
右某申為（鄉貫居）奉
道（某入意同符命狀至滿散）見已肅啓熏場宣揚
科範謹錄狀申請
靈寶玄中大法師
靈寶經師
靈寶籍師

靈寶度師
靈寶監齋大法師伏望
聖慈特迓
雲馭俯降道場敷奏詞誠廉察齋事庶使凡
情上達幽顯蒙
恩干冒
聖威某不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　月　日具高功全銜　某　狀

申三府狀

○具高功全銜不稱臣
右某申爲鄉貫居奉
道某入意如前狀至滿散今則肅舉
壇儀導迎
仙馭徧請天皇狀云
諸天上帝日月星辰上元天官黃籙應感天
府威靈地皇狀云
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山洞靈嶽谿河江海水
府威靈九壘九幽地司衆聖人皇狀云
歷代人王帝主得道神仙祀典神祇虛空主
宰某恭露

天地人皇內祕靈文以伸延召謹錄狀奏請
玉虛上帝
甲子天皇君一通寫甲申地皇君一通寫甲寅人皇君伏望
聖慈俯擠凡昧
迓景分光熏被
天書俾通
上界下界幽關徧關
衆聖同降道場庶使幽明俱蒙
恩造干冒
○聖威某無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　月　日具高功全銜　某　狀○

申東嶽狀拜章通用

具高功全銜不稱臣
右某謹據鄉貫居奉
道某家入意至滿散憑仗齋功專以追薦亡過某
及家親外姓六道等衆以祈
濟度見已嚴潔壇場崇奉
高真藏行法事伏按
黃籙玉匱明科廣度幽冥除已具奏
玉清宮乞降

符命赦宥外謹具狀
申聞
東嶽天齊仁聖帝伏望
聖慈監察凡情俯降道場
證明修奉仍乞體行
符命告下有司釋放亡魂來臨
法會庶令幽爽得遂超生干冒
聖威某不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　月　日具高功全銜　某　狀

○逐時通進狀

○黃籙大齋所
照會當所今爲奉
道某家修建道場以今某法事謹發某文字若干函
上詣
太上御前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申
上清天樞院伏乞
省錄特爲通進謹狀
年　月　日具高功半銜　某　狀

角封
狀申　上清天樞院　高功半衙某　謹封

請衆眞狀式（如火星眞武文昌東嶽及諸等醮合用專狀請者依此式）
具高功全銜（不稱臣）
右某今爲（耶貫居）奉
道某（畧入意至滿散）今則肅舉
壇儀導迎
仙馭謹錄狀奏請
聖號伏望
聖慈矜憐凡眛
迂景分光
俯降道場
證明修奉干冒
聖威某不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　月　日具高功全銜　某　狀

○預下抽魂牒申東嶽狀
具高功全銜（不稱臣）
謹據（入意至滿散）專爲亡者某及上世先靈家
親外姓一切亡魂等衆建作功德以伸薦

拔切處所屬治司未知亡者已當祇受
太上開度之恩拘留亡魂見受罪對謹合
具一行亡人姓名死年月日徧關
冥司搜括外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申
東嶽天齊仁聖帝殿下　伏乞
聖慈告下有司合屬去處依名檢放亡者盡
與暫停冥責俟道場開壇奏請
○太上原赦符命續具關申以憑濟度某干冒
聖威不任惶懼之至謹狀 ○
年　月　日具高功全銜　某　狀
申南極鍊度狀 此狀於奏簡時申發
具高功全銜 不稱臣
右某謹申為 鄉貫某家入意至滿散 專為亡者奏真
金籙白簡以伸濟度今則薦度功德已遂
圓詣謹撥所薦亡者某等敬詣
朱陵火府祇受
鍊度謹具狀
上申

南極長生大帝
南斗六司真君
回骸起死真君
監生大神伏乞
聖慈仰體
元始符命特為開流火之庭鍊度亡者俾蒙
恩造受化更生干冒
聖威某不任惶懼之至謹狀
年　月　日具高功全銜　某　狀
諸司文牒
○都牒 若用三界牒使此式若止用都牒請聖者使後式更不復用此 ○
白紙寫牒
太玄都省行壇　牒當處里域真官 若在觀云當觀道眾神
據鄉貫居奉
道入意如前至滿散　今則潔備
華壇蒇行
法事竊慮
天人異致凡悃難通塵世諠卑有諸觸犯
須至移文者
牒仰詳察事意疾速奏達

上穹伏乞分遣
仙官監臨齋事仍仰肅靜壇場欽迓
景輿毋致稽緩有觸
天威齋事告成不忘效信故牒
年　月　日
牒　　當處里域眞官（朱書）
高功銜
天師銜
牒皮面式
實　　高功銜　　謹封
牒皮背式（其他皆同此式只換所牒神名）
太上都省行壇　牒當處里域眞官（牒三界等同）
都牒（用白紙寫若土地已令抽璝故不再牒若消災則添土地等神）
太玄都省行壇　牒三界功曹四直使者
據（鄉貫居）奉
道某（入意如前表至滿散）請　今則華壇已備
祕範初行竊慮
聖凡有隔精意難通塵世諠卑有諸觸犯
須至移文者
牒仰看詳事意速舉雲程遍通

三界延降
高眞上聖俯臨塵世華壇即爲奏傳佇回昭
報仍仰肅靜壇場欽迓
景輿無致稽緩有觸
天威醮事告成不忘
效信故牒（牒後如前）
上界牒（用白紙寫）
太玄都省行壇　牒上界直符使者
據（鄉貫居）奉
道某（入意如前至滿散）今則華壇潔備
祕範啓行切慮
上穹遼邈
天府邃深
雲路迢遙
仙凡有隔須至移文者
牒仰詳察事意疾速奏達
元陽之上太虛之中
諸天上帝日月星辰上元天官黃籙應感天
府威靈伏乞暫離
天府臨降道場即爲奏傳佇回昭報功成事

就不負

效勤故牒 牒後如前

中界牒 用白紙寫

太玄都省行壇　牒中界直符使者

據 鄉貫如前 牒至滿散 今則華壇嚴肅

祕範啓行竊慮

真司杳邈地水幽深凡昧塵情難獲

通感須至移文者

牒仰詳察事意延請

○山洞靈嶽谿江河海水府靈宮九壘九幽地○

司僚屬乞迴

飆馭俯降道場即爲奏傳行回

昭報功成事訖不負

效勤故牒 牒後如前

下界牒 用白紙寫

太玄都省行壇　牒下界直符使者

據 鄉貫如前 牒至滿散 今則華壇已備

祕範初行竊慮

靈司幽隱

洞府深嚴凡昧塵情難獲通感須至移文

者

牒仰詳察事意延降

歷代人王帝主諸廟福德神祇得道神仙虛

空眞宰乞迴

雲軿俯降道場即爲奏傳行回

昭報功成事訖不負

效勤故牒 牒後如前

預行抽魂牒 用黃紙寫

太玄都省行壇　牒當處土地里域主者

當壇恭奉

○玉帝敕命佐

天行化濟度幽冥凡有投誠理宜關報今

據入意專爲三官九府北都羅酆九幽諸

獄城隍嶽瀆泉曲寒庭三塗五苦所在治

司州縣陰獄一切未諧出離死魂九泉六

道等衆申奏

三天門下奉行

元始符命金籙白簡傳授九眞妙戒用伸

薦度當壇見戒敕有司肅嚴壇遣剋日奉

行尚慮諸司未知有此奉

道之家歸仗

玄門欲求薦拔今合具所薦亡過某及家

親異姓一行亡人等姓名死年月日預行

摻括以憑濟度須專告諭者

牒仰詳此事由疾速關報應干合屬所在冥

司預行拘抽未遂受生一切魂魄及九泉六

道等衆各請逐處主者遞相催促盡行追究

暫停幽閉恭俟晝降

元始符命疾除罪簿落滅惡根出離幽關仍

仰專一防護解赴今來所建

○（黄籙盟兵）寳壇所在城隍司一處收管祇聽召請○

押赴

道場領噐

功德仍請丁寧約束經由關津等處不得妄

生邀截以副

太上好生之德牒到奉行故牒（十四）（牒後如前）

（兩二）

女青抽鬼牒（牒奉敕多倣官誥體寫若用正法小所具敕字尤爲典實所有寫敕字呪文具千後切在至誠用黄紙寫）

太玄都省行壇　牒當處土地里域等神

告聞泰山岱宗三官九府嶽瀆酆都地府

水司城隍社廟八大魔王部屬應干拘留

亡人去處據（鄉貫入全意至備散）今竊虜所薦亡過

某及家親外姓六道等衆生存之日積諸

冤咎亡歿之後執對前非今建

寳齋廣伸薦拔恐拘所屬未獲出離須仗

元始符命詔出陰關今具抽拔事件

一修齋某家所薦亡過某及家親外姓亡人

等並逐一開具姓名死年月日在前隨牒

追抽務令依名盡行釋放（若須下牒用此則云）

○一修齋某家巳於幾月幾日具所薦亡過某○

及一行亡人等姓名預行追抽去訖令

道場開啓仰依前來姓名盡行釋放

一所薦亡人某等内有生前素積善功或承

歿後追修巳得受生者仍下功德案關照

施行如未受生重有罪對亦當遵奉今來

（兩二）

詔牒特與赦原

一三界輪迴修羅道五姓人道地獄道餓鬼

道畜生道等衆務令所屬遵行

放赦應期同屆

道場領噐

功德
一當壇恭準此一項皆以朱書
元始符命
女青律條許令告下
十方無極世界三官九府百二十曹應干
合屬去處依法抽拔七祖先靈一切逝者
男子三魂七魄女人三魂十四魄早離風
刀三塗五苦之中昇度南宮及胎更生克
得道真以副
太上好生者
牒奉。
太上薦亡人某等宜令所屬靈官特與
宥罪疾速撥赴某大齋所領需
度命功德仍仰所在治司不得妄生障礙牒
至準
薦拔牒牒後如前
城隍牒用白紙寫
太玄都省行壇　牒城隍社令主者
據入意滿狀　當壇專為亡者建作薦拔功德
除已備奏

三天門下乞賜
原赦亡人罪咎并關報合屬冥司撿檢魂
魄合行聚集祗聽呼召外須至移文者
牒具如前仰詳察前件事意帖諸處押到亡
魂並行聚集俟當所堅
太微神播召請之夜廣差神吏押赴
寶壇準此奉行毋致違戾故牒牒後如前
五路牒用白紙寫
太玄都省行壇　牒地界主者八方大神
據鄉貫居奉
道某家以今月某日值某之辰修建
某道場今已潔備華壇恭行法事竊慮所
薦亡過某及一行亡人等山河阻隔分野
異同所歷關津妄生遏截須至移文者
牒仰詳察事意大闢方隅挨引亡魂來臨
法會仍仰所在關津主者遵奉
赦度科法毋致妄生障礙牒到奉行故牒牒後如前
童子牒用白紙寫
黃籙大齋所
當所今月幾日幾時填開壇發奏時侯　奏聞

玉清宮奉行
金籙白簡救苦眞符一牒改云長生靈符若干面拔
度一牒改云亡人某等靈魂出離者一牒改云
牒具如前仰承領上件白簡徑詣
十方無極世界一牒云南方丹天世界兩二一依十七
符命疾速施行故牒
年　月　日　時發
牒地府火府齋簡童子
高功銜
發奏文字引目所有發章引須添若有下官故氣逼截章
文不使上達者押赴天一北獄依律定罪以貽天憲一節
黃籙大齋所
今爲奉
道某家申發文字若干函封印全起至某
宮府投進須至出引者
右關某官吏交領上件奏文徑詣投納雲程
不請住滯
年　月　日　時引
高功法師姓
女青牒中彫字呪

聚形𢒉
散形一玉清上帝丿上清大帝一太清大帝丿四門天王／五部
大論王都天大法
主令木水火土⎩六甲將軍
六丁神將一北極七
元事神〈左
輔
右八大九天〈十方護／玉皇上
弼丿金州〈元君〈法神王丿帝勅

道門定制卷之二

道門定制卷之三　丙三

西蜀道士樸菴　呂元素集成

朱陵眞隱性齋　胡湘龍編校

樞密使特行尚書吏部都檢校太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上柱國臣王欽若

奏

右臣欽若今奉
聖旨送降到羅天醮分科儀令臣再詳校者
伏以肅香上達冀表於精誠
眞聖下臨必期於通感旣
眞科之紛糅伊道教以因仍方屬
啟明允修祕奥伏惟
皇帝陛下道惟稽古言必則
天奉
百神於圓丘尊
七祖於清廟闢
上清之僊宇崇昭應之福庭會眞之宮撿介
丘之玉牒太寧之館闕方澤之黃琮
羅天之醮交修
金籙之齋繼建尚慮科儀舛誤品位參差爰

命羽衣載刊寶秩仍令迷昧復備討論仰
受
德音虔遵
詔旨臣今已修整列
羅天聖位九卷并修到
羅天科儀集成一卷標于卷首但慗凡目竊
覘眞階奉
天徒仰於紫清測漢莫窮於
僊統上遵
宸扆稍備朝修其
羅天科儀品位共十卷謹同
上進伏乞
宣付崇文院三館都監劉崇超繕寫十五本
裝潢送臣處用道藏印縫訖降下會眞太
寧上清太清太平宮等處庶令崇奉永薦
福祥謹具奏
聞謹奏

批答

省奏具之朕祇荷靈休欽崇妙本在宥萬國
冀底於阜康懷柔百神用延於貺苑惟宏開

於真館當嚴奉於齋科願藏室之所傳備存
昔範俾羽人之參校庶協精心申命輔臣重
加閱視卿博通學府研味道樞既緝簡以斯
成爰削章而來上恭勤所至嘉尚良深所奏
知餘依　三日

御製科教師賜紫孫虛白論奏獻錢
馬事

凡修齋醮奏獻錢馬止以質誠致信通達眞
靈若分位稍多即諸事有闕古法但焚恭割
髮奏幣飛章酌水獻花宴心懇禱由此觀之
○奏紙之法亦不假多而獲福止在至誠矣按
道藏三籙齋者
上元金籙齋帝主修奉展禮配天罷散設普
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
中元玉籙齋保佑六宮輔寧妃后罷散設周
天大醮二千四百分位
下元黃籙齋臣庶通修普資家國罷散設羅
天大醮一千二百分位
右三籙齋升降次第及
聖眞位號乃大中祥符年詔推忠協謀同德

佐理功臣丞相王欽若重修定頒下在京宮
觀并天下名山福地收掌以備朝廷修奉或
大臣爲國亦許修設庶人不許奉修又近降
皇帝本命及天寧節逐年七次藩方節鎭修
建金籙道場罷散設醮三百六十分位止
聖位具載新降科儀永爲定式
靈寶道場即消災遷拔拜章
奏獻錢馬儀式一百二十分止
靈寶天公齋及四十八壇小醮奏獻錢馬
二十四分　三十六分　四十二分
○六十分　七十二分　百二十分止○
右件儀式並約科典及
朝廷新頒儀範并令式節文簡要排次以便
修奉不可過此數也又安
正一天師本命存修法云奏紙一分當用好
紙畫馬一匹傔一人而已代形一人不畫口
由此觀之今所奏錢馬亦未合儀格徒有費
用適以招譴爾又世人多奏妝畫龍鶴星像
天地神祇此尤迷謬之甚徧檢經科未有此
式大羅冢廓上聖尊崇一念纔興隨機赴感

豈多奏錢馬而獲福佑耶古人設法惟以表信效心懺愆贖過使人有信向之誠又不可不奏獻也惟明哲之士詳而行之（佛去念切侍從也）

九皇進狀式

奉

道具位臣姓某（兩三）（四）

信錢

從馬

龍車

右臣謹謹上

○進以

聞謹進

年　月　日奉道具位臣姓某狀

圓封式

聖號（金闕下）　奉道具位臣姓某狀進謹封

方函式（不使臣字）　高功平御姓某　謹封

（進狀一函謹上詣上清天樞院引進）

衆眞獻狀式

奉

道具位姓某

信錢從馬若干分

右謹奏上

聖號伏望

眞慈俯賜

鑒納謹狀

年　月（兩三）　日奉道具位姓某（五）　狀

圓封式（衆眞狀同式止云狀謹封）

聖號　奉道具位姓某狀奏謹封

羅天等醮聖號

黃籙羅天一千二百分聖位

○第一狀（五分）　玉虛上帝衆眞

玉虛上帝（出玉清祕籙）　無上玉帝（出三洞珠眞）

太微玉帝（出金闕八景朝會圖）　太微天帝（出無上祕要）

少微太帝（出無上祕要已上並構眞應後同）

第二狀（三分）　三寶帝君門下

清微天寶君　禹餘靈寶君

太赤神寶君（右出三洞神籙）

第三狀（九分）　九天上帝門下

鬱單無量天帝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帝

梵監須延天帝　寂然兜術天帝

波羅尼密不驕樂天帝　洞元化應聲天帝
靈化梵輔天帝　高虛清明天帝
無想無結無愛天帝右出玉清祕籙大有金書
第四狀五分　太陽朱明上帝衆真
太陽炎極朱明上帝　皇天上清金闕帝君
混沌太无玄生高上虛皇帝君
蒼靈太光扶搖帝君
青真金闕梵行後聖帝君右出金闕景翺會圖
第五狀八分　東方八天帝門下
○太皇黃曾天帝　太明玉完天帝
清明何童天帝　玄胎平育天帝○
元明文舉天帝　上明七曜摩夷天帝
虛无越衡天帝　太極濛翳天帝
第六狀八分　南方八天帝門下
赤明和陽天帝　元明恭華天帝
耀明宗飄天帝　竺落皇笳天帝
虛明堂曜天帝　觀明端靖天帝
玄明恭慶天帝　太煥極瑤天帝
第七狀八分　西方八天帝門下
元載孔昇天帝　太安皇崖天帝

顯定極風天帝　始皇孝芒天帝
太皇翁重浮容天帝　無思江由天帝
上揲阮樂天帝　無極曇誓天帝
第八狀八分　北方八天帝門下
皓庭霄度天帝　淵通元洞天帝
太文翰寵妙成天帝　太素秀樂禁上天帝
太虛無上常融天帝　太釋玉隆騰勝天帝
龍變梵度天帝　太極平育賈奕天帝
右出無量度人經
第九狀十六分　先天聖母元君衆真
○先天太后太一元君見青羊宮碑及實錄又太清詞云太一元君掌列仙故冠位首乃玄妙玉女混元帝君胎降生昇天為太一元君唐明皇尊封先天太后本稱先天聖母元君常見稱為先天元后者未知所據故併書之○
九靈太妙白玉龜臺夜光金真萬炁聖母元君
無上雌一帝真九光聖母
高上虛无玄元混化初真聖母
三天陽魂太極聖母
朱光洞陰二景聖母
三素洞陰太微聖母
大有空洞混沌化素靈妙生神聖母

九華空洞元陽飛生聖母
太陰神光玄極青帝聖母
無上極真太虛天皇聖母
元陽九元鬱靈皓真聖母
北極交靈瑤光太皇聖母
虛无元皇九天絕空聖母
萬炁絕冥紫光列紀聖母
三天真母上元夫人 右出金闕八景朝會圖
第十狀五分　太一三昧元君衆真
九天無量太一三昧元君
上元九華安妃 兩號出大羅九天圖
九炁素生元妃　東華靈妃
大洞迴元羽真 右出金闕八景朝會圖
第十一狀四分　上清青童君衆真
上相方諸宮青童君 即東華木公上相青童君
上宰西城總真王君
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
上傅白山宮太素元君 右出太平經
第十二狀四分　四極真王門下
東極真王扶桑大帝　南極真王丹陵大帝

西極真王素靈大帝　北極真王洞陰大帝
東極南極即東霞扶桑丹陵太帝舊本乃兩位今兩為一況於四極真王內重奏
第十三狀五分　天真皇人衆真
自然大仙天真皇人　九老仙都君
九炁丈人　天帝君
天帝丈人 右出金闕八景朝會圖
第十四狀五分　靈寶五師門下
玉京山應供靈寶玄中大法師
上古經師君　上古籍師君
上古度師君　靈寶監齋大法師
藏玄中主教昔老君亦從此職當位列三師之上三師乃經法授受之師耳 道按
第十五狀三分　三元帝君門下
上元真都元陽七寶紫微宮總主上真自然太聖賜福天官
中元太陰洞耀元君赦罪地官　元虛洞靈皇帝君
下元金靈洞陰太帝解厄水官洞真太皇元光皇帝君 右出金闕八景朝會圖
第十六狀八分　二皇五老帝君門下
甲子天皇君　甲申地皇君

甲寅人皇君右出洞神乾監河圖熙法

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青帝九炁天君

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真老赤帝三炁天君

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白帝七炁天君

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黑帝五炁天君

中央玉寶元靈元老黃帝一炁天君五靈五老即五方五帝舊本重奏今按中盟赤書自然籙靈威仰即六帝字青帝注算餘皆同

第十七狀十一分　十一大曜真君門下

日宮太丹炎光鬱明太陽帝君

月宮黃華素曜元精聖后太陰元君日月二宮出金○闕八景朝會圖

○東方木德始陽青皇上真道君歲星真君

南方火德丹靈赤皇上真道君熒惑星真君

西方金德太素少陰白皇上真道君太白星真君

北方水德太冥陰元黑皇上道道君辰星真君

中央土德祖炁中皇上真道君鎮星真君

交初羅睺神首建星真君

交中計都神尾墜星真君

天一紫炁道星真君

太一月孛星真君右出五斗醮弁上清二景七曜儀

第十八狀十分　十神太一真君門下

五福太一真君　天一太一真君

地一太一真君　四神太一真君

大遊太一真君　小遊太一真君

君碁太一真君　臣碁太一真君

民碁太一真君　直符太一真君右出太一醮儀

第十九狀十一分　北斗中星君衆真

○北斗中高上玉皇尊星君

北斗中玄卿大帝

北斗陽明太尉府天蓬貪狼星君舊作天英今正之

北斗陰精上宰府天內巨門星君舊作天任今正之

北斗真人司空府天衝祿存星君舊作天柱今正之

北斗玄冥游擊府天輔文曲星君舊作天心今正之

北斗丹元斗君府天禽廉貞星君舊本不誤

北斗北極太常府天心武曲星君舊作天輔今正之

北斗天關上帝府天柱破軍星君舊作天衝今正之

北斗洞明外輔星君

北斗隱光內弼星君右出河圖內篇九光醮儀

第二十狀分十 乾元聖母九皇夫人門下

北陰乾元大聖母

北斗元斗宮中魁精玄上眞皇夫人太星玄樞君

北斗玄魁宮中靈精上玄眞皇夫人元星北台君

北斗上精宮中靈妃元皇九極夫人貞星上眞君

北斗綱極宮中上靈神妃華皇夫人紐星璇根君

北斗靈開宮中北上金蓋中皇夫人綱星天平君

北斗紫極宮中安上晨華元皇夫人紀星命機君

北斗運天宮中玉華靈皇夫人關星元陽君

北斗帝席宮中左皇夫人

北斗上尊宮中右皇夫人 右出河圖內元經并五星空常訣

第二十一狀分十 南斗太帝衆眞

南斗大帝長生大君　好生韓君丈人

注生大司馬

南斗天府司命上相鎭國眞君

南斗天相司錄上將鎭嶽眞君

南斗天梁延壽保命眞君

南斗天同益筭保生眞君

南斗天樞度厄文昌鍊魂眞君

南斗天機上生監簿大理眞君

南斗火鈴大將軍 右六星出南斗經餘依舊例

第二十二狀分六 東斗六陽星君門下

東斗陽度星君　東斗陽昌星君

東斗陽巨星君　東斗陽惠星君

東斗陽廣星君　東斗陽輝星君

第二十三狀分六 西斗六陰星君門下

西斗陰熹星君　西斗陰受星君

西斗陰領星君　西斗陰筭星君

西斗陰召星君　西斗陰考星君

第二十四狀分七 中斗七太星君門下

中斗大魁星君　中斗大理星君

中斗大籍星君　中斗大訓星君

中斗大申星君　中斗大固星君

中斗大濟星君 已上並出金關八景朝會圖

第二十五狀八分　三界五天大魔王門下
無色界大魔王　色界大魔王
欲界大魔王　青天大魔王
赤天大魔王　白天大魔王
黑天大魔王　黃天大魔王右依舊儀

第二十六狀六分丙三　北帝四聖真君衆真十二
北極天蓬大元帥　北極天猷副元帥
北極翊聖黑殺儲慶應感保德真君
北極真武佑聖太一福神靈應真君右出神霄列象圖
北宮孳羊使者　北宮陁羅使者右出七元圖

○第二十七狀二十一分　玉清上元真宰衆真○
玉清上元真宰　玉清真宰上相
洞真左玄上宰　洞真右玄上宰
洞真左玄上相　洞真右玄上相
洞真左玄上卿　洞真右玄上卿
洞真九天金闕丈人　洞真太虛上真僊統
洞真金闕上僊侍郎　洞真金闕僕射
洞真玉虛僕射　洞真九天僊伯
洞真紫府侍郎　洞真紫府大夫
洞真玉清大監　洞真玉虛真令

洞真玉清大丞　洞真三天都尉
玉清宮總真都司君

第二十八狀十八分　洞玄左真上宰衆真
洞玄左真上宰　洞玄右真上宰
洞玄左真上相　洞玄右真上相
洞玄紫府道統丙三　洞玄玄都大卿十三
洞玄紫府上相　洞玄玄都上相
洞玄左真上卿　洞玄右真上卿
洞玄玉虛侍郎　洞玄紫微大夫
洞玄紫微大監　洞玄紫微真令
○洞玄極僊正都護　洞玄玉宸大丞
洞玄玄都大丞　洞微宮總僊都司君○

第二十九狀三十三分　洞神太極上相衆真
洞神太極上相　洞神太極真伯
洞神太玄上僊統　洞神三天護法都帥
洞神九天大兵統　洞神太微僕射
洞神太極僕射　洞神木部尚書
洞神火部尚書　洞神金部尚書
洞神水部尚書　洞神土部尚書
洞神太微護兵大卿　洞神極真益筭大卿

洞神紫府上僊大卿　洞神大僊僊威監
洞神太極上僊大夫　洞神三天斬妖護尉
洞神碧虛上僊卿　洞神九天保命上僊監
洞神紫微七政大監　洞神金闕盟威大監
洞神扶桑暘谷大監　洞神太極上僊監
洞神玄都僊令大監　洞神太極僊府兵録
洞神九天護府司直　洞神九天雲霧大監
洞神紫府校尉　洞神六虛明真監
洞神八極僊都護尉　洞神北極大監
○太極宮總神都司君已上並出大羅九天圖

第三十狀三十三分　紫微垣衆星君門下○

紫微垣帝座二星即天皇大帝　北極大帝
太子星君　庶子星君　後宮星君
四輔星君　勾陳星君　五帝內座星君
天柱星君兩三　六甲星君　華蓋星君十四
御女星君　柱史星君　女史星君
尚書星君　大理星君　陰德星君
陽德星君　天牀星君　天一星君
太一星君　東蕃左樞星君
東蕃上宰星君　東蕃少宰星君

東蕃上輔星君　東蕃少輔星君
東蕃上衛星君　東蕃少衛星君
東蕃少丞星君　西蕃右樞星君
西蕃少尉星君　西蕃上輔星君
西蕃少輔星君　西蕃上衛星君
西蕃少衛星君

第三十一狀二十一分　太微垣衆星君門下

太微垣
五天帝座星君　太子星君
從官星君　三公內座星君
○九卿內座星君　內五諸侯星君○
幸臣星君　謁者星君
虎賁星君　郎位星君
內屏星君　常陳星君
東蕃左執法星君兩二　東蕃上相星君十五
東蕃次相星君　東蕃上將星君
東蕃次將星君　西蕃右執法星君
西蕃上相星君　西蕃次相星君
西蕃上將星君　西蕃次將星君

第三十二狀三十五分　天市垣衆星君門下

天市垣

帝座星君　候星星君　官者星君
宗正星君　宗人星君　宗星星君
斗星星君　斛星星君　列肆星君
車肆星君　市樓星君　屠肆星君
帛度星君　南海星君　燕星星君
東海星君　徐星星君　吳越星君
齊星星君　中山星君　九河星君
趙星星君　魏星星君　河中星君
河門星君　晉星星君　鄭星星君
周星星君　秦星星君　蜀星星君
巴星星君　梁星星君　楚星星君
韓星星君　宋星星君

第三十三狀（七分）　東方七宿星君門下

角宿天門星君　亢宿天庭星君
氐宿天府星君　房宿天駟星君
心宿天王星君　尾宿天雞星君
箕宿天津星君（心宿即大火帝座故曰天王）

第三十四狀（七分）　南方七宿星君門下

井宿天井星君　鬼宿天鑕星君

柳宿天廚星君　星宿天庫星君
張宿天稱星君　翼宿天都星君
軫宿天街星君

第三十五狀（七分）　西方七宿星君門下

奎宿天將星君（丙三）　婁宿天獄星君（十六）
胃宿天倉星君　昴宿天目星君
畢宿天耳星君　觜宿天屏星君
參宿天水星君

第三十六狀（七分）　北方七宿星君門下

斗宿天廟星君　牛宿天機星君
女宿天女星君　虛宿天卿星君
危宿天錢星君　室宿天廩星君
壁宿天市星君

第三十七狀（三十分）　紫微外座衆星君門下

紫微外座

上台虛精星君　中台六淳星君
下台曲生星君　文昌上將星君
文昌次將星君　文昌貴相星君
文昌司錄星君　文昌司命星君
文昌司寇星君　三師星君

三公星君　郎將星君　相星星君
太陽守星君　太尊星君　勢星星君
天牢星君　天理星君　傳舍星君
閣道星君　附路星君　鈎星星君
天廚星君　内廚星君　内階星君
八穀星君　扶筐星君　天棓星君
天槍星君　天戈星君

第三十八狀四分　北極四相星君門下

北極左丞天相星君　北極右丞天傒星君
北極正法丞相星君　北極天心丞相星君

第三十九狀二十分　鄭分二十座星君門下

角亢壽星之次鄭分

大角帝座星君　左攝提星君
右攝提星君　招搖星君　梗河星君
帝席星君　周鼎星君　亢池星君
天田星君　進賢星君　平道星君
天門星君　平星星君　折威星君
陽門星君　頓頑星君　庫樓星君
五柱星君　四衡星君　南門星君

第四十狀十六分　宋分十六座星君門下

氐房心大火之次宋分

日星星君　七公星君　貫索星君
天乳星君　西咸星君　東咸星君
罰星星君　鍵閉星君　鈎鈐星君
天輻星君　從官星君　積卒星君
陣車星君　騎官星君
騎陣將軍星君　車騎星君

第四十一狀十五分　燕分十五座星君門下

尾箕析木之次燕分

女牀星君　天紀星君　織女星君
漸臺星君　天江星君　天弁星君
建星星君　天籥星君　傳說星君
糠星星君　農丈人星君　杵星星君
魚星星君　鼈星星君　龜星星君

第四十二狀二十九分　吳分二十九座星君門下

斗牛女星紀之次吳分

輦道星君　奚仲星君　天津星君
河鼓星君　左旗星君　右旗星君
敗瓜星君　匏瓜星君　天桴星君
離珠星君　羅堰星君　天田星君

狗國星君　天雞星君　狗星星君
天淵星君　九坎星君　越星星君
趙星君　周星君　秦星君
代星君　魏星君　韓星君
楚星君　鄭星君　燕星君
晉星君　齊星君

第四十三狀二十分　齊分二十座星君門下

虛危玄枵之次齊分
車府星君　杵星星君　臼星星君
人星星君　司非星君　司危星君
司祿星君　司命星君　蓋屋星君
墳墓星君　虛梁星君　泣星星君
哭星星君　壘壁陣星君　天錢星君
天綱星君　天壘城星君　璃瑜星君
敗臼星君　北落師門星君

第四十四狀十五分　衛分十五座星君門下

室壁娵訾之次衛分
造父星君　王良星君　策星星君
螣蛇星君　天廐星君　離宮星君
土公吏星君　土公星君　雷電星君

霹靂星君　雲雨星君　羽林軍星君
斧鉞星君　八魁星君　土司空星君

第四十五狀九分　魯分九座星君門下

奎婁降婁之次魯分
天將軍星君　左更星君　右更星君
外屏星君　天溷星君　天倉星君
天庾星君　天囷星君　鐵鑕星君

第四十六狀二十一分　趙分二十一座星君門下

胃昴畢大梁之次趙分
月星星君　大陵星君　積尸星君
天船星君　積水星君　卷舌星君
天讒星君　礪石星君　天街星君
附耳星君　天高星君　諸王星君
天節星君　九州殊口星君　九斿星君
天阿星君　太陰星君　天廩星君
天苑星君　芻槀星君　天囷星君

第四十七狀二十二分　晉分二十二座星君門下

觜參實沈之次晉分
五車帝座星君　三柱星君　天潢星君
咸池星君　坐旗星君　司怪星君

水府星君　四瀆星君　天關星君
闕丘星君　參旗星君　五井星君
軍井星君　屏星星君　天廁星君
天星星君　軍市星君　野雞星君
代星星君　丈人星君　子星星君
孫星星君

第四十八狀分十五　秦分十五座星君門下

井鬼鶉首之次秦分

鉞星星君　積水星君　積薪星君
南河星君　北河星君　五諸侯星君
天樽星君　水位星君　外廚星君
天記星君　天狗星君　狼星星君
弧矢星君　天社星君　老人星君

第四十九狀分十　周分十座星君門下

柳星張鶉火之次周分

軒轅星君　御女星君　少微星君
內平星君　酒旗星君　長垣星君
天相星君　天廟星君　東甌星君
天稷星君

第五十狀分九　楚分九座星君門下

翼軫鶉尾之次楚分

靈臺星君　明堂星君　左轄星君
右轄星君　長沙星君　軍門星君
土司空星君　青丘星君　器府星君

第五十一狀分六　歲星所變六星君門下

歲星所變

天槍星君　天猾星君　天衡星君
天棓星君　國皇星君　及登星君

第五十二狀分五　熒惑星所變五星君門下

熒惑星所變

析旦星君　蚩尤星君　昭明星君
司危星君　天攙星君

第五十三狀分九　鎮星所變九星君門下

鎮星所變

五殘星君　六賊星君　獄漢星君
大賁星君　焰星星君　紲流星君（紲春入）
茀星星君　旬始星君　擊咎星君

第五十四狀分八　太白星所變八星君門下

太白星所變

天杵星君　天柎星君　伏靈星君

大敗星君　司姦星君　天狗星君
天殘星君　卒起星君
第五十五狀分七　辰星所變七星君門下
辰星所變
柱矢星君　破女星君　拂樞星君
滅寶星君　繞廷星君　驚理星君
大奮祀星君 如五帝座皆本在五老帝君下乃紫微太微天市天角大火帝座不知即是垣中帝座況紫微垣帝座乃天皇北極大帝位列九皇前後重疊者明矣
第五十六狀分十二　十二宮尊神門下
天秤宮尊神　天蝎宮尊神　人馬宮尊神
磨蝎宮尊神　雙魚宮尊神　寶缾宮尊神
白羊宮尊神　金牛宮尊神　陰陽宮尊神
巨蟹宮尊神　獅子宮尊神　雙女宮尊神
右並依舊儀
丙二　二十二
第五十七狀分三　三山真君門下
青城山五嶽上司九天丈人儲福定命真君
潛山九天司命上卿保生真君
廬山九天採訪使者應元保運真君 右準元豐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詔進號
第五十八狀分六　三天大法師衆聖

三天扶教大法師正一輔玄靜應真君
女師君　嗣師君　系師君
左玄王真人　右玄趙真人
第五十九狀分十四　九天司馬真君衆聖
九天司馬真君　九天玉輔上宰
九天四協侍宸　九天延壽益筭真君
九天度人不死真君　九天回骸起死真君
九天建生運炁真君　九天定貴續命真君
九天定祿萬福真君　九天較錄把籍真君
九天韓司主錄君　九天監生大神
九天度厄尊神　九天主女青律官 右依舊儀○
第六十狀分十五　天曹太皇萬福真君聖衆
天曹太皇萬福真君　天曹定名玉曆真君
天曹扶衰度厄真君　天曹消災散禍真君
天曹注生勾死真君　天曹延生保命真君
丙三　二十三
天曹司命真君　天曹司錄真君
天曹司非真君　天曹司危真君
天曹司刑真君　天曹司罰真君
天曹門下引進真官　天曹門下直日典者
天曹門下掠剩大夫 右依舊儀

第六十一狀五分　五嶽真君門下

東嶽太靈蒼光青帝真君

南嶽慶華紫光赤帝真君

西嶽素光燿魄太明白帝真君

北嶽鬱微洞淵無極黑帝真君

中嶽黃玄太光含真黃帝真君

第六十二狀五分　五嶽聖帝門下

東嶽天齊仁聖帝　南嶽司天昭聖帝

西嶽金天順聖帝　北嶽安天元聖帝

中嶽中天崇聖帝　右出名山嶽瀆圖

第六十三狀十分　十山真君門下

東嶽佐命括蒼山真君

東嶽佐命羅浮山真君

南嶽儲副霍山真君

南嶽儲副潛山真君

西嶽佐命女几山真君

西嶽佐命地肺山真君

北嶽佐命河逢山真君

北嶽佐命抱犢山真君

中嶽佐命少室山真君

中嶽佐命武當山真君　右出太真道典錄

第六十四狀十八分　太極上真衆聖

海上廣桑山主宰太極上真　出真誥及韓混事跡

五嶽司命右弼桐柏真人王君

太玄真人東嶽上卿司命大茅真君

定錄右禁郎司命中茅真君

三官保命小茅真君

九州都僊太史兼高明大使神功妙濟太一

定命真君

玄都御史吳真君　校錄水府黃真君

西山陳真君　西山周真君　西山彭真君

西山施真君　西山鍾真君　西山盱真君

西山時真君　西山曾真君　西山甘真君

上清真人許長史　右出僊傳及茅山西山記

第六十五狀十分　下洞天僊官門下

王屋山小有清虛洞天僊官

委羽山大有空明洞天僊官

西玄山太元總真洞天僊官

西城山三元極真洞天僊官

青城山寶僊九室洞天僊官

赤城山上王清平洞天僊官

羅浮山朱明燿眞洞天僊官

勾曲山金壇華陽洞天僊官

林屋山佐神幽墟洞天僊官

括蒼山成德隱眞洞天僊官　右出洞天福地記

第六十六狀（丙二二十四分二十五）　二十四化僊官門下

陽平化僊官　鹿堂化僊官　鶴鳴化僊官

漓沅化僊官　葛璝化僊官　庚除化僊官

秦中化僊官　眞多化僊官　昌利化僊官

隸上化僊官　湧泉化僊官　稠稉化僊官

北平化僊官　本竹化僊官　濛秦化僊官

平蓋化僊官　雲臺化僊官　濜口化僊官

後城化僊官　公慕化僊官　平岡化僊官

主簿化僊官　玉局化僊官　北邙化僊官

右出都功籙

第六十七狀（二十八分）　長生妙感眞人衆僊

碧落侍中長生妙感眞人

大慈普濟永元顯靈眞君

元陽趙眞人　景通陳眞人　觀妙李眞人

李隆眞人　青城山薛眞人

北宮眞人安期先生　青城眞人洪厓張先生

石鍾山天長劉眞人　學射山通怡張眞人

妙通嚴眞人　保和王眞人

歸元爾朱眞人　玉珍山妙通朱眞人

正陽鍾離眞人　純陽呂眞人

簡寂陸先生　興世館孫眞人

白鶴山虛應張眞人　昇眞王先生

王屋山眞伯夫人孫僊姑　王屋山眞一司馬先生

抱樸小仙公　廣成先生杜天師

茅山玄靜李先生

傳教譚先生　傳教饒先生　右出續仙列仙拾遺等傳

第六十八狀（三分）　三元眞君門下

上元道化眞君　中元護正眞君

下元定志眞君　右依國朝封號

第六十九狀（丙二十五分二十六）　上元宮府僊官門下

上元左都司僊官　上元右都司僊官

上元紫微宮左府主生太陽火官

上元紫微宮右府主死太陰水官

上元紫微宮中府主生死罪錄官

上元太極左宮左府主生太陽火官

上元太極左宮右府主死太陰水官
上元太極左宮中府主生死罪錄官
上元太極右宮左府主生太陽火官
上元太極右宮右府主死太陰水官
上元太極右宮中府主生死罪錄官
上元考官　上元考士　上元考兵
上元考吏

第七十狀十二分　紫微宮十二曹僊官門下

上元紫微官
明真曹僊官　監正曹僊官　梵行曹僊官
靈關曹僊官　禁神曹僊官　正神曹僊官
通明曹僊官　開明曹僊官　玉都曹僊官
南上曹僊官　元功曹僊官　三靈曹僊官

第七十一狀十二分　太極左宮十二曹僊官門下

上元太極左宮　丙二　二十七
明梵曹僊官　威靈曹僊官　太常曹僊官
太清曹僊官　宣威曹僊官　明都曹僊官
都靈曹僊官　太儀曹僊官　明法曹僊官
考正曹僊官　明威曹僊官　九都曹僊官

第七十二狀十二分　太極右宮十二曹僊官門下

上元太極右宮
司正曹僊官　四明曹僊官　監天曹僊官
司敎曹僊官　盟天曹僊官　幽都曹僊官
威儀曹僊官　太陰曹僊官　下元曹僊官
監司曹僊官　監靈曹僊官　太明曹僊官

第七十三狀十五分　中元宮府僊官門下

中元左都司僊官　中元右都司僊官
中元洞空青靈宮左酎把明晨府主生太陽火官
中元洞空青靈宮右紂絶陰天府主死太陰水官
中元洞空青靈宮中七非括照府主生死罪錄官
中元南洞陽左宗天宮左諒事府主生太陽火官
中元南洞陽左宗天宮右宗靈府生死太陰水官
中元南洞陽左宗天宮中靈神府主生死罪錄官
中元北酆都右陰天宮左連宛泉曲府主生

太陽火官
中元北酆都右陰天宫右泰殺九幽府主死
太陰水官
中元北酆都右陰天宫中罪氣咸池府主生
死罪録官
中元考官 丙三 中元考士 二十八 中元考兵
中元考吏
第七十四狀十四分 青靈宫十四曹僊官門下
中元洞空青靈宫
靈都曹僊官 維正曹僊官 靈威曹僊官
○黄神曹僊官 洞玄曹僊官 威仰曹僊官○
靈細曹僊官 嶽正曹僊官 洞天曹僊官
元都曹僊官 通眞曹僊官 通明曹僊官
儀範曹僊官 九考曹僊官
第七十五狀十四分 南洞陽左宫十四曹僊官門下
中元南洞陽左宫
南昌曹僊官 考筭曹僊官 太陽曹僊官
機明曹僊官 都律曹僊官 九令曹僊官
格靈曹僊官 明都曹僊官 監天曹僊官
宣野曹僊官 監令曹僊官 立丞曹僊官

九炁曹僊官 中神曹僊官
第七十六狀十四分 北酆都右宫十四曹僊官門下
中元北酆都右宫
司非曹僊官 九殺曹僊官 韓司曹僊官
勅正曹僊官 督察曹僊官 役考曹僊官
攝氣曹僊官 丙三 司殺曹僊官 二十九 斗加曹僊官
主繫曹僊官 司徵曹僊官 九幽曹僊官
開度曹僊官 寒夜曹僊官
第七十七狀十五分 下元宫府僊官門下
下元左都司僊官 下元右都司僊官
○下元暘谷洞源青華方諸宫左青元靈泉府○
主生太陽火官
下元暘谷洞源青華方諸宫右九泉寒夜府
主死太陰水官
下元暘谷洞源青華方諸宫中朔單青靈府
主生死罪録官
下元清泠左南水宫左靈劫府主生太陽火
官
下元清泠左南水宫右長夜寒庭府主死太
陰水官

下元清泠左南水宮中靈寶刼刃府主生死
罪錄官
下元北酆都右羅酆宮左開度刼量府主生
太陽火官
下元北酆都右羅酆宮右泉曲鬼神府主死
太陰水官
下元北酆都右羅酆宮中通靈大刼府主生
死罪錄官
下元考官　下元考士　下元考兵
下元考吏

○第七十八狀十四分　洞源宮十四曹僊官門下

下元暘谷洞源宮
水明曹僊官　清水曹僊官　烈火曹僊官
三明曹僊官　簡對曹僊官　水令曹僊官
明範曹僊官　洞源曹僊官　撿會曹僊官
刼諒曹僊官　從水曹僊官　洞陽曹僊官
龍𦨭曹僊官　機會曹僊官

第七十九狀十四分　左清泠宮十四曹僊官門下

下元左清泠宮
明刼曹僊官　機齡曹僊官　水梵曹僊官

罪福曹僊官　簡會曹僊官　從氣曹僊官
攝靈曹僊官　召龍曹僊官　九河曹僊官
列女曹僊官　開明曹僊官　度魂曹僊官
撿精曹僊官　清正曹僊官

第八十狀十四分　右羅酆宮十四曹僊官門下

下元右羅酆宮
北元曹僊官　考正曹僊官　九科曹僊官
四極曹僊官　幽夜曹僊官　長刼曹僊官
芒神曹僊官　三難曹僊官　五法曹僊官
萬諒曹僊官　毒刃曹僊官　長夜曹僊官
○溟波曹僊官　無極曹僊官已上並出三元品誡經

第八十一狀十分　太一司命君衆聖

本命太一司命君　本命建生星斗君即生年
本命元辰真官即生旦　本命驛馬真官
本命生月真官　本命生時真官
本命運氣五福真官　本命大運真官
本命小運真官　本命行年運氣神將
右依司天監會到神位皆稱靈慧

第八十二狀九分　天翁天母衆神

天翁神君　天母神君　天男神君

天女神君　雨師霶霈神　雲師屏翳神
風師飛廉神　雷師霹靂神　電師烈鈌神
右依舊儀自此狀以後係靈惹

第八十三狀二十二分　扶桑大帝衆靈

水府扶桑大帝　水府暘谷神王
東海淵聖廣德王　南海洪聖廣利王
西海通聖廣潤王　北海沖聖廣澤王
漢江水帝龍王　楚江水帝龍王
浙江水帝龍王　湘江水帝龍王
吳江水帝龍王　五川江水帝龍王
楊子江水帝龍王　松江水帝龍王
荆江水帝龍王
江瀆昭靈孚應威烈廣源王
河瀆顯聖靈源王　淮瀆長源王
濟瀆清源王
馬當山上水府福善安江王
采石山中水府順聖平江王
金山下水府昭信太江王

第八十四狀十二分　十二谿真門下

五雲谿真　武陵谿真　苧羅谿真

桐柏谿真　崑崙谿真　岷山谿真
嶓冢谿真　沔池谿真　清遠谿真
中條谿真　浣沙谿真　巫峽谿真　右依舊儀

第八十五狀十七分　太湖衆神門下

太湖神　洞庭湖神　丹陽湖神
鄱陽湖神　與三　彭蠡湖神　三十二　九海北玄君
泗洲九谷君　河候神　河伯神
河掾神　石源水母　蓬萊都水使者
水府馮夷君　水府波神君　湖中玉女
溟泠大神　大皁江龍神　右依舊儀

第八十六狀九分　九壘土皇君門下

第一壘色潤地土皇君
第二壘剛色地土皇君
第三壘石脂色地土皇君
第四壘潤澤地土皇君
第五壘金粟澤地土皇君
第六壘金剛鐵澤地土皇君
第七壘水制澤地土皇君
第八壘大風澤地土皇君
第九壘洞淵無色剛維地土皇君　右出度人經第五十八

第八十七狀分十五　酆都大帝衆聖

北陰酆都大帝　酆都佐理太上靈君
酆都助理玄滋天君　酆都上相君
酆都太傅君　酆都東明君
酆都南明君　酆都西明君
酆都北明君　酆都鬼官北斗君
酆都三官都禁郎　酆都水官司命君
酆都右禁司君　酆都主非使者
酆都執蓋郎

第八十八狀分六　六洞僊官門下

酆都山紂絶陰天宮僊官
酆都山泰殺諒事宗天宮僊官
酆都山明晨耐犯武城天宮僊官
酆都山恬照罪氣天宮僊官
酆都山宗靈七非天宮僊官
酆都山敢司連宛屢天宮僊官

第八十九狀分十三　酆都諸大魔王門下

酆都山紂絶陰天大魔王
酆都山泰殺諒事宗天大魔王
酆都山明晨耐犯武城天大魔王

酆都山恬照罪氣天大魔王
酆都山宗靈七非天大魔王
酆都山敢司連宛屢天大魔王
酆都玄司重正宗虛大魔王
酆都統僊昇靈希微大魔王
酆都正眞郎靈宛司大魔王
酆都雲樓王紀明朗大魔王
酆都悲歌大魔王
酆都崇虛赤映靈由大魔王
酆都皇天九平大魔王

第九十狀分十　十王眞君門下

地府大素妙廣眞君　地府陰德定休眞君
地府洞明普靜眞君　地府玄德五靈眞君
地府最勝耀靈眞君　地府寶肅昭成眞君
地府等觀明理眞君　地府無上正度眞君
地府飛魔演慶眞君　地府五華威德眞君

右出太一天尊醮儀

第九十一狀分十七　地府司錄神君衆聖

地府司錄神君　地府司命神君
地府司功神君　地府司殺神君

地府察命童子　地府太玄童子
地府夜光玉女　北酆寒池考獄靈官
九都使者　九龍符命使者
巨天力士　三天執罰大神
期劫考官　治罪淪劫官
治天憲官　九泉治罪典者
地府五帝考官

第九十二狀九分　神慈九宮貴神

乾宮六白神　坎宮一白神　艮宮八白神
震宮三碧神　巽宮四綠神　离宮九紫神
坤宮二黑神　兌宮七赤神　中宮五黃神

第九十三狀五分　五方五行神

東方甲乙寅卯木神　南方丙丁巳午火神
西方庚辛申酉金神　北方壬癸亥子水神
中央戊巳辰戌丑未土神

第九十四狀十二分丙三　社稷衆神　三十五

太社神　太稷神　土翁神
土母神　穀父神　蠶母神
播種五穀神　樹木花果神　春句芒神
夏祝融神　秋蓐收神　冬玄冥神　右三

狀並備司天監會到神位

第九十五狀十分　左青龍君衆神

左青龍君　右白虎君　前朱雀君
後玄武君　侍香金童　散花玉女
香官使者　騰奏火官　當處城隍主者
住宅歲德尊神

第九十六狀九分　九州社令神

冀州社令神　荊州社令神　青州社令神
徐州社令神　豫州社令神　雍州社令神
梁州社令神　兗州社令神　揚州社令神

右出太真道典論

第九十七狀十四分　通章六玉女八從事

甲子左靈飛太玄玉女
甲戌左靈飛黃素玉女
甲申左靈飛太素玉女
甲辰右靈飛拜精玉女
甲午右靈飛絳宮玉女
甲寅右靈飛青腰玉女　右玉女出大洞籙
録章從事　通章從事　校章從事
齋章從事　禦章從事　剌章從事

呈章從事　定章從事　右從事出都功籙

第九十八狀十四分　驛亭令衆神

驛亭令　驛亭丞　違節監功大將軍

素車白馬大將軍　直使功曹

正一功曹　丙三　左官使者　右官使者

陽神決吏　陰神決吏　三十六　科車赤符吏

剛風騎置吏　驛馬上章吏　飛龍騎吏

第九十九狀十一分　虎賁狼吏衆神

虎賁狼吏　察姦鉤吏　都官僕射

天丁力士　天騶甲卒　收炁食炁吏

收神食神吏　收邪食邪吏　收毒食毒吏

收凶食凶吏　追符破廟吏

第一百狀九分　土地眞官衆神

土地眞官　里域眞官　上界直符使者

中界直符使者　下界直符使者

年直使者　月直使者　日直使者

時直使者　已上並依舊儀

右羅天一千二百分聖眞位號或以朝廷降本三千六百分纂成或所在各以傳錄者互有得失中間乃有兩分三分以至數

十分合爲一分者復有前後重奏者以其聖號稍異而不加詳審故也如東華木公上相青童君即上相方諸宮青童君東霞扶桑丹陵大帝即東極南極眞王五靈五老即五方五帝之類未可槩舉故取領降本并裒集諸所傳遞相參考分序刪定終以星躔分度莫能詳究嘗有請於二江宗丞李中大乃參分指星躔分度示下因成全集其間聖位高下班次以降本及古儀參詳序列所謂前後重奏并聖位名號所自並隨號箋註

洞府投龍奏狀二十四分

上元賜福天官　玄中大法師

監齋大法師

青城山五嶽上司九天丈人儲福定命眞君

東嶽飛僊眞人　南嶽飛僊眞人

西嶽飛僊眞人　北嶽飛僊眞人

中嶽飛僊眞人

王屋山小有清虛洞天僊官

委羽山大有空明洞天僊官

西玄山太元總真洞天僊官
西城山三元極真洞天僊官
青城山寶僊九室洞天僊官
赤城山上玉清平洞天僊官
羅浮山朱明燿真洞天僊官
句曲山金壇華陽洞天僊官
林屋山佐神幽墟洞天僊官
括蒼山成德隱真洞天僊官
九僊寶室洞府龍神隨所在更改
山神主者　當直功曹　土地真官
驛龍騎吏

土府投龍奏狀二十四分

中元赦罪地官　玄中大法師
監齋大法師　土府太皇上帝
東方土府大帝　南方土府大帝
西方土府大帝　北方土府大帝
中央土府大帝
第一壘色潤地土皇君
第二壘剛色地土皇君
第三壘石脂色地土皇君

第四壘潤澤地土皇君
第五壘金粟澤地土皇君
第六壘金剛鐵澤地土皇君
第七壘水制澤地土皇君
第八壘大風澤地土皇君
第九壘洞淵無色剛維地土皇君
戊己黃神　歲德尊神　太陽竈君
太陰井神　土地真官　驛龍騎吏

水府投龍奏狀二十四分

下元解厄水官　玄中大法師
水府扶桑大帝　水府暘谷神王
東海淵聖廣德王　南海洪聖廣利王
西海通聖廣潤王　北海沖聖廣澤王
漢江水帝龍王　楚江水帝龍王
浙江水帝龍王　湘江水帝龍王
吳江水帝龍王　五川江水帝龍王
楊子江水帝龍王　松江水帝龍王
荊江水帝龍王　江瀆廣源王
河瀆靈源王　淮瀆長源王
濟瀆清源王　溟泠大神

太守潭龍神（此位隨所在更改）　土地眞官
凡稱揚天尊及牓上所題不可私意隨宜
爲一時新奇須是出諸經儀法中方可又
如眞人神君聖號亦須僊傳所載及朝廷
封號爲正若降筆所傳皆未可信恐遭神
天咎責也樸菴書

消災一百二十分聖位

第一狀（九分）　九天上帝門下
鬱單無量天帝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帝
梵監須延天帝　寂然兜術天帝
○波羅尼蜜不驕樂天帝　洞元化應聲天帝○
靈化梵輔天帝　高虛清明天帝
無想無結無愛天帝

第二狀（六分）　五師天師君門下
靈寶玄中大法師　上古經師君
上古籍師君　上古度師君
靈寶監齋大法師
三天扶教大法師正一輔玄靜應眞君

第三狀（八分）　三元五老帝君門下
上元賜福天官　中元赦罪地官

下元解厄水官　青靈始老九炁天君
丹靈眞老三炁天君　皓靈皇老七炁天君
五靈玄老五炁天君　元靈元老一炁天君

第四狀（十一分）　十一大曜眞君門下
日宮太陽眞君　月宮太陰眞君
丙三
四十
木星重華眞君　火星執法眞君
金星天皓眞君　水星伺辰眞君
土星地侯眞君　交初羅睺眞君
交中計都眞君　天一紫炁眞君
○太一月孛眞君

第五狀（十五分）　北斗衆眞門下
北斗高上玉皇尊星君　北斗玄卿大帝
天蓬貪狼星君　天內巨門星君
天衝祿存星君　天輔文曲星君
天禽廉貞星君　天心武曲星君
天柱破軍星君　洞明外輔星君
隱元內弼星君　北極天蓬大元帥
天猷副元帥　翊聖應感保德眞君
眞武佑聖靈應眞君

第六狀（九分）　南斗衆眞門下

南斗長生大帝　可韓君丈人
注生大司馬　天府司命眞君
天相司錄眞君　天梁延壽眞君
天同益筭眞君　天樞度厄眞君
天機上生眞君
第七狀分十四 內二　東方南方列宿星君門下 四十一
角宿天門星君　亢宿天庭星君
氐宿天府星君　房宿天駟星君
心宿天王星君　尾宿天雞星君
○箕宿天津星君　井宿天井星君
鬼宿天鑕星君　柳宿天廚星君○
星宿天庫星君　張宿天稱星君
翼宿天都星君　軫宿天階星君
第八狀分十四　西方北方列宿星君門下
奎宿天將星君　婁宿天獄星君
胃宿天倉星君　昴宿天目星君
畢宿天耳星君　觜宿天屏星君
參宿天水星君　斗宿天廟星君
牛宿天機星君　女宿天女星君
虛宿天卿星君　危宿天錢星君

室宿天稟星君　壁宿天市星君
第九狀分八　九天丈人眞君衆眞
青城山五嶽上司九天丈人儲福定命眞君
潛山九天司命眞君　廬山應元保運眞君
九天大司馬眞君　九天建生運炁眞君
天曹太皇萬福眞君　天曹定名玉曆眞君
天曹門下引進眞官
第十狀分十一　東嶽青帝眞君衆聖
東嶽泰山青帝眞君　南嶽衡山赤帝眞君
○西嶽華山白帝眞君　北嶽恒山黑帝眞君○
中嶽嵩山黃帝眞君　本命生年眞官
本命生月眞官　本命生日眞官
本命生時眞官　水府扶桑大帝
地府酆都大帝
第十一狀分七 內二　三元四靈神君 四十二
上元道化眞君　中元護正眞君
下元定志眞君　左青龍君
右白虎君　前朱雀君　後玄武君
第十二狀分八　土地眞官三界四直使者
土地眞官　上界直符使者

中界直符使者　下界直符使者
年直使者　月直使者　日直使者
時直使者

遷拔一百二十分聖位

第一狀 九分　九天上帝門下

鬱單無量天帝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帝
梵監須延天帝　寂然兜術天帝
波羅尼密不驕樂天帝　洞元化應聲天帝
靈化梵輔天帝　高虛清明天帝
無想無結無愛天帝

第二狀 六分　五師天師君門下

靈寶玄中大法師　上古經師君
上古籍師君　上古度師君
靈寶監齋大法師
三天扶教大法師正一輔玄靜應眞君

第三狀 八分　三元五老帝君門下

上元賜福天官　中元赦罪地官
下元解厄水官　青靈始老九炁天君
丹靈眞老三炁天君　皓靈皇老七炁天君
五靈玄老五炁天君　元靈元老一炁天君

第四狀 十一分　十一大曜眞君門下

日宮太陽眞君　月宮太陰眞君
木星重華眞君　火星執法眞君
金星天皓眞君　水星伺辰眞君
土星地侯眞君　交初羅睺眞君
交中計都眞君　天一紫炁眞君
太一月孛眞君

第五狀 十一分　北斗衆眞門下

北斗高上玉皇尊星君
北斗玄卿大帝　天蓬貪狼星君
天內巨門星君　天衡祿存星君
天輔文曲星君　天禽廉貞星君
天心武曲星君　天柱破軍星君
洞明外輔星君　隱元內弼星君

第六狀 九分　南斗衆眞門下

南斗長生大帝　可韓君丈人
注生大司馬　天府司命眞君
天相司錄眞君　天梁延壽眞君
天同益筭眞君　天樞度厄眞君
天機上生眞君

第七狀 分八　九天丈人真君門下
青城山五嶽上司九天丈人儲福定命真君
潛山九天司命真君　廬山應元保運真君
九天大司馬真君　九天迴骸起死真君
九天主女青律官 丙三　天曹太皇萬福真君 四十四
天曹直日引進真官

第八狀 分十　天齊仁聖帝衆聖
東嶽天齊仁聖帝　南嶽司天昭聖帝
西嶽金天順聖帝　北嶽安天元聖帝
○中嶽中天崇聖帝　水府扶桑大帝
江瀆廣源王　河瀆靈源王 ○
淮瀆長源王　濟瀆清源王

第九狀 分十三　北陰酆都大帝威靈
北陰酆都大帝　佐理太上靈君
助理玄滋天君　酆都上相君
酆都太傅君　酆都東明公
酆都南明公　酆都西明公
酆都北明公　酆都鬼官北斗君
酆都無鞅大力魔王　陰境飛雷電吏
地府察命童子

第十狀 分十四　紂絕陰天宮仙官威靈
酆都山紂絕陰天宮僊官
酆都山泰殺諒事宗天宮僊官
酆都山明晨耐犯武城天宮僊官
酆都山恬照罪氣天宮僊官 四十五
酆都山宗靈七非天宮僊官 丙三
酆都山敢司連宛屢天宮僊官
地府五帝考官　地府巨天力士
三天執罰大神　地府司命神君
○地府司錄神君　地府司功神君
地府司殺神君　地府牛頭獄卒吏 ○

第十一狀 分十　上元道化真君衆神
上元道化真君　中元護正真君
下元定志真君　建節監功大將軍
素車白馬大將軍　當旬通章玉女
左青龍君　右白虎君
前朱雀君　後玄武君

第十二狀 分十　土地真官衆神
土地真官　騰奏火官
當境城隍主者　里域主者

上界直符使者　　中界直符使者

下界直符使者　　年直使者

月直使者　　日直使者

時直使者

道門定制卷之三

道門定制卷之四

西蜀道士樸菴呂元素集成

朱陵真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丙四

雲篆符誥

三皇內秘隱文

[illegible]

天皇內秘　赤書隱文

正天分度　制御乾坤

安鎮國祚　保佑群生

永威以鎮　攝伏妖氛

天皇內秘隱文上召

天府上宮一切真靈伏己同

天皇帝君降臨道場衛真

五星衛軌

雨陣前光

天降祥風瑞氣佈己

中國靈域之內神祥贊助道體

南方諸靈為以廣救九幼

為以一神

天皇帝君降命

年　月　日告召行事

地皇內秘　玄宇丹書

主制九地　安鎮萬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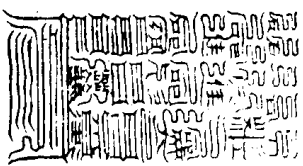
翻氣水土　尋卆不祥

上安國祚　下滅災殃

地皇內秘太上召
山川靈嶽江河淮水府靈官
九皇九幽地司條奮伏令同
地皇帝君降臨道場將吏揚搶
靈官魔兵氣惺威嶽山崩河決之
宣有地平天成之功戊己社令
城隍所司疾疫不生禍災不作出乳
靈祇夜府係執於地司一本
地皇帝君律令
年　月　日高功銜　姓名

天皇第一百二十五二十六兩字相合又
一百六十一一百六十二兩字相合地皇第
二百十七十八兩字相合已上
格式並從中盟籙較勘排定

鎮天真文出華堂内禁度人經

東方青帝鎮天真文

角龍負河護世却非真王下降萬惡俱摧
世土永延億劫無衰

右雲篆上告

○青靈始老九炁天君伏願寅賓出日光被萬
方與物爲春功均庶品萃玆衆妙叢枯一人○
守寶曆以至仁體乾元而不息謹奏

年　月　日高功銜　　宣行

南方赤帝鎮天真文

赤帝命靈萬法開通魔鬼滅種世無災凶
神符玉文皇道永豐

右雲篆上告

丹靈眞老三炁天君伏願聖人嚮明萬邦作
式大王盛德日月等乎照臨壽祝南山天地
齊其長久謹奏

年　月　日高功銜　　宣行

西方白帝鎮天眞文

○　○

玄女素禰把符紫清受命玉階斬伐百精
世土蕩蕩君主晏平

右雲篆上告

皓靈皇老七炁天君伏願九金純粹七炁和平三農無害於秋成萬國常均於允說后妃皇子女御嬪嬙承優毋之休光龜臺紀善協聖君之治化鳳闕儲祥謹奏

年　月　日高功銜　宣行

北方黑帝鎮天真文

[illegible]

黑靈北帝總攝天門消禳世土剪滅妖氛

神霄玉書保天無傾

右雲篆上告

五靈玄老五炁天君伏願高真降監五素流光衆星拱乎北辰尊皇居而益固黃鍾養乎

元氣保聖壽以無疆謹奏

年　月　日高功銜　宣行

中央黃帝鎮天真文

[illegible]

天皇秉氣保鎮萬方擲火流金邪除不祥

黃老律令世土永康

右雲篆上告

元靈玄老一炁天君伏願極世界三千之廣息陰陽百六之災九廟優游億年福庇雲行雨施澤萬國之黎元地久天長增一人之聖筭謹奏

年　月　日高功銜　宣行

消災真文（出五篇真文經）

東方青帝消災真文

右雲篆上告

木德歲星重華真君乞爲奉

道某家主攝星官正天度數解除命運刑剋之災願於東華之宮降神布炁保肝護魂謹奏

年 月 日高功銜 宣奏

南方赤帝消災真文

右雲篆上告

火德熒惑星執法真君乞爲奉

道某家主攝星官正天度數解除命運刑剋之災願於洞陽之宮降神解患養炁守心謹奏

年 月 日高功銜 宣行

西方白帝消災真文

右雲篆上告

金德太白星天皓眞君乞爲奉

道某家主㸔星宮正天度數解除命運刑剋

之災願於素靈之宮布炁降神靜魄安肺謹奏

年　月　日高功銜　宣行

北方黑帝消災眞文

右雲篆上告

水德辰星伺辰眞君乞爲奉

道某家主㸔星宮正天度數解除命運刑剋 [丙四] [十二]

之災願於玄元之宮布炁降神通血守腎謹奏

年　月　日高功銜　宣行

中央黃帝消災眞文

右雲篆上告
土德鎮星地侯真君乞爲奉
道某家主攝星官正天度數解除命運刑尅
之災願於太玄之宮布流道炁保固黃庭謹奏
年　月　日高功銜　宣行

鍊度真文 出諸天內音玉字經
東方八天鍊度真文

右雲篆上告
東方九炁天君伏乞承
元始符命告下東方無極世界開長夜九幽
之府爲奉道某家拔度亡人某等魂識庶使
死魂受鍊僊化成人謹奏
年　月　日高功銜　宣行

已下四方告符並同上撰各方某炁某方無極世界

南方八天鍊度真文 南方三炁天君 南方無極世界

西方八天鍊度真文 西方七炁天君 西方無極世界

北方八天鍊度真文　丙四

北方五炁天君　北方無極世界　十六

中央梵天鍊度真文

中央一炁天君　中央無極世界

還神生天寶誥　丙四

十七

太玄都省行壇

據鄉貫奉

道某家以今月某日備列法信文儀就某

處修設某道場薦拔亡過某於某年某月

某日某時以疾身亡享年幾歲欲乞早蒙
開度當壇依
紫陽玉匱科格請
遷神生天玉篆寶誥給付亡過某執憑受
生者

太上赦罪生天遷神玉文

告下北陰酆都大帝十大地獄官王主者
條吏拔度亡人某消滅大罪塞遏邪源形
神昇度謁
帝天闕福智自生驂侍
龍軒眞炁長存一如
玉文告行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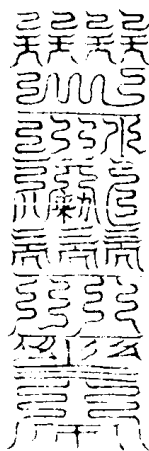
丙四

太上遷神生天寶誥玉文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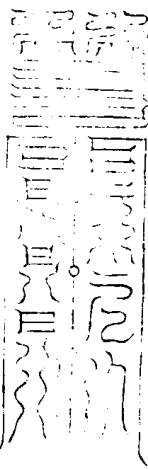
告聞三官九府百二十曹五帝考官天牢

地牢主者拔度亡人某準依
符命部衛形魂上朝
帝庭冤仇和釋與道合并神昇
南闕受鍊更生一如
玉文告行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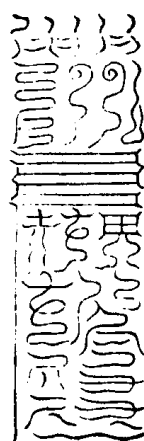
太上遷神登眞度命出離生死玉文

上通高清下及太寧
天慈赦宥三界空亡九幽罪魂五道冥靈
億曾萬祖苦爽遊精削除罪錄落滅惡根
速證生方氣識充盈超度亡人某上登
天堂鍊質澄神眞心洞明本性通靈一如
玉文告行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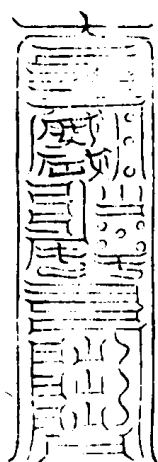
丙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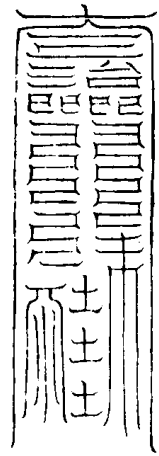
太上鍊神登眞玉清寶誥玉文

十九

九天保命延生眞符上開八門變化

上清下通九地三十七獄恚停考掠執罰
法官朝謁
帝軒宿冤赦宥進爵受生超度亡人某　隨
品命秩與神齋并一如
玉清寶誥奉行律令

太上僊化成人生神寶誥玉文

超度亡人某進爵加秩隨品命遷捧誥朝
真計功酬賞超凌
三界逍遙
上清一如
生神寶誥奉行律令
右誥付亡人某執憑超度
符到奉行
年　月　日出給
高功位
三天扶教輔元體道大法天師
三府龍簡

洞府
今謹有鄉貫奉
道某家以今月某日值某之辰某等幾人修
建無量下元黃籙大齋自某日啟事至某日
滿散今則行道事竟投簡靈山　靈潭　中
宮
願神願仙　長生度世　飛行上清　五嶽真人
至聖至靈　乞削罪錄　上格九天　請詣靈山
金龍驛傳
太歲某年　月　日於某山洞天告聞
具位　姓某

土府
願神願仙　中皇九土　戊己黃神　土府五帝
乞削罪名　請詣中宮　勒簡太玄　金紐白信
金龍驛傳
太歲某年　月　日於某家住宅中宮告聞
具位　姓某

水府

願神願仙　三元同府　九府水帝　十二河源

江河淮濟　溟泠大神　乞削罪錄　上格九天

請詣水府　金龍驛傳

太歲某年　月　日於某江某潭告聞

具位　姓　某

簡皮

告聞某處洞天

具位姓某謹封

一云某處龍潭

一云住宅中宮土府

金籙白簡（篆文依藏經中本及諸處善本校正）

元始符命金籙白簡救苦真符告下十方無極世界三官九府百二十曹五帝考官九幽地獄巨天力士執罰神兵司命司錄司功司

殺牛頭獄卒三界大魔拔度亡人某出離地獄永辭長夜覩見光明萬罪蕩除寃仇和釋

承此

太上九真妙戒拔度功德上生天堂一如告命

太歲某年　月　日於某大齋中告下

救苦符散形

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

帝君混合鍊神炁胞九靈

土皇空　左右奉命　紫户定錄

洞九朝　司馬洞誥　五　神府神霄

開度長夜　三靈總御　六炁咸

陰貫陽胞　合慶幽寥　遵明梵

演　司命司錄　總統三靈

招　司功司殺　明示都符

中理五炁　靈誦演越　九陽

混合百神　承命三清　思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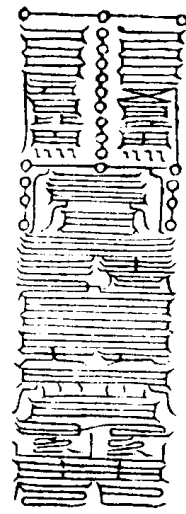
覆靈　大明　得天　輔翼

有靈　合日　之精　玉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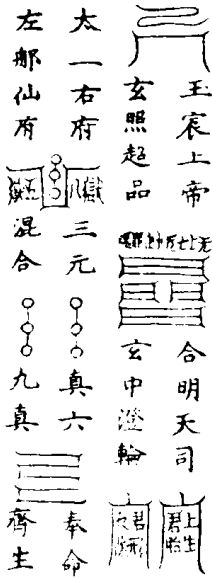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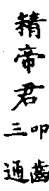
九幽　急急如　律令　叩齒

齊弁 律令 勅 三通

救苦符聚形

長生簡文

元始符命金籙白簡長生靈符告下南方丹天世界朱陵火府南昌上宮長生大君韓君司馬司命司録延壽益筭度厄尊神回骸起死監生大神超度亡過某上登朱宮流火之庭王眸鍊質黃華蕩形名書紫策受化更生乘此金籙度命功德時刻昇遷一如告命風火驛傳

太歲某年　月　日於某大齋中告下

長生符散形

玉宸上帝　合明天司

玄照超品　玄中澄輪

太一右府　三元　真六　奉命

左鄷仙府　混合　九真　齊生

道門定制 卷四 第二十九

胎靈八君　日月合弁

胎門八神　南極長生

玉宸上帝下南昌急急如　長生帝君

律令度生急急如勅 三叩齒三通　注生帝君

丹老帝君會　三叩齒取炁三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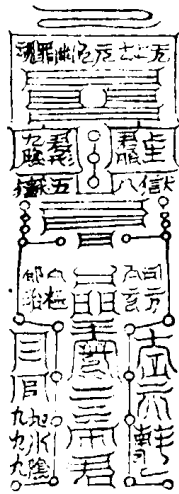
精帝君 三叩齒三通　地水陰　九九九

三官北酆九壘重陰　入八獄 吹五　我我朱陵

九地九水皆覩光明　伏嶽土司

南斗上生　飛龍驛傳

長生符聚形

二簡封皮 白簡乃是告下十方南方還拔亡人即非給與亡者不可上寫給付亡人某字并不可使傳度師字

段苦真符告下十方無極世界　高功銜　某　謹封

長生靈符告下南方丹天世界　高功銜　某　謹封

戒牒式

右舊本戒牒謹按經云以下義理未甚貫穿今取九眞妙戒經别從校定一式庶見生者爲先靈求請傳授

太上金籙度命九眞妙戒壇牒

謹按

元始天尊九幽拔罪經云世人命過應入九幽黒簿書名無由解脱若有夫妻男女門人同學奉爲亡者建立道場請授九眞妙戒奠告金籙靈符告下地司焼除黒簿俾諸亡者應時解脱魂升南宫因縁輪轉得爲九宫眞人今謹有奉

道某家修建

某道場請爲所薦亡者傳授九眞妙戒奠告金籙白簡救苦長生靈符汝宜諦聽静念在心當來託生人中持爲身寶爾時

元始天尊告宣戒言今具于後

一者敬讓孝養父母

二者克勤忠於君主

三者不殺慈救衆生

四者不淫正身處物

五者不盜推義損己

六者不嗔兇怒淩人

七者不詐諂賊害善

八者不驕傲忽至眞

九者不二奉戒專一

牒具如前

妙戒靈符威禁至重今依

科出給戒牒付亡過某佩受之後如法修行自有察命童子護戒威神隨念覆護受戒之者宜堅正念永斷惡根積善累功以期超證

謹牒

年　月　日　出給

傳度師高功銜

戒牒皮面

傳度師　姓名　謹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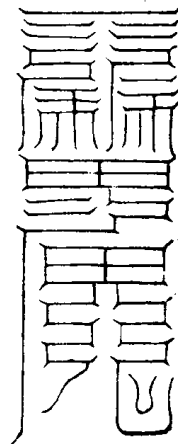
戒牒皮背

太上金籙度命九眞妙戒壇牒　給付亡人某佩受

古儀尚簡而實今也好奇而煩呂氏所校定制集考之大藏按諸經科稍有窒礙未可輕取如遷拔傳度古者止是九眞戒牒

金籙白簡而已出九幽拔罪經中所載分
明後因行之法士造作寶誥倣效朝廷誥
命出給其徒以謂法官存時曾受職品救
濟有功故云進爵加秩隨品命遷捧誥朝
真計功酬賞是也樸庵於是姑亦從之刪
定一式補於集中觀其前篇講議亦詳近
來更有生天妙籙符命公據由憑之類多
端撰造漸失本真趨利爭名豈顧因果且
如九龍符命多本異同莫知所擬與破地
獄符仍給亡者已承追抽詣壇懺罪參真
受戒之後於義未通又見戒牒中列具第
一初真戒敬讓孝養父母第二念真戒云云
尤為可議按經云一者敬讓孝養父母二
者克勤云云具載備矣不知初真念真戒
乃是廣成先生所著科儀發明經旨啓悟
幽明却豈容混壓
天尊金口所宣相紊教法當為講明以告
知者恐無識之徒飾非以自惑亦何足怪
哉

沐浴符 此符朱書火化投於浴盆中 道衆齋請八天大梵文法師

太上沐浴度魂真符 默念三光呪掐訣取炁 吹入浴室中然後行儀 出上清濟 度秘法

右奉
太上符命普為亡過某等滌身浴德浣濁流
清蕩除累世業愆洗滌多生罪垢使神魂之
清淨宜冠帶以趨朝佩戒持經登
真悟道一如
符命准此奉行
年　月　日　下
高功半銜

道門定制卷之四

道門定制卷之五

丙五

西蜀道士樸庵呂元素集成

朱陵真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黃籙都疏按金籙儀中都疏式作兩班班首銜具疏言功蓋以齋已豈能知許多功德今作高功銜杰今事儀

具高功全銜臣姓某奏爲鄉貫奉
道齋主姓某入意主所伸凡悃干冒
天威臣高功名謹率同法都講道士姓某等
幾人恭按
儀科奉行法事今者仰蒙
聖恩垂佑大願圓諧謹具三日四夜
功德品目如後

一某日申時開壇逐項各占一行寫
高功庭參祝香　道衆臨壇受職
申發三府表牒　跪受修真十戒
宣諭彈罰科條
一宿啓建齋
投詞關白請師　都講敕水淨壇
高功關奏上真　宣啓壇建齋儀
監齋懺悔罪愆　宣露三皇隱文

宣啓壇請聖詞
一某日清旦行道
宣爲國清旦儀　出官關閲吏兵
宣布鎮天真文　宣爲國祝聖詞
宣爲國五段懺
一臨午行道
宣爲國臨午詞　宣爲國禳災詞
宣二十方懺儀
一靜夜行道
宣爲國靜夜儀　宣祝祀典神祇詞
宣爲國都懺儀
一某日清旦行道
宣遷拔清旦儀　宣布鍊度真文
宣薦拔亡人詞　宣遷拔五段懺
一臨午行道
宣遷拔臨午儀　宣祝地水二府詞
宣二十方懺儀
一靜夜行道
宣遷拔靜夜儀　宣遷拔六道詞
宣遷拔都懺儀　拜奏遷拔家訟朱章

一某日清旦行道
宣消災清旦儀　宣布消災真文
宣消災懺罪詞　宣消災五厭懺
一臨午行道
宣消災臨午儀　宣報父母恩詞
宣二十方懺儀
一靜夜行道
宣消災靜夜儀　宣祝申奏等神詞
宣消災都懺儀　拜上消災朱章
一某日子時設醮
高功關奏上真　出官關閱吏兵
拜上言功朱章　宣羅天大醮儀
延降三府衆真　三獻散花旋繞
宣奏修齋心詞　宣奏散壇詞誠
宣祝三府龍簡　道衆復職納簡
辭師奉送上真
一外壇法事
開關五方道路　召請諸廟神祇
召請所薦亡人　召請六道有情
建設香湯沐浴　升度無礙法橋

奉爲亡人懺罪　傳授九真妙戒
真告救苦真符　真告長生靈符
出給還神寶誥　呪施甘露法食
然懺破獄神燈　敕誡九泉六道
關祝七元星燈
第一時爲國祈祥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無疆道衆各持念
淨天地神呪　淨心口神呪
安土地神呪
玉清元始天尊　上清靈寶天尊
太清降生天尊　昊天玉皇上帝
聖祖天尊上帝　上宮天皇大帝
中天北極大帝　后土皇地祇
元天大聖后　玉清虛无天尊
玉清大慈天尊　玉清大悲天尊
玉清太帝虛皇天尊
玉清後聖金闕天尊
玉清後聖瓊闕天尊
玉清後聖太平天尊
太平護國天尊　昌國化人天尊

成就國土天尊　興國太平天尊
玄都萬壽天尊　難思聖德天尊
保制劫運天尊　海空智藏真人
普德妙行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經一卷
第二時正天分度消禳國界陽九百六之
災兵戈疾疫水火旱蝗饑饉之厄各持念
上元日宮皇極天尊
中元月宮正一天尊
下元星宮衆妙天尊
運明廣照天尊　開輝保生天尊
日月光明天尊　清淨流光天尊
凝彩光華天尊　收魔滅惱天尊
護國永安天尊　日光真人
月光真人　星光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十一曜大消災神呪經一卷
太上禳災度厄真經一卷

第三時奉爲普天之下有功於國諸廟福
德正神增助威光保寧國界各持念
玄元闡教天尊　興大福力天尊
慈濟永劫天尊　廣度衆厄天尊
大通靈應天尊　變現無邊天尊
妙行真人　廣信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一卷
黄帝陰符經一卷
第四時奉爲齋官某家所薦亡過某等遷
拔神魂超生淨界各持念
淨天地神呪　淨心口神呪
安土地神呪
玉清虛元天尊　玉宸妙道天尊
金闕至真天尊　太一救苦天尊
法橋大度天尊　廣開方便天尊
常濟苦海天尊　護魂無滯天尊
香林說法天尊　分配受生天尊
隨願往生天尊　逍遥快樂天尊

大慈救苦眞人　大悲拔罪眞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一遍
第五時奉爲地府水府靈司曹局陞陟優
階削落存亡罪咎各持念
法藏瓊文天尊　慈周三界天尊
廣化六道天尊　龍王變度天尊
轉輪聖王天尊　法界應慈天尊
度人衆妙天尊　妙行眞人
妙相眞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生天得道眞經一卷
太上老君常清靜經一卷
第六時奉爲三界輪迴九泉六道五姓孤
魄爲度幽冥超升淨方各持念
化三途天尊　救八苦天尊
除煩惱天尊　超生死天尊
色無盡天尊　空無相天尊
無邊際天尊　功德海天尊

法解眞人　救脫眞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十方救苦妙經一卷
太上九幽拔罪心印經一卷
第七時奉爲齋官某一家等消災度厄保
命延年各持念
淨天地神呪　淨心口神呪
安土地神呪
玉清降福天尊　上清常湛天尊
太清靈變天尊　長生保命天尊
消災度厄天尊　延壽益筭天尊
九宮捍厄天尊　八卦護身天尊
金闕延祥天尊　玉書注祿天尊
紫清介福天尊　寶籙定壽天尊
自然智慧法身眞人
玄妙虛无上德眞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一卷

太上南斗六司延壽度人經一卷
第八時奏爲齋官某家報荅父母劬勞深
重之恩各持念
無量化身天尊　度世聖王天尊
圓滿正智天尊　隨緣赴感天尊
遐宣道德天尊　隨功度人天尊
法解眞人　太極眞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眞一報父母恩重經一卷
眞武靈應眞君報父母恩德經一卷
第九時奏爲法籙吏兵三界雲程申奏土
地功曹使者里域龍神增益威光各持念
眞靈感應天尊　靈應無窮天尊
常增上善天尊　光顯神功天尊
和神利物天尊　功德圓滿天尊
寶相眞人　轉輪眞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念一十遍各轉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一卷

洞玄靈寶智慧觀身經一卷
一三日四夜吟詠法事
啓堂頌　奉戒頌　三啓頌
請師頌　焚章頌　焚詞頌
焚簡頌　焚牒頌　三塗五苦頌
山簡頌　水簡頌　往生頌
出堂頌　還戒頌　解壇頌
回向頌　步虛詞　白鶴詞
玉京步虛詞　金闕步虛詞　玉清樂
上清樂　太清樂　散花樂
僊家樂　唱道讚　華夏讚
智慧讚　歸依讚　定坐讚
啓經讚　闔經讚　七眞讚
送經讚　解坐讚　普供養讚
辭師讚　奉送讚　持衛靈呪
持上香呪　持發爐呪　持五星呪
誦屍實章　持九曜呪　持命魔密呪
持入戶呪　持出戶呪　發十二大念
發十二大願　禮師存念　禮十方天尊
禮無極大道　禮三洞眞經

禮靈寶真師　歎三洞經蘊
祝三皇内文　祝鎮天真文
祝鍊度真文　祝消災真文
祝金籙白簡
一
寶壇鎮信
本命紋繒紫羅三十九尺
黃道絹三十六尺　十方鎮綵
十方筆墨案紙硯筭
十方龍壁　十方淨巾
十方弓旗鑑劍。　命錢三貫六百文
祿米一十二升　油一十二斤
炭一百二十斤　造獻寶播若干對
一
寶壇進貢
九皇至尊凡信錢馬龍車九分
羅天列真信錢從馬一千二百分
三皇凡信三分
諸廟神祇錢馬六十分
一
道場散後詣　青城山寶僊九室洞天
投真金龍玉璧素簡一面設醮一座奏
納二十四分洞府水府本隨所在聖迹去處歐寫

一詣某州某江某潭水府投真金龍玉璧素簡一
面設醮一座奏納二十四分
一於齋主某家住宅中宮　土府投真金
龍玉璧素簡一面設醮一座奏納二十
四分
一
寶壇奉爲所薦亡者
出給九真妙戒牒若干道
真告救苦真符若干面
真告長生靈符若干面
出給生天寶誥若干道
奉上亡人等經文陰財各一分
右臣謹冒罪具疏奏聞
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
帝玉陛下
奉
道弟子某伏以入文訖仰惟
大道俯賜
證明謹疏
年　月　日高功全銜臣姓某　疏
黃籙羅天醮行遷拔日爲亡者作一疏作

齋官常名全入意具薦拔日所作功德及
第四時所轉經課後如常式於薦拔追亡入之時生前宣讀齋有分付夜齋疏一本略入意具第六時所
轉經課薦拔

盟眞大齋功德疏或二日夜行法事減削據所寫

某鄉貫奉
道某入意謹具一日兩夜功德品目于後
命三洞道士某等幾人依
紫陽玉匱科格奉行法事
幾日申時開壇
高功庭參祝香　申發三府表牒
敷演智慧十戒　都講敕水淨壇
宿啓建齋
高功關奏上眞　宣盟眞啓壇儀
都講懺悔罪愆　宣布鍊度眞文丙五十一
宣啓壇請聖詞
幾日清旦行道
宣出官朝奏儀　宣盟眞清旦儀
初奏修齋詞誠　宣五段懺方儀
臨午行道

宣薦拔臨午儀　重奏修齋心詞
宣十方懺罪儀
靜夜行道
宣解考行道儀　三奏修齋心詞
宣遷拔都懺儀
某日子時設醮
宣冥陽大醮儀　延降三府上眞
出官關閱吏兵　拜上遷拔朱章或篆式
宣設醮散壇詞　辭師奉送上眞
外壇法事
開闢五方道路　召請所薦亡魂
建設香湯沐浴　升度無礙法橋
解釋三業罪愆　傳授九眞妙戒
眞告金籙白簡　宣付生天玉篆
呪施甘露法食　點懺破獄神燈
敕誡九泉六道
第一時奉爲所薦亡人某等遷拔神魂超
生淨界道衆各持念
淨天地神呪　淨心口神呪
安土地神呪

玉清元始天尊　上清靈寶天尊
太清降生天尊　昊天玉皇上帝
聖祖保生天尊　上宮天皇大帝
中天北極大帝　后土皇地祇
元天大聖后 丙五　太一救苦天尊
九幽拔罪天尊　十二 朱陵度命天尊
火鍊丹界天尊　隨願往生天尊
逍遥快樂天尊　大慈救苦眞人
大悲拔罪眞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念一十遍各轉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第二時奉爲三界輪迴六道有情等衆濟
度幽爽早超淨方各持念
化三途天尊　拔八苦天尊
除煩惱天尊　超生死天尊
色無盡天尊　空無相天尊
無邊際天尊　功德海天尊
大隱眞人　救脫眞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靈寶自然至眞九天生神章經一過
第三時奉爲三界四直功曹法籙吏兵申
奏官屬增益威光騰達章奏各持念
靈應無窮天尊　常增上善天尊
光顯神功天尊　十三 和神利物天尊
寶相眞人 丙五　轉輪眞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一過
一進貢
九皇上眞金錢雲馭寶馬九分
三府列眞凡信錢馬一百二十分
一奉上亡者
金籙白簡九眞戒牒生天玉篆各一副
經呪陰財各一分
右方功德並已周圓端用資薦亡過某 或有文於
此下云云 伏以 云云 克承
道力頓悟本心隨金簡而出幽冥遷善遠罪
入
朱陵而蒙鍊度受化更生仰惟

大道證明俯賜
開度謹疏
年　月　日奉道　姓　某　疏
消災拜章功德疏（請醮並宜換易寫）
某鄉貫奉
道入意謹具功德品目于後
一命道士某等幾人依
科奉行法事
某日申時開壇
高功庭參祝香　申發表狀文牒
跪受智慧十戒　都講敕水淨壇
啓壇建齋
高功關奏上真　宣消災啓壇儀
都講懺悔罪愆　宣布消災雲篆
宣奏啓壇詞誠

某日清旦行道
高功關奏上真　宣消災清旦儀
出官關閲吏兵　初奏清旦詞誠
宣五段方懺儀
臨午行道

宣消災臨午儀　重奏修齋詞誠
宣懺謝十方儀
靜夜行道
宣消災靜夜儀　三奏修醮詞誠
宣二十方都懺儀
某日子時設醮
高功關奏上真　出官關閲吏兵
拜上黄素朱章　宣三獻設醮儀
延降三府上真　宣設醮散壇詞
辭師奉送上真
第一時奉爲某家消災度厄保命延生道
衆各持念
淨天地神呪　淨心口神呪
安土地神呪
玉清元始天尊　上清靈寶天尊

太清降生天尊　昊天玉皇上帝
上宮天皇大帝　中天北極大帝
后土皇地祇　長生保命天尊
延壽益筭天尊　消災度厄天尊
紫清介福天尊　寶筭定壽天尊

金闕延福天尊　玉書注祿天尊
福生無量天尊　青羅真人
妙行真人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第二時奉為某家解禳星運刑剋照臨之
災各持念
玉清降福天尊　玉宸妙道天尊
金闕至尊天尊　運明廣照天尊
清淨流光天尊　開炳保生天尊
八卦護身天尊　九宮捍厄天尊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十一曜大消災神呪經一卷
第三時奉為三界雲程申奏土地等神增
助威光騰達章奏各持念
真靈感應天尊　和神利物天尊
常增上善天尊　靈應無窮天尊
神力無礙天尊　常來擁護天尊
不可思議功德

已上聖號各持一十遍各轉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一卷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一卷
進貢
九皇至尊凡信錢馬龍車九分
三府上真凡信錢馬一百二十分
右方功德並已周圓恭以崇奉
聖號（隨道場金回向者上真列寫不必具三清上聖十極高真以下祈禱隨宜或有文字此寫）於某伏以云云　伏請
大道證明謹疏
年　月　日奉道姓某　疏

道門定制卷之五

道門定制卷之六

西蜀道士樸庵呂元素集成
朱陵眞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自序

定制集備於大緣而遺於衆醮奉道深信之士以無善本考校爲不滿囑以後集補其遺無幾師門之意義不可辨爰加參考與前集爲全書尚有當別白䟽于下其如未至有俟賢達

齋品

廣成先生曰齋有二十七等備在三洞經中各有品題標明所主世所修奉今著左方

太一齋（十神太一主之）
帝王修奉展禮配天

九天齋（九天生神帝主之）
匡護國家保制劫運

金籙齋（上元天官主之）
保佑帝王安人鎮國

玉籙齋（中元地官主之）
保佑六宮輔宰妃后上以爲

帝王之齋或大臣藩鎮爲國祈禳亦許修奉

黃籙齋（下元水官主之事關上元中元二宮）普資家國倫濟存亡開度七祖救拔三塗

盟眞齋
宗廟還拔及臣下拔亡皆可衆奉

洞淵齋（以北帝爲主）
袪除疫癘掃蕩邪氣

九幽齋
然燈破暗解救亡魂

五鍊齋（道士修行之人滅度修設）
滅度還神安靈拔罪

正一齋（傳度經籙傳法付道）
傳神傳籙崇正除邪

右十品齋法皆有科儀其餘一十七品詳在廣成黃籙序事儀中或雖有名題科儀不備復有河圖衆醮五十壇廣成先生皆有儀範因事制法世亦罕知常所修崇僅有數品其他規範備載藏書大槩多解禳之法

河圖內篇三官辰曜解禳星運醮（十一曜爲主）

解禳災運致福延年

河圖元紀南北二司延生同醮事南北斗

延生削死治病消災

玄靈北斗七元延生醮

專奉七元凡禱必應

祈雨九龍醮祈求雨雪醮

爲國爲民降致雨澤

五帝安宅醮

鎮宅解犯安神辟邪

紫庭北陰醮專奉北斗

深災重患所向不通人有妖邪宅多虛耗仕進不利沈寃不伸嚴潔功行三醮之後必獲異應

河頭代命斷除復連水醮

連年災患後嗣夭亡鬼祟憑淩先亡復連先修章醮保存拔亡醮罷行此以十四人代形十物爲誓具舟舫於河邊遣送斷除故云河頭

消災益算醮

上章乞恩祈禳請禱

正一傳度醮

傳受符籙保佑女男已上並係廣成先生修儀制法

儲福定命醮九天丈人爲主生日修之

丈人真君說開天經言人生日當念人身之貴報父母之恩修此亦知衞生愛身之理

更籍換梜續命延生醮

奉事東嶽及七十二司主病患危急深災重厄請受五戒改往從新力求感應

東嶽延生醮

專奉嶽皇延生懺罪

北極真武醮

專奉真武降福祛邪已上並係尉僊巢公觀制儀

文昌祈祿醮

祈禱功名延致爵祿

祈祥保嗣醮度人經第四十四卷有祈嗣經

祈保嗣續疏迪慶源

六甲保胎醮度人經第三十六卷有保胎經

醮告六甲六十神將保毓胎元克擭圓滿

正一安墳醮

保寧冢墓解犯安神

禳火禳災醮

告謝火星消禳回祿

九幽拔罪醮 九幽懺法爲主

救度亡人拔苦懺罪

隨願往生醮 十方天尊眞人爲主

接引亡者隨願往生已上衆醮大則連宵累日次則日夜終宵皆可隨事上章祈恩請命或力有未充事當修奉單朝行道亦可爲之

靈寶洞玄自然拔亡醮 有儀

明太上自然之旨救拔亡靈

道士昇化遷度醮 有儀

道士滅度薦福遷神

上清修眞謝罪醮

道士修眞消災懺罪

廣成先生曰醮者祭之別名也香花燈燭果

酒茶湯降天地致萬神禳災禱福兼利天下其法出於河圖龍文元化帝瑞神經率以消潔爲先精神爲本丹心苦志以希感通隨所祈禳修詞拜表精楷典實務在嚴恭其或鹵莽滅裂欺誕眞聖自貽罪譴何福善之能致乎勉之勉之

議壇方位

廣成先生三籙序事皆以五方眞文於啓壇夜宣布施於五方之案各以金龍鎭之所以辯方正位俟大醮言功方收眞文度祝隨章焚奏揚煙於青空此實壇場之綱領蓋行道之時存想爲要東西南北各有思存不容牽就間有好爲異論者以上帝所臨皆當正北不問堂宇向背皆以帝座爲北方一念之敬乃使天地四方易位殊非通論不可遵行

議書章

竊見書章多拘當日或宮觀家居屋宇寬敞有幽閑之地可令當日清心爲之不然則必爲鐘鼓音聲内外來往濆亂于前心境不清何由無錯誤漏忘之失往往至于大謬事既

逼迫不容更易無主大有不滿之意殊爲大害若章文非有他隱密事可預日事靜時令修寫點檢密封留太清細字當日書寘庶無錯誤亦爲允當雖稍戾科文事當從權遠勝膠柱而大繆也

封章符

高功封章之時函上書符所傳謂之開天門符歷考之非也符出六甲籙中謂之陰陽符如甲子屬陽符則卓劍乙丑屬陰符下三畫又出眞武三陣法書所載亦分陰陽又有散形咒令所書三畫乃是陰符章函既達天當用陽符不可不辯令著于篇與衆共曉

陽符聚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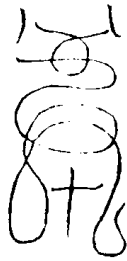
丙六

陰符聚形

六

陽符散形

中天　飛天　收捉陽玉玉界五

大聖　捷疾　才无道之鬼付天

一北獄依律治罪　眞武將軍

唐葛周三將軍　卓劍相待

陰符散形

中天　飛天　收捉陰玉玉界五

大聖　捷疾　方无道之鬼付天

一北獄依律治罪　天地水

唐葛周三將軍　三官敕

青詞

唐天寶四載敕太清宮行事官皆具冕服停祝版改爲清詞書於紙上（見杜佑通典唐奉老君爲聖祖置太清宮眞謁祠事甚嚴故有此敕）逮及宋朝眞宗皇帝更以青紙謂之青詞清青之義各有攸始

寶誥

丙六

寶誥出於法書謂行法之人生有職品解化之後令給寶誥陞陟階秩所以最後兩符云隨品命秩與神齊并又云進爵加秩隨品命遷之語今則一例施用頗多致疑若亡者非是受法籙有階品功勳之人合除去最後兩符爲宜

七

詞文式

歐陽文忠公撰

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維某號某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某朔某日某甲子嗣天子臣某謹遣某人於某州某宮觀開啓本命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謹上啓

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眞體道玉皇大天帝陛下伏以寶祚無疆蒼穹垂佑吉日式臨於元命醮科爰舉於舊章薦誠慤以惟精延聖眞而並集仰希靈貺敷錫眇沖四時叶序以和平品彙均休而康泰無任懇切之至謹詞

齋詞

皇帝為晉國夫人杜氏建薦拔九幽

生而有盡是謂物常道本無形實資眞助虔依僊宇載肅淨場追懿德之已遙冀明靈之垂祐

簡詞

河南府平陽洞及北海水府投送龍

九區至廣萬物類居惟川嶽之宅靈繫眞僊之總治載稽道祕實有舊章粲然玉簡之清文宛若金鱗之瑞質茲為鎮信輔以精誠伏願沖鑒昭臨純祺錫羨保邦家之永固均動植以蒙休

詞文止欲簡要前集已詳言矣今取歐陽公三詞載于此庶可矜式又黃籙詞文三奏九奏皆不能該及家國幽明鬼神六趣頃者二江范公禮部設大供始取九時誦經所為事作九詞逐時分奏雅合儀軌今取啓散等全文刊行幷注其所取於道經者以備有取法云出儒書者士夫自知也

黃籙詞文

啓壇

之壇肅敞蘂笈飛華天風泛八會之音八會靈書九芒雲篆寶雲森五明之座九幽紐實雲玉座升玄紐五明宮內極帝鄉而望華啓齋範以輸誠羽葆瑶旌繽紛而來下金書玉字開度於無窮肆回道德之光少荅人天之望

祝聖

受丕顯命申上帝之眞符資最上乘致封人

之精悃益厚至仁之春肆超錫夢之齡對揚天休永作神主地方千里者九坐收四海之功山呼萬歲者三莫紀兩宮之算（時高孝宗兩宮）體道不息與天長存（度人經保制劫運使天長存）

為國界禳災

龍文保運雲護八威之章（度人經赤書玉字八威龍文保制劫運使天長存）鳳曆紀圖天開千歲之統九廟隤祉三靈薦休社六極於未形溥群生而咸遂惟一其德治還太古之風於萬斯年人躋皇極之世天殃盡弭化日長春

為國界祀典神

升壇演教式揚祈穀之科（翊聖真君云黃籙齋為祈穀福時壇）為國儲祥第切傾葵之志際天所覆靡神不宗既裒對於明靈宣導迎於顧享誕膺帝祉增燿德威助元化以容庸保萬邦而嘉靖

遷拔

天高地厚共傾報本之誠雷動風馳莫急度人之施（巢時賓儀龍漢出書於大有赤明開圖於上清袤從歷劫而來皆以度人為急又云度人功大風火不停道路山川急急傳命）悼種親之永隔（度人經歷劫種親）冀沖鑒之旁昭矜彼沉冤消其注訟

（北斗經冢訟考注之厄）拔出泉曲之府（度人經北都泉曲府）進入道宮之中（遷拔章進入道宮之中安樂之地）捨妄歸眞永斷羣迷之網（北斗經出羣迷徑）還元反本畢升衆妙之門（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陞擢地水二司遷班乞除存亡罪籍

蕩蕩神鄉茫茫淵府總治沉冥之域未登勝妙之庭尚賴洪慈曲加普濟幽械化飛於甘露陰扉朗煥於太霞（救苦經火翳成清署劍樹化鸞林度人經泛景太霞）把籍帝前洗四生之多罪（度人經執籙把籍齊到帝前）歸班天上詠八極之清遊（神遊八極）永息苦輪咸躋道岸

六道有情

迷津未返濁海無涯俟列聖之流光憫重昏而洞照自知宿命（九幽經天尊以六通慧令諸罪人閉眼靜思纖頃之間自知宿命一一明了）頓悟本心睎以陽翹之華（生神章若魂沈九夜乘晨希陽翹）濯其幽夜之爽咀玉音而鍊魄沃金液以生神（度人經玉音攝氣清淨經金液鍊形）出離九幽指丹天而授化飛凌三界廓玄路以登眞（南方丹天度之所超淩色界欲界無色界之上）

消災

同室相依半生多難（夫婦同誠）陳往愆而自省託妙供以祈哀釋寃而萬罪除扶衰而九厄解導以延生之烝誘其為善之衷宿業潛消不隨六塵之網（六根身色香味觸法）世緣早辦終依大有之庭（度人經大有妙庭）偕與含情永歸元化

報父母劬勞（時偏侍太夫人）

劬勞萬劫恩重以難酬喜懼一心憂深而未解願鑒由中之請荐開無上之慈特拯亡而固存俾遠惡而從善青宮錫命（生神章東華青宮出九龍）舉為僊化之人（度人經仙化成人）

○寳命使救九幽玉匱死魂宿名有善

碧簡增年（巢儀丹臺紀善碧簡增年）永斷塵勞之障更祈○介福敷錫有情

為申奏等神言功

載嚴法會普告於千真翕受殊釐徧周於一切萬範克舉（度人經範恢張）萬羣靈駿奔茂集無疆之休實緊顯相之助宜須大賚首及靈司暨茲昭事之流寧免犯科之瀆共伸懺謝仰俟赦原

散壇（古儀無啓散詞止是心詞而已後人增之實有不通啓壇致望幸之意尚或少通散壇則未伸壽獻先辭上聖無如仍宜心詞爲佳天師）

（若儀文義亦爾三獻罷自有專啓資餞上真如欲用詞須三獻事畢宣奏惟允）

鸞輿肅駕振萬騎以遄歸（度人經億乘萬騎浮空而來）龍驛言功（傳達章表則遣金龍傳驛）絕九天而直上凡在三元之內俱蒙一洗之恩沐道化之玄虛味瓊章而飛躍宿心允契感涕自零返僊仗於雲中神進已邀望鈞天於帝所夢想空深

洞府投龍簡

齋功克展天鑒孔昭尚宣五老之符（祝龍簡呪上帝）

○（五老赤書丹文）告下十方之府馳金龍之雲騎風大○不停叩寶室之嚴扉煙霞未隔肅陳嘉薦終馨菲誠庶幾時萬之休周洽大千之界

土府

祈恩上帝錫命中宮申金鈕白信之盟（龍簡文）挾玉書赤文之祕萬神咸聽（度人經萬神咸聽）九地潛孚盡原幽翳之魂削除罪錄更列華清之奏（投簡有記名上宮列簿華清）升化僊庭

水府

精嚴玉簡祇詣珠宮鑒黃籙之殊勳覲九霄之清聽並走羣望肆通萬靈合庶彙以昭蘇

階七玄而獲濟愛河自竭法海常清

歐陽文忠公詞內所上啓

玉帝御號即本朝事實內元上尊號後準
徽宗皇帝專委丞相張無盡再加校正金
籙科儀注定（丙六）
玉帝聖號云
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
上帝即與泰壇郊祀
昊天上帝為一定之號又準
聖旨於天下州府天慶觀內起建
○昊天玉皇上帝之殿以尊嚴奉今諸天慶
觀中太師魯國公所寫殿額自可遵承況
道藏中無盡金籙儀并巢先生刊行黃籙
儀內皆同此號惟知教法者自能通貫嘉
泰辛酉春 元素 謹識

道門定制卷之六

道門定制卷之七（丙七）

西蜀道士樸庵 呂元素 校定
朱陵真陽性齋 胡湘龍 編校

安宅章

即日列詞具言但弟子某家風奉
大道精勤香火以自防保長少無他伏用忻
悅而以胎生凡類崇奉多違慮延考烝復自
忖思以某年月日興動土木營建此宅安立
門戶增置屋廬恐非吉日良時多有觸犯土
王之氣太歲太陰太陽大將軍當時司命（古儀）○
○（是此時謂立屋之時他本誤看故為此間非也今改為當時庶分曉）十二月建
大耗小耗十二刑殺大時小時十二時神或
犯天禁地忌天空開（大道天空及開日皆宜修他本改為空開者非）
便利之宜又慮此屋或是古人刑牲盟誓之
地丘陵古墓之墟或下有潛屍埋骨伏匿之
魂或舊為寺觀壇場祠廟之所綿歷年代主（丙七）
宰非一恐因觸犯慮致災凶（某）入宅以來居
止不利夢寐醜惡光怪四起錢財耗散災患
紛紜（若無災可據此一節便入下文）合門尊卑憂惶在念詣
臣求拜章書分解禁忌安宅利居具如所列

臣以才薄不勝所見謹為伏地拜上朱章一
通上聞
天曹伏乞
大道神炁五嶽將軍六甲神明及某家守宅
三將軍二十四吏兵三萬六千神將主為弟
子某家安隱(音穩)宅舍消却四方惡逆水火盜
賊口舌災耗一切伏匿使公私通泰門戶興
隆所願果合臣謹為上請五方安宅大將軍
各千二百人守宅大將軍千二百人護宅大
將軍千二百人保宅大將軍千二百人鎮宅○
○大將軍千二百人一合來下同心併力主為
弟子某家安隱宅舍保宜人口子孫昌盛光
怪伏匿惡口赤舌一切消滅不祥鬼賊祛逐
退黿乞為弟子某宅中東安青龍西安白虎
南安朱雀北安玄武八卦利居五方鎮宅弟
子某家所有誤犯千禁萬忌之炁應章破散
被受
重恩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上請天官君將吏兵拜奏收
除起土造宅作舍移徙凶耗禁忌觸犯傷害

之炁一切消滅安利宅居保宜人口乞恩朱
章

安墳墓章

即日稽首列詞具言某幸以宿緣奉屬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因三寶香火以自保護
從昔受恩實用慶幸但天師科典拯救存亡
濟國利人自幽及顯凡在生死咸使安全今
弟子某切慮亡過某冢墓之所尚有刑尅未
獲安寧既歿者非宜即殃貽後世冢墓注訟
為子孫之殃求乞章書以為救拔臣不勝所○
○見謹為拜章上達
天府伏望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文通行
上御降以
道炁覆衣弟子某家存亡眷屬之身所有亡
人某冢墓之所安葬之日或犯陰陽四時天
地禁忌一切刑殺　或山崩石殞風雨淹漬
樵牧踐踏火燭焚燒(若新葬又減此項)　或興工動土
穿鑿岡原致令魂魄不安龍神不守　或水

泉漂蕩骸骨遺亡或冢墓崩摧土石塡塞魂爽驚越流泛無依（此等事可以隨宜去取） 或葬日時辰所向方位動有犯觸干忤幽明非五姓之宜非四時之便犯天羅地網刑殺魁罡四殺不藏六神不没或犯凶神暴鬼月殺日遊魂被拘執無所告訴或子孫男女命位之上有所不具或八殺六對（八將八卦六對十二時辰）有所不同或逼近古廟神祠鬼神所擾或近古陵巨冢爲威勢所侵冥路幽陰無由自顯如上所列並乞

○天道慈佑告下所主神明爲解赦原除和諭○安定或山脉斷絶連而續之魂神驚散存而撫之使亡者安泰子孫興昌冢墓注訟一切斷絶封樹繁滋鬼邪奔散（臣）謹爲上請都官從事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又請通達五經博士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爲（某）家遷拔亡人（某）等三魂七魄女人三魂十四魄免謫役罪罰遠離愁苦上昇福堂斷絶注連永享貞吉又請安穩冢墓從事吏十二人上爲亡人（某）等佑護冢墓之所四方清靜塋域安寧

千載萬年永無驚擾若有攙折樹木沙土瓦石在圹墓之内堆壓屍骨者或狐狸鼬鼠蟲蛇木根侵傷形骸者或水脉泉源流聚滯泥浸漬骸骨者或冢墓穿穴骸骨分張風吹雨濕不得安寧者悉爲宣理斬削洗除破決滯水祛逐蛇鼠撲滅野火收斂骸骨趂斥狐狸剗剔草木根荄立使安穩無有侵害致爲恚恨驚怖所請天官君將吏兵應章來下遷拔亡人安鎮墳墓使生者康泰死者安寧災横不興凶惡不起夢寐眞正疾厄不侵壽祿延○

○長人口清吉被受

重恩以爲效信恩惟

太上分别（云云）操（臣）謹爲（某）家上請天官君將吏拜上遷拔亡人安穩冢墓朱章

祈嗣章

即日稽首列詞但弟子（某）素以胎生千載有幸得奉

大道伏受

玄恩伏惟

太上垂慈好生濟物宥愆許懺積咎可原（臣）

切慮弟子某前生今世行違神明心無惻隱仁慈不著忠孝有虧因公行私兼貧擅富焚山竭澤落子墮胎毀卵覆巢驚棲發蟄善輕毫末過積丘陵致令嗣續孔艱日深危懼承傳所繫依仗無門特罄丹衷向臣求乞拜上謝過禳災祈祥保嗣朱章一通上聞

天曹伏乞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五炁君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書通行上御乞以全音氣上所賜與之謂乞以所請求之謂乞令此乞乃是太上降以道炁東青西素南丹北玄中央二十五正眞自然生炁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生數也下覆弟子某身中保命延生扶衰度厄呵斥千二百絕滅種嗣故炁之鬼令使慶源不壅殃注斷除乃子乃孫以嗣以續臣謹爲上請東戎南蠻西夷北狄中央三秦君各領兵士百二十人一合來下主爲弟子某家解除億曾萬祖九世七先眷屬親姻前亡後天八十一注訟悉使蕩除庶令生孳繁榮子孫不絕又請南昌注生司命主司僊官九天定命注生僊官注生大司馬

北斗注生僊官各領吏屬一合來下主爲弟子某解寃釋結消除前世今生毀卵覆巢等一千六百二十過咎並令解散落滅惡根三界並注生名天人結爲眷屬若弟子某所犯過咎至深注當絕嗣亦乞上奏

高上至尊此指玉帝謂令天帝上奏玉皇以廣太上好生特爲原赦以廣

太上好生之德又請十方保嗣他本云祈嗣者保胎君十方保嗣保胎神王長生大聖六甲六丁神將玉女十二從官各九億萬騎一合來下主爲弟子某室某養育胎根庶令金樓玉室得保無虞辟斥萬魔破胎爲殃之鬼務令止絕夢寤眞正俾先亡後天並不得變形易影入夢爲害萬殃之鬼勿令伺候釁隙殘胎絕孕又請扶衰度厄君官將百二十人又請九宮八卦大神兵士百二十人一合來下主爲弟子某家開生門益壽命塞死戶養胎根使四季平安災衰不起死亡斷絕嗣息蕃昌水火刀兵不相淩犯克保宜吉永銜道恩以爲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 云云

誅邪章

但弟子某宿有積辜奉屬

大道常蒙

覆蔭伏用欣榮而修奉多違動招考責某自頃以來為外殃鬼賊妄相刑剋數為祟害（或吏有事意從此添入若願意詳載此不必更寫）性命危迫披告無門

向臣求乞章書以自分別臣不勝所見謹為

冒罪拜章上聞

天曹伏願

○太上老君諸君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垂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文即得上

達賜以

道炁覆衣弟子某一門之身臣伏尋外殃邪鬼與弟子某家非有相關

先聖垂言非鬼不祭不合妄為祟患復連平

民

正一科文女青鬼律合伸誅罰以安萬姓臣謹為上請誅殃君官將一百二十人治倉明宮又請都星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青蓋

宮又請誅符破廟吏又請天皇敢健吏各領兵三十萬人一合來下主為弟子某家除蕩客死外殃異姓非所祭祀之鬼妄為復連者收而斬之誅而滅之斷而絕之悉令分別立使清淨又請收除男女凡殃病死腥死牢獄死刀兵虎狼死燒死之鬼吏兵各五十人主為收除外鬼他神非祭祀及妄來復連平人者向炁甞不同祭祀各分殊門異戶不復相關立須斷絕不得妄相侵犯如欲輙違

天條復來侵害弟子某家者當須河水逆流

○白石上浮穅繩千丈馬角六尺可更相求不○能如此天別地絕千年萬歲無相侵擾又請東西南北中央五方斷訟神君各一人官將各十二人五方所領兵士等主為弟子某家閉絕復連歲復月連月復日連日復時連皆令閉絕使某家有災獲解有病獲痊性命安全魂神澄正邪精摧伏正炁宣行萬苦千殃豁然除散被受

大道罔極之恩伏惟

太上分別 云云 上請天官君將吏兵拜上斷

除外邪鬼神殭殍客死之鬼妄為剋害斷絕
誅滅寶章一通
右章文欲奏之者先於他所除淨室焚香
法師結界閉户修寫訖密行默檢封入章
函印護及時取於壇中行事不復宣讀依
法伏章密奏焚之文字章詞中亦不得指
言上此章宣儀關告亦然恐為鬼祟所知
過截不得上達謹之謹之

六甲救病章

請六甲神官狀 黄紙朱書隨章焚之

法師具位
今為弟子某解救危疾制伏羣邪上請
六甲神官從事兵將各依章中所請施行
謹具神官列位于左
甲子王文卿從官十八人
乙丑龍季卿從官十六人
丙寅張仲卿從官十四人
丁卯司馬木卿從官十二人
戊辰李楚卿從官十人
己巳何文昌從官十三人

庚午馮仲卿從官十七人
辛未王文章從官十五人
壬申侯博卿從官十三人
癸酉孫仲房從官十一人
已上十神官將各百二十人兵士十
萬人
甲戌展子江從官十四人
乙亥龐明心從官十三人
丙子邢孫卿從官十六人
丁丑趙子王從官十四人
戊寅虞子卿從官十三人
己卯石文陽從官十五人
庚辰尹佳卿從官十三人
辛巳楊仲公從官十一人
壬午馬子明從官十五人
癸未呂威明從官十三人
已上十神官將各百二十人兵士十
萬人
甲申扈文長從官十六人
乙酉孔利公從官十四人

丙戌車元昇從官十二人
丁亥張文通從官十人
戊子樂石陽從官十四人
己丑范仲陽從官十四人
庚寅褚進卿從官十五人
辛卯郭子良從官十三人
壬辰武雅卿從官十一人
癸巳史公來從官九人
　巳上十神官將各百二十人兵士十
萬人
甲午衛上卿從官十八人
乙未杜仲陽從官十六人
丙申朱伯衆從官十四人
丁酉臧文公從官十二人
戊戌范少卿從官十人
己亥鄧都卿從官十三人
庚子楊仲升從官十七人
辛丑林衛公從官十五人
壬寅丘孟卿從官十三人
癸卯蘇他家從官十一人

巳上十神官將各百二十人兵士十
萬人
甲辰孟非卿從官十四人
乙巳唐文卿從官十一人
丙午魏文公從官十六人
丁未石叔通從官十四人
戊申范伯陽從官十二人
己酉成文長從官十五人
庚戌史子仁從官十二人
辛亥左子行從官十一人
壬子宿上卿從官十五人
癸丑江漢卿從官十三人
　巳上十神官將各百二十人兵士十
萬人
甲寅明文章從官十六人
乙卯戴公陽從官十四人
丙辰霍叔英從官十二人
丁巳崔巨卿從官十人
戊午使元光從官十四人
己未時通卿從官十七人

庚申華文陽從官十五人
辛酉邴元玉從官十三人
壬戌樂進卿從官十五人
癸亥左古松從官九人
已上十神官將各百二十人兵士十
萬人
右謹錄狀隨章上奏
太上老君諸君丈人伏乞
道慈允臣所請告下六甲神官為弟子某隨
○章奉行謹狀
年　月　日具位臣姓　某　狀○
章信並須精潔以明通感
白素四十尺　祿米一石二斗
命錢一千二百文　代形衣兩件
奏納司命六甲六丁等錢馬七十分
章文此章救危疾制羣邪救身神和正炁若遇病者司命日辟章尤善如水命人已丑乙未木命人庚申辛酉木命人壬子癸丑土命人甲寅乙卯金命人丙午丁巳若未可遇急欲上章救病卜吉日為之
即日列詞具言但弟子某幸以宿緣遭逢
道化稟神皇極命係

玄曹得奉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真化所被
道炁所覆獲自防保負荷
重恩而修積無聞不明
科典動靜違負愆咎日深自頃以來或自身或某人
身嬰疾厄綿丙七遠旬日未獲痊平伏恐十二某七祖
九玄及先身人世積行所犯違忤神明罪目
貫盈未會懺拔或先亡遠逝幽執九泉考對
未原殃釁重疊不勝甚苦延及生人或是已
身受生以來陰罪陽過負越禁忌聚結罪尤○
○或故殺誤傷前冤往債未伸悔謝咎責日深
拘閉生魂致𤺺疾苦或是五行刑厄三命衰
纖宿曜所臨神殺所犯行年之上太歲之中
或有刑妨致𤺺危厄旦夕憂迫性命是虞詣
臣自訴乞求章文救解災疾臣不勝所見謹
為冒罪伏地拜上朱章上聞
天曹伏丐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謹依
五帝靈飛左右六甲明科具典上請甲子王
文卿及一旬十神暨從官各領官將百二十

人自然兵士十萬人及時來下主爲弟子某
收坎宮姦邪之鬼治丹田三宮下元所病之
炁中外殭殍立令消滅重請長生君一人吏
十二人陳兗仁君一人吏十二人主於某身
中内鎮肝臟令肝炁流行病根釋去絶滅無
藉斬伐凶惡歲月日時傳相啓付又請甲戌
展子江及一旬十神曁從官各領官將百二
十人自然兵士十萬人及時來下主爲某和
諭家親竈神住宅禁忌助道興化收捕衆邪
立令消滅重請趙公子一人吏十二人呂威
明一人吏十二人主爲某安静中田鎮心守
神衛護心臟使眞正通靈上應三元下安絳
宮赤子之府外制萬邪歲月日時傳相啓付
又請甲申車元昇及一旬十神洎從官各領
官將百二十人自然兵士十萬人及時來下
主爲某辟斥外殍之鬼先代刑禱呪詛之鬼
冢墓注訟考逮之鬼悉令除滅所苦和平重
請杜虎主一人吏十三人又請柢念君一人
吏十二人主爲某調平脉炁安守肺臟使靈
液通流華蓋清潔歲月日時傳相啓付又請

甲午衛上卿及一旬十神洎從官各領官將
百二十人自然兵士十萬人及時來下主爲
某行太陰官符命收捕内外精邪伏屍蠱道
諸有違犯流俗禁忌之炁立令消滅重請陳
子平一人吏十二人又請通身君一人吏十
二人主爲某調和命源安静炁海鎮守腎臟
制伏外邪使血液宣行凶惡消殄上通膽腑
眞炁堅强所疾痊平靈眞密佑歲月日時傳
相啓付又請甲辰孟非卿及一旬十神洎從
官各領官將百二十人自然兵士十萬人及
時來下主爲某收除三十六代以來先亡往
逝留殃死次盟禱呪詛注訟考逮復連生人
連染疾病之鬼一切消解疾瘵痊復災厄和
平重請何文章一人吏十二人又請趙子玉
一人吏十二人主爲某鎮守太倉脾官調理
脾炁五臟和暢百關宣通眞炁流行邪惡消
弭歲月日時傳相啓付又請甲寅明文章及
一旬十神洎從官各領官將百二十人自然
兵士十萬人及時來下主爲某收除五瘟百
毒時行疫癘内外殭殍八方五方行病鬼炁

及所居之內伏屍鬼賊金銀銅鐵木石器用
怪魅衆精爲疾害者一切除斬立令消滅重
請馬起主一人吏十二人又請姜威明一人
吏十二人已上六次所重請十二官丞係天醫主爲某安守身
中三萬六千神千二百形影萬二千精光左
三魂右七魄五臟六腑三百六十骨節一切
神炁常令澄正永保安寧疾厄痊平延年益
禄又請六丁玉女六甲玉女六甲陰陽正神
天蓬天內天衝天禽天輔天心天英天任天
柱神將即時來下保衛某之身所疾痊除百○
○神依護榮衛血脉流通眞炁年壽延益永保
利貞謹請中宮從事十二人承接章文爲某
清蕩內外澄正身心調和血炁袪除邪惡誅
斬鬼賊制魄拘魂保護三宮鎭安赤子使六
甲將吏各守所部青龍保肝白虎護肺玄武
守腎朱雀鎭心黃庭眞人和脾清胃血液流
注榮衛宣通靈藥潛資神符密降禳除疾惱
增禄加年司命眞神再定録籍書名生品青
簿之中死户削名殃咎消弭天醫將吏六甲
衆神有功勞者三會之日都章言功克保全

生以爲效信恩惟
太上老君太上道德衆尊諸君丈人天師女
師三師君門下五炁君省理分別垂再生之
澤開罔極之恩臣愚質穢氣濁云云操臣所
爲弟子某久嬰疾苦上請六甲官將眞神從
官自然兵士天醫衆神收除凶惡療治疾苦
拜上乞恩救疾朱章一通
南嶽魏夫人易名更籍生筭度厄救
急章
廣成先生曰凡人年災月厄筭盡相臨本○
○命禄絶行年妨害宜奏此救急大章災難
消除福禄立降先須章信以表延益
銀環一雙　筭子一百二十枚
青絲命縷一丈二尺　禄米一十二斗
信錢一千二百文　命繒紫羅二丈四尺
奏章操伏晝向東夜向北
章文
即日稽首具詞但弟子某濁質凡胎千載有
幸得奉大道受命
皇極以自保全而以下愚施行多違招延不

利此年坎坷疾病相尋恐九厄頻淩三災頻
集天羅所繞地網所纏壽命短促年筭窮盡
妖邪神鬼所見侵侮
泰山岱宗所可横召無功自拔旦夕恐怖雖
復罪穢從道而生唯一心歸命 丙七 十六
大道求乞救拔置信請命詣臣自訴臣不勝
所請謹爲露出中庭於
太虚之下北斗之前伏地拜奏大章一通上
聞
天曹伏丐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慈父聖○
母降罔極之恩原赦弟子某萬死之罪俾厄
中得濟危中得安 臣謹爲上請弟子某本命
生年生月生日生時星官各領官將功曹使
者齎持弟子某年命簿録上達
玉帝陛下隨事奏對司命門下分别章書除
刑止殺削落罪簿易短爲長若弟子某履行
背違壽限短促玉曆無籍左契無名 主生之文 三
元削録司命較書南宫不取天帝不原者並
爲迴停申借更籍易名三歲一期展轉延益

又請調星度筭君轉名易形君脱死上生君
各五人官將千二百人一合來下又請太陰
之下考召君吏與臣身中功曹使者上請北
斗御女宫中主爲弟子某抽贖死簿更籍易
名又於
東華宫請九龍符命 丙七 告下東嶽泰山府二十 十七
四獄掾吏七十二司官僚爲弟子某更定生名
削除死籍和釋考責還遣三魂七魄歸附身
中無令放逸又請太上三天玉女千二百人
三環結角衣五色玄黄之衣着獅子之履口
○含雄黄之藥手捧玉漿吐哺真炁共相濟療○
弟子某之身自頂至踵緣肌纏骨調和六腑
安鎮五臟精血充满百病除瘥夢寐真正得
度九厄之中又請天中取健吏兵千二百人
一合來下於弟子某居宅之中收捕精祟萬
邪爲害令内外清潔神明防衛使弟子某身
康體健真炁降流補潤四肢安寧五臟調理
百關厄中得度短中得長微滅短籍著名長
生玉曆之中千罪萬過一切赦除蒙
恩之日 臣謹爲仰宣

太上五戒勸諭弟子悛惡修善伏從科戒不
便復犯以今爲新以爲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操臣所爲弟子某齋銀環命
縷錢米紋繒質信效誠上請天官君將吏兵
拜上易名更籍生筭度厄救急大章

祈雨章

即日列詞具言但某幸以塵微得值
道化
玄功濟物
眞教宣行幸屬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道炁覆育叨膺祿秩士民
設政爲生值仰荷
玄恩然修奉多違延致災沴封境之內驕陽
踰時坐虧農功深虞凶歉伏念
邦國所大食爲民天歲或不登何所依怙竊
慮星文之内分野躔災曆數之中地境鍾運
遠近焦灼民吏震驚　又恐撫治乖宜刑賞
不當賦斂過重民庶冤愁士民設醮可削此項又恐四
民愚而不究本原輕厭稻糧致貽
責罰內自循省冰炭在懷雖山川禱祠杳無

通感翦爪待罪必求於天他本云山川禱祠牲牢蠲潔不惟瀆天亦復慢神然惟致禱命于天之意詣臣求乞章奏臣不勝所
見謹爲伏地拜章上聞
天曹伏丐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書通行上
御垂大慈之澤哀憫生民
勑下上官典者分別五行區定律曆羅列八
卦標明節候使陰陽叶序風雨以時臣謹爲
上請九海北溟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河
天官主天下水炁風雷合符興雲下雨又請
天公正炁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中天宫
又請海中玉女千二百人衣赤衣興雲致雨
又請河上眞人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北方大
海官主爲天下萬民合符致雨又請四洲九
谷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治泰山宫又請九
江海玄君官將百二十人治九河宮並主水
炁泉源降致風雨又請河伯呂公子三十六
人主興雨水又請河伯使水帝子三十六人
合符降雨又請靈臺官漢明君一人官將百

二十人攝召天雷地雷之炁又請小玄冥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主攝河伯水帝十二谿玉女九江河平侯將佐掾吏部水鬼神又請九江平玄君泰山宮中九谷君四水九谷君陽成宮九侯君湖中玉女千二百人一合來下與太社城隍正直聰明一切靈響同心協力上奉天命召攝雷電水炁風雲合符下雨收制旱魃之鬼應章消滅使穀稼滋榮百卉繁茂風雨調順歲獲豐登國有蓄儲民用粒食所請官將吏兵與風師雨師零星先農等

○有功勤者上詣

三天乞行遷賞以為效信恩惟

太上省理（云云）上請天官君將吏兵拜上弭

旱祈雨朱章

祈晴章

即日具詞但某獲以凡庸奉屬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命禀

上玄籍係

天府叨領民社（郡縣可通用之民庶云叨居覆載）宿荷

聖恩而修奉多違遭值災運自某時日以來

封境之內苦雨為災霖霪未已黎民惶懼昏墊（音玷）是虞況望歲之期嘉穀為本農功既廢饑饉必臻竊慮九地之區分野災咎三辰之度躔次差移律曆推遷值茲災否又恐某理務乖舛賞罰不明下民愁歎致成霖潦（士民自祈）（備則去此項）又恐下民瞽暗罔恤農功棄賤稻糧天降責罰捫心省己若蹈淵冰惟一心歸命求乞章表上奏

九天以自分解臣謹為拜章上聞

天曹伏丐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垂

好生之澤賜

育物之仁拯救淪胥以安生齒臣謹為上請

九海北玄君官將百二十人治中內宮主止霖霪之炁以致晴爽又請天公正炁君一人官將百二十人治中天官主消雲靜雨收斂陰霾又請河上王女千二百人衣白衣上詣

天曹請止霖雨移風雷雲雨眾神各還所署使風雨調順水沴蠲消三景揚光四時叶序

農功無失稼穡有秋無漂溺之憂洽生成之
願克保元吉以爲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云云拜上消災止雨祈晴朱章
　消災度厄章
但弟子某生居人世宿有善緣得奉
眞靡恭聞
道化但以凡夫迷謬冒觸憲網或則違
聖旨
眞或乃興工動土俛纏五蘊上昧
三光賦形
○天地而不知
天地之回旋生麗陰陽而莫曉陰陽之逆順
動乖至理居即成愆未盡懺禳將來禍患又
恐流年運限值衝破之災本命元辰逢刑剋
之厄天羅地網誰知逃避之門祿筭壽齡孰
致延益之數用是歸投
大道虔奉
至眞謹備法信之儀恭修蘋藻之獻誥臣求
乞表章臣雖不明氣候輒承所請謹爲弟子
某上請壽筭君五人保命君五人消災君五

人散禍君五人扶衰君五人度厄君五人解
羅網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一合來下速詣
天曹地府古廟靈壇社稷將吏司命曹屬尋
弟子某家自無始以來生於心行於事一切
罪惡記名惡簿之中者盡爲
赦除自有形以來命於
天麗於數一生壽祿定分黄籙之内者咸爲
延益有災有厄速爲消禳有病有殃悉爲解
散易禍敗而增福祉變疾苦而致康寧一切
迍邅悉令渙散臣謄其精意上誥
○天曹伏乞
大道垂慈
至眞密鑒
察臣所奏特與弟子某削除罪籍紀錄善功
增延壽筭之期厚益福祿之數祛除疫癘解
釋災殃祈動止以安寧保公私而吉慶運爲
稱意出入利宜次乞子孫均蒙
福利門有吉祥之慶家無疾癘之侵人人悉
賴於
洪庥世世永依於

道蔭恩惟
太上 云云

太上消除蟲蝗災食苗稼章

即日稽首列詞自以宿福獲承
道化早塵官列深荷
天恩任重才輕常虞顛沛匪躬勵節敢不勤
渠但慮執法不明紀綱弛壞違
天地好生之旨爽
帝王慈育之仁民未小康物或失所況
國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人以食為天食豐
○則人泰所以禁游惰斥繁奢惜人力也勸農
桑務耕織惜人時也力不廢時不違順天時
享地利則四國交樂萬方叶和
君無為於上人悅豫於下
國之大本政之大經有古之所貴也今以贏
民瘠土併力倍功晝夜忘疲從事稼穡苗既
繁碩將及有秋而延致災凶螟蝗為害敫敫
悲怨聲聞于
天實某等政繆化源德寡才匱叩心責己悔
過祈

恩細念穡夫為增憂懼惟齋沐稽顙一心歸
命乞求表章上奏
三天伏丐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三師君上官典者
垂恩省察臣披按詞情不勝所見臣謹為依
正一天師科典千二百官佐國救人之法上
請天田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北門宮主保育
稼穡辟却蝗蟲之暴又請三炁陽元君官將
百二十人治黃雲宮主收蟲蝗螟螣之傷又
請四野五野七野九野都平君城隍山川注
氣社稷神君護其禾黍並使美熟無令傷害○
辟斥蟲蝗又請五穀君官將百二十人治天
水宮主令百穀秀實有收辟却蟲蝗不使侵
害水旱和釋年歲豐登又請南山白虎將軍
吏兵一合來下收攝境內蟲蝗蟊螣並令消
匿乞
敕勒所在土地山林孟長社令城隍同共收
絕章
御之後凡上下共業併蒙
原赦螟蝗災異咸得解除使稼穡有成公私

共濟人民安泰
國土清平恩惟
太上 云云
上清道士修真謝罪章
即日奉詞伹某等自以冥頑下士輪轉因緣
宿慶所鍾遭逢 丙七 二十四
道運
上帝領籍名係
皇篇師寶勠收身參
治籙不揆短闇麥藿傾陽棲跡靈壇結志
上道玄理幽邈披聆無窮伏聞
太上宣慈
老君垂教發揮道妙啓迪人天養性鍊神在
極虛而篤靜利人應世務持儉以守柔先所
見聞後當開導儻不能自反則何以敷暢於
眞風不植善因則何以傳誠於
上界伏蒙
太上大道諸君丈人垂慈拯護不賜罪罰使
臣等超絶塵累得處
法門助

道化人同歸
玄路而臣等居塵接物混俗同塵功業未聞
罪惡彰積恐延殃上世貽過三師身謝三官
風刀考謫朝夕在念不敢自寧悔過淸齋投
詞露請歸誠稽首懺謝
道前臣見其元元之情理在可申臣謹爲拜 丙七 二十五
章上聞
九天伏丐
太上大道衆尊曲聆所奏
垂憫丹心如蒙
上御願爲宣告三官五帝五嶽衆靈伏乞拔
度某等三師九祖升上南宮冠帶枯骨反體
生華轉其幽識受化
儻門已遷之靈進品丹庭勒某等之名刻書
於
九天金格寶藏神僊籙籍之中臣謹爲上請
九炁青天青帝天君青腰玉女從甲乙官將
青龍兵馬九億萬人一合來下降入某等身
中安鎮肝腑之宮又請三炁丹天赤炁天君
太丹玉女從丙丁官將赤龍兵馬三億萬人

一合來下降入某等身中安鎮心腑絳宮又
請元陽大帝之山一炁之天黃帝天君太帝
真人子丹黃庭天蒼玉女從戊巳官將黃龍
兵馬十二億萬人一合來下降入某等身中
安鎮脾腑之宮又請七炁素天白帝天君太
素玉女從庚辛官將白龍兵馬七億萬人一
合來下降入某等身中安鎮肺腑之宮又請
五炁玄天黑帝天君夜光玉女從壬癸官將
黑龍兵馬五億萬人一合來下降入某等身
中安鎮腎腑之宮又請三元九府五嶽四瀆○
○九宮真人神僊玉女兵馬騎乘各九億萬人
一合來下降入某等身中分布宮腑安鎮身
形五臟六腑三元九宮一身之內隨逐營衛
和魂撿魄保神養精攝炁鍊僊骨髓凝僊血
脉成真朝服元精五芽芝英漱滿玉池津液
自生身得飛行過度三災八難衆惡之中千
凶萬毒莫不消亡慧性踈明洞悟幽理神僊
降接與道合真使上不累三師九祖下可度
六道四生咸得光明俱無結縛某等未入道
之前既參真之後千愆萬罪並乞除蕩修真

行教以今爲新所奏
上達表御
帝前特垂
照省普闡萬靈以爲效信恩惟
太上 云云

道士滅度拔出塗苦鍊屍受度朱章

上言謹按文書臣以凡愚獲參
經法日念自新結縛未解敢冒
禁律干忤
天真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竊見
○經旨明戒可憑
經言自非先身累德立功名書
瓊簡不得妄見
經法須以見者皆應昇度或功德未足運應
滅度身經太陰寄形地官因緣期託得還故
宅屍形受度魂神上昇
靈首昭垂誠宜修奉敢緣
慈訓冒瀆
宸聰臣謹奏爲某府某州某縣某觀某人以
某月某日伏值某人某齋辰就某處建壇乞

爲依
科修奉
上清昇化僊度還神道場齋晝夜自某日某
時啓事至某日某時設醮滿散所伸意者干
冒
天威但弟子某即日奉詞代爲亡師姓名年
某歲元命某甲子某帝領籍（謂年命納音如木命人屬青帝）
某月某日某時生受命某天（如五帝之屬木命人即青天）
在世之時早慕
大道登壇佩籙供養修持但身履下土穢濁
所牽功德未滿運數終窮於某年某月某日
某時以某疾去世神託太陰寄形土官（如未葬云）
（今停柩殯宮以須良日遷還萬里）功德未備尚阻超生恐爲
土府所見驅逼不相容安魂魄飛揚屍形靡
寧搖動考對注逮見存死者不安生人多難
但弟子某等忝爲法嗣踰天屬之親懷追遠
之痛敢緣
大道慈悲之化
經法度人之恩向臣求乞章書拔度存亡臣
謹爲冒罪伏地拜章上聞

天曹伏丐
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師女師三師君門下
五炁君等留神平省小臣所上章書通行上
御乞以
道炁下流覆衣弟子某所薦亡師某及先亡
近逝一切魂識臣謹爲上請素車白馬大將
軍一人兵士十萬人又請大言君一人官將
百二十人主知亡過道士某魂魄閑繫所在
若輪三途五苦神趣鬼趣酆山六天九幽諸
獄者盡爲度脫解救之若弟子某高玄七祖
道俗先亡新死眷屬前生今世宿對罪因記
於三官結於九府者請十方飛天僊官盡爲
解除悉皆和釋乞以臣章告下三官九府所
在冥司神趣鬼趣一切幽獄録亡人生時建
善之功開拔魂神反胎更生願
九天上帝五帝尊神還其肌膚復其塊神三
元養育九炁結形通其榮衛布以精華應轉
者轉應度者度應生者生願亡者所屬某嶽
某山（如木命人屬東嶽泰山）眞靈正神爲符下九土地
官各依部界營衛屍形一如

盟眞科旨當使形安神守魄不散揚章
御之後咸得
赦原早獲受生轉超福境(冢墓靈柩)安靜災害不
生以爲效信恩惟
太上分別求哀(四七)
右前後集所刋章文並依藏本(二十九)校勘所請
天官悉以太上所授天師千二百官章經
一一對定刋行竊見近來所刋章本如文
昌穰水穰火等不惟文辭礙理而所請官
皆以私意臆度撰造遍考千二百官章經
並不具載如言功章自當於領意內除去
備龍壁繪綵及建壇所在某日清旦至某
日亥時行道事訖之類而乃反爲重復不
當於天師所立定章文内削去況降筆爲
教門之魔而鸞字道童不曉科教妄執管
見不知於醮官高功利害非輕且有言詞
倒錯文字脱漏上官典者有所遣却論役
三官不能上御之譴然於教法不容不辯
識者必能察之嘉泰辛酉仲夏退庵呂元
素謹識

道門定制卷之七

道門定制卷之八

西蜀道士樸庵呂元素校定
秣陵眞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八威眞文 此名出元始五老經篆文亦然召龍眞文全出

・東方青帝八威眞文

正音 別以小紙書附於眞文上宣讀

東山神呪攝召九天赤書符命制會酆山東魔送鬼所誅無蠲悉詣木宮敢有稽延

右謹告聞

東方鎮宅大將軍乞爲奉

道 某家保護住宅東方木王之炁甲乙之方寅卯之位惟冀百邪不入萬惡祛除兆觸消平居止安泰一如

東方青帝君符命

年　月　日高功半銜姓 某 告行

以下四方並同後語止換方位支干若於安墳及祛邪等醮於用可隨宜改正後文祈禱庶幾脗合

・南方赤帝八威眞文

正音

北攝酆山東送魔宗符敎所討明列罪原
南山神呪威伏八方摮妖滅爽萬試摧亡

南方火王之炁丙丁之方巳午之位

西方白帝八威眞文

正音

赤書玉字九天眞文攝召萬炁普歸帝君

西方金王之炁庚辛之方申酉之位

北方黑帝八威眞文

正音

北山神呪激陽起雷流鈴煥落鑊天振威
北酆所部萬妖滅摧

北方水王之炁壬癸之方亥子之位

中央黃帝八威眞文

正音

勑攝北帝遏塞鬼門剪除不祥莫有當前

中央土王之炁戊己之方辰戌丑未之位

召龍眞文

東方青帝召龍眞文

正音

下制東河溟海水神大劫洪災蛟龍負身
水府開道通徑百千上帝赤文風火無間

右雲篆上召

東海廣德龍王水府官屬伏乞
降臨道場保安境土興雲致雨救濟生靈珍

滅山荒祛除旱魃一如
青帝天君符命

年　月　日具位姓 某　宣行

已下四方語並同止換龍王號

南方赤帝召龍眞文

正音

南方赤帝太伯龍王神呪流行普掃不祥
洪水飛災上召蛟龍開除水逕千道萬通
敢有干試擒送火宮赤書所告莫有不從

南海廣利龍王 右語同前

西方白帝召龍真文

正音

西山神呪八威七傳符水上龍召山送雲
在所校録同到帝門輔衛上真斬滅邪源
若有不祥截以金關赤書符命風火驛傳

西海廣潤龍王 右語同前

北方黑帝召龍真文

正音

九河傾訖烏毋牽飛蛟龍通道水陌洞開
赤文玉書驛龍風馳

北海廣澤龍王右語同前

中央黃帝召龍真文

正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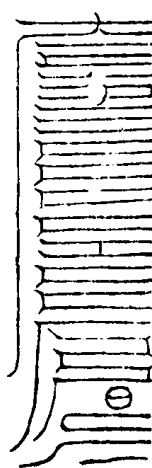
中山神呪召龍上雲制會黃河九水河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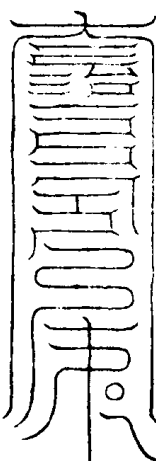
不得怠縱善惡悉分千妖萬姦上對帝君
莫有千試太陽激熉赤書玉字宣告普聞
中央九江水帝水府一切龍神

解禳星運醮十一曜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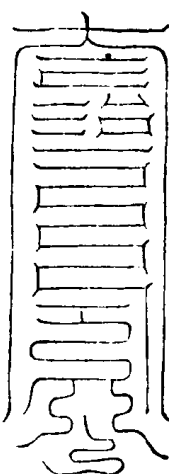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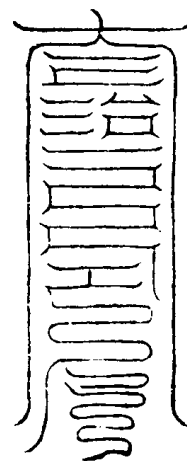
右十一曜兩八真形符篆出太上玉匣正法
用黃羅絹或紙朱書以禳本命照臨之八
厄災奏佩帶消災治病出入往来所向
皆吉

太陽真君真形符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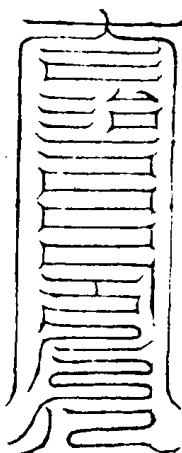
東望扶桑宮　稽首朝雲儀　太陽洞明景
寥寥何所思　令我拜金色　候天望英姿
皇華將玉女　臨軒降此時
右乞爲奉
道某解禳災運增益年齡謹奏以下並同

太陰真君真形符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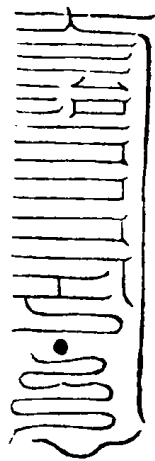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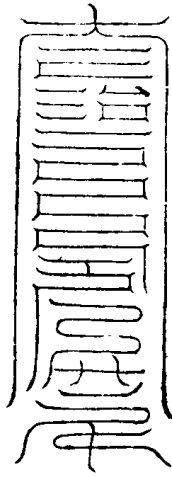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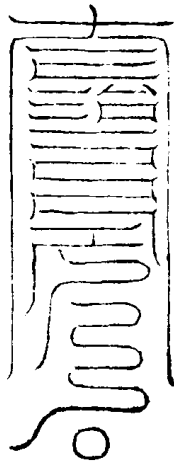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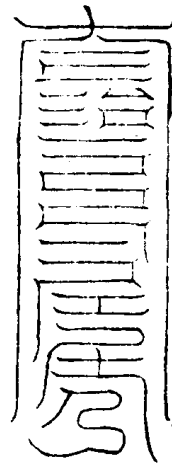
仰望顧八表 惟月孕陰精 中有太素皇
夫人駕緑軿 燿華光二極 混明照三清
懃懃求至道 五色下來迎

木星真君真形符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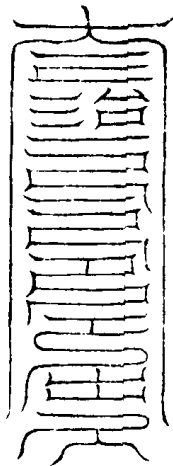
歲星乘木德 展轉燿東鄉 臨天滋潤澤
正色晃明皇 尋花歌浩瀁 擲水詠芝房
經時頻禱祀 獲福自然長

火星真君真形符呪

芒角森龍鳳 威光叱十方 丹剛燿五夜
朱火焰三邊 晶明符正炁 劒戟煥兵權
攙搶應滅跡 孛彗敢當前

金星真君真形符呪

太白凌清漢 騰霜燿素英 亭亭浮瑞彩
皎皎盛長庚 鋒高能禦寇 色潤每降兵
推窮符曆數 合道與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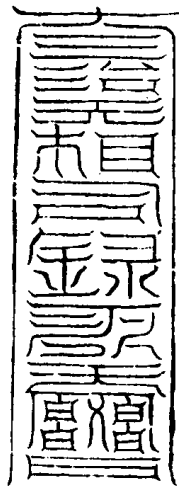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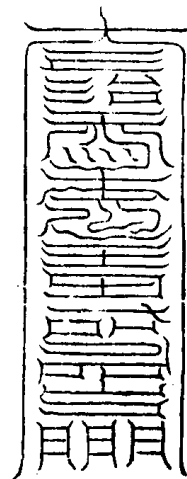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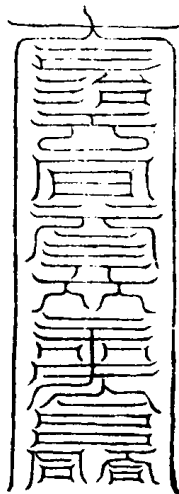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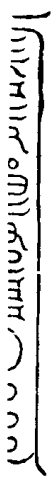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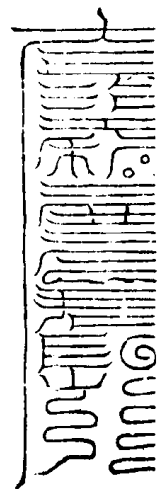
水星真君真形符呪

妙哉符五炁 髣髴見辰門 差峩當丑位
壬癸洞靈君 分輝凝皎潔 肹蠁赴思存
仙歌將舞蹈 良久下金天

土星真君真形符呪

高穹符戊己　藏陸起重霄　五行尊晴曜
九土見光昭　甘石推留伏　陶巫算沉寥
上仙垂雨露　伏地禮空謠
羅睺真君真形符呪

神首循黑道　冥冥超至靈　晴明期朔望
陽德晦陰精　高鎮黃旛闕　矛戟燿霜鈴
至心俟多福　稽首諷真經
計都真君真形符呪

處晴表陰德　豹尾鎮星宮　怒指摧山嶽
權雄暝太空　龍蛇生怪狀　變異忽昏蒙
主人長壽福　禳應在恪恭

紫炁真君真形符呪

受制宗元帝　舍精燿紫微　陰陽秉運極
幽顯闕靈機　王輿登廣漢　金鈴步斗飛
四宿循周度　九土尊天威
月孛真君真形符呪

太陰光五緯　精魄育羣生　青桂黃華輔
鬱羅保素靈　旋頭分怪狀　彗尾或潛經
舍次流災福　齋修洞杳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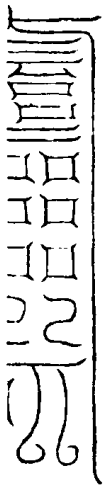
南斗祝文 符出南斗經 祝出南斗儀

南斗第一天府司命上相鎮國真君靈符

稽首南辰第一之星號曰司命實掌命根
今有弟子立壇告星上奏天司仰投化鈞
惟天上相鎮國主兵願賜分光俯鑒丹誠
續以命元永保安寧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右謹奏上
天府司命真君乞爲奉
道某增延命祿消解災殃謹奏
年　月　日具位姓　某　宣奏
○已下右語同止換六星聖號○
南斗第二天相司錄上將鎮嶽真君靈符
稽首南辰第二之星號曰司錄實紀生人
今有弟子然燈告真注想丹天長生之庭
惟天上將鎮嶽主兵迂景分光鑒映翹勤
注名丹籙永錫年齡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南斗第三天梁延壽保命真君靈符
稽首南辰第三之星號曰延壽主制年齡
今有弟子象斗延真冥星南極河漢之津
惟斗天梁濟度羣倫願賜降接得免災屯
續以延壽介福如春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南斗第四天同益筭保生真君靈符○
稽首南辰第四之星號曰益筭御炁生神
今有弟子醮告仙真結志南昌太微之庭
惟斗天同壽命所經願垂矜允丹錄書名
介以耆年永保無傾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南斗第五天樞度厄文昌鍊魂真君靈符

稽首南辰第五之星號曰度厄消蕩災延
今有弟子招真致靈翹想朱陵文昌之宸
惟斗天樞開闔化鈞願流道炁制魄招魂
賜以長年善業增新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南斗第六天機上生監簿大理真君靈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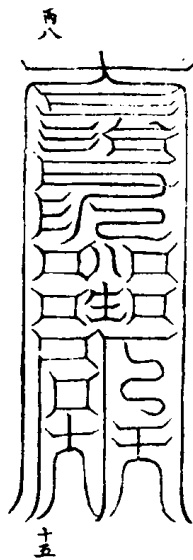
丙八　十四

稽首南辰第六之星號曰上生掌握天經
今有弟子好道希真歸向離宮星紀之庭
惟斗天機組織乾文願垂光景庇護身形
監領簿錄注福延齡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北斗金玄羽章 出北斗金玄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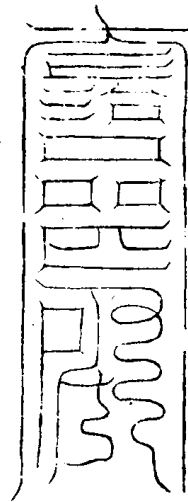
北斗陽明金玄羽章

貪狼延生回真四靈流輝下映洞達玄冥
七元紀籍名列紫文保身續壽永享利貞
耳目開爽魂魄長寧攝養精氣與神同明
延生自然上昇玉清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右謹奏上
天蓬貪狼太星君乞為奉
道某消災度厄增福延生謹奏
年　月　日具位姓某　宣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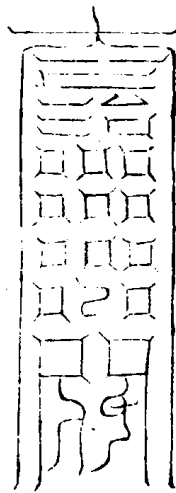
已下右語同上換七星聖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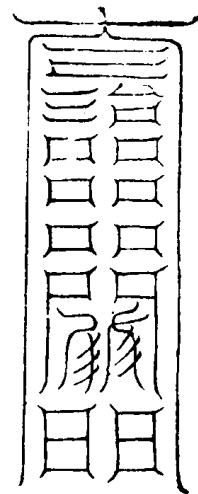
北斗陰精金玄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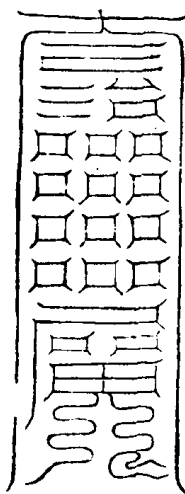
丙八　十五

巨門延命玄靈散陳丹田通暢運合仙真
七元定籍名列紫文護身注壽福慶惟新
辟除妖惡善瑞日臻去來無礙與神同倫
延命自然上生玉宸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右語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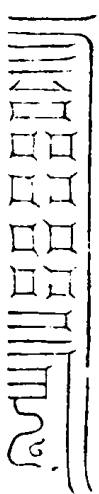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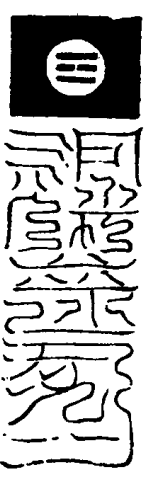
北斗真人金玄羽章

祿存度厄高僊上靈流輝徧照內外肅清
七元錄籍名列紫庭扶身延壽祿位長亨
臟腑開朗動止咸寧光運合景與神同榮
度厄自然上昇玉京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北斗玄冥金玄羽章

文曲消災玄黃開陽仙靈隱見朗徹十方
七元掌籍名列紫房衛身益壽長啓福祥
盟真降祐滌蕩凶殃華精烝結與神同鄉
消災自然上昇玉堂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北斗丹元金玄羽章

廉貞扶衰真宗降靈流霞散敷仙仗交盈
七元典籍名列紫營固形養壽慶合運并
高玄接引優遊五明駕景飛翔與神同靈
扶衰自然上昇玉庭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北斗北極金玄羽章

武曲散禍玄映御空威靈備守妖邪絕蹤
七元注籍名列紫彤榮身增壽享福無窮
仙官扶衛步躡雲中正真降籍與神同聰
散禍自然上昇玉宮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北斗天關金玄羽章

破軍益筭明霞散敷流光普渙眞炁長扶
七元度籍名列紫書治身增壽常處歡娛
飛仙蹈舞遊宴玄都徹視表裏與神同居
益筭自然上昇玉虛弟子歸命願得長生

太極妙化混洞赤文

玄師曰太極妙化神靈混洞赤文章書天眞
皇人降玉隆騰勝天授虛皇天尊靈寶大法
謂東華上卿洞神大夫領下元生籍左官及
諸仙官曰九霄總梵八帝治天非混洞赤文
不能攝化九陽而明天度是以
神霄玉清虛皇天之上靈景華九陽清眞虛
梵之炁而成天境丹霄南極玉文天從丹靈

妙宰洞陽景眞元梵之炁而成天境碧霄太虛眞極天泛廣靈太華上陽元眞靈一之炁而成天境玉霄玉靈素華天泛玉靈素華純陽至眞元一之炁而成天境太霄太虛眞元天泛太靈洞華三陽九眞太一之炁而成天境琅霄素靈皓元天泛素靈皓華六陽洞眞至一之炁而成天境紫霄玄靈上極天泛元靈紫華清陽妙眞天一之炁而成天境景霄妙靈寶華天泛妙靈寶華景陽精眞虛一之炁而成天境青霄玉華無極天泛青靈玉華○

○元陽天眞純一之炁而成天境赤文化混洞混洞化彌羅總天元九炁之道下復九因至八梵眞言亦此文化也是以太丹田内有帝宮宛利城棄賢世界梵寶丹靈赤帝君所治中有朱陵之府流火之庭火炎之宮赤明之館丹丘火池

元始天尊錬眞文之所化梵也天中中下二眞由不能得此吾以此文混沌梵元圖並付之於汝此去六天運亨壬辰合度庚子政化自然數露其諸祕妙符文應皆莫可測矣

正東震上青書赤牓云　震宮洞青之炁

東南巽上黄書黒牓云　巽宮梵行之炁

○正南午位朱書白牓云　離宮洞陽之炁○

西南坤上黄書黒牓云　坤宮梵陽之炁

正西酉位白書青牓云 兌宮少陰之炁

西北乾上黑書黃牓云 乾宮梵通之炁

正北子位黑書赤牓云 坎宮洞陰之炁

東北艮上黃書黑牓云 艮宮梵元之炁

右八牓八纂列于下級之邊

西南申地白書黃牓云 元陽高晨之門

西方酉位黑書白牓云 通陰金闕之門

西北戌位白書黃牓云 九僊梵行之門

上方亥位青書黑牓云 大羅飛梵之門

北方子位青書黑牓云　陰生廣靈之門

亥上爲天門青書黑牓（天門在亥上謂以六陰所極之地也非取乾位後人謂乾巽爲門户誤也）

巳上爲地户黄書赤牓（巳爲六陽所極之地）

寅上爲日門黄書青牓（三陽之地）

中上爲月門黄書白牓（三陰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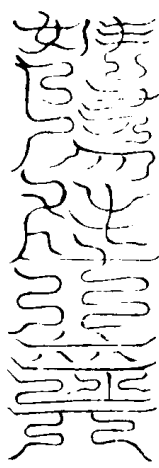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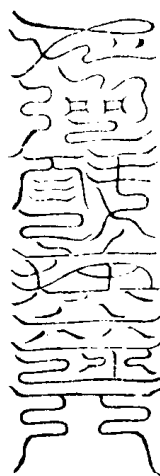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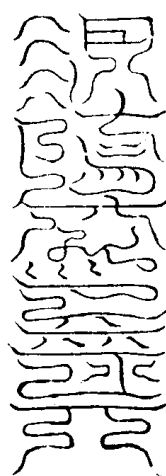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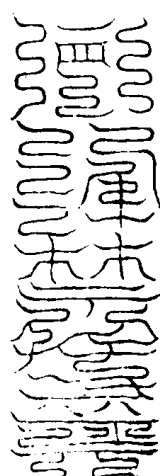
○右四牓列于中壇之四隅用長篆八枚（青編經定）○

東方卯地朱書青牓云　青華元陽之門

東南辰地白書黄牓云　始陽生元之門

下方巳地黄書赤牓云　九靈皇眞之門

南方午地黄書赤牓云　洞陽太光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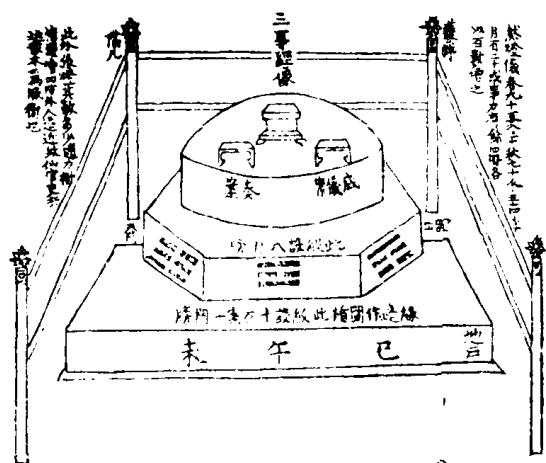
○東北寅地白書黄牓云　靈通禁上之門○

右十牓二十八篆列於内壇之四邊三級門牓二十四枚刻木板爲之上下畫飛僊雲炁之形務取精巧三級之外立花柱高三尺以大青繩五百尺縻之名曰護淨隅凡壇之下級開天門地户日門月門下級之上

安十方香案三級皆隨廣狹設薦褥
天師張萬福曰昔遊江漢所在宮觀皆築土
構木作壇建立纂牓並皆如法其纂雕木漆
畫安蓮花芝草上置火珠其牓額即雲龍鸞
鳳擎捧或金銅蓮花裝飾凡遇修建布置安
排醮罷撤去仍置大漆函匣盛貯方表法儀
三官帳在壇之東五師位在壇之西各作帳
幄備圓像几案供養如式三官主三元考校
之籍證錄齋功五師爲開度之宗師資存念
之首皆宜列位於齋壇左右也
○伏見張杜二先生壇圖止是設三級壇行○
事別無堂殿鋪置像設之儀所以上級安
三尊像壇之左右設三官五師幄一如朝
廷圜丘之儀此方見古意也
九祖位在東南遷拔九幽洗濯玄祖宜設位
座遥對壇所也土地位在西南關召敷奏傳
感上玄凡建齋壇土地爲首亦宜設位遥對
壇所也

太上招真符

右青紙朱書如三皇文長短上下標軸施
之於壇中
玄中監齋三師位符皆非天篆乃世人意
不必施用

壇圖

三尊經像
奏案
威儀案
未　午　巳

右並取張杜二先生序事儀契勘編集以
備稽考精修之士當有取焉

安宅歸神符
東方
南方
丙八
二十五
西方
北方

中央
乾宮神
坎宮神
艮宮神
丙八
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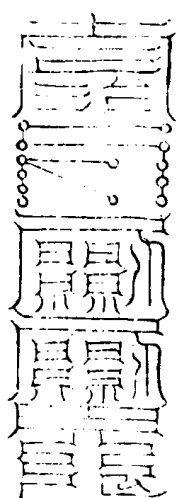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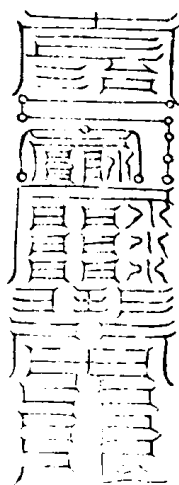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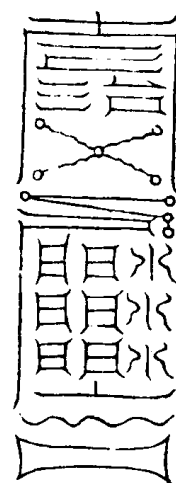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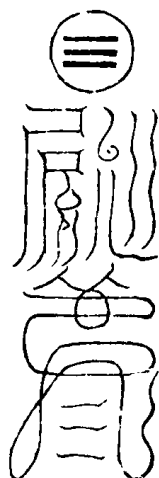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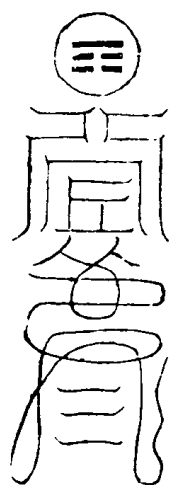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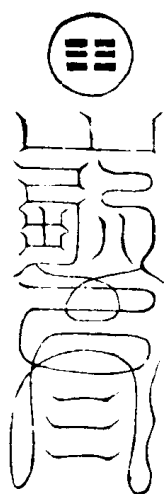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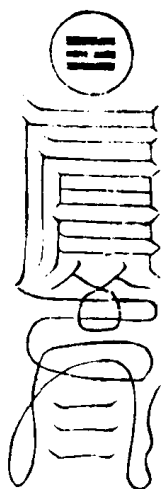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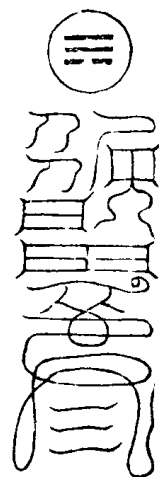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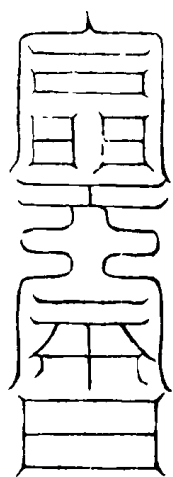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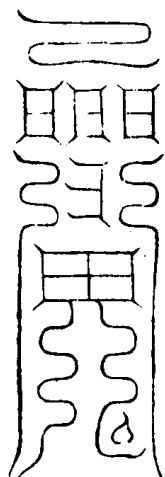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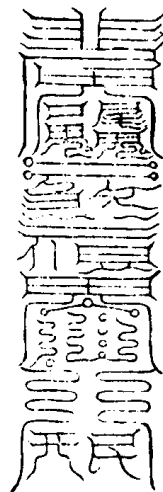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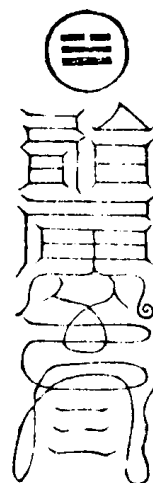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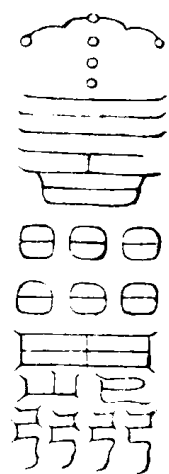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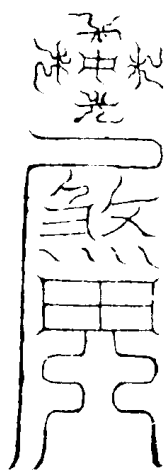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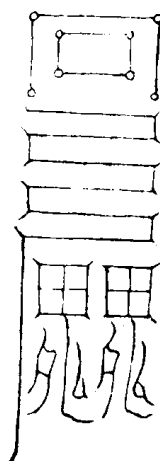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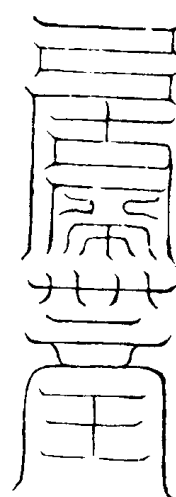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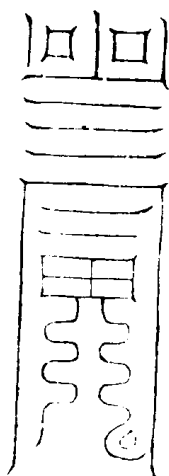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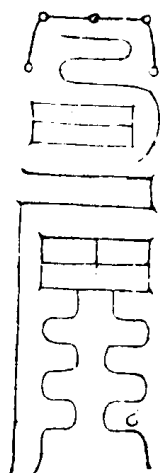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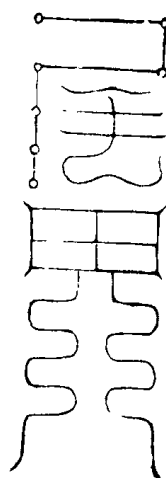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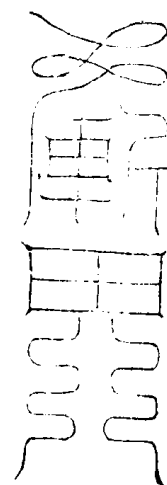
震宮神
巽宮神
離宮神
坤宮神
二十七

兌宮神
堂
門
門

門
門
門
井
二十八

大門
中門
後門
安宅
二十九

竈

竈

右符二道用青紙朱書隨牒奏之

祈嗣道場真文 保胎道場通用

東方青帝祈嗣真文

正音

祈彥荒正北台元㫋梵形結生帝火洞遷
求離柏名希樓都玄天觀浩劫女旁幾延
景命神魔綠英回檀威屢碧成華瀾過邅
公都阿吏雲符月淵仙樞流微慶落孫賢

東方九炁保胎真文上奏諸天祈嗣延生

右靈篆上告
三界無極神鄉延生之府東方無極保胎神
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乞爲奉
道某同室 若衆緣上云等
赦宿愆於曩劫

降元烝於萬天掃蕩河源斷除胎注保承傳
於慶緒開孕化於生門善果臻身吉祥如意
謹奏
年　月　日高功羊銜姓某　宣行

南方赤帝祈嗣真文

正音
九獸鬱无曠國日殊酆曲鬼神正順溫魁
望秘蕭竟寀蓋玄胡舊井通府渾誅究道
雅恊仙梵芝格秉徐建土生巫道玄遮吳
律攬角媒乾甲浸狐萬畔逸度天燿傳仵

西方白帝祈嗣真文

正音

羅㐲野垂騫尼偃池玐異尹虛機泰迎埤
宴月霞昇玄默瀆𪗋景瑶緑璆交攀近師
宛樂大藪勤封陂時骨夜求覩部目引宫
歌逾昭樂鼎琯亦容飛屢耿名仙庭洎峯

北方黑帝祈嗣眞文

正音

苟無猴餘琥具凝浮威曠安迎冥居抽臺
泽澥尸枚九眞逮崖阿都子他平奚海嘉
疊登丞丕昺榭頋陀木罔魁溟玄除願華
丰畢覲茵明塑灝差洞鎮希閔天句衢羅

中央祖炁玉曆寶文

正音

眞陽開化梵炁流通金闕在上玉府居東
鬱結五文煥散九空妙炁自然藴奥難窮
三靈共貫萬聖攸宗衆稽學行標紀眞功
以神俱契與道合同安鎮生籙億劫无終
削過玉文舊本注云祈嗣保胎通用可謂重疊永清研之恐悞易若用之於上清修眞謝罪之屬究合意旨

東方始青削過玉文黑書青紙

丙八　三十五

東方始青　陽霞寶眞　玉符告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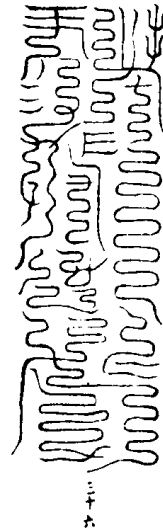
上召震庭　青帝眞君　監生度人
玉司主録　制魄拘魂　削兆死過
度兆生宮　得乘緑軿　飛昇霞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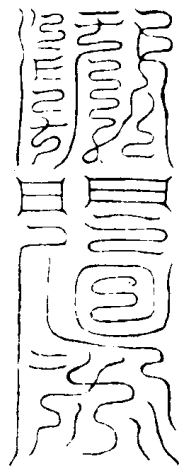
右準
四極明科修崇已後右語並同
寶齋不解其方有失次第動入罪鄉今奏
玉司眞符乞爲奉道某同室某等今欲易之識名未審入此爲然否更在取日如何解除罪犯咸與
赦原太微冠帶於七祖南宮返形以上仙使
後世子孫永保綿綿得奉
虛皇俱契玄元一如
青帝玉司君符命
年　月　日高功半銜　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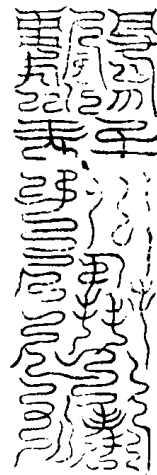
南方太陽削過玉文青書紅紙

南方太陽　丹靈洞天　玉符告命
上召左宮　赤帝眞君　保生度人

玉司主錄 鍊化精神 削兆死過
度兆生宫 得乘絳輧 飛昇丹宸

西方少陰削過玉文 黄書白紙

西方少陰 皓靈通真 玉符告命
上召素天 白帝真君 濟生度人
玉司主錄 斷截邪凶 削兆死過
度兆生宫 得乘素輧 昇入飛宸

北方太陰削過玉文 白書黑紙

北方太陰 玄精通靈 玉符告命
上召玄天 黑帝真君 長生度人
玉司主錄 開度幽源 削兆死過
度兆生宫 得乘緑輧 飛昇玄宸

中央大黄削過玉文 朱書黄紙

高皇玉真 上聖九玄 玉文固魄
保形鎮神 三鍊九成 我道自然
超度酆都 永離刀山 三塗五苦
不拘我身 上告玉司 注我名真
青緑紫簡 得道之篇 三元齊景
九帝同軒 得策紫虚 上造帝宸
福流七祖 同獲上仙

道門定制卷之八終

道門定制卷之九

丙九

西蜀道士樸庵呂元素校定
朱陵冥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文昌聖位一百二十分

第一狀

鬱單無量天帝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帝
梵監須延天帝　寂然兜術天帝
波羅尼密不驕樂天帝　洞元化應聲天帝
靈化梵輔天帝　高虛清明天帝
無想無結無愛天帝

第二狀

玉京山應供靈寶玄中大法師
上古經師君　上古籍師君
上古度師君　靈寶監齋大法師

第三狀

上元一品賜福天官　中元二品赦罪地官
下元三品解厄水官　青靈始老九炁天君
丹靈真老三炁天君　皓靈黃老七炁天君
五靈玄老五炁天君　玄靈元老一炁天君

第四狀

日宮太陽帝君　月府太陰皇君
木星重華真君　火星執法真君
金星天皓真君　水星伺辰真君
土星地侯真君　交初羅睺真君
交中計都真君　天乙紫炁真君
太乙月孛真君

第五狀

南斗長生大帝　好生韓君丈人
注生大司馬
南斗天府司命上相鎮國真君
南斗天相司錄上將鎮嶽真君
南斗天梁延壽保命真君
南斗天同益筭保生真君
南斗天樞度厄文昌鍊魂真君
南斗天機上生監簿大理真君

第六狀

北斗中高上玉皇尊星君
北斗玄卿大帝　北斗天蓬貪狼星君
北斗天內巨門星君　北斗天衡祿存星君
北斗天輔文曲星君　北斗天禽廉貞星君

北斗天心武曲星君　北斗天柱破軍星君
北斗洞明外輔星君　北斗隱元內弼星君
北極天蓬大元帥　北極天猷副元帥
北極翊聖儲慶保德真君
北極佑聖治世福神靈應真君

第七狀

紫微垣
相星星君 總百司掌邦教佐帝王安邦國集衆事　尚書星君 主納言諮謀
四輔星君 輔佐北極
陽德星君　陰德星君 二星主周衛鎮撫
○文昌上將星君 建威武　文昌次將星君 一曰尚書正左右○
文昌貴相星君　文昌司祿星君 賞功進祿
文昌司命星君 一曰太史主滅咎
文昌司寇星君 一曰大理佐理寶

第八狀

太微垣
三公內坐星君　元卿內坐星君
上台司命上星星君 主天子
上台司命下星星君 主文
中台司中上星星君 主諸侯三公

中台司中下星星君 主卿大夫
下台司祿上星星君 主士
下台司祿下星星君 主庶人
少微處士星君　少微議士星君
少微博士星君
少微大夫星君 少微四星黃則賢士舉
進賢星君
東壁右星星君 星明則王者興道術行國變君子已上並出晉史天文志　東壁左星星君 主文章圖書府

第九狀

青城山五嶽上司九天丈人儲福定命真君○
○潛山九天司命上卿保生真君
廬山採訪使者九天應元保運真君
九天大司馬真君　九天定賞續命真君
九天定祿萬福真君　天曹太黃萬福真君
天曹定名玉曆真君　天曹引進真官

第十狀

先聖周文憲王

第十一狀

至聖文宣王

第十二狀

東嶽天齊仁聖帝　南嶽司天昭聖帝
西嶽金天順聖帝　北嶽安天元聖帝
中嶽中天崇聖帝　地府酆都大帝
北府生祿保壽侯　水府扶桑大帝
江瀆昭靈孚應威烈廣源王
河瀆顯聖靈源王 丙九　淮瀆長源王 四
濟瀆清源王

第十三狀

七曲山司祿主者執貢舉眞君英顯武烈忠
佐廣濟王

第十四狀

太清九炁文昌宮僊官
太清紫蓋宮夫子君 謂師也非宣父
太清東井清明君　清明决了吏
太清九奇宮五經孔炁君
太清主印綬天王玉女
太清玉曆素女　當旬道章玉女

第十五狀

上元道化眞君　中元護正眞君
下元定志眞君　建節監功大將軍

當處土地正神　當境城隍主者
監護貢闕正神　臨視考校正神
已上聖號內有周公孔子英顯三位各依
班次在前庶便於降眞仍別備錢馬奏獻
不在百二十分之數

安宅七十二位神 丙九 五 或作四狀或作兩狀

住宅歲德尊神　太陰夫人
上元唐將軍　中元葛將軍　下元周將軍
太陽大將軍　太陰大將軍　左青龍君
右白虎君　前朱雀君　後玄武君
東方甲乙寅卯木神　南方丙丁巳午火神
西方庚辛申酉金神　北方壬癸亥子水神
中央戊己辰戌丑未土神　六甲將軍
六丁玉女　九宮貴神　八卦大神
日遊月建神　春勾芒神　夏祝融神
秋蓐收神　冬玄冥神　天神
地神　十二命坐神　四激三刑神
八魁九坎神　弦望晦朔神　陰陽滅沒神
天德歲德神　日德月德神　天殺地殺神
陰殺陽殺神　天厭地厭神　生炁死炁神

雷公霹靂神　金鑕玉堂神　奏書博士神
黃幡豹尾神　大禁小禁神　伏兵大禍神
歲刑歲破神　招揺咸池神　天羅地網神
蠶官蠶命神　畜官畜命神　大墓小墓神
喪門弔客神　天狗地囊神　官符病符神
金神七殺神　陰宅陽宅神　天福宅德神
天倉天府神　天門地户神　人道鬼路神
五土眷屬神　主簿孝眷神　年刑月害神
日惡時凶神　五鬼旺符神　大耗小耗神
○倉庫厨堂神　司命竈神　本宅土地○
井泉龍神　飛廉郭㤀神　門丞神
戸尉神

安墳神位七十二分

土府太皇君　陰陽元君　蒿里老人
第一壘色潤地土皇君
第二壘剛色地土皇君
第三壘石脂色地土皇君
第四壘潤澤地土皇君
第五壘金粟澤地土皇君
第六壘金剛鐵澤地土皇君

第七壘水制澤地土皇君
第八壘大風澤地土皇君
第九壘洞淵無色綱維地土皇君
土中司命神　五土眷屬神　元德地元卿
皇德地元庭上皇　帝德地虎口土龍君
王德地元心土大將軍　原德地元福土令
水德地土下令長　里德地始甲土父母
福德地始玄土宗正　昌德地土下二千石君
東方甲乙寅卯木神　南方丙丁巳午火神
西方庚辛申酉金神　北方壬癸亥子水神○
○中央戊己辰戌丑未土神　九宮貴神
八卦大神　太陰太陽神　日遊月建神
今年太歲神　當處土地神　天柱山神
功曹山神　官國山神　冠帶山神
大墓山神　小墓山神　句陳山神
沐浴山神　天劫山神　刑劫山神
地劫山神　地尸山神　傳送山神
伏屍山神　斅將山神　始生山神
天倉山神已上一十七將係內從　青龍山神
白虎山神　朱雀山神　玄武山神

天牢山神　司命山神　行痕山神
了戾山神　印山山神　笏山山神
綏山山神　大德山神　鉤鎖山神
玉堂山神　金鑛山神　天門山神
華蓋山神　生炁山神　死炁山神
陽炁山神　陰炁山神 已上二十一將係外從

更籍酆地府七十二司聖位

地府管諸司都僉押案判官
地府管天下人生死案判官
地府管生死句押推勘案判官
○地府管天下人齋僧道案判官
地府管人修功德案判官
地府管人自看經案判官
地府管人三夏月齋戒案判官
地府管取天人案判官
地府管注生貴賤案判官
地府管死事案判官
地府管掠剩案判官
地府管增延福壽案判官
地府管官職案判官

地府管曹吏案判官
地府管陳詞狀公私案判官
地府管追罪人照證案判官
地府管瘟疫案判官
地府管宿業疾病案判官
地府管山林鬼神事案判官
地府管水府案判官
地府管飛禽案判官
地府管畜類案判官
地府管盜賊案判官
○地府管一十五種善生案判官
地府管一十五種惡死案判官
地府管欺昧案判官
地府管行雨地分案判官
地府管無主孤魂案判官
地府管人平等案判官
地府管風雨案判官
地府管僧道案判官
地府管城隍案判官
地府管刑獄案判官

地府管觸犯宅神案判官
地府管土地案判官
地府管精怪案判官
地府管魍魎案判官
地府管久疾失魂案判官 丙九
地府管枉死案判官
地府管索命案判官
地府管涼汗案判官
地府管行黃病案判官
地府管磨勘案判官
○地府管放生案判官
地府管殺生案判官
地府管施藥救人案判官
地府管善簿案判官
地府管惡簿案判官
地府管忠孝案判官
地府管姦逆案判官
地府管注財案判官
地府管注禍案判官
地府管胎生案判官

九

地府管卵生案判官
地府管濕生案判官
地府管化生案判官
地府管水族案判官
地府管長壽案判官
地府管催生案判官
地府管積貯案判官
地府管還魂案判官
地府管夭折案判官
○地府管五逆案判官
地府管劫掠案判官
地府管墮胎落子案判官
地府管鰥寡孤獨案判官
地府管滅促福壽案判官
地府管行毒藥案判官 丙九
地府管陰謀行妒案判官
地府管引路案判官
地府管罔象案判官 鬼祟也
地府管都察案判官

黃籙羅天第一度召請神狀

十

第一狀 三狀內皆有蜀中君臣神祇其或他郡國各有山川羣望隨所奉事增減

太皞伏犧氏　女媧氏　炎帝神農氏

燧人氏　帝堯　帝舜

夏禹王　殷成湯王　殷高宗

后稷舜之臣周之祖　周文王　周武王

漢高祖皇帝　漢孝文皇帝　漢光武皇帝

唐高祖皇帝　唐太宗皇帝　蜀寶王

蜀望帝　蜀魚鳧王　蜀昭烈皇帝

第二狀

○

羲仲　和仲　羲叔

和叔　臯陶禹之臣　殷阿衡伊尹

殷相傅說　齊太公　魯周文憲王周公

燕召公　鄭文終侯蕭相國

平陽懿侯曹相國　文成留侯

淮陰侯韓王信　舞陽樊侯噲

西漢文翁廬江伯自此以下皆功德於蜀

東漢高公陳留伯　蜀相鼈靈

諸葛武侯王　壽亭侯關將軍

西鄉侯張將軍　龐靖侯

唐相李衛公　忠定張公

第三狀係祀典神

廣佑英惠王　昭靈廣惠王

英烈昭惠顯威濟王　英顯武烈忠佑廣濟王

廣利大王　東嶽孚應炳靈君

翊順英濟威武侯　金馬靈光侯

靈格惠應豐澤王　佑德助順靈濟昭烈王

孚佑王　威濟侯

南康郡王　生祿保壽侯

慈姥善應夫人或有封境內合供養神祇亦可添其如淫祀不該祀典不可添

○

隨願往生道場奏狀

第一狀

洞眞大道金闕自然高眞元始天尊

洞玄大道玉宸元皇道君靈寶天尊

洞神大道金闕玄元老君道德天尊

第二狀

東極宮中大慈仁者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

大聖隨願往生天尊

東方多喜國土王寶皇上慈悲救苦天尊

南方大堂國土玄眞萬福好生救苦天尊

西方西那國土太妙至極平等救苦天尊
北方浮黎國土玄上玉宸大慈救苦天尊
東北方妙樂國土度仙上聖溥濟救苦天尊
東南方難勝國土好生度命無量救苦天尊
西南方宛黎國土太靈虛皇溥度救苦天尊
西北方鬱單國土無量太華惠化救苦天尊
上方鈞天國土玉虛明皇徧慈救苦天尊
下方鬱察國土真皇洞神廣濟救苦天尊
玉京化主靈寶玄中大法師
○靈寶上古經師　靈寶上古籍師
靈寶上古度師　靈寶監齋大法師
○
第三狀
東方華林境界惠靜莊嚴靜境真人
南方梵天境界端化莊嚴真老真人
西方金光境界利益莊嚴法寶真人
北方真定境界救度莊嚴救苦真人
東北方長樂境界周市莊嚴妙音真人
東南方碧霞境界妙寂莊嚴真定真人
西南方燿真境界善救莊嚴瓊光真人
西北方妙道境界真儀莊嚴濟苦真人

上方玄都境界紫霄莊嚴妙行真人
下方水運境界淨土莊嚴太極真人
大慈溥救真人　大慈溥濟真人
第四狀
東嶽天齊仁聖帝　地府酆都大帝
水府扶桑大帝　當處土地真官
太上慈悲道場九幽大齋奏狀
第一狀
玉清元始天尊　上清靈寶天尊
○太清道德天尊
第二狀
太乙救苦天尊　上元賜福天官
中元赦罪地官　下元解厄水官
青帝護魂真君　赤帝養炁真君
白帝侍魄真君　黑帝通血真君
黃帝中主真君
第三狀
靈寶玄中大法師　上古經師君
上古籍師君　上古度師君
監齋大法師　飛天神王
○

大慈大悲妙行眞人　大慈大悲溥濟眞人
察命童子　護戒威神
五帝考官　九府考官

第四狀

地府酆都大帝　水府扶桑大帝
東嶽天齊仁聖帝　九壘土皇君
四明眞公　紂絶陰天宮大魔王
泰殺諒事宗天宮大魔王
明晨耐犯武城天宮大魔王
恬照罪氣天宮大魔王
宗靈七非天宮大魔王
敢司連宛屢天宮大魔王

第五狀

地府太素妙廣眞君　陰德定休眞君
洞明溥淨眞君　玄德五靈眞君
最勝燿靈眞君　寶肅昭成眞君
太山正道眞君　無上正度眞君
飛魔演慶眞君　五化威靈眞君

第六狀

六曹判官　五嶽掾吏　巨天力士

執罰神兵　九億鬼王　牛頭獄卒吏
諸獄靈官　土地眞官　四直申奏使者
火星道場於消災百二十分內去五嶽本
地水府三元四神兩幅填火星官屬兩班

一狀

熒惑星君其精所變
析旦星君　蚩尤旗星君　昭明星君
司詭星君　天攙星君　赤膳星君
熒惑星其氣所變
天陰星君　晉若星君　官張星君
天惑星君　天崔星君　赤若星君
蚩尤星君

一狀

南方主夏祝融神　南方丙丁巳午火神
南方朱雀將軍　火精神君

保胎祈嗣道場通用奏狀

第一狀

清微天寶君　禹餘靈寶君
太赤神寶君　鬱單無量天帝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帝　梵監須延天帝

寂然兜術天帝　波羅尼密不驕樂天帝
洞元化應聲天帝　靈化梵輔天帝
高虛清明天帝　無想無結無愛天帝

第二狀

先天太后太乙元君
九靈太妙白玉龜臺夜光金真萬炁祖母元君
無上雌一帝真九光聖母
高上虛无玄元混化初真聖母
三天陽魂太極聖母
朱光洞陰二景聖母 ○
○三素洞陰太微聖母
大有空洞混沌化素靈妙生神聖母
九華空洞元陽飛生聖母
太陰神光玄極青帝聖母
無上極真太虛天皇聖母
元陽九元鬱靈皓真聖母
北極交靈瑤光太皇聖母
虛无元皇九天絕空聖母
萬炁絕冥紫光列紀聖母
三天真母上元夫人

九天無量太一三昧元君

第三狀

靈寶玄中大法師　上古經師君
上古籍師君　上古度師君
靈寶監齋大法師

第四狀

上元賜福天官　中元赦罪地官
下元解厄水官　青靈始老九炁天君
丹靈真老三炁天君　皓靈皇老七炁天君
五靈玄老五炁天君　玄靈元老一炁天君 ○

○第五狀

日宮太陽真君　月宮太陰真君
木星重華真君　火星執法真君
金星天皓真君　水星伺晨真君
土星地侯真君　交初羅睺真君
交中計都真君　天乙紫炁真君
太乙月孛真君

第六狀

北斗中尊星君　北斗玄卿大帝
天蓬貪狼星君　天內巨門星君

天衝祿存星君
天輔文曲星君
天禽廉貞星君
天心武曲星君
天柱破軍星君
洞明外輔星君
隱元內弼星君

第七狀

北極天蓬大元帥
北極天猷副元帥
北極翊聖保德真君
北極佑聖靈應真君

第八狀

南斗長生大帝
好生韓君丈人
注生司馬
天府司命真君
天相司錄真君
天梁延壽真君
天同益筭真君
天樞度厄真君
天機上生真君

第九狀

青城山九天丈人真君
潛山九天司命真君
廬山應元保運真君
九天大司馬真君
九天玉輔上宰
九天四協侍宸
九天建生運炁真君
九天定貴續命真君
九天定祿萬福真君
九天衛房聖母
九天監生大神

九天度厄尊神

第十狀

天曹太皇萬福真君
天曹定名玉曆真君
天曹引進僊官
本命生年星官
本命生月星官
本命生日星官
本命生時星官

第十一狀

東嶽天齊仁聖帝
南嶽司天昭聖帝
西嶽金天順聖帝
北嶽安天元聖帝
中嶽中天崇聖帝
地府酆都大帝
生祿保壽侯
水府榑桑大帝
江瀆廣源王
河瀆靈源王
淮瀆長源王
濟瀆清源王

第十二狀

左青龍君
右白虎君
前朱雀君
後玄武君
土地真官
上界直符使者
中界直符使者
下界直符使者
年直功曹使者
月直功曹使者
日直功曹使者
時直功曹使者

昇化遷度道場奏狀

第一狀

東極宮中大慈仁者太乙救苦天尊
九幽拔罪天尊　鬱單無量天帝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帝　梵監須延天帝
寂然兜術天帝　波羅尼密不驕樂天帝
洞元化應聲天帝　靈化梵輔天帝
高虛清明天帝　無想無結無愛天帝

第二狀

九靈太妙白玉龜臺夜光金真萬炁祖母元君
上相方諸宮青童君　上宰西城總真王君
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
上傅白山宮太素元君
上元賜福天官　中元赦罪地官
下元解厄水官　青靈始老九炁天君
丹靈真老三炁天君　皓靈黃老七炁天君
五靈玄老五炁天君　玄靈元老一炁天君

第三狀

靈寶玄中大法師　上古經師君
上古籍師君　上古度師君

靈寶監齋大法師　女師君
嗣師君　系師君
左玄王真人　右玄趙真人
太極徐真人

第四狀

北斗中尊星君　北斗玄卿大帝
天蓬貪狼星君　天內巨門星君
天衝祿存星君　天輔文曲星君
天禽廉貞星君　天心武曲星君
天柱破軍星君　洞明外輔星君
隱元內弼星君

第五狀

南斗長生大帝　好生韓君丈人
注生大司馬　天府司命真君
天相司錄真君　天梁延壽真君
天同益筭真君　天樞度厄真君
天機上生真君

第六狀

大洞祖師司命太玄真人
中洞祖師閣皂山真人　鄭真人

抱樸小仙翁左卿仙侯真君

簡寂陸先生　昇真王先生

興世館孫真人　王屋山真一司馬先生

茅山玄靜李先生

第七狀

青城山九天丈人真君

潛山九天司命真君　廬山應元保運真君

天曹太皇萬福真君　天曹門下引進仙官

九天司馬真君　九天玉輔上宰

九天四協侍宸　九天主女青律官

第八狀

東方無極飛天神王　南方無極飛天神王

西方無極飛天神王　北方無極飛天神王

東北方無極飛天神王

東南方無極飛天神王

西南方無極飛天神王

西北方無極飛天神王

上方無極飛天神王　下方無極飛天神王

第九狀

地府酆都大帝　佐理太上靈君

助理玄滋天君

太傅君　上相君

第十狀

驛亭令　驛亭丞

建節監功大將軍　素車白馬大將軍

當旬通章玉女　當境城隍主者

騰奏火官

第十一狀

上元道化真君　中元護正真君

下元定志真君　左青龍君

右白虎君　前朱雀君　後玄武君

第十二狀

土地真官　里域主者　上界直符使者

中界直符使者　下界直符使者　年直使者

月直使者　日直使者　時直使者

冢訟燈牌（右各七盞中安三宮三燈計八十七盞）

燈七盞奉為三界萬天十方八極乞解冢訟斷除復連燈七盞奉為天曹六司掌籍官屬紀功錄善削死注生燈七盞奉為三官五帝四司曹屬和釋冤仇消平注訟燈七盞奉為

酆都大帝一切官屬原赦祖禰一切冤囚燈七盞奉爲水府大帝一切官屬消解殃考誓絕盟言燈七盞奉爲五嶽十山佐命官屬消除訟逮止息牽連燈七盞奉爲城隍主者祀典神祇放釋幽牢解除呪詛燈七盞奉爲九陰長夜諸獄幽徒念道歸眞轉昇淨境燈七盞奉爲上代家親先亡眷屬開明心地超達人天燈七盞奉爲前生今世債主冤家永斷冤讎並皆解脫燈七盞奉爲外道行病鬼王等衆各回正念無復憑凌燈七盞奉爲一切○
○不具足受苦衆生懺悔前非生具足相

道門定制卷之九

道門定制卷之十

丙十

西蜀道士撲庵呂元素校定
朱陵眞隱性齋胡湘龍編校

更籍換案道場五戒牒

太上更籍換案續命延年道場五戒壇牒

據某入事意畢當壇看詳願悃備見至誠意者改往自新歸投
大道欲求啓迪得以進修謹按
明科爲傳
太上五戒俾勤行勿怠降福消災謹按○
○太上言天地有司過司善之神錄人善惡以延促壽命又有三台北斗君分身散景常居人頭上記人功過又有三尸神在人身每到庚申日輒詣天曹言人過惡月晦之日竈君亦然是日三官五帝太一司命北斗司察鬼太一八神使者下詣青靈洞陰北酆三宮考校世人生死罪福功過業報因緣經云天帝常召注筭童子操青黑二簿逰行人間檢量罪福隨注善惡上奏天司司命隨其罪之輕重大則奪紀小則

奪筭罪有餘責殃及子孫校定善惡不輟須臾善則司命司録即與延年惡則六天魔鬼收繫瑰魄又言凡世人壽限皆爲地司所轄

諸天諸帝按簿檢察籍定生死毫分無違

若能自知善力微尠罪目繁多恐爲三界官屬察命童子收攝神魂絶其生炁或疾病纏綿或災厄重困或運臨凶惡或命在顛危急致修禳割財爲信披露丹誠建置道場咨白陰司更籍换案首謝所犯生身罪咎發無上勝心受

太上五戒即保瑰神澄正壽考康寧功德巍巍不可思議恭對

道前傳受戒品

第一戒者當止息慳心常修宮觀廣建福田濟貧拔苦造像寫經使壽考康寧後昆繁盛

第二戒者當止息貪心常懷慈愍修齋設醮行道誦經燒香讃歎使福田無量利益衆生

第三戒者當止息嗔心常懷歡喜遠離人我慈忍一切恬淡安閑使身心和暢病苦不侵

第四戒者當止息妬心常懷退省後己先人柔輭清潤巧説方便使一切見聞悉開智慧

第五戒者當止息妄心常懷正靜觀想皆空内外清虚以合真道使幻身得度九祖生天

牒具如前今給付某

請如法遵奉今地司保奏諸天記名十極神王三界四司告下陰府特爲易短促之年爲延長之筭災苦病患悉得蠲除奉持不退當獲善神擁護福慧莊嚴重立玄功證虚无道

牒到奉行勿令懈怠故牒

年　月　日

給持戒弟子某

傳度師高功銜

大聖持齋護世天尊

大聖持戒濟物天尊

更籍道場申東嶽狀
高功具位姓名
右某據
大明國鄉貫奉
道某入事意畢當壇恭按
僊科奉行醮事為弟子某對
太上御前傳授五戒俾令佩服改往修來
尚慮弟子某善力么微罪目盈貫校定功
過實闕
岱宗恐冥官所剗減筭除年招延災患投
詞有請合具敷陳謹錄狀申聞
東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聖前伏乞
聖慈俯怜懺悔告下所屬靈官特與弟子某
改更簿籍許以自新重注生年解除災患庶
令枯朽重拜
生成某干冐
聖慈不勝戰慄之至謹狀
年　月　日具位姓某　狀申
更籍道場地府牒醮儀奏納東嶽玉案一隻筆墨硯筭一副皆令精好案紙一百幅七十二司錢馬七十二分筆七十二枝硯子

奏玄都省行壇牒　地府更籍七十二司判官木爲筭子墨案紙各七十二件
據鄉貫入意畢當壇看詳願意灼見至誠
恭按
玄科合行拯護伏聞
元始符命度人之法有絕而得生之言
五嶽文人龍蹻之書有命盡更延之說謹
為延降
高真恭對
道前傳授
太上五戒俾勤行不怠却死延生尚慮弟
子某地司記過陰籍書名罪各未除難致
安吉謹令備筆墨硯筭案紙七十二分上
獻
靈司乞為弟子某改更簿籍別與為新須
至移文者
牒具如前請詳察事意遵奉
教科特與弟子某別注生名落除罪簿蠲消
病否過度災危錄其持戒之功更賜將來之
福牒到奉行謹牒

年　月　　日牒

高功銜姓某押

三天扶教正一輔玄靜應眞君判泰玄都省張

黃籙等齋職牓

黃籙大齋壇

據某州某人事意至滿散恭以

上聖尊崇

眞儀嚴重必資衆職同寅協恭對越清光

敷揚

妙典厤使圓成勝事副彼欽崇具職品于

後

班首法師請

某州縣宮觀道士姓名充班首職在高功之上次以道德高者方當此選苟無其人別使之可也

高功法師請

某州縣宮觀具位職銜法師姓名充六職高功須受大洞籙方居師任如来及大洞則靈寶中盟亦宣行盂齋法出於靈寶故備出杜天師儀又云都講以下並不用法師字惟高功一人稱之謂聚法故也

都講請

某州縣宮觀道士姓名充

監齋請

某州縣宮觀道士姓名充

侍經請

某州縣宮觀道士姓名充

侍香請

某州縣宮觀道士姓名充

侍燈請

某州縣宮觀道士姓名充

知磬請

某州縣宮觀道士姓名充

此外更有知章表一員合請後生精明音韻清暢者一員為之蓋章表縣中緊要法事若衆職中年高日昏進對躁觧者或當宣章表往往乖誤非唯目瀆不滿施主之意

知供養執手鐘直壇佐壇等職隨事具之于末

右伏請各揚乃職守講

儀科交通

天人以格殊貺共成勝事毋致怠荒

年　月　日

榜 齋壇

都講監齋不列銜蓋並在押科之限

高功法師 姓 押

班首法師 姓 押

夜齋榜 夜齋利濟正欲廣傳經教科儀皆以象齊四生六道為事凡大熙勝緣幽明鬼神一切有情皆傒望利益所及也則施主法師皆當

推此心普利六趣不可循舊習拘於五姓孤魂此實為莫大功德舊無夜齋榜後人增加言辭多蕪鄙畧無啓導訓敎之言令別修定庶幾太上救度之意又見大隳召請第三度多在當時坐席又去壇場跡遺倉卒呼來畧具盤飡喧潤片時餉焚紗遺去甚非使之聞經聽法之意當同亡若一夜召請臨壇投戒次夜設斛津濟再為勸誡然後遣送方表大霖濟度之義

黃籙大齋壇

據略入意至滿散兼爲

三界輪迴九泉六道等衆當境五姓孤魂

奏吉

金籙白簡給付九真戒牒開建

太上慈悲津濟夜齋以伸濟度本壇今竊

慮所薦

天人道等衆修羅道等衆五音姓人道等

衆地獄鬼官寃吏獄卒幽徒等衆常以地獄道為受罪亡魂則五音人道皆是亡魂不免重復此以官吏卒為地獄道皆在利益之限

蓋上有天人修羅道故爾餓鬼道等衆旁生道等衆旁生謂禽獸則旁首而生人則上首而生草木則下首而生出莊子成法師疏注深

墮輪迴之途久沉生死之海去年既遠生

分別心天人則矜恃福勝我慢自驕修羅

則嗔忿強梁妄作威福人衆則以富貴貧

賤爲天命所惑而不加修進地獄官吏則

持心慘刻不起慈仁旁生則既墮異趣難

自超離餓鬼由饕餮無厭飢火焚灼率由

一性不悟致令六趣沉淪今當奉爲建立

善功開明本性各宜依憑

太上道力諦受

九真戒言懺悔多生所作不善堅持正念

不起邪思改往自新遞相勸勉於今日道

場中各得悔悟内有已先得度者願推方

便開曉未聞自天人眷屬地獄官曹堅固

善心更超勝地人道等衆識固有之善性

捨妄歸真旁生餓鬼之徒惡業固深許容

懺悔凡在此席各體訓言庶使早出輪迴

同歸善域尚慮内有強梁聾鬼外道妖邪

惡念不悛強生分別不相誘諭務起爭心

恐怖亡魂攪擾善事深屬障礙須至開諭
者
右具如前各請遵依上件告誡以生死輪迴
爲鑑速回正念永遂超升如內有諸强魂惡
爽妄肆猖狂仰當處土地里域主者押赴
天乙北獄（天乙北獄事治鬼祟之司）考依律定罪施行以
明
天憲各宜知悉
年　月　日
榜　夜齋壇所
高功法師　姓　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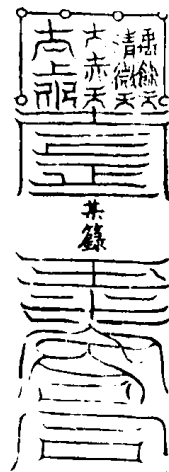
傳度法籙請法詞券（出道藏受經籙儀）

法辭（弟子具手詞於師誓盟欽奉不敢違背之意升壇師爲裂券傳度後人改爲四六語詞寫於籙首非投詞請法之意合先具此辭於未行事之時詣度師投之）

具鄉貫奉
道弟子某年甲月日生稽首投詞某宿命因
緣得奉
大道（隨事入意若童子受符則父母代言若道士請信進受則隨先所授籙令進受某籙一一詳言之）一　謹齋寶繒準黃金之信奉詞上聞

恩惟
度師先生垂愍有心副此飢渴之望俾得佩
受永爲身寶若參佩之後輕泄
至眞傳非其人某當身謝三官不敢怨
道咎師如違手詞依
科受罪謹詞
年　月　日奉詞詣
度師某籙先生門下

籙券

○國號太歲某朔日甲子某籙法師姓名普告
天地水府名山大川應化眞靈風雷雲雨當○
所主司同垂鑒證今有某州縣里男女弟子
姓名年甲好道樂法志願長生墨詞自誓請
受
某籙依法奉行不敢輕師慢道背違盟誓今
與弟子某分環破券對
三官衆聖申約弟子若違今誓身沒鬼官若
遇三災八難衆惱逼身驗試僁道不敢怨
道咎師甘心自責一如
太上老君律令

左畔如前逆寫來合符文左右文各占五寸中等書符右券文用半幅黃素一尺二寸從兩頭書各十二行朱書眞正不得行草脫漏令均調行所中間滿書符文用金環一隻或以錄代以青絲貫之鋪於券上書刀一口以刻金環師弟子立約畫一劄券師收左弟子收右終身藏之不敢違墮

童子保帶式帶長五尺青紫為之其義當是弟子同服師資之訓書銘于紳以致不忘之意

護身祛邪

弟子某於度師某公門下請受某籙謹書諸紳永堅皈向之盟

安宅醮竈君牒

北極驅邪院牒　司命竈君二十四神

據入事意竊慮建造竈位甎泥不潔位置非宜及於平時有所觸犯今因醮修併伸禳謝須至奉牒者

牒具如前請詳察誠意速為祛斥住宅之內妖異故氣不得停留及諸魔魅精怪並行屏逐務令宅宇肅淨仍請各安位署保護居人火盜公私永臻安吉所有觸犯亦當遵奉正法咸與原除牒到奉行毋致違戾故牒

年　月

法師銜

道門定制卷之十

道門定制十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前五卷爲西蜀道士呂元素撰所載皆齋醮中表狀文牒之式兼及符籙有淳熙戊申自序後六卷爲元素門人呂太煥所補兼錄政和玉音長吟法事短吟法事及道君自製道詞有嘉泰辛酉自序皆道流以意爲之自神其教者也元素書作於孝宗時太煥書作於寧宗時而第五卷中有大元國鄉貫字樣殆元代刊刻又有所附益非復二呂之舊然本書既純搆虛詞則增竄亦不足詰同歸於誕而已矣